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民

權

素

蔣著超編

第四·五集民國四年一·三月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蔣著超編

民

權

素

(三)

民國四年一月三日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民權素 第四集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民權素第四集總目

名著

藝林

游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總目

名

著

周浩題

名 著 題 詞

善 薩 著

善 超 集 古 句

晨。窓。暖。日。烘。

同。新。文。盡。國。

筆。不。忘。規。傾。

陸游秋晴 黃

進士劉蟾赴舉

岑長史參 宋

名著目錄

漁蓑賦以綠蓑煙雨江南爲韻

夢餘詩草序

白門悲秋集序

頻羅詩集序

哀榮錄序

快閣記

月色齋記

倪綱小傳

送沈生歸越郡序

致山東昌邑議會書

與孳子論詞書

目錄

唐才常

無盡

國寶

卷盒

郁巖

漱巖

匪石

魯源

箸超

陳幹

匪石

民 權 索 第 四 集

目 錄

新年與友人書

答胡穆卿書



昂 孫
箸 超

名著

漁蓑賦 以綠蓑煙雨江南爲韻

唐才常

幾日。爾。撓。來。水。山。流。波。驚。起。鷗。鷺。浴。恨。望。千。秋。嚴。子。陵。羣。影。翩。跹。絕。塵。俗。雨。併。濤。飛。雲。將。山。續。款。乃。歌。清。吟。呀。聲。促。徒。見。惺。忪。簞。笠。飄。如。蝴蝶。之。衣。枉。教。緘。就。蓉。裳。妬。殺。鴛。鴦。之。褥。贏得。一。蓑。風。雨。宛。同。拖。紫。紵。青。披。來。兩。岸。烟。霞。儘。有。嬌。紅。姹。綠。倘。其。韶。光。明。麗。淑。景。融。和。波。停。霧。縠。江。淨。雲。羅。晴。絮。飄。畫。橋。之。柳。煙。絲。緘。金。浦。之。梭。則。將。檢。點。蓑。衣。結。烏。篷。而。穩。颺。亦。且。補。紉。裳。服。共。魚。網。以。摩。挲。披。襟。漁。浦。之。中。柳。腰。折。瘦。唱。漁。舟。之。畔。蓍。帶。牽。多。何。須。慮。雪。驚。寒。淨。刷。紅。翎。之。羽。豈。向。桃。源。把。釣。披。將。白。鷺。之。裳。無。如。淡。雲。低。捲。密。霧。綿。延。溶。溶。水。國。漠。漠。江。天。千。絲。萬。絲。之。雨。三。隻。五。隻。之。船。似。催。漁。子。收。筒。歇。向。綠。楊。畫。裏。不。許。漁。翁。舉。網。冒。來。紅。杏。村。邊。何。處。漁。舟。猶。下。鷓。鴒。之。餌。誰。家。漁。父。仍。携。鱸。膾。之。筌。懸。知。百。結。蓑。成。堪。籠。薄。暝。漫。道。一。肩。蓑。重。難。荷。濃。煙。彼。夫。綠。野。新。耕。青山。舊。伍。杳。靄。芳。原。冥。濛。花。塢。農。莖。則。見。覓。猶。來。樵。斃。則。披。雲。快。視。亦。足。描。畫。意。之。濃。纖。寫。詩。情。之。飛。舞。然。未。若。清。風。江。上。綠。影。堆。篷。細。雨。湖。中。蒼。痕。映。舫。機。忘。鷗。鷺。時。獨。往。而。獨。來。伴。結。魚。蝦。果。誰。寶。而。誰。主。絕。似。身。輕。鶴。墜。復。欲。假。煙。豈。如。賀。重。羊。裘。濃。遠。怯。雨。迢。迢。楚。水。渺。渺。吳。艘。漁。村。入。畫。漁。笛。成。腔。天。半。白。鷗。招。一。溪。邊。紫。燕。飛。雙。雅。趣。則。尋。聲。鳩。婦。生。涯。則。低。事。魚。缸。稱。體。能。安。不。必。裳。裁。薜。荔。揜。竿。自。適。有。時。興。託。蘭。荳。記。曾。夜。月。三。更。酣。眠。草。舍。憶。否。斜。塢。半。角。久。眠。篷。窗。張。志。和。家。在。煙。波。豈。爾。名。傳。泛。宅。柳。子。厚。情。深。蓑。笠。居。然。雪。釣。寒。江。風。光。潑。宕。波。鏡。嬌。合。一。碧。澄。霽。

名著

千村色酣。漁浦搖帆。高唱漁家。煮酒清談。謝人間之富貴。來世外之江潭。幾時。我睡舟中。衣痕。縫滑。每日。我披飯。後。鬢影。鬢髮。寂寞。我翁。豈羨。蓉妝。之。說。蕭閒。我客。非誇。柳汁。之。汗。須知。身世。浮沈。波長。玉海。莫道。韶華。綺麗。曲唱。江南。

夢餘詩草序

無盡

夫明璫玉佩。不盡喻。夫君臣香草美人。能上嗣於風雅。芬芳排側。以是爲優。合肥汪子嘯叔。出示夢餘詩草一卷。觀其儷青妃白。刻翠鏤紅。溢氣回腸。停辛佇苦。江郎恨重。河滿聲悽。顏比玉而煙沈。淚如珠而雨墮。編鴛鴦之隊。豈患情多。綴鷓鴣之辭。惟虞春短。曉風殘月。腸斷詞人。暮雨朝雲。夢醒神女。蓋不愧金縷之哀曲。玉溪之傳人已。嘯叔以蟾窟之仙班。作戎行之武士。刀光耀雪。劍氣摩霄。魯陽公落日揮戈。祖士雅渡江擊楫。慷慨投筆。班超猶是。華年宛轉。成篇杜牧。乃吟薄倖。得母曰。縱橫掃蕩。去病何以家。爲哀樂糾纏。王伯與終緣情死。耶。然而謝傅山中。絲竹陶寫。文山席上。聲勢豪華。英雄不諱酒色之名。男兒詎短風雲之氣。况揚州一覺。久付虛無。越客千絲。終歸解脫。泥中墮絮。三生參盡。情禪風際。浮萍十載。俱成夢境。嗟夫。蓬蒿刺目。蕭艾盈腰。寶與嘯叔。舊謂清流。思移澆俗。歌關雎而哀窈窕。覽雙蛾而怨靈修。藉澧蘭沅芷之辭。據山榛隰苓之慨。重以豢龍無主。呼馬有人。路鬼相。椰山靈。勝。謗。江湖。奔走。嗟。萍梗之漂搖。風月。清佳。聞。竹枝。而。悵。惘。幸也。靈犀。辟水。維。燕。依人。雙。宿。雙。飛。傾。城。傾。國。狂。生。落。魄。博。青。眼。於。佳。人。我。輩。鍾。情。許。紅。顏。爲。知。己。又。復。彩。雲。易。散。逝。水。長。流。綠。葉。成。陰。青。雲。多。幻。則。鵬。啼。錦。

瑟我見、猶憐、鵲恨、銀河、誰能、遣此、乎。質生本恨人。昔逢倩女金難築。屋玉易成煙。秋風無續命之花。仙鳥乏返魂之草。禪心寂滅。綺習消除。枯梧餘生。從此不談風月。卷旒不死。與君重整山河。是爲序。

白門悲秋集序

國 寶

昔宋玉賦九辨以悲秋。實展而誦之。如坐寒山。風雨中聽哀鳥啼猿。相倡答。嗚呼。何其言之沈且痛也。而不謂天下後世傷心人。周覽山川。流連風景。其感喟猶有什伯倍於王者。豈非由人世之多難。我生之靡樂。而情遂有不能自己者耶。庚戌秋。順德蔡子哲夫。合肥汪子嘯叔。金山高子吹萬。天梅平菴。姚子鳳石。丹徒唐子軼林。暨吾郡左子漢縱。吾宗人菊輩。勾留金陵。相與憑弔。古今百端。交集各以其胸中悲涼拂鬱之氣。發爲詩歌。實彙而錄之。得如千首。取名悲秋集。以其爲九辨之遺音也。蔡子哲夫。又上繼顧寧人先生之志。偕其配張女史。傾城補繪。孝陵圖列於卷首。其用心尤苦矣。嗟夫。天不可知。世方多難。國亡族滅之禍。岌岌焉懸於眉睫間。一在上位者。猶復攬權怙勢。恬然於危堂沸釜之中。而晚近少年。又從事於錦衣玉食。金鞍白馬。酣歌恒舞。而不知休其於社稷之顛危。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曾懵然不少恤焉。則吾儕本古詩人傷時念亂之義。以此爲周顛新亭之淚。阮籍空山之哭。不猶賢乎。嗚呼。其亦可謂言者無罪也已。

頻羅詩集序

卷 盒

頻羅卽世之八年。哲嗣哀其遺稿。將梓而壽諸世。維時彫林隕風。晚蒼彌望。芝蘭不存。闕芳靡絕。余以盍簪誼無

過談敷陳、厥指可得而言。夫文府元始、壯聲彙冊、漢雅騷音、各程令軌。六代三唐、瑰辭代起、承流遞嬗、作者非與。足以翊翼春華、揚厲汗簡、吉光是珍、文化斯懋、別集之錄、由來尙矣。類羅英挺、奇質負志、青雲尙羊、儒林振采、詞苑落花、依草邱中、邨之才華、初日芙蓉、鮑明遠所心許、皇甫當前無事、遠求白傅、子雲承明、豈獨文似相如、乃以屢厄清時、勉成吏隱、東坡游鄂、遂傳黃州之詩、子山憂國、厥有江南之作、破涕一掬、入握不溫、吟魂三尺、歸來何暮、嗚呼、正平適魏、僅識孔生、嗣宗登山、但聆孫嘯、長沙服鳥之賦、宣室不聞、佗期射鵰之才、結眉空嘆、然而顯晦不齊、遭逢非偶、釋蘿製衣、豈必稟經之彥、握瑜懷瑾、弗屑門戟之榮、侏儒醉飽、士甘枵腹、舌翻瀾人、咸充耳賢者、聞而與唱、高人望而避舍矣。况夫流風亡沫、善操終棄、淮南拔宅、人頌劉安、河間遺書、錄存子政、南山種豆、無楊桓而損歡、東籬采菊、待元亮而載酒、杜少陵號稱詩史、劉孝標豈無故人、以彼例此、詎不其然。當此國華凋謝、墳籍廢弛、戎屢警禮教、中息眷懷、絕學僭焉、若疴不有、大雅疇爲、扶輪則斯集之傳也、將使白雲在天、廣樂振地、崇助光采、如瞻景星之華、愛護波瀾、足障黑水之沸、激濁揚清、其在斯乎。今者羽陵飛蠹、未食神仙、楓林大招、每懷太白、彥昇出郡、哭僕射而謾思、牧之愛才、傳長吉而作叙、雖勞百輩、於縹虎無補、陳思而蔽一言、於猶龍眷懷、李耳爰據崖略、用弁鴻著、仰止之咏、庶無闕焉。

哀榮錄序

郁嶷

慈利莫汝堂先生夙以好義聞鄉里。其哲嗣潤次先生與家君子素號金石交。歲時伏臘猶往來余家也。嶷幼時

恒從家君子謁潤次先生。備聞先生行治。比年游學津沽。復與先生父孫葆吾君。昕夕聚處。益得先生之爲人。蓋葆吾君以素封子。壯年浮寄數千里之外。耳目心思。所煌惑漸漬於怪瀆。染而日流侈靡也。爲勢甚易。顧夷然處之。堅貞自飭。居五載。屹然不渝。舊操其樸質謹行。約救矩矱。所以媿浮俗。矻澹習者。殆爲窮陬樵釣之儔。所不逮。則夫先生之居恒。恭己立範。義方迪後。昆以督訓其子弟。雖道躅已杳。不獲樞衣粟階承馨。效親履舄而往。日家君子之所談述。洎葆吾君之舉止。與夫口碑之流傳。則先生之俠義。蓋不可幾及也。前年庚戌。歲大饑。蕪歸自津門。由湖北沙市肩輿南行。二日抵滬。所過飢黎羣集。念此蒸民。疇復拯卹者。而先生則於其際。慨然斥積穀賤市價。數倍以贍活。環境飢黎。德惠所被。人爭謳頌。往讀太史公遊俠列傳。深有感於緩急人所時有之言。以爲世衰道微。煦煦爲仁。利人而不損己者。或難其選。矧尙俠好義如先生者。將非億兆之所託命也耶。迺天不愍貽。前年冬。遽辭濁世。宗嫻里黨。走相告泣。而哀輓之詞盈尺。頃葆吾君自里郵書來。謂將哀集成冊。而以弁言譴議。雖不文。感先生高義。其何敢辭。惟先生雖殞落。而莫氏諸子弟多賢俊。克充其室。若葆吾君者。尤卓犖出人表。異時必能紹先生遺志。據輝宏大。益行義鄉里。爲一方仰賴。世澤綿長。所以永先生令名於無既。而來童販之譏。思者當十百倍。茲於斯錄所稱美。則斯錄之集固淺焉。不足以發先生之潛德矣。時民國紀元初夏。

快閣記

漱 巖

快閣爲宋陸師尙書故第。其孫放翁所葺也。在越郡西南三里。過跨湖橋。不半里而至。鑑湖千頃。綠延到門。秦

望諸峯青來排闥登閣四眺。心目一豁。以快名閣宜矣。址久廢。清乾隆間任處泉來守郡。購址築閣。復拓閣後餘地數畝爲園池。蔣藏園爲撰卜居快閣記。太守自爲詩四章。紀之一時名流唱和。殆徧雅林。勝集觴咏。幾無虛日。中閱百年。主屢易。辛壬兵燹。淪爲茶廠。庚午山陰姚海槎觀察自邗上歸。復購而居之。閣中有此地天教著放翁七字橫額。集董思翁書也。旁有李恣伯聯語云。放翁萬卷半皆歸里作柳家副本。全是借人看。其字體拙而逸。此老不以書名。殆爲詩掩。閣後有園。布置閒雅。有煙香書屋。邃初齋。是亦居漱酣亭。師舟師山入勝廊。飛躍處。棲煙亭。諸勝是皆仍放翁之舊而名之者也。姚氏富藏書。頗多宋槧。有爲世所罕見者。夫浙東藏書推杜氏。樊氏。浙西藏書推陸氏。丁氏。而陸氏而宋樓藏書爲日本人出鉅金購去。與燉煌石室祕笈同慨。近年燉煌古寺石壁中發現古籍大半唐本。而釋典居多。爲法教士購去。以故丁氏八千卷樓諸書當時議價十萬。識者有鑑於此。購入江南圖書館以存之。越失而吳得。猶是一家之物。勝於流出外洋萬至杜氏。樊氏所藏其散失蓋亦久矣。獨姚氏克守傳楹風。隄籤架有倫。有節。文人踵覽。應接盡禮。不誠足多乎哉。予夙耳其名。欲往視而未有便。癸丑十月。過越郡。承神州醫院主任謝佩銘招飲斯閣。主人幼槎爲海槎令嗣。與佩銘友善。叢發所藏無祕。故得瀏覽。甚詳。

月色齋記

匪石

余世居金陵明瓦廊。聚族而處。地廣數十畝。族叔曾祖伯陽公曾繪圖作記。載於家乘者也。太平王之東下也。家

人四出避地。宅爲某將得。湘軍取金陵。燬焉。舊有香月樓三楹。藏書甚富。吾高曾祖父讀書之所也。至是亦鞠爲煨燼。余猶憶七八歲時。先君子挈余憑弔故墟。歎感而言曰。吾老矣。小子識之。他日如有寸進。縱不能恢復舊觀。亦當追香月樓遺迹。以存讀書種子。蓋先君子歷履巢之禍。茹痛至深。嘗謀諸族人之富者。構屋數椽。以奉祭祀。緣以周垣。存其基址。族人慙之不果行。而族中貧窶之輩。又謀貨之。而分其價。先君子以無財不能挽救。爲之恚且病者累月。今其地已爲他人有矣。余既長爲鮮民。又深抱不能讀父書之懼。嘗虛構一境。以爲倘能開三弓地。當繼先君子之志。復香月樓之舊讀書。其中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孫。而十年以來。卒少閒暇。又困於貧。所志輒不遂。然隨游蹤之所。至常得斗室。於以溫故業。求新知。爰刺取白石道人語。顏曰舊時月色齋。誌不忘本。且自認也。嗟乎。駒光過隙。人事遷流。先人之遺訓。譬昔之宏願。不知何日克踐。而余年已將三十。汲汲顧影。唯日不足。默念家國之禍。更不知伊於胡底。而所謂香月樓者。欲求其不歸諸幻。亦僅銘之寸心而已。長夏無俚。作舊時月色齋記。以存吾志。而陟岵之悲。故園之感。腸一日而九迴。則未可以言語形容也。辛亥夏六匪石記。

倪綱小傳

魯源

自來失志之士。往往閉戶自精著書。立說雖貧窮而不改者。蓋以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垂不朽也。幸而天佑斯文。書傳後世。學子莘莘。奉爲先儒。卽令其聲不揚。讀是書者。知空山絕壑。尙存絕響。至於人文俱喪。傳述無由。與鳥獸草木同歸於盡。大可憫也。吾鄉倪先生。名綱。逸其字。幼具慧性。善爲文。長而篤學。然家

亦貧不能多購。書常從鄰舍富翁家借讀之。讀必默坐潛思。洞悉其義。而後已。學既富。乃益厭人世紛紜。思有以詔後世。當是時。科舉盛行。宇內熱心富貴者爭赴之。先生獨鄙之。曰。儒者讀書。豈求富貴哉。求吾心之自得焉。已矣。於是翫天祝髮。終身不娶。就某氏館。課徒糊口。終日據案握管。一搦筆。輒數十百行。籍其所作。凡天文地理禮樂算及經史之學。莫不融會貫通。就所心得。發乎議論。生徒有窺之者。每謂之曰。此我精神之所寄也。凡儒者讀書。皆當若是。小子識之。哉。每成一篇。則喜盈一篋。則大喜。積之既久。乃得三四篋。其中論醫者六十四卷。餘若論說傳說及野史小說等。蓋又得十餘冊焉。以言其學。願不富歟。逾年棄館。偕其族居山谷間。西風怒號。枯葉滿庭。先生處之泰然。一意以著書爲樂。暇時袖百錢沽酒於肆。及見道旁乞丐。則又盡出其餘者付之。有嗤之者曰。若則奚如。而猶以恩彼。恐若之將竭於彼矣。先生笑曰。富貴與我如浮雲。此區區者。身外物。何足惜。汝輩重視之。故轉爲所困。言已急。驅而去。及其易簣也。詔姪輩而告之曰。吾歷年九十餘。無寸金之積。以貽後人。吾甚愧焉。然有遺書數篋。此吾精神之所寄。汝輩宜世守之。文章學問。盡在是矣。言已一笑而逝。先生既死。子孫多不學。經洪楊之役。醫書失四冊。而其餘亦間有失者。吾聞先生有天文書。厚不過數頁。專言天氣之變遷。陰陽之互易。其說以風與雲氣。若何化合。卽成若何現象。視今之泰西之學。何如耶。三四傳後。族人寶其書。鄉農野叟。往往就詢風雨陰晴。事言之。十不失一。後有族人某。閱其書。忽狂風四起。竟挾書盤旋入雲際。豈其神歟。君子惜焉。夫儒者著書。豈得已哉。西伯均。漢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孫子病脚。論兵法。非萬萬不得已。未有

以著書爲樂事者然倪先生以高人之資不事功名而欲以學顯其意蓋有所寄也而乃繼起無人不能傳世轉令書籍漸次泯滅而其名亦終以不彰悲夫

送沈生歸越郡序

箸 超

今年夏五月沈生以聯合慈善團北走燕都道經滬濱將行辭於余余曾贈言以爲別喜其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哀此窮黎或將有託也是時沈生之胸襟與其氣概豪爽磊落多有丈夫氣今相隔已三月矣余之立身行己未能少有所得而沈生亦鬱鬱而歸是土相見款款不可言狀嗟乎歡會惜別人之恒情今余與沈生何如斯之相近人情也余猶憶沈生之將行也欣欣然告余曰方今世變日亟民患日滋凡個人之責任只盡其心力所能次第普及於天下其大而無當者不必爲卽爲之亦無裨於世噫斯言也沈生固自決其事之必成卽余亦深信其言之非妄而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夫以沈生具普渡願有宏濟才家資累巨萬能盡責於慈善事業心力攸宜獨一無二此固蒼蒼者隱有主宰於其間非偶然事也胡有其心有其力而獨無二三同志爲之翊佐至不得已而求之於北而落落仍寡合也然則沈生之鬱鬱有自來矣雖然余有望焉革命之主義在改組政體而其現象則日陷於地方分裂之潮流余與沈生生長南土凡目所見而耳所聞者無不改頭換面至於北氣之惡固猶是積弊時代也沈生既欲本其所志以謀之於北而無極宏大之魄力與夫極神通之手段其不濟宜耳苟不以事之不濟而稍易其初志受一番磋折增一番堅凝不宜於北者而謀之於南南之人心地光大沈生將必有宏

濟斯人普渡衆生之一日。正無容鬱鬱爲也。沈生甫歸滬。余方自故鄉來。見夫稽山之側。鏡水之旁。哀鴻飛鳴。瘼滿目矣。予願沈生之厚於桑梓也。沈生勉乎哉。

致山東昌邑議會書

陳 幹

吾昌變亂而後。人物蕭條。多賴諸先生蓋籌偉畫。使已亂之秩序。漸就平復。幹等寄跡洋鄉。泥首無門。惟祝福躬。多祐諸凡。如意爲慰。竊念李亦白等二十餘人。猝遭慘害。凡屬同人。莫不震悼。今善後各事。已有布置。而對於死者。尙漠然無關。殊不足以示表揚而昭來茲。特品第不齊。榮哀有異。不能強爲鋪飾。亦不可任其磨滅。如亦白之品端學粹。鄉閭矜式。香坡之主張革命。堅毅不撓。章民之破產興學。力任艱鉅。紫階之提倡新政。不辟勞怨。尤不第昌邑之傑出。實山東之翹楚也。次如王阜臣。劉鏡寰。張廷臣。朱鏡沂。張士一。李鸞祥。羅昇三等十餘人。或贊助新政。或出力民國。俱不失爲鐵中錚錚。傭中佼佼。幹等緬懷遺德。心切瓣香。思所以表揚徽烈。而未能者。不得不就商於諸先生之前。而祈有以教之。將謂立烈士祠也。則非抗顏敵廷。死難疆場。將謂立鄉賢祠也。則既失於重複。亦有嫌夫混合。且更有難者。若專祠數人。則其他死者之家屬。勢將紛紛置辯。以爲同是與難之人。何所分乎。厚薄若不問賢否。一例入祠。則涇渭同流。見譏清議。徇十數家之志願。遺千百年之指摘。贊揚而實以污衊。又豈諸先生與幹等之所願者哉。茲經各處同鄉。往復磋商。僉謂立四賢祠最當。以亦白香坡章民紫階爲正祀。阜臣鏡寰等人附之。或有見聞遺漏。俟再調查補入。惟彭英臣王偉堂等籍隸他鄉。且爲厲階。不得入焉。似此持平辦

法。庶。可。慰。死。者。之。靈。。歷。生。者。之。望。。調。劑。於。目。前。無。間。於。將。來。尙。稍。爲。完。全。也。管。蠶。之。淵。莫。及。高。深。。謹。布。梗。概。惟。希。鑒。核。

與彙子論詞書

匪石

彙子足下。於報端讀見贈新詞。不無同是天涯之感。一再催誦。淚潄潄矣。奉酬一篇。另紙上。苦無當宏旨也。大集迴腸盪氣。詞精粹而意深遠。上之可方少游。次亦不失爲山中花外之妙境。弟何足望塵萬一哉。然倘破得工夫。許以討論。或有造於弟也。竊嘗論近人爲詞。易犯之弊有二。五宮失傳。四聲不講。破律則以碎金爲藉口。失韻則以叔夏爲護符。既非自度之腔。轉多誤填之調。此其一也。或則遣詞不擇。造語多粗。獼祭及重譯之書。蒐冊列生硬之字。泥沙俱下。粗糲並咽。不獨失曉。風殘月之遺。抑亦非鐵板銅琶所取。此其二也。前者之弊。不除。僅在供人指摘。蓋紅兒。既不能付。則白璧。不過微瑕。而後者之弊。直下儕於齊東語。玉碗貯狗矢。不復成爲詞矣。平素自愧不學。腹笥太儉。言之無文。且賦質魯鈍。出語多拙。特於以上兩弊。斤斤自持。惟恐或犯。斯以爲入門之途。徑舉所願。以陳之足下。其亦以爲尙可教否。嗚呼。今日何日。蝮蛇螫人。吾行却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吾輩討論及此。人將節取。納蘭氏。貴重而不適用之語。以爲鑿於時矣。弟以爲再三十年。風雅將絕。抱缺守殘。抗懷希古。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則仍當矩矱。高會勿循規矩。狂肆之言。苦不自量。然高明當憫其愚。不責其妄也。頃有詞話。揭之報章。一得之愚。不敢自信。倘辱棒喝。如葵傾心。大集爲劍華取去。奇文欣賞。人有同情。諒畢業後。當徑奉趙。勿念。

名著

附上聚頭扇一柄。乞賜珠玉。餘不白。世宜再拜。

新年與友人書

昂孫

比者玄鳥不翔。白獸可熾。香心辟惡。酒面傳生。多少輕煙。裝成新相。者番草色。喚醒春愁。炭柏子之鑊。風除故。故望梅花之店。竹報新新。感老境之流波。年增亦減。懷故人而忍冷。雨霽非今。長生祝君。今吾自笑。聰明誤我。未着元機之鞭。兒女看人。猶欠新年之拜。徒見酸酥之俗。三有歡呼。狙猿之祠。百華永曜。數到雲開之節。爭延鬼却之丸。至可笑也。夫罕堵香燃。紫符左肘。盈庭照火。讓酒都門。或調蒼朮之湯。或飲松枝之火。絳紗囊裏。烏亦重明。赤靈符邊。虎能息病。烏巾雖小。祝富貴之大來。青綰可簪。知苗條之先到。雖云陋俗。具有天機。驚日月之跳丸。况當盡歲。是國風之樹。準非曰長春。若云世進文明。省却近年之佩。何以人逢曠達。偏綴試新之章。是知勝會無多。良辰不再。成俗之循。良有以也。昂孫遠離鄉井。念舊之夢。十年自詡狂生。說愁之筆。萬斛望拜潮之水。晨立風廊。吸引氣之煙。夕傳月鏡。數千門爆竹。蘇陽鳥看五色金泥。拈來神燕。別無三策。惟腕力之自誇。卓有萬年誓心。臟之可驗。未得金書之祕。苦不變甜。倘蒙玉水之齋。表能澈裏。紅衫已摺袖頭。無餘蕙之分。碧毯可抽線裏。有寒香之鬱。茅齋跣脚。元日愁儂。驚衰髻於江湖。撫寒窗之琴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聽院落呼盧。猶欲鼓彈。賭之興。效俗例。以試年庚也。古人惠我。夢撒酒棋。當向滄洲釣者。貯文鷗銀。慈以待。謹啓。

答胡穆卿書

箸超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前日拜領教言。循覽數過。猥荷獎飾。自慚非分。超學少根底。識多荒謬。頻年來偶有所作。輒皆漁獵前人。剽竊古
代。生澀雜湊。無當宏製。所謂氣不中腴。光不外練。耕野之偶焉。知金石坐井之伍。空仰日星。足下珍視。硃硃甘啖
糟粕。爲親者諱。毋乃爾過。滬居以來。心潮日濁。西覬藏氛。北望燕雲。是日何日。偕亡及女。加以溽暑未收。涼風罕
至。積威之下。寧有清興。以視此次返里。會聚湖山。舟行當車。月來如客。媚花增笑。濁酒消愁。故鄉風味。正復不惡。
惜假限過促。未能多多傾略。遂使青青柳骨。若笑我而折腰。亭亭山容。將羞人以植笏。境不俗人。予轉自鄙。近雖
重逐塵足。尙復苦念桑麻。鄉夢爲酣。宿醒未解。每當殘照入土。倦鳥歸林。農者假耜。工者拾器。雖金貂之飾不足。
爲榮。而敗鬼之靈。偶能竄意耳。來書謂貧而且病。言之惻惻。夫文章窮人。鑄之大造。非貧而病。不見其工。足下門
對仙山。封無故步。俯三潭而作鏡。仰層幃以爲屏。奇句可搜。清神不老。紫氣非貴。韋布何微。而必羅雞黍之交。招
裸程之浼。將因金以爲屋。或品錦而製衣。苟具斯願。必多苦境。吾恐芒鞋拾路。猶興猿鳥之嫌。落葉打包。必貸山
林之忌。烟霞差遜。泉石潛藏。以足下之富於天機。深於道味。未能免俗。猶如是耶。若僕者。賦惟窮鳥。泣類枯魚。十
年。禹筮之場。形聲閔寂。一個。牢騷之肚。色相。凋零。幾日。蕭間。聽秋聲。而撫僕畢生。况。瘁入春夢。以呼。婆然。猶性不
知塵。身還宜冷。惟天席地。橫水范山。江神。寶葢。吾盟。田夫。亦存斯約。勉哉。足下。盡証寸心。承賜送別。數章。勝於親
面。當此。秋心。角枕。蟲吟。古壁。絮被。不親。豆鏡。無主。能不思哉。涼燠無常。加飯自愛。願宏鑒納。不盡欲言。
箸超再拜。

頻 羅 館 書 話

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此。句。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總。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腕。力。之。用。法。使。極。輒。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多
藝
丸
木
木

劉
文

藝林題詞

善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花間有客時携酒
花香滿袖人知否
聊贈一枝
春筆精妙入神
野情風月曠湖海
詩懷壯老
杜好篇章知名翰墨場

張耒和周廉彥 蘇軾韓康公座上侍兒求書扇 陸凱自江南寄

范懋家 李白賦王右軍 廣僧和永和殿下言志 盧琦 范師

道題隱圃贈蔣希魯 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民權素笈第四集

藝林目錄

詩

蘇戡	蘭叟	哲庭	寶丹	天梅	吹萬	哲夫	亞賓	五溪	卷盒
一首	三首	六首	五首	兩首	一首	十首	十二首	二首	二首
公甫	恫百	海鳴	擊子	東蓀	蛻盒	豁盒	槐	天羽	萬里
四首	七首	一首	一首	三首	四首	二首	四首	二首	一首

目錄

良 楮 素 第 四 集

詞

橋 廠 孤 劍 天 驕 叔 子 匪 石 枕 亞 蟻 須

目 錄

四 首 三 首 二 首 二 首 二 首 二 首 五 首

箸 超 劍 華 覲 廬 泣 花 天 放 箸 超

二 首 二 首 一 首 四 首 一 首 一 首 四 首 二 首

藝林

詩

黃蕤魯正叔銅琴歌

蘇 戡

秦皇得寶光照骨。金魄絲魂存枯木。諸姬法器若無秦。截斷寒崖嘯哀玉。鳴絃動操思先王。潛龍一去天蒼蒼。雲光蕩海海山立。手揭日月瞻鸞鳳。古苔繡縷沒奇宇。正叔英靈猶嫵媚。燈前魑魅瞰金徽。破國孟晉頻雪涕。扶桑僊官惜不得。黃姑抱琴飛霹靂。夜闌絃絕問文姬。知音焉歸風雨黑。

月夜憶樊山

蘭 叟

明蟾媚幽渚。羈思展孤雲。葉落羣喧悄。花光四照分。品霄龍自挂。秋氣雁先聞。莫漫生遐想。雷門尙聚蚊。

觀劇夜歸

漠漠毳場夜氣清。照人燈火卻關情。笙歌慘淡芳菲歇。都似空階絡緯聲。

月夜聞笛

韻自淒涼調自清。微風吹送嫩鶯聲。滿庭花影多時立。知是閒情是怨情。

五君詠 有序

哲 庭

五君皆隱君子也。余少時獲從之遊。詩文往復。交契忘年。今老矣。倦游息影。而五君者亦相繼辭世。回念昔

藝林

藝林

遊人琴增感。各詠一詩。聊志不忘夙好云。

茫茫四十載。無復舊追遊。客散高陽里。人歸白玉樓。撫絃懷月夜。叙似想蘭秋。自識逋翁後。心香一瓣留。（高陽里沈逋翁定）

憶昔先公在多君履齒頻。自稱柏學士。老作雪松人。（先生自號雪松老人）癡絕難諧倍。詩工豈療貧。一從歸碧落。海內想遺民。（芋栗園柏山人古）

蒙賞桐廬句。逢人百遍吟。（先生極賞余江到桐廬不上潮句）撫今悲隔世。追昔感知音。鶯囀歸空碧。龍文黯夕陰。幾回登曉閣。愁絕整遺琴。（山曉閣孫高山琮）

讀史綜今古。蓬蒿老異才。朱門招不往。白社却偏來。詞賦曾何補。饑寒信可哀。沙邊遺釣艇。明月共徘徊。（書範施處士椅）

廿年如一夢。迢遞憶燕京。風緊嘶疲馬。春寒濕曉篷。忤時應下第。經世亦歸耕。遺有河干詠。香風轉杜蘅。（河干李孝廉永祺）

秋夜遊古剎

模糊樹色近黃昏。剝落紅牆古寺門。淡淡煙痕秋水碧。一天涼月入孤村。

遺懷

寶丹

豐功誰復勒。燕然禾黍蒼涼。古道邊。暗淡乾坤。雲蔽日。蕭條書畫室。如船生無可樂。寧祈死人已無良。莫問天爭說。不如歸去。好年年。袍笏拜啼鵬。

憶鈍劍

少陵身世一沙鷗。深恐磋砣便白頭。我劍無靈君劍鈍。人問何處託恩仇。(予一字劍靈)
千年荆岳骨成塵。誰是擒蛟削虎人。與子消沈文字海。野蘿山鬼泣靈均。

病中

輾轉無眠漏又殘。朝來攪鏡惜枯顏。山川廣漠埋名易。風雨縱橫就死難。異鳥猖狂新賦鵬。故人凋謝孰為驩。不如蛻却皮囊去。極苦翻成極樂看。

茶煙藥火日相親。病況蕭條損壯心。億萬妖魔爭伺我。狎獐魍魅喜逢人。中原鬱鬱屯秋氣。斗室朝朝與鬼鄰。太息桂枝(予一名桂生)憔悴甚。手栽寒菊獨精神。

謁孝陵

天梅

白日慘淡鏡山高。秣陵王氣何蕭條。啼鵬不訴亡國怨。秋風腸斷哀南朝。海晏河清豈難再。恨殺高皇今不在。迷籌傾倒劉青田。獨我遲生六百載。我思高皇真英雄。殊方混一華夏風。拔救災黎登在席。恢復舊物追前蹤。黃炎奇辱崇朝雪。排斥胡元功卓絕。中天日月挾龍飛。統一寰區宏規立。情哉政治何專制。宰戮勳臣任私意。朕即國

藝 林

家。奚。良。為。顛。倒。乾。綱。太。無。忌。子。與。實。為。民。史。宗。草。芥。寇。讎。論。最。工。高。皇。見。之。怒。切。齒。立。驅。文。廟。終。不。容。一。代。偉。人。
 神。武。姿。後。有。繼。者。慎。勿。師。文。羊。政。體。久。絕。迹。大。權。獨。攬。非。其。時。時。移。勢。遷。今。殊。昔。石。頭。虎。踞。秋。瑟瑟。百。年。誰。氏。奉。
 烝。嘗。話。到。當。年。淚。沾。臆。荒。煙。蔓。草。愁。心。魂。結。伴。來。弔。前。王。墳。銅。駝。埋。沒。蒼。苔。剝。石。馬。淒。涼。夕。照。昏。長。江。飛。渡。來。何。
 早。六。朝。盡。是。傷。心。稿。江。山。猶。是。景。全。非。殘。磚。剩。瓦。年。年。少。

桃 根 桃 葉 歌

桃。根。復。桃。葉。何。處。迎。舟。楫。桃。葉。復。桃。根。殘。花。委。白。門。白。門。楊。柳。千。萬。絲。攀。折。長。條。贈。別。離。江。南。佳。麗。未。曾。親。偶。聽。
 笙。歌。神。欲。癡。臨。流。悵。望。語。無。語。雙。雙。舟。楫。來。何。暮。六。朝。金。粉。渺。難。逢。一。聲。杜。宇。夕。陽。紅。杜。宇。魂。歸。日。以。遠。當。年。燕。
 子。飛。應。倦。為。訴。興。亡。在。眼。中。惹。他。南。國。佳。人。怨。佳。人。怨。付。大。江。流。流。到。天。涯。無。盡。頭。桃。根。桃。葉。如。相。見。風。采。而。今。
 無。恙。不。

謁 明 孝 陵

吹 萬

驅。車。出。朝。陽。山。色。凝。空。濛。舍。車。聊。步。行。滿。路。吟。秋。蟲。荒。坳。木。葉。下。鴈。叫。寒。雲。濃。幽。厨。一。凝。望。遠。見。頽。牆。紅。翁。仲。近。
 十。餘。石。馬。猶。糾。雄。依。然。數。里。外。拱。護。榛。莽。叢。悽。惻。達。明。樓。徘徊。再。拜。恭。鬱。紆。枕。巖。岡。馬。鬣。萬。古。封。我。思。陵。中。人。赤。
 手。殲。胡。戎。衣。冠。還。上。國。為。治。三。代。隆。大。膽。黷。孟。祀。罪。不。掩。其。功。除。暴。正。開。基。天。助。應。加。豐。何。為。三。百。載。享。祚。從。此。
 終。當。其。全。盛。日。虎。嘯。千。龍。熊。至。今。寢。園。旁。無。樹。生。悲。風。剩。瓦。拾。零。星。片。片。雙。盤。龍。落。日。辭。鐘。山。愁。思。來。無。窮。草。深。

欲沒。蹀。禾。黍。何。瓦。瓦。銅。駝。爲。垂。淚。王。氣。空。復。空。黑。山。白。水。間。浩。劫。行。將。逢。興。廢。有。乘。除。坏。土。終。相。同。請。君。付。達。觀。
萬事江流東。

和天梅金陵雜感

哲夫

幽草垂楊逼冶城。荒涼到眼總傷情。前朝盛業安能見。賴有亭杯詠帝京。
六代興亡愁靡極。洗愁難借大江流。君王枉得無愁號。端讓盧家字莫愁。
龍虎江山久寂寥。低回憑弔亦無聊。六朝金粉飄零盡。空廡臺城柳幾條。
曉風殘月不勝寒。孫楚樓頭酒盞乾。欲放狂歌招太白。却愁迴句未吟安。
那復有山容我隱。草堂漫羨北山岑。松楸斫盡鶴筵盡。問爾人兮安可禁。
照眼湖山皆古跡。登臨隨地足懷思。應知天下傷心處。不盡勞勞送客時。
望仙結綺與臨春。三閣繁華認最真。誰省鐘山鳥啼後。奈何帝作井中人。
我向天南號蔡顛。吾家鐘阜有前賢。空山歌哭誰能識。千古奇人蔡謫仙。
朱雀橋連桃葉渡。風流今盡付寒煙。盛衰往事知多少。都在秦淮淺水邊。
爲底要消天子氣。莫知秦政意何云。于今寸土非嬴氏。占得鍾山蔣子文。

客中

亞賓

藝林

五

藝 林

吉○祥○憐○鳳○嬰○天○寵○悔○汝○生○平○德○自○孤○一○笑○出○山○緣○底○事○無○端○漂○泊○落○江○湖○
莖○蕪○窈○窕○秋○江○上○懷○抱○芳○馨○乘○古○心○紅○魂○綠○魄○百○花○貴○眼○見○人○間○春○色○深○
荒○荒○帝○殺○黑○龍○日○時○不○利○兮○奈○我○何○笛○裏○詩○人○思○楊○柳○賦○中○客○子○自○關○河○
杏○花○春○雨○江○南○客○一○夕○無○端○九○逝○魂○被○髮○伴○狂○沒○頭○笑○不○能○容○我○此○乾○坤○
奇○窮○乃○在○奇○才○子○天○不○予○人○全○美○時○願○以○聰○明○還○與○帝○錫○臣○福○命○錫○臣○癡○
臣○本○布○衣○心○似○水○綠○章○夜○夜○奏○通○明○詩○句○諸○佛○器○天○國○平○盡○衆○生○之○不○平○

自 觀

冥○中○自○視○如○蟲○鼠○墮○落○天○形○地○氣○渦○我○與○衆○生○同○一○母○母○兮○生○我○奈○之○何○
真○成○龍○虎○嬰○秋○氣○小○懨○因○緣○現○色○身○憂○患○卅○年○重○回○首○零○丁○負○負○佛○天○恩○
焉○能○忍○此○而○終○古○冷○抱○秋○雲○不○出○山○歌○哭○未○馴○屠○狗○性○悲○觀○着○着○天○南○
云○何○天○骨○與○龍○性○經○幾○秋○風○冷○縮○回○別○鑄○妙○觀○參○佛○果○白○華○容○與○上○心○來○
生○生○死○死○心○頭○電○去○去○來○來○世○上○波○電○到○空○時○生○死○蛻○波○無○止○境○去○來○跏○
我○觀○我○相○因○存○我○審○識○虛○空○四○大○塵○自○造○因○緣○來○與○世○回○頭○賺○得○廿○年○春○

感 懷

朔風吹老江南客。憔悴王郎鬢已絲。三載蹉跎緣性傲。一身仇怨爲情痴。青鸞迴顧終成恨。烏鳥無能難遂私。瘦影書燈蝶夢冷。天涯容易動愁思。

寶刀歌

潞州產鐵如剛砂。鑄爲寶刀勝漢鄒。形長兩尺寬寸許。匣中躍出射霜花。鏗前掠衣試起舞。白虹亂落勢騰擊。寒氣颼颼疑肌骨。觀者縮項如牆蝸。自幼生平癖武術。相刀如馬遍天涯。不意九州盡頑鐵。空教劣匠鑄瘡痍。神物藏穎終須出。有若天馬現渥洼。肅然怒裂古鬼泣。冷鋒一握噴青霞。嗚呼刀兮對汝令我肝膽生。愁煞我國土地將分瓜。強隣豺虎競磨牙。我欲用汝斷奴勾之右臂。斫奇肱之飛車。寒光照海競龍蛇。逢人一笑寸鐵誇中原。逐鹿休未邪。

彈鋏吟

卷 三

長鋏蒼涼烏夜啼。唾盡擊碎暮雲低。祗餘壯志酬車劍。忍委春心付雪泥。薛國笙歌空狡兔。秦關風月尙聞鷄。天涯倘有歸來客。誰訪田文學事齊。先生一劍足從容。彈到無魚卻自封。肥泌康高嘶戰馬。延平人去失真龍。光騰赤望山頭石。夢繞木蘭飯後鐘。最是多才任寥落。流星百里有霜鋒。

在贛州拘留中作

公甫

藝林

七

蕤林

拔劍高歌歌莫哀。世人隨例等塵埃。避秦已早無佳地。謀國於今盡廢材。白壁更誰完。趙室黃金空自築。燕臺可憐二十年來事。都向西風湧病懷。

秋茶羅網欲何之。萬種愁來祇撫髀。吾輩是非公論在。彼佞心事道塗知。歸田翻恨當時誤。捲土誰為後日期。痛絕不堪回首處。黃花崗上黨人碑。

阻風嚴子祠書壁

扁舟連夜發嚴祠。七里灘頭苦被風。浩劫餘生征戰裏。間關亡命亂離中。蕭條行李悲投止。惡濁閻浮悟色空。我自江湖慣奔走。不將清淚灑途窮。

舟次聞家堰題寄同鄉諸子

飛鴻從此歸天末。避虎端須去故鄉。望斷家山茅店月。長留蹤跡板橋霜。姓名屢易慚張祿。親屬無辜痛范滂。羞色身還健在。計程明日過錢塘。

漁舟竹枝詞

洞外桃花洞裏人。水流花落滿江春。武陵源路知何處。可許漁郎便問津。

走慣江湖一隻船。打魚不怕浪無邊。幾聲款乃人何處。蘆荻花中唱晚天。

日落秋江月正高。漁翁帶醉駕輕舸。問他捕得魚多少。酒與今朝如此豪。

恫百

無數游魚戲白波。一齊來聽扣舷歌。魚姑下網漁郎釣。鈎得何如網得多。
船頭日日坐漁姑。解網先教放鯉魚。爲問儂家緣底事。要他寄與阿郎書。
前日采蓮儂蕩鴛鴦。穩睡怕驚渠。今朝下網郎知道。第一休傷比目魚。
月滿蘆花水滿江。今宵正好泛漁艫。阿郎下網儂收網。網得魚兒總是雙。

濟安自黃梅來索詩長歌贈之

海鳴

吾生不適意。長困塵海中。抑鬱復抑鬱。病久欲成翁。忽逢故人來。私心慰且喜。與君相傾談。強自病中起。爲君一
致詞。清蘇浮碎蠟。茫茫今古間。如君人有幾。君身有仙骨。寥落在雞羣。讀書千萬卷。天籟自成文。孤癖見真性。虛
名不苟取。放浪形與骸。乃爲世所侮。勸君休悲傷。莫學接輿狂。世途雖險巖。直道終不亡。我不入地獄。地獄誰人
入。此意至深長。問君可曾識。

鵝鷓行

擊子

南方有鵝鷓。錦翼何離披。千年誓共命。千里不分飛。東海有毛女。十五顏如脂。生小儉梳妝。綺羅都不知。十七愈
窈窕。天緣託良媒。郎君貌英英。門戶復相宜。廿齡失阿母。對壁長號啼。鄰家姊妹行。入門來呼携。輕衫杏子色。低
鬢花朵垂。殷勤牽女袖。勸女勿傷悲。女心更慘切。女身誰護持。終朝淚洗面。不出中間閨。守身潔於玉。居處無人
窺。夫家聞女賢。央媒前致辭。六禮燦然備。聘錢穿青絲。佳期正三五。催粧可結褵。母屍猶未寒。玳梁忍雙棲。遂爲

藝林

九

藝 林

十

待年婦低頭羞不支。驚砧雖未識，慈姑如母慈。上堂拜慈姑，伶行得所依。宛宛學新婦，進退有容儀。朝來入中廚，爲姑治晨炊。向夕汲井泉，爲姑洗裙袿。黃昏一室內，籌鏡寒氣圍。姑坐作針黹，郎讀聲透扉。何聲助郎讀，軋軋鳴鴛機。漏盡不得息，往往聞曉雞。茄茶冀啖羹，茶羹甘如飴。慈姑暗歎息，里黨同嗟咨。嚴氏福未艾，自此光門楣。人事有不測，郎病忽瀕危。裁我機上布，爲郎延高醫。拔我鬢上釵，爲郎換參耆。醫藥總無靈，沉痾終身罹。慈姑憐女愛，掩淚遣女歸。女歸亦無家，姑命不可違。此心似磐石，去住終難移。悽悽對孤影，悵悵忘朝飢。中宵得哀耗，織屐邊奔馳。附棺一慟哭，自慟來何遲。誓死不復去，血淚斑麻衣。昔日各衾枕，今朝共靈幃。一尊奠清醕，尙得稱齊眉。黃泉路匪遙，早晚相追隨。哀怨填胸臆，二句進勺糜。女顏昔如脂，枯瘠今成鰥。九十有二日，締筭未嘗施。自憐薄命人，與世久若遺。含笑入地下，夫婦如初期。雙魂化鶴鳥，長住西山隈。

和張友棟題清涼山掃葉樓詩

東 蓀

清涼山上白雲浮，掃葉樓前淮水流。天下幾人共哀樂，江南此日可遨遊。當時文字張平子，異代山川孫仲謀。我欲漁樵相伴老，人間無復重貽憂。

弔美國乾母斯博士

西風噩信驚殘夢，孤燭零篇繫弔思。千載是非今日定，百年辛苦幾人知。傷心江海蒼茫處，刻意天寂冥時帝。網重重生世淚，中原猶賦大哀詩。

游陶然亭

雨後江亭快晚晴。與君携酒且閒行。荒台玉陌思天末。蔓草銅陀泣月明。不為興亡留古寺。也因風雨臥孤城。西山怪底多崢嶸。看盡人間更不平。

病中贈稚暉 并示孟陶老者

蛻 盒

大道淪亡久。吾生百感傷。獨於吳季子。猶見魯靈光。京國近司馬。羣英肅老龐。每逢長者過。驚起祝心香。（予每遇稚暉心氣為之一平）

落木蕭蕭夜。深山訪病禪。開門成一笑。握手話三邊。二老江南至。五君天下賢。（先生與張普泉汪精衛蔡子民李石曾友善天下號五君）願隨雲外履。踏破萬山煙。

病中哭寄禪 并懷永光和尙

吟侶長懷白靈駝。忽憶蒼蒼雪和尙。能詩明遺老。見梅村集。只今人坐月。怕見樹經霜。禪死詩無恙。師存社有光。如何到支反。猶不臥陳湯。

病中酬永光 并痛寄禪

南國有枯柄。憐然道者容。北來救諸苦。老氣猶蒼龍。駕言訪我病。羣市尋幽踪。我避車馬喧。一榻慢以慵。卻喜隱者至。江海多奇逢。所懷忽以歿。人壽非喬松。願言崇大法。貽我金芙蓉。

藝 林

藝林

養疴颿山寓齋

二 豁 盒

廿載流光感逝波。胸中五嶽鬱嵯峨。思親每自挑燈泣。憤世何妨對酒歌。萬事算來如意少。一心只願活人多。藥爐茶竈消岑寂。獨坐山窗靜養疴。

山塘泛舟並遊虎邱

七里芳塘載酒行。碧波激澗雨初晴。花香逆鼻渾如醉。山色撩人若有情。秋水池中藏劍氣。微風天半渡鐘聲。浮屠歷盡滄桑劫。依舊峨峨夕照明。

西湖柳 步漁洋山人秋柳韻

槐

錦帆畫槳蕩詩魂。短笛何須怨玉門。青眼暗開江月影。黛眉輕掃越山痕。一千年內詩人宅。十二橋邊處士村。蘊藉風姿澄澈境。成蹊桃李漫同論。

陌上春來鬢未霜。樓頭舊恨付錢塘。影迷野店高懸旂。色染郎衣久在箱。每向鷓鴣聲懷白傅。誰從驢背憶蕪王。萬條新綠三潭碧。不羨繁華碎錦坊。

香塵逐馬露霑衣。意似章臺路卻非。西子歸來腰瘦損。東君省識面依稀。雲辭葛嶺憑絲結。日駐蘇隄怕絮飛。縱有公聲千種好。携柑長與俗情違。

寒食飛花劇可憐。小船穿破半湖烟。西冷絃管忘離別。南渡樓臺說逸緜。濃抹淡妝原處處。曉風殘月竟年年。杭

州○自○古○誰○拋○得○城○郭○依○依○夕○照○邊○

慰孟頫

天羽

冤獄已成三字訣車良堪贖百人身寄君漫悔留都揭亭上風波鬼正獍

檣杙當年名野史（余著有檣杙集）春秋近日削言游（持正論者南方吾輩數人）殺頭快事原非易何況南三不殺頭

題汾堤弔夢圖

萬里

建○廚○南○來○明○社○屋○汾○湖○猶○有○天○寥○閣○天○寥○有○女○字○瓊○章○詩○如○錦○繡○人○如○玉○如○玉○才○人○竟○下○場○騰○空○仙○去○闕○幽○光○沉○湮○遺○蛻○知○何○處○渺○渺○汾○湖○水○一○方○白○日○幽○州○淡○無○色○兒○女○亦○來○死○家○國○生○死○死○榜○汾○湖○堤○邊○有○墓○無○人○識○埋○玉○深○深○二○百○年○棠○梨○花○落○空○人○煙○豐○城○劍○氣○鬱○必○發○剗○薛○披○榛○賴○後○賢○後○賢○仍○出○汾○湖○葉○此○靈○不○昧○誠○相○接○此○後○清○明○掃○墓○來○凌○波○恍○視○寰○寰○涉○影○事○前○塵○如○夢○中○漢○家○日○月○新○江○東○蘇○侯○之○圖○寥○公○拂○胡○塵○拂○盡○湖○波○紅○湖○波○紅○褪○波○痕○濕○月○波○一○白○天○如○笠○蘇○侯○繪○水○兼○繪○聲○水○流○如○聽○幽○人○泣○疏○香○一○集○在○人○間○眉○子○硯○如○月○子○髻○謝○女○才○情○空○詠○絮○剩○留○眉○黛○寫○春○山○

五十述懷

橋厂

如○此○頭○顛○五○十○秋○元○龍○何○處○賸○高○樓○滄○桑○初○度○紅○羊○劫○詩○酒○還○追○白○鷺○洲○斗○室○琴○書○千○載○共○昏○窗○風○月○一○壺○收○消○

藝林

喚。匣。劍。苔。花。澁。淪。落。盟。尋。大。澤。裘。

手。生。重。理。七。條。絃。筆。灑。冰。壺。寫。鸞。箋。日。月。一。瓢。詩。世。界。山。河。十。笏。臥。遊。天。吟。閒。得。得。驢。尋。雪。夢。醒。蘊。蘊。蝶。化。仙。自
植。梅。花。三。百。樹。不。知。放。鶴。幾。何。年。

明。珠。仙。露。眼。將。揩。世。亂。文。章。孰。最。佳。猿。鶴。相。親。譚。絮。果。蛟。龍。可。許。踏。芒。鞋。掉。頭。物。外。兼。天。外。托。足。山。涯。與。水。涯。學
劍。學。書。成。底。事。燒。完。論。語。更。無。柴。

銀。鬢。清。酒。夜。敲。時。幾。點。微。霜。染。鬢。絲。問。世。路。遙。飛。鳥。倦。傷。春。客。瘦。落。花。知。難。逃。藥。裏。醫。人。計。縱。擁。書。城。笑。我。癡。再
假。十。年。閒。歲。月。一。爐。風。雨。嘯。歌。時。

游東瀛贈大河先生

孤 劍

淮。東。一。志。士。兀。兀。世。相。違。心。為。憂。時。瘁。身。因。悟。道。肥。香。花。拈。佛。意。朗。月。耀。仁。輝。未。了。蒼。生。願。奈。何。識。者。稀。
研。經。能。適。講。學。不。憂。貧。文。粹。名。山。壽。詩。翻。滄。海。新。只。知。真。俠。骨。長。此。作。勞。人。世。路。悲。崎。嶇。惟。君。抱。性。真。
英。雄。造。時。夢。名。語。未。曾。忘。劫。挽。河。山。慘。名。隋。氣。節。香。熱。情。豪。北。拜。西。鄉。無。限。千。秋。感。銜。杯。話。短。長。

偶題

箸 超

江。山。萬。劫。落。飛。灰。那。許。中。原。出。才。時。勢。不。聞。奇。杰。造。文。章。動。
竟。牢。懷。誰。遣。得。綺。羅。長。擁。亂。書。堆。
官。執。是。花。是。月。毫。三。寸。胡。地。胡。天。酒。一。杯。舉。

無題

生小隋隄借一枝。東皇不慣惱人時。針停乞巧心疑夢。話到無言意入癡。秋夜綠蕉長洗雨。春宵紅豆怕牽絲。莫愁湖畔形神峭。玉頰雙窩魂不持。

詞

醉花陰 無題

妬煞桃紅與李素。爭向東風訴。青帝最多情。明月簾前。一樣垂春露。儂心未必傷春去。春去啼鴛苦。人倚碧欄杆。蜂蝶紛紛繞遍殘香舞。

天 驕

雨中花

一任殘紅飛去了。偏又是紗窗月皎。扶枕難眠。支頤又怯。打算愁多少。問春底事還相繞。總無那玉樓人杳。鶻多言小紅。弄巧道我腰肢小。

金縷曲 瀕返吳矣匪石邀飲酒家並為詞屬和倚此示之

叔 子

汽笛聲中誤笑故人無端狡狴。將儂留住。知我江淹才欲盡。偏鬥尖叉新句。儘搜索枯腸。休願一飯有人圖。冥報况殷。勤尊酒供談。噉文字債。甯相負。竭來我亦傷遲暮。甚心情流連詩酒。爭誇豪舉。况是闌珊春事了。滿地殘英無主。怎便肯。憑分付鴻爪。因緣今記取。向三生石上。留過據。應看作斷腸語。

藝林

一六

虞美人 依韻和匪石

叔子

鶯鶯燕燕。拚同醉。莫問春歸。未年年春。總到人間。幾度春來。似已鬢毛斑。春來不見人同住。只算春辜負。勸春從此且休來。省得人天影事。兩徘徊。

虞美人 遊靜安寺口占示叔子

匪石

綠陰匝地。槐風醉花事。闌珊未蘆。十里軫紅飛。爭道人歸。春尙未成歸。殢人嬌語。鶯啼慣。可有腸能斷。無情風雨。虐梨花。爲乞東君。曲意護情芽。

金縷曲 依韻和叔子

匪石

抵事將人誤。問何時。春愁漾盡。杜鵑聲住。賸有詩情如海。關專作。懊悵詞。句算一曲。周郎能顧。白雪陽春。人間少怕流。爲笑我。惟長。噓知己。感肯輕負。淞波平。剪春江。暮是吾曹。狂奴故態。兒呼文舉。煙柳危欄。腸斷未一角斜。陽無主。恁風管。紅兒分付。迴首皋橋。風流夢甚。花間影事。今無據。心上事。共誰語。

眼兒媚 寄鈍庵

枕亞

唐衢痛哭。太傷情。淚雨幾曾晴。風塵倦了。眼猶帶白鬢。漸銷青。望中煙水冥冥。何處送君行。孤城日暮。冷風疎雨。惟見長亭。

小重山 前意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遠山雨後試新粧。青帘飄拂處。酒花香有錢。莫惜買秋光。登高望。詩意落蒼茫。晚笛一聲長。西風搖落後。鬢絲涼。舊時池沼十分荒。荷花死。愁殺兩鴛鴦。

鷓鴣天 賀歸娶

恭喜絲蘿願遂時。宜家宜室祝齊眉。並頭夫婦今朝合。繞膝兒孫後日怡。行慢慢。步遲遲。從容並立拜丹墀。多情同證交歡譜。琴瑟和諧樂唱隨。

羨煞新婚樂不同。無窮艷福筆難工。鴛鴦試水深深見。蛺蝶穿花緩緩通。情切切。意濃濃。顛鸞倒鳳賦春風。半推半就巫山度。羞看鮫綃顆顆紅。

一對鴛鴦合命禽。雙棲雙宿果情深。鵲橋造就迎郎度。鳳釵安排逐妾臨。人寂寂。漏沈沈。笑將鸞帶結同心。此間真是銷魂處。愛抱卿卿樂抱衾。

合得良緣百福臻。良緣巧遇素心人。情投意合鸞膠結。義重恩深魚水親。言唧唧。話頻頻。十分體貼十分真。花鈴護惜應珍重。憐我憐卿共此身。

數首新詞送客歸。三生締約效雙飛。香溫叶吉添紅袖。燭煖迎歡到翠幃。花貌嫩。柳腰肥。相親相近領芳菲。酒邊燈下纏綿處。密愛輕憐情入微。

金縷曲 贈春航

劍華

藝林

一七

藝林

一八

憔悴春風暮。第一是芳蘭。當戶幽懷誰訴。生就溫琴。通體媚紅玉。玲瓏萬感。任菊影。梅魂。休數。好學湘靈。愛悱惻。託碑題血淚。傾情素銀燭。下黯如霧。合歡桃核。終堪妬。怎禁他。黃鸝輕薄。隔牆嬌訊。料是姮娥無豔福。合向仙宮。獨處再莫論。鴛鴦。陳語。瓊樹堅牢。勞遠祝。信天花。不用鈴旛護。歸只怕歲華誤。

菩薩蠻 過舊銷魂處題壁

覘廬

勸君莫道多情好。人生只合無情老。遮莫說多情。空留薄倖名。前塵渾似絮。重履傷心地。舊恨復新愁。併成雙淚流。

當年詩稿當年物。依稀重認當年跡。當日亦尋常。而今惹斷腸。窻前梅一樹。歲歲花間住。今歲又春來。看花獨自開。

畫圖省識春風面。人間也。算重相見。相見復如何。眉痕淡欲無。眉鬢餘舊樣。畫也思張敞。莫道畫無情。遲儂直到今。

珠簾繡闥蛛絲滿。蛛絲恰比情絲短。短蛛網任撩殘。脫離情網難。情絲長百尺。不繫仙蹤住。此地覓仙踪。年年紅豆紅。

菩薩蠻 別季英

泣花

平流渺渺烟波白。天涯遙憶兩心隔。山色翠如春。飛篷極浦征。舟中人似玉。遠渡孤鴛宿。別恨最關情。情深幾

斷腸。

清平樂 和斷腸詞

天放

淡雲零露待月花間住。小飲欲尋春去路。恰又芭蕉響雨。

憑將天意推猜。陰晴總洽幽懷。更喜一吟成就。高歌

生查子 前意

高樹亂蟬鳴。新月明如畫。酒醒覺餘香。依約人歸后。

閒情誰得知。瘦削還逾舊。相憶不相逢。淚滿同心袖。

浪淘沙 前意

鎖日注情眸。心事悠悠垂楊深鎖。小紅樓曲水無波。花影亂天付風流。

斜目送行舟。不解離愁。長堤斷處楚江秋。看取沙洲楓葉冷。眉上心頭。

菩薩蠻 前意

秋風瑟瑟吹殘月。多情自古傷離別。目斷路悠悠。橫江水自流。

新愁知何似。淚滿浣花紙。獨自倚欄干。霜侵羅袂寒。

桃源憶故人 無題

箸超

幾回踏月跨車去。行到疏桐掛處。寂寞繡屏香一炷。人在畫圖住。

無端心事黏泥絮。隱約夢中把晤。怎那鰥雞

藝林

藝林

報略一覺南柯窟

浣溪紗 無題

不學聰明轉學疑。綠楊影裏曉粧遲。手掠螺髻強自持。

琴譜翻來心上字。扇頭描出夢中詩。隔窓鳥語碎絲絲。



遊

記

五律



游記題詞

巒 薩 菩
句 古 集 超 箸

船。開。棹。進。一。回。顧。晴。煙。千。里。孤。城。暮。滄。海。闊。無。
津。江。帆。不。見。人。春。濃。停。野。騎。舊。約。鷗。能。記。月。
上。客。船。明。郵。籤。報。水。程。

韓愈桃源圖 楊繼盛送史沱村考績 杜甫上韋左相 溫庭筠江

岸即事 杜甫懷潯上游 周孚元日懷陳道人并憶焦山舊游 周

賀留別南徐故人 杜甫宿青草湖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游記目錄

滬北兩日聞見記

嶺東旅行記

西湖裏六橋游記

季 志 箬
陶 羣 超

目 錄

民權素第 四集

目
錄



游記

滬北兩日聞見記

季 陶

二十六午前在通運公司晤薛仙舟林天木二君約作野外遊吾欲視察上海附近情形久矣閘北一帶上海界務爭執最甚數月前本埠某西報論工部局經營閘北事謂上海租界如楊樹浦如外虹口一帶未闢之地尙多何以必爭一極小之閘北邊界殊爲工部局不取云云斯論吾深感之以爲外國人而竟能發此公道論實不可多得者雖然工部局經營閘北必另有極大之野心在非實地視察不能知也此次兩日之遊步行所費僅不過十餘小時而略得其概是不可不爲上海中國之居民一告者

閘北之情形恰如近東之巴耳幹遠東之蒙古滿洲上海人士素號文明而竟有以巴耳幹爲亞洲地者此外國事吾不之責焉滿洲蒙古中國之土地也蒙古問題緊急至是而滬上人士仍談焉視之新新舞台之叫天丹桂第一台之熊雲甫竟能令滬上兒大發熱狂新新舞臺後之所謂樓外樓者不過備一升降機亦令遊男女趨之若鶩借大蒙古竟丟了在腦後咄咄上海兒該死該死

雖然蒙古之距上海幾千百里上海兒足不出租界早遊大馬路晚游四馬路跑馬車聽戲白相堂子此外無所事事其不知幾千百里外有極危險之蒙古在無怪其然而上海附近步行不過一點鐘車行數十分鐘外之事竟不聞不問一任外國人擴充租界袖手旁觀毫不爲備噫上海兒之心死盡矣

午後兩點鐘。薛林二君來。時天陰欲雨。深恐今夕一陣雨雪。打破半天游興也。出開封路。至海甯路口。乘電車。恰與薛君之女姪遇。同車至滬甯車站前。降車步行。與女士別。至電車轉角處。蓋華界及租界交界處也。東爲租界。洋樓高聳。道路整潔。路傍植木成行。一望而見爲文明氣象。一面則破椽連綿。賣餅者補鞋者居焉。噫。上海非無資本家也。非無官吏也。非無紳士也。而皆競趨於租界買地造屋。居然素封。購半畦之地。費數千金。不惜也。而相隔一間華界之地。價則低至數倍。數十倍。以至於百倍。上海兒無一出而經營之者。拙哉。上海兒無良哉。上海兒吾旋行旋想。租界居民何以必居租界。亦必有相當之理由。曰。租界可以保障其財產生命。交通便利。居住安適。中國界內無有也。果爾。則居租界者之拙。亦更可笑。租界何以能保障其財產生命。以租界之法律組織完備也。警察機關整嚴也。實則此種設備。皆租界內之外國人所經營。吾國何竟無此能力耶。見紅頭巡捕而懼。見巡捕房而畏。不知此種機關。皆吾人自治能力可爲者。噫。嘻。奴隸心亦太甚矣。若曰。交通便利。吾見乎租界之中。司電機者。中國人。拖洋車者。中國人。御馬車者。中國人。而乘車者。亦中國人居十分之九也。既有力。可以司機。有力。可以拖車。御馬有力。可以乘車。何以必假外國人之手。以收其利。若曰。居住安適。試以電燈論。中國人所用。居百分之九十九。卽以大馬路論。老鳳祥也。新鳳祥也。寶成也。樓外樓也。通店皆飾電燈。其他中國之店。何家非用電燈。乎。是電燈公司之收入。全賴中國人矣。至於街道租界甚整理也。然通租界以中國人爲最多。則中國人所納之巡捕捐。亦爲最多。此整潔之街道。無非賴巡捕捐修成。亦中國人之金錢修成也。中國既有錢。又有人。何以中國

地界置之不題。任他荒蕪。任他破壞。却大家來到租界上。糊糊塗塗。爲人作嫁。這是爲了何來。至於一般遊俠兒。章臺走馬。北里觀花者流。以租界爲安樂窩。試一思之。彼輩所至。羨慕之。吳姬非姑蘇。臺下人乎。何以金閨生涯。殊冷淡也。要之租界中之中國人。無一非搜集內地之金錢。送諸外國人。而最可怪則一線之隔。華界與租界。景物全殊。上海人乎。江蘇人乎。上海人而愛上海也。何以不將此租界附近之地。辟爲市場。略分外人之利。江蘇人而愛江蘇。中國人而愛中國也。何以不將租界附近之地。以全力發展之。爲上海居民造一樂土也。耗矣。哀哉。旋行旋想。如醉如癡。不覺已入寶山路多時矣。燦爛之東洋車。遲笨之小車。零零落落。往來道中。加以道路凹凸不平。其遲滯之狀。益令人代彼張勞動者。心急汗下。途中日人甚多。木鞋聲。洋車聲。小車聲。雜然並作。過商務印書館。行人益寥落。隱約見前面洋屋高聳者。俄國教會堂也。薛君曰。余等順此路行。殊無味。曷轉路繞道。尙有可觀者也。於是轉入小路。西北行。路殊偏窄。行約數百步。見路傍有營新屋者。觀之。日人二十餘。鳩工營室。將建之。爲玻璃廠也。更前行。有小屋。署其門曰酒井雞卵會社。日人之販雞卵者也。行未三四百步。又有屋。亦署曰酒井會社。予驚其多也。薛君曰。日人之販雞卵也。此間零落散互者。不下十餘家。皆以極賤之價。購自鄉民。盛以木匣而運之。赴日本者。正談論間。林君遙指前面小河中之舟。謂予曰。來矣。予急視之。舟長盈丈。滿盛木匣。積如小邱。林君曰。此皆日人所收之雞卵也。予觀之不禁潸然。雞卵出口。近數年來。日見增加。而鮮蛋之銷路。以日本爲最。亡清光緒三十一年。雞卵出口僅二百萬。至去年。則過四百萬矣。此蓋附近鄉民最好之一利源也。吾國人不知。

爲之讓日人作此一極好營業不亦拙乎。

轉東北行途中見小屋星列雅潔而低小一望而知爲日人住宅。薛君曰：近來日人經營此附近之地不遺餘力。幾於新造一屋建一園必爲日人焉。自此東行即日本募地前面即六三花園也。每至星期日六三花園中國人之往遊者頗多而婦女亦不少。皆富紳豪商之携眷往遊者。日人運動中國商人多在此地。某某銀行中國人之存款於彼者甚多亦以此地爲介紹所也。吾國人苟不注意經營此一帶之地闢爲市場行且爲日本租界矣。且中國無內地雜居例而任日人購地置產當道若無聞也者怪哉。

更前行過一園亭作西洋式。薛君曰：此園甚幽潔。陳氏之私園也。上海租界內頗難得此幽地曷往遊焉。遂偕入竹樹蕭疏草青如錦。修潔可愛。有船屋一椽亦甚雅緻。清曲欄蜿蜒如畫。園後有墓。卽主人之藏骨地也。於是小坐息肩而后行。約半里許。抵薛君住所。竹籬茅舍儼然田舍風。隣舍數家聚族而居。皆姓也。小兒數人游戲自如。天真爛漫。以視租界中之野孩兒可愛多矣。時已鐘鳴五下。啜茗談心。略坐未久。復出散步。歸則主人已具膳俟客矣。食中佳品悉爲蔬菜。清絕香絕。數年來倦遊南北未嘗田家味者久矣。爲之食不停箸。

二十七日早七鐘起。林天木君來。稍談。偕薛林二君行。天色晴明。氣和風暖。大非昨日所能料及者。西北行過滬淞路軌行約十餘分鐘。繞公共馬路。轉靶子塲後。見印捕押解苦役犯數十人。赴靶子塲工作。足鐵鍊頸鐵鍊。薛君指靶子塲之土阜言曰：塲中有二阜。一爲早修成者。一則今正工作中。皆以中國人之犯罪者爲之建築。嗟乎。

吾重有感矣。上海中國地也。中國之地。中國之人。中國法權不能及也。而外人治之。此數千百之苦同胞。乃終日爲外人作牛馬。哀哉。

西南行約半里許。遠望北四川路。洋樓高聳。細視地面。影約有一路綫。一面爲原有之鄉間小路。路左傍有約廣八尺之地。皆火燒跡。黑灰猶新。與舊有之路合。恰成一大路。噫。此蓋又將新造馬路者乎。外人擴充租界之法。恰如圍棋。先於極遠之處。陸續購地。漸次聯於租界。又漸而造路。一路成。則沿路一帶之行政權。皆歸工部局管轄矣。更漸次擴張。旁路一斜。路成。則兩傍之地。又在其勢力圈內矣。中國人日言防止外人擴張租界。而不知已被其侵略也。聞北警察。甚以保衛華界。稱然。外人已自其外包擊之矣。

最可傷心者。卽租界附近之村落。漸次消滅。或爲M.C.R之公路。或爲租界政廳之勢力圈。而此種鄉民。日漸流離。聞諸鄉人云。附近居民。以擴充租界。而零落者。不知若干數。人人皆知亡國苦。而不知上海附近之居民。其亡村之苦。甚於亡國地棍者。流更利用。而蹂躪之日。希望租界之擴張。蓋租界擴張。則地價必增高。而彼輩可於中取利也。嗚呼。慘矣。

再折而東南行。過一小市。破屋連綿。傍一小河。有木橋曰香煙橋。蓋此近前有一香烟公司。今無矣。以地勢論。此地一面接近虹口。一面接近北四川路。就此市場而整理之。亦可成一極好田園都市。而竟任其腐敗。行且仍爲外人所併。又將陷於亡市之苦境矣。過小河。卽爲上海境。此小河蓋上海寶山之交界處。他過河行數武。又現一

新路初砌以瓦石。尙未修造。路傍均樹 M、C、R 界碑。仍工部局所經營者。與虹口兆豐路接。約長二三里許。沿路行至兆豐路口。時已十一時。遂尋原路回。

外人之擴充租界也。其法既述之矣。其志不在小也。觀其野心。且欲擴充至江灣焉。以電車論。今電車已擴充至距靶子場不遠矣。其最近一段。且與滬寧鐵路成並行線。滬淞鐵路。其站相離甚遠。極不便於鄉民。倘多設數站。於路傍另築通行路。而鐵軌兩面。種以柵木。大可發達。成一極便利之地。以吸收上海居民。此極易之事。若能另以他法發達交通。則尤善矣。不然。一旦外人之電車擴充至江灣滬淞路之利權奪盡矣。

更以地勢觀之。北四川路在租界內者。至在老靶子路口止。以北皆非租界地。而今已爲租界矣。其路直擴充至靶子場。與鐵路緊接。而鐵路以西沿寶山路。皆日人之經營。直至日本新墓地。外人之野心。大有不可測者。荷彼輩通過寶山路斜揀一路。與新租界聯接。則蘇州河北一大塊土。皆爲外人占領。言念前途。不禁淚流。

歸途至北四川路靶子場口。甫過鐵軌。見一隊行伍。揭祁字旗。自寶山路來。行漸近。插過鐵路。行且直入租界範圍內。路口巡兵。木立不動。舉手作禮。亦不知此隊伍之何所之也。薛君見之甚驚。急驅至租界路口。大呼合同。彼輩亦遂轉途。然隊已大亂。其佩劍之官。回至寶山路口。怒詢巡士曰。咄。何無能。乃爾。吾隊伍至此。爾何不告。以彼地爲租界。汝何名。何號。詢至此。吾殊不願。即前謂之曰。彼誤。彼不應不告。君然。君料。然佩刀。居然官也。觀君隊伍之旗號。儼然警察也。君既爲巡官。上海附近何處爲租界。何處非租界。而亦不知耶。君休矣。怒責彼巡士。奚爲者。

那姓之巡官大慚。薛君乃諄諄告以此附近情形。並示以路同引至路口。乃折而歸。噫。有如此之警兵。如此之警官。欲防外患。烏乎能也。使是日而不遇薛君。則又起一場大交涉矣。

歸途九一小學參觀。蓋該處爲寶山縣九十一圖。故名。以小學爲薛君所辦。司教者爲薛君之女姪女甥及萬女士三八生徒約三十餘人。開學甫三週。將來發達爲鄉民得一良好之教育機關。甚可喜也。返薛君處。午膳。午後二時乘電車歸。兩日所聞見頗有關係上海之利弊。爰泚筆記之。他日有暇再將遊上海租界西南一帶交界處實察其情形。以爲上海之中國居民告。

嶺東旅行記

志羣

汕頭爲粵省通商口岸之一。係屬於澄海縣之大鎮。由上海來。凡三日程。記者乘財生輪。於十二月一日早四時解纜。途中無事可記。但見山島雜出。風雨時作。時止。與北行景象不同。船之上層爲大餐間。卽一二等艙。下層爲房艙。統艙卽三四等艙。原屬通例。但其大餐間之便所。門標 W.C. 而房艙統艙之便所。則標以 CHINESE W.C. 其布置之高下。固有天淵之別。乃不以等位區別。而於下等則標以 CHINESE 華人字樣。辱我甚矣。是雖小處。足徵國恥。船客偶有錯誤。洋奴輒出惡聲。見之令人憤憤也。水逆風順。舟行頗速。三日下午三時。卽進汕頭海口。兩山對峙。僅足通輪二艘。頗占形勝。然西人居其巔矣。財生爲英怡和公司船。僅一碼頭。適泊他船。遂停海中。客均乘舢板登岸。抵汕覺氣候甚暖。初冬如中秋。街道狹隘。車溼穢氣。觸鼻。市人着木屐。露其足。頗類日本。此間距

潮州不過六十里。語言與潮同。爲我國最難解之語。孔子所謂鴟舌也。初來此。不異。噎。旅行。過一日。人據云。商業學堂有蘇人。遂往訪。晤教師薛沈二君。一爲梁溪親戚。一爲江寧同事。他鄉遇故知。欣喜無量。卽詢以當地教習情形。始悉該校爲粵東著名之校。成立十載。原名同文學堂。改辦商業。亦已五稔。學生三百餘人。今春兵燹。散學現僅百餘人。程度中等。學科注重商業。兼及普通。並設預科。舊係官立。漸變公立。性質此校。而外尙有華英學堂。規模亦大。爲英人所主持。其餘小學多所。但少完善者。云。翌日往國民黨交通部及實業總會。華英學堂。匆匆不悉詳情。只見其房屋及鋪設均甚宏壯而已。想此方素稱富地。經費較易措也。當地報界頗形發達。行銷南洋羣島。粵省內地。報有六種。民權報。漢潮日報。共和日報。圖畫報。新中華報。大東報。新中華週刊。大東方出版。民權近因誤載兵變事。當道勒停一星期。每種平均銷二千份。共計一萬以上。但各報均無專電消息。不甚靈通。其規模亦遠遜海上。卽香港廣州之報。大抵皆然。不知何故。粵省政治有足風者。前中山先生返粵。曾謂胡都督言粵省可爲中國模範省。其言良確。如民政司等。均不受中央委任。一切弊俗。嚴行禁止。賭風素甚。今已一旦。禁絕。犯者科以槍斃之罪。娼業亦廢。今方弛禁。而取締極嚴。是皆觀於汕頭之行政。而推知者。非過譽也。然在汕見聞頗有可笑者。如巡士之赤足。擊槍幼童之成羣。賣唱滿街。豕各路。置柵及商人之閉關。自守。鄉暴之辦髮。保存等等。最奇者。社會岐視外省人。呼之曰外江。老足。視民情之未通也。幣制之奇。甚於滬上。銀元通用本省所造。及墨西哥銀角。通用本省香港者。銅元不多。觀每枝抵作七文。通用前清乾嘉小錢。兌換銀洋。須秤分量。或九角。

半或十角十角半不等。十文謂之一仙。十仙謂之一毫。角子曰毫子。飲食與蘇省迥異。服御亦不相同。產海味、香、焦、柑、等。其價至廉。多榕樹、芭蕉、等。爲蘇浙所罕見。由汕頭往潮州已通鐵路。係日工程師所築。僅六十餘里。須行二時。間往香、蕉、海、程、一、月、廣、州、則、不、一、日。

粵人之岐視外江嶺東之岐視嶺南已屬奇聞。乃嶺東之中復有畛域。潮州人呼梅州（前清稱嘉應州。新改此名）及惠州人爲土客。目爲異方人。不與潮人同視。考其中有一原因。潮人富而梅惠窮。梅惠人之在潮者大半經商牟利之徒。潮人氣量極小。乃輕視之。然潮人之歡迎洋貨則有甚於江蘇。尋常所著衣衫。類以上等洋布爲之最富之家。亦服此等衣飾。狀甚儉樸。所有金錢多窖藏於地。永不移動。殊可笑也。國民黨交通部雖已成立。同盟會並不合併。粵省各埠均存同盟會之名。一時不願消滅。昨見粵支部長報告。略稱自中央本部有與統一共和黨合併之信。迭奉孫黃二先生及本部來電。當即召集評議部開會研究。衆皆曉然于小黨分裂之不利。及數黨合併之必要。對於合併問題。全體表示同意。祇以改名一節。有礙粵東黨務之發達。而名稱爲精神所寄。名去則精神隨之。故主張合併。暫不更名。正繕電間。復奉第二次電示。知本部更名之意堅決。欲復電贊成。恐負全粵之期望。于是取默認的態度。示本部以不反對而已。同時通告各分會。謂本會與四黨合併。黨勢大張。國事有望。惟同盟會粵支部。依於慣習（此兩字極當注意。慣習即習慣之謂。潮地每舉一事。輒重慣習。即如報紙一端。所載均本地瑣屑之事。各省新聞既少。且由滬報轉錄。勸其改良。則以本地慣習對。然其死守慣習。亦有見長之處。

前情時代。聞有永不應試之地方。亦不外慣習之相承也。察粵人心理中。均以為我粵有我粵之慣習。不必與人強同。不特潮人為然。其志却未可厚非。暫仍其舊。本支部對於國民黨。則奉為本部。我同盟支部。即為國民黨之分子。俟國會選舉完竣。再行更名。此中為難之苦衷。非局外所知云云。同盟會對於選舉之籌備。其大綱如下。

(一)根本上之籌備。(甲)機關之設置。(乙)黨員之招羅。(丙)言論勢力之儲蓄。(丁)說明書之編纂及頒行。(二)選舉期內之進行。(甲)注意選舉人。(乙)注意被選舉人。(丙)注意辦理選舉之職員。(丁)注意黨外人。(戊)注意選舉人名冊。(己)複選時豫選候補代議士使之當選。(庚)初選當選人之招待。(辛)各分會之介紹。其細目方法從略。汕頭同盟會機關部。距國民黨交通部甚近。規模亦甚宏麗。大有兩雄對峙之勢。共和黨亦設交通部。聞其人由黎元洪派來。然三椽茅舍。一面破旗。殆無人問津焉。足覘粵人心理也。

潮州國民黨與同盟會。劃然兩截。非至異之事也。尤有可異者。汕埠商家。大抵沿用革命萌芽時代。同盟會所擬天運年號。薄據大書。天運壬子某月日。此事在彼等亦持之有理。陽曆除省城外。概不通用。舊冬至節。商家均閉門。學堂報館。亦皆休業。記者以種種方面之觀察。知潮人富於保守之性。而乏進取之心。汕地游樂之事甚少。既無佳景。復無亭園。偶有一二花園。結構既小。無熟入。即不得入。酒樓有西菜館。廣菜館。潮菜館之別。潮人喜生食。故湖館中有售魚生者。其食法。與日本之生刺相類。龍蝦。明蝦。海蟹等。則價廉而味美。有戲園一所。係廣州班。名曰漢中興。觀其演劇。唱白。固不可解。而表情甚劣。演溫生財刺字。琦新戲。亂跳。亂唱。語無倫次。僅可目為兒戲。而

賣坐頗昂。超等每人一元。尙不若海上舞臺之三等座也。男女合演極淫之戲。而警局毫不取締。妓院本已禁止。又於本月十日開放。因此各酒樓中。輒通宵達旦。警局亦毫不限制。以視禁賭之嚴。動輒鎗斃。未免有所偏重耳。潮州至惠州。原有建築鐵路之議。偶詢潮人。每謂該路築成。有利於惠州。而無利於潮州。故不願興築云云。一般識見之狹。至於如此。良可慨也。汕港中。時有外國兵艦。游弋而至。惟日本第十驅逐艦。竟常駐其中。軍士登岸橫行。每舉事端。市中並無外人居留地。而日人設店者頗多。又有印人設店一所。此間雖屢有抵制日貨之言論。此等處則毫不介意。甚可怪也。

前數次所載多。記述而少。考察。今試略叙嶺東之地理。所謂嶺東者。卽梅州惠州潮州也。梅州語係官話。亡清亦名嘉應州。設直隸州。現改梅縣。其地在潮州之西北。地勢羅浮山脈與高昌九連一山脈联接。中間起頂爲玳瑁。太信寶珠葵頭諸山。梅江自西南向東北流。納石窟溪。而東入潮州。會於韓江。縣城瀕於梅江北岸。刺孚琦之温生才。卽梅州人物。產銅鐵錫織物。有繭綢。興霽之竹絲。盤扇。最有名。鄰縣（卽清時嘉應州領縣）四。長樂興霽。平遠鎮平是也。惠州語言同廣州。其地梁置梁化郡。隋初改循州。大業初曰龍州郡。唐曰海豐。南溪改置禎州。宋天禧中改今名。元爲路。明爲府。在潮州之西南。南瀕南海。中抱羅浮山脈。磅礴鬱積。北與九連山脈相接。龍川江。新豐江。合流爲東江。自東北斜貫西南。入廣州境。縣城舊名歸善。瀕於東江南岸。物產。盧竹。羅浮梅花。楊梅。黃楊。木甲。剪香。碧雞。五色雀。蚌珠。銀錫。食鹽。藤器。織物。有絲絹。鄰縣九。（清時惠州府領縣）平州。博羅。長霽。永安。海。

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陸豐東有甲子門海口有大石上下各鑄六十甲子宋景炎元年帝昺自閩航海駐蹕於此遣使降元即宋亡國處也其西有碣石鎮潮州揀一種特別之語言於中原迥殊即梅州惠州人亦所不解其地劉宋義安郡梁兼置東陽州後改羸州附改今名元爲路明清爲府隔海峽與台灣遙直梁山羅浮二山脈交會於北起頂爲大河山而浮山之嶺盤結東西韓江發源於福建汀州縱貫其間南入於海又有練江與韓江相吐納東流入海水勢皆湍急縣城瀕於韓江西岸今猶慣稱府城首縣海陽沿用舊名有中學堂及法政專門學校等有粵南報一種物產蔗糖花生馬田荔枝柑橘佛手柑波羅蜜栲皮靛青蚺蛇胆鮫魚皮鱧及諸海錯食鹽銀錫紡織品有葛布製造品有竹絲畫扇此等諸品會於南洋勸業會場東館一見之雖動物亦用玻璃箱載往也鄰縣（舊潮州府屬）八豐順潮陽揭陽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是也南海中有南澳島亦屬焉

余既述嶺東之地理今復略叙汕頭之歷史汕頭位於南海沿岸之詔安灣屬於廣東之澄海縣開港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即滿清咸豐八年因英天津條約而開放者也由北京至此凡五千里汕埠東面蒼海南控韓江西接郡城北負縣厓人口二萬設潮海關於海岸輸出品爲雞蛋鮮菓鹹菜乾菜花生茶錫（名點銅錫有名而價昂）粗瓷（瓷名白元茶開剪甚奇）麻繩神香紙爆竹大抵供南洋華僑之用氣候甚爲溫暖陰歷十二月之天氣不過如滬上之十月而時有凍斃人畜之聞蓋地愈熱而物愈畏寒也屆新曆新年除公署學校報館商會均休息宴樂外居民若無其事商店之高懸國旗者亦寥落若晨星反不如十日前之冬至節一律休業也新年

無事可記。惟見二奇俗。駭人聽聞。一爲戲台上之吸煙。當此禁煙之時。法律森嚴。而演劇者。獨不畏槍斃之罪。演至吸煙處。竟實行其事。觀者既熟視無睹。巡警復置若罔聞。堪稱怪劇。二爲酒樓上之春畫。酒樓建築頗佳。大抵有三層。房間甚爲華美。而壁間輒繪多數春畫。即非春畫。亦輒含有春意。如是誨淫警局中。漫不加察。地方上視爲習慣。是亦怪事也。汕港中本泊有一日艦。新年復來一艦。名明石。載兵士千人。其艦頗巨。來此不知何故。本國商港。一任其自由游弋。國權安在。考天津條約。原載英法兩國將設領事館於此。今則德日均設領事。而俄國亦懸一領事府牌於法領事署。托其代理一切。此間並無租界。外人輒自由行動。良可慨矣。

西湖裏六橋游記

箸 超

西湖爲吳楚名勝。自古騷人逸士。恆託迹於其間。記載歌咏。傳誦千古。後之覽者。增感慕焉。審其形勢。混漾洶滿。迫城如蟠。雙堤橫亘。六橋隱隱。外湖之勝。概已遠超。鑑湖而裏。六橋之風景。尤勝於外湖焉。由楊公堤。逕進行。折而西。達耿家埠。夾道灌莽。蕪水益清。山益峻。風致益幽。峭崖岬然。高出下鏡。水夾流。荇藻中游。魚可數。有橋。蜿蜒跨於上。曰環璧。取其形如頰璧也。又西折數百步。冷風泉噴。薄波縹霧。穀水稍漫。且肆路迴。委歧出其橫。曰流金。以金沙港得名也。與曲院相距。密邇。路傍人煙間起。偶居以鄉民。其地曠奧。多故刹。琳宮圯址。竹木蕭疎。抱甃而汲者。時灌園其中。又西行。往來茅家埠。所取道也。有臥龍橋。盤桓其間。四山潑墨。雲氣溟濛。其峻嶒之勢。層霄可薄。青雲可入。當夫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流波射影。幾疑鱗甲之蠕蠕。然動泊乎雷霆。晦冥湖山。雲

洪。直。欲。灑。澤。飛。鬢。蓋。波。心。月。點。驪。珠。胸。抱。其。形。勢。之。勝。固。有。出。神。沒。鬼。者。由。是。行。數。里。路。盤。紆。支。徑。橫。出。山。容。既。復。湖。流。亦。重。蟻。行。積。上。樹。枝。纏。纏。垂。如。掛。麈。纓。風。來。颯。然。攀。蘿。捫。葛。登。巖。則。花。家。山。在。焉。由。楊。公。隄。至。其。地。必。取。道。於。隱。秀。橋。背。山。面。澗。蔚。然。深。秀。暮。靄。朝。嵐。昏。旦。變。候。遙。望。之。陰。然。披。雲。霧。方。當。春。盛。之。時。草。木。際。天。杳。靄。不。分。卽。魄。輪。昏。出。入。晦。見。其。或。宿。雨。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更。莫。知。其。紀。極。由。是。再。西。折。渡。景。行。橋。竹。籬。茅。舍。疎。疎。掩。映。有。良。田。桑。拓。一。徑。斜。出。通。麥。嶺。巔。崖。岫。嶺。白。石。搓。牙。幽。壑。孕。煙。猿。鳥。攫。抓。乳。溜。泉。鳴。下。有。地。平。如。砥。游。者。至。此。息。屏。氣。斂。仰。望。山。俯。聽。泉。有。高。山。景。行。之。慕。焉。左。眺。南。峯。高。聳。雲。表。如。仙。臺。標。異。巖。石。負。起。倏。斷。倏。連。神。龍。天。矯。其。形。勢。又。別。開。生。面。矣。若。夫。潛。源。橋。者。則。虎。泡。珍。珠。二。泉。灌。湖。經。此。橋。而。匯。合。焉。瓊。璣。瑋。瑋。澄。波。傳。靈。崗。樹。隱。伏。泓。石。管。停。涸。山。帶。澗。碧。連。青。燦。每。至。商。颯。怒。發。萬。竅。齊。號。山。禽。畜。獸。吟。嘯。伊。嚶。泉。流。瀾。瀾。然。有。琴。蛩。鳴。階。除。璇。源。圓。折。玉。水。方。流。不。是。過。也。然。外。湖。六。橋。名。著。今。古。攬。勝。者。裙。屐。相。屬。而。裏。湖。六。橋。則。踪。跡。罕。至。而。題。咏。者。亦。僅。僅。也。豈。以。其。所。處。之。晦。歟。葉。公。好。龍。而。不。好。真。龍。游。人。好。勝。而。不。好。真。勝。吾。悲。之。吾。緣。是。記。之。

詩

言古

刻文

詩話題詞

苦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風翻書葉常交案，非關文字須重看。下筆便搜
奇世叔，討論之。詩爲六藝一，覓句新知律心
苦是分明波瀾獨老成。

木待問郊寺 蘇軾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 王禹偁謫居感事

論語 陸游示子邁 杜甫示二子宗武 白居易鸚鵡 杜甫

贈鄭諫議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詩話目錄

集雋詩話

攄懷齋詩話
(續第三集)

記 者
南 村

目 錄

民 權 第 四 集

目 錄



詩話

集雋詩話

記者

粵東荔支灣有南溪廢苑多處銷夏納涼人多游止其地陳鶴儂有斷句云寥落故宮三十六夕陽明滅荔支紅亦佳句也。

梧州城外準提閣爲一郡名勝詩酒文讌恒集於此寺僧靜雲雅好文字四壁皆詩有云曾仙橋下雨瀟瀟翠繞羊腸路轉遙幾樹芙蓉夾楊柳一僧扶傘過虹橋爲順德詩人黎君蔭棠所題真詩中有畫焉。

孫琴西衣言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衡嘗與俞曲園論詩各有意見不相合焉蓋孫所師者黃山谷而俞所師者白樂天也然孫所著遜學齋集祇有曲園一序此猶黃仲則與洪稚存論詩不合而黃詩卒經洪手選定之也。

蘇州太湖前清官制有同知駐東山東山卽所謂莫釐峯也有朱守和字璞山者曾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西城一湖煙雨放輪行地真山水爭奇處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爲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詩體俊逸然官則贅疣而已。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爲二十八字史論

畫米家山水者有大米小米之分所難者層層疊翠之中須有層次而分陰面陽面尤要且點法亦極有考究非可孟浪爲之者嘗見東台朱雨秋仿畫米山一幅蕭蕭蒼翠之氣直入南宮室矣自題一詩云米老從來不愛晴畫山最怕是分明而今識得分明害又覺模糊學不成

羅隱詩云只知事遂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書嘗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此陳無己得意句也

李洞王孫終南山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晒殘陽送人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人但謂其僻澀而不知其奇貴惟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云百篇中有一聯絕唱新亭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秋心)

周烈士質丹山陽人南社巨子也余讀南社詩選得烈士詩若干首蓋最愛其秋蟲詩五章纏綿悱惻一往情深纏誦再四不忍釋手誠傑作也詩曰一夜芙蓉卸豔妝秋燈話雨斷離腸豆花淒暗風聲急薛荔荒蕪露漬涼歌哭重逢孟東野繁華無復買平章可堪六代笙歌地明月依然過女牆恥與寒蟬同隱默故隨啼鳥學啾啾蟋蟀處處王孫怨絡緯聲聲織女愁不有哀吟誰弔月端因孤墳始鳴秋女桑黃落垂楊老多少剛腸到此柔淒煙冷露苦相侵苔色迷離四壁陰世亂周終難恤緯秋深楚客獨悲吟風前斷續三更柝月下淒涼萬戶砧一樣商聲

聽不得明朝黃葉滿疎林。微命可憐棲弱草。孤懷未解愛春華。如聞嘆息歐陽賦。似訴飄零蔡女笳。秋雨衰梧金井畔。荒烟野夢玉鈎斜。哀絃急管都難似。夢斷人天各自嗟。啣杯說劍向宵分。此意蒼茫不可云。同類相殘翻自詭。鬚眉掩涕冀難聞。淒涼杜老無家別。嗚咽陽明瘞旅文。况復秋墳聞鬼唱。一燈相對意紛紛。

表叔柳亞子亦南社有數人物。其詩得三唐神髓。今錄其文章一首云。文章何處託微波。憂患如山可奈何。漸覺眼中人物少。不堪夢裏別離多。佯狂失路阮生意。行樂及時陽桓歌。無分東山理絲竹。釣竿天地一漁蓑。可謂悲鬱蒼涼。感慨盡致。

李義山詩云。留得殘荷聽雨聲。與余意極合。悼秋館庭中有白荷一缸。秋來風雨零落盡矣。惟賸敗葉數枚。斜欹缸際。有客謂余曰。何不剪去之。余卽以義山句答之。客無言而退。噫。俗夫焉知余哉。

余二十初度時一絕云。難遣愁魔與病魔。華年廿載太蹉跎。比來疲骨支離甚。贏得填胸藥汁多。余友仲康謂余曰。此詩蕭瑟極矣。吾子正少年英俊。何故作此等語耶。余曰。詩人之性情。不期然而然者。作詩譬如畫山水。不可顯見蹊徑。而蹊徑自顯。所謂貴曲不貴直也。

爲湖范天穎有尋詩讀畫圖一幅。徵題詩詞。雲間高天梅題二十言云。落葉下蕭蕭。湖上秋風晚。欲喚畫中人。詩心天際遠。語極高妙。

徐蔭字鏡如。遼源第四女。吳縣宋守訓聘室也。性貞淑。能詩。所作不多。時有寄託。如白秋海棠詩云。一掬西風淚。

瑤階獨立時。可憐腸斷處。只有月明知。對菊云。無人憐瘦影。有月映霜姿。侍家大人奕云。明知無活計。難斷再生情。貞孝之思。宛然可想。

某年重陽。王邵諸名輩。雅集岳陽樓。登高作詩。忽聞人長嘯。尋視之。見一偉頭陀。坐於呂仙座下。抱膝而吟曰。洞庭波送一僧來。自名爲寄禪。衆皆異之。爭相傳誦。蓋平日未嘗學詩。一鳴輒驚人。也。余游北京時。有睥睨一切之概。及見八指頭陀。五律爲之俯首。曾記其二律。泊空船巖上。杜公亭曰。杜老留題處。征帆又此停。水痕侵岸白。綠色向人青。橋燕飛何處。江猿不可聽。揭來一惡眺。落葉滿空亭。題陳伯舉鎮軍隱居曰。將軍奏凱還。高臥此中間。綠樹覆幽谷。白雲生遠山。雄心銷劍氣。勳業驗刀瘢。萬里沙場月。依然照草關。允稱傑俗。蓋僧界不無能詩者。余與寄禪詩最契。而聚散不常。曩者同遊春浦。朝夕最相得。未數日而寄禪又北走京華。猶憶將別之前。一星期兩次過。余暢談言此去。不過數旬。便可再見。孰知海天分袂。便成永訣。良可悲也。臨別時。猶手錄近作數首。招樊易陳熊諸君。於靜安寺作重陽會。次雲老韻二首。詩曰。聊共伊蒲進一觴。可容秋思訴殘陽。遠觀滄海驚奇變。欲把青天補大荒。落帽風高欺短髮。題糕句好發幽香。年來已熟黃梁夢。回首邯鄲是覺塲。又曰。高人原不在登高。懶逐龍山戴酒勞。掃淨空華完月魄。銷除結習剩風騷。且從塵外開雙眼。莫向尊前歎二毛。黃浦江邊秋已冷。一籬瘦菊坐吟豪。中多識語。凡超然絕俗者。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誦期既滿。便乘風而去。本無足怪。所惜者。從此無好詩。僧耳寄禪各體詩。皆好。而以五律擅長。置之唐人集中。幾不能辨。當世作者。無與抗衡。惜心無定力。隨人改竄。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點金成鐵。誠誤大事也。昔丁敬公作小
並遠索解人而難得如更動一字則全
曰佛寺本無暈吾生詎有涯傳心一明
波和尚曰我獨知師意人皆目我狂心
涼贈寶華浩淨律師二首其一云久耳
到門聞夜鐘松鶴已高眠其二云清淨
憑師持慧澤徧潤大江東如此等詩妙
湘陽宋北台名鐵字德甫豪士也慧根
微心得其所作尤多慷慨激昂之氣宛
軒徒草誦芬堂文集洮湖漁翁詩話續
詞曰廢院蒼然煙鎖夕磴道荒沈暹苔
魄爲賞人閒未見花撒手河山拚一擲
行樂君王興正濃義旗已捲河南北瓊
嗟妖孽由人興草木婆婆豈有識纔聽人

圓。開。金。帶。圍。千。秋。端。說。韓。公。宅。又。月。湖。行。一。首。其。詞。曰。月。湖。流。水。清。且。淪。月。湖。游。女。多。如。雲。明。珠。爲。囊。玉。爲。珮。牙。橋。帆。縹。影。縵。紛。錦。帆。開。處。歌。聲。緩。有。花。盈。船。酒。行。碗。曼。臉。柔。妝。二。八。年。盡。日。游。觀。日。苦。短。明。燈。懸。月。月。無。光。銀。燭。如。星。星。有。芒。翠。織。屏。風。人。見。影。紅。羅。沈。水。衣。添。香。衣。香。人。影。橫。煙。霧。艷。曲。濃。歌。自。朝。暮。低。帳。風。狂。蝴。蝶。飛。巫。臺。夢。好。鴛。鴦。妬。鴛。鴦。好。夢。證。三。生。金。迷。粉。醉。不。勝。情。只。道。黏。泥。如。柳。絮。豈。知。促。曙。惱。雞。聲。欵。橫。花。困。燈。銷。炷。風。路。滿。天。送。君。去。波。光。月。影。兩。徘徊。離。愁。忽。掛。城。西。樹。皆。詭。麗。嫵。媚。之。作。也。有。才。如。此。可。千。古。矣。(魯源)

湘。鄉。會。濼。生。性。情。沉。樸。故。詩。亦。多。雄。厚。沈。實。之。作。惟。歲。暮。雜。感。十。首。之。二。云。高。峯。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園。物。華。老。柏。有。情。還。憶。我。天。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最。是。故。園。難。望。處。待。爲。亭。畔。路。三。叉。其。三。云。莽。莽。寒。山。匝。四。圍。眼。穿。望。不。到。庭。闌。絮。飄。江。浦。無。人。管。草。綠。湖。南。有。夢。歸。鄉。思。怕。聽。殘。漏。轉。逸。情。欲。逐。亂。雲。飛。敬。從。九。烈。神。君。訴。遊。子。於。今。要。換。衣。二。律。清。麗。芊。綿。爲。集。中。所。僅。見。

予。同。里。許。子。年。精。有。歷。史。之。學。善。書。法。工。小。說。所。撰。甚。富。近。年。海。上。各。報。有。署。名。曰。不。在。或。指。嚴。者。即。君。也。去。歲。大。病。幾。殆。愈。後。取。更。生。之。義。復。自。號。爲。甦。君。雖。不。以。詩。名。然。每。有。所。作。風。致。絕。佳。余。頗。愛。誦。之。惜。君。不。自。收。拾。得。句。多。隨。手。散。佚。耳。記。其。里。中。除。夕。云。自。古。有。歲。暮。今。復。際。窮。冬。古。人。多。韻。事。吾。獨。困。環。中。瞰。室。鬼。未。送。癡。狀。賈。已。空。詩。瘦。媿。言。祭。長。恩。辭。莫。通。爆。竹。亂。人。意。畫。角。訴。悲。風。三。百。六。句。日。日。落。不。再。束。鐘。炭。呼。鳳。鳳。鏡。語。差。登。登。歷。歲。錢。嗤。白。屠。蘇。酒。晚。紅。况。又。透。陽。九。愛。心。如。轉。蓬。乾。坤。一。債。臺。何。處。著。微。躬。歲。除。雜。詩。云。囊。書。襤。被。賦。歸。與。菊。稿。

松。僵。瘠。婢。奴。年。計。不。如。前。一。蟹。雄。風。差。幸。得。孤。雛。酒。盡。貴。若。金。魚。袋。債。券。猛。於。銅。虎。符。始。信。然。圭。務。居。積。保。家。良。
策。未。全。無。國。慶。日。雜。詩。云。輟。耕。空。巷。幾。人。狂。盛。事。而。今。說。破。荒。泡。影。江。山。畫。篆。傑。奇。功。鐵。血。葬。文。章。秋。風。似。我。欣。
重。活。春。夢。無。婆。醒。半。場。遮。莫。新。題。雙。十。節。黃。花。猶。自。賞。重。陽。客。海。上。僧。方。趙。二。子。過。徐。園。作。云。看。花。誰。與。主。人。謀。
水。竹。含。秋。鎖。小。樓。一。榻。茶。煙。容。午。睡。鷺。鴻。不。擾。醉。鄉。侯。將。母。月。地。與。雲。階。裝。點。琴。書。有。小。齋。閒。殺。豈。宜。談。政。客。儘。
花。如。海。酒。如。淮。游。山。腰。脚。試。如。何。方。嶠。圖。盡。此。一。過。爭。似。哥。哥。行。不。得。玉。肩。扶。出。病。維。摩。皆。新。穎。獨。闢。不。落。恒。蹊。
(恫百)

施淑儀。崇明詩女也。隨父宦遊大江南北。所過名山大川。多發爲詩歌。同里蔡南平。英俊豪放。革命巨子也。嘗往
來施氏。淑儀物色之。訂終身焉。逾年結褵湘中。倡隨之樂。人多羨之。然而紅顏命薄。詩賦柏舟。南平以奔走勞瘁。
憂憤而卒。淑儀撫讀遺著。悲不自勝。作悼夫詩三十首。哀艷欲絕。中有六載鍾情小比肩。中間隔斷已三年。那堪
血淚交流日。一滴何曾到九泉。湘江秋月黯傷神。欲向桃源去避秦。綠酒不辭消塊壘。慣將淚眼惹人嗔。辛年臥
病在湘西。憔悴相如藥裏搗。君病何曾親煮藥。天涯怨煞薄情妻。年年九月製秋衣。枯杵聲中玉漏稀。今日秋衣
何處寄。輸他蝴蝶夢中飛。肝腸斷後何能續。點點斑斑血淚枯。今日園中千萬竹。不知也有淚痕無。同憐同病更
同心。恩愛情多一往深。山水文章詩酒友。聞幃從此失知音。瀟瀟春雨望瀛州。花落鶉啼起暮愁。萬里歸家終有
路。黃泉何處寄書郵。煮茗抽書理瑟琴。相期共賦白頭吟。回思往事皆成夢。欲問鴻都何處尋。暫別同心劇可憐。

尙期共穴合千年。知君待我三山畔。再給來生未了緣。諸作尤膾炙人口。已列入湘痕吟草云。(吁公)

據懷齋詩話

(續第三集)

南邨

頤和園去京師數十里。枕山襟湖。形勝天然。清孝欽后移千萬海軍經練費。創造斯成。危樓崇殿。砌玉泥金。較建章之萬戶千門。阿房之懷川庄地。猶無過其奢麗。詞臣文士。題咏紛繁。類皆不能發皇大雅。衣被綺羅。亦時勢有以禁格之也。民國既興。王氣中歇。翠華消沉。霓旌不至。珠宮貝闕。間游屐漸多。翠帟與亡。益足訝咏。比見海軍五國維長詞一首。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艷迹。纏綿往復。感慨淋漓。誠此題之絕作也。詞曰：漢家七葉。鍾陽九。涸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牡。倉皇萬乘。向金徽。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漏泉。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內殿頻開。久論思。外家頗惜閒。恩澤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揚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流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開三重。峙嶺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儆神。甘泉爽垲。宜清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啓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扈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臍曾無賜。座時同懷。罕講家人禮。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借。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尊號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

前制別啓瓊林之之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月地雲塔蔽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
 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却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
 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金章特與鈐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聳絕不能去北渚方深帝子愁南衙復遣丞卿怒
 手夷端肅反京師永念冲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豫教別求名族正宮闈無端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
 觀曾無世嫡孫後宮並乏家人子提携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憑玉几更勞武帳坐珠襦國事
 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閒關下澤車郵亭倉卒蕪羹粥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王家坐令佳
 气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
 靜攝頗含怡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兩宮一旦同綿悛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
 幾人哀平國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統更扳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
 榻紫樞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气尤騰蹕復數同時奉語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稱冢宰
 共扶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末命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
 匱遺物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願命臣離宮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會改兩洗蒼苔石獸閒風搖
 朱戶銅蠶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卽漸傾豈謂先朝營鼎殿翻教今日作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
 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謠獄訟終何是深宮母子獨凄然却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曾逢天下養今來翻受

屬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寶位且語王孫慎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變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檢已酉家書得家君手寫春柳詩二章云春含綠意柳先知彈指纒成滿樹絲從此天涯多惜別有人樓上正相思謝娘才調傳千古張緒風流憶往時回首杭州飄泊日六橋煙雨最淒其柔情縷縷意搖搖舞遍山亭更野橋攀折難禁羌笛怨婆婆猶令老魂消絕憐腰瘦驚風易翻爲春多作態勞何處新栽最相憶武昌無限短長條仲兄子言消夏七絕云炎炎夏日苦驕陽喜得桐陰半畝涼團扇緩搖閒散步疎籬風過紫藤香滿院蟬聲落照斜纔籬行過比隣家門庭清寂無他事閒看園丁種菜瓜嗚呼墨藩猶新而兄之亡有日矣撫念舊迹涕淚無已書竟有殘紙半幅上繫一絕云草草家書信手塗墨痕濃淡影模糊不須更問龍鍾態紙上分明見老夫亦家君手筆風木崦景之懼令人悚然男兒至此何以爲情也

綠釀新開菊正黃與君薄醉倚秋光人生無病無愁日得意花前能幾場此華亭張女士對酌和外詩也艷情曠思讀之妒且羨秋窗風雨寂寞無聊時復低吟亦足以一消魂竊也

易淑班除夕詩云欲望兒成欣改歲却愁姑老怕添年此真人間無可奈何語讀之黯然

郭筠仙撫粵以不能籌餉奉旨開缺臨行賦留別詩有云積雨翻成曉曉陰刺桐拂檻影蕭森粵臺瀕洞龍蛇窟虞苑銷沈草木林無縱詭隨民病亟是何需帶主恩深譏言肺腑干戈起慚愧生平取友心蓋郭之去左文襄實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伎之故云。

洪秀全據金陵時。立女館於秦淮間。令人自擇配。設女官媒以司其事。惟月晦許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棧詩有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卽記其事也。

龔讀學海花。觀其遺詞數事。頗有感興。恨未能盡其書。時憾於心。近得樊樊山先生所爲前後彩雲曲讀之。乃洞顛末。而原詩纏綿綺麗。詞正義嚴。不愧一代作手。遂慕如下。以永風流。引曰。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簪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携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殞。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烟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遂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曲曰。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

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鬢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當先菊部頭。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魁踏毬塲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况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后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弦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游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城。冕旒七翟瞻繁露。擊敦雙龍賄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匿海鮮。書報亦解繡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媼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勁。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噴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帳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鷄。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攤衾總怨金龜塔。連臂猶譁赤鳳來。玉棺費下新宮啓。轉塵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夢水一點奴。星憑玉臺樵青婉。變漁童美繞帷。尙掛盤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郎。章臺依舊柳。絳絳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綠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

時○管○崩○得○恩○憐○貴○後○資○芳○成○棄○擲○怨○玉○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扇○戶○知○何○益○歌○曲○
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騰○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未完)



頻羅館書話

詩話

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柳誠懸立秘塔碑是極軟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軟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鈎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鈎如枸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政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軟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沈

海

若

超

說海題詞

菩薩蠻

超集古句

竹窗涼雨鳴秋籟。寄懷楚水吳山外。花落釣人頭。夕陽紅半樓。故人乘醉別。好夢經年說。物色助清談。煙花寄酒酣。

牟融秋夜

陸游鞍上口占

女道士魚元機江邊樹

魯交江樓晴

望高啓送唐肅移家攜李

陸龜蒙

蘇蕙送周子賢按貴州

張

九齡故刑部尚書荊谷山集

說海目錄

記事
短篇 孤兒苦

烈情
短篇 屈貞女

義俠
短篇 難兄難弟

喜情
短篇 逆來順守

俠情
小說 女兒紅 (續第三集)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

滑稽
小說 我是乞兒

滑稽
短篇 滑稽尙武

本期以說稿過多所有第三集未完之「刺馬記」及「滿腹干戈」准於第五期續登敬告閱者

花 奴

枕 亞

定 夷

嘯 洞

雙 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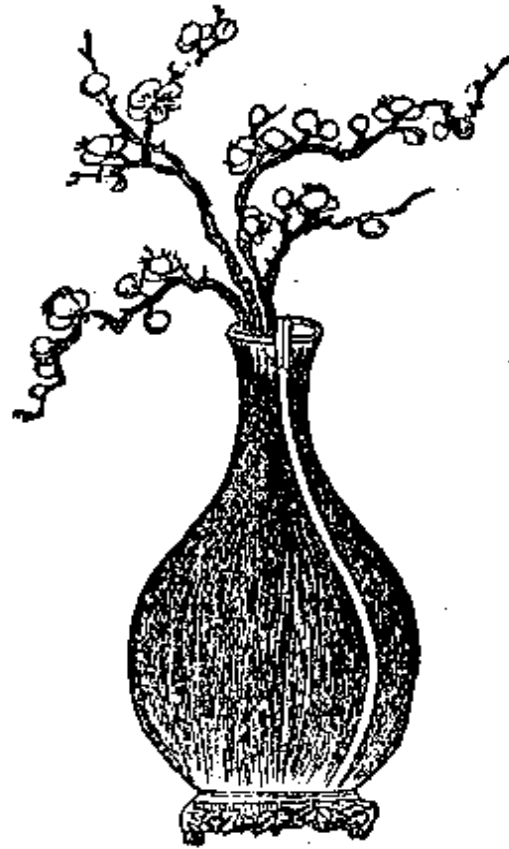
松笠譯

雙 熱

肝 若

民 權 第 四 集

目
錄



說海

短事 孤兒苦

花奴

花奴少嘗貧苦滋味。差幸免於凍餒。恒以謂人生決無凍死餓死之理。孰知事竟有然者。本月之初旬。朔風震地。寒砭肌骨。花奴獨坐斗室中。忽友人來。談及江北舟兒凍死事。花奴爲之傷心者累日。爰草是篇。爲孤兒訴苦。閱者毋得嗤爲虛無。亦足以覘社會之惡况焉。

野外草衰風聲似吼。一丸冷日影淡。欲無溪中水。縐如老人額。蕩漾開去。着於岸。淙淙作響。有一小舟。繫繫水濱。蘆蓆緊罩。隨波動搖。噫。此江北人賣糖山楂之舟也。

舟中祇母子二人。母年四十許。病在艙中。子纔十有二齡。侍於母側。煮糖塗山楂。爐火熒熒。映兒頰。作柿色。西風雖緊。不覺其寒。

其母顛聲謂其子曰。兒乎。自汝父見背。倏已數載。賴兒殷勤孝養。以至今日。何奈命途多舛。爲母又病。倒累兒終日奔波。吾心甚憂。兒身衣衫單薄。得勿冷乎。

兒笑慰其母曰。母慮兒身不冷。母不見乎兒汗且溼。溼下焉。其母歎曰。幸有此兒。差堪慰吾。雖然。外間風冷。何堪忍受。棉衣曷爲不穿。

兒口中唯諾。心下沉思。曰。母安。知欲豐甘脂。早已典矣。今日果然。冷跣足。露頂。夾衣單袴。將奈何。忽轉念。曰。雨雪。都不怕。風安足畏哉。乃謂其母。曰。兒往矣。母好自養。莫悲。苦傷神。其母頷之。淚眼汪汪。目送其子出。

兒剛至船頭。一陣風來。身顛股栗。齒震。震作響。足軟不能舉。一步。肩上柴帚。插山楂。似降魔杵。兒咬牙忍冷。自語。曰。母病晚餐。將不繼。不去。何爲去。去。強打精神。喚賣而去。

昊天太忍。重厄孤兒。陰翳湊合。如張黑幕。浙浙瀝瀝。雨打枯草。似碎珠。加之朔風。愈吹愈緊。吹上兒身。破衣片片。舞動彷彿。敗荷之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跡滅。兒奔走東西。生氣已去。其八九。而囊中所得。祇三枚銅元。帚上山。楂猶纍纍。似貫珠焉。

斯時兒身已殛。手指如紅蘿蔔。髮沐雨。如落水鷄。面青唇白。目失其神。兩腿青紫。而腫足。澱染淤泥。一步一滑。猶力疾狂奔。兩足失其自主。力倒仆於地。山楂帚擲路旁。欲強自起。立血已凝矣。手足已殛矣。隨起隨倒。風雨又苦。苦相催。心靈未泯。欲哀聲呼救。聲帶已澀。啞不能言。惟有幾滴冷淚。從枯目中流出。忽一躍而起。緊握其拳。貌猙。穉如欲搏人。祇呼一聲。母已暈倒矣。嗟乎。世界之上。從此少一孤兒。孤兒孤兒。死不瞑目。

孤兒一宵露臥。始有人發見。其母聞之。暈去者再。扶病至尸處。哭之慟。見聚觀者衆。哀懇衆前。求一棺埋其兒。聲共淚出。哀不忍聞。衆莫或允之。其母肝腸寸裂。不得已。乞於市上。某君憫然。憫之爲之埋葬焉。明日。又聞其母病殆。幸賴船隣扶助。得未死云。

烈 情 短 篇 屈 貞 女

枕 亞

屈貞女者。孽字小柳。汴京洛陽縣盧陵庄屈姓女。楚大夫之正裔也。生而嫻靜。不作小兒女嬌癡態。年七歲。字於同里梅玉良。而貞女終身之局定矣。

父本名儒。幼卽教女識字。年漸長。嫻閨訓。諳內則。尤讀列女傳。而慕之。歎曰。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無何。婿驟病。病頗篤。家人馳急足報女家。且議婚焉。蓋豫俗。有送湯藥之說。凡未嫁之女。於婿病時。而于歸者。謂之冲喜。故玉良家人。以此爲請。女父母聞之。躊躇莫決。恐女去而婿或有變。女且終身淪於悲境矣。以商女。殊坦然。謂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兒身已字梅家矣。聞婿病而棄之。非禮也。亦非情也。願父母許兒去。婿而生兒之幸也。不幸而死。則奉其翁姑。兒亦無怨也。父母知其意。決允焉。踰時。梅家以彩輿迎女去。父母揮淚而送之。時咸豐五年。貞女年方十七也。

貞女於七月十七日子歸。甫九日。而玉良病沒。貞女哭之慟。旋即收淚。襄理喪事。井井有條。狀殊從容。頗不類哀痛者。蓋此時貞女之胸中。早有成竹矣。時夜卽闔戶投繯。幸爲婢覺。呼救得免。自此梅家人皆知女性之烈。敬之甚防之。綦嚴。貞女百計。覓死終不得。

玉良之兄玉成。端士也。天性友愛。痛弟之亡。而憫女之無依也。以一子爲玉良後。遣其婦以死節撫孤之輕重。反覆諭女。女感其誠。乃不求死。嗚呼。盤根錯節。愈經挫折。而奇行彌彰。使女於此時。卽償其一死之願。則亦與尋常

匹婦之自經等耳。其所以不死者，殆天欲彰其奇節，使之歷盡艱苦而後死，而其死乃愈奇愈烈也。

貞女守節撫孤，延至一載。時捻匪孫葵心犯洛陽，寇氛掩至。風鶴頻驚，村中人閉聲奔竄。貞女自製窮袴，懷利剪以灰墨毀其容。從嫂將竄南山，顧足纖艱於步。未及而賊至，見道旁有井，急投之。井已枯，得不死。賊鈎而出之，遂被掠至譚鎮。至夜，賊會裸體逼女。女情急，乘賊不備，出懷中翦，猛刺之。洞其胸，賊大號一聲，倒地而斃。女素在弱，力不能纏雞，乃於倉卒之間，手刃逆賊。意者精誠所至，若或助之歟。賊既死，女即回翦刺已脊，血流如注，暈絕於地。羣賊聞聲盡至，見女與賊俱死，知賊必為女所刺，大怒將女投於亂草中，縱火焚之。幸草濕不燃，肌膚未被薰灼。然賊固謂女已死，女亦自謂已死矣。

賊去，女漸甦，睜目視天地，皆作醜慘色。自顧則身臥亂草中，星眸驚欠之際，慕見身旁有一嫗，視之而喜曰：生矣。女殊恍惚，自疑已死，謂嫗曰：此得毋冥中耶？嫗何人？乃來伴余。嫗笑曰：阿姑，明是生人，胡乃言鬼？然姑苦矣。日暮天寒，其隨我歸休乎？此時女四顧曠野，杳無行人，望家山兮，何處思父母兮，心傷欲剜，頸則少寸鋼，欲段可刺。艱跬步，當此生，死莫決之際，進退維谷之時，不如姑從嫗去。嫗自言姓劉，家固不遠，乃扶女行。

抵家後，日食女以美饌，待遇甚隆。且購藥為之敷傷處，創漸愈。女甚感之，告以姓氏里居，許其送還而厚酬之。詎嫗之救女，實包藏禍心，聞女言，佯諾之，而並無歸女意。女至此始知嫗非善人，然既隨之來，亦無如何。一日，嫗忽含笑謂女曰：余久欲送汝歸里，而不得其便。此處距汝家道阻且長，若放汝一人行，弱質伶仃，或中途為強暴所

脅將奈之何。今幸矣。有某女隣將赴庶陵。余囑其挈汝去。少頃肩輿來。可從之歸矣。歸後見父母。勿言。余相救事。余固不望報也。女泣謝之。誓必厚報。旋即登輿去。

行二日。抵鹿邑界。輿忽停。曰至矣。入門則粉白黛綠。雜陳於前。頗類勾欄。女大驚。急呼輿夫曰。汝何送我至此。速昇我歸家。當重謝汝。輿夫不答。突有莽男子至女前。牽女使行。女大怒。叱之曰。汝何人。敢來逼我。男子亦怒曰。我孫興也。以百廿金買汝於劉嫗處。汝今已爲我家人矣。生死惟我所欲。速從我去。衣鮮食美。自樂之。稍有不順者。鞭朴立至矣。女乃知爲嫗所給。繼離鸚鵡之籠。復入虎狼之窟。命苦若此。傷如之何。乃長跪輿前。哀請送歸。後當倍價以償。輿冷笑曰。我以汝爲錢樹子。此後取價與汝者。且百倍千倍。而未。有已。區區二百四十金。遂足以滿我之欲望乎。汝休矣。女乃大號。輿怒。鞭之十餘下。女痛極。乃不哭。則授女華服美飾。使裝以應客。女涕泣不肯。則又撈掠之。女誓死不從。輿怒甚。鎔鐵針於火中。烙其面。鬢額皆焦。復烙其乳。痛徹心腑。如是者數日。體無完膚。女終無願意。輿無如何。使羣妓邏守之。恐其覓死也。

輿有密友柳源者。亦一無賴子也。豔女色。欲得而甘心焉。輿逼女再三。知不可強。乃密與柳謀。將強污之。

羣妓中有憐女者。涕泣勸女。且告之謀。女知不免。伺隙於房中。覓得一剪。藏諸懷。是夜輿果來。女如前之刺賊者。出刺輿。輿力弱。不能深入。輿受刺。奪剪刺女。適柳至。急止之。謂輿曰。此女既倔強。不肯從命。不如與我。輿無奈。允焉。柳昇女至家。知女烈。不敢相逼。鄰嫗有知其事者。成來視女。歎息問姓名。女恐辱家世。堅不肯對人。乃以小

柳名女亦弗之辨。

居無何柳慾復熾。故不戒其容止。女知必復受逼辱。死志益決。偶於榻下得香梁桿。由翳傷處猛刺之。透入腠理。氣始絕。柳恨女甚。棄尸於艸野。問血肉狼藉。羣犬守護之。

有孔宜老者。慈善家也。見而憫惻。掘坑窆葬之。艸掩埋塚無表識。且是時捻匪薄城下。死傷如積。輿源逼女。致死事亦無有首告者。後有人知女事。訪於孀。欲求孔老葬女處。蔓艸荒烟不可復識。而女之冤遂終於不白云。

義俠小說 難兄難弟

定夷

南海趙倫。宦於浙東。嘗知仙居青田諸邑。有幕賓二人。昆季也。長曰徐璿。次曰徐琨。人以大小徐別之。趙任青田時。小徐來浙省。兄趙以其純謹樸質。遂亦留之。兄弟左右相輔。趙倚若長城。雙徐爲人外。雖迂闊如陋儒。若無所短長。而內則經綸滿腹。藏藏具烈士肝腸。以是人頗敬禮之。

咸豐季年。肅順弄權。朝綱既弛。賄賂公行。府守任某。肅順之姻戚也。適升任觀察使。將入都。引見。使人言於趙。請借川資千金。當爲聲揚於中朝。以刺史相酬。大徐見使者。面斥之曰。吾東寧繼楊椒山左光斗而死。不願阿附。嚴分宜魏忠賢而生。使者大怒。歸述其言。任爲髮指。銜之。刻骨抵京。以告肅順。誣趙種種劣跡。肅以上聞。立擬趙職。責浙撫解京訊辨。而冤獄遂成。

初。大徐之斥使者也。趙知事必無幸。因圖計於雙徐。大徐作色曰。公畏死乎。吾受知遇之恩。特爲公市千秋盛名。

耳。趙爲色沮。大徐退語小徐曰：「任某至京，必進諫於肅順。趙公禍事在即，吾兄弟當留此身以援之。今若不先行者，必同歸於盡。余行且去矣。」請與弟分司其職。趙公一身，余獨任之。趙家眷屬，幸弟護之。小徐以爲然。乃星夜遁。聞署聞之，僉爲趙不平。趙獨不爲意，笑曰：「吾知雙徐者，俠而多能有豫讓。聶政之風，決不脫然而去。其間當有深意。在苒兩句，雙徐消息，竟如黃鶴之一去不返。署中人益嗤趙言之妄，而趙亦竊竊自訝矣。」

未幾而部文到省，省吏奉命惟謹。急遣人至青田，解趙入京。纒騎至，舉家惶急甚。願事已如斯，亦無計可以挽回。趙乃俛首帖耳，囚服登車。夫人與少君則幽於任所。家破人散，奇慘深痛，令人實不忍言。至京，大加拷掠，不待誣服，即以獄上論。趙棄市。眷屬發配黑龍江。朝旨未下，會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倉皇幸熱河，使恭親王奕訢留守。趙乃以斬監候囚於獄。夫人輩則先由部文發配矣。

時小徐方匿於浙，聞夫人將出發，乃毀其容，去其髻，使人不之識。暗從夫人行，將至配所。監者適外飲，小徐乘間謁夫人。夫人固不識小徐，少君亦以去髻毀容之故，熟視有間，始能辨認。乃曰：「徐先生，猶念故人耶？吾母子養風饑雪，困苦甚矣。先生何時來此耶？」小徐曰：「余隨夫人已久，由浙至此。夫人止則止，夫人行則行。余兄弟受而翁高厚恩，患難之際，決不置身事外。所以不告而去者，原欲留此身以報趙氏也。夫人鑒其誠，嘲與俱行，以重金賄監者，託言家中舊僕，願偕往配所。監者從之。至配所，監者俱去。居室破敗不完，僅有韋韞、毯模以禦風雨耳。夫人與少君安寢於內，小徐露宿於外。諸事躬任其勞。夫人頗不自安，嘗遣少君囑其休養。小徐曰：「公之得禍，余兄弟實。」

爲厲階。身任僕務。藉贖前愆。敢言勞乎。以是夫人益重之。雖在戍所。得小徐之護持。猶不至過苦。乃逆流狂瀾。層捲來。未幾。馬賊亂作。黑省大爲蹂躪。賊歷所過。民間房舍。悉成灰燼。小徐聞耗。方欲白夫人徙居。未及。而羣賊先至。居人紛紛奔竄。夫人素羸弱。驚駭之餘。尤艱於行。小徐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今危在眉睫。事不容緩。惟有負夫人行耳。夫人勉從之。少君追隨其後。北竄百里。歷經崇山峻嶺。足趾破裂。血流如注。夜宿荒山空洞中。猶恐夫人少君有危。持械在洞口梭巡。澈夜不少息。夫人憐之。且泣且言曰。余母子重累。先生先生若復如此。益增余之罪戾。禍變之來。當無已時。小徐曰。余從夫人來時。早知必有今日。特余兄弟既貽禍。主公誼應以身許趙氏。願弗復再言。又北徙數十里。始有村舍。遂以留居。是時夫人所携來之金。漸漸罄盡。小徐兼爲人傭。以佐不足。居將二年。勤如一日。願夫人雖得小徐之侍養。不至大受困苦。而念趙特甚。屢囑小徐函詢京中近狀。嗣得大徐書。謂趙已出獄。惟爲桎梏所苦。體頗憔悴。聞眷屬亦有賜還消息。幸待好音。小徐得書喜甚。以白夫人。夫人爲之破涕。趙之待罪獄中也。自分必無生理。乃聯軍入京。奔許出奔。肅順扈從。清廷外爲英法所迫。內爲洪楊所困。遂不暇及趙事。且肅順已至熱河。奔許心知趙爲冤獄。故延宕不究。大徐且以金賂獄吏。使善視趙。吏得賄金。乃稍稍優待之。間或與以酒食。趙心德之。而不知其所自來。如是者二年。值奔許大喪。肅順護梓宮還京。至密雲。奔許奉密旨。械肅順付宗人府。既而梟首東市。載淳至京。下詔大赦。趙以冤上聞。廷議免究。遂出獄。甫至寓所。大徐往謁。趙憶前事。不免稍存芥蒂。乃曰。徐先生亦在京耶。大徐曰。余固未嘗一日離左右。然前者不別而行。亦無怪公之不

能釋然。趙笑曰：余之九死一生，殆先生之力歟。大徐頷之。爲述前事。蓋大徐有至戚，役於恭王府，頗得福晉歡心。大徐因以趙事告其戚。戚乘間自於福晉故，奔訴得知趙獄，爲免趙。悉其情，前嫌盡釋，並感德不置。既而詢夫人與少君近况。大徐曰：有吾弟在，當不至苦。夫人與公子也。趙聞言，益德雙徐。不兩月，夫人少君果賜還歸。夫人歷述小徐之德。趙喟然曰：士爲知己者死。昔聞其言，今見其人，余萬不足當兩先生之知己。而兩先生竟爲余如此。誰謂世風不古哉。大徐曰：世態炎涼，人情澆薄，當公被禍時，余兄弟四出哀籲，無不以白眼相加。今幸公事告竣，當遁跡荒山絕谷，間脫離此五濁世界，以終餘年。趙力挽之，堅執不可。漸至涕泣，求留兩人。始居旬日，行時，趙愧以金。大徐笑曰：公殆忘魯連之言乎。余兄弟固不敢比附。昔賢然此，業業者實無所需。遂別去，不知所往。或曰：其後數年，有人在天竺香市上，見兩羽士，彷彿若雙徐云。

喜情
規爲 **逆來順守**

嘯 洞

武林門外拱宸橋畔，有吳新卿者，溫柔鄉中之翹楚，粉白黛裏之著艷也。年甫破瓜，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艷聲藉藉，噪偏章臺，花國羣芳，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殆未能一覩。郭生蓮生，固會稽世家子，工詩文，嫻繪事，久耳姬名，偕友往訪。枇杷花下，一笑相逢，傾談之際，依依如舊識。於是

兜情溜媚。送客留髡。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始悉姬爲餘杭吳孝廉之女。父母早逝。女無以自全。爲惡叔串鬻於此。乃墜平康。貌既冠時。才亦出衆。獵艷者。不啻繩之逐臭。而七十鳥。遂恃爲錢樹子矣。

姬懷貞抱璞。雖塵客常滿。祇許神交。不以身合。卽極知己者。不過竟夕談心。未敢相褻。在溫柔鄉中。猶然處子也。當日感生之才。遂嚙臂盟心。矢以嫁娶。自此無日不往。

兩月餘。阮囊羞澀。垂橐興嗟。顧鴛鴦甚奢。始猶售畫揮金。繼因欲罄難填。乃日從事於長生庫中。以償夜合資。姬知之。潛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妾。則已如不鄙風塵。欲置之於伉儷之列。則宜早爲之計。勾欄輕薄樂事。難長好姻緣。不可恃也。生戚然曰。僕初日逢卿。本思借老。然以長卿家徒四壁。子敬座剩一甃。而遽欲鴻案相莊。鳩媒是遣。誰其信哉。今者旅況艱難。羈愁潦倒。竟半籌之莫展。覺來日之大難矣。因口占二絕云。漫嗤孺子竟長貧。手到黃金盡散人。難把惜花心事了。名花無計脫風塵。一心何敢負卿卿。直把相思了此生。填海補天還易事。只愁鑄鐵錯難成。姬聞之。泣數行下。

既而曰。吾輩平康。大抵貴富賤貧。雖家有銅山。亦不能滿無底之壑。日來知君典鬻旅物。以供花前買笑。特恐難爲久計耳。生歎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倘過此以往。好事多磨。拚一死以殉。知已可也。姬卽掩生口曰。誰令君出此言。不怕旁人愧死耶。君如愛妾。彼此不妨熟圖。媼所欲者。阿堵物耳。君爲妾。雖耗費無多。然以寒士視之。不啻腰纏十萬。况當鴛母向君喋喋時。極意逢迎。亦許以量十斛之明珠。下一臺之玉鏡。聘棠嫁杏。曾有成言。君試

中前說或不至苛求重價。竟食前言也。生難之。姬曰：君得毋慮妙手空空乎？且試探之。吳能允諾。再作商量。君費不足。妾薄有所蓄。可爲同心助一臂。惟允許時。必以言誘之。使不再悔。

生如姬言。乘間問媼。且謂嫁娶之盟。媼所親許。天日臨其上。鬼神鑒其旁。口血未乾。想或不負。今小生將作歸計。擬踐前約。聘資如干。望爲明告。自當設計圖之。媼已悉生窘狀。忽聞此言。笑爲夢囈。睨而哂曰：郎欲娶吾女耶？前說誠有之。然妮子入門。老身撫養不易。今欲脫籍。他人必得萬金。念官人貧且。讀願減其七。如得三千金。即惟命是聽。倘不足。此數無咎。老身不情也。媼蓋念三百金。尙非窮措大所易辦。況十倍此數。更何從措置哉？生唯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籌幾何。生曰：質膠兼營。祇可得三百金。如媼所言。今世難諧好合矣。言已。淚潸潸下。姬亦哽咽不已。但促生姑爲謀之。

生悉索所有。得二百金。其餘皆姬任之。急付生。攜以送媼。媼大驚錯愕。願語已出口。勢不能悔。無已。納金署券。命盡襪。姬之衣服裙釵。僅留裏相。遂令速去。姬於篋底出西衣一襲。泣告曰：此破絮袄。可相贈否？藉禦兒寒。感情豈淺哉。媼初不之理。繼見其殼。餽狀。始曰：汝自着去。勿慳慳作假態也。

生攜姬至寓所。旅況艱辛。相對涕泣。途長資短。莫適所從。寓主人憐其孤寒。贈以白金四笏。然後成行。時春早。天氣風淒雨苦。一肩行李。生自負荷。姬縮容披髮。徒步相從。日行十餘里。不及投宿。輒寄人籬下。或宿古刹。如街子之雙棲。風露星霜。備半艱苦。經三日夜。始至會稽。費用乏絕。會久雨。黃梅蒸潤。泥濘難行。姬躑躅污泥中。足破膚

穿血流襦。脫以示生。生流淚曰。僕飄泊窮途。孽所自取。乃累卿如此。實覺不忍於心。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今日。但患難亦尋常事。人不能極苦。必不能極甘。不能極貧。必不能極富。祇求立志堅定。便可由塞而通。所慮者君家夙稱素封。今顛沛歸來。其能免鄰里媿笑乎。生曰。卿意將若何。姬曰。吾聞寧波爲五口通商之一。商務必能繁盛。妾意往寧波小作貿易。較跋涉少安。且可稍權什一。異日闔家溫飽。熱鬧還鄉。或不至旁人齒冷。君以爲然否。生曰。卿言良是。願何從得貨殖資。姬曰。君果有志。容妾圖之。

復行五日夜。抵寧波之江北岸。既安棲宿。舊話重溫。姬笑取舊衣。出寶石一大如椒。付生入市易五十金。乃於東渡門內。稅屋數椽。設當舖業。生著帽鼻。應客間作一畫。而江城斗大風雅絕稀。故再世龍眠絕少。知音問鼎。生遂專習賈事。瑣細必親。暇惟搔首問天。長呼負負而已。

半年許。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樂此不疲乎。生曰。以今視昔。長途靡定者。相去不啻天淵。雖有壯心。且爲之抑。姬曰。君言固然。但所操太狹。恐爲冷眼。啖必稍擴充。乃可。生曰。然則如何。姬又笑取舊衣。出鑽石一枚。比前稍鉅。付生。得三百金。居然設巨肆。持籌握算。生計益宏。能畜傭媪。生至此。日親會計。夜擁麗人。以爲人生至樂。無有過於此者。一日相對小飲。酒半酣。姬問生曰。君本讀書。當獻身國家。今下儕市儈。願終身浮沉耶。生曰。賈道亦佳。得隴何敢望蜀。姬曰。請問賈與仕孰優。曰。賈賤仕貴。奚可相提并論哉。然賈亦有大小。小者不過負販之流。大者席豐履厚。出入車馬。交結官長。頤指氣使。人多仰其鼻息。一旦納粟入官。頭銜有耀。列於縉紳。財多者指指。每省卽

日可以赴任。卿豈可輕視夫賈哉。姬曰：然則君其歎慕夫此乎。生笑曰：生平讀書，所學何事。少時亦嘗有志於登仕版矣。本期有益乎民生，有裨乎家國，必以實心行實政，實事程實功，庶幾有用之材，得爲世用。卿不觀今時之爲仕者乎。民脂民膏，供吾私囊，雖閭閻之疾苦，家國之安危，有所弗恤。但觀其旌旄，導前騎卒，擁後出，則高車駟馬，入則重茵列座，自以爲一世之雄。如是爲官，我所弗屑也。不謂卿雅人，亦墮世俗之見，遽欲以此動我淺之乎。視丈夫矣。姬曰：君既知之，云何不仕。況今當國家求才孔亟之時，何不出而霖雨蒼生，以一展其抱負哉。生曰：卿儻耶。僕縱讀書，未經列榜，安能一行作吏，變白屋而青雲。姬曰：可。馬長卿之才，尙以貴郎自顯，安知市廛之宅，不飾德政之碑乎。況賈可爲官，君曾言之矣。茲曷弗步其後塵也。生笑曰：卿真妄矣。區區作賈，尙賴卿維持，得存今日。又安能一旦得志哉。姬曰：君果欲官，妾能謀之。然丞尹府縣地位太卑，惟監司觀察之尊，豸冠綉衣之榮，或可稍爲吐氣。生曰：計將何出。卿試言之。姬乃出舊裙，以小刀破絮中所裹粒粒皆明珠也。以雕盤數之，得千餘顆。大者如豆，小亦如椒，更於領際剖得一紙，大僅逾掌，令生持赴省垣，向某銀號領得三萬餘金，促生赴部，以海防籌餉例銓選。僅兩月，授某省觀察使，乃挈眷之任。

時土匪未靖，行旅戒途，歷任當道，皆以粉飾因循，致跳梁者益無忌憚。姬謂居官之道，務在除莠安良，因勸生力爲整頓。雷厲風行，檄飭所屬緝捕從嚴。未一年，境內大治，薦章交上升任。黔中廉訪使，旋升方伯，改授雲南巡撫。攜眷赴滇，首在察吏安民，杜姦去害。時邊徼甫平，強隣密邇，生一切處之以雍容靜鎮，內消反側，外絕覬覦，遠近

晏然官民咸倚爲長城焉。後因某鉅案牽涉某大僚。生惟一乘至公。絕無瞻徇。某大僚幾以此獲罪。心甚銜之。指使某侍御論奏禍且不測。姬殊坦然出囊所得珠穿成珠花二配。以翠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密遣人獻於大臣。之寵妾璇娘求其乘間緩頰。事遂得解。姬曰。宦海風波未易經歷。勸生上疏乞骸骨歸故里。優詔不許。再請而後允。遂攜姬偕隱。卜居於西湖云。

女兒紅（續第三集）

雙 熱

少年曰。然予卽今當歸耳。戚曰。子歸後。幸卽以消息來。少年遂別行矣。忽作咄咄聲曰。紅紅非俟予於此耶。今安在。翹首四望。寂無人影。時曉霜滿地。惟見履跡狼籍而已。楊村地荒僻。時又早踏霜而行者。如晨星之寥落。既無所覓。紅紅只索登舟去。去舟尙遙。少年便極目望紅紅在也。否。童子雪雪（童子名）遙指曰。岸次多一舟泊矣。少年曰。然既近岸。則見紅紅固在舟也。少年一躍而登。曰。子疑卿舍我而去矣。胡不俟予於途。而俟於舟也。紅紅曰。子憶及舟中無人。故歸而留守耳。少年與紅紅言次。鄰舟有二男子。貌糾糾。身出鷓首。作窺探狀。少年不爲意。以爲是登徒子。目灼灼似賊。貪看紅紅耳。乃低語紅紅曰。解維解維。折回折回。紅問故。少年具告以戚言。紅紅亦曰。戚言然也。既放船而隣舟亦遙尾之行。

歸舟風逆。盡日僅行四五十里。日落風更惡。舟止不前。泊岸過宿焉。其地岸荒水濶。孤舟息此。不虞錦帆賊乎。紅紅自負其好身手。卽亦安然燃薪作炊。烹枯魚。燻晚菘。少年令雪雪助之。折薪而已。則爲紅紅盥杯盤。紅紅笑曰。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此豈書生當爲事則奪而自濺之既而同食燈前人影居然雙矣飯罷閒話旋各就寢雪雪伴少年臥船腹紅紅臥船尾是夜月黑風聲如虎舟中一燈凝寒不紅雪雪童子也童子嗜眠鼾聲先作少年思家切轉轉不成眠試呼紅紅紅紅固亦醒睡異哉紅紅豈亦有心事耶

夜如何其夜方中風息矣少年猶高撐雙眼案頭燈豆昏昏欲墮乃見月光乘隙而入羅維清疏則又呼紅紅曰予苦不能寐奈何紅紅曰夜寒襲人妾亦不曾入夢今也風去而霜又來寒益甚然風勢既平則明日行舟無礙可速達以慰君歸心矣少年唯唯旋加衣起啓船頭之扇紅紅急呼曰誰少年應曰予也不能寐母寧望月耳紅紅曰不宜冒寒……然而少年已登船頭矣未幾紅紅覺船身一陣動忽聞少年呼救聲紅紅大驚倉皇起奔赴船頭瞥見二男子執少年過船去

紅紅躍登彼舟則見二嫂在焉二男子持少年松妻拔刀其姊引巨索縛少年手足執指數之曰紅紅弑兄非汝所教耶紅紅私奔非汝所誘耶今先殺汝然後寸磔紅……語未終一男子已中紅紅沒羽箭一鏢入左目痛而呼倒矣甲男被創乙男急舍少年奪松妻手中刀忽遽自艙中出一跣步問紅紅又以一鏢的其胸於是乙男亦倒紅紅大呼而入曰紅紅來矣二嫂無恙少年何辜竟欲得而甘心耶此時乙男之刀已入紅紅手二嫂白描非紅紅敵則長聽紅紅前曰姑……姑知罪矣紅紅色稍霽投刀扶之起孰知松妻點甚紅投刀竟棄機拾之突撈紅紅肩紅紅目光捷趨避其鋒急躍一鏢射松妻腕刀墮松妻痛極而顛頭觸琉璃窗碎破其面血模糊焉

是時也。甲男忍痛起眇。其一目趨紅紅。雄妻爲之助。紅紅急探囊。鏢盡矣。刀固在。又迫不及。捨乃徒手相格。甲男敗。雄妻傷。紅紅徐拾刀。先決甲男。首次及乙。乙氣已絕。胸次血漉漉焉。紅紅知二嫂重創。無能爲矣。從容解生縛。生顏色如死。紅紅曰。君飽受一驚矣。今幸脫險。血泊中不可留。歸舟去者。乃扶生歸舟。而童子肝聲猶。猶焉。紅紅以足蹴之。醒曰。暫伴汝。主予去。去便來。又顧生曰。彼舟事尙未了。妾今當往了之。君可安睡。藉以鎮懾心。紅紅過舟。怒叱二嫂曰。噫。昔之夜。汝等夫婦。狼狽作禽獸。咄嗟兒耶。嫂耶。皆我仇也。予初欲貸汝二人而汝……揮刃於不備而汝……助乙男而乘我。予不殺汝。汝且謀我。予不殺汝。汝且劫財而殺人。今不汝赦矣。乃各飲以刃。投尸。葬魚腹。滌舟。除血痕。拾鏢。返諸懷。滅燭而返。返即放船。欲舟之速也。則努力。駕舟。且於倉卒間。格四人。甚矣。儻約行十餘里。乃敢息。入船視少年。猶帶餘驚。童子獨忘機。伏案假寐。又入黑甜鄉矣。

紅紅奮身殺賊。急力操舟。其勞苦何如。挑燈小坐。蘭吹帶喘。汗溼胭脂。雙頰如浴露。芙蓉。馨紅。欲滴。少年感紅紅甚。絮絮作慰勞辭。紅紅一笑而已。是時雪雪夢破。揉眼看人。忽駭曰。紅娘衣何來。血而履而襪。無不然。紅紅曰。低聲旋笑語。少年妾亦太草草。遍體都是血。紀念何可以不襪。胡君亦不爲怪耶。天且明矣。紅紅身外之紅。苟暴於人大不穩。便言畢。遽入船尾。既復入艙。紅紅裝束一新矣。未幾霜天月落。東方既明。舟復行。迨日亭午。紅紅曰。至矣。至矣。少年躊躇不遑上陸。目視紅紅。動者再却。又無語。紅紅異焉。曰。胡爲者。起去。起去。速歸視病人。何如矣。生乃引童子捨船登陸。紅紅獨立船頭。曰。此去無須妾矣。妾以救君故。忍心至於滅親。故鄉雖好。妾不可留。子

然一身行常長往天涯海角莫定鷓鴣他日會相見耳少年曰惡是何言歟且過蓬廬以杯酒酬恩并使家人得瞻拜俠女子也紅紅固辭曰妾今隨君歸良足犯嫌紅紅以爲大辱少年固強之紅紅曰然則君先歸妾姑俟諸舟次少年曰卿其賺我乎紅紅曰妾生小不作謾語何敢欺君子少年喜暫別紅紅趨而歸諸君識之少年在紅紅舟循循然規矩不敢作登徒想紅紅固女貞花也亦自守身如玉雖與少年言笑無忌然解脫而不越於禮雖然紅紅者未字少年者新嫁各個意中未免有願作鴛鴦之想願皆蓄意於中絕未吐露諸君試掩卷猜之好事能諧也否乎

少年歸見母病良已其妹麗儂疾亦漸瘳則色然而喜母曰汝歸何速也鬻胡不來少年告以若何遇險若何遇救紅紅若何殺其兄若嫂及楊村之賊若何言母聞而驚曰世固有如此之俠女子耶然俠則俠矣畢竟心腸太辣兄嫂也而可殺乎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少年曰唯唯然兒微紅紅早死於賊今日安得復見家人哉紅紅之恩不可忘也此時童子雪雪立於旁曉曉僂舌曰紅娘美甚紅娘勇甚紅娘愛公子甚少年怒童子以目童子乃不敢聲少年旋隨其母入於寢四顧無他人忽長隱母前請曰兒欲以紅紅續鸞膠阿母其許兒乎母笑曰癡兒且起紅紅今安在少年曰兒上陸時聳其來紅紅不可乃與之約泊舟待予之後命母曰然則汝且命與迎紅紅來苟可予意當許汝耳少年雀躍而起呼雪雪呼婢娟娟呼丁(家丁也)甲若乙與者與導者導趣赴紅紅舟少年更授辭於娟娟曰汝可稱之曰紅姑姑謂奉太夫人命迎姑姑上陸去娟娟笑應曰諾於是雪雪笑甲乙亦笑

少年怒曰。母見紅姑各莊。爾色紅姑莊嚴不可犯。

一行人去。紅紅來矣。及門下。與雲雪先奔而入。曰。紅姑姑至。少年下階。迓紅紅登堂。紅紅曰。速導妾拜君母。娟娟忽指曰。扶杖而出者。卽太夫人也。紅紅趨前。盈盈下拜。太夫人曰。起。起。怨老婦麻木不仁。不能答拜矣。我兒非姑。姑安得生還。姑姑行俠仗義。令人感激涕零。紅紅曰。慚愧。紅紅殺兄嫂。是人倫之大變也。嗟乎。兄嫂之罪。實無可道。紅紅殺之。豈僅爲救護公子計。夫人曰。兄嫂虐汝乎。紅紅曰。然。豈僅虐而已哉。嗚呼。不可說言。次怒上眉。稍旋又嗚咽而泣。紅紅泣而太夫人驟啓其愛憐之心。執其手曰。何事不可說。胡泣爲。盡言告我。可矣。紅紅遲久始問。有密室乎。紅紅當入室爲夫人告。不可令他人聞也。夫人乃獨導紅紅登一小樓。樓多藏書。甚幽僻。時少年徘徊樓下。有頃。但聞母夫人厲聲曰。是真禽獸。是真禽獸。宜汝之殺之也。

少年伺母下樓。窺測其顏色之喜怒。則其阿母以藹然可親之色。親紅紅時時。手其手。少年私慰曰。紅紅殆已可。阿母意矣。伺隙探其母。母笑而不答。惟以深閨舍紅紅以客禮待。紅紅紅紅。或言去。太夫人必止之。曰。旣來之。則安之。欲安往耶。自紅紅入。少年家轉與少年疏。言笑時。麗儂猶嬰牀。未能起。紅紅輒坐床頭。伴病人。至夜分。乃歸寢。其事太夫人也。如事母以故。益得太夫人歡。麗儂亦數向母前稱其賢。於是少年又以紅紅婚事。請於母。母笑而不答。如故。嗚呼。急煞少年矣。

少年者。凌其姓。雲其名。小湘其字。西冷產也。其父出守揚州。愛廿四橋邊風月。遂挈家留此。不復返。旋其父歿於

任母氏吳。教子亦有方。嚴而慈。愛而不溺。雲年十六而喪父。二十而娶。越歲即賦悼亡。一棺猶停於堂。而雲遇紅。紅頓忘結髮。是果多情。人耶。抑無情人耶。

其妹麗儂。弱雲二齡。而長紅紅一歲。試爲凌家。一行人序齒。則太夫人年六十七。凌雲二十一。麗儂十有九。而紅正盈盈二九也。紅紅客於凌者五閱月。太夫人深信其爲好女子。乃引紅紅至無人處。曰。子將以汝爲婦。汝願乎。紅紅顏色加紅。俯首無以應。固問之。乃舍羞行跪。稱姑焉。然而雲郎未知也。麗儂未知也。又久之。太夫人始告其子。若女雲郎。遽崩角於母前。叩首無算。仰而謝曰。阿母愛兒甚。

千金一諾。好事雖諧。而于飛樂則尙需時日也。未婚之夫婦相見。乃各引避。轉如陌路人。予知其外貌。然耳。兩造芳心早相印矣。太夫人旣婦紅紅。遂令婢嫗輩呼之曰紅娘。不復以姑姑稱云。

紅紅能武而不能文。能舞劍挾彈而不能拈針刺繡。太夫人固不備進士也。乃課紅紅讀。而令麗儂教以女紅。紅紅慧甚。教之讀則善讀。教之女紅則善女紅。又閱四月。乃擇佳期行婚禮。伉儷篤甚。雲郎後從紅紅習武。亦具好身手。

某年月日。有賊深夜破門入。適凌家空舍出。獨留紅紅守。賊凡四。偉男子三。其一則蓬頭嫗。勢洶洶。聲言爲松雄夫婦雪仇。紅紅村曰。彼衆我寡。奈何。乃急閃身入暗陬。彈二男子死。其一遁。紅紅膽乃張。挺身出。叱蓬頭嫗令長跪。紅紅蓋以其爲婆子而易之也。孰意是嫗技出。紅紅上舞雙劍。如旋風直逼紅紅。紅紅大窘。彈不及發。鏢不及。

縱七首短兵也。又不能格長劍。閱者諸君得毋爲紅紅重擔憂乎。

凌之西鄰周四福者。強有力。虎而冠者也。亦能彈。亦能鏢。亦能手。使種種兵器。常僞云行賈。其實則行劫。凌生譏其人。以其非善類。落落遇之。未嘗攀一語。自紅紅入凌家。周偶獲一覩。涎於目而慾於心。然風晨月夕。每聞隔院舞刀環。連九節鞭聲。入耳。梯於垣而偷覷之。則紅紅以武術示其夫。身手殊超。超焉。周不覺懷然而懼。凌氏被盜之夕。周固在舍。初殊不覺。凌有盜。既而紅紅大呼曰。予家有盜。左右鄰趨來救。嫗聞亦不懼。舞劍益猖狂。忽一彈自牆外來。傷嫗臂。一彈繼至。著於劍。聲錚然。嫗倉皇棄劍。越牆而竄。寇窮矣。而紅紅登屋追之。所經行者。正周四福之屋廬也。紅紅誤蹴漏處椽。折瓦。陷身。遂一落千丈。昏然如死。及醒。而紅紅大驚。

身臥流蘇帳裏。帳外紅燭高燒。一男子黑醜如鬼。迫以刃曰。天授奇緣於周四福。苟不從。殺無赦。紅紅叱咤曰。予……凌某繼室也。倏忽出七首立斷一指示。周周大驚。急慰之曰。願送汝歸。幸勿告雲郎。紅紅領之。亦竟秘之。閱若干年。雲郎死。死之明年。太夫人亦物故。時麗儂早爲出谷。爲矣。紅紅生一男。父死兒僅五齡耳。紅紅爲未亡人。淒涼甚。亦楚獨甚。每撫斷指。且泣。且憤。一夕。竟飛過隔牆。決周四福首。以平斷指之恨云。

(完)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

松笠譯

第一章

倫敦裏滕廳街有銀行曰高爾培。爲倫敦著名銀行之一。行主高爾培年六十餘。老矣。然頗勤於事。日間在銀行

營業晚則歸雪騰海私室讀書自遣。一夕高爾培方倚案讀索士比亞詩。忽家人哈利師入白。謂頃來一人。自承其名爲勃郎。將有事面君。高曰。客何需。曰。客第言有宮庭密事。與君面談。吾詰之。終不見答。高蹙額曰。異哉。此客汝蓋謂客有密事耶。曰。然。高曰。客有事。不於銀行而造吾私室。殆有難言之隱乎。吾見之。爲當。哈利師聞言。躬身而退。已而引客入。客兩肩極博。身製極厚之外衣。衣領高起。軟帽覆額。幾沒其眼。狀似畏寒。然天氣熱也。客既入門。對行主鞠躬爲禮。行主報之如儀。行主曰。客夤夜戾止。何事於鄙人。客不答。從容自衣底出小皮匣一。置之案上。信手啓衣鈕。已而轉其衣領。去其帽。除其假鬚。行主一見。乃大驚曰。西發利亞。客呵曰。止。吾勃郎也。行主驚稍定。曰。噫。階。勃郎君何爲。而至此。客就坐曰。吾等坐而論之可也。行主如言對坐。客言曰。吾聞。勃郎貴銀行之營業。凡有抵押品者。率可輸以極鉅之借款。行主頷之曰。君亦圖起債乎。客曰。誠然。吾意吾之好博。汝當知之。稔矣。行主聳肩曰。然。近日新聞紙。嘗載之。唯多不可信。客曰。吾於茲事。滋以爲慚。蓋吾之愚。不圖至於此極。今宵必得五萬磅。始能保吾之令名。不然。人將目我爲棍徒。而吾之尊嚴掃地盡矣。行主戰慄言曰。吾若可助。無不如君之指。客曰。深感盛意。遂取皮匣。展其蓋。倏見寶光燦爛。映電光而熒熒。蓋赫然一皇冕也。上綴鑽石無數。更附極鉅之紅寶石十二枚。電光寶氣。融成寒光一片。衝其價。乃至無量。行主愕然曰。此西發利亞之皇冕乎。客復呵曰。止。須知。隔牆有耳。要宜慎重。爲上。吾今且言吾事。吾蓋不幸受愚。至積欠某氏等。至五萬磅之鉅。明約詰朝。清理。吾今晚宜還西。家唯必先籌債款。而後行。苟不爾者。吾無顏於世矣。吾將以冕爲質。從汝貸此數。以三月。

爲。還。期。可。乎。行。主。聞。言。蹙。額。沉。思。不。知。所。措。念。客。言。如。是。亦。不。得。固。拒。且。抵。押。品。之。值。遠。在。五。萬。磅。之。上。又。何。慮。之。有。而。責。任。則。綦。重。也。客。誠。齋。冕。至。銀。行。則。守。藏。者。掌。之。足。矣。今。置。之。吾。室。設。不。幸。有。賊。竊。者。來。吾。將。何。以。完。吾。璧。於。客。乎。思。至。此。不。覺。大。震。因。爲。他。語。試。之。曰。以。此。巨。款。調。運。之。難。與。抵。押。品。保。守。之。不。易。必。得。特。別。之。利。益。而。後。可。客。曰。何。如。行。主。嘖。嘖。曰。吾。意。責。任。至。鉅。非。得。月。利。百。分。之。二。十。不。可。言。已。目。視。來。客。以。爲。客。一。聞。重。利。如。是。必。將。轉。覓。他。銀。行。爲。助。顧。客。聞。言。略。無。疑。慮。遽。曰。汝。言。亦。當。吾。稔。知。責。任。重。也。速。具。契。約。吾。一。簽。字。卽。行。行。主。不。得。已。乃。曰。契。約。易。也。唯。吾。今。夕。無。款。付。君。不。當。受。君。之。冕。客。凝。思。久。之。曰。得。之。矣。汝。第。與。我。支。票。一。憑。票。取。銀。吾。卽。分。給。郵。寄。吾。友。可。也。汝。備。契。約。吾。卽。簽。字。行。主。遂。啓。鐵。箱。取。支。票。簿。一。卷。出。兩。人。對。坐。簽。字。筆。尖。着。紙。瑟瑟。作。響。已。而。一。入。封。已。行。主。乃。取。借。欸。契。約。置。客。前。客。如。法。簽。之。行。主。報。以。收。單。而。鎖。皇。冕。鐵。箱。中。客。起。立。喬。裝。如。前。出。手。爲。禮。曰。別。矣。感。汝。相。助。三。月。之。後。必。償。吾。責。今。尙。有。一。言。相。屬。慎。毋。輕。洩。乃。事。也。行。主。躬。身。曰。必。如。君。言。前。途。珍。重。客。復。致。謝。而。別。此。時。行。主。之。家。人。方。伏。身。門。外。就。鎖。孔。盡。得。室。內。之。言。聞。客。去。遂。潛。步。而。出。高。爾。培。旅。邸。門。外。來。一。個。僕。老。人。肩。荷。行。囊。行。時。囊。中。有。聲。丁。丁。如。玻。璃。器。相。觸。者。然。額。髮。凌。亂。覆。以。破。帽。口。角。之。鬚。縱。橫。如。亂。絲。齒。牙。已。脫。啣。一。煙。斗。斗。柄。大。半。沒。口。中。鶉。衣。縷。縷。隨。風。而。舞。宛。如。田。父。驅。雀。之。草。人。屢。已。穿。足。趾。奔。屢。端。而。出。屢。之。後。底。與。其。上。部。離。而。爲。二。自。其。外。狀。觀。之。其。人。殆。一。露。骨。董。者。然。外。狀。如。此。內。容。不。然。其。人。蓋。倫。敦。唯。一。之。竊。賊。名。譚。格。司。居。倫。敦。西。偏。與。之。往。返。者。皆。目。爲。多。財。之。紳。士。雖。相。處。久。不。知。其。操。梁。上。業。也。譚。

行竊既久。術彌工。財愈富。胆力亦愈鉅。嘗竊美國某富人之財。富人嘗憾一人。因以竊財誣之。將就獄矣。被誣者。訴之培克街。操偵探業者。勃雷克。勃雷克偵得譚格司。訴之於理。譚懼而逃。並貽書勃雷克。自承其罪。被誣者之冤得雪。久之。譚財盡無計。潛回倫敦。操故業。是日。隱身高爾培門外叢樹後。距地吸煙。若有所伺。倏見高之家人出。譚撮口吹之。其人即應聲而至。譚問曰。勞勃痴歟。勞勃痴者。故譚格司之侍者而現役於高爾培者也。勞開言而笑。曰。然。君嘗謂吾役於是。乃大佳。今果然矣。君亦知此時高爾培鐵箱中貯何物邪。譚微哂曰。吾安能知。是必珍物耳。勞曰。西發利亞皇帝以冕向高質巨欸。今是物在鐵箱中也。譚歡躍曰。皇冕邪。勞勃痴真可兒哉。試爲我言。鐵箱何如。勞吃吃而笑曰。君啓之。如探囊耳。今夕不取。則翌日必貯之銀行中。君之器具何在。曰。已携此矣。今何時。曰。可九下鐘。曰。善。汝往伺人定。後由法蘭西窻漏光示我。曰。可。譚格司因復吸煙。枯立以待。已而鐘鳴十二下矣。則見屋後燈光數處。自窻中漏出。譚仍坦然吸煙。未幾。煙盡。乃棄灰。實斗於衣袋中。挪步而前。倏見法蘭西窻。驟現燈光。譚躡足向窻。啟處見勞勃痴在窻中。悄然曰。人定矣。譚頷之而入。曰。鐵箱安在。勞指示之。譚乃造鐵箱。以手撫其門。曰。冕審在是乎。曰。然。吾親聞高爾培扇箱門而鍵之。譚低聲曰。勞勃痴誠爲吾黨。健將吾等。此來窮甚。今得此。又無憂矣。不審唯是吾等。既據有此寶。且一躍而爲世界之鉅富。雖稱爲財界之王。亦何不可之有。吾等今着手矣。慎毋喋喋。勞正色曰。君自喋喋。我又何與。譚笑曰。然則進行可耳。言次。取一皮匣出。隨開之。曰。妙哉。此物雖謂能助我爲王。可也。豈第一皇冕而已乎。乃檢匣中物。得強酸一瓶。骨製之鎗無數。凡此外劇賊應用之物。

皆有之。雖區區一小匣。其內藏各物。除勃雷克外。罕有人備之者。譚格司首取車鎖。向鐵箱門力鑽之。漸鑽漸深。洞成一圓形之孔。乃置鑽取小鐵棍入孔中撥之。已而縹然有聲。鍵斷矣。譚格司返器於匣。製箱門啓之。則見一皮製之匣在焉。譚格司喜極而嘆。勞勃痴亦欣然忘機。斗聞身後有人狂呼曰。汝劇賊。奈何盜吾鐵箱。噫。此哈利師也。二賊聞聲大驚。疾轉身視之。見爲高爾培。衣寢衣。履便履。一手持燭。一手持極利之手槍。蓋此老鷹保守皇冕之重任。轉帳床褥。可二小時。終不成寐。故親自下樓一覘。冕之安否也。此時高爾培見冕已被竊。既急且懼。遽以槍猛擊譚格司。應手而倒。皮匣亦同時墮地。勞勃痴乍見高至。木立不知所爲。及譚格司倒地。始驚覺而高之。第二槍又發。勞勃痴避。僅擦頰而過。適回首見案上貯酒器。疾取之。向高爾培猛擲。中高之。顛高昏然倒地。狀如中斧之牛。勞勃痴取貯冕之皮匣。藏之衣底。又取譚格司之器具。匣實之衣袋中。遙聞室中有無數足聲。窸窣而至。知時已迫。乃負譚格司疾越法蘭西窗而出。回視高爾培頭部沁然血出。濡染地。涎淋漓不堪矣。

第二章

勃雷克力搖其副丁敢之肩曰。丁敢。吾行矣。丁敢睡興正濃。方喃喃作夢。忽驚起曰。先生。汝邪。曰。然。吾頃得雪。勝海緊急電話已將車將出。汝偕吾往邪。抑留守於此邪。曰。留守乎。曰。然。汝肝聲如雷。睡興方濃。宜仍尋好夢爲上。丁敢失笑。遂起坐而揉其睡眼。則見勃雷克已盛裝待車矣。勃曰。汝亦往邪。丁敢下榻曰。必往。又曰。雪勝海何事。曰。銀行家高爾培私室失竊。丁敢大怒曰。以斯須小事。乃驚起。二有名之偵探。破其佳夢。邪。勃笑曰。吾意是案。

或異於尋常。方高爾培在電話時。聲浪顛動。若不勝其激切者。彼雖不言所失之鉅。吾度其必爲無價之寶。今吾車與批得羅已久。待矣。汝疾裝勿滯。丁敢曰。夫亦往邪。曰。吾意茲事宜借犬爲助。故攜之與俱。吾今遲汝於會議室。可乎。丁敢聞言。乃大倉皇急切。問碎其盥手盂。又誤着左右靴裝。已乃就坐。勃雷克車右。勃本善御。此時更縱輪疾馳。無復節制。丁敢在車中。幾傾跌而出。未幾。車遠雪塍海矣。遙見窻中燈光。知爲高爾培旅邸。遂止車。逕往叩門。一家人應門而出。曰。來者。勃雷克君邪。曰。然。主人久待矣。此時方蹀躞室中也。勃曰。吾急欲一見。請示所向。家人勿勿導勃等去。至高爾培之室。呼曰。勃君來。勃等入。家人出自言曰。謝天地。勃雷克舉目見行主面若死灰。頭部縛手巾。血跡模糊矣。雖已易晚裝。而衣襟不整。知急切間未及理也。行主見勃至。悽然曰。勃雷克君。吾失盜矣。吾茲所失。殆無術足以償之。蓋所值不貲也。幸君能珠還。不然。吾顛覆矣。勃曰。君毋躁。吾意當不至如君所云。行主曰。否。吾告君。吾蓋望君能獲吾亡失之冕。苟不得者。吾必無幸。勃聞言。緘眉曰。冕邪。幸。叙。願。未。須。知。徒。事。焦。急者。坐失時機耳。行主曰。固也。吾將言之。言次。以手按其額。就坐曰。吾事滋秘。因目丁敢曰。未可爲他人道。幸與君一人商之。可乎。勃出雪茄。並贈行主。行主身體震動。堅却不吸烟。勃乃徐徐言曰。此君爲丁敢。與吾共事。君無事慮。彼請恣意言之。行主曰。然則。吾未言之。前應請諸君力秘。吾言勿洩。勃曰。此吾等之責也。行主聞言。仍猶豫不已。已乃言曰。夜來西發利亞皇帝來訪。其人蓋一博徒也。近與某氏等博負五萬磅。又以國務急於返國。特就吾假五萬磅。用贖博負。而以其冕爲質。時勃安坐椅中。兩拳緊握。閉目凝神。而聽。蓋勃理案時之恒態也。行主則

以爲夜半趨駕睡魔未去。故見爲顛預之象。然勃聞言。卽微應曰。然請復言。其他行主續曰。吾貸欸後。卽鎖冕鐵箱中。勃目視室中鐵箱。曰。乃彼箱乎。曰。然。吾鎖冕後。終不成寐。輾轉中夜。以爲吾肩此重寄。脫有不測者。殆矣。吾乃決意下樓。一視。遂衣寢衣。履便履。一手以燭。一手以槍。詎吾一入門。卽見有二賊。發吾箱。竊吾冕。吾一見。心胆皆裂。蓋其中一人。非他。卽吾之家人名哈利師者也。其他一人。手持吾冕者。則爲吾所弗識。勃曰。請稍俟。先爲吾言。其他一人之狀。行主沉思久之。曰。吾不能狀其人。君試思。吾此際驚懼萬狀。目光亦因以模糊。第見其人着破衣。鬚髯作黑色而已。當時吾舉槍猛擊。彼卽應聲倒地。吾回槍擊家人哈利師。不中。彼以酒器擲中吾額。吾昏然倒地。及覺。則其他家人已紉吾首矣。家人告我。謂吾昏臥可一小時。而哈利師及其同黨之蹤跡杳然。不知所往。而西發利亞皇冕亦不翼而飛。勃君乎。君苟不爲吾珠還。此冕者。吾顛覆矣。此冕之值。旣三倍於貸欸。而三月之後。西皇必將欸贖冕。彼時若不能照付。則吾等之所竭力秘密者。不且暴揚於全歐耶。勃曰。然。吾今爲君任此案。可也。君已告警察乎。曰。否。此事萬無公布之理。勃曰。君何由識哈利師。曰。吾弗審彼之爲誰。唯彼以證書投我。曰。証書誰爲之。曰。反復縣人亨德也。曰。君識亨德乎。曰。僅知爲一退職之孟買商人。曰。彼居何所。曰。吾嘗錄其住址。言次。啓拙履。出姓氏錄一冊。信手翻之。曰。得之矣。惠爾福路二五〇號也。勃曰。君嘗函亨德。詢哈利師之爲人邪。曰。然。吾嘗得其報章。揄揚甚。至勃曰。君嘗向住址錄一查。亨德否。邪。行主愕然曰。否。吾以爲無需此。勃雷克微晒曰。試取有反復縣之住址錄。來行主如言。取至。曰。此爲礪德郡屬地之住址。反復縣隸其中也。勃遂頁轉之。得惠

爾福路因示行主讀之曰。二五〇號孟特斯新聞紙經理人兼理煙草行主讀畢。嗒然無語。勃曰。君函詢哈利師之答書爲手書邪。抑打字機打成者邪。曰。打成者耳。勃蹙然曰。此無望矣。雖然。試取答書來。或尙有可供研究者。行主果往檢得之。並取證書至。勃視之。果係打字機所爲。其紙亦通常英人所日用者。打字機爲呂明登牌字跡鮮明。儼然新機也。書中備述哈利師之忠實。足恃。勃反覆視之。良久。忽喲然出一人名曰譚格司。此時丁敢旁立進曰。先生安知爲譚格司。勃指書中數字爲打字機所脫遺。而以手書補之者。其文曰。『彼爲』：Andheiser。勃曰。譚格司嘗犯盜後。此手書告我自承其罪。吾因詳察其手書。今書中之A與E可決其爲譚格司之書。行主驚喜曰。君謂頃所言之人。卽吾所槍傷者邪。曰。然。行主曰。譚格司非盜美國某富人之財而受逮捕者邪。曰。然。此人爲倫敦有名之怯。僕家嘗約吾爲後會。吾未嘗須臾忘之。今既犯案。吾必竭力與之鬥。智雖天涯地角。吾必覓得西發利亞之冕。歸趙。行主聞言。欣然曰。得君如此。吾復何憂。勃曰。君謂與吾所揣度之譚格司同黨者。確爲哈利師然邪。曰。是必無誤。曰。譚格司既負傷。必難逃他人之注意。彼等且圖歇足。以療傷。易服。而後他適。唯若能憶譚之傷劇否。曰。是不能言。吾初擊時。譚已倒地。吾疑其爲已死。然卒自逸去。可知良未死耳。勃曰。彼卽受劇傷。而其同黨亦必挈之而行。吾今擬一視鐵箱。或有一線端倪。言畢。俯身周視鐵箱。起而嘆曰。神乎。技矣。吾周視並不見一手印。真劇賊也。今且假助於犬。試取哈利師之靴或襪來。行主按鈴召僕曰。速取哈利師之靴或襪來。僕唯唯而去。勃轉身向法蘭西。意見窻前一極黑之血點。乃啟窻。見窻外復有極黑之血點。勃度其方向。知爲向窻外草

場而去。因出窻。聖電炬燭。草復俯察。窻前血點。處暹日。天氣乾烈。別無足跡。勃自衣袋中出透鏡。照之。則見窻前。纖草上有履痕。一路循跡。燭之。果得一處。草形凌亂。復有血點無數。蓋哈利師負譚格司出窻後。背小息於此也。勃既得此。乃大欣悅。遂回室。而家人已將哈利師之舊靴。至勃命丁敢至車中。搯犬至。嗅之以哈利師之靴。已而引犬至纖草上。指示之。曰。覓之。犬聞言。果往嗅。窻外一周。勃復曰。覓之。犬乃猶猶而吠。力掣頸上皮帶。丁敢曰。犬已得之矣。勃領之。謂行主曰。謂君收存吾車。吾等往矣。吾犬已知賊之所在。吾深望能追及。兩賊蓋哈利師既搯譚格司。又必改易服色。而後行。度中間必費無數光陰。吾等幸能追及。而得冕於未毀之前。乃大善也。行主曰。君果得冕。幸勿違此。二人蓋吾事。滋宜秘密也。勃沉思良久。曰。吾必終君之志。譚格司前此嘗盜美國富人之財。警署出票逮捕之久矣。吾今得其人。即假其盜銀之名。而陰求西發利亞之冕。所謂一舉而兩得之術也。行主曰。君之所爲。天實授之。果返。吾冕。吾必厚酬。勃搖手曰。吾正緝案。安所言。酬噫。批得羅汝往哉。遂率丁敢隨犬行。

第三章

批得羅初引勃等至叢樹後。即譚格司俟勞勃。痴處也。繼引回法蘭西窻下。即勞勃負譚格司同逃處也。已而引勃等至花園圍牆下。猜猜不已。勃呼丁敢曰。速登牆。丁敢既登。勃助犬上。犬及丁敢既出。勃隨出。見犬越荒田而上。勃及丁敢逕追。此時夜闌人靜。星月無光。勃等盲進不已。倏遇一露溝。勃覺之力引而過。丁敢不及。備覺墜入溝。及起。泥滓滿身。勃見之。局局而笑。丁敢大怒曰。先生何笑。勃慰之曰。非也。汝墜溝。吾心滋以爲戚。唯形狀可

笑故忍俊不禁耳。遂以手巾授之曰：試潔汝身以速爲上。吾雅不願虛糜寶貴之光陰。丁敢得手巾，更取草本助之力，拭周身之泥。此時批得羅已得路，急於進行，騰蹕不已。勃撫其首曰：老友乎，汝勿急急，吾等行即去矣。忽曰：噫，大事去矣！譚格司傷已痊，能步矣。丁敢方拭泥，聞言即曰：先生何謂？勃引電炬照溝之一邊，則汗泥中足跡顯然。勃曰：何如？丁敢曰：此爲二人之足印，無疑。勃出雪茄吸之曰：速行耳，再遲遲者將不及。又曰：批得羅往哉，遂進行如前，未幾出田外，得路矣。已而引入一小巷，巷之兩邊皆小廬，門窗盡閉，墨然無光。岑寂之中，唯聞靴聲窸窣，爪聲得得而已。小巷既盡，則見夏屋渠，渠高出小廬之上，望之似新建者。批得羅逕造屋外花園之大門外，設非勃力掣皮帶者，已穿鐵門入矣。勃率丁敢及犬，隱身門外叢樹後，從容吸烟。已而擲餘烟，以皮帶授丁敢，低聲曰：汝守批得羅，俟於此。吾且入探。丁敢曰：先生將何之？勃搖首微笑曰：凡人中心之所圖，決不挾以示人。吾此行容有危險，或旬丁敢毅然曰：君行有險，吾必偕往。吾今系批得羅樹上，而旬勃拒之曰：否，汝往何益？且聽吾言。守批得羅於此，丁敢聞之，怏怏不已。勃則獨身向園門邊，出骨製之鑰一束，擇一鑰試其門，鎖應手而啓。勃大喜，輕關其門，揉行而進，繞行至屋之後部，倏見第一層樓，燈光閃爍，勃立窻下。良久無計，忽見窻邊倚洩水管，一勃急抱管而升，漸升漸高，已達窻口，乃以兩手攀窻，見窻口坐一人，倚案弄冕，以手撼冕上寶石。室有火爐，爐旁立書架，二室中陳設亦頗雅潔。勃凝視室中人，不識面，然心知爲譚格司也。正觀間，勃兩脚忽離洩水管，全身遂懸攀窻檻，聲浪一動，室中已覺遽起，覺手槍蓋室中人果譚格司也。先是譚既盜美國富人之財，經勃雷克偵得之，警

廳出票大索乃逃亡海外可數稔既知風聲漸定遂巡復回倫敦喬裝爲退休之商人而下居雪騰海爲獵財之計自分計出萬全決無警署中人能識破之者至是聞意外有聲乃大駭異疾取手槍推窗而望勃不及避猝爲譚所見驚呼曰噫勃雷克卽舉手槍柄猛擊勃之頭顱罵曰汝好事之狗勃受擊應手而落譚疾呼曰勞勃痴勞勃痴勞聞聲至曰何爲而驚惶若是譚曰勃雷克已知吾等蹤跡矣吾等不行行且受擒勞驚曰勃何勃雷克邪彼何由而至今又安在譚曰彼受吾擊殆倒吾園中矣吾等行囊全未趨行爲上勞曰全矣曰善吾等卽往覓舟赴紐約曰君不嘗謂赴巴黎邪譚嗤之曰吾等往巴黎勃雷克不旋踵至矣趣取繩來勞如言取繩相與下樓向園中此時丁敢聞園中有墜物聲心緒潮湧自念主人必入危境遂不遵勃指係批得羅樹上直入園內窺下見勃昏然臥地沁然血出未及返顧譚格司等已至譚一見丁敢卽以槍柄猛擊丁敢後腦丁敢受擊兩眼火迸跟跣欲跌願丁敢素勇雖受擊猶能力搏以掌摑譚格司之面譚之假齒紛紛而落譚大怒力又丁敢之喉二人遂倒地苦戰不已批得羅獨係樹上久猶猜而吠勞勃痴聞聲恐有人至則取譚之手槍擬丁敢之面丁敢時亦力竭昏然而臥不知所之矣

次日午後勃漸蘇知周身被縛口亦箝塞恍惚憶夜來事而饑腸漉漉創痛又劇昏然者再乃力自振作翻身而轉見臥處似爲一廡室而丁敢在焉周身細縛弛然而以勃欲呼而口塞終不成聲不得已力齧口中物試之已而漸齧漸鬆未幾竟脫然而墜乃低聲呼曰丁敢丁敢丁敢聞聲而驚翻身視之見勃面部血污淋漓額上創痕

癥結厥狀如鬼。勃曰：吾已去吾塞矣。吾將翻身近汝。汝試取吾衣袋中小刀，割去吾縛。丁敢領之。勃遂忍痛力轉其身，且轉且痛，呻吟之聲不絕。卒力掙與丁敢近，曰：可矣。試伸手探之，復曰：得之矣。試展刃割之。丁敢如言，展小刀之刃，勃轉其背就丁敢。丁敢徐鋸，勃係手之繩已而繩脫。勃乃伸手去周身之縛，又起而去了丁敢口中之塞。丁敢嘆曰：娘乎！吾幾不得食，且不得飲矣。勃聞之失聲而笑，復爲去周身之縛。二人挪動手足，筋骨略舒。檢視室中，僅一二破桌椅，方欲登樓，忽聞犬嗥甚厲。丁敢曰：此批得羅也，可憐哉！此狗吾夜來係之樹上，想此時已拽斷皮條脫身來矣。已而門闢，批得羅搖尾而前，狀似欣悅，頭上皮帶已片片而斷。勃及丁敢競以手撫之，攝之登樓，則見室中凌亂已甚。書桌之抽屜雜陳案上簿籍紙片，散布地屏上。書桌上鐵道指南一帙，書頁展布。勃一見即出透鏡，就書頁展布處窺之，欣然色喜。次就地屏上紙片中檢之，無所得。回顧室隅小桌上，有國民電話公司號簿。書頁亦展布，勃就而察之，忽發怪笑。匆匆出時，計視之，則又繡眉木立。已謂丁敢曰：譚格司已授我以隙，唯其人已鼓輪赴紐約矣。丁敢愕然問曰：何從而知之。勃出雪茄燃火吸之。徐曰：得自鐵道指南及電話號簿。丁敢趨而視之曰：吾殊不敢謂然。勃曰：汝行知之。試取吾透鏡再觀鐵道指南展布之一面，有ABC三字，母其上有物爲往利物浦之火車時間。丁敢如言窺之曰：吾見有指甲印在「十一點鐘火車自攀從頓往利物浦」諸字之上。勃曰：汝既得火車時間，則當觀電話號簿上背那汽船公司之號數。丁敢曰：電話簿之展布或偶然耳。勃曰：汝姑細觀之。丁敢如言，凝視良久，曰：吾見該公司名字之上有針印或指甲印。勃曰：得之矣。此等指甲印必譚格司或

其同黨爲之彼等通電肯那公司必爲擄署特別事件或詢行駛時間耳彼等既以十一點鐘火車赴利物浦必附五點三十分鐘之盧雪登坭汽船赴紐約蓋紐約夙爲譚格司通逃藪也丁敢曰然則先生何以處之勃毅然曰追之耳丁敢曰吾意通電盧雪登坭拘譚格司而搜其行篋或通電紐約警署於譚格司登陸時拘之不審可邪勃聳肩曰吾亦未嘗不可爲此唯此案關係皇冕一經警署必暴露於英美各報紙矣丁敢恍然曰吾幾忘之勃曰吾固未忘也吾人今日之事固爲追取皇冕噫吾必得此僉而甘心之雖窮追至天涯海角吾亦勿惜

策四章

夕陽西下漸近黃昏繁星點點一一鑽次寥之空而出清風徐來吹爽肌骨白壁紅樓之中星火探窻外射與明星爭其光輝居民熙熙里閤不驚治晚餐檢臥具未幾燈火漸滅人聲亦靜而墨西哥僑來渡鎮之居民一一歸黑甜鄉去矣夜既闌變驟生墨西哥軍人無數忽又起而反抗政府蓋數月以來墨人方經營革命事業而大將愛爾潘尤爲革命軍之中堅嘗率其屬侵入僑來渡爲政府軍擊退然革命軍夙知愛爾潘之勇初不以小挫爲意唯養精蓄銳靜待再舉而已是晚僑來渡邊界忽有乘馬者二人在月色朦朧中率炮車軍火向僑來渡鎮進發諸人皆衣飾禮縷若丐蓋近日有戰事未遑修理軍服也主者愛爾潘與其副將鄧諾並馬前行愛年事可四十餘身長而瘦面色淡黃鬚髮作黑色儀容整肅望之凜然一若天生將材爲叛黨首領者然既饒智勇性則殘忍人莫不畏之愛初爲劇賊數犯罪後遇一總統拔之入尺籍不數年間超升爲上將及今總統秉國愛不謂然

起與之抗。及兵敗。束手入獄。已而革命軍又起。愛及諸死囚。皆釋出。愛乃與革軍合縱。共叛政府。是晚率兵一隊。銜枚向僑來渡鎮。鎮外有鐵道。貫鎮而過。愛爾藩至鐵道旁。停馬。與鄧諾副將密語。忽發令。令騎兵向左右轉。入樹蔭下。諸車亦藏匿。又發令。令從者十二人。引馬隱身樹後。將軍與副將並馬密語。已而並馬至樹後。下馬。繫其馬。步行復出。直抵鐵道旁。伏焉。此時人馬寂然無聲。狀至嚴肅。將軍劃火柴。吸烟。火光燭面。似含笑。諸人靜守。可一小時。寂然如故。唯聞風聲打草。馬嘯。中夜而已。將軍狀極鎮靜。洋洋如平時。副將似震動。兩手時握時釋。忽起坐曰。火車猶未至。何也。將軍笑曰。汝耐之。吾度且至矣。今輪聲已近。吾之所號令者。已遵行否。邪。曰。吾等已強詢司電信者。謂來者乃煤車也。吾則令十二人。監察鐵路衛兵。曰。是誠大佳。此時車聲隆隆然。漸近而益顯。車前之燈光。射數十尋丈。副將鄧諾。乃手一燈。屏息以俟。車至。已而車近矣。鄧諾擎手中燈。躍登鐵軌上。大呼曰。止。然火車嚙嚙而行。若不聞者。鄧諾復呼曰。止。車仍弗停。勢且掩鄧諾而過。鄧諾躊躇曰。車竟弗止邪。因復大聲警之。且示以勢。車行始徐。已乃倏然而停。車人下曰。先生何爲。鄧諾突舉手槍擬之曰。吾友。此耳。吾等今暫假汝車。汝苟違吾言。槍珠貫汝顛矣。車人大驚。嘆曰。吾知之矣。乃叛黨也。遂舉手示降曰。先生毋相阻。吾奉令聽君所之。愛爾藩聞之。遂號令其屬登車。揮車人司機。而自匿車人身後。以手槍擬之曰。若一動。卽畢乃命。又令其屬盡去車中之煤。與須而盡。叛黨遂畢。登鄧諾曰。可矣。遂辭將軍去。往治車中軍務。愛爾藩乃令車人曰。向僑來渡。毋喋喋。洩乃公。車人如令。開向僑來渡車站。已而至矣。車人忽聞身後槍聲砰然。以爲愛爾藩之擊已也。顧乃非是。蓋

叛黨號令耳。叛黨聞聲，卽出車列而成隊。車站職員見之大震，莫敢少動。愛爾藩則從容率其屬，直趨僑來渡街。市人聞聲窺視，莫不震恐失色，無敢出而阻之者。僑來渡故有兵一營，以爲保護居民之計。願兵士無遠慮，而樂苟安，自審所處甚安，恆高臥不知禍患之至。及叛軍自街市向兵營來，始大擾亂。兵不及甲，馬不及鞍，號令紛下，不知所遵。營門有衛兵四人，見敵軍如風而至，思閉戶拒之，願乃不及，遂不待長官令，縱槍狂擊，塵埃雜烟霧而飛。叛軍乘機越四兵而入，忽營窻中排槍齊發，叛軍不能支，亦大擾亂。此時營中一老成之軍官曰山哲士者，發令回復秩序，又令軍士覓馬。營中旣得令，不復如前此之亂，而叛黨首領受創劇，益奮然率其屬大呼直前，鎗彈落如驟雨，未幾營中火光四起，烟積庭中不散。叛軍已力攻馬廐及軍械所而入。愛爾藩大呼曰：備鎗刀。山哲士亦呼曰：趣前勿却。兩軍短兵接肉，薄而戰。叛軍久戰益奮，守兵漸却。山哲士忽發令取機開鎗，至縱機狂發，叛軍乃大創，紛紛而退，死傷徧地。山哲士舞刀躍馬呼曰：追擊勿失。遂率衆兵越屍而出。叛軍被追急，亦奮然回擊，不少餒。鎗聲旣烈，煙霧蔽天，又雜以呼戰聲、號痛聲、嘆息聲。機關鎗轉機聲未幾，山哲士中鎗落馬，守兵無主，無復鬥志，紛紛而逃。全軍潰散，叛軍首領愛爾藩乃奏凱率衆入營，而僑來渡遂入其手矣。

第四章

叛軍首領愛爾藩旣得僑來渡，引爲根據地，而以故營房爲總司令部，坐鎮之。勿勿間已逾月矣。愛爾藩已久，僅一女曰陶羅斯，二十年華，窈窕嫵媚，愛爾藩珍之若掌珠。及愛爾藩僑來渡，女亦偕至，卽就營房中下帷爲閨闈。

女爲南美產。身長玉立。常御白馬。風致飄然。可愛。面作蛋形。色微黃。櫻唇若紫蘭花。眼珠深黑如漆。望之藹然可親。一日御獵衣。跨名駒過村市。青絲被肩。如天上安琪兒。見之者譁贊不已。女既出村市。策馬向村外草場而去。已而直造一牧場。此牧場面積至廣。縱橫可八千餘畝。爲墨西哥最大牧場之一。數年前有英人二少年。曰克烈思哈定。曰菲力冒頓。二人蓋中表也。出資本十五萬磅。戮力經營。不數年間。獲利稱倍。及愛爾藩據僑來。渡嘗夜掠之。克烈思哈定明檢之。失牛五十餘頭。心知愛爾藩所爲。逕造其營中爭之。語相侵不已。忽陶羅斯飄然出。克烈思見之心大醉。竟忘愛爾藩前却。女亦愛克烈思少年英俊。傾心相愛。已而叛黨復掠牧場。克烈思大怒。指愛爾藩責數。愛堅不承。二人復力爭。此時愛爾藩已頗知其女與克烈思有情素。心憾之。乃禁門者。毋令克烈思入見。陶羅斯顧陶羅斯嚴毅有斷。見所歡不至。則逕往訪之。適克烈思他出。而冒頓出見之。冒頓見女。乃大欣羨。遂向女乞婚。女嚴詞拒之。後克烈思亦知其事。遂與冒頓有却。是日女復乘馬詣牧場。克烈思遙見之。則力趨而近。女助之下馬。克烈思清臚骨立。無少年風度。見之者頗怪。女胡爲愛此瘠漢。克身長可六英尺餘。兩肩極博。面爲陽光所灼。色如熟牛革。然豐姿俊爽可愛。克既助女下馬。則抱而親吻。曰愛乎。汝殆如培蒂之花。令吾觀之。久而益艷。吾不知何時。乃消受汝。女秋波微轉。低聲曰歡乎。汝以爲吾之不來。使汝不樂乎。克烈思以手撫女之髮。言曰吾愛汝之離我。我不曾驟失其魂。吾不能一日無汝也。吾愛試告我能否。借適爲吾妻。女曰捨此亦無他術。吾嘗求之。吾父以君數與爭。堅不令吾二人諧合。克烈思悵然曰吾乃不自制。平心論之。汝父之從者竊吾牛。乃確

也。此後吾將疑其事。吾將失牛千頭。必得汝爲妻。女聞言。以纖手攀克烈思之頸。仰而與之親吻。克烈思遂抱女坐懷中。情話喁喁。樂而忘懷。不知有二人者從牧場出也。二人一見克烈思與女之狀。則仍退而入室。二人者一冒頓。一愛爾藩也。冒頓蹙然謂愛曰。汝見之乎。言次。出紙煙。亦餽愛爾藩。愛得煙。登肩曰。見之矣。吾女果嫁汝之中表。可云兩美合矣。吾將棄前却。聽彼等成有情眷屬。冒頓厲聲曰。若女安可嫁彼。吾亦愛汝女。汝其謂何。愛爾藩曰。汝勿驚我。蓋人之愛陶羅斯者衆矣。言次。登其肩。復言曰。唯汝之富。亦同於汝中表。吾何擇於汝二人。冒頓徐徐曰。汝乃注意於金錢耶。愛夷然曰。然。須知吾乃不名一錢。冒頓微哂。倚身而前。以急切之辭。情問曰。將軍。吾聞人言。汝得財。卽爲人効力。然乎。愛爾藩聞言。熟視冒頓之面。良久。乃答曰。卽難者。亦復爲之。冒頓曰。是則大佳。吾頗知汝不悅吾中表。蓋以彼數擾汝之精神。愛頷之。冒頓默然。凝視愛之態度。從容曰。設彼與汝鬥。而欲致汝之生命。汝將何以處之。曰。此當關軍事裁判。而以排鎗隊於日起時。句冒頓續之曰。是則吾中表之財產及牧場。均屬於我。我則娶公女爲妻。愛爾藩聞言。復熟視冒頓之面。良久。問曰。汝何爲吞吐其詞。汝今茲所言。大有意味。吾蓋知汝欲告我者。不僅以汝爲汝中表之繼承者而已。冒頓曰。然。遂移座近愛曰。吾知汝爲可信託者。吾極欲以心腹視汝。設汝今夕復掠牧場之牛。吾中表必來汝營中爭論。彼若用武。汝就而捕之。可乎。愛爾藩頷而續之曰。而軍事裁判及軍法執行。卽隨其後矣。汝此後既倍增其產。爲富人。則必不忘其所自。而慷慨輸將。冒頓曰。是何待言。吾願以五千磅爲贈。愛爾藩微哂。起身告別。至門。正色向冒頓曰。此人果死。不列顛政府。必倩人偵求其

死狀而交涉大起。冒頓君汝心計工矣。吾爲汝冒險行不道德事。倍汝財產而汝僅以五千磅界我。豈以我爲蠢夫邪。冒頓曰。請君少安。吾蓋摯愛汝女。而吾中表從中爲梗。吾之恨之者至矣。遂近愛耳語。愛聞之有喜色。願謂冒頓曰。當如君命。吾今夕以人掠牧場之牛。明日之晨。向愛爾藩聳其肩。冒頓亦然。愛爾藩復曰。汝之所逆料者成功矣。

第六章

翌日之晨。克烈思及冒頓方聚談。忽有人狂奔而入。二人視之。則工頭錢克也。克烈思曰。錢克何爲羣牛無恙乎。錢克怒目握拳憤然曰。夜來又失牛數百頭。不知所往矣。克烈思大怒曰。何哉。羣盜敢爾。吾必懲之。冒頓曰。羣盜亦太甚矣。表弟將何以處之。克烈思握拳曰。處之乎。吾將入面愛爾藩將軍。要求珠還耳。冒頓聞之大說。佯曰。茲事滋宜慎之。幸毋躁率。吾聞愛爾藩將軍其人蓋叵測也。克烈思毅然曰。表兄胡多疑。豈吾等坐聽羣牛替彼匪徒之吻乎。且吾等乃英人在理。叛黨宜加優禮。愛爾藩雖暴。吾何懼焉。遂撫鈴召侍者曰。趣爲我備馬。復於櫛中出手鎗。實之衣袋中。冒頓見狀。心竊自慶。佯曰。表弟此行將何爲。挾彈以往。豈將擊之邪。克烈思曰。吾深望不及此。唯今茲之行。乃入險也。汝蓋宜偕往爲伴。克烈思雖作是語。心知冒頓胆怯。不往也。冒頓果狐疑良久曰。否。吾不往。錢克聞之。匿笑不已。冒頓又曰。兩人偕出。牧場無人主持。亦非計之得者。錢克進曰。茲事吾能任之。蓋克烈思君一身入險。決非良策。冒頓君其偕行乎。冒頓厲聲曰。汝自治乃事可也。吾已宣言不行。汝何者忘預吾事。錢

克謝曰。初不料及此。轉身謂克烈思曰。吾侍先生行。克烈思曰。否。吾將獨行。事若和平。吾亦不較。行再相見。遂策馬。逕去。冒頓獨入室中。取酒吸之。面色頓紅。喜氣可掬。曰。親愛之表弟乎。行再相見。汝自往就死。吾則擁陶羅斯而妻之。且還諸所有。以娛餘日。而瓊花璧月之陶羅斯。長侍吾側。生平之願足矣。克烈思既策馬行。歷時良久。始抵營門。門前衛兵。鶉衣百結。口啣紙煙。往來蹣跚。克烈思前曰。吾欲見將軍。汝爲言有哈定者。在外靜候。衛兵狐疑久之。乃曰。先生。吾非不能入言。第將軍嚴命。不聽汝入。奈何。克烈思狂呼曰。吾必見之。吾適有事。安能拒我。衛兵乃擲去餘煙。向營中而去。未幾。匆匆出面。帶驚訝色。宣言曰。將軍請先生入見。卽偕吾往。克烈思隨之入將軍之室。見將軍坐紅木桌邊。口吸呂宋煙。見客入。卽揮衛兵退。面容曰。哈定君。聞君欲與吾晤談。然乎。克烈思含怒答曰。誠然。昨晚復有人掠吾牛。計之可數百。將軍盛怒。自視呂宋煙之末端。良久。徐曰。吾安知其事。汝以此語我何也。克烈思聞之。怒不可遏。自念愛爾藩明明爲盜竊之主。而故爲游移之詞。以自掩飾。其狡狠殊堪髮指。思至此。心潮怒上。遽忘愛爾藩爲彼情敵之奧援也。遽忘愛爾藩爲情人之父也。遽忘矜躁之足以敗事也。奮然移步而前。以手將摺軍之面曰。汝賊徒。汝敢謊言欺飾。汝之所爲。吾知之甚悉。設汝爲少年。吾安能宥汝。將軍大怒。從身而退。曰。汝退立。克烈思視將軍手中。赫然出手鎗。遂奮力欲奔之。而鎗彈已碎然而出。幸鎗口上向鎗珠直射入天花板中。克烈思伸手褲袋。亦掣出手鎗。厲聲曰。汝乃敢擊我。我今還擊汝罪人。愛亦疾上。力搏克烈思。二人徒手大戰良久。愛爾藩漸不支。乃大呼曰。救我救我。一羣之兵士。擁擁而入。愛大呼曰。逮捕此人。彼謀吾命矣。衆

兵乃肆擊克烈思。拳脚交下。已而有人環抱克烈思之足。數人掣其衣而力推之。克烈思始倒地就縛。此時衆人方注意于克烈思。愛爾藩則竊取克烈思手鎗。啓珠房而出一珠。納之己手鎗珠房中。乃回身擊克烈思之口曰。汝狗。汝敢謀吾命。吾必報汝。克烈思罵曰。儒夫。汝欺我。無援。圖甘心於我。我果得生。必令汝知。英人非可欺者。愛爾藩大怒。力搗克烈思之目。克昏然不省。忽副將鄧諾驀然入曰。將軍何事。傷乎。曰。否。唯吾不乞援。必死其人之手矣。噫。其人乃敢謀吾命。鄧諾回顧見克烈思。驚問曰。將軍將何以處之。將軍夷然曰。死之耳。吾意當即開軍事審判。吾將報告其犯罪之由。而宣布死刑。鄧諾愕然曰。茲事吾未敢以爲然。吾今問汝。茲事不誤否。要知其人乃英產也。苟將軍揮手曰。吾初不在意。速爲我召諸將。吾將審判其人。鄧諾閉合。猶豫不行。自念將軍怒甚。勸之無益。唯其人果就戮。英政府必索罪狀。則句思至此。不覺大震。然已無可奈何。匆匆奉令而出。召將校十二人入室。依次就坐。而將軍爲之首。克烈思時已蘇。唇間血沁然出。潒潒而下。環顧室中人。不知何作。鄧諾曰。罪人。汝謀吾主師之命。應受審判。克烈思大呼曰。此謊也。彼鎗擊我。我出鎗自衛耳。將軍大怒曰。汝狗。猶敢不自承。克烈思張目曰。吾必不承。吾敢矢言。未嘗擊汝。將軍冷笑曰。汝英乃多產謊人。吾不難即證汝罪。因取案上手鎗示之曰。此爲汝之鎗。然乎。曰。然。汝入吾室時。鎗珠滿乎。曰。各珠房皆實之。將軍擗笑。即以手鎗付鄧諾曰。察之。彼謂珠房皆實。果如其言。當釋不治。鄧諾啓而檢之。得五珠。乃曰。此鎗六房。今得五珠。將軍聳肩。謂在座諸將曰。諸君。此足証矣。吾今定讞。於翌晨日出時鎗斃之。克烈思初聞而驚。即又不懼。大聲曰。汝無人道之棍徒。設計謀我。吾鎗

明明六珠惡得亡其一。適聞汝自放鎗。乃強以誣我。將軍聞言。即以己之鎗付鄧諾曰。察之。鄧諾如言檢之。既畢。復付將軍曰。珠房皆實。茲事定矣。將軍曰。然吾已宣布。照此執行。克烈思厲聲曰。汝等謂此獄平邪。吾向將軍斥曰。汝狗勿聲。克烈思無懼色。復大聲曰。汝萬惡之棍徒。周內吾罪。汝欲殺我。殺之可也。須知吾爲英人。必有人爲吾復讎。將軍聞之。面色慘變。然仍以冷笑報之曰。吾何懼汝英衛卒。以此囚入獄。翌晨即斃之。決不改圖。此時將軍室中。忽聞異聲。衆目皆注室門。門扉倏啓。則陶羅斯也。珠唇大顛。面若死灰。胸際跳動。足跟搖搖。引目視其所。微復視其父。慘然曰。噫。吾父。此何事。何爲而若是。將軍正色曰。孺子。趣回室。此間無汝發言地。女毅然曰。吾不從命。必取報章。乃疾趨克烈思。以臂環克之頸曰。克烈思乎。請告我何由而至此也。克悽然曰。愛乎。汝父蓋蓄志以死我。故不憚誣我以罪耳。女聞之。乃張兩臂。屈膝於其父之前。懇懇謂之曰。是人兒所愛。且稔知其人非喋血者。父幸以兒之故。弗入其罪。彼若死。兒亦弗能自活。將軍咆哮曰。陶羅斯休矣。汝情人欲殺我。吾安能恕置。且以若之美。轉瞬聞眷汝者。至矣。女大怒曰。殘忍之夫。竟出無情之詞。將軍坦然曰。汝以爲吾之生命。重於汝情夫邪。女弗答。從容起立。瞋目視其父。將軍則弗視其女。出煙自吃。女悽然曰。克烈思。必不殺吾父。彼既愛我。寧有殺情人之父。以傷情人之心者。自分盡女子之責者。至矣。而父乃弗念我。且吾初非盲者。寧不見羣小之耽耽者。皆欲殺吾。情人以媚汝邪。將軍厲聲曰。緘汝口。勿瀾乃公。衛卒速移囚入獄。女復曰。父終以兒故。宥有。將軍止之曰。足矣。吾不欲再問汝言。此人與汝若何。亦吾弗恤。彼既欲殺我。句克烈思大呼曰。汝惡魔。汝誠言。將軍狂呼曰。速移囚

出克烈思乃被挾出室，女倒於榻上，嚶嚶而泣。諸將聞之，莫不憐焉，悲之。已而女輟泣，自拭去其淚，搓手弗止，忽決然起立，誓曰：吾必救吾情夫，生死不移。

(未完)

滑稽
短篇 我是乞兒

一 寒

哈哈……哈哈……哈……一寒來了。脫一脫帽，鞠一鞠躬，不免和看官們行一個見面禮。但是我真的和看官們見面起來，却另有一種禮節。這禮節就叫奴顏婢膝。我奴顏婢膝，只怕看官們還不睬我哩。這樣講來，我剛纔說的脫帽鞠躬，不過開口就吹一個法螺罷了。哈哈，一寒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我現在把我的身分，編了一個隱謎兒，說給看官們聽了，就可曉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了。

大家聽仔細，我唱出來了：蓬頭赤腳，三叉路，百孔千瘡，一套衣，捏棒提籃，忙不了，瓦盆沒有好東西。大家聽到這裏，一定出口就罵道：呸！一寒滾滾，你原來是一個乞兒。怎配和我們說話？但是一寒一定不服氣的。乞兒也是國民的一分子，乞兒也是看官們一個同胞。你們要看輕乞兒嗎？咳，乞兒倒看輕你們哩。今兒的中國，不是叫做了共和國嗎？共和國是講究平等的是講究自由的。照我看來，平等在那裏？自由在那裏？不平等便是一椿極不自由的事。今兒的國民，得著幾分自由的要算是乞兒了。我是乞兒，我便是一個自由神。看官們應該崇拜崇拜我。不信的聽我道來：我做了乞兒，還有什麼家庭呢？還有什麼妻孥呢？還講什麼名呢？利呢？還講什麼權呢？勢呢？沒

有家庭沒有妻孥沒有名利沒有權勢這纔是無上的自由街頭巷口都是我乞兒高臥的安樂窩萬戶千門都是我乞兒噉飯的方便門月亮兒是我的隨員太陽兒是我的熱客蠅兒蠅兒是我的膩友又落拓又逍遙又閒散又安逸這不是很自由的嗎不比你們爲了家庭爲了妻孥爲了名和利爲了權和勢弄的日日辛辛苦苦年年碌碌忙忙東連動西奔走出盡了醜態盡了氣足有乞兒的身分却没有乞兒的自由所以我乞兒要看看輕你們了你們明明都是乞兒自己却忘了面目却說我是乞兒罵一聲滾滾這好比自己戴了眼鏡兒見了別人戴了眼鏡却說他是四眼狗這不是一樁笑話嗎

你們只說一寒是乞兒我是承認的要看輕了我我是決不承認的乞兒和你們是立在平等的地位不應該同病相憐嗎還有一件今兒是沒有什麼大人老爺的了你們對著我乞兒却還裝模做樣擺出一個大人老爺的面孔罷了罷了大人老爺的面孔今兒到處不行只好擺給乞兒看的了這副面孔實在討厭我乞兒情願餓死決不願向他伸一伸手開一開口屈一屈膝磕一磕頭我雖是乞兒却還有幾分志氣幾分廉恥我對著人奴顏婢膝是難得的有時窮開心吃的酪酊大醉忽然碰著幾個女菩薩熱心腸施捨起來起碼一個銅元我這纔帶著酒興羞人答答的對著女菩薩磕幾個頭討一把錢在清醒的時候我就做不出以爲對了女菩薩奴顏婢膝也是一件丟臉的事只是我聽說所謂大人老爺們每每對了女菩薩要奴顏婢膝的請問看官們有這件事沒有

我今兒有一個問題。要考一考看官們。一寒做乞兒。是世襲的呢。還是手造的呢。是鑽出娘胎就做的呢。還是半路出家的呢。我知道看官們是答不出的了。讓我自己說了出來罷。

咳……咳……說也慚愧。說也傷心。我今兒五十二歲了。我在二十五歲以前。我並不是乞兒呀。我是一個有田有地。有家有室的體面公子。哈。沒爺娘收管我。有家當傳授我。你們可曉得我家當有多少。多也不算多。少也不能算少。現洋呢。十萬六千多元。好口呢。一千八百五十多畝。大小市房呢。六十三所。金兒銀兒珠兒玉兒呢。估起價來。足有幾萬元。家裏一切動用的傢伙。一切擺飾的器具呢。估起價來。也足有幾萬元。你想我那時有了這許多家當。自然是一生吃著不盡了。好不威風。好不快活。吃的用的。樣樣講究。件件闊綽。我十六歲就娶了妻。如夫人呢。討了一連串個個如花似玉。都是出了重價買來的。貴的出了幾千元。強的出了幾百元。一年總要逃走了幾個。逃走一個。總要捲去了一大注金錢。我也並不計較。多謝還有許多知趣的朋友。總算照顧我的。牽我。嫖。引我。賭。嫖呢。只是我出錢。賭呢。只是我不贏。多謝還有我那賢慧的夫人。因為我家當多。他便幫我揮霍。時常拿準千準百的金錢去貼補娘家。不到五年。不知不覺的把現洋用完了。我便把金銀珠玉兌換了使用。不上一年。又用完了。我便把好田賣掉了使用。今年幾百畝。明年幾百畝。隔了七年。田又賣完了。沒得用了。我便把六十三所市房。一五一十賣掉了使用。不上兩年。又賣完用完了。我便把沒有逃走的如夫人。一個一個強賣了。拿錢來使用。不上一年。又賣完用完了。我那賢慧的夫人。一溜烟逃了娘家去。情願做活寡婦。再也不來了。我去也趕我出

來了。我沒錢用。沒奈何。便把一切傢伙。一切器具。索性一齊拍賣了。不上一年。又用完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可賣了。索性把住的好房子。也典掉了。把穿的好衣裳。也當掉了。那時我幾歲了。準準二十五歲。咳嗽。咳嗽。不知不覺。做了叫化子了。咳嗽。咳嗽。我不免懊悔哩。

我做了乞兒。自然在乞兒淘裏渾了。體面公子的面目。再也擺不像。乞兒的面目呢。一時却也擺不出。在乞兒淘裏。我還想位置自高。那知一般乞兒。怪我大模大樣。我還吹了一陣過後的法螺。說我原來這麼樣有家當。那麼樣大世面。那知一般乞兒。把從前的身世講起來。大半是有家當的。有世面的一寒一寒。希什麼罕阿呀。看官們聽聽。憑你有百萬家私。只要一陣嫖賭吃著。包管你定做一個完完全全的乞兒了。

我做了乞兒。要再做一天體面公子。呸。今生休想。你道我懊悔不懊悔呢。我從前爲什麼沒一些兒主意。沒一些正經。把百萬家私。輕輕送在賭場裏。輕輕送在女菩薩身上。輕輕送在綾羅繡繡山珍海味的中間。幾世吃著不盡的。給我半世弄的精光。得了一個光宗耀祖。顯揚父母。極雅致極體面的好名詞。叫乞兒。乞兒。咳嗽。臉子丟盡的了。

我做了乞兒。我這纔可惜起家當來了。我這纔要起面子來了。這叫做敗子回頭。已經遲了一步了。你道我懊悔不懊悔呢。我高一層論起來。今兒的中國窮的彷彿同我一樣。我那百萬家私。倘然留到今日。我情願一齊供獻在政府裏。雖然自己沒得用。做乞兒也博得一個好名聲。那一個不說我是愛國的第一條好漢。那一個不另眼

相。看。呢。我。降。一。格。論。起。來。我。把。百。萬。家。私。提。出。幾。分。來。辦。一。些。公。德。事。業。辦。一。些。公。益。事。業。不。是。也。有。一。點。兒。交。代。嗎。再。降。一。格。論。起。來。我。把。百。萬。家。私。省。吃。省。用。不。是。到。今。兒。依。然。有。田。有。地。有。家。有。室。嗎。咳。咳。今。兒。罷。了。今。兒。糟。了。我。奉。勸。世。人。有。家。當。的。一。定。不。少。切。莫。要。學。我。的。浪。吃。浪。用。總。要。把。我。的。前。因。後。果。當。做。一。面。鏡。子。不。時。的。照。一。照。不。要。空。談。愛。國。愛。國。須。要。拿。出。錢。來。什。麼。國。民。捐。什。麼。公。債。票。慷。慨。解。囊。切。不。可。捏。緊。了。手。搖。掉。了。頭。只。曉。得。自。己。受。用。還。有。公。益。事。業。公。德。事。業。你。們。趁。早。破。費。幾。個。錢。替。社。會。造。一。些。兒。幸。福。若。然。你。們。只。是。浪。吃。浪。用。或。是。愛。錢。如。命。一。毛。不。拔。看。官。們。不。要。動。氣。我。咒。你。們。將。來。一。齊。做。了。乞。兒。我。要。念。一。聲。阿。彌。陀。佛。

我。是。乞。兒。我。却。一。些。兒。不。自。輕。自。賤。把。一。個。平。等。主。義。很。很。的。要。想。實。行。起。來。我。開。口。便。說。四。萬。萬。同。胞。眼。光。裏。看。出。來。二。萬。萬。的。男。子。都。是。我。的。兄。弟。二。萬。萬。的。女。子。都。是。我。的。姊。妹。只。是。我。有。這。種。癡。想。却。並。不。能。實。行。咳。今。兒。的。中。國。依。舊。有。種。種。惡。劣。的。階。級。制。度。貴。賤。貧。富。四。個。關。頭。只。是。打。不。破。有。一。般。冒。充。平。等。的。人。見。了。比。我。富。的。或。是。比。我。貴。的。我。便。同。他。去。稱。兄。道。弟。說。是。平。等。呢。見。了。比。我。貧。的。比。我。賤。的。就。不。說。是。平。等。了。咳。壞。了。壞。了。人。人。打。定。這。個。主。義。人。人。劃。清。了。貧。富。貴。賤。的。界。限。自。然。階。級。重。重。再。也。不。平。等。不。來。了。

叫。化。子。該。吃。虧。排。在。結。末。一。級。就。挨。在。最。下。一。等。我。要。平。等。人。人。不。平。等。我。自。由。自。在。的。乞。兒。只。此。一。件。事。美。中。不。足。乞。兒。不。能。平。等。乞。兒。也。就。不。十。分。自。由。了。做。了。乞。兒。便。到。處。看。人。的。冷。眼。吃。人。的。冷。風。乞。兒。偶。然。得。罪。了。人。人。便。叫。了。叫。化。頭。兒。來。了。阿。呀。好。怕。呀。阿。呀。好。恨。呀。叫。化。頭。兒。便。是。叫。化。界。的。大。總。統。原。來。是。很。專。制。的。很。強。權。

的很惡毒的很利害的他總統了瞎丐。醜丐。癩皮丐。跛足丐。瘋癱丐。五大族真是了不得呢。把種種辣手段放出來對待我乞兒們。乞兒怕的叫化頭兒像惡虎。恨的叫化頭兒像毒蛇。只是有一種不知廉恥的乞兒。沒有志氣的乞兒。却是鬼鬼祟祟。佯佯恭恭敬敬。肉麻麻向那叫化頭兒盡心竭力。狂拍馬屁。拍上了便狐假虎威。助紂爲虐。居然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動弗動來。虐待叫化同胞了。我是恨極了。贈給他一個徽號。叫做叫化界的副總統。這樣說來。享受那飽滿自由幸福的。要算叫化界的總統了。那知却也未必。不過比平常的乞兒稍勝了幾分。他碰着了飄洋過海來的流丐。惡丐。休想碰他們一碰。要是碰他們一碰。他們便要來惡詐你。成羣結黨的難爲你。所以叫化頭兒。叫化副頭兒。憑他這樣那樣的。不可一世。只不過欺侮欺侮五族。叫化同胞罷了。至於超出五族外的惡丐。流丐。也未可以奈何他們。這就叫背上拉胡琴哩。只是我一輩子的乞兒。一輩子有志氣有廉恥的乞兒。悶悶的受叫化頭兒的諸般壓制。既不公平。也不自由。惟其不公平。所以不自由。我想到這裏。又羞又惱。又憤又怒。又氣又苦。我的叫化髮一根根。豎的。壁直。我的叫化面一陣陣。變了顏色。我的叫化眼一點一點。滾出淚珠兒。噲噲一寒。哭了一寒。爲什麼哭呢。爲的是不能平等。不能自由。雖然有吃有喝。有叫化。則可坐。可臥。有叫化。淘可談。可說。只覺的周身不遂。一肚皮的骯髒。到底我是自由神嗎。呸。我簡直是一條可憐蟲呢。

我今兒說的一大片快話。不過當看官們是小孩子。拿了一塊黃連。拿了一塊老薑。却哄他道。這是糖糖。甜得很的。明明乞兒不自由。却說乞兒很自由。哈哈。看官們上了我一個大當了。看官們一定要罵我道。一寒又會調笑。

人又會哄騙人。做了乞兒。還尋人的開心嗎。看官們罵我。我自然有說話來回答的。只是我肚子餓了。要去討一些兒夜飯吃哩。看官們。明朝會罷。

短篇小說 滑稽尙武

肝若

滑稽先生。便便大腹。自謂此中藏有十萬甲兵。故輒喜與人談軍事。聽至私家仇殺及少數人之較量武力。亦津津樂道之。

日者。詣余廬。索茗甚急。侍者以巨碗進。先生受之。作牛飲。既訖。譚風遂傾四座。

先生曰。吳越之戰。古軍事之最足稱道者也。余以是築滬甯汽車。蒞閩閩之城。訪臨頓之宮。冀有如夫差專諸者。流相值於道路。俾得一瞻其臥薪嘗膽。見義勇爲之遺範。故留其地者。信宿旋費。雖罄絕無悔意。惟覺腦海中。思潮鼓盪。爲彼吳下雄風所襲擊。已增長余軍事上之新智識不少。子吳人也。當樂聞故鄉事。試爲子述鄉人之大決。關余曰善。

於是滑稽先生復啜茗一巨碗。以掌抵案作巨聲。若講評話者之擊醒木然。合座之人。神俱振刷。先生乃徐徐語曰。甲乙二人。圍於一室。詎辭聲盈耳。甲則摩拳擦掌。四顧覓刀杖不得。乙則揷袖束帶。惟恐身手不利。落怒目裂眦。頓足咆哮。其洶洶之作戰狀態。足令聞見者爲之寒心。蓋以爲如兩人之赴赴。必同具偉大之戰鬥力。苟一交鋒。勢非演成血肉相搏之慘劇不能已。故皇皇焉。惴惴焉。無不欲披髮往救之。至則見甲已乘機奪門出。方連戰

其指對乙作最後之警告曰。好男兒莫他去。余將往挾利刃。以取爾狗命。言訖。即東馳不復返顧。乙聞語。亦挺身立戶外。望影而痛罵之。且曰。是好漢當先。余來此地。余豈無利刃。余豈無利刃。言次。向西走。此時救者正廣集。聞兩人語。皆甚明瞭。以爲徒搏未成。將作械鬥。此孟賁與烏獲。勢且不並立於人間。世命案發生。迫在眉睫。乃相約分頭解勸。俟兩人來而阻止之。不意自晨至午。自午至於日薄崦嵫。甲乙兩人。竟如一去之黃鶴。影踪俱杳。徒令救者。踴躍東西。望穿秋水。聞聲呼負。負不止。是役也。甲以噴射過多。耗去唾沫三升餘。又摩去兩手指背。聞毫毛二十四根。乙以細縛不令懈。迸斷腿帶一條。並撕破衣袖半幅。雙方損失。其實相等。故由旁觀者定名稱之曰。不分勝負之戰鬥。於兩方面固有之威名。則均無所妨害云。

余曰。南風不競。由來久矣。蓋吳人懦於力。而利於口。勇於前。而怯於後。故其與人搏。祇有宣戰之露布。及作戰之恣勢。迨兩軍一經對壘。反皆退縮。不前往。藉詞逃避。虎其頭。而蛇其尾。外強中乾。情殊可笑。然此等事。亦適足表示蘇州人之調皮性質耳。蘇州人以擺架子。拉空場面爲第一義。故俗稱之曰。蘇空頭。空頭者。猶之滬上諺語。所稱滑頭也。彼等於古軍事中。其最表同情。而稱道勿衰者。莫如三國志演義上諸葛孔明之空城一計。余前聞有某鄉富紳。困於盜賊。屢遭偷劫。於是入城請汎兵。赴鄉保護。以資治安。省吏允之。而未卽發。紳大憂。偶至茶肆。見肆中設評話場。乃入座聽之。藉消鬱悶。場中人頗擁擠。方訝其生涯。何以特佳。就詢於鄰座者。始知是日正演說空城計一節。最緊要之關目。故聽衆獨多。某紳亦竊喜其相值之巧。未幾。演者登壇。醒木一拍。萬頭齊仰。但聞

諸葛亮如何安排。司馬懿如何疑懼。老軍與琴童之膽寒。司馬兵將之憤激。演者既言之。聽者皆如醉如痴。樂此不倦。某紳傾耳細聽。凝神想像。覺諸葛武侯計妙天下。其雍容不迫之態度。彷彿猶在眼前。一時心領神會。不覺大有所悟。於是不待評話終了。立時買舟返鄉。鄰里家屬。咸來詢問。請得汛兵若干數。某紳岸然曰。汛兵何能爲哉。余今帶得神兵十萬來。不特余家可保無虞。行見么麼小醜。望風而遁。且不敢履此鄉一塊土矣。衆人又詢神兵何在。某紳復誣言曰。神兵非凡人所能見。隨處可以安頓。一旦有事。頃刻召集。惟余命之。是從兵法云。鎮靜勝於躁急。安逸能制勞動。且有備則無患。爲庶人所周知。以十萬神兵之力。何必更懼此少數之盜賊。君等此後。儘可高枕無憂。彼小醜不來則已。來則余自有術以退走之。君等不信。試觀後效。時問訊者皆鄉愚最信神怪之說。而某紳則又爲若輩所崇拜之人。故絕不疑其有譌。羣稱先生造福一鄉。此行誠爲不虛。某紳聞恭維語。益欣欣然有得色。乃詔告於衆曰。自今以後。君等門戶。切不可如從前之嚴緊關閉。無分晝夜。均宜大開。倘遇暴客來。亦不可與之抵抗。當揖而肅之。入渠等知吾儕已有準備。斷不敢貿然行事。還怕神兵突出門外。必然立刻逃遁。且開門揖盜四字。實經傳中所習見。欲擒故縱。欲拒反迎。乃兵家之妙用。亦治盜之上策也。未幾盜果大至。見家家門戶洞開。而某紳家尤若等閒無事。門外一老嫗執帚而立。略有殺速態。某紳則携其幼子當門坐。手理胡索。高唱『我本是以龍崗散淡的人。』嗚嗚然以蠅蚋羣盜始。頗驚異。略一停頓。某紳即私自慶幸之。以爲盜果如司馬懿之不敢入門也。於是理胡索益急。復唱曰『正在門前觀風景。耳聽得許多脚步聲。刀鎗火

把照眼明。却原來是衆家大王又來臨。你在舍下借過金和銀。別來無恙。可安寧。我也曾命人去打聽。打聽得大王爺。正望此地行。一回是搶去的財物數不清。二回是燒去了我的前後廳。你不該貪而無厭。又要我的老性命。我祇得在此把駕等。等候你大王到此。譚譚譚心。俺舍下無有別的敬。準備着羊羔美酒。美酒羊羔。犒賞你的嘍囉們。你既到此。就該往裏進。我身旁祇有小兒人一個。既無有埋伏。又無有兵。你心中休得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來。請進門來聽我的胡琴。』某紳愈唱愈高。羣盜竊竊議。謂此老悖當犯瘋症。因卽一擁而前。首以刀砍老嫗於地。復鎗刺其幼子。某紳始駭極。棄胡索狂呼曰。強徒何不說理。如是豈爾曹本領更高。出司馬懿之上。耶。羣盜聞之大笑曰。司馬懿上當亦只一遭。況汝又不是真諸葛亮哉。某紳無可如何。惟有束手受縛。聽其剝掠而去。事後。鄉衆畢集。均責其誑言致禍。某紳跌足而言曰。破綻破綻。怪不得怪不得。孔明所彈。乃七弦琴。余以倉猝不易得。故用胡琴代之。不意若輩俱是行家。被其識破機關。言次。懊喪無既。

滑稽先生時方隱几。聞余言。不語亦不笑。余疑其有厭倦意。至是忽矍然起曰。謹哉言乎。蘇人以空頭稱。宜乎其欲襲用空城計。故智如某紳者。真足以代表蘇州人之特性矣。雖然。某紳終非善學者也。假令其更學空空兒之手段。及孫悟空之神通。則必能成空前絕後之大事業。將羣盜一掃而空之也。余聞之不禁胡蘆。

談

林取

周浩題

談叢題詞

瞿 薩 蠻

箸 超 集 古 句

手題金簡非凡筆。不知細葉誰裁出。書冊夜燈

深。瑤臺十二層。大道母羣物。丹藥人來乞。攜

藻豔春華。紅迷遠近花。

施肩吾仙女 賀知章咏柳 揚萬里秋夜讀書 陳垣開元寺凌虛

閣對雪 孟郊趙記室傲任職無事 薩都刺游梅仙山 潘尼贈河

陽潘岳 元好問少室南原

談叢目錄

護國隨筆 (續第二集)

攄懷齋贅譚 (續第三集)

紀盜及技擊

奇女子

燒餅子

紅衣女

彌羅寶閣

三桂軼事

一女三婚案

黃公俊

李眉生

目錄

卷 盞

南 村

無 愁

魯 源

景 曾

昂 孫

公 天

杜 撰

病 堯

鴛 雛

鴛 雛

集 四 第 素 權 長

龔照嶼
目 錄



鴛 雛

談叢

護國隨筆（續第二集）

卷 盒

漢高祖能忍於太公。不能忍於呂后。豈薄於父子而厚於夫婦歟。項羽置其父於俎上。竟以分我杯羹對。及爲天子。明知呂后必亂。乃不除之。臨終告呂氏以安劉必勃之語。回憶當日與楚軍對壘時。其英銳堅忍之概。視今日。奚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富貴逼人。大足損人銳氣。老境頹唐。致成厲階。良可惜也。

韓信謂高祖能將將。吾於文帝亦云。且德量尤覺過人。周亞夫之將才。苟非文帝。恐未必見用。觀其細柳勞軍時。都尉對以不聞天子之詔。入壁門不得馳驅。按辔徐行。亞夫長揖不拜。文帝乃有真將軍之歎。其度量過人遠矣。汲長孺之傲。大將軍當時以爲難。而亞夫竟以抗天子無怪羣臣皆驚也。覽史至此。令人一讀一擊節。

班史稱景帝遵業。比之成康。吾謂景之刻薄寡恩。烏足以當此。觀於亞夫不得其死。令人扼腕。亞夫得罪。始於諫廢太子。與爭約法。景帝竟以大藏辱之。猜忌褊急。不值一嘆。其他失德之事。史不絕書。孟堅之贊。豈足爲定論耶。行軍當倉卒危急時。須有權術。以慰軍心。雖詐僞。不以爲嫌。如王霸還報。水堅可渡之類。狄梁公征潯州。以桂陵路險。將士惶懼。公乃集軍士。祀神請卜。以錢十枚祝曰。此行克敵。擲得全色。投之地。果然遂命。以釘釘之。復加封識。及奏捷凱旋。方謝神起錢。衆咸爭看。乃兩面錢也。蓋公密造此錢。以安衆心耳。名將行事之不可測如此。古今斯僕。因所事得人。而名益彰者。正不乏人。如鄭玄詩婢李賀奚奴。其尤著者。又郭氏蒼頭能詩。詩曰。青鳥銜

蒲桃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籠看吐扇風雅。雖學士大夫不能過也。

歷朝經術休明。以漢爲極盛。如尙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之有韓生毛公。禮之有后蒼大小戴。均著於學官。設校書之職。以劉任諸人任之。又宣帝微時。依許廣漢兄弟及史氏授春秋。自天子至士庶。無不通經者。可謂盛矣。蓋法制有損。革國學。終不能盡廢。此世界之公理也。始皇以變法自任。焚書籍。以愚黔首。偶語者棄市。卒至二世而亡。遺臭千古。謂非亂法失衆之報歟。

或謂古時教育。立於學官者。初無普通專門之名。然如契之司徒。夔之教冑。以及庠序學校之設。周官所載。已可得其崖略。吾謂漢之石渠閣。詔集諸經。師講五經。同異卽普通之說也。如施雠治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尹更始治穀梁。夏侯勝黃霸之治尙書。私家著述。專攻一經。墨守師承。而無越此卽專門之學也。孔子之博文約禮。則由普通而入於專門。其義益較然矣。

古井田之制。含有均產之義。當時衆建諸侯。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無多少不均之弊。自封建廢。而非田之制不行。亦時勢使然也。三代主人和而得其平。秦主專制而定於一尊。則公私之界判然矣。夫井田之制。其至公如此。而貧富之名稱尙迭見於經傳。何耶。吾謂井田者。國民一定之所入。人人所同。專爲農之耕而食者言。若工商之奇贏。士夫之采邑。則又農之外。而自食其力者不在百畝所食之內。故所入較增於農。於是貧富之名著焉。娶妻不娶同姓。禮有明文。防其濫禮亂倫也。然春秋時之同姓爲婚者。如晉獻之驪姬。叔向之母姬。魯昭公之

吳孟子之類。先儒已嘗言之。吾謂不特此也。如堯使二女妻舜。以觀其內。史記謂堯舜同高祖之族。是同姓爲婚。五帝時已然。孟子謂舜不告而娶。可以深長思矣。抑古時風氣渾樸。館甥貳室。寓有選賢任德之義。故內不避親。歟。唐虞書闕無可考。仍未敢爲定論焉。

三苗共工驩兜。或流或放。惟鯀獨殛死。何刑之輕重懸殊若此。抑洪水猛獸之害深。故科之獨嚴歟。孔疏訓三苗爲饕餮。或謂其說不足據。三苗國名。今湖南地。不當指一人言。余謂此說非也。鯀共工均指一人言。何三苗獨非耶。豈能舉三苗國而悉竄之耶。當從正義三苗爲縉雲氏之子爲是。且投諸四裔。與尙書預字之文義亦合。所謂縉雲氏之不才子歟。

有天下者。其國祚之修短。大抵視其得天下之難易。與其重學術與否爲斷。得之易而輕儒者。其祚恆短。得之難而重學者。其祀恆長。秦得天下。可謂暴矣。蠶食六國。存如碩果。始皇起而統一之。不謂之易不得也。漢家開國。較秦爲倍難。沛公知之。入關除秦苛法。繼世而後。次第改革。如秦燔滅文章。漢則大收篇籍。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秦皇坑儒。漢則尊崇儒術。秀才異等。羅而致之。於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則創業之難。易與國學之興廢。其關係於國家之存亡。豈淺鮮哉。

大小學之名。其來最古。有虞氏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至周時而有成均。啓宗鄉遂之設。學制至爲詳密。然禮樂射御學程。不專文辭。足食足兵。孔孟以教弟子。固無文武之別也。平日彬彬禮教。一旦有事。執干戈以衛社稷。

臨陣之將士卽庠序之學子耳。子路之勇再求之藝列于孔門之四科當日戰績載在左氏可知古時士農均有知兵之預備已。

自家天下之局成據天下爲一家之私物而階級分焉。秦漢以前無是習也。嘗考周禮設官極詳卽最瑣屑之事無不有官以主之。如春人主共米。饎人主炊。掌畜主育鳥。染人主染絲帛。以及冢人墓大夫之類。若以今日社會習慣視之不將目爲賤役乎。古人則不然。設官以爲民非專以奉一人也。貴賤尊卑無畸輕畸重之別。人品之高下以賢愚判不以尊卑殺也。故以孔子之聖攝行相事可也。委吏乘田亦可也。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棲皇車馬亦一布衣耳。自後世階級日嚴官制日繁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伴食之官多任事之官少且一二小吏爲世所鄙夷賢者每不樂就此政之所以日壞也。

欄川詩以淡遠勝如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闕。曰鳥邊。曰人外。曰闕。寫暮色入畫。又如孟襄陽之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妙在連足兩字。雨後夕陽情景絕佳。若有夕陽而無雨亦不足奇矣。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昔人謂襄陽之不見用。正坐此二語。不誦洞庭詩而誦南山詩。命也。吾謂明皇之英明何至因此介。殆亦傳記家之附會其說耳。馮唐之對漢文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意與此略同。而詞更懇直。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豈玄宗不若漢文耶。抑亦有幸有不幸耶。

詠古之作。近體與古體異。長古可著議論律詩。則以含蓄爲上。如義山之南朝陳後宮二律。高情遠識。可於言外。

得之。若少陵九成宮五古。於荒淫亡國之由。慨乎言之。玉華宮則但作物在人非之感。不及其他。蓋九成作於隋時。玉華作於貞觀。一則斥言勝國。一則爲尊者諱風人之旨。而寓春秋之義焉。

五律有不拘拘於對仗者。如輞川詩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律而近於古矣。太白詩水春雲母碓。風散石榴花。又如清秋將落帽。子夏更離羣。以夏對秋。古人偶一爲之。終非大方家數。不可學也。

三代以前。士農並重。田制屬於國家。制爲井田。與民共之。設學校以教民。至少至長。無不入學。自秦開阡陌。任民自占田。國家不問。富者萬頃。貧無立錐。又燔棄典籍。於是私家自爲講授。而門戶學派之說起。吾謂田制廢而後。天下有盜賊。以其貧者衆也。學校廢而後。諸子百家之學起。以其非國有也。後世國與民日處於分離之勢。言田稅。則有過割飛灑之弊。言學術。則有朋黨之禍。於是人才不必由學校出。徵辟之令。行聚斂之章。作矣。

專官兼職之說。亦不能盡拘管仲官事不攝。孔子非之。此以兼攝爲善也。漢何武謂宰相才不及古。而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此以專官爲是也。成帝卒從武議。以王根爲大司馬。增倅如丞相。以備三公。後王莽亦領是職。至桓溫則又以大司馬而亂晉。然則專官兼職之說。各有得失。亦視任人何如耳。

（未完）

南村

宅前有隙地。平之爲塲。縱橫約二百步。供曝粟打麥用也。沿坎植梅五六本。木筆三株。柿荊各一。雜以菊。蓼。鳳仙。四時之花不絕也。坎之中有冬梨一樹。高十餘丈。垂陰滿庭院。春花秋實。俱足以娛主人。愛日暇無所事。徒倚庭

前藉衆卉之香。色羣山之佳。氣大足以摭吾懷。養吾真。正不必福地洞天。關萬里也。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之中農事最繁之時也。鄉居之人自燒燈而後。即無日不在隴畝中。東風吹綠。萬木健新。麗日晴暄。百卉吐色。鄉之人好蕪果。如櫻桃。如杏。如桃。如李。在在。有之。每春風一到。則次第着花。夾雜於蒼松翠竹中。如絕世美人。艷粧倩立。使人銷魂不少。予有暇。輒蘇笠刻策。徘徊於溪原草積之上。與農夫野老。作桑麻情話。百花香裏。看春耕。此樂令人忘世。

春有二節。最重於鄉間。一曰社。一曰清明。田家此日皆輟耕掃墓。婦孺盡行山野中。游人如蟻。紙錢蝶舞。掩映於紅桃白李間。別饒妙麗也。城中士女亦結伴踏青。寶蓋輕衫。窮麗極麗。酒客文人。輒呼明引。侶挈壺提榼。會飲於山腰水曲。墓前壙側。蓋俗所謂坐清明也。清明前后十餘日。即聞清明鳥鳴聲。則斷或作清明酒醉。或作清明酒醉。痴嘔嘔。可辦酒溫日煖。聽其曼聲。一呼。輒令人竇然思飲。游興狂發。嘻造物於人何其巧於安排之如是邪。殆亦憫彼驅馳名利之場。勞鹿風塵之藪者。與高彩烈不自知其老死之將至。一朝大槐落葉。梧桐風倒。便束手向北邙山去。甚麼黃標紫標。金印銀印。都付諸覺來一嘆耳。一杯未樂生前九原一滴。難到究竟。爲誰辛苦爲誰甜。耶多情。最是枝頭烏苦勸。清明酒醉癡迷岸。晨鐘善哉鳥乎。

秧針刺綠。柳綫揚葩。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首夏忙農。較春尤甚也。五月而后。則種植少畢。惟坐望秋成。鄉人有閒。輒網魚捕蟹。以供酒食。又有二、三少年。好謳歌吹笛。五夜月明。笛音四起。與溪聲谷籟相和。答鱗

履徐行。自予宅北下沿徑至溪側。林陰如墨。路依稀可辨。時於枝柯扶中。月光下透篩影如花。沿溪亦多古木。水聲淙淙。清寒襲體。鄉之人多就此納晚涼。兩岸席坐者殆遍。亦南庄之一銷夏灣也。三伏中。余多流連於此。溪邊一石。潔滑堪枕藉。科頭箕踞。誦老杜水流雲在之詩。熱塵如洗。

六月食新田家大節也。雖貧窘之家亦不忘此市酒肉。採新穀祀祖宗。敬地土家人父子。作團圓。讌樂慶農事之且成。懋子弟之勞苦也。歲稔年豐。柘桑茂蔭。夕陽影裏。聽笑語依稀。知家家扶得醉人歸也。

予性不耐暑。三伏日中。即蟻伏於林陰溪側。不敢多行一步。然山庄高敞。日夕涼生。較城市人受炎虐差少。每餘霞散綺。山川蒸綠。出門閒行。隨意而往。炊烟暝色。都入畫圖。鄉之人於田阡溪坎。植籬種荳。紫花翠葉。點綴於一。遍黃雲中。別饒幽麗。

南庄有四景。其一曰梅花井。二曰伏波祠。三曰自生橋。四爲相見坡。伏波祠久廢圯。惟存故址。後生且不之識。橋與坡亦無多佳趣。惟梅花井則爲一莊居人之所仰給。功蓋在民。非徒供娛玩也。井在溪中。砌石以成。井底有小沙阜。泉源卽自阜下出。地氣極盛。泉出注泡作梅蕊。明澈可愛。自底直上。及面而沒。故有梅花水之名。水味亦甘冽。唯極剛寒。不甚和軟耳。

秋氣清肅。於人最宜。山川園林亦別呈幽麗。萬物既實。鄉人又日日事收穫。負簞挽車。歌笑遍野。偶披草相逢。則額手互賀。欣農成慶豐收也。山林果實亦就成熟。如柑橘。如梨柚。如羊桃。紅粟栗柿。葡萄之屬。綴珠點漆。垂黃綻

紫。葉。紫。可。愛。而。山。野。中。紅。粟。尤。多。樹。密。刺。利。實。大。如。豆。經。霜。曝。日。殷。然。若。珊。瑚。採。而。食。之。味。甘。鬆。且。令。人。飽。當。斯。之。時。禽。鳥。極。樂。飛。啄。果。實。遍。集。園。野。擇。精。揀。鮮。遂。地。巢。徙。若。遊。牧。民。之。逐。水。草。而。轉。移。者。於。是。凡。有。佳。果。唯。鳥。享。之。人。而。不。之。如。也。然。彼。類。啄。之。既。飽。且。更。引。頸。高。吭。若。故。以。驕。客。者。予。惡。之。遂。盡。園。隙。樹。橘。柚。柑。栗。之。類。入。秋。而。後。垂。實。黃。熟。之。禽。之。鳥。仍。復。來。集。時。則。側。目。張。味。不。得。其。道。徒。作。屠。門。之。羨。而。已。於。是。彼。類。之。饑。似。稍。殺。焉。

邊。城。瘠。苦。田。少。山。多。歲。出。大。宗。厥。爲。桐。茶。油。藉。西。水。運。輸。下。通。滬。漢。年。計。十。餘。萬。金。而。茶。油。又。爲。四。民。日。食。品。故。鄉。野。間。桐。茶。林。往。往。與。田。地。相。參。半。擷。子。之。期。自。白。露。爲。始。號。曰。檢。子。其。勞。較。收。穫。尤。甚。蓋。枝。密。子。繁。必。手。擷。乃。可。而。樹。又。盤。散。攀。登。艱。難。故。費。日。頗。多。且。僱。力。既。雜。良。莠。靡。列。掠。鬥。之。風。時。時。堪。虞。此。時。鄉。人。率。舉。辦。團。練。以。保。安。謐。至。檢。子。畢。期。爲。限。

檢。子。而。後。農。暇。村。靜。矣。雖。有。小。操。作。無。多。勞。也。鄉。人。既。獲。閒。則。入。山。樵。採。伐。廢。木。拾。敗。葉。負。之。以。歸。藏。諸。室。備。禦。冬。用。也。山。翁。野。老。每。於。晴。日。溫。天。則。擔。蔬。果。入。城。市。售。錢。購。烟。鹽。歸。且。必。就。酒。市。飲。飲。及。半。醉。兩。頰。頰。紅。乃。才。歸。家。闔。室。帶。斜。陽。掩。映。於。疎。林。古。道。中。時。時。聞。醉。語。糝。糊。笑。聲。盈。耳。也。

鄉。人。多。好。酒。以。其。能。慰。勞。發。倦。且。足。增。人。歡。興。也。吾。村。中。尤。甚。釀。酒。之。戶。初。僅。一。二。家。而。今。則。青。帘。獵。獵。殆。五。六。處。矣。酒。亦。不。甚。惡。以。水。冽。之。故。色。泛。泛。作。粉。霞。紅。不。能。十。分。醉。人。然。多。飲。之。則。令。人。飽。脹。予。嫌。其。水。氣。多。搨。之。不。敢。過。問。予。父。及。兄。則。俱。甘。之。父。本。嗜。酒。晚。年。來。每。飯。不。能。忘。非。酒。則。食。且。不。飽。然。自。山。居。以。后。卻。不。能。時。得。佳。釀。

故。往。往。以。村。醪。承。乏。久。之。遂。相。安。且。更。喜。其。性。之。和。易。不。若。醇。酒。之。酷。烈。可。多。尋。杯。勺。間。樂。趣。蓋。亦。所。謂。意。不。在。酒。者。也。長。兄。復。如。之。於。是。家。庭。中。黜。秀。才。竟。成。主。客。矣。

園。土。雖。不。沃。然。自。墾。治。後。亦。日。有。起。色。植。菜。蔬。頗。適。且。味。亦。甘。美。畦。町。縱。橫。青。蒼。滿。目。春。韭。秋。菘。夏。葵。冬。芥。以。及。瓜。荳。之。屬。拉。雜。盈。圃。一。家。終。年。可。以。不。素。餐。也。而。菜。蔬。之。類。大。抵。食。鮮。則。土。膏。未。竭。香。味。皆。好。亦。能。裨。益。於。人。若。朝。採。夕。烹。則。僅。噉。渣。滓。木。木。如。嚼。蠟。了。無。餘。味。矣。然。是。非。城。市。中。人。所。能。領。略。予。山。居。久。享。此。味。秘。之。不。敢。示。人。迺。知。閉。門。種。菜。之。英。雄。究。竟。是。福。澤。不。少。

予。宅。左。右。多。林。木。榮。枯。不。長。故。枯。槁。者。往。往。十。得。一。二。然。吾。家。需。薪。不。多。亦。聽。其。杈。枒。轟。峙。與。主。人。添。畫。圖。不。之。代。斫。也。既。而。經。雨。露。所。潤。蝕。日。月。所。曝。蒸。遂。產。生。菌。耳。其。中。可。食。者。頗。多。而。最。佳。品。則。曰。松。菌。及。凍。菌。松。菌。作。褐。色。生。於。松。林。中。出。以。八。九。月。氣。極。馨。馥。凍。菌。則。凍。楸。朽。幹。所。出。色。白。質。韌。有。微。香。味。頗。鮮。美。可。供。作。湯。之。用。以。其。生。於。嚴。冬。故。名。曰。凍。菌。此。亦。山。中。之。佳。味。可。嬾。美。乎。菘。韭。者。也。

冬。日。可。愛。暇。晷。適。多。萬。物。蟄。藏。山。川。皆。靜。穆。於。古。茅。檐。黃。裊。又。是。一。番。風。味。鄉。人。或。獵。蕪。或。趁。墟。或。存。問。戚。友。各。極。其。樂。以。爲。一。年。勞。苦。之。酬。貸。予。於。此。際。亦。復。從。鄉。人。後。隨。俗。也。朝。噉。照。窗。暎。然。而。起。進。茶。湯。飯。粟。麥。拾。簞。笠。躡。布。履。越。阡。陌。隨。意。留。行。環。南。莊。之。村。塢。半。多。親。友。寄。居。每。過。必。留。飯。飯。必。以。酒。酒。必。醉。夕。陽。散。亂。接。籬。欹。斜。乃。循。道。歸。而。十。里。菽。田。小。陽。作。花。赤。莖。碧。葉。繁。蕊。如。霜。所。謂。美。人。齊。着。褪。紅。衫。者。殊。賦。媚。動。人。也。

庭前植蕺菊培土深尺許地氣極厚孕花大如拳且經久不謝有醉楊妃金盤爪諸名每冬深尙蓓蕾苞露寒霜冷中凜然見幽人之逸操其葉尤肥剪之歸雜漿麪炸之味馨濃可佐酒此皆山居之新食譜也然使彭澤令聞之定當持挺以逐不容離畔老饕踐踏其清業也

鄉居冬寒較城爲烈枯炭餘溫不能上體田家多掘地爲爐列榻成座燒巨材饒高數尺經日不燼老幼團聚談話爲歡煮酒煨薯着手皆成樂趣及季冬中旬則摒擋度歲又是忙碌釀酒無羔購香市燭日日有城中行履臘月念六遂爲小年小年唯吾族有之相傳石軍之亂時逼歲除家人將逃匿故匆匆於是夕度歲嗣後因傳之爲紀念節也然南莊中吾族爲多其他後來人亦皆漸傳此習無不作小年者矣小年不食肉酒唯供豆腐及麵魚祀神傳殮皆於午夜爲之從舊事也小年而後越三日則爲大年是正當之除歲也大年極喧鬧人聲火影徹宵不絕較之通都大邑殆有過之

度歲而後爰及新春元霄以前爲鬧燈盛節鄉中少年趨走如狂鉦鼓聲不絕於耳其類不一而花燈爲最月破黃昏則萬炬如畫炬多束葵幹麻莖爲之經風儀愈烈光照熊熊林木皆赤男婦老幼扶攜隨觀亦無遮之大會也小兒女則結伴作七姑娘或打燕子弄鞦韆鞦韆皆就古木爲之懸巨竹爲繩登搖勢起翩翩入雲中非有膽者不敢嘗試之也嬉樂歡笑如茲者凡半月則西疇事起布穀催耕又田家作苦時矣山中事業大概若斯予山居者凡二年二年之中日周旋于農夫牧子間錫繞藩籬殊了了無大志然北窗高臥擊壤狂歌者本不知

王侯將相爲何物。也不意屢凡小謫。孽海長沈。七八年戎馬奔馳。忽忽催老。渾沌既墜。清靈全喪。每五夜燈青。一弓月白。打點茲編。倍索舊夢。長林豐學之思。何時獲已也。

紀盜及技擊

無 愁

龍山一古刹。數百年矣。院廣而荒。剝落不堪。忽有高僧來。卓錫者。一擔一鉢。寄息於此。持鉢籬下山。雲游募化。半年而後。先成大殿。自此題事增華。垂及一年。幾與西冷之靈隱爭勝。落成之日。善男信女。絡繹而來。高僧披袈裟。捧紫金鉢盂。坐臺上說法。臺以下。萬頭攢動。衣香汗臭。薰蒸莫辨。時四川某政務委員。查案來此。聞龍山佛寺之勝。亦命駕隨喜。游覽一周。莫贊一辭。而客堂佛殿。陳設古玩。尤極精雅。委員忽覩數種古物。心甚疑訝。細細審鑒。確爲川中某叢林之陳設品。尙有某種小品。爲委員之太夫人所助者。器底且有特別記號。今亦運送來此。豈非咄咄怪事。於是審陳省中大吏。言其異事。時省中亦數患盜案。無從破獲。留心入寺。以覘僧異。客座中懸水牌一。面凡諸捐款者姓名。咸標其上。某大人某司道。咸各助款。有差。本省撫帥列首名。助銀三千元。首府某太尊。助銀五百元。而某太尊之內姓。見之大駭。以爲太尊並未助款。問之同官。咸稱均無其事。而公署失竊。則都有之。方知寺僧各以所失物變價作捐款也。商之大憲。僉謂僧之神通。殆不可及。所奇者。彼不入私囊。而助佛寺。公而忘私。度量尤不可及。云云。寺僧極風雅。時與紳士爲詩酒之會。飲酒食肉。不異流俗。一日復設筵請客。官紳咸集。說笑甚歡。席間行令。紳謂家中有紅樓夢酒罈一副。極有趣味。擬命家人往取。惜道遠爲難。僧唯唯入內。不頃已至。席

上問此器是否貧僧幸不辱命紳大驚無言酒半僧出瑤琴錦囊裏之橫膝上一彈再鼓其聲冷洽羣客贊琴傳觀視之則某候補縣令之物也於是官紳會議以爲劇盜不除終非地方之福遷兵圍寺誣以叛逆則寂寞禪關僧去已久有一公函遺案上略謂貧僧雲鶴之性弄狡狴游戲人間並非殺人越貨之儔公等食豐履厚吝此區區而不予畀未免狹量貧僧行矣惟僧寺建設不易祈善爲保存爲名山生色也官紳咸從其志至今龍山某刹中之古物甲於他寺云

段七者浙江之石門縣人得少林真傳至今石門人尤宗段氏之十三套也初學拳於少林僧技術銳進向例學拳者須五年畢業欲半途退學者當避寺中羅漢堂一周能出堂者得以任其所之堂中遍伏機械不慎觸機或墮深坑或成齏粉即能倖免羣大力者聚而角藝亦危險萬狀質言之無非欲取其性命而已

段七學技垂四年思家情切心憚羅漢堂之險不別而行從問道亡去崎嶇山徑奔涉一晝夜方及大道既歸盡心授其藝術於弟段八妹段九終日練習進步之速亦如乃兄然段氏非無故學武者因石門常運河孔道糧船人夫橫行不法達於極點段父亦恒受折辱臨終時遺屬使子學武藝藉爲禦侮之具善繼述事段七之謂矣少林主僧以段七之亡引爲恨事必欲追取彼之死命其時段居鄉邑邑中某典肆來一惡僧敲木魚坐地募化日暮不去肆主求息事自二十三十益至百五十金僧猶不允適道左遺有研布之石元寶重可三四百斤僧移至塞門日間不能出入夜間不克閉戶肆中之人夙耳段七名不得已具聘往求段七之母不許謂兒有母在未

便以身許友。肆主跪母婉請。七亦力請於母。母遂允許。相偕至肆。時惡僧已居此數晝夜矣。坐臥飲食。均不易地。段至。視僧微笑。以足蹴石。元寶問置。此何爲。即滾至數丈以外。僧失色。起身收木魚入布袋中。云相公法術。得自何許。老衲亦已知之。後會有期。幸自珍重。點首告別。亦不再索金錢。飄然負木魚出門去。

段七既回家。防範頗嚴。伏處鄉間。足不離戶。一日因事入城。勾當既迄。即擬遣返。匆匆下三里橋。去家近矣。而僧適上橋。既面相逢。無可閃避。僧合十稽首近地。問訊大相公安好。兩手驟捏段腰。勢極猛厲。幸段早自防。兩腰悉護。銅瓦倉猝中嚼。舌尖爛碎。僞爲吐血狀。呼痛下橋。踉蹌而歸。其實並未損傷毫末也。解視銅瓦。悉成齧粉。於是家人設計。僞召醫生。祝疾數日後。抬棺入門。盡哭泣之禮。妻子咸素縞。哀毀供靈於中堂。人亦無能知其詐死也。僧自橋下遇段。握段腰際。頗覺有異。雖當時嘔血。疑未必遂即於死。於是另易他僧。市香楮而往。僞爲少林同學。聞師兄死。藉盡吊奠之義者。既拜。見靈前置一巨石拜墊。頗爲詫異。於是伏地哀哭。逾時起身。入靈幃中。繞棺而行。以一指撫棺。口念心經。云代死者超度。吊畢。家人獻茶飲和尚。老母出而談話。僧詢段七病死情形。極其詳細。大罵惡僧無良。言下頗極婉惜。然彼輩固盡係一流人物也。

僧去後。家人察棺沿之木。殆成渣滓。指爪觸近。層層墮落。棺蓋且有活動之形。而僧亦因此確知七固不死。並知七尚有弟段八。妹段九。段九之藝尤過二兄。必先死。其妹方可徐圖。乃兄假他事。復往。應門無人。闖然入內。段居鄉里。屋本不大。望見廚下。有一十五六歲之麗人。近倚洗碗。僧入內。口稱大小姐。貧僧有禮。合十鞠躬。思乘勢傷

其要害。女已覺察。立以手中四竹箸。插入頂門。僧不言。亦不呼痛。如朝天一炷香。出門疾行。女喚家人。速出門尾。僧見死。速報。果不及三里。倒身橋下而死。然仇讎自此深矣。

時第一僧固依然未死。特不能死。段無以復命於師。屢屢偵段。未得所在。會炎夏。僧復闖入段室。有一男子裸裎。面裹而坐。僧入室。高聲呼相公。其人不及避。乃與僧相見。則並非相識者。詢之。段七之弟。段八也。僧大喜。致其仰慕之詞。欲約日擇地求教。段八無可推諉。僅能允從。屆日會於社廟。觀者遂如潮湧。一僧一俗。會見之後。訂立交戰條例。各人負壁而立。任擊三拳。雖死無怨。咸報可。二人悉勇士。爭先求死。遂拈鬪而定。僧先段後。僧即趨立西壁。袒腹受拳。段立二十步外。捋衣出臂。奔而陡擊。拳垂及腹。僧蹲而下。再擊。吸壁而上。至第三擊。偏身避之。均勿能中也。及段袒腹負西壁而立。狀一如僧。上下躲避。與僧無殊。至第三拳。段故勿避。僧拳猛進。以爲定可致命。詎意段身稍移。僧之鐵拳。乃勿中。段而中。墻陷入之處。齊手腕。亟思拔出。段驟橫擊其臂。拳臂骨折。噤然有聲。血殷四處。僧亦轉輾地下。從此不起矣。

段八雖獲勝利。頗以報復爲慮。殆遂亦佯死。而段九亦適人爲婦。無事者數年。寺中以二僧久去不歸。更遣人探聽消息。知二僧咸死於段。更選最強之第三僧下山。必尋段九而殺之。以第一次死僧者明明段九也。於是訪之。段鄰知女已適人。詣彼丈夫家。通名求見。女分婉後。甫三朝耳。臥床褥中。元氣未復。聞及此事。欲下會僧。夫不許。欲語僧以故。請遲異日。段九以示人以弱。遣僕將命。屬去下方稍待。時僧立天井中間。女疾從樓窗躍下。立僧肩。

頭。僧。若。勿。覺。出。門。疾。行。道。旁。觀。者。譁。然。駭。異。幸。在。鄉。間。途。人。勿。多。僧。行。絕。疾。女。立。肩。上。自。若。忽。覺。僧。臂。有。異。知。彼。將。運。全。身。之。力。於。兩。腕。從。而。分。裂。女。體。女。急。以。一。足。立。肩。一。足。以。鞋。尖。觸。僧。頭。顛。中。太。陽。穴。血。出。不。多。僧。即。倒。地。而。死。女。因。產。後。冒。風。歸。不。數。日。亦。一。病。身。亡。自。此。少。林。之。僧。無。來。擾。者。以。爲。三。命。抵。換。三。命。而。不。知。段。氏。兄。弟。明。明。尚。在。人。間。也。

先是女於歸後。閨中英雌。特饒糾糾之風。丈夫有所不善。每受挫折。憚女多力。不敢較也。然殊無術以制之。因求教於演藝者。有無困女之策。一曰。女因事復忤丈夫。夫云。我憚卿者。多力耳。卿之自豪。亦自謂多力耳。然我有事。難卿。卿果能者。我方服爾。否則。卿亦無庸自豪。女亟詢何事。君試言之。凡人所能者。妾無勿能也。欲女立米囤中。傾米及肩。使自拔而出。女大笑。謂此有何難。速命人如法傾米。孰知竭女平生之力。殊勿能稍稍轉動。女自此氣亦稍餒矣。

(未完)

奇女子

魯源

奇女子張彩雲。魯人也。家故業農。及其父而不變。田百餘畝。躬耕自給。家以小康。女生於農家。是必艱陋者矣。而殊不然。慧眼流波。細眉宜黛。羞桃讓杏。妬燕慚鶯。父母鍾愛若掌珠。爲延師課之讀。通列女傳。女四書等。益得父母歡。必欲爲之擇佳婿。田家誕此尤物。尤可珍。女之名。從而震其鄉。裙屐少年。爭欲爲之婚。媒灼盈其門。迄無成。然芳名益噪。豔慕者益衆。而禍乃作矣。一日。女方處閨課。弱弟讀。父則耕於田。忽聞門外人聲鼎沸。彩雲驚出趨。

視則見縣差五六人蜂擁其父或曳之或扶之女急問何爲縣差裂眦視破口言曰汝父欠忙漕抗不納今奉縣尊令捉將官裏去汝佯作不知耶言次或飛一足踢女女仆仆且昏迷移時爲鄰人權救乃蘇蘇即問父狀則已爲縣差鎖將去矣女居於附郭距城只有一水隔度縣差往來必以舟女失聲哭登一土阜望父之去路舟影人聲固隱約可見聞也女淚撲簌體微顛以淚眼顧其鄰人曰予受父母鞠育得父母歡愛今也閉門禍從天上來父設有他故予能獨生耶環顧家中親屬蕭索母也多病弟也孱弱阿誰救父予當爲縋繫耳予今往矣雖斫頭陷胸亦復何懼家人多方勸慰且云徐鬪女執不可強之則跳躑欲覓死鄰人以其志堅則亦聽之嗚呼彩雲彩雲此去遂演出一驚天動地之奇聞女之行也懷多金入城僦屋居偵知父已入囹圄乃袖金賂獄卒宛轉哀求始得入見父父見女悲喜交集曰雲兒汝何得來此汝試視我當不復成人形矣自入獄後倍受凌虐三木之下體無完膚不審前生造何孽乃受此无妄之災卽曰追比忙漕刑亦不至如許酷况余固早已完納者乎言已泣女亦泣曰兒來欲設法救父得早日出獄完天倫之樂也父曰嘻禍機危逼汝安知者惡哉縣令聞汝之貌欲妾汝苦不能明言因出此惡計誣予以罪示予以意謂不從予不汝釋嗟乎余老矣死於獄不足惜婚事關係汝終身雲兒汝自權之女強笑曰縣令既屬意兒兒願充彼下陳以救我父也父女相語獄卒實與聞之女旋起去獄卒以報令翌晨便有老嫗至彩雲寓廬作三四寒暄語後卽謂女曰縣尊此舉出人意外姑娘跋涉來此可謂孝矣惟尊翁之安危生死今日一任縣尊之操縱而其實一任姑娘之操縱縣尊得姑娘則立釋尊翁矣姑娘而欲

救父者其勢不得不從以姑娘之慧美必能得縣尊寵居以金屋衣以錦衣是亦姑娘之豔福也且縣尊以姑娘故必且愛屋及鳥而澤及尊翁也女聞嫗言知嫗來意泣曰凡爲人妾媵者必皆失意女子其事甚可恥予雖小家女子父母愛予欲爲予擇快婿今也已矣不得爲齊民婦而失身爲貴人妾他日色衰愛弛白眼橫加余將抱實命不猶之痛矣雖然今日之事急不暇計予爲父故何惜此身哉嫗聞言得得而去其明日彩雲之父釋矣嫗借之詣彩雲所嫗狀殊足恭出五百金置案頭曰縣尊以此爲聘禮老身恭賀姑娘大喜於飛在卽豔福無量女微笑其父亦笑嫗遂巡自去女與父同遲寓次雖在客中而彩雲晨昏定省如居恒未幾婚期至縣衙之鋪張甚盛飾其洞房窮極奢麗凡新人所需者備不備彩雲心志別父淚如綆登輿魂已銷夜闌客散洞房無他人縣令帶醉入便闔雙扉彩雲偷目視縣令肥碩若果腹鼠胡然多髭狀殊忤目又念其以毒計陷父而謀已憤且怒心血沸膽氣揚閱者諸君須知彩雲此行胸中早有成竹此時忽從身畔出一匕首霍霍奪燈光此匕首正不知其何自來也彩雲曰咄虧汝不惶恐爲民之父母而行不義強妾我今汝命懸於我手縣令戰栗無人色欲聲而口若噤欲遁而足若僵彩雲奮其纖手劃刃縣令腹沒其刃者半刃出而血隨之噴溢而縣令死矣女既誅令喜而笑忽自飲刃死縣令業有一妾曰眉娘因妬彩雲私往穴銜窺其隱覩狀驚仆移時醒闔署大駭而彩雲之名播全城其父懼禍即夕遠遁里人嘉女之烈且孝也多爲之歎息有泣下者

燒餅子

景 曾

燒餅子。丐人也。籍隸南通縣。姓吳氏。本以跌名。終其身。食燒餅。鄉人因稱之。少孤。日扶盲母求乞。年十歲。知孝道。冷飯殘羹。盡遺其母。己則日食燒餅兩枚。泊漸長。以母奔馳苦。請勿出。留居古刹中。隻身走乞。而所乞之戶。胸有表冊。析街巷輪流轉。幾日一週。其間之艱難困苦者。概過而不入。至鉅宅。輒乞飯。得之。即奔送於母。偶遇有爲富不仁者。強乞之。雖聲勢赫赫。弗懼也。豪富厭其惡。送於官。吳昂然行。官詢以故。則歷溯其豪富不仁之事實。官嘉其俠。斥釋之。由是跌名傳於鄉。繼而孝聲亦著。頗有爲之。則濟者。豪富惡之。而無如何。亦多與之。吳注意儲蓄。僅供母以飽。緩己仍以燒餅度日。惟倍其數而已。如是者。以爲常。待漸有著積。乃以少數結茅舍。餘則寄存於夙所心敬之富紳鋪中。爲營述。計紳固素善吳者。亦願執事。善爲經理。並代籌算。自是吳每有積。必送於紳。歷三載。計本息近數百串。紳以輟乞。勸吳不然。先置茅屋一椽。以奉母。復聚同道中之老且病者於一處。結廣廬。以免暴露。且時相恤問。見未食者。必令果腹。有死者。則爲之乞棺。瘞埋解囊。以助母吝。於是復有義名。未幾。母病篤。乃輟乞。視疾延醫。治十餘日。卒無效。吳痛不欲生。衣棺之厚。與中稔家埒。禮盡日事。悲哀未走乞者。百日有奇。逾年爲營葬於屋之左側。置席蓬於墓上。日必往視。三年如一日焉。時吳年三十。有欽其爲人者。以議婚。要求改業。吳拒弗答。嗣乃於同道無依靠之女中。得一偶。年相若。性亦純。居處。宴然。旋舉一子。頗清秀。如讀書產。鄉人稱異。有謂爲乃父至性之報者。吳是時益思溥濟。爲諸老丐。算月糧。己出其半。餘則分乞於各大戶之善者。人咸自愧。照給無阻。吳按月爲收送。而其分道輪討燒餅。自苦仍如故也。其妻爲漿洗傭。集工資。亦交吳。盡存於紳處。子七歲入

義學識字讀書。明爽冠儕輩。師頗重之。善爲之課。十三歲能爲文。吳亦以其子之質美。樂爲培植焉。然同道之幼而孤者。必加意愛護。或令習藝。助以押金。或求告長者收爲僕役。其資質較秀者。則且令入塾讀。衣食必周焉。數年之久。孤孩之賴以生存者。迨不可以數十計。一日正行乞。忽患腦亂。急走歸臥。少頃。又氣喘不止。臨沒無他語。惟以安分積善四字。貽妻子。蓋斯時儲蓄之數。已得千五百金矣。其子現方肄業於某師範校云。

紅衣女

昂孫

滿清光緒初。汴晉之間。相傳有所謂紅姑娘者。著名之女盜焉。姑娘本姓洪。又喜着紅色。人是以呼之。其身輕於燕。一躍可數丈。凡劫掠財帛。踰牆穿闕。閱寂不聞聲。當事者莫審其來去。徒望空驚愕而已。或謂姑娘有隱身術。不僅以技能見長。者然性殘忍。視人命如草芥。稍不遂意。則必報以刃。梭歷兩省。殺人至數十起。地方官明知紅姑娘所爲。然衙署捕役畏之如虎。殆無如何也。某年春。吳中某孝廉。挈裝應禮部試。道經某地。投宿於村莊。時天色將暮。莊外喬木成行。夕陽斜射。頗可娛目。孝廉願而樂之。信步往遊焉。行里許。遙見一紅衣女子。手提布囊。迎風伶仃。行體態輕盈。姿色甚不惡。孝廉尾追之。女子行漸緩。遂互詰姓氏。孝廉具以告。且曰歸路迷。煩佳人指示焉。女子聞言。竟笑謂孝廉曰。某莊距此已十里。天色行將晚。奔宿不及矣。爾尾予何爲。孝廉瞠目不能對。女翻然作色。以布囊擲地。曰。速去。孝廉甫轉瞬。而女子已杳如飛鴻矣。四顧曠野。且驚且懼。乃拾布囊。揭而視之。則一鮮血淋漓之人頭也。見之大駭。皇皇無所措。時星月漸上。極目無廬舍。惟遠遠聞鐘磬聲。乃循聲悚行。約二小時。

許方抵一破刹山門緊閉叩之無應者不得已燧伏廊下以待漏盡此夜之况味悲鬱悚惶殆無可告語矣天既明叩破刹而入具道失路悲刹中老僧授以趨向得捷行回莊甫入門則旅主人奔告曰客何之昨晚遇女盜行李盡失矣孝廉聞其言幾痛哭出聲急問主人以實況主人曰此紅姑娘之所爲追之無蹤尾之無影雖官軍衙役無如之何也第不識紅姑娘何由而知客之來又何由而不波及他人其中不無疑義孝廉曰紅姑娘何人主人曰以其着紅衣故名孝廉聞至此私議途遇之女子必爲紅姑娘無疑乃具以前事告主人主人曰禍由自作失却行李小事耳恐命將不保護之者無不斃客其慎諸孝廉愈穀悚無地詎轉身入旅舍則行李宛在而案上一封書啓視之乃紅姑娘之手跡也冷嘲熱諷令人且喜且羞可謂惡作劇矣莊內之人羣爲孝廉慶曰侮紅姑娘者無不死而君竟得以安全蓋亦僥事也予之聞見得諸汴省之故老與記載家略有不同爰泚筆述之

彌羅寶閣

公天

讀唐人杜牧吟江南春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知江南爲二教盛行之地臣民士庶信奉者衆然試問某寺何額某寺何址非昨舌無以對即瞠目無所知焉甯非攷古家一大憾事哉
吾吳佛寺藏有所謂龍幢者指不勝屈而道藏獨推元妙觀元妙觀之爲吾吳古蹟也雖婦人孺子皆知之而文人學士亦難道其詳豈非習見習聞漫不加察譬之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誰爲之測其盈昃探厥源流哉
元妙觀爲道院之名勝地前有三清殿後有彌羅閣爲古吳之大建築物民國紀元壬子陰曆七月十六日傍晚

七時五十分。彌羅寶閣火。延燒至十二時四十五分。巍峨寶閣。一剎那間。可憐焦土。攷之春秋傳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斯閣之火也。道路流傳。所聞異辭。天火耶。人火耶。余蓋不得而知之。

自經斯火。而莊嚴燦燦之彌羅寶閣。幾等之天上宮闕。空中樓閣。非肉眼所能再見矣。不知需幾千年幾百年後。復有人焉。鳩工庀材。重建斯閣。金碧輝煌。以恢復舊觀也。余於是與廣陵散不復人間之歎。

攷之府志。元妙觀創建於晉咸寧二年。而三清殿則建於宋淳熙三年。彌羅閣之建築也。非一朝一夕之人力與工。於明正統三年落成。於五年募緣。而倡議者道士張宗繼。捐俸而立。案者巡撫周恂。郡守況伯律。督工而監造者。道紀郭貴謙。至鎮江市木者化士。尤元貞。張養正。閣成而胡濬爲之記。周忱。况鍾。諸賜道藏。經有松江楊芝者。善繪事。畫劉海蟾像於第三層閣壁上。趙甌北以爲簪衣何仙像者。誤世俗以爲唐寅所畫者。尤誤。此彌羅寶閣第一次建築之情狀也。

明萬曆三十年。閣圯。滿清順治間。三清殿圯。康熙初年。有鍊師施道淵。殫心營建。募白金四萬兩。有奇。大殿寶閣。鉅工悉成。事見彭啓豐元妙觀碑。此第一次之修理而已。

府志。康熙十二年。布政使慕天顏重建彌羅寶閣。再期而成。復還舊觀。此彌羅寶閣之第二次建築也。

乾隆南下。在籍諸臣。於閣中設經壇。祝慈壽萬壽。駕親臨視。越六年。再建萬壽經壇。恩資幣金三百爲香火供。乾隆三十八年。三門燬於火。四十年。巡撫薩載重修。見府志。薩公仿諸僚屬議修葺。勸輸助。遊高資者八人。使董其

事期年告成費白金六千二百兩有。舉殿閣之摧殘剝落者並加丹牘見彰碑此蓋第二次修理也。

光緒八年以前殿又圯壞聞之父老斯時第二層第三層閣梯已斷香火無繼武林居士胡光墉重爲改建並以餘資修三清殿至光緒十年而告成惜不得其碑而一爲參考也此彌羅寶閣之第三次建築也。

自光緒十年甲申迄今年壬子屈指計之凡二十有九年而始遭回祿造物之定數歟抑人之不戒於火歟余更不得而知之也。

或謂三清殿自郡守陳峴始建於宋淳熙三年至六年而卽火自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經元明至清順治間而殿圯康熙年間道士施道淵力新之至嘉慶二十二年殿復燬於雷火尙書韓對等修之然則三清殿已經二火矣而彌羅寶閣甫遭一火其氣運固猶長也。

雖然殿經二火屢燬屢建至今妙一統元之額猶高懸於三清殿三字額下而彌羅寶閣不知何年月日始得復我舊觀也。

或又謂洪楊革命之先而蘇城之將土地廟災民軍革命南北統一而蘇城之彌羅寶閣火以意測之復不知演成何等慘劇余且爲大局危。

或曰三吳人士素奉香火上天孚佑下民不忍加劫於三吳人士而特加劫於彌羅寶閣此齊東之語不足爲訓春秋之筆火不絕書三界劫火洞然氣燄且及六慾天界邊論玉清道塲哉。

雖然彌羅寶閣之祀不可不詳記者。備遺忘也。不觀彭碑乎。碑引傳記。天曰神。地曰示。天神之貴者曰太乙紫微帝座。主以昊天上帝。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隸也。地之分職者曰社北郊后土。主以皇地。而山川嶽瀆。陵方望之屬隸也。三代之世。止以大宗伯主其祀。而未有宮觀。自秦立五峙。以祠官領之。宮觀之興。自此始。漢唐而下。莫盛於宋。其時如玉清昭應景靈會靈。皆以宰臣提舉。優老臣。正以嚴祀事也。彌羅寶閣上事天帝。中事斗下事地示。案諸禮經。皆與古合。記者謂彭說極是。近數年來。通人碩士。皆以古時神道設教為迷信。而自翊為文明。不知古之祀典。皆有所據。不必援信教自由以為例也。

書載武王出師。告於皇天后土。傳載秦獲晉侯。晉大夫以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為誓。徵之載籍。史不絕書。是知古時崇祀上莫崇於皇。天下不外乎后土。而中乃祀斗者。蓋斗為天樞。尼山所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者也。要之蘇城之彌羅寶閣。不必指為神道設教之迷信。謂為古蹟之傳留可也。而今已矣。

余嘗讀歐洲史。埃及金字塔。公共保存以為古蹟。今則埃及亡矣。而金字塔猶巍然獨存。讀史者不勝流連歎之。慨彌羅寶閣例以南昌之滕王閣。謂為蘇城之古蹟。可謂為中國之古蹟。亦無不可比之。埃及之金字塔。復何如。余甚願彌羅寶閣之燬於火。不若埃及金字塔之留勝蹟於寰區。令吾黃帝子孫神聖之中國。等埃及之淪亡也。噫。

三桂軼事

談叢

杜撰

吳三桂之寵姬。人無不知爲陳圓圓也。然圓圓外。又有所謂連兒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寵之逾常。連姿容婉麗。嘗夏日侍三桂遊荷塘。練裳縞袂。執白扇立九曲橋上。遙而望之。疑爲出水芙蓉也。三桂敗。連兒爲趙良棟部將所得。不逾年卽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煙之句。麗質清才。猶非圓圓所可及已。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餘。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吹笛。宮人以次唱和。旋呼賞賚。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憧憧攫取。三桂顧之以爲笑樂。

三桂不善書。而每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朗然并列。窗外隙地數丈。悉栽細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插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趣搦筆墨於軒內。作擘窠大字。待姬數人環視於側。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殆無異蓬壺閬苑矣。

一女三婚案

病堯

鹿春江之知上海縣也。頗以清廉著。時鄉民有杜某者。有女已及笄。許字於趙姓子矣。同里某固慣作水人者。因未諳其女之已許於人。謂杜某妻。願爲合愛作伐。氏固悍婦。惡其夫之擅以女妻人。而不之謀也。又許之女之舅氏。聞其事。又復以女許婚於某姓子焉。杜某昏愴性成。又憚於閩戚不之察。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將。持聘禮至。杜某爭持之。迄久不能決。迺相與訴於鹿春江之庭。鹿悉召三姓之子。若父與杜某夫婦。而聚訊焉。首詰杜某以許婚狀。曰。男有家女有室。古之善訓也。女年長而不以與人。非禮也。故許女於趙姓耳。次訊氏以重

許狀曰：懷胎十月，抱負三年，自呱呱墮地，以迄長成，提攜捧撫，慈母之力爲多，而迺父擅以許人，我何爲獨不然？三而詢及女之舅氏，舅氏曰：女不更武夫禮也，適若父若母，以一女而再許人，吾舅氏甯不可三之哉？鹿念言各，有禮無從下，判適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負父母爲不孝，負長老爲不敬，有一於此，吾寧死也。鹿乃故追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爾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鴉片，至令死，女無言，立取仰之，須臾，作忍痛不堪狀，倒臥地上，游魂四散，屍已殭矣。嗚呼！生也何難，殺之何易，祇以家庭專制，不忍分愛而瞑目以死，彼女子抑何烈也！而鹿某亦太酷虐矣。若父若母，視此情景，不禁放聲大慟，而三姓之子亦頓時呆定，相顧慘沮，噤不一聲。鹿宣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皆不應。獨趙氏子挺身曰：願收其尸。鹿訊其故，趙氏子曰：予家貧，不能再娶，行且生爲曠夫，死作孤鬼，荒邱埋骨，壘壘者將誰與伴？耶女也不幸，香消玉碎，已先我而去，緣已終，慳恨何能補？桐棺練衾，冷飯濁酒，聊盡寸心，吾所願也。言已，嗚咽不成聲。鹿嘉其誠，曰：有是哉！良心也。遂促該兩姓具結存案，而以尸歸趙氏，且以彼兩姓之聘儀爲贖，而囑其厚葬焉。悲夫！鸞鏡已破，那有重圓之日。泊乎日落兮，悽復惻，烏無偶兮，飛寂寂。趙氏子與其妻歸，一片斷腸情景，殆難消受。孰知雀巢瑞木，未獲返魂之草，而悲怨叢中，竟來融洩之樂。趙某始也懼其肉走屍行，繼則審夫魂歸魄聚，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一時林畔樵夫，河濱漁者，爭來問訊，或者且疑爲天公福善之證，喧傳遠近，羣稱其異。旣而探知其實，適鹿春江之僞藥爲之也。迨藥力已盡，則人復如初耳。須臾之死，技至此乎？時人遂傳爲奇案。

黃公俊

鴛 雜

二六

黃公俊初不知何名。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鄉里多忌之。乃剃度爲僧。不能守戒。見逐於老僧。會洪金田起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洪。進策萬言。洪不能用。拂衣去。曰：「豎子不足與謀。行見爲滿人戮耳。」既去。洪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殺之。無及。後既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秀全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黃有先見之明焉。會國藩既殲洪氏。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我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使輔秀全。則爾等不足平。吾知秀全得志亦無異於滿人所爲。故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死。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斥爲妄人。乃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至清祚沒。乃稍言其事。並述其詩中。最工數聯。如：「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問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真。網帶萬古惡。作劇霹靂青天笑。煞人等句。噫。此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李眉生

國藩督兩江時。中江李眉生鴻裔。游其幕中。眉生年少。個儻。不矜細行。文正特愛之。視如子姪。文正秘密室。惟眉生得出入。無忌。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儒宿學。文正高其名。悉羅致。無遺。然第養以厚。精而弗責。以事任。一日。文正方與眉生在室閑談。文正出見客。眉生獨在室。繙几上案牘。得不動心。說一首。爲某老儒所撰。

老儒即聖賢十人之一也。文中有使置我於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眉生閱至此。戲援筆題其上。曰妙曼蛾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多不動。祇想見中堂題說。擲筆而出。文正送客去。歸書室。見之歎曰。必此子所爲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則已不在。署中蓋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文正卽飭數人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諸某姬舟中。卽挾之歸。文正指所書詰之曰。此子所爲耶。曰然。曰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汝必欲揭破之。使失其所以爲衣食之費。則彼之仇汝。豈尋常唾吐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盡哉。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斂抑。

龔照璵

庚子聯軍入京。刑部獄所繁職官。龔照璵何隆簡徐致靜黃思永等皆出獄。龔照璵者。當甲午中日之役。以道員督辦旅順營務處。舊日營制。大帥節制各軍。而營務處盡護諸將。隱若統制。恒以道員充之。大帥之下。營務處最尊。大帥若不知兵。則權掌自營務處。蓋湘淮軍興以來。恒以書生立功。湘皖書生。慕曾左之風。談兵者尤衆。照璵代劉含芳駐旅順。諸將爭媚事之。旅順形勢雄固。軍儲甚豐。日兵將至。諸將爭艤舟作逃計。照璵聞金州陷。已逃至烟台。赴天津。謁李鴻章。李大斥之。返旅順。已而日兵至。乘魚雷船先遁。六統領不相屬。乃共推姜桂題主之。姜庸材失措。旅順遂陷。照璵奪職。繫刑部。六年。聯軍來。照璵逃出。卒貸死爲民。夫龔照璵與姜桂題同爲滿奴。走狗。

民權素第 四集

談叢

同爲辱國。庸臣亦有幸。有不幸耳。今姜仍爲皇帝之爪牙。高官厚祿。天之報施。奴才亦有私乎。照璜在地下。其垂涎否耶。



論

雙

繫泉

諧藪題詞

善 薩 蠻
籌 超 集 古 句

花迎喜氣皆知笑，滿堂動色嗟神妙。天地一閒

身，清談不厭貧。風流盛儒雅，夫子何爲者。嚼

蕊挹飛泉，春光醉目前。

王維有罪拜官感聖恩 杜甫戲韋僊爲雙松圖 錢時新晴 溫庭

筠和段少常 庾信上益州上柱國趙王 王維過孔廟 郭璞遊仙

郎士元春日宴張舍人宅

諧藪目錄

煙精世家

土皇帝卜居 仿屈原卜居體

討菩薩檄

討煙鬼檄

訟棍傳有序 仿五柳先生傳

戒纏足賦 以苦受肉刑不如勿纏為韻 并序

賭鬼賦 以東南西北為韻

睡德頌

躲債亭序 仿玉環之蘭亭序

脂粉隊記

說冷

目錄

崑 景 非 笑 仰 士 萬 鍊 魯 萬 崑
曾 吝 霄 勻 里 毅 源 里

目 錄

煙精絕命書 集四書句

海上竹枝詞

老人行

寶塔歌

嘲運動選舉

打油詩

嘲脫館先生詞

蔽廬非詩話 (續第三集)



崑 吁 雙 雙 雙 喬 龔 箸
公 熱 熱 熱 熱 俠 超

諧藪

煙精世界

崑

煙精者。其遠祖生於印度。號嗎啡。後有名爲土者。以辦藥入中國。能爲人治病。相傳醫癆瘵之疾。尤所擅長。以此見重於世。土生膠。始以煙爲氏。交游甚廣。自達官顯宦。以至皂隸。輿臺。靡不嘖嘖稱之。時廢帝在位。欲求有臥治之才者。左右咸薦煙膠於帝。帝面試之。大喜。即日晉封公爵。賜芙蓉城。以爲食邑。使爲芙蓉城主。曰卿往。但爲朕臥治之可也。且予以丹書鐵券。使世世子孫永襲斯爵。其後子孫蕃衍。皆名曰精。所以表異於他人也。聚處芙蓉城中。以黑米爲糧。各領糧食之多少。無限制。其食時亦無分晝夜。但以其食糧之廣狹爲斷。有餘則貯之於罌。號曰罌粟。蓋以備不時之需也。然其子孫皆形容枯槁。面目蒼黑。目光炯炯。有如精怪。且日夜常眠。幾等於多眠之國。漸失其臥治之能力。朝廷乃稍稍裁抑之。另編爲黑籍。予以牌照。而限制其糧食。自是稍陵夷衰微矣。未幾革命軍興。芙蓉城亦爲義軍所攻破。煙精皆流離失所。無所憑藉。初其支庶有別居於雲南者。皆白姓。至是亦同遭殄滅。煙精於城陷之日。幸而逃亡者。欲歸白氏。聞此凶耗。皆中道而返。徒呼荷荷而已。其黠者或避居於租界。暫雖足以自存。然黑米昂貴。結於金錢。勢亦將爲俄殍。間有抱其祭器。匿處煙窟之中。不忍絕先人之祀。而欲爲祖宗血脈。延一線之傳者。爲警探所察覺。即捕之而去。無倖免者。嗚呼。耗矣。蓋自是煙精種族。將絕跡於世云。

異史氏曰。煙精命運。一阨於林則徐。其時煙氏之勢力方雄。乃轉而益盛。自以爲世世子孫無相害矣。乃賊人以

自賊必至滅種乃已哀哉。

土皇帝卜居 仿屈原卜居體

萬 里

王皇見報三日不敢出門。搔頭挖耳而無計可施。乃密召一般走狗而相問曰。余有大事。願先生決之。走狗乃搖尾而前曰。陛下將何以教之。土皇曰。我后秘密秘密。吸食鴉片。何一門五槍。偏載滬杭各報紙乎。其殆燒煙者之漏風乎。抑或裝煙者之不慎乎。其寧七處報館齊封乎。抑將各處訪員盡殺乎。其寧一手遮盡閱報者之眼目乎。抑將畫報日報斷盡載筆者之手指乎。其寧箝制平湖百口輿論乎。抑將關門稱帝。不奉禁令乎。其寧十箱大土埋於地窖乎。抑將五副煙盤匿於三層樓上乎。土皇家有三層樓。其寧仍用郎中虛銜嚇退一般調查乎。抑將賦禱岳父吏部靈魂求免總統鎗斃乎。其寧囚后宮中顯出從前辣手乎。土皇圖吞家產。因胞姪於樓。竟至成疾。抑將捨后佛寺聽與淫僧續歡乎。后有懷義癖。其寧厚塗脂粉以飾骷髏煙容乎。抑或預備嗎啡送局試驗乎。其寧仍居鳴珂舊里乎。抑將遠避上海南市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平湖衆怒而難容。強姦阿鳳。婢名。輿論譁攻學生公主。合拍春宮人。人呼我綠帽郎。中新戲演出莫可彌縫。平湖九月二十日俱樂部演土皇帝醜態。土皇看見當場逃脫。吁嗟默默。分誰知朕之苦衷。走狗乃搖首而謝曰。夫事可設法。情可圖賴。說些鬼話。可登告白。今淫亂系宮中之事。煙癮乃五臟之病。看今之報。要后之命。狗輩實無所施其技。土皇乃偕土后私運大土。逃往租界。靠着洋勞。向如意里而去。

討菩薩檄

魯源

嗚呼。茫茫大地。芸芸衆生。奔走勞碌。輸其血金。購香辦火。以敬獻於汝之前者。果何爲哉。母亦以禮尙往來。爲人類之交誼。而有求必應。係菩薩之婆心。故挾大願而來。虔作喃喃拜禮。耳人類尙具熱忱。矧汝仁慈。固以慈悲爲念者。東來之日。志在愛民。渡衆生以津梁。超紅塵爲淨土。聲勢烜赫。遐近咸播。匪惟氓庶羅拜虔誠。卽萬乘君主。亦多皈依三寶。敬禮不衰。金網鋪座。玉石砌門。尊號敕封。遇殊不憚。吾意汝必寸衷感激。造福衆生。卽不然。稍施智慧。使無墮迷途。而何爲竟冥頑不靈。一至此極也。如其衆多訕謗。謠詠頻興。猶可言也。然象王行處。落花皆紅。長幼男女。虔奉彌篤。冀汝之布施。若大旱之望雲霓。千載以還。信者踵接。金錢之獻。千萬而汝竟飽填私囊。使衆生躬罹厄厄。而呼籲無門。耶。果若是則汝冒慈悲之名。殊乏慈悲之實。貪受供奉。不亦黷乎。非然者。則無時無刻。皆甘霖遍潤之時。豈必俟衆生之顛沛流離。而始動慈悲之念也。况並此時期。亦斫不與。則汝之心。誠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如其家用浩繁。室人交謫。必待收括以備不時之需。猶可言也。而四大皆空。隻身無累。初不必營鄧氏之銅穴也。如其志願宏大。貯此紫紫鑄黃金帝國。猶可言也。而風雨飄搖。汝之巢穴固已傾頽也。衆生今者。日暮途窮。苟非以汝之侵剝於前。則憤志自強。海軍於以興。工藝於以振。凡百新政。不致廢而不舉。而所以風雲慘淡。日益不競者。雖由衆生能力之薄弱。而推原禍始。皆汝之造孽也。苟汝天良盡昧。視衆生之疾苦。如秦越之肥瘠。無關喜戚於心。是既莫我恤也。前此供奉之金錢。須悉數償還。立集巨款。以籌辦一切。亡羊補牢。猶未爲

諧 藪

三

晚爾其知之否耶。今與爾約三日不能則五日五日不能則十日十日不能是終不願償也是終為衆生蠶也。吾其秉戈執矛以從事於爾毀爾金身斫爾木骨利害得失汝宜自思此檄。

討煙鬼檄 并序

鐵 毅

燈火因緣。煙霞痼癖。沉迷已甚。困溺良多。欲尋苦海慈航。莫遇迷津寶筏。以致毒流肺腑。病入膏肓。夢醒無期。窮途難返。向紅燈而煨煉。未免灰心。借青管以吹噓。竟成短氣。無多歲月。把玩空過。有用精神。消磨殆盡。甚至茶消永夜。書非引睡之媒。榻號長眠。人是臥游之客。久負文章。舊債偏學。偷閒本非。泉石高風。居然上隱。持君子之三戒。戒已逾三。比文公之五窮。窮應倍五。囊空金盡。思避債以無憂。視燥毫枯。欲消愁於何地。家人失望。師友傷心。已矣何言。哀哉。自悼。回憶少年誦讀。早歲交游。雖云情有所鍾。絕少止其所好。徵歌買笑。空羸薄倖之名。倚綠偎紅。未染風流之病。自識錢神不佑。賭局長辭。永無酒孽相纏。醉鄉未入。奈何哉。呆燈空對。莫回疊岸之頭。慧眼長迷。竟插火坑之脚。淚碑猶濕。笑石難逢。謂心醉神痴。原屬人謀。顛倒但明知。故犯豈無鬼物。挪揄賊本自貽。罪終難宥。倘果人心不死。莫云天道無知。公憤當伸。淫威宜殺。身非管轄。無治鬼之符。筆效陳琳。戲擬禁煙之檄。檄曰。

蓋聞華夷異俗。本無奇貨可居。人鬼殊途。豈任游魂為變。何來毒物。竟造淫威。以鴉片之原名著洋煙之別號。來既遠乎萬里。載豈止於一重。陽遵國禁之條。陰助夷行之利。人惟求舊。儼然新陳。大小之分。肇錫嘉名。幻作紅白。

公孤之號。是天下所本無之物。乃古今來未有之凶。較之痲疫。瘧。更深。其毒。譬若魑魅。魍魎。未著其形。由是觀人心之。不古。乘火劫之初。與煽厥威。肆其流毒。無論智愚。賢否。盡受災。靡加之。士農工商。同遭簸弄。暗遣功命。既潛逃。笞杖之刑。顯犯。王章亦巧。脫軍流之罪。徒羨熟調。以火堪誇。味美於回。豈知生咽其膏。竟至毒逾夫。鳩泥丸。封處。渾如橘叟。藏形膠液。傾時恰似丹仙。煉汞遂使銅鑄瓦釜。同煎催命之湯。白壁黃金。不換銷魂之藥。銀燈不夜。宛享生祭於靈牀。竹管橫吹。永臥僵屍於黑獄。犀盤象盒。玩成殉葬之奇。鐵鉛刀化爲殺身之具。燒斷一生血脈。觀音之送子。無靈消磨。半世精神。冥卒之勾魂。立至。癩消骨肉。五官之貌。虛存病隱。膏消六脈之神。不守親朋。謝絕與死爲鄰。禮義空談。無財不悅。况復鄉人。皆好士君子。未免傷心。食之以時。賤文夫。因而罔利。資推主讓。何殊食客。三千日往夜來。不數時辰。十二堪歎。長牽債務。儼如冤魄。纏身可憐。初入牢籠。便爾耗星。照命形形色。色煙館地難盡。千言是是非非。鬼門關總歸一路。加以勾欄引入。聯色鬼爲年家賭局。狂吹拜錢神。爲地主。暗助陽臺之戰。虐濟淫魔。能蘇醉漢之醒。罪淨酒孽。嗚呼。逢人似鬼。竟生理枉死之城。遍地皆煙。盡夢銷迷魂之陣。此阮瞻無鬼之論。未計其來。而東坡說鬼之談。莫窮其狀者也。更有飄零餓魄。穢雜流魂。食如降等。以相求。孽剩餘殃。而益烈。欲闢高明之室。尙少神通。屈從污賤之流。橫加妖厲。竟使燈吹不滅。依然人學三眠粒食。可甘亦謂丹成再轉。二分火候。搓來續命之丸。一氣呵成。試出如神之力。面鰲似墨。骨瘦如柴。觀此形骸。何堪髮指。甚至極下流之剩燼。歷三劫之殘灰。幻恣凶邪。更爲鬼域。人棄我取。亦可癡飢。味苦心甘。但求得手。乞餘不足。聊分大士。

之。施。式。食。庶。幾。竟。等。若。赦。之。倏。如。問。耳。聞。目。見。待。逢。三。咽。之。餘。試。看。面。垢。頭。蓬。狀。甚。五。窮。之。苦。類。分。三。等。罪。極。萬。端。乃。有。法。之。難。寬。究。無。形。之。可。據。豈。無。鼎。鑊。付。湯。火。而。流。毒。滋。深。亦。有。鋸。刀。剖。心。膽。而。污。人。更。濫。置。之。犁。泥。獄。裏。則。泥。在。空。犁。投。之。剝。皮。亭。中。則。皮。難。再。剝。吳。道。子。圖。成。寺。壁。變。相。難。描。管。公。明。治。隸。泰。山。凶。名。未。錄。造。化。小。兒。將。執。法。則。煙。繚。日。月。而。無。光。閻。羅。老。子。欲。窮。刑。則。煙。鎖。殿。庭。而。布。毒。將。使。鍾。馗。擊。食。則。南。山。進。士。恐。化。煙。仙。若。教。地。藏。拘。囚。則。蜀。國。鄴。都。催。催。煙。瘴。貫。盈。已。極。網。漏。偏。多。未。際。清。時。幸。逃。重。典。方。今。朝。令。鋤。奸。神。工。用。命。光。天。化。日。之。下。豈。容。鬼。魅。潛。形。和。風。甘。雨。之。朝。詎。任。煙。塵。滿。野。天。恩。廣。大。聖。度。恢。宏。姑。寬。兩。觀。之。誅。薄。示。四。凶。之。罰。速。收。兇。鱗。仍。返。外。邦。夷。狄。之。區。盡。斂。妖。氛。莫。污。中。國。帝。王。之。士。庶。使。人。心。永。靖。火。德。重。新。倘。其。匿。影。遲。迴。藏。蹤。隱。遁。即。當。召。雷。公。而。破。膽。霹。靂。難。逃。呼。電。母。以。追。魂。驅。除。罔。宥。雨。師。灑。道。洗。淨。邪。埃。風。伯。揚。塵。蕩。平。穢。垢。縱。使。死。而。爲。孽。萬。劫。難。寬。並。教。代。以。其。方。三。年。必。克。長。埋。鬼。影。永。絕。煙。魔。無。令。人。惡。重。干。天。怒。此。檄。④

訟棍傳有序 仿五柳先生傳

萬里

各報載平湖訟棍陳翰霸佔孔廟一節直筆誅奸嚴詞紀實事非烏有照若犀然僕生長當湖比鄰愛舍目擊狂徒之強褊心傷聖教之陵夷爰仿晉文聊成小傳

訟棍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住址邑中有大成殿佔以爲家焉男女混雜不殊旅館有妖妻不知羞恥每有狎客便聚賭謀食嗜錢家貧不能多得苟某知其如此願出錢以招之告狀輒去期在必勝既勝而報乃以學宮

和留閩邑譁然罵爲瘋賊。議會勒遷。國民屢控。漠如也。常爲教讀。自愚頗恃。爲勢窮無一室。投厠以終。贊曰。公論有言。爾於梁雲。何仇爾於元寶。何讎。竟欲殺二人之頭乎。健訟首名。大得其利。爲鬪形之奴。歟。陸惟均之奴。歟。

戒纏足賦 以苦受肉刑不如勿纏爲韻

士 勻

天下大事。惟求立足能牢。世上前程。莫患裹足自阻。此雖貴乎丈夫。亦可概夫婦女。若纏雖屬宜。今而法究嫌背。古既未便疾行徐行。又安能布武接武。留得掌中一握。瘦若弓形。翹然裙下。雙鈎彎如月吐。爲念羈縻骨肉。無非趨時世之妝。可憐束縛形骸。已受盡畢生之苦。原夫纏足之所由來也。潘妃實創其先。宥娘遂從其後。始則不過一二人。繼則相沿千百。婦本不難。履險如夷。反甘作循壻而走。啟予足也。罪孽何至於孩提。爲我纏之。天良盡喪。夫父母遂使鴛鴦燕燕。惡習羣樂。趨從任憑。攘攘熙熙。飽福居然消受。嗚呼。子女何辜。遭此荼毒。或向母而哀號。或臨牀而痛哭。甚則削竹爲笮。以助其尖。斲木成底。以求其穩。幾同刻玉。鏤金無異。疊牀架屋。豈知觀音大士。原亦雙趺。胡爲貶節。從人在盈。一掬求日新。而月異於此。道實三折其肱。甘茹苦而含辛。譬足下是一樹之肉。嘗見困居閨閣。不出戶庭。偶摹粉本。側坐畫屏。寄語與花。飛蝶舞相思。在月落雲停。憑我蓮花之放。團成角黍之形。描寫鴛鴦粉筆。曾無吮白。商量姊妹弓鞋。先繡踏青。製成赤錦一方。舊樣都翻新。樣兼取白綾三尺。無刑強作有刑。爾其名擅揚州。樣推京式。印銷雙尖。瘦憐半折。傳來意外之情。都在個中之物。恐能卷亦能舒。不求伸而求屈。起坐芙蓉帳外。羞爲夫婿。摩摩偶行。芍藥階前。猶喚婢奴。拭拂輕遮。纖纖玉筍。問君愜爾心乎。嬌生步步。

金蓮愧我若人指不。君不見乎搖尾乞憐。識者多恥脅肩諂笑。君子誰譽。至若纖手細腰。猶未傷夫肢體。即如文身斷髮。亦祇獵手空虛。讀完孟子七篇。性既不能爲桮棬。試看禮儀一冊。足亦何嘗比美。藥况一纏。亦非有功。可任其悠也。游也。而兩足曾罹何罪。竟令其婉如掣如。戒之哉。已辦者宜鑒前車。未辦者莫循故轍。勿圭角而觚稜。勿凌波而踏雪。漫嫌羅縠生塵。奚愧蓮船盈尺。與其傷殘血脈。巾幗中致少完人。孰若還我天真。法網外稍存仁術。但使幽閒貞靜。婦德無愧乎三從。豈惟視聽動言。賢者宜防夫四勿。方今弊端悉去。新政迭宣。大開禁網。力解倒懸。中外胥泯意見。五族准結因緣。恩澤不遺乎下逮。婦孺均莫不稱便。任爾曹解足前來。利樂更沾二百兆。勸吾輩疾足先進。承平永享千萬年。從來發政施仁。正外當先正內。凡爾食毛踐土。足纏改作腰纏。⑤

賭鬼賦 以東南西北爲韻

仰 霄

呼盧喝雉。白叟黃童。羣聚一室。共入個中。孤注千金。財豈乏乎。猗頓萬錢。一擲富不讓於石崇。碰和則麻雀八圈。輸贏有底。推莊而牌九。一桌慾壑無窮。築方城者。知已知彼。鈎心鬪角。盤五木兮。忽上忽下。鬼斧神工。聚精會神。卜兼以晝夜。興高采烈。日盡夫西東。淫骨聲聲。得心應手。賭經種種。知味同參。槓來中發。白皮眉飛。色舞配到梅花。四六氣忍。聲含羨。他成到滿和。一色又兼對對。恨我抓來。別十長二偏逢三。三手氣獨好於莊家。蟬聯不已。輸風偏鍾於我輩。蠶食何堪。決勝負於牌風。乾乾惕惕。辨單雙於股點。逐逐耽耽。一局告終。勝者固然。色喜千金。蕩盡敗者那肯。心廿一戰再戰。我貪你貪。可憐季子。囊空戰陣。屢羞乎敗。北無奈。王孫囊罄。利源忽絕於終南。』

爰告貸於友朋。莫我肯顧。乃典質乎物產。惟利是迷。捲土重來。又三戰而三北。死灰冷却。乃載泣兮載。形有類乎夜叉。面目黧黑。狀奚殊於餓鬼。聲容慘悽。無面見江東之父老。何言對室內之悍妻。四顧蒼茫。生機已無一線。寸衷擾攘。舊事還想。重提身拚投於有北。魂欲斷乎遼西。『恨一時之失足。故里已無室家。祝來世之回頭。黃泉尙有樂國。乃蹈魯運之海。悟激色卽是空。爰沉屈子之淵。悔煞求豐反。嗇長辭塵世。既絕遊兮息。交一墮輪迴。復天荆而地棘。從此人間世上。忽絕蕩子之蹤。鬼門關中新添賭鬼之職。望鄉臺裏。那問妻子之饑寒。餓鬼道邊。奚論父母之憤懣。今生已矣。程度惟仗神靈之死。靡他沉淪。偏具魔力。滔滔天下。每羣引爲良朋。擾攘衆生。實自甘夫戕賊。曷若守家保業。營生活於春夏秋冬。倘猶數白論紅。當充軍於東南西北。』

睡德頌

笑

有野老遺民。以六合爲一室。萬古爲分陰。大陸爲短榻。太空爲重衾。履無泥污。衣無塵侵。夢鹿化蝶。隨意冥尋。默則頹然若喪。言則兀然似瘖。惟睡是務。絕無容心。有市儈賤儒。偉人政客。觀彼所爲。譏其品格。乃趾高氣揚。髮豎目赤。爭奪名利。日繼以夕。遺民於是閉聰窒靈。俯首垂睛。形若槁木。斲若雷鳴。茫然塊然。體適神甯。栩栩然而遊。酣然而藏。靜聽不聞雷霆之響。熟視不覩日月之光。自覺禍福之兩無。榮辱之俱忘。冷觀衆生。汲汲然如一羣之泛。汪洋勢逸。懸絕焉如地獄之與天堂。

躲債亭序 仿王羲之蘭亭序

非吝

民國二年歲在癸丑。仲冬之末。遁於窮鬼縣之躲債亭。弛債務也。寒酸畢。至削友咸集。此地有愁鄉絕嶺。又有茂林荆棘。引以為盤。足曲體悶坐。其次雖無打鬥坐索之苦。一行一動亦足以引起悲感。是日也。天冷氣清。北風凜烈。目觀蕭條之狀。耳聞瑟縮之聲。所以魄散魂飛。足以極視聽之悲。信可怕也。夫人之散錢。沈迷不悞。或娼攜私貨。戲觀歌舞之臺。或女挾自由。酒酌長堤之館。雖揮霍逞心。錢水有限。當其情人偶遇。淫慾無度。歡娛不已。曾不知窮之將至。及其衣衫襤褸。形容憔悴。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濶。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生感。况損失信用。為人訕笑。古人云。樂極生悲。豈不痛哉。每見世人。追歡買笑。囊空金盡。未嘗不觸目警心。竊嘆孽由自作。乃知填無底之貧。囊受一身之奇辱。人之視我。亦由我之視人。悲夫。故相約同人。戒之為善。雖逢坊作戲。有時難免。不可當也。後之來者。尙其有鑒於斯文。

脂粉隊記

景曾

脂粉隊者。女人國之勁旅。而溫柔鄉之衛隊也。溫柔鄉林立於國中。脂粉隊之駐紮。且鱗陳櫛比矣。隊長名胭脂。虎性嫉妒。悍潑異常。非若諸隊員之繾綣綿工於狐媚術也。隊員無定額。凡塗脂抹粉。墮入平康者。皆隸之。其課程學科。有絃歌之樂。術科有搏戰之法。以言乎容。則曰冶容。而非軍容也。以言乎服。則曰妖服。而非戎服也。嗚呼。軍隊之成立。性能雖不相同。取勝之道。則一彼脂粉隊者。既無軍隊之精神。復無軍隊之形式。果操何能。足以保衛溫柔鄉。而為女人國之勁旅哉。曰是蓋有異術焉。異術非他。卽世所稱為迷魂陣是也。迷魂陣密布於溫柔

鄉。或張幔天網。或設陷人坑。五花八門。不可究詰。無論何人。一至其間。則魂飛九霄。笑逐顏開。固不知其爲人間。天上。亦不知自身之墮落陷罪也。尋常人無論矣。卽經天緯地之大英雄。到此能免者。亦已寥寥。若晨星不可多見。冤哉。脂粉隊。旣以迷魂陣爲作戰之善法。戰無不利。攻無不克。坐是諸隊員。成嬉戲酣遊。無所準備。惟習一種陰柔手段。以運用於迷魂陣中。而箝制來人之身命。殺人不見血。豈非脂粉隊之能力歟。雖然。脂粉隊之組織。盡淫蕩女子耳。其手腕之毒。心術之險。吾無責焉。獨怪夫世之鬚眉男子。執迷不悟。擾擾攘攘。爭先爲快。至其甚者。牡丹花下。鬼亦風流。吾不知迷魂陣中。坑死幾多豪傑也。或曰。脂粉隊旣以迷魂陣戰勝英雄。則曷不開赴邊蒙。征討活佛乎。曰。是不能脂粉隊之武力。在彼不在此。

說冷

崑

寒風蕭瑟。陰雨微濛。幽齋默坐。百感交集。乃呵凍筆。醮冷墨。方欲伸紙以爲文。忽有不迷之客。衝寒冒雨而至。乃謂余曰。子亦不畏冷乎。吾之來也。逆料子必擁衾高臥。或圍爐向火耳。余曰。然。子且不畏冷。余豈畏之。且四序迭夏。陰陽互變。非晴則雨。非暑則寒。此天時之自然。而然也。雖欲畏避之。亦何從而畏避之。且不惟天時有冷熱也。人亦有之。客曰。可得聞乎。余曰。可。夫人情反覆。世態炎涼。故忽然而熱。忽然而冷。且旣冷復熱。旣熱復冷者。所在多有。當其熱也。傾心腹。露肝膽。指天誓日。生死不相背負。一若可信。及一旦情隨事遷。心隨境變。向之掬熱誠以相示者。忽然而冷臉相向矣。向之婉轉溫存者。忽然而冷言冷語。背後相嘲矣。向之溫語相慰者。忽然而冷笑相

諧藪

輕矣向之對以熱心者今則加以冷眼矣故當其熱也有如挾三軍之纜當其冷也甚於嚼三冬之雪所謂冷水澆背自生寒噤冷風砭骨毛髮森豎者豈足以喻此甚而恩怨忽變冷箭相加言念及此真有不寒而慄者此所謂人情之冷也若夫邊塞日薄寒風怒號積雪沒脛堅冰在鬚敵愾同仇者雖雪窖冰天方且不避苦寒以急國家之難夫又何冷之足云

煙精絕命書 集四書句

崑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後生可畏戒之戒之昔者吾十有五有友五人焉損者三友萃居終日言不及義奸行小慧入公門畫寢飽食終日有同嗜焉則引之而已無財不可以爲悅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病莫能與乞諸其鄰白之謂白二吾猶不足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他日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其不可者拒之強而後可仰而思之爲可繼也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終夜不寢正牆面而立爲穿窬之盜日攘其鄰之鷄沽之哉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曾哲嗜羊棗不同道其趨一也從吾所好爲蹙足之道夜以繼日盎然現於面而深墨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人之視已莞爾而笑其心曰異哉悟其四支隱几而臥不得食涕出其顙有泚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速出令大誠於國問國之大禁年已七十老吾老期月而已可也請損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少之時血氣未定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四五十過而不改國人皆曰可殺慙不畏死執之而已矣肆諸市朝道聽而塗說吾聞之不堪其憂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戒之不幸而

也。有疾吾死已。夫死而無悔殺之而不怨。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孝子賢孫默而識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固所願也。

海上竹枝詞

吁公

豪藏之警電頻傳。溫處之瘡痍滿目。國艱民困。補求不遑。而上海兒則不聞焉。香車寶馬。夢晨醉昏。花巷柳街。呼盧喝雉。若不知有憂患者。嗚呼。巢飛燕而燕不危。處涸轍而魚自喜。人之無良。至於此極乎。吁也不才。傷心語。語有花。皆筆無酒。不文。點綴微詞。描摹豔曲。爲上海兒替一觴可乎。兒呀兒呀。聽我道來。

寶馬長驅不夜城。香車廻繞闔三更。家家院落笙歌響。到處揮拳戰酒兵。
綠女紅男願盼雄。醉心歐美自由風。桑中密訂三生約。算得文明進化功。
琵琶門巷次如鱗。公子翩翩來問津。一曲清歌綾一束。多情送舊復迎新。
沿江淺綠草如茵。嘆息當年舊日春。最是不堪着眼處。斜陽照映有銅人。
悵望公闈淚不乾。蕭郎門外許盤桓。傷心不忍提言者。黃犬華人一様看。
檀板輕敲春復秋。玉人歌舞幾時休。梨園不是消魂窟。莫學三郎醉打毬。

老人行

雙熱

背如癭。跽灣灣。曲頭如頽犬。光光禿。手扶一枝老。蘇梗行一步。分觸一觸一觸。一觸一觸。躑躑。一陣風來兀兀搖。

風吹倒地。碌碌笑也。不能笑。哭也不便。哭。老手多時磨老骨。老皮幸未流老血。

老人口饑。齒偏脫。囫圇吞棗。雞咀嚼雞肋。牛筋半生肉。滋味雖佳。都謝却。豆腐一孟醬。一盆粥。糜爛飯。饑難殺。欲食。董腥。只有魚。膏遍青黃。與黑白無味。無味。苦煞。苦煞。老人鼻。四季常垂涕。老人心。一病便自驚。老人手持物。恒抖。撒老人口多言。太累贅。老人髮。雪片。糕兒白。老人面。風乾。粉兒。縐。老人龍鍾多老態。白了老眉。枯老眼。不老悖。便老邁。老當益壯。能幾人起。老勁拚老命。結老友。作老將。却也。組織征蒙隊。這纔算。老人有膽。問老人敢。也不敢。

寶塔歌

雙 熱

喝。謬。謬。閣。閣。閣。喔。喔。喔。算。啞。鳴。叱。咤。顎。骨。一。起。一。落。滿。口。含。了。些。什。麼。要。殺。饑。吃。黃。蓮。燒。肉。說。不。出。苦。來。少。不。得。哭。(啞)

呀。說。哈。嚶。點。嚶。弗。聽。見。嚶。耳。朵。真。作。怪。別。人。喉。嚶。喊。破。還。當。是。蒼。蠅。作。要。只。覺。一。陣。噲。啦。嚶。啦。聽。清。楚。除。非。裝。個。喇。叭。(雙)

短。一。段。二。尺。半。弗。滿。弗。滿。已。是。放。長。算。袴。子。襠。裏。直。鑽。遙。望。桌。子。擡。頭。看。墊。了。脚。拿。著。檯。邊。碗。坐。在。匣。中。當。個。小。羅。漢。(矮)

屈。項。縮。躬。常。鞠。背。像。龜。殼。低。頭。看。雙。足。手。撐。了。膝。蓋。骨。不。見。天。堂。見。地。獄。一。交。跌。翻。手。脚。高。聳。像。煞。一。隻。回。菱。兩。隻。角。(駝)

嘲運動選舉詩

大。家。都。想。吃。天。鵝。安。得。天。鵝。如。許。多。只。怕。議。員。無。我。分。手。忙。脚。亂。大。張。羅。
名。片。多。於。雪。片。糕。逢。人。便。向。手。中。操。費。心。投。我。一。張。票。筆。畫。休。差。要。記。牢。
尙。怕。空。言。不。算。真。肆。筵。設。席。享。嘉。賓。臨。行。還。有。東。西。贈。兩。角。洋。鈔。一。個。人。
茶。坊。酒。肆。鬧。轟。轟。十。座。會。無。一。座。空。你。也。交。頭。他。接。耳。一。聲。算。數。便。成。功。
這。個。拉。拉。那。個。扯。多。多。益。善。競。相。誇。野。雞。手。段。誰。能。學。要。算。一。般。運。動。家。
抽。身。早。起。一。齊。來。投。票。場。前。擠。不。開。伺。候。意。中。人。到。也。一。連。幾。句。費。心。哉。
頭。頸。伸。來。尺。許。長。爭。看。開。票。意。慌。張。十。人。九。個。不。當。選。只。好。回。家。哭。一。場。

打油詩

預。備。尖。尖。一。頂。冠。線。香。辮。之。頂。中。盤。老。夫。雖。是。無。官。做。尖。着。頭。兒。預。備。鑽。
亞。東。天。足。成。佳。話。北。美。天。腰。亦。盛。傳。笑。語。滿。街。無。辮。漢。此。頭。未。免。不。天。然。
頭。上。牛。山。看。濯。濯。嘴。邊。燕。剪。頗。豔。豔。妝。成。時。樣。終。非。妙。知。否。婦。娥。愛。少。年。
鬢。髮。短。髮。壓。增。嬈。膏。沐。濃。施。也。整。齊。不。是。雙。跌。穿。革。履。教。人。錯。認。比。丘。尼。

嘲脫館先生詞

諧 藪

雙 熟

喬

龔 俠

一 五

人誰自曉。終誇自己真佳妙。不言教導。虧周到。只恨東家無故辭僮了。怒氣冲冲兮擲帽。罵東家具正昏眊。今年館脩本來少。渠既辭僮。假要借錢鈔。(一折)(調寄一斛珠)

一到了家庭。妻孥狂鬧。說教書原要周。至東家辭你。定是你心浮躁。在堂中只管貪眠覺。看你明年如何腹飽。諒你無能。做强盜家中困苦。只好街頭求討。先生真氣也頭垂倒。(二折)(調寄感皇恩)

娘子你何爲亂道。脫了館堂。事體真微小。東道都富翁。濶老不時可往投。糧擾。李四張三都友好。倘有館堂。他定將僮保也何用。多多懊惱。勸娘子且尋歡笑。(三折)(調寄蝶戀花)

蔽盧非詩話(續第三集)

箸 超

余昔年於鄉兒扇頭。閱得短歌一曲。樸直古厚。老嫗都解。一種太平趣味。自流露於行間。雖造遇村直。絕不類淺腹人口吻。殆亦歌謠之一種也。歌曰。本支十八世。老住鑑湖濱。有婦爨且織。有兒讀且耕。浙浙西風緊。唧唧蟲語。清阿弟打鞦韆。阿妹採紅菱。阿爹曬稻束。阿媽念心經。雲浮香爐頂。日照會稽城。此是安樂鄉。百年不遇兵。勸君移住山陰道。有山有水有園林。如上云云。雖非諛諧之作。讀之增人興趣不少。

租界上之人力車。本以便利交通也。然江北人之拉車者。恒不喜聚而喜散。不喜冷靜而喜熱鬧。當酒館散席。戲園散場時。無論有客與否。必挨肩接背。擠在一塊。甚至巡捕餉以木棍。亦若死而無悔者然。此至可笑而亦至可厭者也。予友了僧。曾譜天仙子一闕。以記其事。曰。這夥蠢蟲。真洵氣有生意。與無生意。一定要銜頭接尾。哼一屁。

書一記骨碌碌滾在一起描寫真情頗稱緊切然未免譴而虐矣

武林巨商柳某早年以販珠玉入蜀另娶一妻已生呱呱矣然某以年老音問不入蜀者殆十年未幾而老病死蜀中某氏以久無音耗携其子投奔柳家甫入室見一面有鬚髯者踞中座吃飯某氏誤以爲夫促其子跪拜稱父親柳氏子詰得細情更大吵不止後經鄰親圓說始得寄食柳氏有好事者用武林口氣以記其事曰這格那格不要爭你們他們親弟兄將仔吃飯不是的擺拉哼的令先尊蓋是時柳某木主猶供在上座也余聞其事兼讀此詩不禁爲之絕倒

了僧喜滑稽所作打油詩不下千百首惜隨作隨棄無人爲之掇拾余猶憶其賦乞丐一律云草鞋破襦榜禪扉日出上街夜靜歸肉骨未將窮腹鼓蟲蟲偏效落花飛東南西北四條路春夏秋冬一領衣莫向王侯門外過一聲狗叱張狐威此詩亦莊亦諧讀之不類滑稽之作然頸聯腹聯趣味極矣

庚子鄉試時余促裝入省場事既畢約二三同伴向西子湖邊索生活或水或陸倍有趣味因作竹枝詞二十章具錄於下帖對湧金水一渦游人齊唱莫愁歌阿儂不像鹽嫖醜落得賣舟載哥哥一手茶壺一手杯拋將餘汁搗香灰（西湖水泥甚鬆有香灰泥之名故云）瓜皮船小蕩流甚仔細圓二十枚進香天竺趁新晴齊向茅家埠口行唧唧咕咕爲甚事滿船風送念經聲儂家今日又魂銷不上鵝橋上斷橋終究楊花少主意船來船去最無聊霎時簫鼓擁中流士女如雲競冶游是否當年誇奪錦吳儂踏浪立船頭一羣浪子出城隈側目一回笑

一、回、那、個、人、兒、何、處、去、掉、頭、趣、向、北、關、來、聞、得、荷、花、陣、陣、香、幾、回、摧、折、妾、肝、腸、郎、心、似、否、蓮、心、苦、從、不、貪、眠、趁、早、涼、六、橋、橋、外、近、三、潭、月、色、還、將、秋、色、含、此、月、照、人、千、萬、夜、伊、誰、心、事、十、分、甜、金、錢、買、夜、闌、繁、華、北、市、行、人、如、散、沙、奚、必、春、江、花、月、夜、樓、臺、燈、火、路、三、叉、慈、航、生、日、渡、湖、心、半、點、紅、塵、不、許、侵、乃、有、吳、儂、長、禮、佛、檀、香、一、炷、拜、觀、音、嗚、呼、悲、已、岳、王、墳、更、有、何、人、吊、霹、靂、雲、地、下、若、逢、牛、伯、遠、務、祈、不、問、岳、家、軍、湖、邊、何、地、最、清、幽、淨、寺、鐘、聲、繞、渡、頭、莫、道、比、邱、無、豔、福、西、施、夜、夜、入、雲、樓、殺、戮、同、胞、建、異、助、四、公、祠、字、煥、丹、青、(曾、公、祠、左、公、祠、張、公、祠、李、公、祠、也)年、年、廟、食、知、陵、替、主、義、何、堪、種、族、明、(時、浙、中、徐、錫、麟、輩、已、發、明、種、族、主、義、說、故、云)家、住、湖、濱、西、復、西、鳳、凰、巢、下、一、枝、棲、生、來、不、識、西、湖、好、偏、愛、蘇、堤、與、白、堤、琴、瑟、更、鼓、起、重、關、多、少、游、船、晚、未、還、江、上、看、湖、湖、看、月、大、家、同、上、鳳、凰、山、桂、子、香、濃、八、月、中、一、箇、輕、浪、趁、西、風、南、山、栗、子、剛、成、熟、宋、嫂、魚、須、問、釣、童、花、滿、長、堤、月、滿、亭、懷、人、一、曲、有、誰、聽、可、憐、陰、帝、欺、人、甚、不、令、早、生、抱、小、青、香、山、題、咏、已、離、奇、更、有、東、坡、賣、老、癡、笑、煞、人、家、桑、梓、地、要、他、白、送、詞、和、詩、人、說、西、湖、清、復、清、本、來、言、外、有、知、音、試、看、和、靖、最、奇、節、猶、向、梅、花、鼓、瑟、琴、夜、游、恰、與、時、相、宜、昏、暮、何、人、不、徇、私、且、向、湖、心、亭、畔、泊、一、重、世、界、一、琉、璃、以、上、二、十、章、爲、余、十、五、年、前、最、得、意、諧、詩、詩、成、時、偶、失、檢、爲、余、父、所、得、第、一、章、閱、竟、已、連、呼、不、妙、閱、至、十、二、章、樓、韻、說、句、褻、瀆、神、明、繼、閱、第、十、三、章、則、搖、頭、不、已、至、十、七、章、青、韻、與、十、八、十、九、兩、章、神、色、更、變、至、於、無、辭、然、復、讀、者、再、蓋、有、所、愛、也、既、而、詔、予、曰、阿、三、你、做、的、詩、也、算、偏、鋒、但、人、生、在、世、總、須、向、正、經、處、討、生、活、如、是、賣、弄、聰、明、爾、祖、宗、之、德、涼、矣、余、唯、唯、者、再、今、余、父、往、矣、詩、篇、具、在、而、余、固、猶、是、落、拓、之、平、生、也、一、生

民 權 素 第 四 集

文字債誰爲厲階歟。余嘗有一。座西湖占本位。廿章絕句送前程之句。蓋所以自艾也。某邑有一學究。名則虎者。其平生著作多屬滑稽。詠村童讀書四首。尤堪發噱。其一。二除九不周。再聽含糊三五遍。神仙也。厭遁瀛洲其二云。大學修齊與治平。中庸性道。聖暮朝朝讀。不清其三云。童蒙語氣太昏濛。空字如何喚作通。讀去唐詩將半本。先生童子樂如何。一卷新詩讀未多。昨識仲尼師。項竊今朝嬉。戲作謳歌。此四詩真足爲村童。予因以質予之非詩話。

鶴巖性喜古。故搜括甚嚴。嘗於某氏破笥中。拾得片紙。紙上有詩二首。其一咏鳩鵲。鷓鴣呼雨。鵲呼晴。天公也是無主意。落雨不成晴。不成其一咏半腰美人圖云。百般體態。可笑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未曾描。二詩俚脫流利。後聯猶有趣味。雖極滑稽之作。而詩中僅見之作。鶴巖不以破笥之片紙而忽之。殆有心人也。

余昔年有豔情七古長歌一首。係用古句集成者。久而搜之不可得。今得之於子弟。昂佛健然和細味之。則無句不含深意。甚非正經之作也。因錄之以質非詩話。歌曰。八方背戲。牀頭怪石神仙畫。張蠟贈鄭明府。畫閣輕寒繡被溫。陸游春寒。閉門。杏花消息雨聲中。陳與義懷天經智老。能者操舟疾若風。杜甫觀打魚。細

北山月輪移在上陽宮（杜牧洛陽秋夕）門外一溪清見底（陸游飲牛歌）野綠全經朝雨洗（白居易五鳳樓）柴扉水際盡遺局（范成大送聞人伯卿赴銅陵）味道固應甘若齋（吳芾錢廣文采芹亭）一花兩花春信回（陸游梅花）春田可耕時已催（韓愈分司東都感春）夜深忽夢少年事（白居易琵琶行）小院有門紅扇開（溫庭筠吳苑行）白浪翻空動浮玉（蘇軾潤州甘露寺彈箏）谷中答響飄新曲（楊繪）紅顏酸話只自知（杜甫摘荔枝）尙愛此山看不足（蘇軾游道場山）上到青雲穩着鞭（白居易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中流簫鼓振樓船（元旦與慶池侍宴）滿塢白雲耕不破（管師復）江南春盡落花天（田汝成嘉興晚發別陳子常）重簾不捲留春久（陸游戲作長歌）江州司馬平安否（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一犁春事最關情（元好問久旱得雨）雲雨從來翻覆手（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春衫初換鞠塵羅（陸游鷓鴣天詞）分得春光數最多（溫庭筠牡丹）吞若雲夢者八九（司馬長卿子虛賦）三十六湖春水波（謝應芳送李彥明歸高郵）紺園遇雨琪花潤（項忠靈光寺）書生膽氣有誰信（徐鉉送黃梅江明府）一年芳草夢中人（張九一寄弟）洞門花霧紅成陣（曹文晦桃源春曉）遮莫鄰鷄下五更（杜市書堂夜飲）老人無睡到天明（劉禹錫酬僕射牛相公）夜長枕上揚州夢（張天錫客懷玉山）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遣懷）

（未完）

德

威

天璣題



瀛聞題詞

善 薩 蠻

著 超 集 古 句

遠天簫鼓迎歌扇，貪奇戀景不知倦。海客談瀛

洲孤燈萬里舟，長波一歸艇。鵬鷗青霄迥，畫

地列圖雄。鴻毛遇順風。

文彭游鷺巷湖示項君 蘇舜欽籃田悟真寺 李白夢游天姥 李

羣玉廣陵驛餞別 王安石寄耿天臨 虞集送張尙德 杜甫嚴公

廳宴同咏蜀道畫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瀛聞目錄

冰宮

克買湖

各國藏書

嫁女奇聞

娶妻奇夢

據我所聞

海外瑣談

瀛談一束 (續第三集)

目錄

雙 逸 震 談 談 逸 孤 警
蝶 梅 旦 瀛 瀛 梅 舟 衆

民 權 叢 第 四 集

目 錄



瀛聞

冰宮

雙蝶

地近北極諸國。冰多凝結成塊。日久不融。故有以之爲建築材料者。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俄國皇后安尼。曾命人在尼佛地方築一冰宮。第一次因所用冰塊過薄。造成即融。第二次乃雇良工巧手。專削大塊之冰。合縫處用水澆如水泥。未幾即凍合成一片。巨室乃成。此屋造成。計長五十六尺。闊十七尺半。高二十一尺。係一層房。前門爲三角形。四面有窗。窗架窗玻璃。均以冰爲之。前廊一道。以冰塊雕成種種人物。如由側門入內。門內有大缸數具。內貯冰柱。柱頂置有一缸構樹。其枝葉皆冰製。晚中燃火。貯於冰造空塔之內。屋外復就冰塊之形。刻成象形一頭。日間噴水。水如湧泉。夜間以石腦油澆冰塊。然之。炯燦有光。有冰浴室。室內可以洗浴。又有冰造之鎗炮數具。中間所裝彈子。爲冰與鐵兩種。亦能彈射。室內陳設之器物。如檯子。桌椅。玻鏡。時鐘。茶盤。酒碟。幾於無一非冰。惟外間皆塗漆飾。視如真者一般。又房內有床一。懸帳一。以細冰條爲之。此外如枕頭。手鏡。睡衣。睡帽。亦皆含有冰質。有冰燭。中含石腦質。最奇者有冰火爐。可燃木條。蓋緣冰塊上塗石腦油。故可引起火種也。

克買湖

逸梅

歐洲愛爾蘭斯山之南。意大利之北。湖泊如星羅棋布。惟克買湖最著名。清幽雅麗。氣候溫和。故北方寒帶之民。往往於此。養疾。吸受新鮮空氣。湖不甚廣。長計三十英里。湖處僅二英里有半。形式極奇。作二足叉狀。叉之柄向

瀛聞

一

北二足適爲倍爾康土角開分。游人探此佳景者。必先至克買城。城在湖西南角。當長夏之夜。月色瑩然。吾人覩一葉扁舟搖盪於空明之上。波浪鎮靜。雖當炎熱之天。而一種清涼之氣。不覺沁人肌膚。月光射湖面而叢山則反現黑陰。倒映成趣。當此時也。景頗清靜。因寂無聲。回望克買城。在吾人背後。燈火閃閃。映水成一片流動之碎銀。臨此景者。幾至流連忘返。未幾舍舟登岸。回至旅館。次早晨光熹微。即起身駕小輪船。一於八點鐘時開駛。遠望翠帆作點點之黑影。每至湖之灣曲處。則此處之塔影及克買城。皆出吾人眼線。既轉折後。則異處之塔影等。又接觸吾人眼簾。而綺麗如畫。仍不稍減於前臨之景。行舟至此。但見浩淼之水。壁峙之山。昏迷如入世外桃源。山麓多茅屋竹籬。遍植葡萄橄欖樹。巔常積雪。舟進於可立克村落。正午膳時。日光照此白頭之山。而點點滴滴融滂於湖中。既而作歸棹計。回克買城。酷暑既退。涼風襲人。而岸上紗廠之工女。正作鶯啼燕語之歌。與紡車聲鼓棹聲相酬答焉。

各國藏書

震 旦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巴黎新彙報載核計各國藏書之處。及書帙之繁夥。亦頗足以新聞見。據云。奧國有大書樓五百七十七座。計書籍五百四十七萬六千冊。法國書樓五百座。計書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冊。意國書樓四百九十三座。書四百三十五萬冊。普國書樓三百九十八座。書三百二十四萬冊。美國書樓一百六十九座。書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冊。俄國書樓一百四十五座。書九十五萬三千冊。此外之藏書家。猶未與也。

又考法京巴黎地方有一極形闊大之書院。藏書最富。獨得二百零七萬九千冊。德京柏靈亦有一處。堪與巴黎相伯仲。其數爲七十萬冊。若維馬華林岡大院內。更有手抄書籍二萬五千冊。寫細宛若蠅頭。珍惜不啻鴻寶。尤爲各國所不可多得。云逆溯圖書館之緣。蓋始於埃及國。乃古代圖書館中之最大者也。其在希臘。當辟脫喇塔斯執政。府創建公用之圖書館。羅馬則始於阿希尼亞斯庇魯里約。至羅馬帝政時代。圖書館之數。雖頗增加。迨國亡之際。概爲戰亂所破壞。自印刷術發明。圖書之價漸賤。故圖書館之建設。日增月盛。馴至今日。藏書遂多至數十萬部矣。循是以談。則東觀石渠不爲偉觀。諸子百家更渺乎小矣。有教育責者。曷鑒乎是。

嫁女奇聞

談瀛

南洋有客藉人某甲。久居於香港。向執雜髮之役。兼業儲以獵食。膝前有子女各一。其子已因疾而殤。某抱喪明之痛。遂自故里擇一猶子以爲子。既至。命女以兄禮待之。迨後。某蕪除一房。竟命子女二人。行同結婚。同居者憤其事。日以謔語嘲之。某命子女遷寓於園坵中。以作避地之計。日來人言嘖嘖。聞者甚衆。有好學者。特書此事。標貼於街頭。中有一紙仿七律之格。雖其中多粵屬諺語。蓋紀實也。故錄之以供閱者一笑。該貼云。喜笑重重疊。重千金。出閨子。乘龍暫將兒。子爲佳婿。權把親爺作岳翁。莫鴈不須過別宅。歸得何用費行蹤。從今一派家庭樂。肥水唔憂漏隔而。

娶妻奇夢

瀛聞

舊金山某餐館主名李村基卑者。近在官署控其妻供周麗蝶氏。謂周雖與已結婚。實已先有夫在。請官判准離異。官問何以探悉。李村基卑曰。余於數月以來之某夜。忽夢見余妻在法京巴黎。與一男子攜手同行。余適遇之。妻即告余。謂此男子者。即彼舊日之夫也。彼與此男子成婚五年後。乃更與我結婚。余覺而異之。蓋方余夢時。妻實與余同宿。而余忽感此異兆。故不能無疑於心。爰即親詣巴黎。調查冊籍。果得實據。蓋余妻實於一千九百年與一男子名哥燦者結婚。今其人尙生存云。

據我所聞

逸梅

瑞士風景綺麗似水彩畫本。歐西人士莫不視爲世外桃源。凡初婚作蜜月旅行者。必至瑞士登阿爾卑斯山嶺。以爲人生樂事。

意大利人工美術善繪裸體美人。水肌雪膚。如出浴楊妃。令人魂銷神醉。

金網石硬度最高。琢磨非易。惟荷蘭之亞摩斯德爾登居民。專擅斯技。

土耳其國道路污穢。野夫穉孺噬人。故歐西旅行者。視爲畏途。

挪威地濱大西洋。爲世界著名大漁場。漁艇約三萬艘。漁人凡十二萬。

印度多雨。每年平均雨量計五百寸。

俄屬地崗札德加半島。地處寒帶。人煙寥落。產變色熊。積雪皚然。則毛變白色。雪融凍消。則毛變灰色。真天然之

保護色也。

喜馬拉雅山爲世界著名高山。山麓產喬木。高凌雲霄。自七千尺。至一萬二千尺不等。

美列堅爲世界最大之農業國。地廣人稀。宜以機器耕種。故發明之農具甚多。每年領專利憑者約二萬人。

瑞典南部產樺樹。北部產松杉木材。輸供歐洲各國之用。每年可獲五百兆元。

石鹽作刷齒要品。其產地爲德意志。每年產額計五十五萬七千噸。暢銷各國。

阿富汗城高三丈餘。昔元世祖經略歐洲。曾經其地。故所立之碑碣甚多。

羅馬教主之宮。蒐集世界瑰奇之石而築成。教主出游裝束殊奇異。上衣白衣。下著紅裙。

印度產猛獸。每年獲獅象等計五萬隻。死傷四萬人。

丹麥每畝田。獲麥十四斗。俄羅斯印度。獲麥九斗。

美洲之大蜘蛛。能捕食麻雀。

英國之有辭典。始於一千七百零九年。創者孫及翰。創著辭典時。適當我國清康熙朝。撰康熙字典。

美洲產麥豐饒。蓋開墾未久。地力充足。加之鳥糞獸骨。皆足爲肥料。

羅馬名寺。計四百八十所。最大者曰聖保羅。寺高三十三丈。廣三十七丈。藏石像一百六十二尊。牆裝以金。文以彩

畫。且嵌各種寶石。奪晶炫目。寺前有廣場。中峙九級浮屠。高九丈。四圍設噴水泉數十處。形式各異。奇巧若出鬼

製是寺乃十七世紀中之大建築。會費二百二十五兆佛郎云。

安達斯山爲南美洲之瘠地。峭巖插天。巔積冰雪。麓下道路崎嶇。行旅者有蜀道難之歎。故土人以椅繫於背而負行旅者。且甚穩固云。

西比利亞人健於騎馬。當長途旅行。一人帶馬五六匹。馬皆蹇嘶。而人猶有可買之餘勇。

蚜蟲爲植物之害。今歐西某國人發明。將此項蟲類作紅色之顏料。縹艷無匹。亦廢物利用也。

麥之成熟期隨氣候而異。南美洲亞勤頓國。獲麥於正月。澳利地亞。獲麥於七月。西比利亞。獲麥於十月。

英吉利著名大學校有二。一曰牛津大學。一曰康勃蘭其大學。每年於春秋佳日。有賽船之舉。牛津大學之船。標暗藍色旗。康勃蘭其大學之船。標明藍色旗。握槳齊駛。儼然有長風破浪之概。是日士女皆空巷來觀。帽影鞭絲。頗極一時之盛。

巴黎爲歐洲人之大遊樂場。學校圖書館博物院劇場之壯麗。可稱世界之冠。城之四周。皆築礮臺。堅固無匹。城中有伊符塔。跨塞約河上。拔地九百尺。登高四望。勝景悉入眼簾。

阿爾蘭氣候溫暖。常年見綠草。故有碧玉島之名。

英吉利最大船廠。長十八英里。

加拿大地質膏腴。可數十年不加肥料。

蜻蛉捕害食蟲有益農事。故日本嚴禁兒童玩捉。

國外瑣談

孤舟

德國政治家俾士麥。爲人優於智略。久爲衆望所推。惜乎作事太剛。不無微瑕可議。然觀其軼事。亦可見其機警。固有非他人所及者。俾於暇時。嘗與一友作畋獵之遊。遂攜手槍涉水登山。以尋鳥獸。詎其友偶然失足。致陷泥淖之中。愈陷愈深。行將滅頂。大聲呼俾救援。俾念污泥甚深。若往救之。勢必與之俱陷。乃語其友曰。君既陷於此。吾勢不能相救。此固君之命限。應死於此。夫復何言。但君淹斃於泥中。死亦殊苦。無已。姑爲君一盡朋友之誼。使君速死。君其伏而勿動。俟吾放槍。將君擊斃。猶勝陷於泥內。死且多艱也。友聞此語。不禁狂呼曰。君真癡耶。吾陷泥中。不但不爲救援。且欲致吾於死耶。請卽來救。幸無多言。俾笑曰。吾不能救君之身。但能救君之靈魂耳。言已。舉槍直呼云。君幸毋動。俟吾鎗中。君額庶得速死。倘擊中他處。則不免遲斃而痛楚且難堪也。言間。復舉鎗作審諦狀。然又不卽放。友見此情形。急不可解。而左騰右閃。已忘其身。在泥淖之中。忽持得樹根一株。即乘勢躍起。遂出於險。因深怨俾之不良。俾至是乃笑慰之曰。此吾所以救君耳。設吾亦下污泥。以援君。則不但君不能出險。即吾亦將不免。故特用此計。使君急不暇擇耳。語不云乎。困獸猶鬪。君之得出死入生。非吾力而誰之力也。友聞此語。爲之恍然。乃改容謝之。

俄國陸軍統領士維羅。管轄全國軍隊。威權素著。其待所部諸軍。紀律甚嚴。然往往出之以恕。大有李廣治軍之

法。故所統數百萬衆。無不翕然服從。有談其軼事者。謂士年已老。而貌復不揚。惟最好滑稽。且善效雞鳴。鳴則羣雞皆應。嘗日夜臥帳中。苦難成寐。披衣起坐。仰見星斗滿天。出視諸營。第覺刁斗聲沉。燈光皆滅。諸軍士皆熟睡。士乃鼓掌引吭。作膠膠之鳴。附近村雞。應聲而起。直至耳爲之聒。諸軍從夢中驚覺。以爲天將曉也。均起盥洗。而士則僞爲不知者。旋歸帳而眠矣。一日。有某守備命一兵賚粟。以呈軍門。士閱畢。問曰。以本帥較於汝。主爲人若何。該兵自忖。士已年高而貌又癯。而某守備則英姿勃勃。安足比倫。然此事不便宜於口。乃設詞以答曰。君論將才。則非某所知。但以某觀之。所異者。惟公則能擢吾至千總。而吾主則所不能耳。士大笑。遣之歸。翌日。果陞某兵爲千總。又一日。天氣甚寒。士於晚膳之餘。效兵丁裝束。出營閒步。惟穿衣頗薄。偶過一營。見有一兵閒立。仰觀霄漢。士詢其姓名。並戲問之曰。以汝觀之。天上星共有若干枚。兵觀其衣。則儼然兵也。而察其聲。音年貌。則與統帥無殊。心知其易服出遊。因以計戲之。答曰。天星共有若干。吾已不復記憶。惟吾眼甚明。君可少候。吾細數後。與君言可也。因故作核數狀。細爲查點。迨數尙不足百枚。閱時已至一點鐘。於時寒威甚厲。士穿衣甚薄。安能久立。風中不耐。欲行。兵故挽之云。吾數將畢。君宜少候。庶不復空費吾神也。言已。手挽士之臂。仍復細數。士知被該兵所算。然已入其詭計。無可如何。因大受該兵之戲。弄而歸。乃不惟不怨之。反重其有謀。越日。即陞該兵以二畫之職。觀此數事。其風趣襟懷。亦可想見矣。

格蘭脫嘗任美總統之職。當南北美爭戰時。羽檄紛馳。軍書旁午。格身爲統帥。親督大軍。屯營湖濱。有兵士某甲。

性愚而直。新隸行伍。諸事未諳。一日手挾污衣一包。欲命人代爲洗濯。而出門惘惘。不知所之。偶遇朋輩。立而開話。甲問洗衣工人之居處。衆兵知其新隸戎行。性愚而直。因遙指格蘭脫營戲之曰。君欲覓洗衣匠。可至該營中。有一人體短而多髯。名曰格蘭脫者。即隨營洗衣者也。君如洗服。往倩之可矣。甲不知其詐。如言而往。直詣格之前。格問其來何事。兵曰。無他。吾有舊衣一包。欲煩君一濯耳。格聞語。且駭且怒。因問汝來此。誰導汝者。甲以頃間數兵對格曰。該兵汝尙能認識否。對曰。尙堪辨識。格卽命一營官偕甲往傳諸兵。至未幾。數兵皆至。乃問曰。適汝命某兵來命吾浣服。然否。諸兵不敢多辯。但稱有罪。格笑曰。汝輩戲及長官。本應重責。姑念無知初犯。示以薄懲。汝等旣命甲囑我洗衣。今吾亦卽以此役命汝代之。因顧甲曰。汝之污衣。共有若干。可命諸兵洗濯。若洗而不潔。汝可至吾前覆命。自當令其重洗。言已。並命營官押諸兵出。并監其洗濯。至潔淨而後已。諸兵不敢爭辯。唯唯而出一時聞者。莫不狂笑。亦一段佳話也。

英京倫敦有銀行。名曰「英京」者。藏銀之富。爲歐洲冠。甚至皇宮之重寶。巨室之奇珍。亦多寄貯該行。以防不測。蓋該行有密室一所。四壁皆用鐵板。厚可寸許。堅固異常。而地脚則掘土成坑。先以西坭（卽司門汀）填之。隨以鐵屑築固。後用鐵板鋪地。其上復加以鐵梗。所以防賊由地道穿入也。其上蓋則全是厚鐵板。而其扉亦用渾鐵。以機振爲啟閉。若用人力。則十餘健漢不能開。然則盜固不虞。卽水火亦無妨礙矣。乃竟有失竊之事。所失類皆金器。數之多。無自而查。因所存者多。難於核實也。行中司事。備備自驚。而不明盜之從何至。細驗室內牆壁。

如故。鐵板如故。上蓋亦如故。而門扇亦無微痕。室外以印捕數輩守之。終夜無所見。至天明啓視。則又報失竊。羣相驚訝。莫明其由。又不敢宣揚。以滋物議。查訪許久。卒無端倪。一日忽接一簡。不署名姓。而字跡潦草。文理僅通。內言。寶行。日以被竊。聞倘失竊。不已。則寶行。其何以抵償。各物主耶。且重門緊閉。四壁嚴密。地道不能入。屋不能。能。絕。外有巡邏。徹夜不懈。而仍爲竊者得手。則其人。其術。非尋常之操。予。孤。者。矣。於此而不防之。其禍。曷。已。然。來。蹤。去。跡。杳。然。難。知。從。何。設。防。殊。費。參。酌。今。爲。寶。行。計。當。先。獲。其。人。予。以。重。賞。使。其。不。復。作。竊。乃。爲。上。計。不。然。則。絕。大。禍。水。不。寒。必。泛。後。害。靡。窮。矣。願。不。知。竊。者。爲。誰。則。從。何。着。手。我。不。敏。不。慣。作。竊。然。能。知。其。人。爲。誰。擬。爲。諸。君。告。但。不。能。當。衆。明。言。須。命。兩。人。夜。俟。我。於。密。室。之。內。面。達。一。切。可。也。該。行。接。得。此。信。聚。衆。密。議。疑。信。參。半。然。不。敢。遽。以。爲。妄。乃。命。有。膽。力。者。二。人。在。室。守。候。二。人。以。密。室。僻。靜。倘。有。不。測。性。命。可。危。因。預。備。幹。差。十。餘。名。在。室。外。潛。伏。脫。有。凶。警。奔。入。救。援。乃。待。至。一。月。之。後。夜。夜。皆。虛。渺。無。所。見。各。人。意。懶。心。灰。以。來。信。爲。妄。遂。不。復。候。忽。又。接。一。信。面。署。爲。前。致。書。人。之。妻。外。有。鐵。箱。一。具。內。盛。緊。要。物。件。乃。向。置。諸。密。室。者。也。各。人。大。驚。不。明。其。從。何。盜。出。急。拆。其。書。細。視。則。字。跡。嬌。好。備。言。其。夫。本。欲。至。室。內。言。明。盜。爲。何。人。來。從。何。處。乃。諸。君。不。能。推。心。置。腹。夜。以。巡。差。守。之。意。將。捕。捉。故。不。果。來。抑。知。能。於。密。室。之。中。來。去。自。若。豈。巡。差。數。輩。所。能。防。備。者。哉。今。特。將。前。數。夕。取。出。之。鐵。箱。奉。還。以。見。巡。守。之。無。用。內。儲。各。物。一。件。不。取。祈。爲。查。收。倘。不。以。前。信。爲。無。稽。不。復。疑。忌。則。請。於。今。晚。復。如。前。約。在。室。相。叙。幸。勿。自。誤。衆。人。閱。畢。愈。各。驚。疑。然。欲。窮。其。異。以。杜。後。患。乃。於。衆。中。擇。二。人。如。約。候。之。二。人。篝。燈。而。坐。至。夜。半。仍。

寂無所見。二人相語曰：所約將又虛矣。言未畢，忽聞壁間有人答之曰：兩君不耐久坐，如欲相見，請將燈吹息。我另有火光也。二人聞言，驚愕四顧，則室內了無人影。乃問君在何處。其人曰：近在咫尺。兩君自不知耳。二人愈驚，求出相見。又聞曰：如不息燈，則此夕又虛矣。二人乃將燈吹息。乍聞壁間啟扉聲，旋見一人持燈冉冉而出。厥燈外光而內暗，故室內明如白晝，而其人之面目則黑暗難辨。兩人燃火燭之，其人急縮壁內，扉亦閉，以手捫之，光滑無痕。二人疑以為神，再求出現。其人曰：兩君毫無信實，相見胡為？二人指天自明誓不圖害其人，啟門復出不復如前者之自蔽矣。舉手向二人作禮，二人不敢怠慢，亦如禮答之。乃誰遜並坐，細視其人，年可三十許，貌殊良善。問其何術得此，則笑曰：二君不須驚疑，苟相告，毋相害也。兩人齊聲曰：頃已發誓，何敢或忘。其人遂言曰：我無他術，乃此間一貧民，日在街渠之中，以淘沙為業。一日在寶行側渠內淘沙，愈淘愈入，直至渠之深處，隨其曲折而行，未幾已至盡處，見一巨石亘路，一手推之，應手而轉，石遽縮入，成爲一穴，探頭入視，則石上有級，乃蛇行而登之，級盡有一鐵門，捫之中，其機門頓開，入視則寶行內密室也。所儲之珍寶，纍纍滿堆，僅取金器數事而出，復捫其機，應手而闔。由是開闔如願，每於夜深，即至，神鬼不知，歸與妻言，商致富之術，轉念財以盜，至于孫不昌，屢欲向寶行言明，懼有不測，故修函約會，一以補過，一以去厥禍根。至於爲賞爲刑，則據兩君據理定論可也。兩人聞言如夢方醒，乃携其人出告於衆，衆嘉其直，酬以重金，使畢生衣食豐足焉。按該行建於百餘年前，大抵其工預爲他日之謀，故作此機械耳。所難明者，既有門扉，何以無痕，似此良工，何必預存盜志，乃可謀富乎，亦此事。

之不可解者

(未完)

瀛談一束(續第三集)

警衆

日本東鄉大將凱旋後。有友人過訪。大將出英國名將涅爾遜之遺髮相示。因述此髮之歷史曰。涅爾遜死後。庶子與人爭承繼涉訟。庶子得辯護士力而勝。遂以涅之遺髮贈之。辯護士轉贈於余。請以余髮交換爲紀念。余諾之。此髮之所由來也。

朝鮮素爲中國藩服。有明一代。進貢不絕。崇德年間。屢伐其國境。始稱藩於清。崇德四年。國王李綜會立紀恩碑於三田渡。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貉。執戈前驅。厥靈赫濯。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帝有明令。如寐覺之。我后祇服。曰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是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東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謠。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后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斷。勸我稼事。金甌依舊。翠墳維新。枯骨再肉。寒蕞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其詞恭順。想見當日。皇靈胡至於今。三韓不臘。中國告危。上下二百數十年。不勝今昔之感矣。

臺灣隸日本二十餘年矣。至今尙有生番熟番之別。臺灣之西北及東北。皆平坦地。廣東福建人多居之。其固有之生番。以廣東福建人之來也。多徙於臺南。自古及今。鮮受文明教澤者。其習俗恒以敵人爲無上之樂。故番社

所。在。人。多。不。敢。近。至。所。謂。熟。番。者。則。從。前。受。我。國。教。化。之。人。也。自。日。本。領。台。灣。後。年。年。征。伐。番。人。而。生。番。之。抵。抗。亦。頗。烈。日。本。軍。士。死。於。生。番。者。甚。夥。故。日。本。政。府。於。今。期。之。議。會。議。籌。征。則。臺。灣。生。番。費。三。百。萬。元。期。以。五。年。使。臺。南。無。生。番。之。迹。云。云。嗟。嗟。生。番。種。將。絕。矣。

千八百七十四年。中法戰爭之役。法國提督克魯伯將軍。占領基隆砲台之當當。死傷甚衆。其墓地現在於基隆大沙海莊。某年十一月。法國極東艦隊司令官。爲修繕及保存此墓。特報告本國政府。經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及法國特命全權大使。乾刺爾協議之結果。由法國政府交結臺灣總督府。金一萬千四百二十五圓。代爲興起該墓之工事。茲悉該墓之設計。築造護岸石垣。各延長八十八丈。墓地之外廓。更築高四尺。延長百五十丈之石墻。周圍遍植冬青樹。以添風景。落成之日。再立紀念碑及葉碑等。以爲美術的保存遺骨也。

香港某旅館中。來一女子。年約二十許。病居五日。臨去時題詩二絕於壁。疑此女子。亦革黨中人物也。惜不知其姓氏。詩云。有盡頭。願無盡。人斷難。了解此紛爭。不知負爾之多少。三百年來。算不清。紅粉何曾味。此心蒼天不語。意沉沉。可憐一例英雄血。佇苦停辛。灑到今。

神戶中國領事館有一聯云。長風吹萬里。浪海日照三神山。殊有文章天成之妙。蓋清駐日公使黎庶昌手筆也。

(未完)

上海竹枝詞

善男信女抑何多。司徒廟中香火窠。畢竟神靈知道。
未阿奴心事瞞公婆。

諸公預備七錢三道。是梅郎出燕關。我有一言須記。
取美人雅愛少年顏。

朝來雙手不空空。一把蒜兒一把葱。頭上青天脚下。
地銅錢。個個要抽豐。

(作者箸超)

劇趣

以者趣

劇趣題詞

著 薩 蠻

纂 超 集 古 句

畫樓春暖金歌夜。古今不卷江山畫。結客少年。
場芝蘭在處芳。落花承舞席。樂與數晨夕。閑
話對村人。清詞雅調新。

崔魯長安無事

張善浩翠陰亭落成

庾信樂府

杜牧華清宮

庾信咏畫屏風

陶潛移居

張祜樂靜

唐玄宗南出雀鳳谷對張

說

民權素第 四 集

劇趣目錄

戲劇雜談 (續第三集)

梨香社劇話

義 華
塵 因

目錄

民 權 索 第 四 集

目 錄



劇 趣

戲劇雜談（續第三集）

義 華

中國戲曲相沿已久。社會隨時勢變遷。舊劇應即時改良。為不可緩之圖。況戲曲關係社會人心甚大。未有戲曲惡劣而風俗良善者。故諸文明國均以戲曲補助教育之不及。邇年以來。新劇雖有人登臺扮演。惟今日社會一般心理。專重於聲色。不重於事實。又兼新戲無鑼鼓為之輔助。觀劇者均以新戲為演說一流。此新劇不能發達之原因也。雖然。無歌曲之新戲。必不能盛行於今日。以記者觀察。此類新戲之暢旺。須在社會風俗改變以後。今非其時也。近聞教育部以演劇一道。關於社會風俗影響甚大。行文內務部轉令警察廳傳知正樂育化會。將京中各劇園每日所演劇本預為抄錄。送部考查。以為改良地步。用意雖善。無如此等辦法。不但近於紛擾。且於事實上未必辦到。何以言之。蓋梨園常演之戲。為數甚夥。唱戲之人。雖老於劇界。尚有目不識丁者。至舉戲之際。半皆口傳心授。若令其抄寫。實強人所難。今欲求簡明辦法。不必抄錄戲詞。非由武戲及淫褻名劇入手。改良不可。教育部所擬調查戲曲詞句。在表面上觀察。似覺易易。以實際而論。即使由部將戲詞改良。完善交戲班演唱。而形容做工係出之臨時之間。毫不能預為限制者。況歸部改正。假手文人。倘若不通戲理。不懂詞韻。改正後。反不如不改。又何必多此一舉也。

嘗見文人學士。每作詩文。不知困難。若令其編作戲曲。吾料其必不勝任。可見編戲較作文尤難也。以愚之見。現

任政良戲曲。仍責成警廳會同育化會辦理。以後遇有新編之戲。非由教育部校閱立案後。不准登臺。至所編新戲。其中如有應行更改之處。斯時即可酌為改良。一面由部廳將編戲之人。量為獎勵。以示激勸。此為正當辦法。至舊劇應行改良。先由武戲淫戲入手。理由因文。戲中揚善抑惡。懲奸褒忠之劇。大佔多數。有善有善果者。有惡有惡果者。有稍近迷信。不必附改者。有愚忠愚孝。能挽世道人心者。總而論之。文劇中小疵。雖不能免。然與社會風俗不甚妨害。武戲淫戲。則不然也。

文劇中稍近迷信。如天雷報四進士。藥茶計紅雁傳書等戲。皆有感於人心。值民國道德淪亡之秋。此類之劇。萬不能遽行變改。武戲中以妖魔為正。丁以鬼狐為戲中重要角色。於世道人心。毫無取義者。另一說也。

武戲中有絕對禁止者。如混元盒。百草山。天飛鬧。氤氳陣。搖錢樹。無底洞。攻瀝關。盜魂鈴。芭蕉扇。乾元山。蟠桃會。青石山水。籠洞。金錢豹。五花洞。及他一般妖魔鬼怪之劇。有損於人心。無益於社會者。皆應在淘汰之列也。或謂此類武劇。當視一種玩藝。看待觀者。不可認真。此說雖屬牽強。殊不知與腦筋未污。知識漸入之童孩。大有損害。嘗見劇園內。帶領幼童看戲者。於武戲中之妖狐。盡意批講。津津有味。且謂某某為甚麼妖精。某某為甚麼鬼怪。小小孩童。而受此種教育。其腦筋焉能不污。其知識焉能敏慧。外國孩童。未入學校之先。以幼稚園先行培養。吾國童子。腦筋未充之際。先受此野蠻教育。以此可知中外人民基礎之優劣也。

雖然。以予觀之。古今來。鴻文鉅製。每有精采之處。以煇耀於人前。閱者必須於此等處。注意。庶不類旗亭之俗。眼

即至一率爾之章一遊戲之作亦須本此意以行之所謂神思宜澈於環中而眼光要周夫題外也戲雖小道其間亦自有其精意所在今人未可忽略即如五花洞一齣以小說家言作樓臺之彈指附會支離於武戲中別開一生面驟視之五光十色非不極洋洋之觀而悠渺荒唐一無取意且怪神不語深背乎宣尼之旨又易啓迷信神權之漸爲通俗教育計所宜爲鄭聲之放者也然一就其劇本細爲推敲則義取三矮以新人耳目而一篇重點尤主青衫其餘俱園林之裝點而已蓋青衫戲俱係冷落今置之於熱鬧之場而於鬧中取靜壁壘既覺一新武戲場面大抵相同神怪之戲始而興妖繼而降神終而收服類多千篇一例中間均無所謂唱工今以青衫插入其間則有唱有作文情並美更覺琴書之對百慮皆清不至讀未終篇使人興慨於耳熱眼花至索然而寡味且魔者不正之謂也以青衫而飾爲魔正所以反形其魔之侵入正道而邪正之不容並立益彰明較著此尤其絃外之深意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誰謂武戲中八九言之旨不可於其間參觀耶特躁心人未許領略耳。

再如萬里尋夫一劇編排之完善早已膾炙人口以予觀之其中謬點多多城隍神出世已在唐宋而下孟姜尋夫既爲秦朝故事試問城隍神從何而來即令始皇橫征暴斂弄得人神共憤神既潛逃人亦祈死編者殊有寓意則禹王廟箕子廟等何者不可又何必一定要勞着城隍且編排一戲先後都有起伏是戲收場城隍一無用處竟是個贅疣開馮子和演是劇時僅從探婚起不可謂非審慎之處差役都戴紅帽亦以皂帽爲宜紹興師爺

之出世更不可解。牽強附會。本爲編戲之通弊。然亦嘗求其相近者。孟姜遇盜一場。以沙泥盲其雙目。竟得脫身。演來亦太容易。予謂是盜亦很有慈悲心。不若以情動之較爲近理。始臬節孝子。竟是一個大笑話。無道昏君。溺於女色。情願犧牲體統。編戲者不過本勸懲之意。聊爲節烈人吐氣。然掛孝祭靈亦云足矣。又何必認真起來。種種荒謬之處。亦不可不改良者也。

叫天以清微悠遠之音取勝。而悲歌慷慨一變其燕趙之遺。孫派至是更不復振。一般顧曲家言及孫派。亦幾幾有由瑟奚爲及門之慨。其實孫派之爲孫派。亦自有其擅場之處。未可以臺上歌風竟等諸曹郈也。孫派不易學。學孫派而無所取。裁則一味大聲疾呼。如文字之隣於直率。雙處等是也。至海上演唱者。孫派人既不多。佳者更少。前數年間。惟時慧寶能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長。精氣神三者俱全。無缺而又能於發揚蹈厲之中。加以宛轉抑揚之致。當其發聲作唱。如風推絳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抗而高。忽墜而下。紫若珠走盤。中聞者心胸爲之開拓。又如聽蘇門之嘯。清而甜。遠令人味美。於回不啻并剪。哀梨倍其爽脆。上天臺一劇。爲所著名。雖以鴻昇之卓卓未易爲漢轍之易。其餘若柴桑口搜孤救孤。瓊林宴等。俱能別成韻調。譬之山勢。看來一幅突兀之象。而前輩典型又不喪失。所謂能述而又能作者。慧寶殆兼之矣。或謂慧寶前數年所作。尙不免野馬之吹。有時踰越乎繩尺。近乃所造益精。竟如士別三日。使當刮目相看。足見人果能自得師。亦何地不可自立。惟其臺步一切稍覺差遜。不免爲微雲之翳。然亦大醇中之小疵。不足爲慧寶病也。

近三年來。京津名伶。溯江而下者。年以三五計。前年有老譚小楊。龔雲甫。劉鴻昇。而李吉瑞。王又辰等繼之。至去年。又有王鳳卿。梅蘭芳輩。今年復有鴻聲。鳳卿。蘭芳等。登臺奏技。座客常滿。亦云盛矣。予以爲之數子者。技雖足。錄然於戲劇一道。則升堂而未入室也。現今改良戲劇。急不容緩。厥維何人。足以當之。予於是不得不爲顧曲諸君。述汪笑儂之歷史。

笑儂本前清名士。以事隱於伶。寄跡春申。非其素志也。爲人風雅絕倫。於音律一途。夙有心得。登臺演唱。摹仿大頭處。十九不離一。二。頗爲社會所歡迎。尤富於新舊知識。借優孟衣冠。現身說法。無不悉中肯綮。非特繪水繪聲。摹古能得其似也。黨人碑一劇。爲所編排。其中詞句之雅馴。目節之精良。爲有目者所共賞。尤妙在燃犀鑄鼎。令人百世聞風。不自知其興起。近世演改良戲者。當以笑儂爲第一。至其作唱。雖不及大頭之洪亮。有時嗓音且失之太悶。是則優點之中。不無缺點。顧雖絃外聆音。人猶有憾。而韻調清微。耐人尋趣。要亦白璧之微瑕。不足爲笑儂病也。

聞笑儂近頗有志於改良戲曲。以新戲類多寫意。閱之令人生倦。擬加入唱詞。俾以舊日之場面。俾顧曲家耳目一新。所編劇本。悉以有裨於近時社會者爲宗旨。而去其舊染。咸予維新。近且膺聘入都。日從事於編排新劇。以學有本原之人。出其餘力。爲劇界啓濬新機。將來之發達。可操左券也。教育部既有志於是。盍不羅而致之。笑儂本京旗人。爲經正書院之俊秀。曾舉於鄉。蘇君所謂以事隱於伶者。其事在專制時代。頗不容於人口。及今

思之特一尋常交際事耳。而笑儂竟因此亡於外者二十餘年。足見其人爲潔身自好。最惜名譽者。非今日所謂名士者。能望其肩背也。壬子夏。予嘗客津。得友人介紹。與笑儂晤於南市街松竹樓上。其人豪於飲。尤喜揮戰。望之不似伶人。彬彬然一大儒也。飲既酣。自書紅箋。走舁取江南名產白沙枇杷。一盤佐酒。漏三下。始盡歡散。計予所歷之交際場。以此日爲最樂云。笑儂演劇。不循俗本。皆屬自作。卽普通之戲。一經笑儂演過。詞句便雅馴。可聽其自作脚本。以哭祖廟受願臺。完璧歸趙。燕人碑等爲最佳。笑儂愛國之心。最熱。故所編戲。皆具慷慨淋漓之致。蓋古高漸離之流亞也。汪名傑。字孝農。別號仰天。所稱笑儂。爲其自嘲也。

昔年舊劇稱盛。新劇屢起。屢仆。迨至近歲。新劇昌明。有一日千里之勢。而舊劇則幾於外強中乾矣。究其難易。舊劇規範森嚴。非個中人不能道隻字。新劇則出之隨意。略無規矩。自表面觀之。舊劇較難。萬萬實則不然。余嘗謂舊劇係美術的。科學的。衣錦繡。披華服。一舉一動。悉以美觀爲主。一言一語。悉以動聽爲本。是美術也。舉動合乎音樂。聲調適以節奏。而曲本之傳。均在個中。派別之分。各爲門戶。是科學也。其所謂美術科學。無不出諸師承。爲之者。惟繩墨是守。典型是從。斯則可矣。惟其有繩墨。可守。有典型。可從。祇須謹慎。出之便可稱職。而有除此。所以易也。至若新劇者。全出於聰明伶俐。既無曲本。可誦。又無師承。可授。一劇既成。演者僅知事跡之大略。與人名耳。至於演飾之如何。合度。言語之如何。配搭。胸中固茫然無成竹也。然而一登舞臺。則目送手揮。合乎戲情。此應彼答。不越範圍。劇中人之身分。神情。俱到。劇中人之事實。發揮無遺。此其難。豈舊劇所可比哉。

然新劇以無劇本之故。其小關節處。每有疵病。前一幕所說語言。多有與後幕衝突者。此其一也。甚者各人有各人之做法。譬諸甲飾此人。行動舉止。均爲一善良之徒。及易以乙。則反是矣。（此病凡一劇之配角。多有之。至正角。則罕見也。）或者演劇人。率意爲之。至與全劇大有妨礙。不特此也。無一定之劇本。則每編一劇。僅能演於一極短之時期。不能傳之後世。至舊劇。則定規極嚴。又有一定之劇本。故能流傳數百年。而不朽。吾以爲欲圖新劇之發達。必先以劇本傳之。世人不特可傳不朽。衝突之病。亦庶幾免矣。關心戲劇者。亦以吾言爲然否。

劇名中有曰十回者。人多不知所本。按十回之名。起於唱書者。昔年唱水滸之某。大名家也。其說魯智深宋江武松石秀之事。人各十回。十回者。卽十日也。言須十日而將一人之事說完。故當時有魯十回宋十回武十回石十回四種名稱。其後編爲崑曲。藉取其名。此劇名十回之由來。迨編入亂彈。則僅宋武石有十回。而魯十回獨付闕如。然編爲戲劇。此名實不稱。致令人不解。於是世人疑爲有伶人名十回者。演武松石秀宋江爲最。故有是名。其實誤矣。又京劇之獅子樓名之武十回。而鴛鴦樓等不與也。愈失其真矣。

打花鼓一名鳳陽花鼓。崑劇也。論是劇。必先知崑劇。昔年唱是劇。皆言鳳陽話。未聞揚州語也。迨葛芷香談雅芳等起。含難就易。乃以揚州話代之。旋亂彈班效之。於是競說維揚話。而真相失矣。今之人。每以爲是劇當說揚州話。誤矣。

梨香社劇話

劇 趣

塵 因

七

五十年來。京調橫行南北。下至販夫走卒。亦日以此爲消閒品。其他如崑曲。虞調。馬調。以及川湘一帶之高腔。久稱廣陵散矣。又若皖之徽調。鄂之漢調。蜀之川調。直隸之衛調。廣東之粵調。福建之閩調。以及奉吉黑三省之陞。隨調。關外大鼓腔。浙之越調。蘇之淮調。滌簧等類。大抵爲方音所限。僅能往還於一隅之中。終不足以遠播。其較以上諸調稍能廣行者。莫如秦腔。然其間分類。如（直隸）（河南）（陝西）（山東）（煙臺）（關外）種種梆子之區別。皆由秦腔中胎化而來。要之偏行於北地。不利於南都。究難與京調相抗。以目前論之。京調之蜿蜒橫亘南。北間。幾似露西亞之雄跨歐亞矣。

攷二黃西皮之發源。由於鄂之黃岡黃皮。二縣由二縣之曲混合者。名曰二黃。由黃皮以西之曲而傳者。號曰西皮。至於（正板）（原板）（倒板）（搖板）（快板）（慢板）（平板）（反板）（二六板）（四六板）（躲板）（急板）（觀龍）（吹調）等類。概因徐疾抑揚。剛柔清濁而變幻於二黃西皮中也。二黃西皮發現之后。近如安徽之皖南北。雙厥腔調。變厥音節。繇是徽調出現矣。遠而播及直隸天津一帶。亦因方音而易厥頭面。繇是衛調出現矣。括此三種。雖統系於一脈。無如各爲土音俚字所拘束。不能同趨一軌。以至瑜瑕互見。各樹一幟。徒雄霸於鄉里之間。是可慨焉。

當崑曲廣佈南北時。所謂三調者。殆莫與較。迨清季道咸間。伶人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輩出。囊括三調。吸液汰滓。以燕音鎔化之。別開生面。號曰京調。蓋直隸方音。以中國各省較之。自然純正。第在帝制時代。人人有都會之

迷信。凡事罔弗推崇京都。繇是有稱北京話爲官話者。三百年來習慣已久。專制之下。市人之趨向。幾若萬流之宗滄海。然則以方音較之。其地位已高一級矣。京調藉此勢力。故較他調易於普及。程張余輩。則吸此潮流。翻新花樣。京調發現。一時王孫貴冑。華袞紅裙。趨之若鶩。京調之價值。從此騰達。竟有高入凌霄之概。如漢徽衛三調。以及素稱雅雋之崑曲。悉成夕陽衰草。盡化於煙消霧散間矣。

京班之唱工。慷慨激昂。凄清細膩。較之漢徽衛三班。的是俊雅高超。其做派。則提袍抱笏。大戟長鎗。亦較漢徽衛三班。洋洋灑灑也。平心論之。其練音嚼字。扣板摩神之間。苟與文班比較。文班即唱崑曲戲。則粗率甚矣。此皆時勢循環。新舊進退之故。嗟夫。世道日趨於奢。人心日趨於滑。一般社會上。心理大都喜務皮毛上之華麗。而不求骨髓中之精蘊。又豈獨戲曲之道已哉。今試以京班與文班比較。略舉數端於左。

(一)音律。崑曲一字之間。純以五音中一音爲限。假若定於上平。則下平不可混也。定於去聲。則入聲上聲不可混也。更進而言之。一字於同聲之中。假若音在六魚。不可混於七虞。音在一東。不可混於二冬。夫如是。則五音正而六律協矣。至若(腦)(鼻)(齒)(喉)(舌)諸音。亦昭然分析。不能假借。一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此崑曲定音之謹嚴處。京調則不然。凡咬音嚼字之間。可以因時而轉。因人而遷。譬若時尙鼻音。吾可更易原詞。而趨向鼻音。或吾長於腦音。亦可更改原詞。而展吾之技能。祇求音不混亂於平仄足矣。如貴俊卿長於鼻音。其唱空城計。城樓二六板內。增加(我把西城皆掃盡。准備司馬好屯兵)二句。其末尾兵字。

卽足展其鼻音之長也。又若王又宸拙於鼻音。每唱至須用鼻音字時。恒以喉音代之。其唱蘇武廟托兆之后反板第二句（到如今只落得瓦解冰消）之瓦解冰消四字。改爲血染征袍四字。蓋避冰字之鼻音故也。此京調咬字。囁音無一定標準。其真神不能保存永久。亦此之故。

（一）種類 又若曲牌之區別。京調中二黃西皮。蓋襲於漢調。至於其他各板之區別。予曾言概因徐疾抑揚剛柔清濁變化於二黃西皮者也。切實求之。相因一系。翻覆花樣法亦簡單。胡若崑曲之曲牌。少則以千百數記。此牌之音律。又與彼牌迥異。卽同一實字而彼此咬音亦不同。彼此應律停頓之修短剛柔徐疾亦各不同。進言之同一曲牌同一詞藻並同一唱法而南調與北調又不同。再若五音中宮調與商調亦迥異。由此推之。雖同曲牌詞藻唱法。其音節則一調之異樣也。卽令（奔板）（頂板）（跳梁）（偷渡）（虛掩）種種關節。京調中亦有以上諸法。然與崑曲比較。則不若其精密矣。

（二）詞藻 以言斯道。則京班與文班相去益遠。甚崑曲中牡丹亭長生殿。千鍾錄琵琶記。桃花扇諸劇。奧義深文。姑不與較。卽鄙俚如拾金上壽。賜福思凡。下山羅夢。磨斧活捉等類。其較京調雅馴。不待予言。稍解文墨。卽可立辨。再若白科崑曲中說白。刻畫一人身分。揣摩一人人口吻。情見乎辭。決非甲者之言。乙者可以奉就。其清濁得宜。形容合度。而令人咀嚼不厭。至於京調中之唱辭說白。求其通順者。幾不可得。蓋一劇之脚本。大都出於鄙俗優之手。彼輩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祇諳刻板腔調。以尋常極惡俗之俚語填之。戲情戲

理。在。所。不。計。以。至。非。失。於。背。謬。卽。失。於。重。複。非。失。於。隔。闕。卽。失。於。顛。倒。且。喜。誇。張。往。事。比。賽。神。聖。此。爲。舊。戲。脚。本。中。最。巨。極。惡。之。通。病。如。趙。雲。出。場。必。云。俺。會。長。板。坡。前。救。幼。主。張。飛。出。場。必。云。俺。會。關。陵。橋。上。退。敵。兵。楊。家。將。戲。動。輒。叙。出。八。虎。之。故。事。文。可。安。邦。武。能。定。國。東。征。西。討。南。戰。北。勦。諸。字。樣。於。脚。本。中。幾。佔。什。之。七。八。要。知。此。非。足。以。飾。美。且。足。以。生。囑。也。戲。中。人。又。胡。至。如。此。顛。狂。自。豪。自。大。眞。所。謂。唐。突。古。人。矣。試。引。一。戲。言。之。如。空。城。計。一。戲。在。京。調。中。最。足。動。人。觀。聽。者。而。鼎。鼎。大。名。之。譚。鑫。培。最。工。於。揣摩。武。候。態。度。以。此。戲。爲。最。得。意。者。南。北。人。士。有。口。皆。碑。其。城。樓。西。皮。一。段。亦。不。脫。以。上。所。論。誇。張。往。事。之。病。如。雍。容。大。雅。之。諸。葛。亮。何。至。於。自。誇。如。是。雖。老。譚。工。摩。其。神。字。字。吐。出。實。足。令。武。候。冤。煞。九。泉。矣。汪。笑。儂。二。十。年。來。伶。界。中。文。學。之。泰。斗。新。舊。學。術。皆。有。根。抵。其。對。於。空。城。計。一。段。西。皮。曾。有。一。段。新。詞。似。較。原。來。者。稍。嘉。然。其。間。亦。有。支。離。處。予。將。原。文。錄。之。（隱。居。在。臥。龍。崗。散。澹。之。人。在。隆。中。先。決。策。鼎。足。三。分。官。封。我。中。郎。將。執。掌。帥。印。白。帝。城。傳。遺。詔。責。任。非。輕。扶。炎。漢。復。中。原。乾。坤。整。頓。謀。在。人。成。在。天。事。不。隨。心。此。一。番。出。祁。山。又。成。畫。餅。正。所。謂。將。無。謀。累。死。千。軍。沒。奈。何。設。空。城。行。險。徼。倖。欺。司。馬。全。憑。我。繞。指。風。雲。按。五。音。合。六。律。撫。一。撫。琴。韻。有。伯。牙。無。鍾。期。缺。少。個。知。音。）予。謂。此。段。之。支。離。處。卽。在（沒。奈。何。設。空。城。行。險。徼。倖。欺。司。馬。全。憑。我。繞。指。風。雲）兩。句。夫。唱。工。雖。爲。演。戲。者。之。美。術。並。非。本。文。所。有。第。詞。藻。終。必。合。於。當。時。狀。況。爲。佳。如。仲。達。兵。臨。城。下。其。所。以。不。敢。猛。進。者。正。懼。空。城。爲。僞。空。城。也。苟。武。侯。在。城。樓。扶。琴。有。此。兩。句。話。兒。或。有。此。種。恐。慌。顏。色。至。恐。如。區。區。亦。

窺破玄機擁兵而進矧仲達乎舉此一端文學卓如笑儂者尙不免此病其他市井之徒所編脚本更不足以腐目矣予恒謂京調只能聆其聲不能誦其詞曾有辯似周郎每聆諸名伶之腔調苦心揣摩甚至忘餐廢寢而不倦迨一睹脚本其熱度減去半數者何也以詞藻之相差太遠也以喻崑曲鳥足道哉

(二)做工 歌舞兩字本不能以分析每當唱時必佐以眉目手足形骸以表示其姿勢所謂歌舞並行音容並用其腔調之扣板合節做工亦當隨之武戲亦當如此其戰爭時純以姿勢爲貴使人於大舞臺上如見古人崑曲卽純以此等爲法試觀今日三麻子演單刀會掃松等戲則見其神采奕奕非如尋常戲劇跳出跳進者也再之崑曲中之豔情等戲重在表情不重在色象如京調中珍珠衫碧塵帕等抖帳牽袴亮胸交吻種種惡態實足以令人發嘔以之比較則何如予再言京班之歌舞京調中能聯合音容並用歌舞並行者幾不多見或學形容其姿勢或木立輕歌以言傳神亦不過在眉目手臂等處如文昭關唱(一輪明月)之一字卽以右手伸出一指唱至月字用兩手圍作月形唱至(俺伍員)之俺字用右手將鬚一兜低頭一顧表示自道之意諸如此類則多數手法與此髣髴究其身段仍率然不動也武劇中尤足使人發噱如鐵籠山拿高登連環套落馬湖等最重在工架穩練手法敏捷伶人能於其中出色者真似鳳毛麟角不多見也其他如收關勝則專重在(雲裏翻)以台子之多加者爲貴捉拿九花娘則又重在(打風車)以數之多加者爲佳如雛伶之演花蝴蝶則尙(甩葉子)演金錢豹則尙(掉毛)種種不合戲理徒擾

人。眼。花。神。亂。腦。昏。目。迷。者。指。不。勝。屈。更。言。戰。爭。戲。如。長。板。坡。金。鴈。橋。等。靠。子。武。打。與。四。杰。村。惡。虎。村。等。短。粧。武。打。均。尚。緊。密。其。鼓。點。大。都。不。外。〔亂。捶〕〔緊。急。風〕。諸。牌。當。兩。相。激。戰。應。點。之。處。大。都。在。最。後。收。手。時。與。鼓。點。合。度。即。爲。工。至。於。激。戰。中。之。應。點。可。以。忽。略。即。收。手。處。如。不。能。合。節。多。加。數。捶。或。減。少。數。捶。未。爲。可。而。非。崑。曲。之。引。商。刻。羽。一。例。觀。也。

予。謂。崑。曲。與。京。調。一。則。細。膩。一。則。粗。率。一。則。表。華。一。則。骨。秀。此。知。者。自。知。不。知。者。賭。以。上。之。比。較。亦。可。瞭。然。而。辨。其。次。第。矣。或。詰。曰。予。胡。善。崑。曲。如。彼。薄。京。調。如。此。然。則。京。調。之。中。豈。無。一。毫。足。以。動。人。觀。聽。者。乎。予。曰。予。駁。良。是。予。前。十。五。年。則。迷。於。崑。曲。恒。以。不。能。扣。板。輕。歌。爲。憾。事。近。十。五。年。來。則。嗜。京。調。之。心。尤。篤。於。崑。曲。自。覺。於。京。調。之。心。得。亦。較。厚。於。崑。曲。今。突。作。斯。語。蓋。爲。中。國。今。昔。音。樂。歌。舞。之。比。較。則。京。調。當。然。不。如。崑。曲。雅。馴。矣。苟。以。京。調。而。與。以。上。所。云。各。種。較。之。則。京。調。自。駕。於。其。他。各。種。以。上。然。其。他。各。種。亦。未。可。以。厚。非。凡。特。開。面。目。而。能。存。在。於。世。間。者。必。有。一。種。特。長。吾。當。取。其。所。長。去。其。所。短。不。必。因。其。格。調。新。舊。而。存。私。見。此。評。戲。不。二。之。法。門。予。發。所。言。適。對。於。中。國。音。樂。而。生。今。昔。之。感。以。言。崑。曲。轉。至。京。調。實。中。國。音。樂。之。退。化。也。此。非。崑。曲。之。力。不。敵。於。京。調。迺。因。社。會。一。般。人。民。大。都。惡。舊。喜。新。演。戲。者。不。得。不。迎。合。觀。聽。之。心。理。爰。是。京。調。日。蒸。而。崑。曲。日。隱。矣。（說。中。國。人。觀。戲。聽。戲。之。怪。象。另。詳。於。離。邊。人。語。之。內）予。既。不。能。因。其。日。蒸。日。隱。之。差。而。判。厥。優。劣。亦。不。能。爲。其。簡。其。易。者。即。一。無。可。取。也。曠。簡。難。易。優。劣。不。過。比。較。上。之。關。係。耳。非。貶。之。不。足。取。也。今。再。單。說。京。調。之。各。派。

劇 趣

（未完）

上海竹枝詞

滿街油火近重陽。機器堂名熱鬧場。兩個銅圓算起碼。攤攤叫賣熱良鄉。

楚楚衣裳窄窄腰。滑頭多半弄風騷。管他什麼良家女。只怕流氓拆一梢。

年來運氣真蹊蹺。打算一泡蝕一泡。沒有東西作抵押。何如星火一顆燒。

(作者箸超)

碎

綺雲

玉

詞題玉碎

蠻 薩 菩

句 古 集 超 箸

落○花○滿○硯○慵○磨○墨○錦○囊○詩○草○勤○收○拾○鎔○鍊○比○精○
金○一○絃○清○一○心○文○字○出○肝○膽○寶○書○爲○君○掩○燒○
却○辨○沈○灰○廬○山○翠○作○堆○

方回春半久雨

蘇軾次王晉卿奉詔押高麗人宴射

張說奉和聖

製賜諸州刺史應制

常建江上琴興

梅堯和宴相公

江海擬休

上人怨別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蘇軾次城送客不及

步至溪上

碎玉目錄

嗜好之種種

五官忙

美人……英雄

美人與魍魎

哀衆生詩

塞下曲

蔽廬談屑

目錄

雙 昂 劍 昂 日 箸
熱 孫 魂 孫 公 法 超

集 四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碎玉

嗜好之種種

雙 熱

吾人之耳目口腹皆有慾。有慾即不能無嗜好。有種種嗜好。與腦戰與身戰。而道德而事業。皆歸於退化之例。且嗜好於生命上。經濟上。皆有所大不利。吾試揭種種之嗜好。願同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以金錢為第二生命。無上珍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一種最大之嗜好也。

以女色為愛玩之物。排遣之資。醉心巾幗。落魄綺羅。甚至蕩閑踰檢。尋好事於濮上。桑間。問柳尋花。市風溢於秦樓楚館。此亦一種最大之嗜好也。

由前之嗜好。皆道德之賊也。吾不願同胞有此行也。

以麴蘖為密切之良朋。銜杯臥壺。以為快心。浮白澆黃。以為樂事。辜負壺中日月。銷磨醉裏光陰。此又一種之嗜好也。

以鴉片為怡。高臥芙蓉城裏。對孤燈。若燐火。望人影。如鬼魅。毒藥苦口。而津津若有餘甘。此又一種之嗜好也。由前之嗜好。皆事業之障也。金錢之敵也。生命之蠶也。吾又不願同胞有此行也。

嗚呼。人慾繁多。舉之且不能盡。予不過先就其大者言之耳。敢告同胞曰。戒之哉。宜勉力。

五官忙

昂 孫

碎玉

五官所以運人身。其忙也宜也。

耳之於聲。辨清濁焉。目之於色。分邪正也。口之於味。別美惡焉。鼻之於息。判香臭焉。心之於事物。知覺其是非得失焉。司聽。司視。司出入。司呼吸。司感覺。其忙也。正當之職守焉。良善之作用焉。

然吾見夫有五官者矣。忙其所忙。非吾所謂忙也。民有呼籲。充耳若勿聞。民有艱難。蔽目若勿見。民言滑亂。民氣囂張。民心機械。變詐無所不至。從未判斷而防止之。失五官本來之作用。關五官未有之幻境。是徒藉五官以佐一官之鬼域伎倆焉。試列舉之如左。

見權貴則曲意承順之。見優缺則秘密運動之。見賄賂則百計攫取之。矚頭鼠目。工於趨避。獨具隻眼。伺隙而動。是之謂目忙。

燕遊曲院。喜聞絲竹之聲。危坐舞台。飽聽京秦之曲。兼收乎南腔北調。不厭夫褻語淫詞。是之謂耳忙。一股食肉之氣。萬年天子之歌。海錯山珍。必萬錢而下箸。是丹非素。悲世事之失真。是之謂口忙。

對於上則惟恐鼻息之難仰。對於下則惟求鼻孔之一氣。不辨薰蕕之異。將爲臭味之投。是之謂鼻忙。

以言其心術。則更有不可思議者。夏鼎不能綜其形。秦鏡不能測其奧。其險穢也。如蜀道。其柔軟也。如吳綿。至於一好惡之所施。一德怨之所出。則又蜜其腹而劍其腸焉。是之謂心忙。

忙者不自知其有五官也。而一忙若是。忙其忙者。且更有種種之五官忙。以自忙其五官焉。然則彼之五官忙矣。

而我之五官將欲求閒更不可得焉吾言至此吾惟一笑置之。

美人……英雄

劍魂

美人好劍英雄亦好劍然美人之劍舞向月下英雄之劍舞向風前。

美人多淚英雄亦多淚然美人之淚灑向枕幃英雄之淚灑向江山。

美人傷春英雄亦傷春然美人之傷自傷玉容消瘦英雄之傷自傷壯志未酬。

美人多情英雄亦多情然美人之情用在個人身上英雄之情彌綸六合之間。

美人傳當焚香讀之英雄傳當按劍讀之。

美人傳當花下讀之英雄傳當雪中讀之。

美人傳當斜倚讀之英雄傳當肅立讀之。

美人傳當夜深讀之英雄傳當晨起讀之。

美人與魍魎

了僧

春風滿面一笑傾城噓氣亦香髮光可鑑名花避其嬌明月減其色是美人也公子王孫爭擲櫻頭樂至樂矣或

金屋以藏或玉屏以貯有嗤之者且絕裾而惡聲矣。

然而好事多魔牀頭金盡雅興既殺悲感大來潘妃侍席俯眉不舒貂姬勸飲醇膠亦濁為問斯時之公子王孫

碎玉

四

視美人焉。與魍魎有以異乎。殆無以異也。

美人乎。魍魎乎。美人自美人。而魍魎自魍魎。何前妍而後媠也。此非美人之能為幻術也。乃公子王孫之心理為之也。

有笑我者曰。子僧也。清淨之門。不導色慾。子亦知之乎。噫。予豈僧也哉。予之所以僧者。以萬事之已了也。品花。題柳。刻翠。雕紅。予未僧時。且慣為之初也。流連忘返。及覺悟而噬臍已晚矣。天下惟過來人能道真心事。爰為愛花者告之。子何嘗也。

哀衆生詩

吁公

曲臂彎腰像煞猴。汗流如注喘如牛。可憐終日勤奔走。籃縷衣衫食不周。(車夫)
手提竹筐揀絲忙。辜負青春亦自傷。可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女工)
買笑倚門劇可憐。半生淪落奈何天。羣雌粥粥寒風下。為待王孫眼欲穿。(妓女)
國亡家破不知愁。粗布紅巾裹滿頭。皮骨猶人作奴隸。山河回首淚盈眸。(印捕)

塞下曲

日法

和平無望戰骨將開。國勢強弱在此一舉。愛國健兒顯好身手。此其時矣。窮居無聊作塞下曲。以盡規勸焉。
一更笳聲動遠空。長槍大戟稱英雄。滿營刁斗六軍肅。虎帳高旗掣朔風。柝歷歷一更逢。我所思兮馳羽檄。浩蕩

雞、貅、百、萬、兵、何、時、得、奏、安、邊、績、吁、嗟、一、更、兮、更、析、催、不、撻、征、蒙、誓、不、回、
二、更、帳、外、寒、蚤、咽、關、山、梗、塞、家、書、絕、男、兒、原、要、事、長、征、沙、場、渴、飲、刀、頭、血、鼓、逢、逢、二、更、遠、我、所、思、兮、志、豈、空、待、敵、
凱、唱、歸、來、日、血、染、征、衫、數、戰、功、吁、嗟、二、更、兮、更、鼓、緩、丈、夫、意、氣、休、教、短、

三、更、蕭、蕭、風、怒、號、拔、劍、斫、地、意、氣、高、滿、目、黃、沙、堆、白、骨、斯、民、鋒、鏑、何、能、逃、香、臭、臭、三、更、餘、我、所、思、兮、功、名、小、橫、刀、
躍、馬、出、長、城、爲、求、國、體、凌、雲、表、吁、嗟、三、更、兮、更、鷄、鳴、庫、倫、戡、定、卽、昇、平、

四、更、城、頭、吹、畫、角、長、城、萬、里、兵、符、握、鞠、粹、惟、輸、愛、國、心、奇、謀、夙、夜、籌、帷、幄、籌、綿、綿、四、更、深、我、所、思、兮、枕、戈、眠、此、行、
未、定、華、夷、界、斷、不、饒、歌、唱、凱、旋、吁、嗟、四、更、兮、更、籌、永、雄、威、獨、鎮、三、邊、靜、

五、更、曉、日、照、大、旗、三、軍、疾、走、如、雲、馳、愛、國、健、兒、好、身、手、他、年、姓、字、題、豐、碑、漏、迅、迅、五、更、慙、我、所、思、兮、分、軍、威、振、立、功、
豈、必、事、毛、錐、手、提、斗、大、黃、金、印、吁、嗟、五、更、兮、更、漏、長、邊、風、悄、悄、吹、我、裳、

蔽廬談屑

箸 超

瘠地之民多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勤拙誨禮義。飽煖誨淫慾。其結果然也。
名可勉立。功可疆成。事未臨刃。望氣先沮。自暴自棄。惡之尤者也。

憂愁勞苦。心能知之。疾痛寒暑。所能覺之。安危存亡。明能預之。
救死辨緩。急措政審難。易先緩而後急。置易而圖難。謀所以敗也。

白墨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是明者之見。是非亦哲者之謀。禍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也。日日議軍事。日日望和平。國土斷送矣。

盲者不能視。猶取物辨臭。啞者不能言。猶察人眉目。束手屏足。事有濟乎。人能亡我。我亦能亡我。必先有可亡之道。而後人得而亡之。

嚴寒必重裘。雷雨必架傘。單袷守冬。赤頭禦雨。是爲乞兒矣。

君子之任事也。不以勝而驕。驕必覆。不以挫而頹。頹必陷。

能成事者。不敗人之事。能治心者。不逆人之心。忌功。訐私。小人之道也。

明者不迷於千里。達者必樹以十年。顧目前之計。則時時抱佛脚矣。

朗日普照。則陰霾斂。芒燈火一張。則伏鼠匿跡。光天化日。不容魍魅。理有然也。

五行錯而致物。四時違而成歲。攻玉斷金。必用而後光也。

燎原之火。伏於星星。成河之水。起於涓滴。慎微之功。顧不大歟。

績時可以成歲。撮土可以爲山。作事業者。慎毋以力薄而自弱。

善當奉爲師。惡當視爲警。以其利害於吾身者言之。

治國者。不可畏難。如舟子之御風。然不可忽易。如巨室之備盜。然對外對內。得其道矣。

占優勝者不可驕驕則外強而中乾居失敗者不可頹頹則氣餒而勢弱
藥能生人亦能殺人兵能護國亦能破國軍人之教育關繫鉅矣
充室之芳非芝蕙所諉盈衢之臭卽鮑魚可充國事延誤甯無罪首乎

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麋鹿興於左而色不變具有絕大魄力方能有絕大計畫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狐貉之婦寒不御風民脂民膏害盡英雄不少

鄉鄰有鬪則往救之室內遇盜則膜視焉其難其易彼時此時亦拊髀而自壯乎
聚訟盈庭散沙滿域議論多而成功少諸君以口舌救國寧有裨歟

無危明以安國祇居逼以示專今日之政府吾誠不解其何意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親離衆叛將奈之何

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眎周天壤之際明之用大也
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氣無凝結之愛國力縱謀國事等不謀也

祿放於寵非陸家之舉官私於親非造邦之道賞罰大畔國運日促矣

日光愈炎則久晴風色愈炎則多陰萬事以窮而愈極也

一文錢可以解氣一滴水可以潤喉雨露之所施民同其惠矣

促虎必有埋伏。禦敵貴乎準備。虎已在前。敵之既來。未有不喪其身者。烈名不蝕。風霜至誠。能開金石。無堅凝之氣。則與草木同腐耳。

富者儲財於外國。銀行需資於政府。以我之刃刺我之血。自戕之尤也。平旦之氣奇清。入夜之心惡濁。滬人多昏昧。眠失其時也。

我能制我而后我能制人。甘酒迷花。我失其我矣。制人奚爲者。

風俗澆漓。必有所始。滬濱固開先之俗也。余以勝母朝歌目之。無道德而競文明。廉恥喪盡矣。女界之爲害於中國。未有艾也。

十萬錢下箸。古時指爲荒謬。以滬俗觀之。不足爲奢也。

逢喜慶則滿口吉祥。見憂患則一臉愁悶。吾不忍爲亡國之言。

先發可以制人。未事可以弭亂。盜入而駢睡。室圯而相藏。朝不保午矣。

彩雲雖易散。而驟雨亦倏止。悲樂歡愁。皆不可常也。

名者軋之途也。智者爭之隊也。人好鬪。智窮而患不窮。人好鬪。名在而患即在。

象有齒。麝有香。自賈禍也。蓮爲燭。蘭爲香。自投火也。外侮之來。有所自矣。

入廟之犧。不如耕野之犢。藏筭之龜。不如曳途之垢。患遠所輕也。

進身易者其取敗必速。置身高者其獲禍必大。以本位爲乘除也。

彈藥不足不可以斃人。羽毛不豐不可以高翔。是故治國者崇實力。

水愈激則愈高。火愈熾則愈透。民氣方張必箝而制之。自亂之道也。

離婁之明人不諛。以旨公輸之巧人不詐。其愚政府果至公。民怨何自作乎。

三百六日必有歡喜。四百餘兆寧無生機。哀哀生民。後我后。后來其蘇乎。

以禍患爲藥餌者。聖哲之居身也。以安樂爲朝夕者。庸愚之度日也。

人有欣幸不可忌。吾必慶之。人有強暴不可避。吾必敵之。求福之道也。

終日圖事不見其成。連年築室不聞其竣。國務會議何異於是。

爵以功。尊位以德。顯無功而貪爵。無德而佔位。是猶乞丐立於朱門。路人得而呵斥之。

村童不隔春風。野老常親冬日。豪門貴冑。縱坐金席。玉得天蓋。薄矣。

百尺之樓必起於平地。千年之木必基於寸莖。背本而圖末。事不可爲也。

乞丐行衢忘其所恥。蕩婦貪歡輸其所愛。自謂自作之日月。

欲人知恩。餌之以爵。防人搆怨。解之以法。是謂兒戲之國家。

暑日惟見其酷。寒風不替其薄。潑油加火。滴滴成災。是以功用貴於相濟。

不防患者。患必踵至。不求福者。福必不來。安樂甘苦。受之者。况味既判。卽施之者。方法亦殊。鼓鐘之聲。洋洋入耳。啼哭之音。齷齪蹙眉。置國難於膜外。聞征庫而不睬。則又何也。

至誠非假面飾。大奸則窩心不露。孫袁人格。盡是道矣。

井幹麗譙。華則華矣。以乞丐居之。不掩其陋也。燦爛之民國。破之者誰歟。

徵逐之資。多金猶以爲膏。公益之費。數金且覺其重。一好所愛。一厭所聞也。

喜繁華者。靜久而必動。好鑽營者。塞極而必通。人間高尚之品。亦造物不善珍護之。非由自喪也。不知苦者。必不羨樂。不遭禍者。且不求福。七情之用。相觸而生也。

積薪將燃。猶縱酒肉。危巢行覆。猶刷牀褥。得樂且樂。人謂我何。

盲人不可與語。直醉夫不可與圖事。執肉食之輩。以謀國難。其不咋舌而瞪目者。幾希。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上有設施。下無感應。吾不信也。

谿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是謂吸取專制者之鬼方。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民權素第五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目
錄

名

著

周浩題

名 著 題 詞

超 著

翰君健筆大如椽。獻徵文腹笥便。事業千秋名
貴甚無妨歲月坐丹鉛。

五鳳樓頭炳燭光。一年庭樹一丹黃。椰環欲作龍
威老心醉醪醇抱古香。

有人偉作表林宗。宛若金籬寶氣衝。我也叨陪一
席地。年年心事鎖雕龍。

名著目錄

淮陰侯釣臺賦

唐才常

以太說

譚嗣同

松存先生著書圖記

古 香

仲叔四書義自敘

譚嗣同

湘報敘

唐才常

史例自叙

襄冥氏

二十初度自敘

昂 孫

滑稽詩文集序

阿閣子

送沈生北上序

箸 超

與昂孫駁辨命論書

箸 超

復昂孫書

箸 超

民權素第五集

目
錄



名著

淮陰侯釣臺賦

以早歲江湖一釣徒爲韻

唐才常

烟波鏡裏迷芳草。落日荒臺依古道。駿骨難邀俗子憐。魚竿不許王孫老。竟殘碣兮何存。弔遺徽兮可考。壯志吞八千子弟。豹霧非甘。雄心挽百二關河。狼烟誓掃。爭奈沐猴。偷甚聊希渭水孤蹤。試看附驥情豪。不數商山四皓。漫道酒家浮白。鱸鱸烹遲。幸逢漂母。垂青漁烟炊早。父老告子曰。淮陰有釣臺焉。突兀其形。嵯峨其勢。淺水欹斜。明霞點綴。無琳珉綵綴之華。無瓊瑤珊瑚之麗。虹銷則釣客收筒。雨濺則魚翁倚砌。斜陽半角。渾疑公子垂綸。流水一灘。儘許高人避世。却異臺高。重壁埒壯。采於蒼姬。幾同臺築。歌風助雄威。於赤帝因切。按乎釣魚臺下之人。而遐思乎逐鹿關中之歲。嗟哉。憶昔秦烽熄。楚鼎扛。金刀冶玉斗。撞珠光鬱勃。劍氣瑤環未占。祥於熊夢。先寄迹於魚缸。來從亭長。門中晨炊。斷絕向入。少年隊裏。衆隊紛囂。者番草澤。沈吟那識。雄才第一。可奈絲綸。漂泊難云。國士無雙。何時奮鯁。鮪之威。縱橫大壑。此日託魚龍之窟。寂寞秋江。第見其釣。於是臺也。披蕘得得。荷笠于于。蒼痕霧重。翠影雲鋪。江妃爲之逐餌。河伯奮而前驅。據石而情隨孤鶴。揄竿而浪起雙鳧。倒影玲瓏。恍入神山之境。清流照耀。自憐仙骨之臞。安能鬱鬱久居。終老英雄於蟹稻。未必茫茫大造。長驅豪傑於魚菰。四百年龍種。非常仗劍。識真王旗鼓。二萬里狼氛。待淨投綸。收大地江湖。既而辭釣。鄉來王室力擎。天心捧日。魏爲魯而齊爲禽。死者生而虛者實。率羣黎以歸漢。若縹也爲淵。而驅懷奇計。以餌燕如魚也。啣釣而出一雲美人帳。下登

空。戲。馬。之。威。千。秋。長。樂。宮。中。臺。著。圖。雞。之。逸。想。見。當。年。落。魄。河。山。歸。虎。掌。之。紋。早。儲。蓋。世。奇。才。勳。業。煥。龍。門。之。筆。從。此。高。牙。大。纛。過。漂。渚。而。酬。千。笑。惟。守。法。安。民。若。鄴。侯。之。畫。一。惜。乎。良。將。功。高。奸。人。舌。掉。烏。盡。弓。藏。烏。啼。猿。叫。竟。遭。三。族。之。夷。不。待。九。重。之。詔。富。貴。故。鄉。安。在。淮。水。含。冤。釣。遊。舊。侶。猶。存。淮。城。泣。眺。反。不。如。昔。年。把。釣。魚。蝦。結。世。外。因。緣。往。日。登。臺。龍。虎。助。山。中。吟。嘯。婦。人。仁。而。匹。夫。勇。同。歸。恨。海。蒼。茫。敵。國。破。而。謀。臣。亡。空。付。寒。江。憑。弔。嘆。人。世。荒。涼。太。甚。上。蔡。同。悲。羨。山。林。閑。逸。無。憂。富。春。獨。釣。然。而。范。蠡。逃。名。空。傳。浪。迹。張。良。辟。穀。未。見。仙。區。而。此。臺。也。青。山。迴。繞。綠。水。縈。紆。苔。痕。積。翠。霞。影。流。朱。非。同。銅。雀。臺。荒。夕。陽。片。瓦。亦。異。鳳。凰。臺。香。蔓。草。荒。蒲。迄。今。幾。千。百。年。猶。穆。然。於。釣。臺。遺。跡。爲。之。不。予。而。踟。躕。況。乎。身。葬。重。泉。猶。勝。彭。越。之。醢。更。有。名。震。太。史。比。於。周。召。之。徒。

以太說

譚嗣同

接。吾。目。吾。知。其。爲。光。光。之。至。吾。目。歟。抑。目。之。卽。於。光。也。接。吾。耳。吾。知。其。爲。聲。聲。之。至。吾。耳。歟。抑。耳。之。卽。於。聲。也。通。百。丈。之。筒。此。呼。而。彼。吸。吾。知。其。爲。氣。而。孰。則。推。移。是。引。萬。里。之。線。此。擊。而。彼。應。吾。知。其。爲。電。而。孰。則。綱。維。是。在。格。致。家。必。曰。光。浪。也。聲。浪。也。氣。浪。也。電。浪。也。爲。之。傳。一。也。一。固。然。矣。然。浪。也。者。言。其。動。盪。之。數。也。動。盪。者。何。物。誰。司。其。動。誰。使。其。盪。誰。爲。其。傳。何。以。能。成。可。紀。之。數。光。聲。氣。電。之。同。時。並。發。其。浪。何。以。各。不。相。礙。光。聲。氣。電。之。寂。然。未。發。其。浪。又。消。歸。於。何。處。則。非。浪。之。一。辭。所。能。盡。矣。一。地。球。何。以。能。攝。月。球。與。動。植。物。一。日。球。何。以。能。攝。行。星。彗。星。流。星。一。昂。星。何。以。能。攝。天。河。圈。內。所。有。諸。恒。星。一。虛。空。何。以。能。攝。星。林。星。團。星。雲。星。氣。皆。如。昂。星。之。天。河。圈。而。遙。

與之攝在動重家必曰離心力也向心力也爲之吸一也一固然矣然力也者言其牽引之勢也牽引者何物誰主其牽誰令其引誰任其吸何以能成可觀之勢日月星地之各吸所吸其力何能制其不相切附日月星地之互吸所吸其力何能保其不相陵撞則非力之一辭所能盡矣任舉萬物中之一物如一葉如一塵如一毛端如一水滴其爲物眇乎其小矣而要皆合無量之微質點黏砌而成及以顯微鏡窺之則葉之紋理知其爲山河塵之旋舞知其爲小地球一毛端一滴知其有萬億京垓之微生物微植物或根著或浮流或蛆飛蠕動跋行啄息而微生物微植物又莫不各有筋骨腸胃枝葉根鬚其筋骨腸胃枝葉根鬚之間又莫不更有寄生之微生物微植物由是轉輾遞測以至於無窮謂爲質點之粘砌則質點之微豈復可以言喻雖天演家亦無以辨其物競矣任舉萬事中的一事如一言如一動如一歌泣如一思念其爲事亦至庸無奇矣而要皆合全體之腦氣筋發動而顯以我之腦氣筋感我之腦氣筋於是乎有知覺牽一髮而全身爲動傷一指而終日不適疾病疴癢一觸卽知其機極靈其傳至速不靈不速時曰麻木不仁以我之腦氣筋感人之腦氣筋於是乎有感應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容色可徵意旨幽獨如見肺肝本合天地人我爲一全體合衆腦氣筋爲一腦氣筋而妄生分別妄見畛域自隔自蔽絕不相通者尤麻木不仁之大者也然究其所以相通之神之故雖心靈家無以達其分數矣是何也是蓋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爲浪爲力爲質點爲腦

名著

四

氣。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無。形。焉。而。爲。萬。形。之。所。麗。無。心。焉。而。爲。萬。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

松存先生著書圖記

古 香

鄴侯插書之架。萬軸琳琅。子雲草元之亭。千秋景慕。自昔名山石室。爲珍藏古籍之區。學士大夫。以著述等身。爲富。是以窺玉璞金題之祕。則二酉探幽。洩龍圖犧。盡之奇。則六丁追取。而況銜華佩實。網羣籍。而靡遺。握麈懷鉛。至耄年而不倦。如我松存先生者乎。先生秉姿瓊粹。包質蘭馨。當紅羊換劫之餘。雌青牛出關之雅。輯殘守闕。拾墜緒於茫茫。抽秘聘妍。播芳蕙之馥馥。當斯時也。故宮禾黍。乍驚鐵騎之馳。滿道荆榛。彌切銅駝之訪。文瀾閣四庫全書。經咸豐庚辛之變。散佚幾無完冊。賴先生收拾於燼餘焉。光緒間。茶陵譚公。重建文瀾閣。補鈔全書。任其事於先生。而先生晝暉羽陵之蠶。晷永扶桑。宵燃太乙之藜。輝騰天祿。輯玉函之佚。無美弗臻。探金匱之藏。無遠弗屆。由是悉成完帙。重復舊觀。所以黼黻休明。而嘉惠來學者。先生之力。獨殫焉。矧先生之選於家學也。什襲縹緲。多四庫未收之籍。網羅緜帙。瘁三餘飽讀之功。恒砉砉以窮年。每孳孳於永夜。連牀共話。既營華專之樓。檢篋無訛。更羨竹林之彥。覘其奧。姿如臨宛。委之洞天。富厥儲藏。信是婦媪之福地。是以體大而物博。取精而用宏。采被菁華。挹之不竭。發爲文字。詳而有條。如北隅綴錄。續錄庚辛。泣杭錄諸書。暨松夢寮詩稿。菊邊吟諸作。皆先生所手著也。茲乃音容如晤。傳阿堵之全神。筆墨有靈。寫廬山之真面。展卷而清風瀟瀟。宛接光儀。披圖而精采飛。

騰。恍。親。色。笑。余。曾。聆。緒。論。夙。仰。典。型。歌。傳。薤。露。之。詞。方。痛。老。成。長。謝。花。現。鉢。曇。之。相。復。如。琴。夢。遙。通。買。絲。而。繡。平。原。欣。留。遺。像。鑄。金。而。事。范。子。合。仿。成。規。願。述。德。以。抒。誠。謹。援。筆。而。爲。記。

仲叔四書義自敘

譚嗣同

孔。沖。遠。作。正。義。開。省。經。傳。聲。口。反。覆。申。析。其。意。王。介。甫。效。爲。新。學。易。詩。賦。聲。病。利。薄。之。習。鑿。空。說。經。益。張。其。名。曰。義。禍。七。八。百。年。未。泯。二。者。皆。無。當。生。人。之。用。新。學。尤。能。汨。人。性。靈。而。陰。使。售。其。僞。惟。鄙。儒。小。生。惰。於。殖。學。易。其。速。辦。而。捷。給。乃。獨。好。之。願。皆。矜。祕。其。術。抗。爲。孤。詣。與。傳。以。自。重。夜。晦。無。人。私。挾。八。寸。論。語。轉。相。授。受。傳。弟。子。數。百。人。假。然。自。躋。於。文。學。之。科。雄。視。四。民。之。首。愈。益。陵。躐。古。今。天。下。才。士。黯。者。漸。覺。其。愚。陋。小。變。體。貌。刺。取。司。馬。子。長。韓。退。之。積。率。不。經。意。之。一。二。字。竄。其。中。號。於。人。曰。古。文。古。文。人。或。弗。能。察。也。上。焉。者。應。科。舉。中。第。舉。所。習。一。切。拉。雜。摧。燒。之。庶。乎。知。恥。之。勇。嗣。同。兄。弟。生。用。新。學。之。時。舍。之。無。以。操。業。受。書。以。來。未。嘗。不。措。其。有。用。之。精。力。鋪。心。餽。肝。所。夕。從。事。以。漸。一。當。嗣。同。願。好。弄。不。喜。書。冀。蓋。所。短。時。時。詭。遁。他。途。流。轉。滑。疑。其。辭。與。當。世。大。人。先。生。辯。論。枝。柱。仲。兄。泗。生。不。幸。先。生。八。年。爲。新。學。楷。獨。久。致。力。亦。獨。深。記。誦。所。謂。名。大。家。義。數。千。自。爲。亦。數。百。取。徑。獨。峻。絕。幽。隘。乃。至。不。容。人。思。投。之。南。北。闈。考。官。及。學。政。府。縣。吏。又。僥。得。而。復。失。或。不。能。句。讀。嗣。同。所。爲。薄。小。無。俚。宜。易。識。然。年。自。二。十。有。一。至。今。三。十。年。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試。幾。獲。者。三。卒。坐。斥。仲。兄。則。且。僕。然。蹇。抑。死。矣。方。今。天。下。多。故。日。本。踏。我。朝。鮮。襲。我。盛。京。海。上。用。兵。無。虛。日。民。迫。窮。困。且。向。亂。羣。族。盱。目。而。環。伺。大。臣。席。不。暇。煖。食。不。遑。晨。蒐。卒。

乘特駕。乘繕甲械。折衝決勝。徂內輯外。機牙四出。百心莫照。此豈新學能任其萬一者哉。竊惟不廢新學。無以發舒民智。彊弦久懦。則更張之新學。不爲不久矣。效亦可觀矣。更張之時。其在斯乎。嗣同行與新學。長辭不復。俯首下心。奉之因纂輯所爲。若干別爲一通。仲兄僅乃箸錄其二。知不欲以此見也。夫日月之邁。疾不容瞬。當宋之始更制。豈知延延縣縣。用弗絕。至今日。若嗣同兄弟共案。厲呼憤讀。力竭聲嘶。繼以痔咽涕洟。回顧一鏡。嗟然幾二十年。記憶尙如昨日事。嘗感船山忽念身本經生之言。以爲有無窮之悲。甯可復然哉。益悲而已。後之人幸見新學之廢。其心得免於戕賊。端居泛覽。或逮茲流失。今無述將不知前乎。此者被毒酷烈。若此上之。亦足究識當時取士之具。其間體勢不一。各有所至。今昔風氣。變遷略備矣。

湘報叙

唐才常

執途人而語之曰。中國爲極疲。極滯。拙之國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語之曰。中國爲極疲。極滯。拙之國。即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輕之甚也。今夫繩。樞。鑿。屬。之。儒。井。蛙。籬。鷄。之。子。咫尺不見。迅雷不聞。吾無暇與言。其少能開通耳目。發紆心力者。於所以疲。意。滯。拙。之。由。一。一。以。中。西。比。例。之。抑。無。待。余。首。顧。吾。於。反。比。例。得。正。比。例。者。何。以。故。何。以。故。曰。夜。又。見。而。佛。道。成。煩。惱。生。而。智。慧。出。其。運。至。奇。其。機。至。捷。其。理。至。平。輪。船。也。電。線。鐵。路。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之。人。坐。漆。室。而。聖。壁。而。我。親。見。之。織。造。也。礦。化。也。工。商。雜。處。於。瀛。寰。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頃。寒。蘊。藏。之。奇。而。發。其。

覆而剛其珍而我親見之學堂也。學會也。若官若紳若民通力合作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磅礪鑿室之氣。而啓其鎗而破其屬。而我親見之。故以我所見者。方之歐美各國。則誠疲憊矣。滯拙矣。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國。則爲聰強文明之起點。而未有艾也。尤有奇者。古者欲通上下之情。繫君民之矩。於是命太史陳詩。替職獻誦。工操藝諫。商訂國約。雍雍彬彬。同我太平。暴秦而降。恃壓力之重。私天位之宅。嚴巷議之誅。立腹腓之律。亦大俠之族。成黨錮之獄。草芥臣民。牛馬士類。黔首何辜。丁茲厄運。蓋自開關以來。君民上下之界。始斷潢絕港。各怙其私。則秦爲之也。浸淫至於前明。科條益密。法律益苛。時事天文。俱懸厲禁。馴至士夫以廷杖爲榮。奸庸以講學爲醜。天地慘怛。日月晦冥。於斯劇矣。清帝受命。仁德如天。網羅大弛。士氣寬和。邇者海內諸君子。曲體朝廷育才至意。廣開報館。用代道人。大聲疾呼。海天同應。於是秦漢以來之凶偉。始雲開霧豁。重視光明。於是四民之困於小儒腐說。輾轉桎梏者。始脇筋震蕩。人人有權衡國是之心。而謀變通而生動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錫故府鑽研政典。求斷爛朝報。不可得而齎恨終者。何可勝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氣。政學格致。萬象森羅。俱於報章見之。是一舉而破二千餘年之結習。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戶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規模。不程時日。而收延年惜陰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農工焉者。但能讀書識字。即可觸類旁通。不啻購千萬秘籍。萃什伯良師益友於其案側也。其使中國爲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吾於是決其必然矣。熊君乘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渡。乃鳩同志。集巨資。設湘報館。義求平質。力戒游談。以輔時務。知新湘學諸報所不逮。亦以使圓顛。

方趾能辨之無之人。皆易通曉。其願力之宏。轉移之速。更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者。今夫古今不可思議之奇。無如電機。執管。輪是。執郵。傳是。是理也。在人爲大。腦小。腦在天爲。望氣。至微。至神之。物無以名之。名曰以太。之。動。電。卽隨之。雖八萬餘里之地球。無一髮間。日報爲效之神。且速吾不敢信。其至是。其所以感動以太之理。則一也。嗟乎。焚如之災。迫於旦夕。而士夫泄沓。猥曰。若而人者。用意良厚。其如敵軍不能救。鹽池之鹹。杯水無以止車薪之火。夫誠可以已焉。熊君。弊不自逸也。明知其萬不能已。明知其不已。卽有補聽。強文明之運。則摩頂放踵。奚辭矣。才常不敏。勉襄斯舉。敢揭大旨。告我國人。陳辭之陋。所不恤焉。

史例自敘

襄冥氏

韓宣子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凡紀載皆史。而禮則由以著焉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禮。於春秋獨不喜言例。以爲例者。史臣之通法。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願於杜元凱釋例。數數觀之。以爲例者。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禮起。聖人吾不得見之矣。乘此失其鮮乎。嘗病條目疏簡。又羽翬不完。不足規周公制作之全。而給後世紀傳之用。輒研校四庫輯本。羅列杜氏所釋。輔以陸氏春秋集傳纂例。劉氏春秋傳說例。益推衍倫類。廣求諸經史百家。擇其尤雅。詳以訓詁小學。闡說字義。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而一折衷於禮疏別部。居附於諸例之後。於以補闕畧。通廢滯。俾學者不失依據。儼云萬一焉。乃若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張氏之五禮例宗。丁氏之公羊釋例。許氏之穀梁釋例。說人人殊。今專標史例。非曰治經。故舉取言例之。

最。先。者。而。餘。不。悉。及。夫。易。言。變。者。也。禮。不。變。者。也。變。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所。謂。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也。故。筆。削。微。顯。不。惟。其。文。惟。其。道。聖。人。之。春。秋。以。之。不。變。者。質。文。損。益。萬。變。不。離。其。宗。所。謂。發。凡。正。例。也。故。科。律。嚴。謹。皆。足。以。遠。示。來。裔。史。臣。之。例。以。之。欲。發。其。例。必。先。稽。以。小。學。著。其。指。事。類。情。之。所。在。然。後。細。釋。史。籍。徵。信。於。三。代。兩。漢。之。書。於。禮。得。其。體。於。易。得。其。通。史。學。固。然。凡。學。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豈。例。云。例。云。而。已。

二十初度自敘

昂 孫

予。幼。不。喜。讀。稍。長。失。怙。恃。足。不。越。稽。山。一。步。無。智。識。無。教。訓。無。經。驗。忽。忽。二。十。年。與。胚。胎。時。何。以。異。然。此。二。十。年。中。予。徒。自。信。無。所。孽。於。世。予。知。世。之。善。男。志。士。必。不。以。予。之。無。所。孽。偶。爲。予。恕。卽。予。恕。焉。而。予。亦。不。願。長。此。無。所。孽。竊。馴。良。之。虛。譽。也。國。家。更。新。凡。從。前。惡。劣。習。慣。無。不。循。例。淘。汰。向。之。中。國。少。年。以。妄。分。而。受。人。歡。迎。者。今。且。目。之。爲。廢。物。鄙。之。曰。涼。血。姑。無。論。其。言。之。當。否。然。以。塊。然。一。身。虛。生。於。世。逮。成。年。而。無。所。表。見。縱。不。爲。廢。物。不。爲。涼。血。而。以。大。好。身。軀。爲。消。化。米。粒。之。機。則。予。亦。當。點。首。認。也。予。命。何。辜。不。弔。昊。天。旣。無。父。母。遠。離。兄。弟。世。之。氣。居。體。養。衣。錦。食。美。擁。嬌。妻。美。妾。携。愛。子。寵。女。者。猶。得。時。聆。嚴。慈。之。訓。勉。以。扶。植。前。途。而。予。行。年。二。十。更。不。得。一。領。天。倫。之。樂。趣。意。者。來。生。前。生。本。確。有。其。說。予。縱。無。所。孽。於。忽。忽。二。十。年。中。而。此。二。十。年。中。之。況。味。固。蒼。蒼。者。將。責。其。報。歟。不。然。人。胡。秦。而。予。胡。否。他。人。之。父。母。壽。胡。高。而。予。之。父。母。壽。胡。促。也。予。母。死。予。尙。不。知。哭。予。父。死。予。且。不。知。悲。今。粗。衣。糲。食。未。卜。家。室。而。予。之。不。知。痛。楚。悠。悠。然。隨。遇。以。安。則。猶。是。父。母。未。死。時。也。將。以。此。終。老。乎。未。來。之。境。

遇予既不得而自知之。且父母鍾愛予。予雖不得承父母訓勉於堂前。而予猶得累父母憂思於地下。固不可也。予念及此。予願自誓自誓。若何自今日始。予之行。已與紀元爲更始。

滑稽詩文集

阿閣子

自漢司馬氏子長以滑稽入傳。而滑稽之名稱。遂與聖賢豪傑。文士詩人。並垂世宙而不朽。子長之以滑稽重。歟。抑滑稽以子長顯。如所云。附青雲而施後世耶。阿閣子曰。滑稽非獨於今爲烈也。抑且自古惟昭焉。蓋嘗論之。潔淨精微。莫如易。然載鬼濟狐。戰龍和鶴。與夫吉凶悔吝。胥象占以隱。湯愚頑而萬世之人心。遂默爲齟齬。而轉移於不覺。語言妙天下。捨象爻繁。文言將奚屬矣。阿閣子於是謂滑稽胎於易。淵懿古奧。莫如書。然風傲巫淫。範詳龜卜。盤庚則藉乃祖父在天之靈。而脅民以遷。高宗則幻彼夢帝。賚予之言。而命說作相。餘如南巢放而故巧飾。爲假手之辭。太白懸而必歸獄於雄農之牝。其立說抑何詭譎。乃爾詭譎。則滑稽之流亞也。至刪書終秦誓。隱厲纖周之。莫能捨而之他。此則不獨滑稽其言論已也。阿閣子於是謂滑稽源於書。未已也。爲之歌詩。今夫詩之敦厚溫柔。以理性情爲宗旨。其於滑稽也。似不類。然婉詞多諷。善勸惡懲。故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此其意蓋與諷諫符。夫諷諫則滑稽之矢口如流。引入入勝。施之君父。友朋。極之夷蠻。戎狄。莫不如水石之相投矣。阿閣子於是謂滑稽芽於詩。而春秋三禮中之有滑稽者。存符準諸此。或曰是則然矣。善附會如吾子。亦能於論孟得滑稽一。二以啓蓬心。矻俗耳。潤枯腸。俾附是集。不翼而飛。騰歐亞諸洲。一飽羣英。眼福乎。阿閣子於是。睇寒宵之月。皎挹。

數。點。於。梅。香。乃。炳。心。燈。試。心。印。飭。心。神。燕。心。香。一。瓣。肅。然。拜。杏。壇。聖。揖。鄒。嶧。賢。笑。尋。滑。稽。於。論。孟。書。中。所。含。不。滑。之。滑。不。稽。之。稽。以。戲。答。或。人。之。問。曰。孔。門。不。廢。言。語。之。科。孟。子。不。辭。好。辨。之。諄。子。亦。習。聞。之。矣。而。獨。不。見。夫。問。社。失。對。答。而。斥。之。以。不。答。乎。是。答。之。以。滑。稽。也。而。獨。不。見。夫。寢。書。廢。時。誅。而。刺。之。以。何。誅。乎。是。誅。之。以。滑。稽。也。而。又。不。見。夫。方。人。者。非。賢。而。褒。之。以。賢。更。諷。以。我。則。不。暇。乎。是。褒。與。諷。悉。渾。夫。滑。稽。之。跡。而。妙。運。夫。滑。稽。之。神。也。若。夫。好。貨。而。上。稽。公。劉。好。色。而。遠。稽。夏。父。挾。秦。山。而。超。北。海。驕。妻。妾。而。乞。婦。間。踰。東。牆。而。鑽。隙。穴。以。及。廩。焚。井。揜。治。棲。牀。琴。諸。說。皆。不。力。辨。事。之。有。無。姑。迎。機。而。權。為。解。釋。何。莫。非。不。襲。滑。稽。之。名。隱。收。滑。稽。之。實。俾。後。之。逞。雄。才。辯。麗。舌。鋒。工。筆。戰。者。皆。得。以。滑。稽。自。雄。也。或。聆。斯。言。莞。爾。退。阿。閤。子。遂。呵。凍。書。此。為。滑。稽。詩。文。集。序。以。自。附。於。贈。言。之。列。云。

送沈生北上序

箸 超

沈。生。從。余。游。者。二。年。相。與。道。古。今。事。恒。能。得。起。予。之。益。予。亦。不。以。後。生。視。也。歲。乙。巳。錄。於。巒。欲。予。介。入。高。等。校。以。研究。新。近。學。說。余。甚。偉。其。志。然。卒。以。嚴。命。不。果。行。噫。沈。生。本。膏。粱。之。族。家。貲。累。巨。萬。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乃。父。之。不。忍。捨。之。也。固。恒。情。所。自。有。余。獨。不。解。蒼。蒼。者。生。此。英。才。不。即。予。以。經。鍊。為。世。大。用。而。必。舉。驕。佚。寵。貴。之。境。遇。以。困。縛。而。箝。制。之。荷。不。爾。則。其。造。就。胡。可。限。量。也。逾。年。余。將。有。金。陵。之。游。沈。生。來。視。余。眉。目。間。多。沈。鬱。大。非。昔。日。軒。昂。氣。余。見。而。憐。之。且。慰。之。曰。英。雄。舉。事。必。不。能。脫。離。根。本。爾。毋。悻。悻。於。爾。父。之。珍。護。爾。也。爾。且。毋。以。爾。父。之。珍。護。

爾而斷爾之英氣也。前途勉旃。沈生唯唯。去余既抵金陵。所遇亦多。左乃由江渡河北入陪都。碌碌三五載。無暇東沈。生而沈生亦不能知余之所在。不獲通音問。去秋南歸。道經滬濱。沈生方與其他志士組織慈善團。猝遇於途。悲喜交集。且告余曰。予畢業高等已兩載矣。余甚奇其事。噫。前此七年不忍捨生。遠適者非生之乃父耶。今乃父猶在其愛子之恒情不滅於疇昔。而沈生胡以行也。既行矣。而成業又何速也。余溯跡北土。愧無所成就。視顏而歸時。懼不可見。父老而沈生乃能毅然以去。勉然以就。且完然而為成學也。有志者事竟成。沈生尙已。後於沈生者。知古語之不我欺。奉沈生以為前導。則沈生之有功於社會。又非淺渺也。沈生既畢業。其父亦任其所之。不復箝束如曩時。今年夏將北入都。藉以覘政府之現象。並聯絡慈善團。以達已飢已溺之目的。其志豈在小歟。於其將行為道。其往事以勵其將來。

與昂孫駁辨命論書

著 超

超白。得十二郵音。知足創未復。沉伏無措。幸讀孝標辨命論。鬱鬱者冰釋。處炎夏若春秋。不復偶有所撥。竊吾弟近下工夫。一躍十丈。恣意文字。至以為佩。然亦大可懼也。讀書之道。貴會其通。一逞之說。不足為訓。辨命之論。後人多喜讀之。以其沉着凝鍊。悲感蒼涼也。孝標詞學。垂型千古。可無間然。是篇立論。亦不詭正。然兄竊有疑焉。冥冥之中。孰主宰是。孰綱維是。謂無所主也。則道固可衡。謂有所主也。則彼獨行獨斷。又何剛愎不仁。乃爾其中離奇。甯無至理。不挾其奧。而以成敗判之。孝標誤矣。夫命之說。麗乎天。天之心。根乎理。嘉卉獲養。惡草必芟。此其經

也。芝。蕙。委。於。蟻。土。稊。莠。秀。於。周。原。偶。然。相。值。不。可。謂。命。孝。標。必。武。而。斷。之。豈。通。論。哉。此。說。一。長。爲。世。大。厲。其。善。而。弱。者。施。其。希。望。萎。靡。不。力。其。惡。而。強。者。明。目。張。膽。肆。無。所。忌。規。時。箴。世。道。不。若。是。古。人。立。言。不。可。不。慎。正。爲。此。也。大。抵。一。事。一。物。其。所。發。生。必。有。根。據。由。來。者。漸。非。伊。朝。夕。孝。標。是。論。厥。有。數。誤。試。列。舉。之。吾。弟。其。審。意。焉。原。論。謂。形。年。與。神。定。乎。造。化。豈。知。西。子。蒙。垢。路。人。掩。鼻。惡。人。沐。浴。可。祀。上。帝。顏。氏。雖。天。聖。賢。豈。以。長。生。爲。樂。哉。其。誤。一。原。論。又。謂。與。王。符。瑞。兆。發。前。期。不。知。清。明。在。躬。非。可。假。借。貫。日。之。虹。徵。之。織。緯。斬。蛇。之。劍。純。係。附。會。其。誤。二。原。論。又。謂。嚴。霜。夜。零。艾。蘭。共。盡。不。知。明。哲。見。幾。古。有。常。訓。鴻。飛。杳。冥。不。慮。弋。獲。桑。土。網。繆。陰。雨。不。警。其。誤。三。原。論。又。謂。榮。悴。有。定。天。命。有。極。豈。知。屈。蟻。能。伸。引。鶴。待。發。圯。上。納。屐。子。房。能。忍。膝。下。受。辱。淮。陰。立。功。其。誤。四。原。論。又。謂。善。少。惡。多。開。衆。明。寡。不。知。大。听。之。講。顛。蒙。亦。化。宵。旰。之。勤。明。聖。可。幾。瓊。委。之。琢。金。鏡。之。懸。古。可。借。鑒。其。誤。五。原。論。又。謂。夷。虜。不。文。佔。據。華。夏。禍。淫。福。善。無。非。虛。語。不。知。蛙。入。腐。木。戎。伐。殘。邦。治。容。誨。淫。謾。藏。誨。盜。自。作。之。孽。抑。又。何。尤。其。誤。六。蓋。命。之。謂。天。天。卽。是。理。理。不。可。易。命。不。可。違。或。有。違。之。亦。根。乎。理。理。命。之。說。大。足。爲。魔。吾。弟。少。經。驗。深。信。古。人。易。流。褊。淺。遠。懷。所。及。乃。以。書。斯。孝。標。自。負。才。華。不。登。顯。秩。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憤。懣。所。積。遂。有。是。論。言。爲。心。聲。心。本。言。表。少。年。病。死。其。所。造。也。亦。能。據。以。上。各。節。與。兄。討。論。否。時。氣。困。人。近。狀。頗。不。暢。眠。食。尙。勝。勿。以。爲。念。轉。達。汝。嫂。同。兒。荷。教。護。感。感。

復昂孫書

名著

箸 超

超。白。昂。孫。幼。弟。手。足。得。七。月。一。號。書。兼。辱。魚。脯。之。貺。季。叔。從。武。林。來。悉。已。拜。領。六。月。分。飛。之。字。夢。繞。池。塘。一。閒。招。我。之。房。神。凝。風。雨。珍。荷。珍。荷。氣。序。如。流。涼。燠。瞬。更。惟。祈。珍。攝。超。蟬。蛻。瀆。無。聲。無。臭。貶。其。氣。概。慣。爲。淨。沉。自。念。學。術。行。能。無。當。宏。博。藉。孤。注。之。擲。爲。餽。口。之。計。人。羣。遞。進。非。可。視。然。至。今。墨。影。穎。芒。團。作。腐。臭。詩。陣。劍。氣。斂。其。雄。放。壯。志。灰。索。殊。非。素。懷。矧。天。賦。薄。弱。記。憶。淺。陋。胸。襟。不。拓。手。足。爲。局。加。以。境。遇。多。乖。十。年。奔。走。春。花。秋。月。泡。影。幻。雲。揆。厥。現。象。不。無。自。作。大。凡。志。士。仁。人。千。古。不。朽。其。事。其。業。由。來。者。漸。苟。無。根。據。當。然。失。敗。山。爲。九。仞。究。非。一。篲。木。樹。百。年。豈。其。一。溉。乎。是。以。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琢。針。惟。其。勵。行。而。后。崇。德。不。端。其。本。鮮。克。有。終。以。之。自。繩。心。境。大。闢。意。欲。竭。盡。駑。駘。肆。攻。經。籍。內。以。考。己。外。以。潤。人。然。精。疲。力。涸。思。路。轉。窒。心。頭。半。升。血。恒。上。湧。不。復。自。鎮。無。裨。實。際。轉。妨。酬。應。譬。之。枯。木。飾。膠。蛙。隙。多。露。老。鶩。學。雛。雞。羣。爲。譁。不。逮。竟。功。反。以。市。笑。青。年。失。脚。其。效。若。是。此。超。之。自。鏡。其。失。有。不。得。不。爲。吾。弟。勉。者。前。蹤。不。遠。來。軫。可。道。凡。在。英。年。其。慎。之。又。慎。勿。爲。老。廢。物。笑。也。滬。況。尙。可。惟。塵。霧。過。甚。遙。望。稽。山。鏡。水。便。欲。飛。渡。江。東。爲。風。塵。中。人。稍。紓。伏。悶。耳。天。氣。酷。熱。不。能。多。書。偶。有。所。感。藉。以。問。好。餘。俟。續。啓。

多
丸
木
木

列
史

藝林題詞

超 著

陽九當頭君子消文章經濟兩無聊何如相約
中侶趁着殘陽市六朝

不羨高官不羨屠百年祇與醉爲徒門前冷落風
和月一樣描來入畫圖

頭銜新樣署風流況有紅顏伴白頭莫笑聰明無
厚福阿儂姓氏亦千秋

藝林目錄

詩

南海

一首

慘佛

六首

樊山

一首

孟幼

兩首

蟄仙

一首

東蓀

三首

莘伯

一首

漱巖

一首

寄禪

九首

楚材

一首

佛矢

一首

曦炎

四首

天嬰

九首

一齋

三首

觀雪

一首

鳳翔

兩首

君木

一首

魯巖

一首

一雁

兩首

毅然

一首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箸超

五 首

詞

笠杖

兩 首

天放

一 首

孟劬

三 首

鴛春

兩 首

東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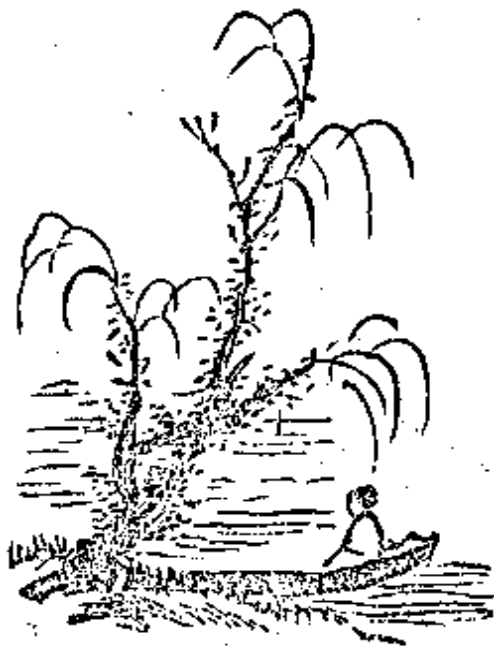
兩 首

箸超

一 首

枕亞

五 首



藝林

詩

不敢再來行

南海

千真萬真曾參殺人貪心貪心不疑盜金可惱可惱陳平盜嫂妒汝妒汝王后扼女叛逆叛逆杖殺明月不畏刀
 鎗惟畏說場人世多艱其偽翩翩顛倒裳衣反覆是非指鹿為馬刺血移尸浸潤膚受或信或疑既亂聞根耳難
 洗之蛇虎同居欲眠不安磨牙礪爪睽腸駁斑毒蚊飛而食肉夜入我帳血殷吾足蝟蝎蜿蜒徧緣盤几我
 不敢坐吾不敢倒嗟吾有身大患是臻嗟吾有名謗毀交縈嗟吾有家煩惱加枷嗟吾有國憂難並作我必不忍
 是救是懂明知獄苦自囚力忍捨身救民竭忠盡懇益人何所徒自殺我飼虎飼鷹施捨有情頭顱其幾心肝碎
 靡閱世無量歷劫已多死生何云痛苦奈何大地甚廣諸天莽莽建德之國詹培之岳天人可觀妙音可聞樹樂
 微妙乘香芳芬床楯樓閣七寶繽紛神漢瓊漿飲之如神玉女華色羽衣鮮新賞吾仙骨誤謫濁塵授我仙丸復
 生返魂顏色復少木石皆春絕無哀怒世有懽欣本無所住聊復則羣僂視世間腥臭血蒸

次韻和寄禪上人夜吟一首時上人住掃葉樓

樊山

清涼山下泉新有老蛟眠月印春來水花撥定後禪裘殘樓瓦雪吟瘦佛爐燼莫漫嘲蔬筍詩成態欲仙

寄汪莘伯並懷令弟憬吾

蟄仙

藝林

一

藝林

二

坐○悔○飛○揚○誤○少○年○不○教○成○佛○不○生○天○元○黃○局○變○棋○成○劫○盤○桂○情○生○瓦○肯○全○飽○死○侏○儒○臣○是○朝○偷○嘗○丹○藥○犬○都○仙○君○
家○難○弟○真○先○見○拋○卻○花○封○學○計○然○

得蟄仙詩後依韻寄憬吾弟

莘伯

波○流○桃○梗○月○年○年○嶺○外○相○看○各○一○天○百○歲○光○陰○千○日○醉○一○家○兄○弟○幾○人○全○米○鹽○作○計○且○備○食○巖○穴○難○居○況○學○仙○燈○
火○對○床○風○雨○夜○不○堪○追○憶○只○悽○然○

重陽前三日登掃葉樓有感

寄禪

向○晚○欲○何○適○高○樓○又○一○臨○昏○林○寒○雀○噪○微○月○亂○雲○侵○不○醉○黃○花○酒○寧○知○白○首○心○自○憐○憂○國○淚○空○灑○道○人○襟○

夏劍丞觀察於六年前枉顧毗盧寺以詩投贈遲遲未和庚戌九月於陳吏部

宅中相遇索和前作奉酌解嘲

一○笑○相○逢○轉○愧○顏○六○年○詩○債○不○曾○還○自○憐○惹○業○隨○時○滅○莫○怪○枯○僧○得○句○慳○白○髮○苦○吟○秋○雨○外○黃○花○疎○冷○夕○陽○閒○祇○
愁○綺○語○磨○難○淨○贏得○禪○心○老○未○閑○

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

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餘○里○遠○別○十○四○度○重○陽○有○口○真○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

俞園觀李提學書楹聯有贈

吾憐李翰林。一字抵千金。看寫澄心紙。如聞焦尾琴。清風滌殘暑。落日動微吟。坐覺楓林晚。蕭森秋氣深。

夢重陽日與王梧生戶曹李梅庵俞恪士兩學使蕭稚泉少尉登掃葉樓分韻

賦詩余拈得樓字立成七律一首覺而不忘錄以紀異並志夢痕

九日重來上此樓。青山如舊葉皆秋。豈無載酒題餽興。似有攀天蹈海愁。強折黃花笑將插。却搔白髮短還羞。華公應抱匡時策。早使新亭涕淚收。

贈樊雲門方伯四絕句

雲門方伯人中仙。百首紅梅海內傳。我愧白梅纔十首。吟罷拈斷不成篇。

洞壑高寒是我家。閉門獨自詠梅花。淡煙殘月橫斜態。爭敵羅浮萬樹霞。

白梅和尙出山村。來上紅梅布政言。(李梅庵提學囑余謂公云白梅和尙不可不見紅梅布政) 疎影暗香今

被佔。乞除荆棘固同根。(毘盧寺為楚人出資建造近為甌僧所佔)

孤山門戶冷難支。全仗逋仙與護持。一樣冰心顏色異。春風同是最高枝。

永夜

佛矢

永夜嗟哦夢未成。萬千幽恨滯寒聲。冥冥孤雁霜秋影。悄悄鄰鷄雨曉聲。客自無能甘落魄。時方多事怕長生。年來學道吾何得。略刻機心未刻情。

應林

演易林

嘗疑焦氏易林爲刺時之作。憂生念亂。不能無詞。輒演其體。以諷當世。

墨金爲垣。堅固不翻。鼠牙如戟。穿其四門。
哀鳥集堂。與鵠入房。蒙巢有棘。赤火燒梁。
有獸似狸。夜幻爲狐。許我馳驅。我以爲駒。
棄劍入山。拔石礮礮。虎揖我後。鬼拜我前。
黑狐穿垣。立而人言。少婦嬉笑。不恥與婚。

春感

白駒馳過隙。整舟不得住。滔滔東去水。何時復西注。
桃李驕春風。秋來霜白露。靡顏誠美人。奈何當遲暮。
咄此中人。斯理無一悟。辨貌結恩情。量金歧愛惡。
嗟爾窮酸士。胡能值一顧。水月不可撈。鏡華徒思慕。
塗迷當速反。如何又奔赴。頑石豈點頭。鑽之彌堅固。
意興重闌珊。舌不識甘苦。悵然驅馬去。將尋帝鄉路。
冷風何清涼。奄已超氛霧。下睨塵世間。蠕蠕若蝨聚。
了然心無礙。逍遙戲太素。暫謝灼灼兒。十年更相晤。

題月底橫箏圖效昌谷

霞綺銀燭花。娟娟玉河四。照天無烟美。人窈窕。隔簾坐橫箏。
自理鴛鴦絃。絃聲沈沈細。如髮斂。秋無語。意凄絕。三

君木

四

天嬰

觀雪

鹿脯千胸。甘酒一壺。資來入室。主拜於隅。
少女銜妝。夜行於鄉。東隣緜子。肤我衣裳。
罔兩道逢。山鬼爲雄。據我堂奧。享我鼎鐘。
伯蹇仲盲。跌一足行。西見王母。與福相迎。

尺。婀。娜。紅。梳。風。一。鏡。玲。瓏。碧。蘿。月。眉。樓。今。夕。桃。笙。涼。翫。阿。拂。壁。羅。幃。張。花。袍。白。馬。歸。來。晚。金。雁。蕭。蕭。空。斷。腸。

題照

一 雁

潦。倒。風。塵。廿。五。秋。也。曾。持。節。擁。貔貅。移。山。未。遂。愚。公。志。渡。海。空。存。項。羽。頭。無。可。奈。何。天。夢。夢。不。堪。長。此。夜。悠。悠。會。當。寶。劍。提。三。尺。熱。血。橫。流。百。二。州。

登大阪城

遊。人。初。上。扶。桑。道。乘。輿。來。登。大。阪。城。壁。壘。當。年。曾。作。戰。關。河。此。日。已。休。兵。浮。雲。過。眼。都。成。夢。萬。里。悲。秋。祇。自。憐。西。望。故。園。何。處。是。斷。腸。哀。雁。一。聲。聲。

雜詩

慘 佛

項。羽。力。亡。秦。功。不。如。趙。高。殺。嬰。以。報。之。羽。亦。憐。人。豪。烈。士。用。心。苦。巧。拙。隨。所。遭。衰。衰。當。途。子。我。頗。憐。爾。曹。狐。媚。以。亡。國。異。時。倘。見。褒。

紫。陽。盜。荆。軻。厥。義。本。揚。雄。雄。也。穢。儒。耳。朱。乃。與。之。同。丈。夫。死。義。憤。鄙。夫。託。中。庸。不。見。陶。靖。節。慨。慕。易。水。風。永。愈。獄。中。士。無。復。追。高。蹤。

世。界。杳。無。隙。眇。焉。着。四。洲。蟲。蟲。互。相。噬。報。復。無。時。休。人。類。最。慘。虐。競。心。挾。戈。矛。世。下。禍。益。烈。造。兵。勝。蚩。尤。不。為。衆。生。計。乃。張。九。世。仇。陷。彼。文。勝。國。受。屠。如。羊。牛。上。帝。自。不。仁。假。手。肆。虐。劉。區。區。墨。氏。子。息。兵。勸。羣。侯。終。讓。天。方。主。一。

藝林

六

劍橫亞歐日誦斷爛史有淚傾河流

萬花艷春月瞬焉彫秋霜江山有靜理只覺人事忙衣食小事耳何苦相殺傷弱者強之肉天道此其常智力苦相角親交蘊猜防達人覺可憫欲濟無慈航淨土在何處中夜爲徬徨

偶述

一枕華胥夢未成蝶魂幽折入孤清意中芳艸經秋老愁外遙山向晚晴湖海窮交樽畔語風霜華髮鏡中情冷楊熱墨皆黃土留與騷人賦不平

贈伯兄

卽今吾輩宜高閣斷送餘生有酒杯器業與君同議落江山如此一低徊何時選舉掇明月往日閒情燃死灰莫仗文章差自樂古來莊屈總悲哀

歲關口占

孟 幼

一爐團坐各搗頤天遣勞人慰所思豈有蛾眉長謠詠絕憐鶴骨太清奇腸澆苦茗愁堪滌夢憶寒梅俗可醫手拓軒窗聊一笑殘年飽飯欲何爲

十日曾無一事成愁聽臘鼓隔年聲宦情似繭重重紉客味如膠細細傾欲把大醇還宇宙敢忘小忍就功名諸公莫訝狂奴態坐擁殘書亂一檠

書憤

山。河。失。色。詩。猶。在。骸。骨。成。灰。氣。未。淪。放。眼。古。今。誰。是。智。到。頭。天。地。孰。爲。真。早。知。有。我。原。無。我。却。自。爲。人。強。做。人。從。此。傷。心。不。須。語。生。涯。相。看。逐。流。塵。

東 蓀

送孫君之金陵

江。頭。日。落。孤。鴻。遠。吳。下。霜。濃。秋。氣。高。世。界。爲。人。何。夢。夢。中。原。無。鹿。亦。豈。覺。慷。他。歌。哭。千。家。醉。與。子。狂。吟。一。日。豪。鄭。重。此。言。須。記。取。百。年。興。廢。屬。吾。曹。

九月有感

四。野。蕭。疎。草。已。霜。行。吟。空。負。菊。花。觴。已。枯。大。地。無。歸。雁。向。老。中。原。唯。夕。陽。翻。眼。頻。多。今。日。淚。祇。愁。不。見。古。人。狂。西。風。無。限。登。樓。意。六。合。煙。雲。共。渺。茫。

重過華陽效吳天章青縣題壁

漱 巖

去。年。五。月。來。華。陽。馬。首。山。青。鞭。影。忙。今。年。正。月。還。舒。州。鴨。頭。水。綠。鱸。聲。柔。舒。州。昨。來。故。人。書。隔。年。吟。興。問。何。如。甕。頭。新。釀。待。君。擘。雨。韭。雪。松。桃。花。魚。

春雨

楚 材

杏。花。天。氣。雨。聲。騷。春。在。江。南。路。幾。條。四。野。濕。雲。爭。擁。樹。一。灣。新。漲。欲。平。橋。青。含。弱。柳。陰。如。幄。紅。洗。天。桃。色。更。嬌。無。

藝 林

八

限。開。愁。澆。未。得。鷓。鴒。聲。裏。客。魂。銷。

送江春霖侍御南歸七律四章序并

曦 炎

今年王正月。余讀江先生八次奏章。以彈劾當道去職疏。尾引宋包開學事自況。念時局之艱屯。而言不察。用途浩然有歸志。噫。先生殆亦今之包老耶。廿年京邸。職居清簡。屏僕妾之奉。授徒以自給。泊買舟南返。旅費困乏。檢估所藏書籍。僅得百金。一貧至此。其素性廉潔。不問可知。嗟乎。余竊怪士大夫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何比比也。不有激揚之則。官邪何由儆。風俗人心之害。天下國家之事。尚堪設想耶。先生有鑑於此。不戀高爵厚祿。不惜犧牲性命。獨出巖言。以矯其弊。則立言得體。不應與否。姑勿論。至其直聲壯烈。載在報章。洵無忝臺諫之職者矣。其在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其先生之謂乎。今先生解組歸田。行將不日。首途矣。余雖與先生無平生交。乃一念其為人。輒私心景仰。而不能置。不揣冒昧。賦詩四章。非敢云詩也。亦聊效古人贈言之意云爾。

彈章數上竟無如。奉詔休官氣自舒。不惜此身成碎玉。枉誇先達有燒車。譚經愛擁王通席。痛哭空陳賈誼書。報國未能還戲綵。梅陽邨（先生世居於此）裏好騎驢。

時局如斯勢使然。忍猶嚙口學寒蟬。神多觸佞驚時輩。鳴鳳朝陽憶昔賢。別弊可曾三藥鑑。危言已達九重天。湘潭（指趙芷蓀）去後莆田（先生閩省莆田縣人）繼。贏得聲名到處傳。

烏臺望重湖淵源。筆本生花試萬言。一襲朝衣榮豸綬。廿年京邸傍薇垣。熱腔憂樂希文侶。清節蓬蒿仲蔚門。莫道。上封無刺須知罷。退亦君恩。

飄。飄。冲。霄。自。有。因。莫。將。氣。骨。大。嶙。峋。陽。城。去。位。綠。陳。疏。崔。烈。遷。官。在。瑩。珍。漫。說。盛。朝。無。隱。鳳。且。聽。輿。頌。重。三。麟。指。趙。炳。麟。趙。啓。霖。並。先。生。名。時。人。稱。爲。三。麟。云。舊。書。典。罄。遠。珂。里。明。月。清。風。兩。袖。春。

題老梅畫

一齋

孤。山。處。士。姿。容。別。老。幹。生。花。勁。於。鐵。不。朽。精。神。圖。畫。傳。應。知。呵。凍。凌。霜。雪。

春煙

春。郊。雨。歇。妙。無。邊。遠。近。村。墟。鎖。翠。煙。曲。院。曉。籠。爲。百。疇。長。堤。暮。罩。柳。三。眠。山。凝。嵐。翠。高。低。合。水。接。波。光。上。下。連。蕪。一。聲。清。磬。出。方。知。此。處。有。安。禪。

湯婆子

每。向。三。冬。結。舊。盟。熱。腸。唯。爾。獨。留。名。雖。無。溫。語。通。人。意。賴。有。婆。心。解。世。情。抵。足。終。宵。頻。送。暖。聯。床。徹。夜。懶。呼。卿。黑。甜。鄉。裏。貪。眠。客。不。作。巫。山。夢。自。清。

荆沙遣懷

鳳翔

落。拓。江。湖。已。十。年。每。逢。山。水。便。留。連。南。船。北。馬。關。河。險。東。帝。西。王。將。帥。權。投。刺。諸。多。嫌。孟。浪。論。交。總。覺。費。周。旋。純。

慈林

九

藝林

十

湖。夜。夜。遠。鄉。夢。又。是。桃。花。二。月。天。
(時方改用陽曆)

偕記室遊太暉觀

古。寺。西。城。外。登。臨。氣。勢。雄。鐵。鑪。飄。粉。蝶。石。柱。鎖。猶。龍。山。脈。縱。橫。走。僧。閑。日。月。中。我。來。無。別。意。到。處。紀。遊。蹤。

冬日致京中吟友

魯巖

談。到。功。名。不。自。由。蜂。投。蝶。網。愈。尋。愁。霜。寒。慣。並。晨。鳥。起。地。老。自。與。倦。鶴。倚。詩。硯。封。塵。水。觸。手。岸。容。待。蠟。柳。低。頭。音。疏。雪。裏。君。休。怪。梅。影。縱。橫。畫。意。留。

感懷

毅然

舉。國。沈。沈。一。醉。顛。呼。號。無。路。恨。無。邊。瓜。分。聲。浪。揚。中。外。萍。寄。生。涯。識。後。先。西。北。風。雲。殊。可。怖。東。南。人。士。不。甘。憐。從。戎。有。願。思。投。筆。未。遂。雄。懷。百。慮。煎。

無我四首

箸超

蹉。蹉。復。恍。恍。自。莫。至。於。晨。盛。感。靡。所。聘。長。此。受。苦。辛。七。情。攻。不。備。六。欲。與。相。循。聰。明。多。勞。碌。造。物。何。不。仁。穆。穆。堂。綱。維。至。理。子。何。知。亢。極。必。有。悔。樂。極。則。生。悲。試。觀。貧。賤。者。氣。下。而。志。卑。盜。賊。或。可。作。而。患。乃。乘。之。試。觀。富。貴。者。丹。穀。而。朱。旗。顛。沛。在。旦。夕。而。身。卒。勿。思。飄。風。易。深。深。驟。雨。忽。絲。絲。銳。進。速。取。敗。高。居。自。可。危。名。者。卍。之。途。智。者。爭。之。隊。智。窮。禍。不。窮。名。在。患。卽。在。求。榮。反。取。辱。好。潔。轉。自。穢。一。部。擾。亂。史。包。羅。方。寸。內。天。道。非。

茫茫人身胡昧昧

俯察諸萬物演義亦碎瑣象有齒焚身腐有香賈禍能燭運以煎能膏蘭以火要脫此樊籠除非沒有我

爲友人題湖上騎驢圖

平章一筆抹功勛欲挽銀河讓翠裙天子聖明臣何力甘爲湖上老將軍

詞

湘春夜月

笠杖

尙勾留嫩寒天氣蘇州却把十載狂名消受是紅樓別有會心人遠正餞春逃夏忽又延秋恨短歌斫地長征策馬難繼前游空亭步履風聲在樹明月當頭露濕衣滋還似那曲邊呼酒痕淤香流銷魂甚處念去來今弔荒邱到此際倩伊誰料理情絲恨縷都挂簾鉤

遶佛閣

畫眉翠斂啼淚粉落涼沁簾館蓬秋飄短懶看瘦蝶尋花過閑鶯會期又滿魚雁信杳人望天遠愁思幽婉去時把手春波漲村岸路隔共明月夜坐無眠拈綵線窗紙碎鳴蕭蕭風打面正寒草霜枯腰帶弓箭此情誰見悵寄與寒衣香散緜亂唱刀環寸心迴展

金縷曲送東蓀弟之日本

孟劬

藝林

十一

藝林

十二

迴首銷魂地。莽西風雁聲四塞。暮煙凝紫。亂後湖山秋筍賤。撻了三分。變徵問何日。黃龍東指。滿目車塵。憑闌望。鬪。衫。都。是。啼。鴉。淚。清。夜。舞。為。君。起。臨。歧。斗。酒。須。重。醉。算。連。江。沈。沈。夜。雨。故。人。有。幾。煮。海。孤。燈。神。州。夢。兩。地。寸。心。而。已。是。男。子。休。教。情。死。一。紙。滄。浪。殘。盡。稿。待。他。年。收。拾。扁。舟。裏。三。尺。劍。向。天。際。

阮郎歸雨後快晴郊外閑步悵然成詠

一些兒雨。一些雲。今朝真個晴。去帆遠水綠鱗鱗。白蘋愁殺人。花壓發酒沾唇。人生無那情。杖藜扶我過橋行。翠禽三兩聲。

壽樓春

皋橋酒座招小鬟度曲時盆花盛開欣然沾醉感音而作不知司馬青衫視此何如也

陪深杯。流霞有雙鬟。顧曲宮鬢堆鴉。却稱裝成金屋。載來名葩。雙燕子。今無家。甚賞音。偏逢天涯。歎柳眼還。稚桃根。漸老春色二分差。清臥擅風流。誇對飄蓬身世。如錦年華。抵得江關詞賦。白頭同嗟。尊易盡。愁難除。看泥人。芳思交加。趁一幌屏山移來。好花紅上紗。

浣溪沙

東蓀

萬里西風欲暮秋。城笳起處獨登樓。那堪醉眼看神州。此日生涯悲漢土。他年心事負吳鉤。可憐回首兩悠悠。秋老深山落木多。中原回首意蹉跎。夕陽西下奈君何。高處凭欄低處笛。醒時垂淚醉時歌。依然風雪滿關河。

菩薩蠻庚戌秋詞

枕亞

窮秋相望征衫冷。天涯到處萍飄梗。落日一登樓。烟波渺渺愁。
哀猿吟不絕。歸夢應嫌短。試聽鴈奴呼。鱸魚有意無。

鷓鴣天

兩鬢飄蕭奈爾何。闕天踣地一身多。小窗明月杯重把。大地秋風劫又過。
拚痛哭。送悲歌。算來孤負魯陽戈。年年一掬黃花淚。添入茫茫血海波。

踏莎行

一徑荒榛三更敗。壁聲冷破秋寥。寂閒人欲問。半閒堂草根殘露時開。滴。
何恨難平悲鳴不息。兒童有意相尋。覓白楊衰草戰場開。西風老將驕無敵。

太平引

燈前清淚落紛紛。短劍尙隨身。對酒莫論文。笑從古英雄幾人。
西風無恙河山破碎。血雨洗乾坤。極目望秋原。只一片殘陽亂墳。

點絳脣

落魄半生詩名。飽福居然共錦書。鄭重一字千回誦。豆子雙紅。誤下相思種。擔驚恐。秋風吹夢。心似蠶成蛹。

和斷腸詞調寄清平樂

天放

藝林

十四

韶華瞬息佳節又雙十。獨客尋懽病未及。那更荒村蛩泣。消愁痛飲。今宵詩懷不耐推敲。寫盡平生心事。夢回月轉花梢。

浪淘沙

鴛春

紅豆種心苗。離恨難拋。東風吹瘦沈郎腰。怕是相思無主意。淚漬鮫綃。別緒寄芭蕉。魚雁迢迢。嫦娥消息阻藍橋。一自梅花零落後。愁到今朝。梅瘦雪魂騷。燭影紅搖。窺詩酒可憐宵。舊恨新愁千萬疊。剝繭抽蕉。燈對落花挑。真個無聊。穩歌一曲體心描。還却幾升灌溉債。依樣魂銷。

玉京謠舟行鑑湖

箸超

樵唱漁謳裏。網取湖光隱約。蓬萊紫雲樹。留人就船買得魚美。杜荀鶴句。就船買得魚偏美。爲厭歷舞館歌場。換一幅青山綠水。三百里輕舟停處。剛逢酒市。琴書載入煙波。明月清風伴閒身。終始幾處詩樓。古人亦已往耳。問誰家點綴仙源。多半是棗桃。豔李試佳句。春曉樓臺差擬。

道

記

五
味
書



游記題詞

超 著

儘有少年膽氣豪。天山雨雪綴征袍。鷹搏九萬青
雲路。此是男兒第一遭。

湖海飄流西復東。半詢漁叟半樵童。漢宮楊柳秦
臺月。都在書生太息中。

滿懷綠水與青山。爲寫心頭往復還。日下江河誰
管領。飽收圖籍濟時艱。

遊記目錄

燕魯奔波記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

頤和園遊記

愛宕山遊記

悔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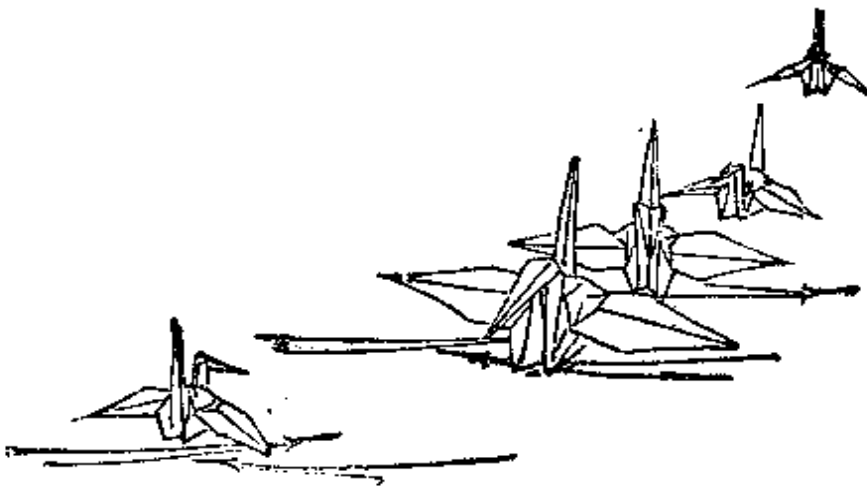
肝若

悔原

岑樓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游記

燕魯奔波記

悔原

八月三號。陸軍部派代表魏某臨清河。頒發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第一期生卒業證書。領受者計八百餘人。此八百餘人。蓋千餘中之殘留數也。當元年夏季。學校初開之際。萃全國學生於一室。爲數千二百。濟濟雍雍。甚盛事也。嗣後痛憤學校之腐敗。自行退學者。有人。牽於解散風潮。二次政變。不得終學者。有人。死於疾病。死於勞役者。又有人。於是一而十。十而百。集少成多。多至二三百。而畢業之數。乃僅剩八百餘矣。

八月四號。校令集合步馬砲工輜五科生。酌量咨送於北京奉天山東各駐軍。入伍練習。與士卒同甘苦。自中國創辦軍學以來。以學生而學習兵丁動作。此其創舉。意甚善也。予性怯懦。乃隸輜重。輜重者。壯士之所鄙。而予獨樂就之。所謂人各有志。莫能相強也。

午後一點。汽笛驟鳴。車悠然南下。二年故居。一旦長別。雖非大好風光。亦有足以資吾人研究者。濡筆記之。以備檢閱而已。

清河距京十八里。爲郊外重鎮。往年京張鐵路未築時。蒙古王公。以及營業庫命之商販。來往都門者。道必由之。鎮西爲預備學校。校西即清河車站。站距鎮約五里餘。鎮之附近。地勢起伏。土性沃腴。第周道不平。就鎮與北京言。自德勝門而北十八里中。無半里坦硬之路。旱則塵沙刺目。雨則泥濘足艱。且洋洋官道。往往陷入深際。有水。

泉。漑。漑。流。道。旁。之。勢。其。不。便。行。旅。可。知。矣。過。此。以。北。山。岳。巒。嶺。流。沙。橫。隔。雖。有。飛。將。軍。恐。亦。難。從。天。而。降。吾。謂。民。國。而。欲。收。復。蒙。古。且。終。得。保。有。之。麗。色。於。中。華。領。土。之。中。無。論。外。蒙。之。獨。立。取。消。與。否。苟。不。急。於。交。通。謀。便。利。則。鞭。長。莫。及。之。虞。將。無。所。逃。其。咎。也。鎮。之。中。間。有。其。形。如。帶。之。清。河。斷。絕。南。北。交。通。人。民。藉。橋。以。渡。橋。石。築。雖。笨。拙。而。堅。固。異。常。鎮。之。居。民。除。少。數。漢。回。外。盡。屬。滿。族。所。謂。滿。漢。雜。糅。之。區。也。其。他。若。二。旗。三。旗。鎮。白。旗。等。村。則。罕。見。漢。人。之。足。跡。矣。余。總。角。時。聞。鄉。先。輩。言。滿。清。入。關。畿。內。漢。族。無。存。者。詩。云。周。有。黎。民。靡。有。子。遺。彼。其。時。也。吾。族。大。劫。及。今。猶。令。人。想。見。其。慘。狀。鎮。左。右。村。落。之。名。稱。其。尾。俱。綴。以。營。字。聞。者。知。係。當。年。旗。丁。之。駐。所。至。其。餘。之。純。粹。旗。民。居。住。則。另。有。特。別。標。幟。村。之。名。蓋。為。某。旗。營。也。營。周。環。以。土。圍。儼。如。城。池。營。內。房。屋。櫛。比。式。樣。一。致。營。之。正。中。有。官。廳。一。所。以。轄。御。營。內。之。居。民。聞。此。等。建。築。物。無。一。非。備。自。公。家。故。整。齊。劃。一。不。露。貧。富。懸。殊。之。象。旗。人。男。女。界。不。甚。嚴。婦。女。有。出。入。交。際。之。自。由。似。近。歐。美。之。風。且。均。屬。天。足。雄。武。有。力。尋。常。家。庭。間。井。臼。糶。之。役。皆。由。女。人。任。之。孟。子。有。曰。聚。妻。非。為。養。也。而。有。時。為。養。殆。預。為。旗。人。說。法。歟。大。約。清。河。旗。俗。枯。惰。特。甚。不。聲。色。則。狗。馬。存。得。過。且。過。之。心。少。年。壯。士。半。豚。尾。密。結。束。帶。袒。胸。搖。搖。擺。擺。橫。步。閭。巷。不。向。無。賴。尋。是。非。則。與。蕩。婦。賽。眼。光。斑。白。老。頭。多。京。靴。緞。帽。寸。其。地。珠。其。額。衣。寬。博。而。行。方。步。腰。懸。數。荷。包。口。啣。竹。煙。袋。坐。而。瞑。目。如。僧。參。禪。不。是。自。說。自。話。則。向。鄉。愚。吹。牛。至。紅。顏。裙。釵。翠。朱。睨。似。漆。脂。積。若。粟。衣。短。袖。之。長。衫。樹。尺。高。之。門。簪。着。柱。心。履。一。顛。一。倒。好。倚。門。或。當。街。以。戲。憶。予。初。至。清。河。偕。友。入。市。耳。目。所。及。幾。無。男。丁。棧。台。前。舖。戶。中。交。易。上。客。市。菜。購。物。者。莫。非。衣。

敗絮負行囊。年近二八之女。釵尤可笑者。則持一文錢。徧購辛酸苦鹹甜。不得則向售主。囑嚶不已。余疑爲此女兒國也。詢之居民。乃知不然。吾見其人。吾聞其語。吾追維少時。把玩購自坊間之無賴形色。鬪婦女奇裝影。而信「只有說不到。沒有做不來」之諺。之大有閱歷也。是皆余所目覩。並非設意污蔑之談。

都城之內。滿人婚嫁者。當新人合卺之第一夕。東方未明。男必遣人持血污一幅（名曰落紅）齎至女第。未至其門之半里許。卽高唱報喜聲。聲不絕如鷄人報曉者。然至則女母慍愉非常。款犒逾格。并趨車來視女。時其婿則鵲候門外。向之跪謝教育新婦之恩。否則女之家人惶恐萬狀。不敢逕造男第。而新婦亦難脫不貞之羞。聞緣此致獄者。實繁有徒。云鄙風陋俗。殊堪捧腹。旗人生兒。解袍之後。令枕木板。及其他之強硬物。磨壓枕骨。擠爲扁平。而俾頂際突起。自後視之。驟成四棱形。蓋預備冠戴頭頂。大帽高置額後。足以雄壯觀瞻也。故滿漢民族。無問關內關外。駐防護衛。察其頭顱。卽可一望知之。

旗人又有豪飲貪食之特性。不獨下等社會爲然。卽上等人物。亦與生俱來。五年前。予游保陽時。聞耿鵬生先生云。速成校中。旗籍生較漢籍生。津帖爲優。每逢頒發。則一般京腔執綉。便結黨成羣。狼吞牛飲。不燈不歸。歸時仍捆載蠟燭。如劇役購餐料者。然不三日。金盡囊罄。一切日用。遂乞憐於丁役之前。恒有債臺高築。抗負不還。至受其挪揄而不恥者。是亦一極可非笑之事也。

一點十分。過清華園車站。站之西北。清華學校在焉。清華園者。滿清醇王（光緒之父）之別墅也。自美人退還

賠款爲留學經費後。清政府即建設此校。爲留學美國生之預備講習所。司教席者男女參半。且美人爲多。聞其教育之得法。冠諸內地。以視英人之以鴉片餉我中華也。孰爲文明。可不言而喻矣。

一點二十分。過西直門。西直門者。元年時。予每週必經其地。自政變後。爲避元規之塵。不與帝都接近者年餘矣。故西直門三字。亦久不入予之眼簾。余乃稍停車時刻。對車站稍盡故人情誼。作最後溜覽。目之所之。見站台規模擴充數倍。迥非前日簡陋之狀。客廳外有官廳焉。（官廳專爲迎送西北邊務上之文武長官而設。）寬廠華麗。俱非客廳所能比。路警之外有軍士焉。荷槍巡視。頗形森嚴。貨客之外有行人焉。來往如鯽。上下似梭。從此京張路線將由貨路而一變爲客貨交乘之路。蒙古事變。寧非京張線貿易上之幸運也。耶。時軍警之中。巍然而立者。有一身服中級制服之軍官。佩金獸帶。鹿盧氣宇軒軒。不可一世。審視之。則僕學被革之方某也。方某河南人。自退學後。即流寓京師。京師者河南人之勢力中心點也。故軍部咨行各軍政機關。不准錄用被革學生之通令。自其他之有勢力者視之。已直等虛文。何況河南乎。方某遂以河南人三字之力量。得膺職軍警稽警局煌煌策命。授爲將校。然此猶河南同人之佼佼者。若袁某（亦余同學）尹某。則以僅識之無之乳臭小兒。而濫竽政界。月糜數百金矣。然此猶爲識字人讀書人。其他之以鄉野愚庶。列官分職者。更僕難數。謂予不信。試一覽民國官場一覽表。考其族籍。當信予言之不謬。史云。有周之初。周之子孫。非愚昧者。俱列茅分土。西漢末。王氏當道。子弟親戚多踞要津。今之時。蓋復古之時也。吾聞之周某云。（周某前曾肄業附課。連現充某營副官。亦以學術不

及格而被革者也。我無片長。只會食飯。雖然我河南人大總統一句語。周某就把洋刀掛諸君。且無輕鄙我也。其言戲而虐切中時弊。一般勢力眼而懶惰不事事者。遂奉其言爲典要。爲護符。孰謂周氏之子。優者（時同人多呼周某爲傻子）

三點一刻抵豐台。豐台爲京奉京漢京張三路之交匯地。北至北京南下漢口西北至張家口東至天津由此而南達浦口北向出山海關。俱不能飛越。豐台必於此稍停驛焉。是以豐台車站佔路線上之緊要位置。其執事人員得與各路總站員司列同級。食同薪如就乘客之便利論則普通客車（三等客車）京漢稍優京張最劣。京張車之座位。屬長木板之倚於車壁者。容人太少。地且污穢。而廁所又設於車之中間。便溺餘濺。時及廁外。夏時尤覺臭惡。妨礙衛生。且其兩車接連處。無尺餘隙地。乘客不能立身車外。呼換空氣。故塔京張者。苟非手頭闊綽。購二等票。必困頓殆甚。予自清至豐爲時無多。然客車太少。不得容身。當六月之間。炎氣如蒸。予乃棲身於門車中。（門車者左右有兩鐵門。周圍均鐵板。無窗。無漏蓋。裝運石灰之車也。）以人作貨。坐臥無地。苦哉此行。等於流戍。至站後。咨送員張德山君。至票房換票。綠京奉非國有鐵路。自豐至津。勢必另行易票。而後可。不料票房中有英兵數伍。指張君而謂之曰。解佩刀來。俾我收藏。俟行時發還。夫軍官佩刀。乃國家之所特許。亦軍人特別之榮儀。何物英兵。乃屈辱民國之軍官如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即約章昭昭。載明管理保護權歸之中國。自民國元年北京兵變。後國內之秩序。既不克保。故英使藉保護鐵路之名。硬派英兵數百駐

紮此地。嗣後政府屢事交涉。該國仍置不理。國弱勢微。如強權何。大約吾國軍隊與軍官之經過此地。受其留難。解除武裝者。蓋不只張君一人。亦不自今日始也。

六點車始開。計停二點之久。至天津已十點矣。夫京豐相距不過三百里。需時如是。而車之速度可見。此數句鐘內。金烏西墜。炎威稍戢。明星天爛。清風徐來。予乃得倚行裝假寐。數刻一蘇。委頓暑困。既去。飢餓遂來。急赴車至大胡同。則旅館廚空。無物可食。更復南下。遇車夫呼喚。道路問曰。下去下去。不知其何意。問之。蓋指到三不管而言也。予遂應之曰。下去。比至。見行人熙攘。接袂擠眉。如日方中。知此間殆別有天地。以晝繼夜者。固中國各商埠所謂之好現象也。然識者惡其闐矣。急不擇食。飽餐而歸。腹果神疲。人之恆情。乃與張君子英。騰隴間。自三不管到新站。爲路六七里。未知車行若干時。下車叩時。計則時針已橫指一二之交。站台之前。有果品攤者。攤上陳各種汽水。俱係國貨。就此一端。知中國實業之狀況。逐漸進步。惟爲力太微。無補國計耳。予口奇渴。購玉泉山（汽水名）一瓶。問其價曰。三角。玉泉山。北京之所產也。在京售二角。而不足。京津咫尺之遙。幾爲運費增高三分之一。交通之不便。殊可虞也。予自清起行。戰天時。戰地。理戰。飢渴。終日風塵。予病矣。急思寢。顧新站左右。溝渠環列。蚊大如蠅。聲如雷。隔衣隊及膚。紅腫暴起。若胡桃。無已。拱立高處。借風代扇。乘筆而作日記。聞殷智菴云。現在梯橋橫豎。國旗空懸。之津浦鐵路總站（亦名新站。別乎老站而言也）即數年前。基不百步。房僅半間。之士築行台。以供督撫之往返。京津而乘京奉車之用者。今日自督轅以迄站臺。長至四五里之新馬路。樓閣高聳。緯路

線繞每畝價昂數百金。即前數年之畝。不百金。人烟稀少。一片荒涼場也。予聞其言。不禁驟生今昔之感。曰。人力之鉅。有如是耶。地理固可恃乎哉。無何。鷄既鳴矣。東方明矣。蚊于伏矣。余筆亦高置。學宰我之晝寢。

八月五號二點。至德州。余仍在夢中。聞喧嘩聲。始驚而覺察之。蓋買薰鷄者之呼喚也。予自天津就寢後。車何時開。寂焉若罔聞。經若干站。停若干次。俱未能破我好夢。但覺一覺醒來。汗衫透濕而已。夢能忘。勞夢亦能解。憂毋怪中國人之善夢也。予聞德州薰鷄著名。濟北屏門錯過。識者非之。乃拭目而探首。窻外車之周圍。幾無非售薰鷄者。提籃肩篋。手召目語。量重論價。交錢受物。又無非薰鷄之交涉也。購而啖之。味亦平常。視他處鷄魯衛之政焉。

德縣濟南。北藩天津。南關燕魯。分界水陸要衝。當河運之未廢。漕艦傍岸而林立。泊津浦之告竣。鐵軌橫穿以南。下予欲烟塵瀾漫中。及今猶得見路之西城之益。西距城二三里許。有松木高植。帆船徐行。聞夫鐵路成。而舟子憂小輪通（自津至德）而航人悲械力勝於人工。淘汰屬於天然。惟競乃進。有較斯善。識時務者。獨不知之耶。德縣出產品之大宗。爲草帽。餅。

城之西南四五里。鐵路之右。連河之左。有製造廠。濱河益近。吸用其水。槍砲固非所能製。零件均得以自理。近年來。遂漸擴充。成績卓著。已居江北子彈製造廠之首位。德縣他年軍事商業上之位置。殆未可量矣。（未完）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

肝若

遊記

七

余僑居瀋陽四五年。足跡所至。東及鴨綠江之鐵橋。南及營口。西入關。北至哈爾濱。惟大連旅順間。迄未得一躡其地。以覽此兩度變色之山河。殊爲憾事。茲者。南中豪傑。揭竿起義。余方主持瀋陽大中公報筆政。以紀載翔實。疑似褻祖。觸忤滿大吏趙爾巽。於武漢起義之越四日。辛亥八月二十三夜中。一時遣緹騎逮余入獄。幸也未遭毒手。至九月七日始出獄。時大中公報社之十字封條。猶未揭焉。意不如暫避其鋒。大連之行。於焉遂決。惟南中消息。則已愈傳愈緊。得家書。知余仲弟次頤復方出入鋒鏑間。奉老父慈母及諸眷屬。由寧至滬。而彼則又赴蘇就他務。故促余南飛甚急。然余之志實不在此也。畧將此間婦稚安頓之。携一僕。荷一囊。竟脫然就道。汽笛一聲。雄心勃發。一若此行之目的。有不僅在瀏覽風景者。但捫心自叩。則又不自知其目的果何在也。莽泱中原。逐鹿正酣。北望愁雲。南聽鋒鏑。一國之存亡。一家之離合。一身之顯沒。咸以此最後之五分鐘爲卜。而余乃負此好身手。竟自陷於跼天踏地之中。而又作此半忙半閒。似是而非之旅行。則亦不可以已歟。九月十九夜九時。記於南滿汽車中。

此時之余。自由極矣。回憶夫獄吏之呼叱。楚囚之夜泣。以及鐐鑼鐵索。種種不堪入耳之聲。若置身霄漢而聽苦惱衆生之在下界受諸孽障也。佛說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余乃既入之。而亦不過枉走一遭。罪過罪過。余心不能無躍躍也。

車中擁擠異常。携男挈女。時聞鄉音。蓋寓奉漢人自相驚擾。紛紛謀遷地爲良計耳。余不禁竊笑之。依余歷年所

觀察。覺奉天一隅。滿漢二種人。實較內省爲融洽。漢人居客地。既決無排滿之理。而當地滿人。膽小如鼷。體散如沙。更可保其決無仇漢之志氣。及能力。若革命分子。則潛伏於此者。雖大有人在。但尙非佔領東三省之時。無意識之舉動。可憐亦可嗤也。余爲此語。實一大漏洞。苟當時有詰余。以此時革命軍。何以不欲佔領東三省者。則余將無以應對之。勢非支吾其詞不可。蓋此時革命軍與日俄兩國交涉。猶未安也。

余坐一等室。畧舒展得睡片時。同室者無一中國人。以日人爲最多。有一德商。時作不規則之日語。與並坐者談。聆之殊堪發噱。其他日人所談者。大半爲我國革命軍事。有驚訝者。有誇獎者。有代爲侈張者。有代爲擔憂者。竟絕未聞一誹謗語。惟談及滿廷之慌亂失措。則又羣相鼓掌。余聞之。亦不禁胡盧。不意適爲一武官所見。因即詢余。知日語否。余知不能隱。遂以畧語答之。於是互相通詢。有一庵谷枕者。係瀋陽巨商。見余刺。率爾曰。知君之名久矣。君非大中公報之大記者乎。余諾之。於是即將余被捕各節。代爲宣告於同室諸人。由此及彼。頗費一番唇舌。許子不憚煩。余實不知其何故。從此室中人之視線。遂畢萃於余身矣。

夜中至大石橋。停車畧久。購得清茶一杯。餅乾一袋。既充飢。復解渴。適然也。出車中所購之日曜畫報閱之。見滿載革軍之諷畫。其第一幅爲一法蘭西人所繪之軍神發怒圖。意寓我國革軍之猛勇。且自比於德帝所作之黃禍說。以此觀之。足見我國民軍起義。法國人之贊同。已臻極致。蓋亦因其國之政體使然也。

行篋中有龔定盦詩詞一卷。乃靜姬以余愛讀此書而爲之裝入者。余欲避日人之絮聒。遂取而展讀之。集其句

成詩四截。與耶比耶。讀者當能知之。詩曰。

沈沈心事北南東。我亦陰符滿腹中。枉說健兒身手在。拂衣行矣如奔虹。
忽收古淚出長安。始信男兒識學難。避席畏聞文字獄。霜臺擲罷倚天寒。
我所思兮在何處。抱微言者太史氏。一事平生無憾氣。漢朝儒生不青紫。
天風鸞鶴怨三生。雙負簫心與劍名。吟到恩仇心事湧。看他潮長又潮平。

二十日晨六時抵大房身。因憶去年東省發見百斯篇（鼠疫）本社社員蔣夢梅適南歸。因檢疫被阻於此。備嘗日人之種種虐待我國人滋味。余乃爲之盛情揭載於報紙。致國人倡議。不坐南滿車。於是該國人之機關紙。盛京時報。與本報大起文字交涉。嗣經本社特派專員實地調查。其真情乃畢露。而該報亦遂理屈詞窮。故大房身。實大中公報。戰勝盛京時報之紀念地也。此地停車不久。曉色溟濛。中車駛如飛。據窗一望。見遠山隱翠。平濕堆黃。而一二山野人家。籬落間。尙有殘紅。足見其氣候已較奉天差遠矣。

七時抵大連停車場。因其地較低窪。故其建築法與他處停車場略異。既出站。即喚街車。車皆俄國式。所駕之馬。其背上駝一大皮圈。不知何所用。過日本橋。此橋頗寬闊。兩旁橋欄。裝有燈球。遠望如香蓮花。蓋日人既得此戰利品於俄人之手。而建此以爲紀念者也。

該埠外表雖甚壯觀。華商之營業。實不及日商之二三。所有華商皆山東人。不過從烟台分來之一小商團耳。智

識淺。陋眼孔窄。小而費本亦甚微薄。欲望營業之發達。其爲期實甚遠也。

該埠營業中有最足令人注意之一事。厥惟鴉片。東三省烟禁最嚴。於兩年前早告禁絕。而該埠則自今年起。始設立一煙膏專賣局。（聞亦係華商牟利之所影射。）黑籍中人咸須向官署報名領票往售。（仿台灣辦法。惟寬嚴不同。）然市上煙館依然林立。但不許懸掛清管冷籠等招牌。掩耳盜鈴。大是可笑。至飯館酒肆娼寮客棧中。則無不設有烟榻。一燈二槍。排列整齊。均可任意供客。想此等景象。今日通國之中。除該埠外。定屬罕見矣。是日首訪劉熙庭於南山。互述欽慕之忱。劉多憤世語。余不是之。以今日之日。正大有爲也。何爲自短其氣。若是午餐後。訪日人金子於秦東日報之編輯所。秦東日報乃我國人之資本。而由日本人所組織者。金子即該報主任也。年僅三四旬。鬚眉皓然。望之如六十老翁。倘亦彼國之所謂浪人歟。余刺入渠。即出遊。有陳美五者。先在座。云是該社之理事。遂互相傾譚。金子頗以武漢事相詢。且多及黨中隱秘。及諸黨魁歷史。余盡所知以對。猶若不歷其所欲聞。蓋彼實確斷余爲黨人之一分子。以爲必能洞悉黨中之底蘊者也。（該報前紀余被捕事。直以革命黨三字冠余名。似毫無疑義者。）雖然。余果爲黨人耶。抑僅他人心目中所謂黨人耶。抑余之怪僻性情。自信有迴不能猶乎人者。而世界之中。偏有與余大表其同情之人。肯引余入黨者耶。余因是且自滋疑慮。

二十一日天微雨。醒時已十一鐘。因車行困頓。而夜間復作長譚。故不覺失睡也。是日見山奉天避難而來之男婦益多。中國客店。人爲之滿。且多熟識者。就詢奉天情形。則咸謂一二日內。必有革軍起事。業已發見東三省大

都督之文告。余聞而疑之。其時各地黨人。未經聯絡一致。咸擬揭竿響應。此等事容或有之。故其後奉天一處同時有七都督。有二兵學生負旅行具匆匆來。詢南行船隻甚亟。余觀其匆迫狀。止而詢之。一生曰。聞君音。知亦南方人。盍不隨我儕同行。爲故鄉效死乎。余爲之肅然。同鄉嚴覺止亦挈其眷屬寓是處。余與覺止在奉無一面緣。渠在寓主人處見余刺。乃遣余室相訪焉。

大連最高級之官署。曰民政署。民政長官白仁氏。余在奉天時識之。遂往訪焉。約譚三十分鐘。略得該國政府對於我國革命之意嚮。乃欣然而出。然余之往訪白仁氏實有故。因兩日之中。承該署之巡查及暗探。屢次光顧。且必詳詰來往地點。及余到連之目的而後去。而本日滿洲日日新聞暨遼東新報。均載有余來遊歷之新聞。日日新聞之標題爲（奉天大中公報記者沈肝若來了）中有避難耶。遊歷耶。不可思議之運動耶。其目的不明數語。遼東新報之標題。則爲（名士來遊）記載之語尙率直。不過謂余因嫌被拘。將藉壯遊以消胸中之塊壘耳。兩報之語。雖皆出於猜測。然亦足惹起一般人之注意者。用特往訪白仁。以余來意述明之。使不致另生枝節也。歸寓晚餐。以食品過粗糲。却之。適寓主人又來邀觀劇。遂與之同赴對門某酒樓小飲。藉以充飢。樓爲山東人所開。其烹調法。不能適余口。而寓主人則恰如屠門大嚼。早已既醉且飽矣。隨後問酒保索觀劇目。見並無紫合春奎其人。蓋兩伶已於三日前往也。余興致爲之索然。擬不踐觀劇之約。寓主人仍相強不已。乃姑偕之行。中途見勸業場中出入之人頗多。因是晚場中各商店正贈送福引券（贈物券）也。余遂借此作變計。強寓主人同

入之。然日本商品爲余所習視。實無一當意者。且原非爲購買商品而來。故各物皆畧一瀏覽。僅購大連地圖一紙。及新出版之畫報二冊。費日幣四十餘錢。得福引券一紙。出領贈品。乃茶杯五個。製造雖粗。亦須值幣四五十錢。余即以之贈寓主人。窺其狀。極欣喜。小利之容易動人。有如此者。旋又入一日本書肆。購得社會學書數種。及太陽報一冊。閱時計已十點矣。遂歸寓。

該埠道路寬闊。兩旁水門汀路。亦頗潔淨。且多植樹木。蔚然成列。雖極熱鬧之街衢。如本鄉町伊勢町等處。亦咸有樹木。非若上海之南京路福州路也。路旁商店除日本店舖外。中國商店無極大者。西洋商店亦罕觀。蓋日人之愛用其本國之貨。實有特性。無論貨物之鉅細。即一勺水亦覺非汲之江戶川（在東京）不甘者。此等習性。其利益不過使金錢不外溢。然該埠商業不能擴展。亦未始不因是之故。試觀德意志經營青島。曾幾何年。而已凌駕乎大連之上。其大原因。雖由於投資之多寡。然亦適足以見日人之器小耳。余是日所歷之途徑。殊不少。東南半部足跡殆已遍。港口船埠。建築尙堅。成一口字形。其一方面之在海中者。猶未完工。盡頭處燈塔一座。絕高。他日由海舶來該埠。於入港時望之。當有奇景也。民政署在該埠之中心。其規模尙宏壯。前有廣場。一曰中廣場。中央設一巨石台。登之可望見全埠大概。現方在該處建築一極大之旅館。謂是專供滿鐵會社人員之行樂者。由滿鐵會社撥款五十萬建築之。未知確否。書至此。時鐘已報十二下。遂擱筆。倚枕閱新購書數頁。卽睡去。二十二日。時睡起又十鐘矣。昨夜睡未久。忽聞鄰室起訴詬聲。繼之以敲扑聲。嗷泣聲。蓋鄰室爲一暗娼所寓。

該埠娼妓多在西崗高等者居電氣花園後次者居遊廊捐頗重以避捐故遂賃華人客棧爲巢穴故客棧中比比皆是環余室而居者不知幾何有雛妓年方十四五此三日內無一客至鴉婦遂大肆其威嚴自一時至天將放曉晉聲哭聲猶未止余因之一夜不得安眠正思此種人真無道德心乃如此擾害公安不意左鄰花姓客竟因此大聲叱罵且代此伶仃小女子大抱不平以明晨必將爾等捉將官裏去嚇之該鴉婦唯威遂頓殺左右作招陪語余等乃安寢噫孽海中固大有可憐鳥也

余方起接王兩人書蓋渠得熙庭函知余已至連因來連余也余本擬即日往惟更有必欲見面者數人猶未晤不得已姑緩之當即繕覆函約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抵旅順

十一時日人佐藤來訪余留學該國(西京帝國大學)時之同學友也現方服務於滿鐵會社頗佔勢力余來時即函告之乃渠方有事於營口今日始歸來遂同赴松公園之鶴家御料理館早餐且招日本藝妓二人侑觴一爲歌子渠之舊交也一爲繁子乃代余所招者兩人色然皆冠一時而繁子尤艷且善酬應歌子則善飲佐藤亦一時酒龍惜余如蔡攸見酌便頗不能助若二人之興殊爲憾事耳佐藤又喜作俳歌酒酣耳熱嗚嗚然與二妓更番吟之其歌意則以彼國之幸德秋水況余擬和之不能也乃報以詩索紙筆即席成五律一首詩曰

對酒意如何無言倚太阿十年霖雨志一山大風歌海外多青眼樽前有素波伊人在天末飛夢到東倭

頤和園游記

悔原

京都爲首善之區。雄君代作。奢糜相踵。園池臺榭。所在皆是。其最可指目者。曰天壇。曰先農壇。曰萬牲園。曰玉泉山。曰圓明園。圓明園焚劫於敵。瓦礫焦土。徒令人觸目傷神而已。近時最著名者。則爲頤和園。

頤和園一名萬壽山。清西后養頤之所也。距城十八里。位於西北。玉泉山踞其西。圓明園峙其東。相間二三里不等。一衣帶水。半無點染。發源玉泉山。經頤和園。注爲昆明湖。繞圓明園之後。曲折而來。所謂清河是也。苟從事。闢置爲公園。則山明水媚。傑閣崇樓。寧非大觀。惜乎火者粉碎。荒者頽圯。只舉大頤和。獨樹錦幟。於是頤和園三字。遂牢記於遊人之腦中。雖路政不修。頤瞰可虞。觀光者仍馳騁而往。藉覽名勝。第不知瞻仰。頤之。餘曾念及此。我民脂膏。駢湊成數之海軍捐之遺骸乎。現時政府。利用此機。擬售遊券爲八旗籌生計。願行旅安危。遊人之衆寡繁之。衰衰當道。遂決議先修馬路。以廣招徠。而今海甸道旁。兵之聲。皆裂石音也。

余校在清河。當蒙人華商出入都城之要道。距京園各十八位。京直北。與園作等邊三角形。某月日。余偕冠者五六人。詠歌而往。願自京至附近各處。除道西直門（京西門）至頤和園。有慈禧遺御華洋合璧之馬路外。餘無聞焉。且塗址崎嶇。時患泥濘。尤以清河至頤和園爲最甚。幸青驢矯捷。冠於他鄉。騎以代步。未始非策。作京都附近遊者。不可不知此也。於是吾等乃款段而行。爭先逐後。意氣揚揚。頗覺自得。良以軍人特性。好騎馬試劍。迨抵園門。鐘鳴十句。枵腹而進。迫於時也。時園門守卒。只三三五伍。較之三年前。選騎林立。嚴若臨敵。百步之外。行人止足。

相。差。何。啻。天。淵。使。貴。胄。遺。老。及。今。而。見。吾。等。平。民。聯。袂。來。遊。不。將。疾。首。蹙。頤。如。村。婦。嘗。人。曰。何。來。囚。虜。且。何。福。今。竟。涉。足。園。庭。踐。污。宮。闕。是。皆。共。和。之。罪。也。然。而。吾。等。之。沐。浴。共。和。亦。只。此。一。端。

園。門。東。向。數。爲。三。曰。中。門。曰。左。側。門。曰。右。側。門。是。爲。外。門。門。前。數。武。左。右。列。陪。房。門。守。之。更。宿。所。也。中。門。額。題。頤。和。園。係。光。緒。手。跡。廠。闢。無。比。向。例。非。帝。后。來。殿。扃。不。開。蓋。賤。不。褻。貴。卑。不。踐。尊。體。制。使。然。也。近。中。門。旁。蹲。踞。丈。餘。石。獅。二。獅。間。限。以。叉。支。紅。橫。木。阻。人。步。越。名。爲。管。轄。木。清。制。凡。王。公。府。第。行。政。署。前。俱。置。此。越。之。者。處。以。罪。右。側。門。通。園。內。入。爲。仁。壽。門。數。如。前。是。爲。內。門。內。外。門。間。左。右。亦。列。陪。房。以。居。園。司。但。供。是。職。者。仍。豚。尾。繚。繞。紅。纓。補。掛。不。與。吾。人。同。中。國。門。內。有。仁。壽。殿。額。書。大。圓。寶。鏡。殿。九。階。前。列。銅。造。龍。鳳。各。一。荷。缸。二。香。爐。四。稽。其。時。光。緒。年。物。也。北。有。延。年。井。水。面。高。於。地。平。線。者。三。尺。許。味。清。冽。順。鑿。孔。而。西。以。灌。溉。其。後。之。牡。丹。南。有。牡。丹。山。山。南。爲。電。池。房。沿。山。西。南。行。遂。至。文。昌。閣。

文。昌。閣。建。於。穿。洞。上。閣。西。臨。湖。湖。名。昆。明。洞。間。置。門。以。隔。絕。南。北。交。通。北。則。瞰。盡。山。樓。南。則。飽。覽。湖。景。余。等。新。自。風。塵。來。急。需。呼。吸。清。鮮。空。氣。乃。踰。踰。而。南。

離。閣。而。南。東。垣。西。湖。間。十。數。尺。路。作。牛。瘠。形。行。約。六。百。米。達。臨。湖。之。涯。伏。臥。鎮。海。牛。一。係。純。銅。所。鑄。腰。刻。篆。文。文。爲。何。不。遑。誌。也。

經。鎮。海。牛。旁。仍。迤。邐。而。南。越。亭。閣。碑。碣。十。數。事。右。旋。向。西。登。玉。帶。橋。橋。長。十。七。孔。蓋。突。入。湖。中。介。紹。湖。陸。者。也。但。

亭閣樓題率繪色紋如廟宇未免有傷雅素。

橋西十數米達則儼然陸地。有似島嶼。陸上殿閣繁榮。至難指數。迎首而立者曰龍王廟。廟西爲某殿。殿後卽寒緒堂。寒緒堂者嵐翠閣之上室也。間之出入口。置於堂之東西遊廊地板上。覆以四尺之厚木。不識者雖繞室數匝。徒見堂下石房。接近湖面。苦難墜越而下耳。余等審視久。乃啓蓋側身入。內甚湫隘。慘暗無光。雖非幽處。却是曲徑。間道寬僅容人。上下階砌礪石。口北向。大若戶。高不及丈。無門作屏。額題嵐翠閣。左右聯以綠槐樓閣。山蟬響。青草池塘。彩燕飛。可謂言簡意該。描寫盡致。按嵐翠閣者卽石房也。房前層石道。寬不三尺。道旁圍石欄。高僅過膝。欄下層以石階。與湖面平。如遊者非由石道。向右言旋。當仍入間。余等出間登堂。奔而西。至日月澄輝殿。殿南爲釣魚臺。至是而陸步已盡。湖景無餘矣。

湖橋圓形。南北徑略長。東及北二面。涯築以石。計自文昌閣至玉帶橋之東。引直綫止。遙約八九百米。達只及縱徑二分之一。則湖之廣袤可知矣。余依龍王廟前之木坊。南望角門。若隱若現。露於垣壁。憑嵐翠閣之石欄。北瞻山閣。歷市海樓。恍在空中。登釣臺而太行脈系。似續似斷。有如西垣。察湖流則碧綠無塵。鳧來鴨往。恰類浮萍。山嶽鍾秀。清水不波。莫愁湖任人弔賞。滄浪水隨物洗濯。無意文章。長春不老。殤壽彭祖。到處鄉情。言念及之神馳魂亡。此情此景。名之不能無已。而首凝沉思。像物儀形。玉帶橋。其亞當橋。湖中陸其錫蘭島乎。贊曰。幽雅或不失賞。

湖遊既終。山懷未暢。穿文閣。循湖畔。巡循而北。至玉瀾門。門閉不得入。扶其門之西牆。側足以渡。越二重樓。面山麓。右轉以西。植然立者。卽玉瀾殿也。落鍵鎖。無片隙。探首院壁。玻窓處。窺見塵封。慘暗陰森。可怖。詢諸園守。曰：此光緒幽所也。夫背山面水。兵法指爲死地。慈蔭因以置其子。豈愛之能勿勞乎。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耶。

玉瀾殿西十數武。有東西橫廊一。前湖後山。間不容尺。其底平如砥。其長六百米。半曲半直。山與廊廊與湖之間。或斷或續。以大廈廣庭點綴之。按次序之。曰養雲軒。曰留佳亭。曰對隴舫。曰寄潤亭。曰排雲門。曰秋水亭。曰魚藻軒。曰三層圓閣。曰青遙亭。至是廊盡山窮。越某殿穿寄蘭堂。而北則停身山西。距石舫無幾矣。自東徂西。計由養雲軒以至寄潤亭。廊直如矢。下此則蜿蜒若蛇。迥異前殿。

舫內設錦帳。陳木榻。倚於一壁。距地不二尺。廣闊則丈餘不止。各殿橫榻。式皆類是。至其用處。遊人蓋不得而知。其他之設備。則奢靡逾常。奇麗駭目。然遙對玉帶橋。倚門而望。儼如大頭蛇。泗水西行。殊多活潑之態。

排雲門者。排雲殿之前門也。倏綽無倫。矗立中天。門前木坊。高益過之。至六七丈餘。額前題星拱搖樞。後書雲輝玉宇。甚稱得體。而坊門之出。森森松柏。縱橫成列。更壯觀瞻。門左右且蹲銅獅二。狀與圓門石獅無上下。

秋水亭西十數丈。橫南北廊。與行廊作十字形。但爲長無幾。該廊北端。有三層圓閣。望山色湖光。共一樓七字。南端建魚藻軒。軒南設釣魚臺。當日落星稀時。行廊上所綴雙行電燈。燦爛輝照。時登臺觀魚躍。吾不知其樂。將如

何也。

石舫位於寄蘭堂之西。有木橋以隔之。伏臥湖中。作南北向。高六丈。長百尺。爲大理石所膠成。雪白無瑕。潔淨如玉。自外觀之。儼然舟也。船樓兩間。緣梯而上。其地板之繪飾。精美絕倫。前後左右。屏以活動之玻窗。可顧盼如意。時有西婦數人。座而款茶。衣冠殊於儕輩。蓋婦人而膺爵者也。

下舫北行四十米。達曰延清賞。此樓與西北之澄懷閣斜對。渡某橋。至閣北。首爲桃園。次海棠園。次卽宿雲簷。宿雲簷者。與文昌閣爲異地同形之建築物。一角西北。一隅東南。西渠東崖。山之南北。遊藉以限之。 (未完)

愛宕山遊記

峯樓

日本江戸之城南。有山巒出。亭塔隱隱。煙霧霏霏。耳其名曰愛宕山。嘗欲乘暇而登臨焉。竊以日本爲東亞島國。衆山環拱。有什伯千倍於此名勝者。時有所遊。大抵足以增遊子之悲。曾不能心曠而神怡。於是焉閉戶盤居。舍在望之愛宕山而不遊也。久矣。今年夏。赴日友之約。飲宴於其上。亭也塔也。高可數層。煙也霧也。直上雲霄。落花風舞。櫛屋歡聲。縱觀四方。巍然江戸。不覺隨視線而牛毛。嗚乎。尼父。東山小魯之言。豈欺人哉。既而席散客辭。日友牽手手而作徘徊之步。隨告予曰。子知左面響聲震耳。數十百之煙筒逆續而立者。爲吾小石川區之砲兵工廠歟。規模宏大。製械精良。日儲月藏。足敷數年戰爭之用。西歐之不敢藐視吾日本。吾日本敢與西歐相抗衡者。蓋在於斯。予又知右面綠水汪洋。白波萬頃。有高大樓房。時映於眼簾者。爲吾大森海之海軍博覽會歟。飛艇陳

設。艦隊縱橫。每逢星期。若爾少將。登臺而演說空中之戰爭。若爾中將。登臺而演說日俄之凱旋。吾日人之稍明世界大勢者。賴此先覺之開導。過博覽會而西。則爲漁舟之泊處。遶歲貴國志士陳天華卽蹈海於此。今日留學諸子。猶有第二之陳君也乎。予聆其言。悵然難答。甫欲興辭。日友又喋喋不已。曰。子亦知吾內閣官署所在之地耶。今首相爲大隈伯爵。其人雖不能媲美伊藤博文。吾輩深信其有擴張領土之雄心。貴國國務卿則何如。以其言愈厲而愈難當。強叙他語而塞話別之責。蓋予此次之遊。最不欲增逆旅之悲。而以眼淚洗面於異邦也。嗚呼。雖不欲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至愛宕山之名何起。或曰。其地爲愛宕山。故名云云。



詩

話

劉文

詩話題詞

超 箸

螢。螢。寒。火。鎖。風。檐。肖。與。詩。腸。鬥。苦。嚴。準。惟。繩。風。吾。
務。大。但。憑。餘。興。到。香。奩。

乞。得。濃。香。佐。玉。卮。詩。家。本。是。無。常。師。古。今。不。乏。驚。
人。句。看。我。老。生。筆。一。枝。

晉。唐。風。格。最。高。渾。杜。苦。陶。甘。仔。細。論。多。少。錦。囊。收。
拾。起。放。開。眼。界。吊。詩。魂。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詩話目錄

夫須詩話

攄懷齋詩話

南
村

目
錄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詩話

夫須詩話

閩縣鄭太夷京卿孝胥海藏樓詩。茹藻而不露。斂才而不放。精能之至。迺見平澹蕭寥。高曠一語。百折唐之姚武功。宋之陳去非。往往有此意境。同時通州范無錯。明經當世。亦主張宋人者。思想筆力。亦復空世所有。然以較海藏。則猶不逮無他。一則極其才思。而才思極。一則不極其才思。而才思亦自無不極也。

海藏樓詩。風骨高絕。一篇之中。往往無精語。可見而氣韻自爾不凡。此最難到。其最足指目者。如微月云。殘霞紅。滿天微月澹不耀。豈知人定後。耿耿方相照。盟鷗樹雨夜。獨坐二首云。江聲定奇絕。氣涌如排山。忍寒吹燈坐。得意風濤間。風江已自豪。妙雜秋雨響。沈寥不可名。閉目試一往。霜夜云。酒溲纔堪助斷魂。燈清猶自伴微溫。窻前天共邊。愁闊莫傍星河望。故園望月懷沈子培云。天風海色颯成圍。倚倚三更萬籟稀。不覺肺肝生白露。空憐河漢失流暉。東溟自竄誰還憶。北斗孤懸詎可依。令夕太虛便相見。屋梁留照夢中歸。入山云。雲白山青青。望可數百里。我從山背來。對境心數起。待月二首云。峯明月未上。流碧滿庭除。空山獨吟人。百蟲來和余。夜色不可晝。晝之以殘月。幽人偶一見。復隨清景沒。

昔歲在都門。有友人視余一詩。紀嚴氏婦殺奴事。云錄之。近人某某集中。其名氏久已忘之。其詩則猶在篋中。也。稟遺奇。廟遠在黃雨。當之上。急錄之以實我詩話。琉璃廠邊殘月白沙土。園中血流赤雨兇。手刃色不動。是何

女子智且勇。婦嚴氏。吳縣人。兵部司務清泰女。幼隨父宦居都門。夫張鉦。同鄉士客京師。業商。買有張八者。鉦肆備鉦家。梁嫗潛與通。婦覺。議遣嫗。以鉦外出。姑含容。嫗心志恐洩。計塞婦口。敗婦節。辛丑閏月十九夜。鉦往三河。未回。輟婦獨與兒眠。左房嫗納所歡。給婦出。婦見。八心驚。猜厲色叱問。爾何爲。八已被酒。睨而哈。奴來與主相歡。諾直前擁婦。婦力拒。嘗聲哭。聲徹鄰宇。嫗搖手言。奈何許。八捉厨刀指婦。語若不予。從若安逃。若兒請先餐。吾刀擦衣作勢。闕如虎。嫗前奪刀。以身阻。謂八勿用強。謂婦勿聲。張聲醜難。溜不若相從。且謀樂婦。默久之。應曰。諾。八欲入婦房。婦曰。兒在床。嫗攔婦入右房。坐八眼。眈眈出。饑火嫗去。外廂八身裸。促婦登床。婦不可。汝但先寢。無吾催。吾視兒去。當卽來。殘燈欲燼。兒未寤。緊束衣。襦縛窮袴。膾刀佩刀。身挾藏。願以妾命。酬寒銜。從容秉燭。還右房。手酌秫酒。勸八嘗。八就婦。手累盡。觴頽然昏睡。斬大作。婦出。膾刀項邊。斫夢中疾呼。格刀落。鯽魚翻身。跛池躍。燈光一閃。屍壓衾。佩刀陡插。狂奴心。嫗叩闥喚張。八何太嬉。而叫。聒婦徐懷刀。開戶。延嫗入。含笑牀。樟。赫然死人。赤體眠。嫗出不意。魂飛天。乘嫗魄。視刃之斃。艾。戮。婁。猪。死。猶。侶。鉦聞。遽歸。心膽寒。婦曰。無愛妾。請官。詣官。自首。呈血刃。殺所當。殺律。勿問。楊君。請作紀事。詩我詩。徵實。憑識。辭嗚呼。今夏海疆寇氛逼。棄城撤防。走何亟。纖纖之手。能殺賊。嗟爾鬚眉。愧巾幗。

寄禪和尚敬安詩名滿天下。住錫吾郡。太白山。戊中之歲。創立僧教育會。文書旁午。仍復不廢吟詠。所著八指頭陀詩集。深潭王湘綺先生爲之叙。其五言古詩。大抵出入於六朝。初唐間。風格最高。近體亦清圓。流利。余最愛其

詠梅二語云。偶從谿上過。忽見竹邊明。眞足與逋老。雪後園林一聯抗手也。

古今詠梅詩多矣。然超遠得神之作。正復不能多。觀蕤苑傳誦者。若逋老之疎影暗香一聯。雖體儼入。微然未離。色相要是下乘。後語至若高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二語。儉俚之氣。直不可耐。吠聲聒耳。夫何爲哉。惟逋老雪後園林二語。及東坡竹外一枝。七字。庶足稱神妙品。余尤賞者。則老杜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二語空靈窈澹。又出林蘇之右。信乎詩聖吐屬之不凡也。然後人亦有迥出者。明宋其武之繩云。於人疎落似無意。寫爾高空正自難。近時林暎谷旭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却獨來。吾友應叔申啓墀云。失喜橫波一枝見。蕭然照眼數花明。皆所謂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者。亦安見古今人之果不相及邪。

余與應君叔申訂交最早。憶戊子九月自松江移家歸。時予方在髫歲。二三中表以外。無與往還者。一日叔申於表兄姚貞伯所。見予詩卷。極口推服。遂介貞伯而相見於姚氏。由是朝酬夕唱。無二三日不會面者。叔申長予一歲。予兄之叔申亦弟。畜予也。初遇時。叔申賦相逢行。予賦締交篇。幼年吐屬。無當風雅。姑寫存之。以爲我兩人訂交之一紀念焉。叔申相逢行云。長風刮天塵沙紅。青膚澀盡雙夫容。白日漉酒悲填胸。朝擊燕市筑。夕鼓龍門桐。荆卿已瘡中。郎雙十年歌。哭無人同而乃。眼前突兀見是公。予締交篇云。大易筮壺簪小疋。腐伐木人生重。交道甯論骨與肉。髻髮涉學林汲汲。求其族嚶鳴。豈不聞。鳧雀紛追逐。粲粲窈窕子。媿媿潔修沐。鬱鬱蕙蘭抱。隨風揚清馥。大海吹浮萍。靡靡城西屋。揖我謂我。感燕婉。展昏夙。嘿契照淵衷。嘉言扞深蓄。臭味良有爾。各各自歡足。穉

詩話

四

歲同里閉行止。夙乖局三年。淞水行塗軌。間川陸。玄鶴矯層雲。丹鷲棲穹谷。光儀亦非遠。脈脈感靈獨。幸茲接款。睇繡緒。託心腹。贈我瑤華枝。報之瓊茅束。河水何盤盤。山石何磊磊。相期永勿諼。努力保金玉。

鄞縣陸藍卿廣文智行以優貢選爲青田校官。予於庚子冬日道經青田。會賦一詩贈之。辛丑夏藍卿以試事至那城。亦贈予以詩。時君已病。右手不良於書。僅爲予口誦之。既別一月。遽卒於青田。才不勝命。可惜也。贈予詩云。才調如君亦轆軻。微官憔悴託山河。胸中朗朗生明月。筆底蒼蒼起大波。裙屐三河年正少。文章十載恨偏多。相逢欲作同聲哭。奈此人前涕泪何。予贈藍卿詩亦錄於此。稅駕芝田已夕陽。孤城風景自荒涼。眼中突兀見吾子。天末琴尊非故鄉。衰世官貧餘涕淚。空山歲晚惜芬芳。十年忽觸平生感。不爲君悲亦自傷。藍卿讀至結句爲長歎者再。

楊君石蠶。舊交也。自其稚年。卽喜從事於詩。時復賦一二章相質證。自然絕去塵俗。余就其性之所近。因以白香山詩進之。所謂漸進。每有所作。必就余商。可否。余痛繩之。石蠶勿忤也。己亥冬日。手寫石蠶詩草一卷見視。予爲嚴加刪蕪。僅存百餘首。篇章不多。而體氣清妙。自非庸手可及。茲錄其佳句。沙路尋詩拈落葉。石泉煮茗對寒花。高樓清酒琴邊綠。疎雨孤燈劍外青。竹籬高捲橫琴坐。三兩蟬聲正夕陽。又爲人題墨筆荷花云。星星蓮蕊泥金點。瑟瑟荷衣水墨成。略有幾分秋意思。便無風雨亦涼生。皆有疎秀之致。

吾黨中詩才奇譎。當推陳君皇童。乙亥冬日。同人舉歲寒小集。天嬰有歲暮雜詩六章。爲一時傳誦。茲采其尤佳。

者四章於此鬱憤之思以空靈竊折出之洵古之傷心人語也其一靈埃高萬丈日暮起焦思少壯足可惜開衿懷嘉時空山擊筑坐一室盡睢睢斗酒雖云樂歡華不上頤醴泉痲痲疾眇蹇終遠宜驪騮遭曲辨鐵輪爲之墜世亂無壯夫語高天不知矯首以徇飛何如循其雌其二揚琛以弭塵天末風還起地龍盤大澤道路無君子匪謂行路難恐遭靈芬棄世憐廬屋妾能爲逢蒙視啼嗥非我願蒼茫將安止脫我腰中劍嬉嬉吾老矣其四富媪抱坤維顛靈泣不已昔日卯金豐六龍五龍死一龍浴陰血沸火燒其尾穹居況無主赤鷗喧塵起我欲拔天槍踢天救龍子明河不可度誰云天尺咫再拜祝招搖願言回斗指其六蒼鵠落九天日食積籬烏伏魘辭林莽殺人如殺草乾坤多厲氣盲風應時到赫赫桑大夫八騶馳郊道關梁有常征何事勞重考貨賄上官腴形骸下民槁平時輸租賦常憂蘇其少何況十年來八九遭旱潦吁嗟使者息慎勿載金寶願爲流民圖託子獻穹昊叔申好苦吟一字未安恒至申且不寐奇辭單調雅自矜惜嘗夸語余文章之事當質千秋得失寸心無戾毫黍與爲枚速甯爲馬遲飛華騁藻惟羣子能余勿爲也故其所作張皇幽眇窮極微芒選聲結體分判悉協時流洪筆誠走且偃矣茲錄數章以實余言經亂吾曹生事微山城伏處意多違吟詩白日堂堂去攬轡秋霜稍稍飛厭世甯愁衰獨早能閒轉喜病相依凝塵寂歷生齊閣別後何因足跡稀（寄陳天嬰）肯來就予宿寂寞對蓬蒿話病苦無健吟詩猶作豪何驅塵土走爲夢雨風勞轉憶明燈夜餘生定幾遭（天嬰過宿齋中別後賦寄）久要不忘姚貞伯今日論交倍汝親千里一書能念我十生九死尙爲人將來那不肝腸絕看去淚餘涕泗新力疾

詩話

六

吟成憑寄與。毋令天末獨傷神。尾注余秋初患作。貞伯馳書。君木來問狀。語多可悲者。及余病少間。君木出書視。余。余感其意。因疾成此一首。付君木寄去。

天。嬰。詩。才。莽。蒼。奇。古。不。主。故。常。宿。昔。偏。長。古。體。於。五。七。律。詩。不。甚。措。意。雖。間。有。所。作。往。往。離。背。繩。尺。余。嘗。以。才。多。爲。天。嬰。患。天。嬰。亦。頌。之。戊。申。秋。日。忽。出。視。過。鷗。山。一。律。曰。卻。來。游。宿。地。蕭。瑟。對。秋。光。被。路。有。荒。葛。照。人。但。夕。陽。微。吟。叅。寂。寞。愁。思。赴。蒼。茫。一。壚。看。看。在。吾。生。底。事。忙。未。幾。與。余。同。舟。又。賦。一。律。云。歸。途。吾。與。子。薄。莫。發。江。洲。來。日。知。何。地。餘。生。共。此。舟。情。多。雜。今。昔。迹。有。但。歡。愁。一。霎。都。無。話。相。看。月。滿。頭。余。大。驚。自。此。所。作。必。以。律。是。歲。凡。得。五。七。律。數。十。篇。高。運。簡。澹。無。篇。不。佳。錄。其。尤。超。雋。者。於。此。歲。莫。寄。中。弟。云。朔。風。生。道。路。吾。弟。近。何。如。爲。寄。數。行。泪。相。憐。一。尺。書。意。將。依。汝。老。跡。漸。與。人。疎。無。限。窮。居。况。蕭。條。逼。歲。除。過。大。寶。山。云。是。何。感。概。悲。涼。地。六。十。年。間。問。劫。灰。行。路。至。今。有。餘。痛。談。兵。從。古。失。奇。才。荒。荒。歲。月。天。俱。老。曆。曆。山。川。我。獨。來。一。角。叢。祠。遺。恨。在。夕。陽。無。語。下。蒿。萊。寄。禪。和。尙。將。招。要。吾。黨。爲。詩。社。首。賦。一。詩。視。君。木。云。光。景。流。連。憶。少。年。而。今。人。事。各。紛。然。能。窮。日。月。爭。東。野。可。老。心。情。得。大。顛。相。約。吟。詩。聊。作。懺。不。成。學。佛。卻。逃。禪。爾。來。身。世。都。無。著。祇。覺。蒼。茫。赴。眼。前。眞。王。介。甫。陳。後。山。一。輩。吐。屬。也。己。酉。正。月。與。叔。申。石。蠶。日。作。近。山。之。遊。相。約。賦。詩。以。紀。石。蠶。與。余。詩。各。成。數。章。而。叔。申。猶。未。得。一。字。也。累。日。敦。迫。輒。復。枝。梧。余。戲。疊。均。嘲。之。云。應。生。健。者。孰。抗。行。一。語。能。令。天。雨。晴。筆。下。有。神。雜。奇。怪。目。中。無。宋。况。元。明。蒼。蒼。故。行。停。雲。興。兀。兀。深。矜。睡。地。情。蛙。吠。蠶。鳴。徒。聒。耳。最。難。衰。世。鳳。皇。聲。

歸安楊見山先生覘選鴻軒詩存僅百餘篇。凝謔、跌宕、篤篤、警絕。以視累尺浮詞。誠有雖多奚爲之歎。集中有長白山一首。仿焦仲卿妻詩。可與鳳洲鈐山高樂府相抗行。予最愛其聞雁寄內絕句云。蘆花似雪雁來天。失侶孤鴻劇可憐。昨夜西風吹客夢。與渠同是不曾眠。又有舟泊大勝關一絕云。大勝關上烏啞啞。大勝關下客舟譁。夜深風雨不見月。對岸殺人如鬪瓜。

洪稚存取注墨莊詩。斟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梁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一絕以爲足。與張夢晉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相抗衡。頃讀漁洋感舊集。有徐伯調絨流螢篇云。井幹新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晶簾外梧桐月。幾度黃昏便白頭。注詩殆脫胎於此。然而青勝於藍矣。

往見西湖畫舫中有聯云。雙槳來時有人似桃根。桃葉畫船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葢集姜夔俞國寶詞句。而少加裁翦者也。爲譚復堂手筆。

吾邑王縵雲孝廉定祥。世居城西妙灣。家有坦園。略具池亭竹石之勝。孝廉十三入學。有俊童之目。少從張麟洲大令翊僂游。大令故邑名士。孝廉因是得肆力於文學。性好藏書。所得冊籍靡不目治手校。矻矻不勸。細書密題。羅滿卷端。書雖不多。而精采絕倫。映紅樓翠。吾邑稱善本焉。光緒十四年省試畢。遭剝甚劇。忽忽扶病歸。迨捷報至而孝廉已捐館矣。年纔三十四。有才無命。一時悲之。孝廉詩初學明七子。繼乃一軌於杜。既而交梅蕝翁。調鼎梅論詩。有僻性好持苛論。孝廉心折其說。亦頗參異己之長。於是才斂而不敢放。一字未安。苦吟達旦。文采剝

落。而。其。時。乃。日。趨。於。簡。淡。矣。晚。年。入。瑞。安。黃。侍。郎。江。蘇。學。政。幕。頗。與。通。州。范。肯。堂。當。世。仲。林。鐘。兄。弟。泰。興。朱。曼。君。盤。諸。名。流。相。契。合。至。是。詩。學。益。駸。駸。日。上。乃。天。漸。厥。成。一。棺。遠。戢。鐵。肝。錄。腎。所。得。止。此。此。則。孝。廉。所。爲。傷。心。短。氣。歿。而。猶。視。者。也。映。紅。樓。遺。詩。童。廣。文。庶。年。會。爲。剗。之。然。非。全。本。蓋。據。楊。遜。齋。孝。廉。徵。會。所。選。者。縵。雲。詩。長。於。近。體。予。最。喜。其。七。夕。泊。常。州。城。外。一。律。云。遙。夜。扁。舟。夢。不。成。起。看。織。月。照。孤。城。一。宵。楚。尾。吳。頭。客。萬。古。人。間。天。上。情。入。世。自。知。心。計。拙。浪。游。真。悔。別。離。輕。誰。憐。此。夕。毗。陵。道。獨。聽。荒。江。戍。鼓。聲。字。字。稱。量。而。出。入。世。一。聯。運。用。七。夕。故。實。不。着。痕。跡。調。高。律。細。集。中。壓。卷。之。作。

寄。禪。上。人。敬。安。今。之。皎。然。貫。休。也。道。韻。淵。沖。挹。之。無。盡。余。初。識。上。人。在。吾。邑。飯。佛。禪。院。是。日。爲。重。陽。前。二。日。風。雨。颯。沓。中。相。見。一。握。手。卽。汨。汨。談。詩。不。勸。至。夜。分。始。別。上。人。詩。初。學。陶。謝。五。古。多。沖。夷。安。雅。之。音。近。歲。又。喜。孟。東。野。所。詣。益。超。嘗。有。句。云。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壓。是。天。痕。又。云。天。痕。青。作。笠。雲。氣。白。爲。衣。王。葵。園。祭。酒。極。賞。之。稱。爲。天。痕。和。上。上。人。口。吃。又。不。工。書。每。字。點。畫。輒。隨。己。意。爲。增。損。然。余。則。酷。愛。之。以。爲。古。拙。有。漢。人。遺。意。勝。於。近。今。書。家。萬。萬。也。上。人。自。撰。二。語。云。字。不。欲。工。畧。存。寫。意。語。不。欲。明。畧。存。話。意。其。風。趣。可。想。

梁。節。庵。廉。訪。鼎。芬。詩。筆。超。曠。十。年。前。曾。於。孫。和。叔。廣。文。樹。禮。處。見。其。所。書。近。作。中。有。洗。肝。亭。雜。詩。二。首。尤。淵。微。有。氣。韻。茲。憶。而。錄。之。說。食。與。夢。飽。厥。後。同。一。無。何。以。口。腹。事。可。縛。人。間。姝。吾。神。貴。自。然。潛。乃。達。之。徒。願。拂。衣。上。塵。迴。念。心。地。初。意。質。非。神。仙。勇。退。亦。可。敬。誰。謂。養。生。賢。世。網。不。全。命。歷。塊。易。一。蹶。萬。里。我。不。慶。深。深。隱。淪。者。天。下。以。爲。

柄。

侯官陳叔伊衍與鄭太夷齊名。近見其石遺室詩。疎宕澁雋。無惡作者。爲錄近體數篇。辛苦掇來。四品官兩番。乞外益時艱。嗟余楚漢方。流落喜汝江船。屢往還。除夕輕過名士賤。宦途未入歲朝閒。十年心事依然否。知我無如翼際山。(視蘇龍)此雨宜封萬戶侯。能將全暑一時收。未知太華如何碧。想見洞庭無限秋。詞客晚來偏隔水。故人天末又登樓。土風莫奏詩休詠。守分安心作楚囚。(雨後同子培子封對月懷蘇龍兼寄琴南)山邱零落盡顏回。華表誰知化鶴來。五載關河拚死別。極天兵火助詩才。對眠恰聽浪浪雨。不飲真成兀兀杯。博得北樓圓月上。西風來雁任清哀。(次伯兄韻)九方相馬已無傳。山水知音亦偶然。果爾酸鹹殊嗜好。不應今昨判媿妍。梁鴻下筆思千古。鄭谷論詩近廿年。就裏異同離合處。可能摸索識翩翩。(游琴臺歸再作二律視節庵太夷錄一)

詩僧寄禪。吐屬風雅。余嘗以近箸視之。讀畢。忽掀髯而歎。余問何歎。則曰。讀君詩不能無和章。又須然斷幾莖。吾爲吾髮致惜。是以歎耳。嘗言昔年爲育王寺知客時。有武弁數人聯騎入山。坐寺中秋水閒房。絮絮論文。狀頗自負。寄禪與之語。落落不甚酬答。若甚蔑視者。日暮將行。一衣狐裘者作湖南鄉音曰。余等且漫漫余乎。余土懇切。漫漫余猶言緩緩行也。遂吟云。一步一步余。其一人云。余過育王嶺。相與大笑。寄禪在旁。應聲續云。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武弁皆驚絕。卽長揖曰。頃者肉眼不識聖僧。知爲師所哂多矣。師必由儒而逃於佛者。不然何出。

詩話

詩 話

十

語之神耶。因堅問生平。寄禪曰：過去已過去，何必問。又問在寧波住何寺。寄禪曰：孤雲野鶴，安有定所。拂袖遂去。武弁皆瞠然，終莫測其所由來。余於十年前曾聞人道此，而不知其卽爲寄公也。

寄禪詩善用影字。在長沙時，有以寒江釣雪圖索題者。寄禪題云：垂釣板橋東，雪壓蓑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又與人游嶽麓山，分韻賦詩。寄禪得領影二字，援筆吟云：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闕無人，清溪鑿孤影。湘人以其前曾有馬蹄踏人影句，呼爲三影和尚。後與易實甫順鼎有僧道鬪影卷子絕句百餘首。江建霞標黃公度遵憲輩皆有題詞。又與實甫同宿山寺，實甫賦詩云：山鬼聽窺窗，微有影。寄禪笑謂實甫曰：君寫鬼影未工，吾意易爲孤燈生綠影。何如實甫詫曰：摩詰詩中有畫寄禪，則詩中有鬼矣。寄禪又有麓山看紅葉詩云：日暮蒼翠外，霜楓紅轉淨。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實甫亟賞之，欲以百金易爲己有。寄禪謝之曰：黃金易盡佳句難得，窮和尚甘以窮餓死。舉郤阿堵物，勿溷乃公詩興也。實甫大笑。

濟源李伯元仁元有兩夜一絕云：燭燼寒房漸五更，暗風吹雨遍山城。十年前夜秋千院，闌外瀟瀟是此聲。伯元道光丁未進士官江西樂平縣知縣，權都陽寇，至力戰死。一家盡死寇難。王湘綺與伯元夙交，曾爲撰傳，固烈士也。而此詩頗纏綿婉篤，若是知從古無無情之英雄也。伯元又有中嶽廟一詩云：嵯峨納翠碧，莽莽見宮闕。二室接昏曉，萬象共突兀。香冥山氣含，詆蕩地靈結。樓觀傲蕭穆，沈沈動日月。穹碑立無語，曾戴漢時雪。

攄懷齋詩話

(續第四集)

南 邨

後彩雲曲引曰。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記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鵠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亦在引列。後乃淪爲淫鴿。流配南歸。何足更汗筆墨。頃居滬。有人於夷坊見之。蓋不知偃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廛。盡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流落滬濱。仍與廁養同歸。視師師白髮青裙。就簪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會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遣。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蕩婦而已。禍水何足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此詩著意庚子之變。其他瑣瑣。概從略焉。曲曰。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幸官三召見。畫樓珠簾。謁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簾。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吳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會入据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閒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珠旒并寫眞。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二十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銀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絹長拂地。鴉娘

催上七香車。豹尾銀鎗兩行侍。細馬遙遵盤路來。纓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闈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
 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翻嗤毛惜惜。入宮自詔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
 菩提心。操夷獠在織纜。手眩篋休探。赤側錢操刁。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
 虺蜮。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環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
 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槃弧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
 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燄燄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見古樂府。小
 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鑿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
 秋復春。坐見珠槃和議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
 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越消燬。嘆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
 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塞裳涉。玉堂鴛鴦慙羽儀。
 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塙茨不掃傷門閤。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
 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
 摩登何足數。

田鶴亭先生詩。舊會錄之實詩話。近復收得二律。一爲南粵王。卽當日羅李擱筆。壓倒元白者也。詩曰。掃盡秦灰。

與楚氛。粵王梗。命詔書。焚輿圖。不肯歸。劉季帝。號終須。讓漢文。兵甲百。登開。繡壤。桃榔一曲。唱釵裙。老夫也有風。流意。揚燧。曾誇趙氏墳。其一爲會溪。坪銅柱。詩曰。八蠻不與九州同。半壁南天一柱封。寶氣流光灑。有鳳神峯倒。影水游龍至今牧。豎敵碑。火終古。河山靖。塞烽。過客漫增興。廢感馬王祠。廟認芳蹤。脂粉不施。自是力學人本色。羅子源詩才極清麗。每讀其殘篇。輒有裁花。曼玉之想。如碧沙云。碧沙窗外。午風涼。小院無人。晝漏長。把卷不知春。已去。落花紅上讀書床。桃源道中云。度盡山層與水層。桃源回首失。嶮嶮天心似。愛五溪。好不放。青山到。武陵花枝云。花枝。月上夜迢迢。門掩銀屏香。懶燒一枕清寒眠。不得可人天氣。可憐宵。語言靈妙。想見公子之翩翩。一才子之名。何嘗輕負哉。

老友藍田。據懷社中舊吟侶也。從軍萬里。不見經年。比知南村有詩話之輯。抄寄數語。葵之以永風流。和予紅粉青衫。涕淚新韻云。黃絹千端。蠶尾苦青衫。一領酒痕新。詠史云。一劍龍蛇分。楚漢杯羹父子。況君臣。保陽感懷云。燕趙已無豪俠氣。澹沉猶有芷蘭香。三千世界花開遍。九萬前程鳥倦飛。最是江關蕭瑟後。陵夷雅頌待誰陳。詠春草云。花間不老英雄氣。化作流螢尚有光。皆可誦之句也。

韓園秋老。漢宮荒歌。伎游歸戀夕陽塘。內蓮花千萬朵。不知誰是美人香。此大滌子自題墨蓮句。風致娟娟。畫亦清翹稱逸品。亦一雙絕之作也。

紀阿男詩人紫伯之妹。名映淮。著秦淮柳枝詞。有棲雅流水點秋光之句。王阮亭極嘆賞之。秦淮雜詩所云。十里

詩 証

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雅。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者。是。也。

十四

明初於金陵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有花月春風十四樓之稱。厲樊榭買花聲。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蓋。是。也。而秦伯虞太史題板橋雜記有云。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臺詞亦云。墮策閱坊一株紅。相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俱有十三樓之語。尙不悉所本。

饒選祥在湖北民政長任時。有獻詩求用者。饒氏答以詩曰。廣廈無萬間。大裘無萬丈。惟有愛士志。方寸自來往。安得出肺肝。化作彌天網。鷓鴣與鷓鴣。鳥鉅細皆收養。近將掛冠去。身與心俱爽。白雲倘可悅。與子同遊賞。此公狡獪。正復使人哭不得。亦笑不得。

吳佩湘女士著有遺室吟稿。詩清妙可誦。如春日絕句云。流鶯啼上綠楊枝。人倦紗窗刺繡遲。花壓闌干寒食近。一簾微雨燕歸時。可見一斑也。



沈

瑞

著

超

說海題詞

超 著

一介書生救國難
改良社會託神官
治安賈誼賢
良董都作畫圖壁上看

恩怨萬軍健筆打迷津
渡口列仙曠蓋棺尙有一
坏土兒女英雄兩不降

閱歷情場態幾更
營護止棘詛鴛盟
寸心不爲網
羅死萬一天填恨海平

說海目錄

怨情
短篇 妬花風

史體
短篇 清宮慘史

刺時
短篇 鍛蠹機

佛學
短篇 莽和尚之姊

哀情
短篇 殘陽淚

實事
短篇 花開花落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續第四集)

義俠
小說 刺馬記(續第三集)

滑稽
短篇 牛皮王

舜 號

海 滙

塵 因

天 醉

笑 雲

雙 熱

松 笠譯

悟 癡

箸 超

民 權 索 第 五 集

目
錄



說海

怨情
短篇

妒花風

霽鵝

素芳姓姬氏。本蘇產。寄籍維揚。髫齡喪父。母守柏舟節。家貧不能自給。儲於某大姓家。素芳隨焉。素芳生而娟秀。既長。艷麗絕倫。雖布裙荆釵。而風韻自若。見者疑爲神仙中人。不知其爲小家碧玉也。

媪居大姓家。垂十年。誠樸耐勞。苦。頗得主人憐。使素芳伴女公子讀。素芳性絕警慧。過目琅琅成誦。年餘能作小詩。每於月朗花妍。風和日麗。輒以吟咏自遣。偶有一二爲人所得。莫不交口稱許之。

時素芳年十六矣。有懺情生者。大姓猶子。而翩翩裙履之美少年也。幼失怙恃。早掇芹香。具李太白倚馬之才。抱王仲宣無家之痛。且也文章憎命。售世不宜。琴劍飄零。爲人作嫁。適以事南旋。來依大姓。大姓夫婦頗愛憐之。館於耳室。供膏火焉。又以骨肉故。得出入閨闈。無所避忌。素芳執役往來。漸與生稔。然每值生。輒露羞澀態。初未常通款曲也。逾年。大姓以生苦岑寂。使授女弟讀。而以素芳副之。執經問字。與生日益親切。生亦愛其穎悟。用心指導。盡以所得授之。未期年。學業大進。有掃眉才人之目。素芳心德之。

先是媪有子。爲某營弁。以侵蝕軍餉。爲人訐發。統將執之。將以軍法從事。媪聞而悲泣。痛不欲生。素芳亦慘然不樂。生見而問之。具以實告。生曰。是易與耳。余友某君爲統將幕僚。頗得信任。丐之。當可爲力。翊日果商諸其友。百端營救。卒免死充遼陽軍。自是素芳益感生德。思有以報之。

未幾。生忽抱病。展轉床褥。大姓。馭下。素寬。僕婢。偷惰。竟無。伺應。之者。病骨支離。益形苦楚。素芳知之。慨然曰。公子。遇我厚。且有。大德。今值。患難。之際。正我。報德。時也。乃請。於大姓。任看護。之役。大姓。許之。於是。素芳。日侍。生側。秤藥。量水。問煖。噓寒。衣不解。帶者。累月。生疾。漸瘳。而素芳。委頓。矣。

一夕。漏三下。生猶未寢。時方。仲秋。輕寒。襲袂。冷雨。敲窗。坐對。孤燈。覺百感。俱集。正愁。歎間。素芳。悄然。入。晚粧。已卸。睡意。猶濃。低鞞。烏雲。輕舒。紅袖。手持。短燭。以藥。盞進。生。而玉容。憔悴。楚楚。可憐。生視。之。不覺。感極。而悲。嗚咽。良久。乃謂。之曰。感卿。將護。得免。溝壑。桃花。潭水。莫比。深情。惟恨。顛倒。一身。無以。爲報。倘三生。有幸。緣訂。百年。與卿。結茅。於六橋。三竺。之間。花前。把袂。月下。聯吟。焚妙。香。而對。美人。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愛我。如卿。或不。以爲。唐突。否。素芳。驟聆。之下。紅潮。漲頰。益增。嬌豔。少間。始靦。然曰。妾於。公子。心許。久矣。況身。受大。德。猶未。報乎。今公子。不以。蓬門。弱質。爲宗。族。差使。妾得。侍巾。櫛。何幸。如之。惟阿。母。生。姓。固執。且抱。世俗。之見。以貧。富。論人。恐難。慨然。相許。然當。以。公子。命。婉告。之。或有。以報。命也。生。大喜。所以。慰藉。之者。良厚。燭已。見跋。始閉。戶。去。自是。生日。盼好。音。不復。作他。想。矣。

一日。素芳。倚窗。刺繡。頓觸。情懷。俯首。停針。脉脉。籌畫。媼適。至。詢以。何作。素芳。沉思。間。殊無。所聞。媼訝。之。問曰。何事。縈懷。恍恍。若此。母語。汝不。聞也。素芳。至是。始知。媼至。思乘。間。一探。母意。具以。生語。告之。媼。不。以爲。可。且曰。公子。一貧。如洗。家無。立錫。以兒。好。手足。何患。無如意。郎以。兒爲。公子。婦誤。爾。一生。矣。素芳。曰。阿母。何墮。世情。哉。公子。清才。

玉貌風雅。溫文非池中物也。況以小家女而耦世族。又何辱於我。媼聞之。頗怒。且疑女私拒之。愈決。素芳心雖勿善。而無如之何。乃以媼語告生。且囑無以此介懷。但閉戶攻學。倘明歲秋闈高捷。不患阿母不降心相從也。生聽之下。惶攻苦。以待秋試。乃媼自拒女後。防閑頗密。日惟督責女紅。無事不許出庭戶。遂與生日益疏遠矣。素方雖處深閨。無殊犴狴。清愁萬斛。幽恨千端。咫尺天涯。徒紫夢寐。燈前月下。惟有背人彈淚而已。

曾有張某者。大姓舊僕。新任撫軍之紀綱也。僅識之。無自頂至踵。無雅骨。且工心計。爲撫軍司出納。積造孽錢。幾及萬金。舊與媼子友善。忽來謁媼。衣冠炫赫。氣概驕蹇。談次詢及素芳。媼以待字對。張夙稔素芳美。時方斷絃。擬作續膠計。聞媼語。頗屬意。素芳第以馬齒加長。恐不如媼意思。以計取之。於是三五日必至。至必携飲食珍牢之物。貽媼殷勤。問起居。如子姪然。媼頗惑之。有坦腹意。張知媼之墮己術中也。乃倩冰焉。媼果不謀於女。竟許之。醜耗傳來。生驚魂欲斷。憤篋中燒石。啣精衛難。慎情海之波。夢警鷺。徒起愛河之浪。隔紅堵於咫尺。宛若山河。怨青鳥之無靈。莫傳心曲。回天乏術。覆水難收。惟有咄咄書空。自歎緣慳而已。

一日有婢海棠者。以寸簡貽生。拆之。知爲素方所寄。其中有云。母也不諒。字彼僮奴。月暗藍橋。人歸沙吒。自聞噩耗。本期一死。惟念老母暮年。有如朝露。恐掌珠遺失。悲痛傷生。則妾罪之重。百身何贖。況妾與公子原屬私情。尙無明約。倘效塵樓之節。翻貽身後之羞。反覆思量。柔腸寸斷。然而三生癡願。詎肯隨雲一片。精魂終當化石。嗚呼。今生已矣。但求來世之歡。公子前程遠大。望勿以兒女之情。墮風雲之志。則妾身雖去。而心慰矣。臨穎涕泣。不盡。

欲言。生覽書大慟。以素芳近狀。訊之海棠。婢曰。素姐自聞許字張氏。朝夕悲涕。不食已三日矣。言訖。匆匆自去。生知之心雖憤懣。而無力挽回。一任妒花風肆其猖狂而已。

無何。嫁期已迫。素芳遂歸於張。然夫婦之間。宛如陌路。張雖百計取媚。面素芳終怏怏也。生自素芳去後。悲歌侷。僚益復無聊。時大府方遣派學生留學日本。生乃挽戚好說項。竟得與選。於是囊琴携劍。蕭然行李。作海外之行。抵日。肄業於早稻田法政大學。在苒五載。畢業返國。就試後。授職庶常。給假旋里。始娶於沈氏。沈故望族。女字叔。屬美而能文。伉儷相得。時張之主人某撫軍。以貪墨去官。張以聲名狼藉。無留之者。倘來物已揮霍殆盡。素芳亦蓬頭垢面。非復舊時風韻矣。偶與生話及往事。輒涕不可仰。生憐之。以時周卹。始免流落云。

霽鶚曰。以素芳之才之貌。宜得溫雅如生者而偕老焉。乃其母以勢利之見。致素芳以貧賤終其身。雖云其母之失實。亦我國婚姻不能自由。有以致之也。冤哉。

史體
短篇
清宮慘史

海 漚

清世宗既得大位。益以陰賊險狠手段。濟其苛刻乖戾之性質。在雍邸時。卽任用一般精劍術者。流謀奪儲貳。承大統後。信任劍俠愈專。凡不能明正典刑者。咸令劍俠輩暗殺之。

自奪嫡之禍起。世宗兄弟之間。悉爲仇敵。互相劫殺。毫無人理。世宗既登極。更不能相容。對於胤礽黨徒。防範不遺餘力。摧殘幾無噍類。獨是胤禛等。受世爵厚祿之羈縻。而心中總未能甘服。宵竊竊焉私議其事。世宗深知之。

雖未便。遽行誅戮。而一網打盡之心。計固無時或已焉。

一日胤禛等宴世宗於私邸。以江南某重要缺。爲其心腹某。向世宗要求之。世宗未之許。胤禛持之尤力。聲色俱厲。世宗大不樂。蓋以禛等欲樹黨羽。以傾覆己也。酒末盡。歡而散。快快還宮。是夜胤禛讀書於邸第私齋。鬼影半窗。魚更三。蹾猝開櫺。際有落葉聲。心異之。蓋平日相謀時。此類俠客行徑。知之有素。兼之日間曾與世宗忤心。知其故。頗驚悸。喚侍人無應者。突一武裝人。揭簾入。謂胤禛曰。老爺子。尋常宮中呼皇帝。皆曰老爺子。問爺晚安。禛良久無以對。少選曰。皇上命爾來。何故要如何便如何耳。武裝人遂出藥粉。少許曰。爺請服此。卽永無災患。禛猶遲疑。武士出匕首。逼之。禛不得已。服之。甫沾唇。立倒地。武裝人翩然躍屋。升樹去。杳不聞聲。

翌日禛室。午未啓。內監疑之。呼之不應。啓戶窺之。室扃如故。而室中虛無人。惟地下有濕痕一片。作殷紅色而已。內監白之禛等。禛心知其故。不敢言。遂含糊報胤禛卒。而猶不自安。恐世宗之加禍於己也。乃入宮面世宗。藉報禛喪。以釋己憾。世宗亦頷之。復爲兄弟如初。

由是禛等益自危。陽示甘服。陰爲自固計。乃盛選技術之士。晝夜嚴防。一心自衛。一心謀世宗。世宗知之。與禛等益交惡。謀盡除之。計日益毒。於是宮中戒嚴。如臨大敵。臣工之稍有偏袒禛等者。皆不知死所。御溝中陳死人屍。往往水爲之塞。

桐城某生。受餐於某監。爲童子師。有年矣。賓主頗相得。一日請於某監。欲向宮內一游。以擴眼界。某監允之。爲備

腰牌。置衣帽。冒爲內庭常供奉者。臨入。戒之曰。入午門時。侍衛必乘人。猝不及防。猛聲呼喚。非常入者。必驚駭。失措。驚則執之。性命不可保。每入一門。皆如此。然漸進防閑。亦漸疎。呼聲亦漸殺。蓋謂已歷入多門。必係常入宮者。非奸細也。某監既引生入。游覽畢。小憩於某監坐起所。某監亦內庭有頭臉者。其坐起所亦常爲聖駕所臨。幸謂生少坐。卽行。恐聖駕猝來。無避隱處也。正言時。忽聞宮監噓氣聲。某監驚曰。聖駕來矣。可奈何。無已。其暫藏匿床腹內。生入炕腹。從板縫外窺。頗清晰。見世宗盛氣入。盤膝坐炕上。俄有力士數人。牽一人至。面慘無人色。命之跪。不跪。曰。爾獨不念手足情乎。曹丕稱帝。卽寇曹植。然固未置之死地也。爾謀奪大位。計陷儲君。懼昆弟之不甘服。欲盡殺之以滅口。獨不念衆口史筆難播。公理乎。世宗大怒。立批其頰。命力士縛其手足。出藥粉一小瓶。色白如雪。迫令吞之。塔下置一大甕。碎屍而埋之。其時鴉雀無聞。針墮地猶能作響。世宗坐炕沿。品茗吸煙。歷十餘分鐘。命啓甕視之。力士復命曰。畢矣。世宗延頸伸腰。向甕內諦視。力士微傾甕口。流出紫黑水。世宗尙悻悻曰。爾尙能罵我否。爾等速將此拋入御溝。仍使與濁流伍。力士攙甕去。駕亦隨出。某監送駕迴。出生於炕內。謂之曰。今日之事。皆見乎。曰。見之。曰。稍露風聲。爾我皆無死所。我今值未能卽歸。明日尙有要事相商也。生旣歸。自料無幸。然脫離無計。遂乘間將事之始末。密書一紙。破棉袖而藏之。以待某監歸。

次日某監來。謂生曰。先生禍由自作。昨日我未歸。冀老爺子不問。或不知。卽可無事。晚膳畢。老爺子突問曰。日間炕內何人。爾真大膽。甚怒。我急跪地。殫頭。奏爲我戚。聖怒不解。立命殺先生。我實無如之何。計所以報先生者。惟

先生死後。送靈還故土而已。頃尙有宮人押以來。先生速料理。生泣曰。事已如此。更復何求。異鄉人鬼。惟生者矜之。某監泣與訣。訣已。出藥一服。令生飲之。生既死。監歸其殮。稱病歿焉。後數月。生家人檢點箱篋。獲生絕命書。始悉生死由然事。關宮禁秘密。稍簸揚禍。且立。至仍不敢爲外人道者。殆百數十年。逮清。祥旣斬。其戚屬始盡情傳播云。

刺時
短齋
鍛盡機

塵因

小樓一角。青燈熒然。一少年。隱其眉。斂其唇。搖其首。嚶嚶兀坐於窗下。其顏從碧紗中透出。與青燈相映。彌顯慘淡。案頭書籍橫陳。疊如秋山。壁上懸一掛鐘。擺搖作響。斯時少年忽而吮毫。忽而展卷。忽而口啣雪茄。裹哀於斗室。

頻頻仰首。瞻壁上時計。若有無限思量。斤斤於此千金一刻也者。突一人排闥入。年可三十許。衣履楚楚。似時髦中人。少年見客入。急掩案頭稿簿。延客坐。寒溫數語。少年意不屬客。若有倦容。雖逐客之令。未頽而鬱鬱之態。早流露於顏色間矣。客佯不悟。少年益露僂促狀。俄而客曰。子近日作何排遣乎。少年曰。長夜無聊。不過於故紙堆中。邏輯。隱語。作孺子戲耳。客喜曰。編小說雅事也。少年連聲答曰。客誤矣。余之所謂邏輯。隱語者。非小說也。夫小說。不過雕蟲小技。貢床頭榻畔消閒足矣。余不屑爲余之所箸者。論說言天下事也。客笑曰。子誠熱心。第對於個人。將何求。少年曰。升斗計耳。客曰。然則月所獲若何。少年曰。日作一篇。少亦千餘字。月可獲酬二十緡。客曰。苦哉。

子舍終南。不出而於海底。覓珊瑚。毋怪其艱苦若是。少年詰曰。如子之言。又將奚術送窮。客答曰。莫妙於小說。少年搖首曰。裨官野史。烏足送窮。更烏足以救世。客大笑曰。書馱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丁此洪水橫流。子將胡術以操慈航耶。且陰鐘羅器。衆生懵懵。又從胡處辨黑白耶。不觀各地輿論機關林立。而炎炎之大言。幾不一見。獨豆棚瓜架之中。五光十色。於此可見一斑。子若拘拘一隅。恐未挽狂瀾。而先成餓殍矣。少年聞之。瞿然。半晌不語。心忤忤若為客言所動。復轉其怡然之色。而問客曰。子又有何術。能操投時獲利之左券乎。客曰。余於其間。辛苦十年。備嘗個中況味。安得罔秘訣。少年請言之。客則箕踞於榻上。仰其額。睨其睛。口頻頻吸手中之雪茄。良久始搖首曰。此中妙諦。匪一二語可瞭。子或過我。一談日後。再與子語。少年異之。然不便直逼其言。終疑其術也。無何。客辭出。少年返室。細嚼客之言。復念其驕矜之態。既憤而羨。中心忐忑。竟夜不寐。

翌晨日甫出。少年披衣起。復自忖曰。凡事貴自立。胡仰人鼻息。為遂不踐客約。復罄其囊中之資。從坊間購買說部十數種。所謂曹雪芹之金石錄。施耐庵之水滸傳。蒲留仙之聊齋誌異。其他三國列國。征東平西。諸演義。囊括歸來。雲積盈案。則將曩日之經史百家。法政叢編等類。束之高閣矣。爰是環誦其新購之書。意在竊取。豈期大失所望。幾無一字足以剽掠者。然已惟別開生面。創一政治說部。紀載近世官吏之事蹟。自謂足以誇耀一時。兩閱月。脫稿矣。即持往客寓。恰遇客已踵至。延入坐。少年出卷與客曰。子觀吾近時之作何如。客略覽而答曰。子又入迷途矣。少年愕然。客曰。不合時宜。少年詰其故。客曰。近時說部之流行品。如豔情也。哀情也。苦情也。俠情也。奇情

也。種種不出於情字範圍者。斯爲上乘。滑稽則次之。偵探又次之。社會小說已視之膜不關心。若國字家字一部。中華新字典早已刪却。更從何處云。政治哉。脫爲當道嫉。乃自作孽矣。少年聞之。愆遂焚其篋。復求策於客。客曰。子既欲涉獵斯道。當從言情着手。記事不必提其要。纂言不必鉤其玄。緋辭搗蕩。斯爲得耳。少年曰。吾知之矣。如近時林琴南何。客曰。詰屈聱牙。匪利時之品。少年謂研人何。客曰。平淡無奇。少年又謂著孽海花之東亞病夫何。客曰。老生常談。思想腐矣。少年曰。然則奈何。客曰。宜多讀古今詞賦。遍覽中外報紙。少年謹受之。如法以施。未幾編一說部。似覺靈活多矣。迨至半。文思頓澁。卒不能以終篇。一日於坊間購得淵鑑類函。子史精華。韻海大全。各一部。展誦之大喜。爰是未竣之稿。得此而一夕竣矣。

次晨携卷趨客之寓。出其稿示客。欣欣有得意之狀。客覽畢。贊曰。斯篇足以言情矣。少年聞之。色益得。復悄言曰。枕中秘。吾已得之。此後雖倚馬萬言。吾弗慙也。客異其言。詰之。少年曰。子胡故作斯態。遂述其購書之事。復笑曰。吾獲此筆走龍蛇矣。客微哂之。答曰。子之法固妙。終非捷徑。且潤時事之詞藻。間有不可得者。奈何。少年語塞。客復曰。子旣以余爲良友。余可舉余之心得而告子。少年肅然謝之。客卽起身。偕少年從榻後一門。晉室暗如漆。燃火燭之一案。設於室之中央。文具全備。四壁粘貼紙籤。密如鱗甲。墨花脂跡。模糊幾不可辨。少年茫然指壁詰之。客曰。此卽余之文庫。復指曰。某籤係某報麗句。某行係某書妙辭。分類析科。瞭如指掌。欲需何種。則信手拈來。皆成妙諦。較子硜硜於案頭。尋章摘句。爲何如。少年低首歎服。隨客出室。索客之近作。客遂於篋中出一卷。繚帙湘

囊裝淡精緻書眉之左大書(文學大家小說巨子)八字次則客之姓氏又次則(纂譯)二字眉之中央迺(新情史)四字知爲斯卷之命名斯時客復掩卷向少年曰新情史之取義奧妙靡涯今爲子一剖析之情史蓋言情中之歷史也吾國向有情史一書今坊間又有新情史刊出余之所謂新新者蓋言其新而又新者也第新新二字非余杜撰乃引經據典而來如春申江上之新新舞臺卽是一證言畢少年贊賞不已復展卷第一頁迺客之小影也再展一頁迺自序再展數頁迺友人序言暨題詞再展數頁迺目錄於是一卷已去其半矣開卷第一章雙圈疊疊幾不辨其字句客指卷中首行曰此余極得意之作復大聲誦曰「烟鎖六橋弔夕陽於杏花村裏舟迷三竺賦落紅於桃葉渡邊」誦聲未息則以手指之連圈於案上曰如此寫景卽蘇東坡之赤壁賦歐陽修之醉翁亭記亦不過爾爾少年誦之復與客曰佳則佳矣然吾尙有大惑處客請言之少年曰如六橋三竺迺西冷風景而杏花村桃葉渡又在秦淮之中相隔千里奚能一筆渾成請問其詳客聞之色沮良久曰發端一節蓋鋪景耳照例文章不過一二句老套求工在字句雅麗卽得矣何拘拘於地形要知斯卷迺言情非地理小說也少年復閱至中卷間有(嗒)(你我)(哎哨)等辭少年復指之曰此段似近白話客正色曰子大謬不觀近時文豪與稚暉先生上大總統書洋洋萬言中亦雜有白話蓋俏皮語也若概用文言則余文庫之中恐未能周備且此種體裁於出版經營則有莫大利益少年復詢其利益何在客曰首尾冠以麗句則文言削却首尾則白話節長束短而新劇本又成矣一舉三備孰勝於斯少年曰佳固佳第閱者恐有流言耳客曰子洵書獃子余

於編輯人之下。特注一譯字。其過諉於原本。吾不承其咎也。少年聞客言。擊節不已。曰：妙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少年與客合力纂書。成篇完卷。或注少年口述。或注客之潤詞。實則同作壁上觀。

窮年累月。二子纂編成帙者。不下十數種矣。一日少年於街頭購得一新開紙。其末版之尾。載有徵文廣告。其文曰：（頭等每千字酬洋六元。次者四元。再次者二元。不合格者。短篇原稿恕不奉還。長篇日後另寄。）少年閱畢。欣然歸商於客。遂盡所有。囊括而去。默念必獲重酬。即不然。以末等計之。亦可觀矣。爰是各拍一照。附稿而陳。蓋恐閱者不知著者之真面目。且藉此以廣招徠也。孰料黃絹携去。青鳥音乖。二子惶急。其躬趨報社。一詰究竟。其執事游移曰：稿尙未閱。又數日往詰之。主筆者乃痛營書中之病。客曰：然則斯卷能受乎。主筆者曰：受可。第價值不昂耳。客聞之喜。自付卽末等。每千字亦得兩元之酬。總算可觀矣。遂曰：任君算之可耳。主筆者即於卷中反覆選之。選一篇幅極短者。餘則壁諸客。曰：此皆不合時宜。謹奉趙客不得已。請其偵受者之酬。彼遂於篋中取小銀十角畀之。客愕然曰：余算斯篇計有一千八百五十一字。卽以末等算之。應獲三元七角零二釐。要知文人一字須搦半日思。心碎血枯。非毫釐可耗。今以二釐奉贈。則吾已虧耗矣。胡贈吾以小銀十角。彼晒曰：子言固是。第本社徵文。向有定例。凡於千字之外。不出二千之數者。概以千字計之。其定額純係五折。一律小洋。子之稿一千八百餘字。贈小銀十角。正公平之酬報也。子幸投於本社。苟投於他所。正恐未必若是之優。且投稿完壁歸趙者。又有幾人。客與少年商之。惟囊底空空。百事待舉。無已。囊其酬金而歸。核之。僅敷雪茄費耳。未幾於某報之末。見有

小說一欄。其意與少年。纂者同。僅更換首尾。改易姓氏而已。少年閱之。大憤曰。狡哉。彼纂竊他人之作。不啻挖我之肺腸矣。客慰之曰。子何傷。彼對於吾固可憤。要知吾對於人亦如是。又何憤乎。少年無以答。邑邑而罷。從此二子。雖不能如初志。然蠅頭蝸角之利。亦源源而來。

經年。二子之技將窮。少年謂客曰。邇來效顰者衆。賴此區區。恐難持久。吾等當以長計之。客然其言。互相籌劃。少頃。客拍案起曰。得矣。少年詰其故。客曰。組一雜誌。何如。少年曰。善。內容若何。客曰。重在說部。游戲文章。次之。詩詞小品。亦可擴占篇幅。卽不然。舊時印本之崑曲京調新劇本。亦流行品也。少年聞之大喜。爰是籌輯原料。未幾。將付梓矣。適一鄰家子。過而詰二子曰。子等欲組一雜誌乎。客曰。然。鄰家子請言其內容。客悉以告。鄰家子哂曰。吾弗來。子將誤矣。客異之。鄰家子曰。雜誌有三要。首重封面。次重圖畫。最末始及文字也。蓋因一般購閱者。非拘拘於文字良窳。其購買原因。乃在封面之絢麗。圖畫之精緻。裝潢之工雅而已。不然。卽文如蘇海。韓潮。殷盤。周詒。苟無仇質。甫寫春之筆。終不免補苴罅漏也。二子大喜。如法行之。爰是費巨貲。購得時裝仕女一幅。鑄爲封面。圖畫之首。刊二子之肖像。次則二子之室人。又次則近時名伶及新劇巨子之化粧影。不足加以名妓女伶之小影。竊取複形裸體之明信片。仍不足無以足之。客謂少年曰。不若吾二人化粧拍一新劇影。匪獨本雜誌之異彩。且吾二人亦增一頭銜矣。少年大悅。卽準備出版之資料。告白之法。螺可與藥房相頡頏。已而出版矣。果門庭如市。購者絡繹不絕。一時洛陽紙貴。二子遂大獲其利。衣飾飲食。不似曩日之枯槁。儼然非肉不飽。非綉不裳矣。電燈因

灼車馬如龍。鬢影流光。時往來於街頭巷裏。如穿花映蝶。翩翩來去。畫閣紅樓。笙歌盈耳。幾如不夜之城。壯矣哉。十里洋場。不媿世界第六都會也。二少年衣輕裘。擁美妓。駕汽車。鱗鱗於柳烟花霧之中。欣然有不可一世之概。一則某社之編輯。一則撰述也。編輯者誰。卽余之所謂客撰述者。迺少年也。二子從酒肆歸。酩酊醉矣。各安息於己室。適手民送大樣來。須著者校之。急待付印。少年迺移電燈於榻畔。擁衾而閱。豈知醉眼朦朧。不數行卽昏昏睡去。恍惚二青衣侍於榻前。促之行。堅却之。不可遂隨之。往黃沙無際。白草橫天。又是一番景象。不似人間世矣。少年不良於行。二青衣肩輿。至今少年乘之行。乃如飛較。平素所乘之汽車。尤加速也。俄頃百雉高垣。巍然屹立於目前。若一大都會也。少年乘輿進。見其塵市蕭條。光黑似漆。往來之人。蓬首垢面。怪狀奇形。復觀其道。迺足跡。素未履過者。少年過此。毛髮悚然。又須臾。抵一厦柏署。松廳威赫。無狀乃公衙也。少年大愕。私詰青衣。二青衣曰。汝已爲人認。少年始知被逮。第弗審犯何罪。隨青衣入。至一大堂堂額懸一匾曰。森羅殿。字大於斗。旁懸一聯曰。怕世人不知黑白。到此地卽辨是非。案頭勅印。籤令具備。旁列差役。貌似牛鬼蛇神。赳赳可怖。階下鵠立十數人。竊歛待罪。少年視之。則客亦在而鄰家子及某報社執事者俱在。餘者莫知姓氏。察其狀若同類者。少年方欲詰客以狀。突聞堂後。君然屏關。侍者寂無聲息。一青衣手冊出。後隨一古代衣冠之顯者。濃眉巨目。黝首虬髯。高坐堂皇。手握朱筆。彷彿點名狀。而不知姓氏者。已魚貫而上。跪案側。顯者厲聲喝曰。陽世黑白。幾爲汝輩淆亂盡矣。吾五千年堂堂文鬱之中國。所以雄踞亞洲者。端賴巨筆尖兒作砥柱。今汝輩東竊一鱗。西取

一爪或吸人之骨髓。或剽人之精華。或剽襲此卷之皮毛。或偷盜彼書之結構。可憐一部新字典。今已五開八裂矣。汝等既不關心教育。又不注意人心。一味韻綠題紅。專寫偷香竊玉。花晨月夕。長歌天桃之章。淇上桑間。低唱標梅之什。炫人耳目。顛倒是非。在汝輩既獲鉅利。又獲盛名。而一般青年兒女生。爲汝輩送入枉死城矣。國粹淪亡。斯文已喪。蒼生誤盡。蠶國文豪。陽世無此法律。禁汝自由泉下。早定新刑。專待汝輩云云。

言畢。復呼請刑叱叱一聲。階前百諾。俄而衆役擡一刑具。至身長七尺許。形如伏虎。額鑄三字曰：（鐵齒機）虎口怒張。舌倒捲。左右爪長伸。鋒如利刃。量其度。恰與人之左右腕合。虎腹鱗鱗。如伯什利刃。蓄其中。形似劍。設於堂之中央。顯者叱犯中爲首者曰：鐵差役蜂擁而前。將其縛送於虎之腹底。虎牙一叩。斯人之腦已裂。目已抉矣。虎舌一捲。斯人之舌亦變矣。虎爪一撲。斯人左右腕亦斷矣。虎腹之利刃。插於斯人腹中。各向內。移斯人之五臟俱露。復左右分。斯人則五開八裂。魂飛血濺矣。絲是次第。鐵之迨及。少年少年。愚不知所措。怒嚙一聲。汗流浹背。醒來。乃南柯一夢也。醉眼惺忪。於慘澹燈光之下。彷彿見稿中字跡。個個腥血斑斑。

塵因曰：少年者誰我也。客爲誰亦我也。鄰家子誰我也。某報社之執事者誰亦我也。四子皆我。我卽四子之化身。我又以一我字。而爲世間之如我者。鐵齒機非新刑也。卽我素持之溫屎并剪也。我則以此機鐵字人。奚不持此機以鍛我。循衆之理。因果如是。知我者幸毋作敲牙割舌之詛。

佛學 小 說 莽 和 尙 之 姊

天 醉

天醉生至李生所。請李生談禪。李生曰：吾豈能談禪者？吾試爲子言學禪之女。

吾友有吳生者。廣陵巨室之子。裘馬翩翩。美少年也。少得良師友。於學無所不窺。尤深於內典。年二十二。挾健僕四人。出作汗漫遊。聞華山之勝。西行時。中原鼠盜出沒。林莽間爲行人患。一日將近陝州。日已夕矣。生率諸僕。循途而進。時及戌刻。月爲雲掩。不能辨路。方皇惑間。有盜掩至。約十餘人。欲襲生行李。生驚墮馬。三僕聚而護生。一僕名阿斗者。隻身敵羣賊。羣賊皆持刀。向阿斗狂斫。而阿斗手拔道旁短樹。回旋而舞。忽聞鏘然有聲。則一賊之刀墮矣。阿斗伏而取其刀。起擊賊。一賊吼曰：吾臂斷矣。旋覺倒臥者三人。餘賊盡奔。阿斗不追。還而視生。其三僕之長者曰：吾固知汝之足以了此也。僕之長者曰：王三技尤勝於阿斗。阿斗師之。餘二僕亦王之亞也。

生家既富於資。故其父糾此四僕以衛生。行此夕。遇盜。竟藉以無恙。雲漸移。月微明。覓得小逆旅。逆旅主人亦盜侶也。知生率諸僕。殺其友。謀報厥仇。乘生寢。撬戶而入。欲殺生。王三臥於地。觸其足。醒奪主人劍。判其腦。明日吏至。知罪在主人。僕爲衛主。計無罪。生出金。葬逆旅主人而行。

吳生既行。鼠盜隱迹其後。每欲乘怠擊之。而吳生僕輩警備甚嚴。終不敢動也。吳生謂阿斗曰：子前夕以一人殺五盜。技固工矣。然他盜不退。子必敗。阿斗曰：此易事耳。吾力疲。吾師王三繼之。則盜又何能爲？王三曰：吾嘗夜行入深山中。首觸奇鬼之腹。仰首始見其面。髮散而睛赤。鼻凹而唇闊。伸一臂攫我。而挾之於腋。我故不作聲。隱以手探囊。得小刃一。用刺鬼脇。鬼大噉。擲我於地。舉巨足蹴我。我躍出其後。自其背而推之。鬼竟立不動。我懼而奔。

鬼轉而逐我。勢且及我。舉巨石擲之。中鬼額。鬼猶前進。若不覺也。我不得已。乃閃入樹林中。緣高杉而上。鬼目炯炯。覓吾不已。既而見我在樹上。乃合手以搖樹。樹倒而我墜矣。鬼大笑。俯而視我。我乘其驕。即以左手挽其頸。右手扼其吭。鬼氣既過。兩臂不能舉。移時而鬼死矣。吳生曰。子何以知其爲鬼。王三曰。吾守鬼屍。迄天明。惟血液少許。濕枯草間而已。非鬼而何。凡吾之力。可以殺奇鬼。畏盜何爲。吳生笑而頷之。既而阿斗又曰。吾家居時。火炎於鄰宅。吾牢有病牛。二吾挾而出之。其輕如舉二卵。明日試之。則不能復。然此又何故焉。他僕曰。吾鄰少年。作橫於卿里。力敵三十人。一旦嘗我。我提之入河。如捉雞入湯。彼哀號不已。我乃笑而遺之。又一僕曰。吾之友。厚我得妻。年甚少。爲惡僧誘。奸僧力能舉石。曰。自置於頂。行十里不息。吾友乞我助之。鬪吾至。僧處以二指起石。曰。轉之如旋風。僧大懼。自此他去。不再至。吳生曰。甚矣技之不可以已也。然是日行及暮。諸僕皆敗於盜。

吳生與四健僕。且行且語。時方秋初。暑未盡也。阿斗曰。今夕月望。天無片雲。吾輩夜行。殊佳。王三曰。吾腹患飢。得飯後。乃能行。然王三之意。殊不在飯。行囊所貯。牛脯足以療飢。而王三不欲噉。其意蓋在酒也。王三固力士。而嗜酒。特其嘗臥破屋中。聞鄰舍酒香。踰垣盜飲。手巨杓。狂吸至醉。釀酒者醒而見之。見爲王三。憚其力不敢近。隱糾十餘人。縛之。王三一吼。十餘人皆靡。釀家主人。少年孀居。聞警起。呼王三曰。三哥。快人。吃吾家杯酒。何以喧爲。請入吾舍。更斟陳酒。供之。王三入而再飲。洪醉而歸。明日嘔瀉不已。病臥十餘日。乃起。歎曰。吾以好酒。故乃爲兒女子所弄。然嗜飲如故。行過酒肆。必飲。而後行。阿斗知其然也。故調之曰。前行數里。當得酒肆。王三大喜。吳生曰。兵

燹之後村落邱墟風景荒落殊不耐觀吾甚悔此來王三曰吾昨飲於肆酒味亦殊劣吳生爲之大笑

未幾果得一酒肆吳生下馬入坐。壓酒者一奇醜婦人來往蹀躞狀甚恭謹。吳生嘗其酒不能下咽。自取牛脯啗之。而王三與阿斗輩聚飲於側座。吳生起謂王三曰。日已夕矣。盍訪宿所。醜婦人曰。宿此亦可。吳生不應。阿斗曰。吾固謂不如夜行佳也。醜婦人曰。諸客自南方來。不聞此間有莽和尚乎。彼方待諸客。諸客殆往而就死耳。時王三已醉。聞婦人言。問曰。莽和尚者何人。乃欲殺吾輩。婦人曰。莽和尚者年十六七子身。爲盜殺人無算。吏不敢捕。阿斗曰。是何能爲。王三曰。吾必往除之。吳生年少喜事。又恃諸僕勇。欣然躍馬而行。諸僕從之。王三且行且歌。王三前。阿斗與他二僕後。吳生聞之。踏月影而行。阿斗力士。尤近滑稽。家途中信口撰小說。以媚吳生。吳生知其誕。姑妄聽之。聊以自遣。阿斗曰。吾鄉有寺曰白雲寺。有僧自遠來。據而主之。僧能盡能詩。鄉之秀才皆與之遊。願僧性淫。聚尼媪而閉之隱室。保而相逐。吾方少年。博而負。意僧富。夜入寺。踞僧臥室之頂。起其瓦而窺之。見尼媪十餘人對僧作種種態。爭先後就僧。僧竟不倦。天將曉。尼媪散去。僧留一老媪與共飲。盡高粱三巨瓶。乃寢。吾怒僧甚。入而捫之。僧方酣臥。乃殺之。媪覺而躍起曰。奈何。殺吾所愛。口念阿彌陀佛。不置。余笑而出。恐事發。故遠遁。彼僧者奇人也。使其未酣。吾力不足以死之。王三曰。僧固不可測。吾所遇一尼。尤奇。吾少嘗爲盜。入一富家室。富家有女。少寡。大歸。擁奩甚富。吾率儕劫之。女方與一少尼共坐。相與誦經不歇。余之儕持白刃脅之。少尼出一指。點其額。余視之。已仰臥不能起矣。余駭極而奔。吳生曰。是一僧一尼者。未知視酒肆婦人所云。莽和尚者何如。阿

斗曰。莽和尚者。無是公也。酒肆婦人。計留吾輩。宿博取金錢。故撰斯言。以嚇吾輩。王三曰。此言近之。卽有莽和尚。如彼所云。亦難信耳。何足畏言。未畢。一人自叢樹間。躍出大聲曰。汝輩何來。何罵莽和尚。王三駐其馬。令曰。吾自殺和尚。阿斗輩自護主人。阿斗前行。近吳生。而和尚已牽生下馬。掖而疾走入山。蹊中去。王三阿斗共追之。然而和尚行徑熟。輕迅如飛。竟不能及。未幾。而和尚與生俱失。惟見空山月影。衰草霜華而已。

吳生文而弱。爲莽和尚力挾而行。深入山蹊。始冀阿斗輩救之。既而追號之聲。漸以益遠。四望皆荒林。頑石溪流。夾月作叫。巖聲若爲吳生呼救者。願自莽和尚外。無一人在其側。行近危崖。和尚置吳生於草茵之上。笑謂之曰。先生渴乎。吳生不敢答。和尚復問之。吳生徐視其面。則和尚者。貌美秀。甚眉目尤似好女。而年較弱。惟生儒衣冠。而和尚禿其首。不冠而短其服。手持一長劍。可三尺。有餘。撫視生。若憐之甚者。生大奇之。以爲如此人。乃孔武有力。樂於殺人。乃應之曰。吾固不渴。子何喜飲人血。和尚曰。吾嗜獸血。不嗜人血。嗜人血者。吾往做官矣。生曰。吾聞和尚殺人多矣。和尚曰。吾所殺者。人而獸者耳。生曰。今亦殺我乎。和尚曰。先生不爲官。吾固不殺。且吾殺先生。負吾姊矣。生聆其言。大惑不解。因問之曰。今將何以處我。和尚曰。吾奉先生歸家。所以處先生者。惟吾姊之命。言畢。和尚自就溪側。掬流水飲之。還生。行。生曰。吾亦欲飲水。和尚乃出一瓢。就溪挹水。合手供生。生知和尚無惡意。心志稍舒。曰。和尚挾我。至奈追我者。何。和尚曰。彼等皆盜也。行且殺先生。先生恃之爲健僕。是以虎自衛也。生曰。是未必然。和尚曰。毋多言。請就吾家宿。

吳生既爲莽和尚所挾。不得已隨之而行。途中四望。兩岸山木如奇鬼森立。秋風盪之。搖動作攫擊之狀。樹下草深及人腰。狐鼠跳擲其間。一徑橫斜。荆棘緣延。時時鈎衣欲裂。幸和尚前行。以劍拂之。稍稍無礙。涼月照人。又似碧海。姮娥念少年孤客。陷茲困難。撥雲下窺。示哀憐態。生且行且思。謂和尚何如人。不可知。然彼謂吾僕皆盜。殆有意耶。王三阿斗皆吾父。屢以護我者。在理不常有此事。且吾今欲遁。力不敵和尚。至和尚所。死生在其掌握。奈何。旋又念和尚自言有姊。和尚之姊。倘亦和尚一流人物耶。願和尚言殺我。則負其姊。種種疑想。往復不能釋。乃問和尚曰。此去和尚家幾里。和尚曰。三里耳。行即至矣。又問曰。所謂和尚家者。佛寺乎。和尚曰。吾爲和尚。理應以寺爲家。生曰。然則何以有姊。和尚曰。吾姊者。非常人也。而佛也。生笑曰。然則和尚獨處寺中耳。稱佛爲姊。可謂奇談。和尚曰。以色觀。有佛有姊。以空觀。無佛無姊。若論心同理同。吾姊卽佛。佛卽吾姊。生聆其言。大驚。夫以據綠林仗白刃。殺人如戲。深夜行劫之惡僧。忽於山蹊月影中。作此禪語。可謂千古希有之事。生欲再詰之。念和尚奇人。不可洩。以常語乃曰。和尚之姊。是佛。我與和尚亦何必非佛。和尚曰。此事待吾姊印證。不可誑語。欺人生笑曰。吾與和尚之姊。無緣。恐不能作座下弟子。和尚曰。此非吾所知也。言未畢。一虎躍出。伸爪攫生。和尚以劍劈其腦。虎負痛躍去。生懼極。倒於地。和尚負生而行。

和尚負吳生。行甚疾。生於前數時。聞驚猜迭。作腦力爲之眩。伏和尚肩。上不一作聲。但閉其目。任和尚所之。既而和尚曰。至矣。生啓其目。則見古寺。狀極宏敞。自側門入。見其垣宇荒殘。門題崩剝。階前古柏偃臥。作虬龍形。其

根半枯。巨籐繞之。及階而上。則方石傾圯。履之欲墮。和尚以手扶生。生既上。和尚引之入佛殿。則象設皆臥於地。苦生於上月影斜照之。而臥佛猶作慈悲相。無恨容也。和尚入殿後。生隨之。荒徑百步。乃近籬門。和尚以劍撥之。門自啓。生入。則見小院一所。秋花澹淡。而芳馨之氣。襲人衣裾。院偏小室五六間。和尚導生入。則一鏡熒然。照見四壁。白垩古畫一幅。懸於中。几榻設於畫之左側。和尚曰。夜深矣。先生睡。此吾入參吾姊。生唯唯而已。和尚既去。生視榻上。則清潔無纖塵。方欲去。外衣就寢。而和尚又至。手置茶器於几上。即反身去。生啜其茗。芳甘可味。旋就枕。竟不能熟睡。朦朧覺有兩人。傍壁間或坐或立。凝視之一僧。一女眉目宛然。不作聲。生諦視之。則壁間所懸畫也。此畫爲摩登迦女。兇攝如來。小弟阿難之圖。蓋係名筆。故於燈光中栩栩欲活。

天乍明。吳生耳際聞衆鳥喧聲。憶昨夕事恍如隔世。披衣出戶。見短垣四綠。叢竹離披。階前數畦。唯餘秋菊。念此非盜窟。類隱士居。隱士爲盜。則又何苦而莽和尚者。貌近世家子。且云有姊。學佛。然劫人於路。寧非盜之爲耶。其姊者。又何如人意者。其俠耶。俠有學仙者。奈何學佛。求之前例。斷云無之可也。忽又起一念。和尚者以莽名。而其貌甚美。其姊之貌。倘亦和尚類耶。使其姊如弟之美。則美人矣。美人而佛。殆佛之現女子身者歟。美人而學佛。則其爲功。當較常人爲難。常人之心。自矜已耳。苟爲美人。其蘊情必深。人之與以情也。亦衆吾知其不能成佛矣。忽又起一念。和尚云。吾殺先生。吾負吾姊。則吾之與美人。其殆有夙緣者耶。吾家居時。有妻媚。我有妾。畏我。吾時時涉獵羣籍。與古人如對語。視粉白黛綠。猶畫土也。願自謂好色之癖。種自天性。與花商恨。招月言愁。此種痴態。

時復有之。今此間美人安知非吾夙緣之所招耶？方念及此，又自噴曰：和尚云其姊即佛，我奈何作此痴想？此時吳生念念不離情界，而和尚來矣。喝曰：先生早起何耶？

吳生見和尚至，整衣迎入，謂之曰：吾初至此，不能熟寢，以故早起。和尚曰：是亦無妨，但此間狼虎多時，時夜入吾院，吾視之若貓狗。先生文士，豈能敵耶？前此數月，吾出吾姊挈婢玩月於階下，一熊突至，先犯婢，婢疾奔，勢且及姊，幸吾至，握其尾而擲之垣外，聞有聲，然吾姊爲之一笑。先生以爲此亦樂也，否耶？生曰：此真快人事矣。和尚曰：此何足言？吾獵於山後，倦而假寢，羣狼大至，四狼以口曳吾手足，他狼圍之而行，吾覺而猶伴爲死人，狼竟曳吾至一巨洞，聚而欲食吾肉。吾躍起，旋舞羣狼四奔，有墜澗而死者一狼，爲吾所扼，負而歸，煮其肉而食之。腥惡不可入口，人謂狼肉美，殆不然也。生曰：和尚好獵，和尚之姊不以弟殺生爲戒耶？和尚曰：吾姊固嘗戒我，然吾姊素食，吾不能耐，則時復行獵。言畢，和尚起曰：吾將與先生早膳。

和尚出，移時一婢携盤盪至，列於案上。和尚來與吳生共食，餽饌素潔，惟一盤爲肉品。和尚曰：此乳虎之肉也，生不敢食。和尚自食之，且曰：世間惡物不殺而食之，又何爲焉？自此日之後，吳生居於院中，日與和尚共食，願和尚食畢即去。有時與談，生所言者和尚不甚酬答，和尚所言者多自叙其行獵之樂。生既文士，聽之無味，而和尚見生愠，卽不復言。忽忽自去，生所需一婢供之。此婢荆布纈服，而風致嫣然，生獨坐時見婢，至卽引之，與言婢年十四五，天真爛然，不自拘束，亦甚樂與生近也。

一日。生問婢曰。爾何名。婢曰。吾固無名。生曰。人何得無名。婢笑不言。生又問曰。爾主人何爲者。姊弟二人。居此荒山。此外。獨無人耶。婢曰。吾年九歲時。已從主人來此矣。其居此之故。非吾所解。生又問曰。主人劫我至此。將以何爲。婢曰。先生厭此間。耶生曰。吾性不耐寂寞。婢曰。吾將請於主人。時時來此。伴先生。生笑曰。獨不慮主人之疑耶。婢曰。獨居思。倍人之情也。何疑之有。生曰。如男女之別。何。婢曰。男女便何如。生曰。以卿之慧。乃不解此。婢曰。吾見吾主人。姊弟相愛。甚。弟病。而其姊。手摩其腹。弟病未愈。姊垂泣不食。彼二人者。非男女耶。人又何疑之有。生曰。吾與卿。固非姊弟。婢曰。吾家有種菜之僕。年六十矣。嘗呼我爲妹。吾疑其人。可以爲吾之父。奈何。妹我若先生之年。殆可爲我之兄。生大笑。婢曰。先生何笑。生曰。天下男女之間。尙有親於兄妹者。婢曰。先生欺我。何者。爲親於兄妹。生憐其愁。擁婢於膝。以口親其頰。婢曰。卽此爲親於兄妹。耶生曰。又有甚於此者。婢曰。何爲。生曰。男女共枕。肌肉相摩。非兄妹之間。所能有之樂矣。婢曰。吾今夕。必請於主人。來與先生同榻耳。生曰。此何事。而可請之主人。爾主人必怒我與卿矣。婢曰。夜間無事。吾與先生爲樂。或當不禁。生曰。此事不可對主人。婢曰。此惡事。耶生曰。然。婢忽正色曰。先生奈何。教人爲惡。天下惡事。何樂之有。言至此。而莽和尚至矣。生遽釋婢。而婢猶立不去。和尚曰。去將飯來。

婢將飯至。和尚與吳生食畢。和尚曰。吾姊怒我。日出行獵。不肯讀書。天今且寒矣。吾意倦於外。出請先生。教督何如。生曰。吾在此。正患寂寞。得和尚共讀。固吾所願也。和尚曰。五經四史。吾姊已授我矣。三年而畢。今吾姊日事靜。

坐不暇教。我然時時督吾讀佛經。生曰：和尚固宜通內典。和尚曰：吾自明日始攜經來。此請先生教矣。吳生固嘗究心三乘，聞之頗喜。明日和尚手巨篋一發而觀之，則晉譯之華嚴也。白文無注，楷法精美，類名人錄本。

生曰：佳哉書也。和尚曰：是吾姊手鈔者。生大歎美。心念女子手鈔巨籍，精美如茲，固天下慧人也。企羨益摯。手持經閱之意殊不在佛經而在和尚之姊也。和尚讀華嚴有未解者，問之於生。生爲解之。有時生言近膚，和尚不肯信持，卷入內出曰：吾姊之言如彼。生歎曰：令姊所造非吾所及也。吾但能隨文解釋，令姊以禪釋教，能自轉經不爲經轉。其已得曹谿心印者乎？令姊卽佛和尚前語不誣。卽子亦慧絕他日，必大解脫。吾雖略涉佛乘，不過聊資文筆，實無所得。在此無以益子和尚。曰：吾姊不肯放先生去。生曰：令姊佛地位人，何所取於凡人？和尚曰：此殆有故，吾亦不能解也。自此生日與和尚讀華嚴經，晚飯後生卽入而生所愛憐之婢，常於燈下與生作慙談。生旣知和尚之姊有得於禪學，必無閒情及己。乃於此婢尚不能無情也。一夕婢謂生曰：吾已請於主人矣。今夕來伴先生臥。

吳生在華和尚處，日與和尚研究佛乘。夜膳畢，和尚自去。婢來笑問曰：先生何時始臥？吳生曰：可以臥則臥耳。婢乃拂生衾枕。吳生憶日間之言，知婢且宿此。忽念吾以孤身客此，和尚蹤跡奇詭，孔武有力，而其姊湛於內典，數月間未聞其語，未見其人。此其操行清卓，有異於常人者。今無故以婢待我，理不可解。我率爾受之，非所以自處也。且日間和尚未言及此，或非和尚姊弟之意。婢子自爲謠言惑我耳。果若是則今日之事必激和尚之怒。而吾

命。且。立。盡。卽。和。尙。不。殺。我。然。我。來。此。後。和。尙。姊。弟。所。以。見。待。者。意。似。至。厚。我。今。爲。此。明。日。愧。見。和。尙。矣。吳。生。豪。富。子。不。能。無。憐。色。之。念。今。作。此。想。正。其。根。性。深。厚。不。同。於。輕。薄。者。流。婢。見。之。笑。曰。先。生。何。思。之。深。吳。生。曰。吾。甚。愛。爾。願。今。夕。留。爾。宿。此。如。爾。主。人。何。婢。曰。主。人。命。也。主。人。言。先。生。既。厭。獨。宿。爾。可。往。伴。先。生。臥。耳。吳。生。曰。信。乎。婢。曰。吾。家。無。打。誑。語。人。吳。生。曰。待。吾。明。日。質。之。和。尙。婢。曰。此。小。事。耳。何。絮。絮。爲。今。夕。內。宅。之。門。閉。矣。吾。不。能。回。吳。生。無。奈。和。衣。而。睡。使。婢。臥。其。後。心。搖。搖。不。能。自。持。忽。念。佛。號。投。於。亂。心。無。不。靜。卽。默。念。彌。陀。佛。不。輟。移。時。竟。入。黑。甜。鄉。矣。天。明。生。起。婢。尙。未。醒。也。生。呼。之。乃。起。婢。曰。昨。夕。之。睡。大。適。卽。啓。門。而。去。

移。時。和。尙。來。取。經。讀。之。吳。生。時。欲。以。婢。事。詢。之。艱。於。啓。齒。乘。休。息。時。指。壁。間。所。懸。摩。登。迦。咒。攝。阿。難。之。圖。謂。和。尙。曰。此。事。見。楞。嚴。經。楞。嚴。所。明。乃。竟。究。堅。固。之。理。而。以。妖。女。攝。僧。之。事。開。其。端。婦。孺。靡。靡。幾。毀。戒。體。非。如。來。神。咒。則。阿。難。自。此。墮。落。和。尙。處。此。能。自。拔。乎。和。尙。曰。吾。學。佛。方。始。未。解。此。義。先。生。窮。究。佛。乘。妙。義。瀾。翻。荷。但。取。多。聞。而。未。明。真。心。則。欲。不。爲。阿。難。而。不。能。矣。生。知。和。尙。已。知。昨。夕。之。事。故。假。此。諷。已。因。謂。和。尙。曰。吾。未。嘗。以。成。佛。自。期。和。尙。何。爲。以。計。見。試。和。尙。曰。先。生。謂。遣。婢。侍。寢。之。事。乎。此。非。試。先。生。也。吾。姊。謂。吾。家。無。需。此。婢。當。使。之。從。先。生。去。先。遣。侍。先。生。聊。破。岑。寂。先。生。既。非。比。邱。則。男。女。之。慾。自。世。法。所。有。不。欲。以。佛。家。之。律。相。繩。也。生。大。笑。曰。是。謂。我。不。能。成。佛。也。非。法。門。廣。大。之。義。矣。吾。能。以。佛。號。自。鎮。此。心。坐。懷。不。亂。可。以。自。明。和。尙。曰。此。仍。假。借。他。方。耳。未。足。恃。也。生。聞。和。尙。所。得。有。深。於。己。者。默。然。不。語。者。久。之。旣。而。曰。自。方。何。在。和。尙。曰。吾。亦。不。知。是。在。先。生。是。夕。婢。子。復。來。

吳生憶和尚日間之言。對此慧婢。興味索然。婢笑謂生曰。先生夕寢。不解衣乎。生知其挑己。應之曰。獨睡則解衣。與爾同榻。衣不可解。婢曰。吾不解此言。願吾主人言。吾於三四日後。當從先生南歸。先生許之。否耶。生曰。此又何不可者。吾家食指凡百餘人。加爾一人。不爲多也。唯爾亦忍離爾主人耶。婢曰。主人之命。吾敢不從。生默然。婢以手啓簾曰。今夜月色佳。耶月光自簾下適映其面。慧光煥發。如畫中人。凡美人之美。得月影照之。則動人益易。而穢客孤懷。雅人情興。其在。月夕則自然感發生際。此已不能自持。因携婢手啓戶。玩月。婢作慙語。生不復與酬答。旋入解衣而寢。明日和尚推戶而入。喝曰。何起之遲。耶生披衣起。對和尚面有慚色。和尚曰。吾固知先生之有此也。天下之事。看得破。方把得住。徒以念佛澄心。以爲對治之法。是以藥治病。藥去而病旋生。假借他力。有時墮落。苟知人我皆空。色相俱幻。則西施南威亦泡影耳。何遽自礙菩提。生無以答。自是日後。生日與和尚同讀佛經。夜則擁婢而臥。和尚日益精進。而生自文義之外。竟無以益和尚者。心甚不自安。一日謂和尚曰。吾居此久矣。不能無歸念。奈何。和尚曰。易耳。吾請之吾姊。

(未完)

殘陽淚

笑雲

綠柳數行。紅樓一角。微風過處。千條萬縷。隨風作起。眠而小蠻腰樣。纖弱無力。一若不勝其春困者。樓之四圍。周以短牆。牆外桃樹。交枝連陰。萬花齊發。且成林焉。時則一抹斜陽。返照入花叢深處。疊錦堆霞。作一片可憐紅。花底隱隱似有人影。負手獨立。仰首樓頭。喃喃自語。語細不可辨。忽又低頭頓足。微聞長歎。往來蹀躞。無少停。既則

雙目復直注樓頭。顏色慘變。神經若驟感非常劇痛者。淚珠錯落。奪眶而出。點點滴滴。直與桃花紅雨。萬點齊飛。撲簌襟袖。問夕陽既下。始收淚。蹣跚前去。嗟乎諸君。此其人必其胸中有至悲極苦之隱痛。不可以告人。悵望樓頭。痛揮情淚。一若來與此一席地作長別者。雖一段傷心之史。尙未能得其真相。而默揣情狀。固望而知爲傷春人也。

舊地重來。新愁疊起。傷春人一掬淚。痛灑於花陰之下。迄無人過。而慰問之。此豈青衫心事哉。一管夢中之彩。描來恨裏之波。才子佳人同歸一哭。良可唱也。王生懷玉。字夢珊。家世幽燕。先代以經商起家。雄於財。父漱泉爲名孝廉。夢珊生九歲。喪母。有弱弟三歲而殤。玉樹臨風。一枝挺秀。父愛之甚。雖讀書未嘗督責。夢珊益自刻勵。稍長。工詩歌。善劍術。尤豪於飲。嘗往來燕趙。問酒酣耳熱。拔劍起舞。悲歌慷慨。跌宕自喜。長於情。嘗謂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彼道學家。斷斷言性。纔說着情字。便爾怒目相爭。斥爲無禮。其實性情原非二物。濫情言性。無非一副假面目。烏能得人情之正哉。其父聞而笑曰。痴兒論性。言情頗多。見地只恐心地不能超脫。致爲情誤。則春蠶作繭。層層自縛。墮入情魔。骯髒此大好青春。是可慮耳。嗟嗟。孰意夢珊始則長於情。繼則溺於情。終且佻傥無聊。卒以情死。而其結果。竟不出乃父之逆料耶。

歲月不居。年華容易。夢珊年二十矣。隨其父宦游浙中。浙江固所稱佳山水。夢珊之來也。以春三月。山容含翠。柳眼舒青。大好春光。都可人意。蓋夢珊燕人也。自北而南。所歷名山大川。固已飽嘗眼底。發爲歌詠。一一盡收作笑。

囊中物。惟此西湖風物。晴光潑潑。雨色空濛。彷彿於詩中。遇之柳浪聞鶯。花港觀魚。又彷彿。親歷其境。而一駐游蹤也。今也人來勝地。逸興過飛。以多情之夢。固知其對此良辰美景。西子湖頭。一少年策蹇。背詩囊。得得前行。非王生夢耶。夢耶。夢耶。何往訪。鮑跡耳。柳色深。聞僅有一坏土耳。深深葬玉。鬱鬱埋香。是不可不一爲憑弔者。行行重行行。而三尺孤墳。野花齊發。枝上啼鵲一聲兩聲。恍若美人香魂。隨風栩栩。飛上枝頭。再泣再咽。訴身世之悲。憐惜者。夢珊徘徊良久。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因即誦花月痕句。寂寞獨憐荒塚在。埋香。歌至再至。三雲時間。腦海思潮。翻騰作勢。迴環往復。一瀉千里。而銀海嫩波。亦幾如流泉。塚一片土矣。嗟乎。夢珊何傷心。一至於此。痛美人之淪落。慨身世之飄零。盡情一哭。所以蓋夢珊。雖年纔弱冠。而悲愁境遇。已親嘗之。蒼蔭先凋。弱弟不祿。膝下相依。惟此白髮星。官出守宦海。風波正不可測。而一念及大好光陰。昔人在苒青春。不再來日。大難只此眼前。千古當年。檀板金樽。今日斜陽芳草。幽情豪氣。一例沈淪。劫餘軀殼。更復留得幾時。他日亦惟賸此。纍纍荒土。爲千秋紀念品而已。夢珊作如是想。其傷心宜也。落日銜山。暝色四歸。入見老父。父曰。兒安往者。來何遲也。夢珊以遨遊湖上。對晚餐已畢。旋入書室。一燈枯。遇不快意事。常易起一種特殊之感。觸非悲非痛。塊然漠然。無以自解。而並不自知。所謂。

歡笑不成愁是也。夢瑤孤增灑淚。興盡歸來。陡覺眼底春光。都是心頭惡感。意謂人世間勞精疲神。老死於浮名淨利。一旦幻夢大覺。鏡花水月。着手皆空。有幾多快樂年華。只餘得悲愁事業。誠不若一草一木。待春而萌。及秋而落。榮枯隨時不識。不知之爲愈矣。夢瑤思潮起落。離奇詭幻。由痴情而生。幻想由幻想而抱悲觀。頓覺茫茫人世。幾無足以棲息者。孰知造化弄人。方百出其伎倆。特設兒女情場。先之以喜。繼之以悲。魔劫重重。籠罩於夢瑤一身而死。夢瑤哉。

春窗初曉。啼鳥數聲。一似催回好夢。喚起春人。爲道出遊春之樂者。夢瑤一夜無眠。形神乃至疲憊。日向午猶昏臥未起。奚奴逡巡自外入。報不速之客來。伊何人。則夢瑤新交陸子筱軒也。筱軒錢塘人。長於夢瑤二歲。豪放不羈。善談諧。與夢瑤友不及一句。交聯新雨。座滿春風。情意兩投。相見恨晚。今其來也。欲挈夢瑤作湖上遊。夢瑤強起。意不欲往。筱軒曰。子真不情人哉。西湖風物。春來大佳。苟非俗子。寧不欲小駐遊蹤。留連光景者。聞吾子夙耽吟咏。正可藉此揮綽翰藻。點綴春華。今寂寂若是。西湖有知不且笑汝。殺風景耶。夢瑤曰。誠然。昨日騎驢湖上。踽踽獨行。覽眼前景物。只覺了無可玩。偶成一絕。亦幾唐突西湖矣。試爲子誦之。『花間好夢迷蝴蝶。樹上春風叫子規。自是客愁難灑脫。西湖雖好我無詩。』筱軒曰。佳句佳句。何謂無詩。今且與子買三尺瓜皮小艇。一探六橋之勝。攜得錦囊滿貯。佳什歸也。意再四。夢瑤不獲已。乃入白其父。遂相將出門去。步出湧金門。行行不半里。一片湖光。瑩然接觸於眼簾。翠浪千層。青山四照。彷彿美人臨水。榭曉妝雲鬢。霧鬢掩。

映於明鏡中者。招招舟子。多持篙倚船頭。問春人遊蹤消息。筱軒偕夢珊至。則擇一舟而登焉。桂棹蘭漿。放乎中流。水窗四闢。一色空明。遙望湖心亭。倒映水底。稍北則孤山峙立。其下則所謂蘇堤橫界湖中。六橋隱隱。波心約略。可指數。舟入裏湖。緊傍玉帶橋泊焉。筱軒曰。入春以來。湖山明媚。含笑迎人。然來此遊者。非村俗卽執袴大開酒肉場。令我輩直無插足地。不知辱沒名勝幾許。今幸稍清淨。而我與子來。水國春光。遙山景色。當亦歡迎之不暇矣。是處有岳王墳。蘇小墓。忠骨有靈。芳魂不死。英雄兒女。各自千秋。大足爲湖山生色。子盍從我一憑弔乎。夢珊唯唯。乃相與舍舟登岸。

閱者諸君。亦知夢珊今日之遊興何如乎。蘇小墳前一滴淚。昨日事耳。今又來此。何以爲情。而筱軒不知也。先謁岳王之墓。再臨蘇小之墳。筱軒口角生春。津津有味。爲道當日艷史。且曰。子今者可以大張錦囊。飽收佳句。予也愧不能詩。而頗識詩。竊恨無返魂妙術。喚醒真真。以一聆汝情玉憐香。銷魂絕妙詞也。夢珊意殊不屬。躊躇復躊躇。萬感在心。曲口雖唯唯。而終不能成一字。

未幾暮靄蒼然。飛還倦鳥。舟子亦尋途來。頻頻促歸。乃返而登舟。由裏湖出外湖。遙指歸途。湧金門已巍然在望。夢珊長立船頭。筱軒遙指曰。是所謂雷峯夕照也。塔頂高聳。徒倚斜陽。亦西湖十景之一。方語間。瞥見一舟自上流來。橫夢珊舟而過。船窗開處。一女郎憑窗凝睇。梨花人面。掩映波光。望之。不啻春水船中坐。天上人也。夢珊急注視。而彼姝目光。適與夢珊視綫。雙方相觸。成一直綫。夢珊方凝神諦視。而畫槳雙飛。倏已去遠。驚波十丈。蕩起

旋渦。夢珊神情懊喪。癡立船頭。一片心旌。恍逐美人船。以去。筱軒笑問曰。子何見者。何中心忽若有所失耶。夢珊不答。若弗聞者。嗟乎諸君。夢珊情深一往矣。

船頭人影。雙照斜陽。夢珊默不作一語。筱軒亦噤不一聲。冷眼旁觀。意欲待夢珊先發問者。惟時滿船寂寂。雙漿翻波。作汨汨聲。俯視清流。空明澄澈。而盈盈波眼。恍似含睇微笑。與遊子相迎。送覺美人船。猶彷彿隱現於眼底也。夢珊忽大聲曰。嗟彼姝者。子美而艷。適從何來。今不知從何處去休矣。筱軒笑曰。子半晌無言。而今一鳴驚人。脫非我留意者。不且失足墮水耶。彼其之子。我識其處。且能道其詳。子不見白髮老嫗坐船頭者。爲彼美之母乎。我固知子目眩於鶩鴻之影。而未及見夫老嫗之龍鍾也。今者嘆色催歸。不及縱談矣。願子少安毋躁。佇待來朝。遲我於西悅來茶居。進一壺碧螺春。與子開半日談話可乎。夢珊殊懊喪。有若怒筱軒之不情。故秘密此美人消息者。

欸乃數聲。歸舟達岸。乃給舟子值。忽忽上岸行。筱軒曰。子其歸休。我亦請從此逝。詰朝當與子相見於湖濱耳。揚長而去。夢珊徒步歸。父曰。兒乎。兩日奔波。果何所事。因人風日。亦當稍休憩。毋過事浪游也。吾老矣。案牘勞形。擾擾終日。入夜苦不成寐。每憶摩詰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之句。輒深慨想。回首家山。如在天上。非無張翰尊鱸之思。卒抱王粲登樓之感。苟他日者。得嘯傲林泉。優游物外。且畢汝婚事。則吾願了矣。語時。慈愛之容。隱呈不豫之色。夢珊聞父言。心忤然動。思欲竟一言。以爲老父慰。而卒不能得。孤燈雙影。相對默然。

夢珊一腔心事。陡聞老父言。頓念茫茫身世。正如浮雲在空。變幻靡定。直無歸宿之所。家庭樂事。眼前固已無多。人海飄萍。後顧不堪設想。時昔豪爽氣概。都覺銷磨淨盡。嗟乎。夢珊心寸。寸灰矣。然冥想之餘。愛潮復熱。心頭眼底。美人小影。又若突現於前。一縷情絲。繚繞蕩漾。時壁上時鐘。噹噹報十下。案頭青燈。着花作語。淡色明月。穿窗入照。几榻如水。夢珊萬種情懷。顛倒枕上。竟不成寐。閱者諸君。當知夢珊今夕失眠。其中心之纏綿鬱結。且更甚於前夕。豪氣十分。綠客減熱情。一片爲情輸。尤物之禍人。歟。亦夢珊自作之孽也。

翌日。夢珊白其父。謂友有約。會當去。父囑早歸。乃行。西悅來故。傍湖濱。危樓三楹。殊軒敞。湖光明澈。如圓鏡。若懸几案間。以故遊人羣聚。作茶話。座無虛席。夢珊手一壺。憑欄遠矚。急待筱軒之至。未幾。筱軒果來。纔登樓。夢珊速之入座。乃就訊彼美消息焉。

筱軒曰。船中人乎。是名蕙娘。姓謝氏。年華二九。待字深閨。子苟未婚者。是可圖焉。其先世家吳中。祖父某宦豫章。繼卒於任。家故非素封。幾無以歸葬。及蕙娘父而家益落。父號哲生。讀書謹飭士也。勤治硯田。生涯頗不惡。三年前。佐某公幕來浙。遂携其家來。卜居於錢塘門外。不半年。以疫疾死。僅一子。曰就雄。蕙娘兄也。美風姿。眉目如畫。長身玉立。每出游。道旁人爭羨之。曰此翩翩者佳公子也。性穎悟。入中學肄業。試輒冠其曹。與予交二載。爽直有豪氣。有所言必盡。每話及家世。輒慘然不樂。去年秋。泛舟西湖。舟覆入水。驚悸得寒疾。臥旬餘亦死。蕙娘之母。既哭其夫。又哭其子。淚枯腸斷。老態驟增。今者雙棺猶停於堂。勢不能歸也。母女二人。形影相弔。每值風雨之夕。嗚

嗚哭聲直達戶外。此其鄰人爲我言者。

雖然。蕙娘之母。老懷亦既大惡。所藉以自慰而稍殺哀思者。惟此掌上珠蕙娘耳。蕙娘兒時。父教之讀。輒琅琅上口。既長。嫻習女紅。有神針之目。刺繡吐絨之暇。雅好詩書。久之。遂工五七言。格妙簪花。才爭咏絮。父母嘗爲之訂婚某氏。故家也。蕙娘意不悅。母私詢之。曰。兒固非敢逆親命者。彼碌碌富家子。總有多金。兒不願也。寧效嬰兒。子長處深閨。事雙親以終身耳。母知其志。別有在。遂不之強。許自擇焉。此事余多得之於其兄。競雄言。故能知其詳。今疊遭顛沛。其母急思爲擇佳壻。俾蕙娘得所而已。亦得以娛晚景。然及今。雀屏猶未中選也。曩競雄在。嘗一再過其廬。老夫人和藹而誠樸。予呼以伯母。自競雄歿而謝氏之庭。乃無予之足跡。予苟未婚。予猶能爲子往作說客。以撮合山。自任然事之諧否。當待蕙娘自決。老夫人固不能強予。更無能爲力也。筱軒語時。目注夢珊。夢珊轉默無一語。貌若甚戚者。

閱者諸君。筱軒之言。夢珊喜信也。今也有喜而憂。是亦出人意外。至可奇異。然而夢珊之心。固大有作用。在一聞蕙娘身世。淒涼悲苦。至不可問。於是一念爲蕙娘之母。悲一念又爲蕙娘憐。彼蒼者天。胡太酷毒。信如筱軒言。則彼蕙娘與其母。不且日處愁雲慘霧中耶。使此後而天憐蕙娘者。嫁得如意郎君。而彼老母亦得依壻。鄉以樂暮年。不至焚燒弔影生者。既得所死者。亦慰心矣。今蕙娘猶未字。其意殆出於愛才之一念。是以一寸芳心。殊難取決也。夢珊默默爲蕙娘計。久之。乃靦然謂筱軒曰。蕙娘清才。遭家不造。言之可憐。予固未婚。子果能爲我謀者。固

所願也。彼軒諾之約三日後以佳音告。遂別去。

藥鎗煙裏。過了清明。不情之病魔。忽地橫入於夢珊之父。衰老之年。那禁磨折。呻吟床褥。爲狀至苦。夢珊躬治湯藥。夜以繼日。目不交睫者幾半月。父病漸瘳。心乃大慰。父曰。夢兒。汝大苦矣。今我病幸愈。得保無恙。願風燭殘年。遠離鄉井。人事不可測。是亦至足慮者。宦途况味。已淺嘗之。我意將解職。賦歸去來辭耳。嗟乎。夢珊滿腔心事。壓住心頭。正不知從何處說起。半月以來。奉侍老父。未嘗廢離。佇望彼軒。杳無消息。今聞父言。不啻晴空霹靂。耳鼓爲之震動。神經爲之麻木。於無可如何之中。作聊自慰藉之想。苟彼軒而撮合有力者。猶得及訂鴛盟。歸也。父病愈三日。夢珊欲訪彼軒於其廬。而惜憤碧翁。忽以無情風雨。橫加阻。卒不果行。

風風雨雨。春去江南。斗室孤燈。蕭然對影。夢珊日坐愁城。胡以堪此。匝一句而雨霽。乃急造彼軒廬。彼軒適他往。久之乃至。笑曰。三日之約。忽及三句。我知子心急如焚。而望眼且穿矣。昔日之事。幸不辱命。自與子別。越日即過。煎娘居。老夫人邀予入旁室。是室也。爲昔時競雄讀書處。予訪競雄。常憩於此。作竟日談。今書城鬱鬱。多半塵封。募地重來。令我淒然欲淚。老夫人則含淚告予曰。陸先生多時不見。人事滄桑。先夫子自携家來。一門棄陸。未幾遂罹於疫。稔折棟摧。不幸已甚。雄兒肄業中學。將屆畢業。曩嘗從先生遊。氣體充實。似非不壽者。而卒遭橫死。屈指三四年間。慘變迭乘。門祚衰薄。一至於此。今窮居異鄉。別無親故。誰爲我謀者。弱息。趙兒粗解詩書。個妮子痴情。願得才郎而事之。蹉跎至今。猶未字也。老身晚景。無多不復久居人世。苟及見煎兒。得快婿者。私心猶可稍慰。

否則長逝者魂魄賚恨更無窮期矣。言次淚落如綆。予乃跼踖至於不能安坐。強慰之曰。伯母勿悲。逝者已矣。哀痛傷生亦自無益。令媛淑質清才。何患無佳婿。邑宰王公。燕人也。其公子曰夢珊。與予友善。年甫弱冠。才名藉盛。丰采俊逸。陸機衡玠之流也。今猶未婚。苟得坦腹東床。豈非天生嘉耦哉。老夫人聞予言。曠然破涕。繼而曰。趙兒性偏強。予亦不能自主。容當告之。遂起去。夢珊乎。方予語時。趙娘已躡步下樓。從屏間窺客。個中消息早已透漏。老夫人方離座而樓梯忽作一陣細碎響。予固逆知必趙娘因其母來而急登樓也。

移時老夫人始至。面有喜色。曰。趙兒無他語。憑阿母主張而已。痴婢子每論及婚事。輒拂予意。今默無他言。似已首肯。王家子果美而才者。老身亦心許之矣。先生鑿與雄兒善相示。以誠。今先生言決非欺予者。然得偕王公子來待老身一識。且與趙兒一見者。證盟覲面。杜厥悔心。是亦近世文明習尚也。先生以爲何如。予唯唯應諾。遂出夢珊乎。子之艷福。修得幾生。脫我未婚。正不知若何妒煞。夢珊大笑。筱軒亦笑曰。今可速歸。準備得一身好裝束。明日當與子偕行。會作新郎去也。夢珊既驚且喜。轉不能答一語。遂別筱軒歸。

閱者諸君。人生遇可喜事。其最好時機。祇在將圓未圓之候。一種希望心。蓬蓬勃勃。直欲達華氏表。沸度以上。過此則又漸降。漸低。久之遂淡。然若忘一般。心理上之作用。亦不知其所以然。今夢珊好事將諧。佳盟待訂。歡苗愛業。直向心田。舉昔日愁魔。恨窟。拔除淨盡。不復有一絲可留之餘地。鴛鴦枕上喜裁。並蒂之花。翡翠屏前。試縮同心之結。從此愛河不涸。恨海終填。緣締赤繩。盟要白首矣。而孰知一段良緣。竟不出十日。等諸夢幻泡影乎。夢珊

畢生可喜之事。乃僅僅得此極短促之時期。過此以往。遂日坐於愁邊恨裏。嗟乎。此豈夢珊所及料。又豈筱軒所及料哉。

柳暗前村。啼殘鶯語。槐陰滿地。新試蟬聲。二人或前或後。指點沿途風景。向錢塘門外來。閱者諸君。固知爲夢珊與筱軒也。未幾至謝氏廬。夢珊此時轉躑躅不前。筱軒讓之入。曰。何用作此兒女子態。速趨拜外姑。夢珊乃遂逡入。筱軒故發其銳利之聲浪。曰。伯母。王公子來矣。老夫人微笑。款容登堂。坐既定。摩挲老眼。細認新郎。良久笑曰。陸先生非欺予者。果佳婿也。蕙兒有託矣。夢珊聞言。驚喜不能自持。老夫人旋起曰。兩情相證。是不可不一見。當令蕙兒來。遂登樓去。移時始聞樓梯步步作聲。却又遲遲不出。耽延多時。老夫人始挈蕙娘出屏前。曰。痴兒。毋多作態。證婚文明事。多出於兩情之結合。今者余不專也。蕙娘紅暈雙頰。障身母後。慧眼流波。忽及夢珊。不覺心忤。忤動。暗是翩翩者。非當日長立船頭相遇於中流者耶。蕙娘且驚且羞。急低其首。老夫人續言曰。家遭不幸。困厄他鄉。惟此弱息相依爲命。余既衰老且病。每念後事。心焉憂之。今陸先生來。爲撮合之山。王郎多才。是誠快婿。然今世婚嫁問題。證盟之始。多尙自由。一洗從前積習。打消許多障礙。誠大佳事。汝二人之意。果何如者。老夫人言畢。目灼灼視夢珊。更視蕙娘。皆默無一語。乃笑曰。兩俱無言。都已默認。余爲主席者。此一椿議案。可以付表決矣。蕙娘旋入屏後去。老夫人顧夢珊曰。夢郎。今爲我婿。蕙兒得所。誠大幸事。千金一諾。不容輕背。我家故清貧。又疊經喪變。聘禮厚薄。在所不計。幸歸語堂。上下得佳日。來可也。夢珊噉應曰。謹如命。遂逡巡告別。

夕陽隱隱。人影雙雙。夢瑤惘惘出門。猶頻頻回顧。覺彼榜樓楊柳。臨風搖曳。似惜行人之欲去。漫舞長條。爲主人送客。而多情樓角。紅倚斜陽。亦若故發其絢爛之色。突現眼簾。以表示戀戀不忍別之意。夢瑤此時行矣。無情留也不得。腦海千重。猶留情影。銀燭幾丈。恍隔蓬山。分明來時舊路。平添一段離愁。嗟乎夢瑤。胡爲悵惘若此。從今一去。地角天涯。彼可愛之蘆娘。竟不得復見。他日紅棠鵲叫。綠柳鶯啼。卽作此慘澹情場收局。崔護重來。劇增哀感。而夢瑤今日猶夢夢也。嗚呼傷矣。

(未完)

花開花落

雙 熱

客歲予遊海上。得一新雨曰高頤。孫年方壯而貌已衰。髮雖未霜而頭半童矣。與人笑語。精采不異。恆人然試於靜默時。窺其面額際。恆作波紋之皺。而眉宇亦低蹙。不揚。望而知其爲傷心人也。予識頤孫。在昔年花裏。時彼爲上海盲童學校教師。如此生涯。太無趣味。頤孫平居鬱鬱。則集二三知己。銜杯痛飲。借酒澆愁。醉中每流涕而嗚。嗚或叩之。則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予與頤孫交淺。造次之間。正未敢饒舌。向之問短長也。居久之。頤孫忽棄擲。教鞭退而隱於酒市。糾酒人幾輩。醉金設酒肆於四馬路之惠福里。而名之曰醉鄉。頤孫日夕持籌握算。司出納焉。帘子新挑之日。頤孫招予飲酒。莫談。各陳肺腑。頤孫喟然歎曰。予將終老是鄉矣。舊恨萬千。當可以一醉忘之。然偶迴首當年。予嗜飲。每至泥醉。醉後或露宿風雪中。與乞兒爭階前尺寸地。或迎風而倒。體至毀傷。甚且流血。或嘔吐狼藉中酒。而却飲者。數日子。妻輒戒予節飲。而其看護醉人。又殊細膩。熨貼。今予

錄矣。縱飲更無人戒。被酒顛倒。或至墜馬。落井。擔憂者尙何人哉。嗚呼。子之鰥。嗚呼。子妻之死。個中儘有傷心事。子欲言之。更僕不能盡也。

越三日。頤孫又過予。探袖出一冊子。授予。題其簽曰。嗚呼。子妻之死。頤孫曰。君試觀之。倘肯探此葑菲。飾以文藻。輯成一部新小說。泉下人有知。當盈盈而拜也。予曰。諾。他日當有以報命。嗚呼。他日。何日。遷延。直至今朝。甚矣。予之宿諾也。年來杜門不出。予與頤孫。久梗消息。頤孫無恙耶。醉鄉無恙耶。今日者。予偶陳篋。發書。忽得頤孫當日授予之小冊子。乃本書中。意述頤孫夫人之已事。如次。頤孫。今安在。倘覽斯文。能無觸目傷心。愴然而涕下耶。

(一)馬勃餘生在。老儒入夢來。

頤孫夫人母氏花。其父名景鋪。字韻笙。母戴氏。餘杭戴熙族裔也。女士外父露軒。以名孝廉官。黔中花氏爲黔中聞族。因相結爲姻。姪露軒之女公子適韻笙。年餘而生女士。女士生旬日而母卒。呱呱墮地。小目如盲。尙未識阿母。面長而短。而阿母已棄此一塊肉而去。葬砧之悼。亡當何如也。念失母之難。其何能活。姑招乳媪以哺。十日。嬰兒口不擇味。小舌咀咀。安然如在母懷。凡七閱月。孤雛解笑矣。蠕蠕躍躍。生氣漸充。乳媪以爲鞠養有功。則放然自大。索值無厭。語侵主人。主人怒。麾之去。屢易他媪。乳入兒口。輒吐棄。乃父韻笙試飲兒以米之漿。牛之乳。以餵黃口。黃口甘之一日。兒忽患驚風。夜半突死。舉而棄諸馬矢中。或謂馬矢能壓驚也。遲明視之。果蘇韻笙喜。復撫之。耐數年抱哺之勞。一顆掌中珠。幸不韜光。沆彩韻笙爲之破涕而笑。然女士之面。酷肖亡母。韻笙每對之而揮。

情淚也。

說海

三十八

女士之母夫人幼從父讀長而有文名工書法蠟楷簪花得者珍之韻笙每有著作抄錄悉委閩人閩人自孕女士頗守胎教不苟言笑井曰之餘向綠窗閒坐騁懷於書城管城腹中兒之慧根蓋由此種矣女士墮地之則一夕其父夢一老儒挾叢書而求售都未經見者也乃購而讀之一卷初開突見一赤色蜘蛛大徑寸有光瑩瑩如璽蹣跚於紙上驚而覺家人報夫人臨蓐矣韻笙曰奇哉因名女士曰玉書字佩芬乳名寶瓊及女士長自號曰嘉維其抱負之雄飛可知也

女士年六歲口齒殊了常伶俐嘗與阿父言夢己爲老儒離家里許有宅在焉宅多藏書書無恙人亦無恙一老妻一弱女孤寡可憐云韻笙素講理學則嗤以鼻曰若真夢話矣然女士屢夢之而歷言之韻笙又曰奇哉稚子初未出門一步而夢中歷境何若駕輕就熟也戲携女士往果如夢話離家里許果得所謂老儒之宅門無守犬屋有啼鳥女士直前曰是矣入門卽見一白頭嫗方向日取暖一婦年可三十許當戶而坐緘佩芬曰可憐可憐韻笙以突如其來造次無所藉口乃語嫗聞此問多藏書信乎嫗曰然拙夫以筆耕自食今死七年矣身後無長物賸有萬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安得廢物利用待價而沽母子焚燹行且填溝壑矣佩芬聞嫗言放淚如潮父撫之不止叱之乃止則牽父之舊入藏書之室指盈盈架上書言某書在某處某書凡若干冊父驗之歷歷不爽佩芬更與老嫗瑣話家事一如老儒生前其家母女咸大駭韻笙乃以實告母女竟擁佩芬而號泣佩芬亦

號泣韻笙乃出二十金爲老嫗壽而携全唐詩一部以歸自後嫗每挾其藏書向韻笙告急韻笙雖厭之然以佩芬故不忍拒嫗必如願以償而去韻笙常戲謂佩芬曰何物腐儒以漠不相關之家累累乃翁乎佩芬惟憨笑未嘗有以對也其後老嫗死佩芬請於父爲之營葬如禮嫗有女已嫁而早寡歸依母氏爲活母今死女失所矣佩芬憫之又請於父置薄命女於清節堂清節堂者乃贍養貧不能自存之嫗嫗者也

著者曰夢事成真前生證果稗官野史往往言之鑿鑿予未嘗敢信也如彼老儒者入韻笙夢裏爲佩芬前身是真駭人聽聞者矣顧孫老誠人也其言必不我誑彼韻笙固理學家然且稱奇而徵信予又烏得而不信哉顧孫云佩芬送嫗之死營女之生了此前因如釋重負令人聞之播爲美談父老春秋高今猶能道其詳者嗚呼是誠奇矣

(二)絕無脂粉氣

戲化木蘭身

佩芬生小憨跳揚長可入男兒之伍爲兒嬉戲活潑潑地踢球打拔無技不精春日風高兒童大樂爭放紙爲十色五光天色爲之生媚佩芬歲必乞錢買紙爲入廣場放之然家園無野風爲飛不能高往往倦飛而墜佩芬則異想天開梯屋登高坐屋頂逸待紙爲風父知之而危之呼之下佩芬嬌嗔頑坐不聽焉貽中女子亦尙環耳而束足而佩芬苦之強之輒大號憤不食其繼母申氏恒百方誘之入彀然終不可得也韻笙愛佩芬甚則亦聽之故佩芬年十六足猶天也

花氏之居。渠渠夏屋。且饒亭園之勝。其制俱倣維揚式。家有通衢。可通行人。宗族之貧無立錫者。韻笙推屋以舍之。來者不拒焉。於是人烟如織。爲狀殊攘攘。或覓目之爲蜂。衙蜂衙之中。舍老大者不計外。綜其小兒女可得四五十人。此四五十人皆佩芬小時之游侶也。居廬有空舍一頗弘敞。羣每據之以爲俱樂部。各出其泥娃木偶竹馬紙兔之屬。行樂於其間。佩芬每高視闊步爲羣兒之領袖。有時指揮羣兒拾斷磚破瓦。縱累而橫架之。以爲竈。佩芬則以竹刀切花之瓣。草之莖作治饌之狀。狀忙甚則更拾乾草爲薪。竊火作烹炮狀。有時據案南面坐。爲私塾。老冬烘令羣兒環坐兩旁。讀聲乃如鵲噪。有時集羣兒習爲賓主應對揖讓狀。而佩芬每喜爲大賓。禮未終輒大笑而罷。以爲常。迨後佩芬讀書誦列女傳。心羨木蘭之爲人。則邀羣兒扮木蘭從軍之戲。佩芬化身爲木蘭。始作當戶織狀。繼作廢織長歎狀。忽起急趨入屋。挽父母作出問狀。父韻笙繼母申氏初不允。強而後可。佩芬則大喜。演至當窗理雲鬢時。佩芬忽棄羣兒而遁。羣兒堅索不出。人或叩所以。佩芬曰。木蘭終有雌氣耳。堂好男子何事不足榮。願藏頭何必終露尾。而現女子身。豈欲以色示人耶。吾是以羞之聞。是言者咸笑佩芬之惑也。其父常戲之曰。汝足不束。汝耳不環。絕無些子女兒氣。予將老矣。適不幸而中原多故。汝果敢代父從軍。如木蘭當日乎。佩芬則應曰。敢。然佩芬年事迨夫。媁媁孀孀十三餘。其心性畢竟漸化雄而雌矣。對於年相若之男兒。嬉戲不復如平日。每自引避。或尼佩芬復作木蘭從軍之戲。不可得矣。佩芬謂木蘭終有雌氣者。斯言不啻自道也。著者曰。環耳束足當之者痛苦何如。謂之曰。肉刑可也。佩芬以倔強而得免。焉是生小而得身體上之自由者。

矣。其父韻笙。其繼母申氏。能曲從其女。耳不強之環。足不強之束。是愛之體乎。人道者也可風也。

者又曰。凡吾人於爲兒嬉戲之時。每可於嬉戲中。卜其將來之志。孔子陳俎豆。設禮容。志於禮也。宇文深折草爲旌旗。累石爲營壘。志於武也。佩芬之扮木蘭從軍。吾有以覘其將來之志願矣。

(三) 書城三肱折 家政半肩挑

韻笙之祖。若父嘗服官。浮沈宦海。忽也回頭。遂戒後人。勿復干祿。田園不蕪。松菊自茂。韻笙力守先人之戒。杜門而隱。其曾祖杰。好誦李二曲集。韻笙亦嗜之。能背誦不訛。隻字更銳。意攻程朱之學。兼善詩詞。解音律。工篆籀。能丹青。蓋有名士風焉。門前問字之車。有如日中爲市。弟子出入門下者。得數百人。韻笙頗能教不倦也。性又好奇。食魚食肉者。爛其盈門。韻笙樂與周旋。狀乃忙甚。佩芬方八齡。韻笙曰。是可讀矣。然以己身倥傯。未暇訓。趨庭之。鯉歲以百金。延名師司佩芬之教。韻笙有族叔早故。遺二孤曰景茂。景森。年俱幼稚。韻笙憐而撫之。愛之如同胞。繼室申氏。誕一女。佩芬年八。其妹纔五齡耳。景茂。景森。差長於佩芬。四兒者。同堂聚讀。佩芬稟乃父遺性。固讀書種子也。穎悟冠其曹。初受書。便琅琅熟誦。館師殊器之。再歲而畢。四子書進而讀。詩書易禮春秋。三年而畢矣。十三歲。誦全唐選詩。十四讀文選及古文。十五十六講經。而讀史。館師凡三易焉。至是。韻笙謂佩芬曰。我國典籍。汗牛充棟。讀何能盡。吾家不考女狀頭。汝可以已矣。卽所讀者。而運化之用之。嘗不竭。且汝繼母孱弱。多病。汝庶母周娘。又少不更事。汝其極讀爲我分肩。家政乎。佩芬殊不願。則伴一妹二叔。讀如故。然日必偷將半日之閒。替阿

父。料。量。家。事。也。其。時。之。館。師。爲。貴。筑。廩。生。張。雲。浦。黔。中。昌。言。革。命。之。第。一。人。也。性。嗜。酒。酒。酣。每。對。東。道。主。使。酒。罵。座。歌。哭。不。常。韻。笙。以。爲。奇。韻。笙。之。客。以。爲。忤。或。暴。其。狀。於。人。爲。黔。中。官。吏。聞。索。張。急。張。去。不。知。所。終。張。去。韻。笙。遂。不。復。延。師。乃。送。景。茂。景。森。入。中。學。校。而。次。女。則。聽。其。緩。舉。而。嬉。佩。芬。失。師。忽。忽。不。歎。然。進。學。之。志。終。不。衰。日。手。一。編。蹈。阿。父。之。暇。而。求。其。口。講。指。畫。焉。韻。笙。願。而。樂。之。每。於。靜。夜。挑。燈。爲。佩。芬。次。第。講。列。女。傳。勉。其。尙。友。古。人。知。女。子。立。身。之。大。義。韻。笙。老。至。耽。吟。佩。芬。方。十。齡。卽。授。以。一。字。推。敲。之。術。及。佩。芬。年。華。二。八。居。然。能。咏。絮。矣。佩。芬。於。唐。人。詩。獨。愛。韓。昌。黎。白。香。山。之。作。謂。韓。詩。濃。以。氣。勝。白。詩。淡。有。真。味。故。佩。芬。於。二。人。之。詩。每。如。南。容。之。三。復。白。圭。津。津。有。味。佩。芬。奪。其。詩。胎。往。往。得。佳。句。似。頗。有。韓。白。風。韻。云。

佩。芬。自。十。六。歲。後。書。城。雖。無。恙。不。復。坐。擁。如。故。矣。則。就。阿。母。習。女。紅。其。心。靈。故。其。指。亦。甚。巧。拈。針。在。手。便。能。肖。刺。鴛。鴦。身。且。活。潑。耐。勞。苦。叩。以。家。人。之。生。產。作。業。殊。了。了。渠。父。韻。笙。乃。漸。委。以。家。政。食。用。之。料。理。租。稅。之。盈。絀。慶。吊。之。豐。儉。靡。不。措。置。有。方。韻。笙。喜。曰。汝。能。然。吾。無。憂。矣。由。是。韻。笙。日。以。詩。酒。消。其。歲。月。酒。滿。樽。客。滿。座。歡。聲。滿。堂。韻。笙。醉。好。作。梨。園。子。弟。引。吭。歌。崑。曲。客。有。同。嗜。者。莫。不。歡。聚。雜。以。絃。管。韻。笙。之。堂。乃。成。歌。舞。臺。不。速。之。客。來。者。日。可。十。餘。輩。酒。食。之。需。悉。責。諸。佩。芬。雖。五。六。席。可。咄。嗟。立。辦。也。佩。芬。擅。易。牙。之。長。調。味。無。不。可。口。客。既。嘗。其。饒。吻。往。往。思。量。回。味。稱。善。不。去。口。口。腹。者。流。荷。一。染。指。於。花。氏。之。鼎。以。爲。如。嘗。上。珍。百。香。無。味。矣。久。之。久。之。花。廚。之。令。名。遂。大。噪。花。廚。者。花。氏。之。廚。也。古。有。郇。廚。今。有。花。廚。是。亦。可。謂。雙。絕。矣。

著者曰。該不云乎。女子無才便是德。只此一語。便誤盡多少有出息的女子。嗚呼。女子之聰慧。如佩芬者。豈少哉。可惜爲之父母者。斬不令讀。雖有才美。莫由見也。使佩芬不學。則亦一尋常女子耳。而何足稱乎。佩芬讀書妙在。未及歐化。非如今之女學生。目僅識丁。便滿口自由。我愛其居家也。往往好粧飾。而不事家事。甚至遣嫁爲新婦。不能入廚作羹。拈針製爲。則婦工之謂何。佩芬。肱折書城。肩挑家政。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

(四) 婆心濟貧困 慧眼識奸雄

佩芬生小好爲慈善家。觀其少時。周給老儒之妻若女。可以見矣。及長。益能慷慨。急人之急。親族有告急者。每向佩芬涕泣。求其先容。佩芬輒以白於父。銜命而周之。苟有不如意。則自脫簪珥。與之。或竊父母之私積。以濟事。露或遭斥責。亦所甘也。因是黠者。往往陽涕。以要佩芬。佩芬或受其給。家傭一老嫗。髦矣。嫗有女。年二十七矣。貧不能遣嫁。婿家屢速之。嫗無所貸。金乃泣白女。公子佩芬曰。我悔生女。今乃受其累。安所得金而嫁之乎。佩芬憫之。曰。需金幾許。嫗曰。非二百金不可。佩芬乃言於父。父許以百金。嫗鳴謝。而不敢言不足。然猶悄悄向佩芬。請益。佩芬竟典衣質金。以足之。會新年。同舍姊妹行。莫不衣服麗都。獨佩芬仍其舊。父母怪之。佩芬知不可隱。乃以典衣質金之事告。韻笙一笑置之。爲之製新衣。若干襲。益之以簪珥之屬。而竊嘉佩芬之任義焉。是年。韻笙之副室周娘。舉一子。韻笙喜。現於面。笑謂佩芬曰。我晚年得此寧馨。得非汝成人婚嫁之報耶。

申氏(佩芬繼母)有姨姪陳祝三者。窶人子也。家多食指。時有急。輒以干韻笙。韻笙以申氏故。不以爲求之無。

厭故陳每得如願以償貌殊銜感花家事無鉅細恆往襄之執役勤甚嘗爲韻笙課租稅量出入涓滴歸公未嘗
 如日月之蝕也韻笙於是稱之曰能知其貧也則更餽以多金曰以此償汝勞佩芬獨鄙陳甚私語父曰陳蜂目
 而豺聲幸善防之父嗤之以鼻曰汝安有相人術哉會景茂景森荒學而嬉入中學校有初靡終被擄焉二人者
 皆冠矣茂多嗜好森亦無行喜伍執袴酒食遊戲相徵逐依韻笙而居恒竊物典質作浪蕩資韻笙累戒不悛常
 以爲憂陳祝三乘間譖曰君縱懷詩酒而卸肩頭家政於女公子佩芬妹妹畢竟女流安知外事二景（景茂景
 森）實爲君家之蠶芬妹心腸好以予所知已受二景之愚銷金無算矣長此而往君其奈何卽幸予言不中而
 二景不皆將婚乎他日妻啼飢兒號寒仰給於君君雖富敵陶朱恐因之不能長守矣韻笙曰守富何爲哉不凍
 餒足矣吾家雖無藏金之窖然多田宅計其值可得數十萬金權其租賦之所入固溫飽有餘正不虞二景之蠶
 蝕也陳乃默然居久之又以爲言韻笙漫應之居久之陳又譖二景於韻笙曰君老矣一旦不諱誰能制二景乎
 韻笙心動而色變陳又默然陳之譖二景也二景不知也而佩芬知之蓋佩芬之防陳如防賊陳與韻笙偶語時
 佩芬恒屬耳於垣故夫己氏浸潤之譖太半爲佩芬所聞佩芬雖聞之然尙未知陳之用意安在也
 陳譖二景既不遂乃以一片假惺惺交歡於二景一日忽問曰汝兄韻笙何如人也皆曰長者也吾儕不幸失怙
 恃個兄憐而撫之以至於今德莫大焉陳曰君父死時韻笙得其遺產幾何二景有慚色對曰無阿父易資後數
 衣數襲不足以埋吾儕號泣訴諸族無應者微個兄阿父將葬耳嗟乎予家亦素封及阿父而不能守致一寒

至此也。陳爲之作，慙歎曰：公等仰人鼻息，是何可常！他日更益之，以家室妻孥之累，其亦將寄食以終耶！余微窺韻筆，意爲君等授室後，謂須各人自掃門前雪，不復兼養君等矣。以予所聞君父死後，實有薄產遺韻筆，不然何樂而撫養君等哉？君等勿夢夢，盍以言餽之。若不早圖，曠曠何及？二景爲陳所惑，以爲個兄之撫我分也，則益放恣揮霍。凡韻筆之田租家具，信手攫取，韻筆屢勸不聽，甚至反唇相稽焉。二景嘗吐語意於佩芬，曰：汝父……今乃知其慙他人之慨……佩芬白於父，韻筆曰：怪哉言乎！佩芬曰：兒觀二景對於阿父近狀，至不良而與陳祝三殊親昵焉。陳祝三得毋構離間之言惑二景乎？

著者曰：佩芬席豐履素，爲女公子，使尋常女子處此，其不以富厚驕人者鮮矣。夫富者浸淫於銅臭中方寸，每中毒而累矣。其視貧賤者流，往往白眼橫加，漠視而不一援手，偉哉佩芬！心懷慈善，慷慨解囊，濟人之急，雖擲多金亦不恤。此巾幗中之義士也，吾崇拜之。

著者又曰：晚近人心極機械，變詐之能以直道事人者，往往入其彀而被其害。雖老於涉世者，偶不經心，輒爲若輩所播弄。此待人接物之所以難也。陳祝三者小人也，覬覦花氏之財，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因而效微勞以見信於韻筆，從而行其浸潤之譖，更於彼方面讒間二景，韻筆也，二景也，皆爲所惑。佩芬獨具慧眼，識陳之奸，是真絕世聰明女子也。

(五) 幹巖徒勞舌 傾家各喪心

陳知二景業與韻笙興口戎矣。則竊自喜。喜人爲魚而上其鈞也。乃乘間語韻笙。二景不儒不商。游手坐食。近益無行。有如江河日下。君之後患。未有艾也。夫人不執業。烏知甘苦。又何以自立。某不才。而君常稱之曰能。愧無以報。知遇之恩也。君乎。若肯以十萬金相付。某當携二景出門。服賈揣摩。陶朱公而貨殖焉。如是。則君可坐收其贏。而二景有業可執。有勞可服。當漸知物力之艱矣。韻笙曰。然。然。十萬金鉅款也。倉卒之間。何自來。卽有金。將何業而可。陳曰。君慎矣。君非擁數十萬金之產乎。變產而貨殖。不亦可乎。吾黔固鴉片之產地。鴉片好生涯也。湖廣之人來黔業此。而利市三倍者。不可勝數。君亦當習聞之。個中人予半相識。君倘有意。可招之使來。謀定而後行也。韻笙心動。然首未領也。陳乃日邀鴉片數輩。以翻逆之舌說韻笙。韻笙樂聞之。未幾而陳計行。韻笙竟懸大欲於芙蓉城裏。將營鴉片生涯矣。佩芬知之。諫其父曰。阿父誤矣。吾黔不通舟楫。山行多盜。聞人傳說。業土者十有八九。被盜身且死之。東鄰劉困業此。而暴富者。然甚。知機改業久矣。吾家儘有田園。但求溫飽。何必作孤注之擲。求所謂大欲乎。爾叔不肖。阿父可善教之。否則令就傅於商號。習商可也。否則各畀以若干金。令與陳君設肆於市。亦可獲什一之利。然與陳其事。兒竊料事無不敗。阿父若聽陳言。變產而業土。行見十萬金一去不復返矣。兒嘗爲父言。陳蜂目而豺聲。惡相也。近更與爾叔啣私語。其不利於阿父也。明矣。父乎。其熟圖之。韻笙聞之。而思之。頻點其首。遂守其產而不變。久之。不遺。陳行。陳語二景。是必佩芬爲祟也。則共恨之。刺骨。陳更鞭策二景。曉曉與韻笙齟齬。陳則絕跡。不過韻笙。速之亦不至。而日詛鴉片。交韻笙以羣口揄揚。陳遲之又久。韻笙信陳益堅。佩芬

之言遂遁。乃父之耳。韻笙於是嚮其良田，得十五萬金，悉以付陳。命購土，攜二景俱去。陳挾十三萬金之值赴廣。東命二景各挾萬金之值赴常德。詎陳行至梧州，忽馳電告韻笙云：「遇盜，盡祛所有。盜邀劫於荒野，就近鳴之，官以無證，故拒不納。惟有一死以報君。予死，家人窘矣。君幸憐而存之。時陳之家人亦得書，則舉家向韻笙索人焉。韻笙大窘，急馳書慰陳，且速之歸。陳得書，疾趨常德，會二景。幸二景之貨尚無恙。陳命二景徒手過歸，歸報韻笙曰：「常德之貨，陳主之矣。謂售之可得三萬金，將携以赴滬。易舶來品，歸而行銷於黔，獲利可倍蓰也。」韻笙歎曰：「休矣。乃馳電阻陳，而陳已行。陳擁厚貲至滬，遊遊乎銷金窟間，樂而忘返。金且盡，則購製造燐寸之藥材，凡數百金。將以搪塞韻笙也。陳歸，請罪於韻笙，且效婦人之泣，謂予遇盜於梧，僅以身免，復病於滬，幾至不起。韻笙察其面，果有病容，則反慰勞之。陳又指數百金之值曰：「此以三萬餘金得之，桑榆之收，當在是矣。」韻笙無以應，曰：「君且歸。休陳去。」韻笙持其女佩芬而長歎，至於泣下，不曰：「陳視三誤我，而曰：『此汝繼母申氏誤我也。』申氏此時已就木，有年矣。」

居有間，陳疾瘥，往說韻笙曰：「君不欲恢復所失耶？夫燐寸亦一好生涯也。予近得其製造之法，苟設廠焉，是可專利於黔中。韻笙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陳曰：「然則予所置三萬餘金之貨，棄之不可惜耶？」韻笙曰：「予更無基本金矣。奈何？」陳乃以公司之說進，以集股爲己任，設火柴廠焉。佩芬泣諫，韻笙曰：「一誤豈容再誤？若聽陳言，萬一再蹶而予家蕩矣。」願事已垂成，不可中止。設廠不及一年，果大蹶。前後凡虧折數千餘金，而韻笙之產幾無可變。

矣。從此韻笙書空咄咄。憑吊十餘萬金。每舉家痛哭。此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事也。韻笙擁先人之產。平日兢兢守之。以爲不壞長城。一旦蕩其產焉。至於數薪斛米。其可堪乎。

著者曰。韻笙之忠厚。陳祝三之狡詐。佩芬之智慧。可稱三絕。祝三以狡詐之語。誘韻笙入彀。佩芬輒揭破之。揭破之而陳計仍得行。佩芬誠莫如其父何也。彼祝三真奸雄哉。引長繩放遠。鶴使韻笙之家財不復爲二景所侵。他祝三然後得聚而殲之。二景亦傾甚爲祝三甘言所惑。爲之作傀儡。而交惡於個兒甚矣。哉。祝三之弄人也。古之亡國君。往往遠賢而親佞。親之者不知其爲佞耳。韻笙太長厚。致受祝三之佞。至傾其家而後悟焉。不亦哀哉。雖然。韻笙之信申氏。以其爲妻姪耳。世之人以愛其妻之故而推愛其妻之兄弟。菴以至債事者比比然矣。若而人者。盍以韻笙爲鑑乎。

(六) 姻首家何在 陳情鳴不平

銅山崩矣。阿堵空空。韻笙仰屋興嗟。逢人長歎。其懊喪爲何如也。是年(二十八年)秋七月下浣。韻笙一病不復起。三日而歿矣。易箆之夕。泣然顧佩芬曰。予老悖不聽。汝之言致有今日。予今已矣。心不能忘汝也。汝妹已字人。他日能宜其家。予所望耳。予願爲汝相。婚汝每以自由擇偶爲辭。將來東床屬阿誰。願汝慎選之。嗚呼。兒女夙負男兒豪氣。予今視汝爲冢。男予死之後。撫弟嫁妹。惟汝是賴。庶母周娘年事方青。嫁否可聽之。予身後餘產猶值數萬。然二景凶頑勢必蠶食殆盡。汝不常言人貴自立乎。能自立。大佳。大佳。汝與弟其共勉之。佩芬泣不能

仰淚眼。瑩瑩看其慈父。則已作長眠人矣。韻笙死。陳偕二景至。向佩芬假惺惺作勸慰語。三數語後。遽問死者身後遺產。安在。佩芬彈淚而慍曰。陳君來何爲。周之鼎何勞。楚問哉。又呼二景曰。叔父尸未殮。遑問其他。叔乎。子父能憫幼孤。而撫叔想叔。亦能撫子父之幼孤也。矧子父遺產寥寥。無幾。叔忍攫之而去耶。二景置不答。則相將入室。朕篋而去。其明日日晡。死者之衣衾棺槨。尙無有也。佩芬急投族長曰。花城者。泣且訴。花城韻笙族叔也。城曰。聞者翁多金珠。盍以畀予。而措資乎。佩芬曰。安有是早婚之矣。阿父死。僅遺三萬餘金。不動產。昨已爲兩叔據而有之矣。奈何。城乃召二景而詰之。答曰。安有三萬餘金之產哉。屋數十椽。薄田十餘畝。味同雞肋耳。其他家。具奇零。枯窳不名一錢。雖欲鬻之。且無人過問矣。城乃語佩芬。若翁不察。偕大家產。敗於陳祝。今日者。陳則面團團爲富家翁矣。胡不告急於陳耶。佩芬乃丐城以邀陳。陳至。初不允。佩芬泣而請。命始允。百金。此百金者。立促花城及二景書債券焉。佩芬號哭請益。卒不得。乃憤持百金歸。草草以殮。越七日。卽營葬焉。家人面面淒涼。聲聲痛楚。困守空屋。火幾不繼。鄰里之心腸軟者。或推食之。佩芬等雖得食。然悲從中來。莫能下咽。如是者。未匝月。詎有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如占巢而驅鵲。反客而爲主。佩芬等駭愕。問故來者。出券以示曰。『此數十椽者。二景已質之於子。易金而去。尺寸非復君等有矣。』佩芬等遂爲喪家之犬。只帶得一片哭聲而出。而當時鷓寄宇下之戚族。亦一例被壓於門外。挺而走險。各不相顧。欲得二景而食其肉。而二景乃善自藏也。

佩芬挈其庶母弟妹。匍匐乞憐於陳。陳以閉門羹。享之。投諸族。諸族皆不納。佩芬憤極。導周娘等。權棲某戚之宇。

下已則上。書陳情涕泣。鳴之官家。財如何被盜。於陳遺產。如何被攘。於二景。榮榮兒女。如何被拒。於諸族。暢所欲言。聲淚俱下。二三大吏。〔黔中臬司。爲浙江全公。藩司。爲雲南石公。首府。爲江蘇嚴公。〕威赫然。怒曰。小人哉。陳祝三也。彼花城者。非守於蜀。而以墨敗。居於家。而爲富不仁者耶。乃逮陳祝三。花城及二景。咸大恐。鼠伏不敢登大庭。則乘夜相朋。踉跄求得佩芬所在。柔聲下氣。請緩頰焉。花城語二景。當以屋三椽。田五畝。爲佩芬等壽。二景唯唯立書券契。拱手以奉焉。佩芬不欲多上人。訟乃息。然花城已受大吏一番窘辱矣。自佩芬作不平之鳴。得恢復其家產十之一。居於斯。食於斯。一家數口。不至相隨俱斃。佩芬之力也。然一陳二景。恨佩芬刺骨。是案了結。可百餘日。忽有健兒於夜半。飛入佩芬臥內。欲以白刃相仇。佩芬幸天足狂呼。而逸得保首領。游刃及其肩。破冬衣數襲。膚微傷耳。呼聲聞於鄰。羣起相救。刺客乃去。佩芬曰。此間不可復居矣。乃移家依其姑母某氏。而三椽不祥之屋。則以賃人焉。時佩芬年二十有一。

著者曰。花城真無情人哉。族人有急。漠不關心。如秦視越。佩芬於是作不平之鳴。花城殺其威。陳祝三及二景。喪其膽。真快人快事也。雖然。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日之人。情世態。大抵如斯。是故父子。話。詳。兄。弟。鬪。牆。亦。尋。常。事。耳。而。追。論。宗。族。之。同。哉。當。世。儘。有。千。百。花。城。其。人。安。得。千。百。佩。芬。爲。快。人。行。快。事。乎。

(未完)

偵探 小說 英人失蹤案

(續第四集)

松笠譯

第七章

譚格司及其從者勞勃。痴果如勃雷克言。越大西洋入紐約。賃寓一華美之逆旅。中就珠寶商論西發利亞。皇冕之鑽石價將就緒矣。一日譚方倚樓外。矚忽見勃雷克。率丁敢及犬過其下。譚乃大駭。不敢復留逆旅。忽忽挈勞勃。痴携冕而遁。既而附南方汽車。抵墨西哥。勞勃痴欲止。譚不聽。復南行至僑來渡。乃稅居逆旅。此時僑來渡已入愛爾。藩將軍之手矣。譚格司既寓逆旅。與勞勃痴相對吸煙。勞勃痴曰。先生何爲而至是邦也。譚笑曰。僑來渡者無異地球之北極。蓋世界唯一之藏身處也。勞曰。叛黨居此。其勢洶洶。吾等乃不見害。甯非怪事。譚曰。吾亦云然。方吾見勃雷克。丁敢時。亟於遠避。初不計及墨西哥之內亂。以爲是邦。較勝。率然而來。然吾等英人也。愛爾藩雖暴。未必敢肆無禮於我。勞曰。君意勃雷克能蹤吾等至此耶。譚聳肩曰。是安可知。勃之爲人。時時好爲旅行。吾等見之於紐約。殆亦事之偶然耳。吾之所殷憂者。則以吾等之基本金日少。而此土儂野急切。間未能去鑽石。行須努力謀之耳。勞勃痴點首不語。從容爲譚格司拭衣上之塵。譚取白蘭地酒和蘇打水飲之。忽聞叩門聲。甚厲。譚目視勞勃痴。曰。伊何人。勞聞言頓憶勃雷克在美洲。乃大震。顛聲言曰。先生吾啓門可乎。譚沉思良久曰。可或勃雷克蹤跡至此。未可知也。已而聳其肩。復曰。吾終不謂然。汝且啓門。覘之。勞如言啓門。譚則停杯不飲。心潮起落。門既闕。見外立者。乃非勃雷克而爲一美麗之女郎。此女郎非他。卽陶羅斯也。女既入門。卽坐椅中。神情恍惚。譚格司張兩股愕立。一眉高聳。一目架獨眼鏡。蕭然詫視。綜其狀。言之大類戲院中小丑。陶羅斯言曰。先

生。怒。我。失。禮。吾。力。弱。也。吾。頃。雖。昏。驚。今。茲。愈。矣。吾。之。來。此。蓋。以。人。言。先。生。乃。英。人。也。譚。格。司。聞。言。甯。神。鞠。躬。甚。敬。期。期。曰。然。女。曰。謝。上。帝。吾。今。需。助。甚。殷。將。獨。語。先。生。可。乎。譚。因。揮。勞。勃。癡。退。從。容。答。曰。吾。能。爲。力。無。不。相。助。請。言。其。狀。吾。必。竭。誠。以。副。雅。意。女。曰。吾。名。陶。羅。斯。卽。愛。爾。藩。將。軍。女。也。嘗。有。所。歎。爲。汝。國。人。今。吾。父。誣。以。罪。而。欲。死。之。譚。格。司。聞。之。唇。吻。翕。張。所。御。獨。眼。鏡。突。然。而。墜。而。色。瘳。厲。不。復。如。前。此。之。懶。憊。譚。雖。爲。劇。賊。然。至。愛。其。國。人。今。聞。女。言。乃。大。震。怒。推。女。令。就。坐。取。酒。置。女。前。曰。女。郎。且。飲。此。吾。誓。必。助。汝。汝。自。甯。神。語。我。頗。末。蓋。汝。情。人。之。生。命。能。以。人。力。救。之。者。吾。必。爲。汝。圖。之。女。聞。言。始。有。笑。容。答。曰。茲。事。言。之。長。也。今。吾。舉。其。要。者。言。之。蓋。吾。父。佔。據。是。土。後。數。縱。其。從。者。劫。畧。吾。未。婚。夫。克。烈。思。之。牧。場。克。由。是。來。吾。父。營。中。爭。論。其。事。而。吾。二。人。之。相。愛。亦。由。是。而。始。既。而。吾。父。怒。克。之。責。言。禁。不。令。吾。相。見。而。吾。父。與。克。之。惡。感。亦。進。而。益。烈。昨。晚。吾。父。復。令。其。從。者。劫。取。牧。場。之。牛。數。百。今。晨。克。烈。思。復。來。與。吾。父。爭。論。吾。父。乃。誣。以。謀。命。之。罪。當。時。吾。適。以。事。詣。吾。父。所。爲。之。理。衣。忽。聞。吾。未。婚。夫。已。定。死。刑。以。翌。晨。日。出。時。槍。斃。吾。聞。之。卽。跪。求。吾。父。乞。宥。克。烈。思。弗。死。父。怒。我。甚。置。吾。言。弗。理。吾。以。是。知。吾。父。必。有。以。利。克。之。死。而。設。計。謀。之。也。譚。格。司。驚。跳。曰。天。乎。汝。何。從。而。知。之。女。曰。吾。以。父。故。雅。不。欲。洩。其。實。於。先。生。唯。吾。之。言。滋。確。并。知。克。烈。思。實。無。謀。害。吾。父。之。意。今。茲。吾。之。所。希。望。者。蓋。欲。乘。來。日。陽。光。未。見。以。前。圖。一。機。救。之。術。以。免。吾。克。烈。思。之。死。譚。格。司。曰。女。郎。之。意。良。是。唯。吾。終。應。知。其。事。之。顛。末。及。出。自。護。之。主。謀。吾。今。爲。女。郎。冒。死。救。未。婚。夫。而。吾。國。人。確。爲。無。罪。之。證。據。亦。當。令。吾。知。之。女。聞。言。狐。疑。良。久。遂。曰。先。生。吾。今。陳。其。事。於。先。生。之。前。幸。先。生。勿。咎。

吾父之過。吾父蓋一宵人。而吾終以爲吾父。不忍見其入於罪也。譚曰。吾允汝。不錄汝父之過。女曰。君信可託也。吾屢問管理吾父之衣。忽得一簡。言次出簡示譚。格司曰。讀此自明。簡曰。吾今應付愛爾藩將軍一萬磅。因吾得繼承我中表克烈思哈定之財產。及其牧場之股份。下署非力冒頓。譚讀竟。割然長嘯曰。計亦巧矣。此蓋明明以一萬磅賂汝父。而以謀害克烈思爲報酬也。吾等得此簡。獲益良多。女曰。先生必允勿罪吾父。譚舉手毅然曰。女郎得吾諾矣。吾決不負所託。唯此冒頓其人何若。女曰。宵人耳。吾初得簡。不明用意。已而見吾父。克烈思於死。始知爲密謀。冒頓皆示其愛情於我。然彼之愛我。實爲陷害。其中表之導線。譚領之。俯首沉思。忽得策。乃曰。女郎聽之。吾今當即時救汝。情人言次。取簡入衣袋中。女猶豫久之。曰。吾意此簡宜屬我。吾父苟失簡。必向譚搖首曰。女郎勿言。吾若無此簡。將懼而不敢有所爲。吾前此已允汝。不罪若父。汝豈以我爲不足信耶。女聞之。復猶豫久之。乃握譚手曰。吾信託先生。先生必救吾情夫乎。譚應聲曰。然。吾今尙有一問題。卽克烈思牧場之人。是否足恃也。女曰。吾意彼等當能竭力爲助。唯吾父擁重兵。決非牧人所能抵禦。吾意救克烈思之策。當以勇敢及竊術行之。譚聞之。微笑曰。汝謂我具此二能。否耶。女曰。先生以義狹脫鄰兒之災。吾聞之熟矣。譚聞言。面色大頰。先是數禮拜以前。逆旅之鄰居。弗戒於火。樓之上層。遂烘然大燃。此時一婦人方在下層。遣女孩樓上。既睹火勢烈甚。不敢入救。號跳不已。救火者雖憫之。然終弗敢登樓。幸譚格司冒險直上。取女孩出。乃得免於災。故陶羅斯舉以稱之。譚曰。是何足稱。吾英人皆急人之急也。女郎且歸。吾今將部署吾事。以救吾國人。終不負女郎所託。女乃引

譚平就珠辱親之躬身而退。譚格司自笑曰：此香當七日不澆也。遂呼勞勃痴來曰：吾茲需吾行篋。勞問曰：何也？曰：吾今欲冒險圖事。勞誠曰：吾冀君勿爲無謂之冒險。譚微哂曰：吾甯不知吾行將拯一英人於厄。故當爲戰備。其勞曰：吾不解君句。譚揮手令勿聲曰：茲事無事。汝討論即如吾言之。勞知不可爭，則退而取篋。篋至，陳諸案。譚啓之，取假髮及諸化妝品。出一寶衣袋，中復取彩筆及酒膠藏之。自入密室，出手槍，實之以彈，出小皮匣，中貯法篋鑽穴諸用物，并手槍藏衣袋中。繩絲爲軟梯及索，分纏兩臂。裝束竟，俯思久之，復入密室，取麻藥藏之衣袋中。此時勞勃癡愕立于旁，面色驚疑甚已，而以身障門，謂曰：先生此行何事？向在倫敦，先生凡有所圖，吾無所介意。今茲土虎狼之鄉，吾不敢聽先生出。譚笑曰：吾行無大險，請勿見阻。勞勃痴悍然曰：先生裝束用具，吾度且入危境，今必借先生行，無論爲時久暫，不易吾志。譚凝視勞勃痴良久，乃執其手曰：汝何頑強若是？吾此行且需汝爲助，汝行可也。數日以前，吾等行經草地，見其旁有陋室，汝猶憶之否？曰：憶之。譚曰：吾意汝當能覺得之。曰：能。譚曰：然則試往引馬，吾亦弗騎，以吾等目的地近，步行大佳。唯必引馬自隨，留爲後圖。勞聞言猶豫曰：吾往引馬，先生得毋獨行耶？曰：否，吾安得如是。此時已近黃昏，勿再遲遲。勞乃入引馬，出僭譚格司步行出市外，惘然不知何向。第知携譚手槍，度必入危境耳。此外尙有不可解者，則軟梯與化妝品等，果屬何用？而譚必兢兢於是。此時譚且向營房而去。營房之前爲通衢，其周圍有高六英尺之圍牆，牆頂木釘密布。譚等遶前門而過，則見衛兵數人，衣帽襤褸若丐，旁門而立。譚等越前門，折入一小巷，巷狹小而穢，其臭觸鼻，則營房之後部也。譚至此，乃不復

行時鐘鳴十一下。道無行人。夜色沉沉。星月無光。正劇賊出沒時矣。譚翹指招勞勃。痴引馬入牆下。乃出絲梯。向牆上猛擲。梯即罌木釘上。以手撼之。知已着釘。遂聳身。猱升而上。須臾達牆頂。引足趾立木釘間。勞勃痴急置馬。欲登譚已拽梯上升。若阻勞勃。痴不得上者。而更拋梯營牆內。緣之而下。勞見之心突。突然震自念。主人既入。不知禍耶。福耶。既而轉念。主人既携手槍。設遇險。當亦能合己。聞知槍聲。得再設法。遂木立牆外。不稍動。譚格司既縋繩梯而下。逕向營房而行。時時隱身避光。懼爲人所囑。已而達營房後門。以手撫之。鍵矣。乃自衣袋中出小皮匣。啓之。得鋼條及螺旋等。配合之。以之插入門匙孔中。撥之初。試無效。更轉他一螺旋。試之。始應手而開。乃徐徐推門而進。則爲一長廊。譚回身。輕固其門。躡足而前。心亦突。突然自念。愛爾藩將軍果在何所。此時爲人所見。必搜得身藏各物。且羣目爲暴客。即不遭槍擊。亦且入犴。狴與獄吏爲伍。已而切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思至此。恐懼全銷。復鼓勇而前。忽得一線燈光。自長廊左室門中透出。譚潛就窺之。見門半開。中有長桌。旁坐一人。面雖內向。背部外露。譚見之大說。蓋其人非他。即愛爾藩將軍也。譚前此雖未嘗與將軍一面。然嘗於報紙中見其寫真。此時將軍內向而坐。俯首閱地圖。而室中有大鏡。照見將軍之面。歷歷不爽。譚格司之形亦出沒鏡中。譚乃大震。潛就將軍身後。自隱。即出麻藥敷之手巾。上布置未竟。將軍似已微聞聲息。或覺麻藥氣味。偶一仰面。突見鏡中人形。大驚而起。疾徒手袴袋中。取槍。譚格司知時已迫。則盡力以掌摑將軍之面。直中上膠。將軍齒舌皆傷。昏然而倒。譚疾取藥麻巾在手。以一手扼將軍氣管。更以他手持麻藥巾。納將軍口鼻間。將軍既創。且中藥。乃不復

勳譚始釋手。疾健室門甫下。綸卽開履聲。出長廊中。旋有人操西班牙語問曰。將軍有事耶。譚效其音曰。否。吾適倒吾椅耳。問者良久無言。譚志忑不已。自念彼若窺得之者。殆矣。已而問者復曰。將軍無所需乎。曰。無。汝且去。吾今茲未暇也。問者遂去。譚心亦安。乃先剝取將軍之衣。而以己之各物。實將軍衣袋中。更取己之衣。衣將軍。而自襲將軍之衣。脫臂上絲繩。縛將軍四肢。納之坐椅中。取彩筆塗己之面。俾肖將軍之狀。換鬚易髮。莫不畢肖。一時室中。遂有兩愛爾滿將軍矣。譚格司徘徊鏡中。自笑曰。是大可爲。卽令將軍之母見之。當亦猝難辨別。乃潛啓窻窺之。見闕無一人。遂抱將軍。置之窻外。已越窻出。復負將軍出後門。趨繩梯懸處。緣梯直上。勞勃痴立。嚙外聞牆上聲息依稀。窺譚面以爲將軍也。伸手欲掣手槍。譚呵曰。蠢夫。乃我也。趣接將軍。下勢旣驚。且疑然弗敢違。因以臂承將軍而下。譚低聲囑曰。汝今依吾教。令携此人至吾前。此所云之陋室中。謹守之。俟吾後命。勞曰。主人今何往。曰。吾回營房耳。數日後。吾自來釋將軍。歸勞曰。主人得毋太險。吾意。句譚止之曰。勿聲。此間有人至矣。吾今入救吾國人。果成功者。則數千磅之酬。可立致。汝第如吾指。以馬載此人。繞冷僻處。赴陋室。行再相見。

明星漸晦。東方始白。槍聲隆隆。發自僑來渡監獄附近。讀者至此。將謂譚格司失敗乎。抑譚之喬裝。已爲叛黨發見。而置之獄中乎。抑譚與克烈思已聯袂斃槍下乎。此時有較讀者更志忑者。則克烈思之中表。冒頓是也。彼設計害克烈思。後中夜不復成寐。及槍聲大起。聲浪傳入牧場。乃自榻上一躍而下。目眈眈視窻外。已而驚嘆一聲。倒於榻沿。以兩手自掩其面。蓋天良發見矣。

第八章

愛德華包華德者。駐美之英國大使也。一日。獨坐使館室中。悄然不樂。一若心中有無限感想者。已而出雪。茹燃之而吸。且吸且思。神情激越。忽起行室中。忽又歸座。舉止無定。如坐針氈。壁上懸墨西哥地圖。圖上繪僑來渡地。形處。劃然有指爪痕。座前案上有新聞紙。名華盛頓星者。大使再三讀之。讀畢。則又擲去。引目視案上時辰鐘。自語曰。距三點僅兩分鐘矣。衆人皆言其人守時不爽毫釐。吾且忍性待之。語已。復取新聞紙讀之。其文如下。

英僑牧場主已爲亂黨槍斃。

此事將召戰爭。

英紳及其從者失蹤。

英政府將何以處之乎。

克烈思哈定者。墨西哥僑來渡之英僑。而牧場之主人也。禮拜五之晨。爲墨之立憲黨首領愛爾藩宣布死刑。愛爾藩曾於軍法裁判所證明哈定之行刺。據謂克烈思以牧畜被掠。訴之於愛爾藩。已而爭辯甚烈。克烈思出手槍。向愛爾藩猛擊。此外更有所聞者。則謂克烈思素剛不屈。然平生初無兇毆事。現美國人士羣怒愛爾藩之暴酷也。尙有最異聞者。則有僑來渡逆旅二英客。忽於同日失蹤。各方面尙有疑問。以爲英政府對此。將若之何處之。

大使讀至此。實見一人推門而進。其人頰而長。英氣盈面。逕前執大使手。大使歡然曰。勃雷克信人哉。勃目視時辰鐘。微笑曰。此吾之素習然也。吾昨得教令。謂有國際事見商。而其事又關於英國之權利。吾乃準備來此。就事實言之。吾之來。此本爲踪跡一劇賊。此賊竊得珍物。其價乃至無倫。故吾匆遽來美。追取原璧。唯國家權利當較他事爲重。吾今當暫置吾事先爲國家效力。須知就偵探而論。吾亦一愛國之士也。大使聞言。卽曰。微君言。吾亦聞之。吾今招君至。將有事相浼。君亦知爲何事耶。勃出雪茄吸之。並以餽大使。從容答曰。是不敢實言。然就目前而論。則案上新聞紙之刻劃。明明爲僑來渡牧場主人之謀殺案矣。大使曰。君言良是。茲案之外交手續。當與偵探方術並重。吾嘗聞君之爲人。故欲君代表吾政府前往。一偵其狀。吾嘗以此案詢之美總統。美總統頗有不願干涉之意。故茲事唯吾獨肩之。吾責既重。輿論又紛殺。無可採者。吾之焦灼。殆非言語所能形容。勃曰。君之位。吾亦知之。吾窺君意。蓋欲偵明哈定之死。是否出於謀殺。抑係死當其罪。大使曰。吾意正復如是。茲案要宜急查。度衆人之能任此者。當無以易君。吾今遣君往僑來渡。爲吾代表。檢查哈定之死。是否曾受公平之裁判。抑先槍斃於愛爾藩將軍室中。而後開軍事裁判。宣布犯由。至檢查時。應若何布置。請君自由定之。勃曰。哈定之事。既聞命矣。尙有二英人之失蹤。其事若何。大使曰。是不能言。或者此二人已爲亂黨所劫。或爲亂黨所殺耳。吾觀僑來渡附近各地。皆亂黨喋血之場。君此行不免有危險之懼。勃曰。吾今者之來。本知爲冒險。又何懼焉。吾觀僑來渡逆旅之二英人。或者與哈定有關。大使曰。君言何指。勃曰。此吾之理想耳。吾蓋疑此二英人或聞哈定事。而謀

所以救之。遂入亂黨之手。而繫之於獄。使二人尙生。吾不難蹤跡得之。卽詢以哈定致死之顛末。是則吾政府之所欲知者。不難盡得。大使起立曰。然則勃雷克任吾代表矣。勃曰。固也。吾願爲之。大使大說曰。吾得救矣。茲有文件付君。所以證明君爲吾之代表。中有二函件。一一致威好好英國領事。爲君紹介。一爲付君之事權。俾君行動自由。君果以何時行者。勃曰。行卽去耳。吾今擬以五點鐘汽車赴愛板頓。行再相見。大使曰。願君安然而歸。

第九章

勃雷克既受駐美大使包華德之委任。卽日偕丁敢挈批得羅。赴墨西哥之愛板頓。自此賃馬。渡大草場。則爲勃等之目的地。僑來渡矣。勃等縱轡驟烈日而前。亦不過險。第人畜喘於赤道之下。爲狀至疲。勃據馬背。時而閉目。深念以爲此。次渡大西洋。來美本爲高爾培。追譚格司。索得西。發利亞。皇冕不自意。乃有國人。被戕於異邦。遑膺國家使命。澈查其死狀。人孰不愛其類。況爲國家服務。乃人民之天職。縱使緩時。日以報高爾培。亦尙綽有餘地。勃念及此。中心釋然。丁敢忽遙指曰。更行一句鐘。吾等達矣。勃嘆曰。然則吾等與犴狴近矣。言次。遙見夏屋渠渠。彷彿知爲逆旅。及行抵僑來渡市。則轉馬直趨逆旅。逆旅有黑人出迎。客。勃謂之曰。吾等欲止宿於此。可否一見主人。黑人曰。可。吾將安尊蹄及犬。而後引公等入見。勃及丁敢皆下馬。以轡授黑人。物更詔批得羅。謂黑人爲吾等之友。犬聞言。乃隨黑人牽馬而去。已而黑人復至。道勃等入見。逆旅主人。主人頤而長。身材細瘦。操美國音。自承其名爲白林格。登謂勃等曰。諸君蒞此。有事卽以命我。幸毋疑慮。勃曰。吾等來此。欲爲數日淹留。今將先得飲

食俾稍蘇氣力。主人曰：吾適命具餐，公等不見，乘即同食，何害？且外出就食，恆遭亂黨驚擾，不若此間爲適。勃曰：謹領盛情。主人乃命黑人速具餐。至三人同餐，勃且食且目主人，見其人頗謹，愿可託。乃謂之曰：吾今來此，蓋有所圖。君能爲我臂助否？主人曰：英美二國之人，吾恆樂爲之助。君試言之。吾當盡力。勃曰：吾名色格司登，勃雷克英之偵探也。今願與君圖計。唯君必允爲吾方主秘密。主人曰：必如君指。勃曰：是則大佳。蓋吾之來此，所以代表駐美英國大使澈查英僑哈定之死，是否出於正當抑係謀斃。此外尚有二人旅居於此，忽告失蹤，亦在吾澈查之列。君亦能爲吾言其事否？主人曰：茲事殊玄妙。吾聞人言哈定入將軍之室，謀斃其命，以此遂遭刑戮。唯吾素知將軍之爲人，哈定之死，是否在爭論之際，吾甚以爲疑。蓋安知所謂宣告死刑者，非出於僞託耶？勃曰：誠然。唯君亦疑將軍謀殺哈定乎？主人曰：此則難言。以吾所知，則其事頗秘。當日黎明，雖有槍聲，然安知非假此以欺人者？至於此間失蹤之客，名斯丹、迫爾，其狀大類童騷。勃曰：何如？曰：其人頗豪華，而蠢蠢有腐氣。鎮日架眼鏡，吸氣味劇烈之烟，捲綜而言之，乃一呆子耳。勃曰：其人以何時失蹤？曰：即哈定入獄之日也。彼聞將軍拘其國人，矢言必出之於獄，詎自此日離寓至今，不至。即其僕人亦杳如黃鶴。勃聞之色喜，曰：此言有味。唯君何由知其人矢言救哈定？曰：吾得之於哈定之情人，即愛爾薩將軍愛女也。彼恆來此覓斯丹、迫爾，取消息。勃點首曰：據此，則斯丹、迫爾主僕或因救哈定而被戕，未可知也。言次，出駐美大使之委任狀，曰：此書爲英國大使教令，以全權屬我。我今將入斯丹、迫爾之室，一察其狀。以下生死逆旅，主人目視委任狀，答曰：君任意爲之。吾引君往，遂導勃等入譚。

格司寓室。勃入室。卽趨視案頭烟灰。及餘烟。主人曰。積灰未去。其僕人之懶可知。勃曰。是或有用。然勃實無所得。遂曰。試引我至斯丹迫爾臥室。主人指示之。勃入視案頭。得硬篋。啓視皆厚紙片。上懸斯丹迫爾名字。勃如法掘。察室中物。得一衣篋。取而陳之。案上撫之。篋矣。勃回首。面主人曰。吾可啓之乎。設有人言。吾肩其責。主人頷之。勃卽出鑰衣袋中。撥篋鍵。令開。忽視化粧品。乃大疑駭。丁敢與逆旅主人亦相視不語。已而丁敢曰。此物云何。勃曰。是不能言。以吾觀之。其人非尋常者。流也。勃言次。以手取篋中物。一一視之。忽手指觸彈簧。篋底劃然而開。勃驚視之。則其下尙有真底。底面有物。赫然一皮匣也。勃撥而啓之。倏見寶光四射。勃歡然大呼曰。西發利亞皇冕在此矣。丁敢曰。是或有誤。蓋斯丹迫爾之所藏者。安知非他一君主之物。勃搖首曰。是安得誤。吾嘗爲西皇之客。見皇服冕而朝。今猶歷然在目。安得云誤。逆旅主人見狀。大震。手中雪茄燃火處。幾倒持入口。旣而神定。乃問勃曰。頃發見者。其事若何。勃曰。吾等復得皇冕耳。然茲事未經公布。君應力主秘密。且此事發見後。吾已知斯丹迫爾爲誰。蓋所謂斯丹迫爾者。卽譯格司之化名。卽前盜倫敦。奈不而頓銀行之匪首也。言未竟。忽門外有人呼曰。白林格登先生。勃等聞聲趨視。則見爲窈窕美麗之女郎。徘徊室門外。逆旅主人識爲陶羅斯。曰。女郎何言。女進曰。吾願聞斯丹迫爾先生。其人若何。主人曰。其人未歸。因指勃雷克謂女曰。此君將語女郎。復指女謂勃曰。此卽哈定君之未婚妻。勃移椅就女。令坐。曰。陶女士。吾今有言奉詢。願君聽吾言。乃言曰。吾爲英政府之代表。耑來查驗君情人死狀及其他。二英人之失蹤。請女士爲吾言哈定入見汝父之狀。女乍聞而疑。旣而決然應曰。吾願奉答。

遂盡舉前事告勃雷克。已而低聲曰。君謂奉命來察哈定之死。不知哈定良未死也。勃聞言大驚。目光炯炯視女。幾疑女因痛其情夫而癡發。女見狀復曰。吾言確也。哈定良未死。勃驚稍定曰。彼未死耶。吾不能解。女頓聲曰。吾亦云然。時昔之晨。吾自獄窗中望見哈定立就刑處。排槍隊雁對向。繼聞開槍之令。吾耳幾爲之聾。蓋吾之驚懼已極也。吾不忍再觀。故不及見哈定之面。第槍發後。彼卽倒。女言至此。以手掩面而涕。已復曰。既而吾念彼已離吾長逝。吾必一臨其死。以吾辱就彼。與之言別。雖彼不知。亦足以安吾心。入夜。吾潛至其墓。攜一鏟。鏟土語時。女忽作異聲曰。彼已。而彼已不見矣。勃雷克曰。汝蓋謂屍體已亡耶。女冷笑曰。屍體乎。汝殆謂彼已死乎。吾則深知吾救猶然生存也。勃曰。汝何自信至此。女曰。吾確知吾救自墓中出。向監獄後墻而去。勃張目視女曰。汝謂彼自墓中出耶。汝何從而證之。女倚身而前曰。吾言確也。彼就刑時。面排槍隊而立。吾親見其兩足裸然。蓋吾父之從者。有生來之賊性。已自獄中竊取其襪靴而去也。後此吾見墓前趾印。瞭然。循印求之。蓋直造監獄後墻而去。

第十章

吾嘗今叙譚格司矣。時昔之夜。譚劫取愛爾藩。以付僕者勞勃。痴已復返身入營中。覓哈定監禁處。僑來渡監獄。適當營房之後部。體制宏壯。觀之陰森可怖。墻之四周。皆有窗。鐵柵圍之。以防逃逸。且衛兵環守。厥狀甚嚴。而獄中囚徒。又以長練鎖之。墻上。手足不得伸動。時爲子夜。萬籟無聲。譚格司恃其喬裝術之工。初不懼有人發其覆。昂然向獄門而入。逕至衛卒站立處。此衛卒倚墻而立。所聲雷動。譚見之。格格而笑。然譚格司聰明人也。既喬裝。

爲愛爾藩則口吻聲情皆宜。畢肖乃舉足力蹴衛卒。衛卒受蹴而醒。覺痛而。引目四顧。狀如中魔。忽聞有人操西班牙語。中言曰。汝懶狗。汝豈以是完其職守耶。衛卒驚視曰。噫。將軍也。譚怒曰。將軍乎。汝無用之狗。汝敢棄職而睡。衛卒曰。將軍恕我。我在此久。故困倦。大發且吾久不更調。實以山革理之故。譚自念。山革理何人。然。畧無疑狀。卽曰。山革理乎。彼何爲而棄其職也。衛卒曰。彼無能爲矣。譚斥之曰。狗。汝何言。衛卒曰。彼與密司彭孽多接吻。因以致死。譚驚曰。何哉。豈彼女至醜。故山革理驚懼而斃耶。衛卒曰。密司彭孽多者。其美如仙。曰。然則何爲。因接吻而死。山革理。衛卒曰。此中要有他故。蓋彭孽多夙爲劉果所眷愛。及山革理與之接吻。劉乃大憤。以刃刺山革理。斃之。譚自念曰。是無怪勞勃痴竟目茲土爲虎狼之鄉也。乃謂衛卒曰。是誠異聞。然吾人多。雖失其一。庸何傷。今且導吾往見囚人。哈定衛卒唯唯。遂啟獄門而入。譚視之內。皆矮屋狀。如土室。穢氣觸鼻。氣偶內吸。則喉際格格欲嘔。譚徧閱土室。得尤惡者一處。見其中臥老人。髮蓬然。繩結鬚長垂胸。次目光慘淡。藉草爲榻。弛然而臥。蓋已淹然欲化矣。譚見之不覺毛戴。自念已若失手。則老人之現狀。卽己之將來。忽聞衛卒言曰。此間是矣。言次。啓矮屋之門。容譚入。則見克烈思方繞鐵練。鎖之壁上。衛卒囁嚅曰。將軍觀之。此犬未睡也。彼殆懸想黎明時之不適。故未能成寐。譚不答。視係克烈思之練甚短。舉身懸於壁次。僅兩足着地耳。視其面。血污凝結。狀如癩瘰。困倦之態。無可描畫。譚既入土室。克烈思忽舉首見之。以譚爲愛爾藩也。奮身欲毆之。顧手足皆係連。竟不能動。譚回顧衛卒曰。汝且去。衛卒躊躇曰。將軍幸見恕此囚。欲危將軍。吾言未卒。譚迅舉掌摑其口。罵曰。汝狗。敢違吾令。

衛卒受掌。怔然久之。不敢復違。躬身而退。譚回身面克烈斯。相對無語。克烈斯忽厲聲罵曰。汝獨犬。獨不能令我自由耶。今者汝來。豈欲坐觀吾死以爲快。噫。吾恨無機緣。以槍珠餉汝。譚格司徐徐操英語曰。嘻。子誤矣。吾爲英人。今者之來。蓋救汝耳。克瞳然曰。吾不敢知汝之狀。固愛爾藩將軍也。譚急以手置克之吻。低聲曰。勿聲。衛卒在門外。汝慎之。吾今徇汝愛陶羅斯之請。來此救汝。克喃喃曰。上帝福吾愛。譚復曰。彼以吾爲英人。舉汝事盡以語我。吾定計來此。欲釋汝出。恐致羣疑。遭意外之變。吾又思得一計。行往覓排槍隊之槍珠。而竊去其鉛核。汝知吾意乎。克低聲曰。知之。譚曰。吾無暇解釋其故。汝第記槍聲發時。初無鉛核。唯聞槍聲起。卽倒地。若死。作中槍狀。當時吾近汝。立卽蹴土掩汝身。以免衆見。無血之屍。而疑後此。若何尙難預料。唯汝若挺臥不動。則吾等之生命。決無危險。吾且乘間盜汝外去。弗入窺窳。汝信吾言乎。克烈思執譚手應曰。於是二人復互視不語。良久。克復曰。吾命今在君手。請言何由得假飾爲將軍。譚低聲曰。將軍已爲囚拘。吾從者錮之一陋室中。去此未遠也。此時吾不及細述。恐衛卒生疑。汝第善自持。卽足以保命。吾去矣。克烈思曰。然則君何名。譚曰。吾名譚格司。乃著名之言至此。忽傲然曰。吾乃不自意。令吾名流傳異國。今別矣。克烈思曰。上帝佑汝。吾滋感汝之惠。譚曰。此英人救助同胞之恒事耳。行再相見。遂出土室。衛卒見假將軍出。則復上其門。譚問曰。翌晨行刑。諸事全未。衛卒曰。全矣。譚撫其假髭。頷首良久。曰。排槍隊所用何槍。吾意當不致誤。唯汝曹嘗多受賄。或竟貪財。貸此英人之死。吾必檢視各槍。試其利否。諸槍今儲何所。汝知之否。衛卒聞言。愕然詫視。譚格司譚不覺心動。懼衛卒見疑。然衛卒

仍從容言曰。將軍乃在汝室耳。凡囚處決之前。必以槍呈汝檢視。此常例也。譚聞言。一震。自念我安得有室。我之室。或者為犴狴耳。然譚素敏給。即轉口曰。吾偕汝往。汝為前導。衛卒如言。引譚曲折登樓。直至一室外。題名為公事室。衛卒啓門。引譚入室。見室宇頗寬。陳設亦美。譚不及周視。祇見窗下列槍十二支。心躍然。以喜知翌晨應用者在是矣。然佯為不在意狀。引身坐案前。信手展視故紙堆。良久。若忘衛卒之立其前者。衛卒侍立久。神疲欠伸。思臥。然無將軍命。弗敢自逸。譚若已覺之。即曰。吾無需汝。汝即自去。衛卒大悅。引手為禮。曰。諾。遂闔門去。譚靜聽。衛卒去遠。即往取槍。一。出其槍珠。乃取小刀。剖槍珠。刺鉛核出。未幾。事竣。仍取珠。一一歸槍房。聚槍陳之窗下。喃喃自語曰。吾事畢矣。行再圖歸寓。計與勞勃。痴晤面。共籌長策。乃啓門出。從容下樓。覓小門而出。忽前途立衛卒一人。譚見之胆裂。然衛卒則以為其首領也。竟引手為禮。初不致詰。譚得脫。且向逆旅而去。星轉斗橫。晨光微熹。一羣之亂兵。嘯聚僑來渡監獄屋後空地上。狂吸煙捲。火星四揚時。則見人人含笑容。蓋彼等嗜殺之天性。以喋血為快事。每聞刑人。直聞屠狗耳。此時獄門忽大開。亂兵悉擲去餘烟。雁行立。見一人。偕副將鄧諾出。儼然愛爾滿將軍也。衆兵見將軍身裝嚴重之軍服。則竊竊議。以為天熱若是。將軍乃肯耐性。取裝。已見一人。步將軍之後而出。則克烈思哈定也。身着短衣褲。兩腕加鍊。旁挾衛卒二。徐步而出。頭雖昂然。而現死色。衛卒逡揆之背。監獄墻下立。循墻有地穴。深可五六尺。則死囚葬身處矣。克烈思環顧。瑟縮不已。自念昨夜之譚格司。其人果何若者。忽回首見將軍而有笑容。克心乃稍安。譚格司行徑。克烈思之前。即立其左。方心亦端端然。

深懼春光一露則已與克烈思皆無生機。正思念間。聞鄧諾號令衆兵曰。右向單行立。衆兵得令紛紛右向。面克烈思而立。靜待後命。鄧諾復號令衛卒挾克烈思者曰。釋手。衛卒乃倉皇而退。當此之時。譚格司從容出。呂宋煙一匣。擇一捲燃之。無意中置其匣於身旁枯樹上。遙見東方黎明。知時近矣。陡聞號令曰。開槍。槍聲轟然。克烈思應聲向後仆地而臥。譚格司徐上以足蹴土掩克烈思之身。瘳笑曰。此吾之所以待仇敵者也。回首號令衛卒二人曰。趣埋之。鄧諾搖首太息。謂譚格司曰。將軍。吾願汝不再爲此也。此人爲英產。句譚嗤之曰。吾何懼於英政府。汝今令衆兵歸營。吾將有他事語汝。鄧諾如言。令衆兵排隊歸營。譚卽偕鄧諾隨之。行次忽以手拊衣袋曰。噫。吾亡煙匣矣。鄧諾汝姑獨行。吾自往覓之。鄧諾曰。獨不可以人往耶。譚搖首曰。何必如是。吾自往較易。遂返身徐行。及鄧諾及衆兵不見。乃疾趨詣克烈思之墓。則見衛卒已竣事自去。譚急覓得一耜。力耙填土。須臾克烈思之身見矣。譚以臂支之而起。則已幾乎悶絕矣。譚以一手支克。又一手出袋中鑰開去克腕上之鍊。低聲曰。汝自立。言次自去其外衣。復褪下外衣一襲。蓋譚於事前所重着也。已而自着外衣。而以褪下之衣衣克烈思。曰。疾行勿滯。克烈思尙昏昏然。見狀亦不知若何用意。唯遵指而已。譚引克近後牆。隨能腕上絲梯。向上擲之。布梯竟。謂克曰。速踰牆。克曰。汝救吾命。何以爲報。譚揮手曰。此時何暇及此。趣行。乃扶克登梯。梯盡。則勞勃痴已攏馬久待矣。呼曰。趣來。吾等偕行也。今且裝假鬚。克如言裝訖。勞勃痴扶之上馬。遂與並騎。趨程而去。旣越市而過。則爲大草場。勞勃痴等縱馬狂奔。不稍息。未幾近陋室矣。卽勞勃痴。鋼禁愛爾。藩將軍處也。勞勃痴忽出手槍。以柄猛擊克烈思之

顯克出不意。負痛而顛。昏然臥而血出。勞從容拽克身置己馬上。駝之入陋室。取繩縛克。烈思手足。置之愛爾藩將軍之側。

第十一章

勃雷克丁敢及逆旅主人。聞陶羅斯述哈定逃逸狀。皆相視而驚。勃俯首沉思曰。信如女言。則三人者。洵聯為一氣。然哈定果以何術得脫乎。且哈定得脫。彼二人者。又安在。勃思至此。搖首良久。擬狀可掬。忽問女曰。汝蓋來此詢譚格句斯丹迫爾乎。女曰。然。彼嘗矢言救哈定。及離寓後。杳不復至。吾懷莫釋。嘗思就吾父一詢其狀。詎吾父絕不允吾入見。勃曰。不允汝入見耶。女曰。然。吾初意以為見吾父。則晨間事當可瞭然。詎彼不允見我。我亦莫名其所以然之故。第知其加我疾言遽色。凡涉吾事。概置弗聞。勃聞言默然。女知勃好吸烟。因舉手示以狀。勃乃出雪茄且吸。且思終不得解。丁敢忽大聲言曰。是矣。君不見化裝品邪。勃曰。化裝品有何關係。丁敢曰。君不聞陶女士言彼父拒而不見耶。吾等嘗歷數案。凡喬裝之人。苟與婦女有關。莫不拒之。弗見。蓋恐句勃聞言驚跳曰。汝言良是。吾幾忘譚格司之喬裝術矣。彼維善喬裝。乃得救哈定於死。逆旅主人問曰。先生發見何物。勃曰。是尙未能質言。唯吾之所料。果不誤。則吾等之所遇者。誠非常玄妙也。是晚月光皎然。照見僑來渡大草場。有人喬裝為愛爾藩將軍裝騎馬。獨行。即譚格司也。譚嘗自陶羅斯手中得一契約。謂愛爾藩將軍得向冒頓支一萬磅。用為謀殺其中表之報酬。此在他人必視為已足。而譚獨不然。彼念此次冒險已甚。且時機難得。必乘此向冒頓索三萬

磅而後返其契約及所願既遂始縱哈定出彼則約勞勃痴遠颺日後之快樂譚格司且行且思躊躇滿志逕向禁錮哈定等之陋室而來此時勃雷克及丁敢亦偕陶羅斯藉印第安人之助偵得譚之行止追躡而至譚初不料及此洋洋然策馬而進抵陋室門前下騎推門直進勞勃痴見爲主人則力揉其睡眼欠伸而起譚回顧愛爾藩與克烈思橫臥於地克已倦臥愛則怒目而視然口內有物塞之欲言不成聲譚周視己問勞勃痴曰囚亦擾汝耶勞搖首曰否彼等嘗起坐靜進食物初不擾吾事譚笑曰此可矣吾度彼等在是更一夕足矣吾行往見冒頓索取財物勞曰後此何如譚沈思良久答曰吾將先往冒頓所索財物此後則先縱哈定彼感吾再生之法或不怨吾等之虐遇至於愛爾藩將軍之釋放當俟吾等行後貽書愛之黨人爲之譚言已闔門自出勞勃痴獨坐以俟忽門又突然而闢有二人闖然入大聲曰哈利師舉手來者蓋勃雷克也一手持手槍擬勞勃痴之面回首曰丁敢懼之此人將探手袴袋以避桎梏汝卽止之令勿動丁敢大笑逕前取勞勃痴之手槍去勃回顧門前呼陶羅斯曰女士趣來女聞言逕入忽舉首見克烈思臥地手足細縛克烈思見女入亦張目而視汝乃歡呼疾奔至其前兩膝跪地以唇就哈定親之隨舉纖指去其口塞釋其縛丁敢卽以縛哈定之索縛勞勃痴勃始下手槍勞被縛心房震動猶佯爲弗識勃雷克昂然曰汝曹何人竟調乃公勃曰汝行之矣又謂哈定曰吾懼汝不能行試活動汝四肢流通血脈吾尙擬令汝偕往一觀活劇哈定藉女之助起而行動聞言答曰先生何人吾乃弗識吾心滋感汝也此外尙有一人自稱爲譚格司彼嘗以計幽我於此然我之得脫於死實其人力女方挾

哈定行。卽低聲曰。克烈思乎。吾以汝爲死矣。當日吾見汝。卽言至此。以面伏哈定之肩而哭。哈定曰。吾之不死。實以譚格可剋去槍珠中鉛核故也。彼預詔我。聞槍卽仆。吾因是被瘞。氣隔欲絕。幸其人來。撒土出我於壘中。得慶更生。女喃喃曰。上帝福此人。然勃雷君則謂其人爲劇賊。倫敦警署方出緹騎捕之。勃雷克曰。吾等行矣。不然其人且逸。丁敢攜囚偕行。勿失時機。女牽裾曰。君將何以處吾父。將軍聞言。蹙額視其女及塔。狀至怏怏。勃凝思久之曰。彼暫留於此。俟汝等脫險後再釋之。

冒頓偕譚格司對坐牧場室中。冒以譚爲愛爾藩將軍也。冷然謂之曰。汝殆來此取血錢矣。天平。吾願吾不再爲此也。自彼人之死。吾澈夜不能眠。偶合眼。則其人立吾前。申而晉譚極司曰。事已行矣。又何說焉。汝今界我之萬磅。吾則將茲事屏之不道。冒頓聞之。既驚且怒。曰。吾允付一萬。此外不名一錢。譚從容曰。朋友聽之。吾意之萬當也。遂自去其假鬚。從衣袋中掣冒頓之契約出示之。曰。此物已落吾手。吾將據之以謀大用。冒頓乃大駭。踉蹌退後欲跌。悚然問曰。汝果爲誰。一人推門而進。曰。其人爲譚格司。言次。四人齊入。勃雷克爲首。次爲丁敢。哈定陶羅斯。勃謂丁敢曰。汝守此滑賊。譚大驚呼曰。勃雷克也。噫。天平。吾初未嘗預其事。特來此索錢以敗兇手耳。汝且視此紙。此爲哈定入險之由。勃果前取冒頓之契約而身後之哈定。乃爲冒頓所瞥見。冒頓一見大震。神經騖亂。雙膝無力。頽然而倒。漸然呼曰。天平。鬼至矣。噫。鬼至矣。遂噉然而啼。勃俯身撫之。氣已竭矣。乃謂哈定曰。此人已死矣。吾觀此紙。係冒頓與愛爾藩將軍之協約。汝之入險。卽以此故。彼謂汝爲已死。故乍見汝而驚。遂以自斃。此

時衆人皆注意勃之宣言。譚格司乘機欲遁。勃已見之。即呼丁敢曰。速止之。毋令得逸。然丁敢已先時扃門持槍備敵矣。勃喜曰。丁敢誠可兒。乃以手鐐置譚格司腕上。謂之曰。吾之捕汝。蓋以汝嘗盜奈不而頓銀行之財。而句譚止之。曰。可愛之勃雷克。汝且勿爲妄言。此時汝固足以自證其聰明。然而後此之勝利。未可知也。吾將令汝不能致我至倫敦。勃曰。無論若何艱難。吾必克之。乃已。汝令欲得伴侶乎。門外尙有一人待汝也。

時交五更。衆人盡歇。牧場中譚格司主僕。系樓之下層室中。勃雷克丁敢則就客室稍息。獨陶羅斯不就榻。靜伺人定。悄然起。潛入勃雷克等之臥室。聞鼻息休休然。知勃等睡興方濃。乃移步而前。至勃掛衣處。潛伸手摸之。得一物。乃返身闔門而出。逕造樓下層。譚格司等拘留處。女自衣袋中出鎗。蓋先是準備者。就門孔撥之。門果大啓。入見譚等。皆反剪椅上。譚猶未睡。見女入。亦無作容。朗然言曰。女士早安。吾就縛於此。恕不爲禮。女低聲曰。先生聽之。吾之來此。本非講禮。乃釋汝耳。汝或爲刑犯。爲英警署所欲得之人。吾亦不知。唯汝嘗救吾未婚夫之命。吾今來釋汝。以爲報。譚驚喜曰。深感女士盛意。但吾手鐐未去。胡女曰。吾有鑰在。乃出鎗啓鐐。以刃割其縛。譚既得釋。起立曰。女士之德。當銘肺腑。異日吾苟婚娶。必如女士者始滿吾意。女聞言微笑。復醒勞勃痴而去。其桎梏於是二人皆驚喜不已。女曰。汝二人有金乎。譚曰。尙有些許。足供返英之需。乃前執女手。就唇親之。曰。女士別矣。上帝佑汝。女亦曰。行再相見。幸善自愛。譚等乃啓窗而出。至馬房盜馬。加鞭疾馳而去。翌晨。譚之逃逸。已諠傳殆徧。勃雷克等方偕哈定陶羅斯進早餐。聞報大驚。杯盤爲之碎裂。急起身欲出。女牽其裾。以一手。指哈定曰。勃君。

聽之。彼救吾是人矣。勃乍聞。怒甚。既而色漸和。乃復就椅坐。從容曰。女士之言。不佞已驗矣。女曰。幸君見恕。勃猶豫久之。乃握女手曰。諾。吾與汝易地處之。亦皆然耳。

此後哈定嚮其牧場。得利極鉅。遂與陶維斯成婚。勃雷克猶圖追蹤譚格司。然已絕無影響。竟不果。鄧諾副將接得勃等之投函。釋愛爾藩將軍出。數旬而後。竟與敵兵開戰。西發利亞之冕。勃携歸。高爾培數日後。西皇歸。責贖冕去。初不知是冕。曾落倫敦。劇賊譚格司之手。經勃雷克問關。萬里偵得之也。

義俠小說

刺馬記

(續第三集)

悟癡

文祥閱畢。狂呼一聲。倒仆於地。二人慌忙將其扶起。灌以滾湯。始悠悠醒轉。伏身向二人泥首曰。感二位天高地厚之恩。結草銜環。亦莫報萬一。但我妻以烈死。我豈不能以烈報之。急掣匕首。竟欲自刎。二人立掣其肘。責之曰。汝若死。何以對汝夫人。又何以對某等大丈夫。常恩怨分明。豫讓之漆身吞炭。程杵之効忠存孤。皆成其復仇之志。吾兄素讀春秋。奈何不明大義。而効婦人之短見。耶。文祥流淚謝曰。非某之不明大義也。回念吾妻苦諫。不但不從。反迫之使隨馬賊。一旦慘死。恨不立追之地下。故情急出此耳。今恩人以正言見責。祥知罪矣。不刃馬賊。從此不敢言死得勝。曰。是則是矣。然善自爲謀。一語尊夫人所切囑者。吾兄亦須謹記。文祥曰。謹受教。又詢棺葬何處。廷武告之。各人始灑淚分袂。

新貽自。英如死後。終日咄咄書空。如有所失。一日。獨坐簽押房。見有仁和縣公文一角。拆封視之。內言陳景威一

犯自刑訊後。病勢甚重。該犯又無口供。倘因傷斃命。恐于未便。特請示辦理云云。未免又添煩惱。立將仁和縣傳至。怒斥之曰。陳犯雖無口供。難道貴縣不能作主。似此漏網逆徒。卽立斃杖下。亦何所惜。有甚麼便不便耶。嚇得仁和縣跪倒。連稱卑職糊塗。卑職該死。仁和縣返署。卽請刑名先生商議。刑名先生曰。雖撫大人授意。然據晚生看來。此中必有挾仇之處。東翁何不於夜靜時。提該犯至後堂。問個明白。再叙詳稿。縣主連聲稱是。誰知是夕。文祥偷進撫署儀門。遠遠偵察。因見防護兵隊。巡邏甚嚴。不敢冒險前進。快快退回。恰好經由縣署。見頭門雖閉。隱露燈光。意欲探望景威。遂掩進頭門。躡着步兒一路行去。不料走錯方向。誤撞到簽押房。竊聽得縣主與刑名先生私語。擬帶景威入後堂。問供不覺暗喜。感謝天與其便。今夜必得真消息矣。

夜漏三下。縣主在後堂坐定。傳諭禁卒。令將監犯陳景威。帶入審訊。時文祥遠遠閃在暗處。須臾景威已至。手銬足練。叮嚀有聲。因刑傷未愈。獄卒左右挾持。使之匍匐階下。只聽縣主低聲問曰。陳景威。汝與馬大人有何嫌隙。可據實供來。本縣亦是強項。令自當爲汝作主。只聽景威朗聲答曰。感謝老爺高厚。洪恩。犯人何敢虛詞。取罪。因將由處州詐敗讓功。新貽直至撫署。面見責其負義之處。歷歷供出。只聽刑名先生在旁嘆息曰。晚生早知此案必有挾嫌。今果然矣。東翁擬如何辦法。縣主起身。令獄卒帶景威回監。自與刑名先生到簽押房商議詳稿。

文祥躡足在後。忽見一哈吧小犬。臥於簽押房窗外。恐被見而亂吠。遂隱身一槐樹後。候至夜闌。犬仍蹲臥不動。情急欲跨步越過。那縣主已與刑名先生出房。哈吧犬兒亦搖尾隨行。文祥仍閃入樹後。俟二人行過。方敢走出。

隱見簽押房竹籬低垂。燈光已滅。文祥趨至房內。取出火種。將燈燃明。見几上詳稿已磨。清另有公文一件。係明日遞往撫衙者。折開細閱。頗爲景威開脫。但擬一笄從罪名。流徙三千里而已。文祥甚感刑名先生玉奎。惟恨知縣初次堂訊。便將景威用刑。因思得一策。檢張白紙上畫死馬一匹。馬頭半壁。血漬模糊。畫成夾入公文。仍將其緘口。依樣封固。置於几上。

雷得勝自別文祥。回見新貽。假說文祥遁去。不知蹤跡。只好緩緩緝訪。新貽怏怏不悅。時值暑天。焦熱異常。獨坐留春亭畔。對著荷池納涼。外間傳入仁和縣公文。新貽接在手中。展開細看。見詳稿爲景威開脫。僅擬一徒罪。不禁勃然大怒。怒猶未已。又見有一幅白紙。其角外露。抽出一閱。變怒爲驚。立喚差官。將仁和縣傳至問話。

縣主既至。新貽畏熱。卽請入留春亭相見。禮畢。新貽冷笑曰。頃閱貴縣詳文。無一字不避重就輕。想該犯情面。較我還勝幾分。縣主正色曰。大人此言差矣。若論該犯口供。與大人頗有違詞。卑職委曲求全。該犯始勉強畫供。新貽愈怒曰。據汝所言。何不將我傳去。與該犯對質。但有一物在此。請問貴縣是侮弄我。抑恐嚇我。耶。言次。擲之於地。縣主俯身拾起。見是死馬一匹。不勝駭異。忙屈膝請罪曰。卑職不知此物何來。還望大人明示。新貽詫曰。汝真不知耶。何以夾入公文之內。縣主辯曰。昨日詳稟。親手檢封。今晨始行發出。籤押房又無閒人混入。那有此不祥之畫。新貽見辯得近理。本已相信。惟欲置死景威。卽不容其再辯。大聲喝曰。陳犯確係紅巾首要。令汝推勘。汝膽敢顯然袒護。非知情放縱。卽得賄賣法候。本部院親提鞠審。看汝這仁和縣。還做得成麼。言至此。忽亭後起一陣

旋風吹得滿地蓮葉摧折有聲霎時間陰慘之氣逼人毛髮似見一婦人渾身血污掩在新貽背後滿面怒容曉得仁和縣瞳目直視急問曰大人身後立者何人新貽掉轉頭來見是英如顯魂忙跪倒於地叩首曰請夫人恕罪斷不敢處死陳兄當請高僧爲夫人超度英如始冉冉而沒新貽定神半晌又向仁和縣拱手曰貴縣請回千乞涵恕言畢踉踉跄跄趨入上房。

金萬雄得文祥贈銀後果然棄却本業投入軍營新貽見他身段矯捷跳躍如飛遂拔爲親兵管帶作個貼身護衛自接到公文內死馬又在留春亭遇鬼驟得怔忡之病不但聞雷閃電魂魄震驚卽鶴唳風聲亦心神不定直至八月後上諭到浙調署直隸總督始覺稍稍甯靜然懼文祥之心終無一時釋也此日因升署喜信賀客紛至沓來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飲得大醉躡臥藤榻之上時已金風送爽玉露迎秋娟娟新月夜色澄空因思苦茗解渴呼侍兒去取詎知去不移時卽聞狂呼有賊茶盞跌得粉碎新貽一時膽大由藤榻躍起飛步向前剛至花廳六角門邊突見一黑衣人閃在桂花樹後驚得一身冷汗酒意毫無且退且呼曰親兵何在速來捕賊此夜正金萬雄值班聞呼急急趕來手持洋鎗飛身一躍已上廳簷俯身一望果見黑衣人攀着桂枝跨步欲逃急攀機開槍黑衣人一閃亦上高垣向東飛逃萬雄緊緊跟追黑衣人已躍下萬雄亦隨之落地約距數武忽聞黑衣人低語曰汝非飛天鼠耶何忘東門街贈銀時也

萬雄聞言定睛一看不覺撲跪於地曰原來是恩人想煞萬雄矣但今夜何以來此文祥微微搖手曰此非說話

處。汝可假作追我。且到無人處再說。於是文祥前奔。萬雄後趕。趕到署外演武場。四顧渺無人跡。文祥乃席地而坐。萬雄先自請罪。然後根問別後情事。文祥嘆曰。一言難盡。但我與馬賊不共戴天之仇。既死予妻。又死予友。并將當日如何結義。今日如何負心。一一訴明。萬雄切齒曰。我因感其提拔之恩。故竭力事之。然萬不料其味良至此也。文祥曰。今夜若非汝在此。馬賊死我手矣。雖然此亦天數。與汝何尤。萬雄悔曰。以怨報德。我負恩人多矣。文祥曰。不知者不罪。何負我之有。萬雄曰。馬賊如此心術。我亦行將逝矣。文祥勸曰。於我爲仇。於汝則爲恩。各行其是。乃大丈夫所爲。我去矣。汝自珍重。陳景威得仁和縣保全。擬成徒罪。發配甘肅蘭州府。文祥探着此信。喜出望外。心想馬賊赴直隸總督任。當由德州經過。陳兄站道。亦必由德州經過。我不如到彼守候。豈非一舉兩得。況馬賊遭此一番驚嚇。防衛必嚴。在此尤覺無益。遂一路由清江浦直下。夜宿曉行。已距德州不遠。計算日期。約半月有餘。雖到家鄉。然故居片瓦無存。頽垣廢井中。僅有新編茅舍數家。正在感嘆。瞥見一男子。推開柴扉。呼喚小兒。文祥認得是親弟文瑞。悲喜交集。向前低喚之曰。阿兄歸矣。吾弟何不識也。文瑞凝眸諦視。見其面色雖改。聲音依然。急扯其衣袖。問曰。吾兄近數年飄零何地。文祥悲從中來。哽不成語。文瑞大驚。延入屋內。叩問其故。文祥含淚曰。吾弟現有幾子。文瑞曰。弟自遭擄。流落江南。幸遇一老翁。招贅爲婿。已有兩男矣。文祥喜曰。二姪何在。文瑞卽令其妻出見。兩兒隨後叩見。畢。文祥指其次者。謂之曰。愚兄欲此子承祧。吾弟其許我乎。文瑞訝曰。兄正壯年。且聞嫂嫂黃氏前在浙江。卽有不幸。亦可續絃。何急急求後嗣乎。文祥乃將復仇之事。叙說一遍。且囑之曰。愚兄

此行必死。恐將來牽涉吾弟。可改張姓爲文繼。我之姪。卽名文念椿。以誌不忘。文瑞哭曰。仇雖當復。吾兄尙宜三思。文祥怒曰。旣復仇。何惜死。汝但善撫我兒。卽爲悌弟。餘無他囑我行矣。

德州係南北通衢。進京要道。來往官員絡繹不絕。文祥恐其弟尋訪。又恐形跡易露。覓一荒涼古廟。暫且棲身。日間則於驛站附近探尋新貽。赴任。及景威赴配所稍息。一日夕陽欲下。遙見三人走來。中間一人獄囚模樣。似是景威。忙閃入樹林之後。漸行漸近。果屬景威。不誤見。三人行至王家飯店。將包裹卸下。知其寄宿於此矣。

黃昏後。文祥亦來投店。因廝客已滿。止有馬廐旁草屋尙空。文祥遂安身於內。暗覘客舍。見景威三人宿於一間耳房。兩解差相謂曰。今晚須到德州署投文。明早可行矣。一差曰。我覺腹中微痛。汝可自去。文祥聽畢。回入己屋。須臾。星光滿天。更鼓已起。忽到耳房。向內一探。僅有景威一人。臥於草榻之上。忙掩身入內。附景威之耳。悄語曰。劣弟張文祥在此。景威大驚。急起身視之。果是文祥。忙推之曰。速出。速出。可在後院候我。

文祥剛出耳房。已見那解差走來。口內唧噥曰。肚皮不好。明日不知可能上路。進房後。但聞其呻吟之聲。俄見景威果到後院。文祥由暗處閃出。二人相遇。如在隔世。景威曰。弟到此何爲。弟婦究竟是生是死。文祥泣曰。抗節死矣。弟知兄發配蘭州。必由此經過。故預來等候。又聞馬賊調署直督德州。亦必由之路。意欲半途要殺我。冤仇景威曰。弟誤矣。馬賊聞由上海乘火輪船前赴天津。蓋防路中有人暗算也。文祥恨曰。天豈不欲死馬賊耶。何事機不順如此。但匹夫不可奪志。雖石爛海枯。必手刃馬賊。而後已。第今千里相隨者。有一事累兄。卽將遇弟繼姪。

之事。并令其改姓爲文祥。述一。遍。景威嘆曰。果得赦。回決不負託。惟竊觀馬賊。祿數未終。吾弟宜慎圖之。文祥哭拜曰。小兒念椿教養。是賴從此。一別永無相見期矣。景威猶欲有言。忽聞解差在房內喚曰。陳景威還不回房。豈思兔脫耶。二人不得已。含悲分散。

次早。文祥起身。直往天津。探訪新總督到任日期。不意新貽早數日過此。已赴保定省城。文祥欲往。奈身受風霜。忽然臥病月餘。及愈後欲行。聞路人傳說。洋人傳教。百姓不服。燒教堂。殺教士。釀成交涉重案。馬制台將來天津辦教案矣。文祥得耗。暗喜以爲相遇之巧。早晚或在行轅。或在碼頭。密密伺察。一日見路人填街塞巷。喧傳馬大人將至。遂擠入人叢中。立望。遙見洋槍排隊而來。中間一頂綠呢大轎。戈什哈親兵前後擁護。不必說近不得身。即稍稍向前。早被巡捕驅逐。頃刻間行轅。轅轡九聲。綠呢轎已飛抬而進。

日影西斜。文祥先來行轅。探看路徑。見東西轅門內外帳篷。支得密密層層。皆有兵勇駐紮。無隙可入。又繞到後面。察看却是一堵矮牆。牆內修竹森森。樓房高聳。手攀牆垣。俯首內望。滿地盡是荒草。寒蟲亂鳴。杳無人跡。知此處必無人。到看。在眼中。且回寓。攝養精神。向暮再至。

轅門砲響二次。更鼓已起。文祥繫縛停當。飛步向轅後走來。聳身一躍。已入矮牆。行不多時。隱聞人語嘈雜。遙向燈光處閃進。原來是廚房一所。肉味酒香。芬芳撲鼻。文祥恐人撞破。恰好有一柴堆。側身掩入。忽有兩名伙夫。各持火叉向柴堆取草。文祥不動。聞一伙夫埋怨曰。酒被小二兒偷吸。却誣賴是俺。一伙夫笑勸之曰。汝面上却有

酒意難怪。旁人疑汝。但今夜大人宴客。不知何時始散。俺們幹只差事。真是晦氣。文祥俟伙夫去後。鑽出柴堆。四面一望。盡是高牆。不知從何處入內。祇見向西墻脚下。有一狗竇。文祥亦不暇計較。蛇行穿進。穿外恰是花園。樹木扶疏。假山高壘。文祥稍息氣力。擬即向前再探。忽見手燈數對。遠遠引至一人。正是馬賊新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無奈隨從甚多。不敢下手。甚可忿也。

稍行數步。有一月洞門。門外長廊曲折。燈光燦爛。往來人多。於細心想此處豈能混入。不如躍上廳牆。俟馬賊酒闌送客時。即乘隙刺之。便轉身入園。踏上假山。方欲作勢上躍。不意用力太猛。砰然一聲。踏倒假山石一塊。一時園內園外擁進多人。齊呼有賊。文祥心慌。飛上高簷。竭力奔走。只聽洋槍一響。一彈正中左臂。由簷上跌落。墻根忍痛立起。慌不擇路。揀荒僻處亂奔。

忽聞背後洋鎗聲如貫珠。緊緊追來。文祥嘆曰。此番死矣。倏起一陣陰風。吹得木葉亂飛。星光黯淡。似見一婦人。向己招手。迷惘中也不辨是誰。急急隨行約走一時許。後面槍聲已寂。那婦人回過身來。復作磨手狀。文祥向前一步。方認得亡妻英如。在前導引。欲問其故。英如倏忽不見。但聞輪船汽笛嗚嗚。租界馬車鑼鑼。不知如何已到。大沽口矣。

文祥於租界覓寓住下。檢視臂傷。幸槍彈穿透。未損筋骨。惟運動不靈。難以用力。權在寓內養息。光陰荏苒。又值殘冬。偶閱新聞紙。見奉上諭。直隸總督着曾國濬調補。所遺兩江總督。即着馬新貽署理。心內又驚又喜。始悟在

浙江關帝廟所祈籤句。有妖星此夕隕江南。真是靈應不覺手舞足蹈。向北指曰。馬賊。馬賊。汝亦知死期已近乎。時哉不可失也。卽日趕辦行李。沿江河南下。私念馬賊此次在江南晉轅。或防衛稍有疏忽。卽可乘機而動。倘一擊中之。亦天所以報節烈也。然妖星江南籤語已確鑿可證。特未諗所謂前三三與後三三者。究竟作何解釋。尙在疑團中耳。

繼又轉念。余爲烈妻報仇。切此身之禍福吉凶。早已置之膜外。然余只一弟承先繼後。宗祧賴之。余卽爲烈妻而死。亦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弟。余將從便道歸家。與吾親親手足訣。最後之一別乎。雖然路奇折。彼愛兄者。又必拘手足之見。與乃兄作最後之團聚。卽允余焉。亦必羈留三兩日。恐於馬賊晉轅之時期。多所錯誤也。余何如決計逕行。

旣抵江寧。下關一帶。熱鬧特甚。蓋是日卽新貽接篆日也。文祥不暇他顧。忽雇車至督轅前。但見轅外戈戟異常森嚴。人衆擁擠。卽插足已無餘地。雖號砲來時。明知馬賊穿轅而進。然三寸刃。固未能越人而過也。逾時人亦散。伸首望轅內。殆遙遙不可辨。只好找客寓寄身去。

越日陰雨連綿。文祥在寓。異常焦悶。忽聞店主人與人口角。似是山東鄉音。忙由壁縫朝外窺看。見來客年約五十許。頭戴一頂舊涼帽。身穿一件夾紗袍。縐痕重疊。大約纔從質典內贖出。硬欲在寓賃一房間。舖主如何能容。那來客便擺起候補官的架子。大聲說道。你可知道俺名周國材。是個什麼人呢。舖主冷笑道。任你是什麼人。寓

內總沒有空房間。請你老休怪。那周國材也不言語。氣吁吁的向一只破靴裏抽出一頁梅紅簡直送到店主人面前。指著說曰：你瞧瞧這履歷兒。店主人見紅簡上一行細字寫著欽加同知銜分省候補知縣周某。不覺失聲笑曰：你老既是一位大老爺。現已九月深秋。如何還戴頂涼帽。穿件紗袍。難道官場中至今沒有換季麼。

國材聽到此處。忽然長嘆一聲。扯著一只木梳坐下。搖著頭兒說道：你老班可記得戰國時有位蘇季子麼。失運時。黃金用盡。黑貂裘敝。運來時。佩六國相印。何等煊赫。況我的舍表弟馬新貽。今做兩江總督。哼哼。我若見著他。立刻補個好缺。或卽是上元江寧兩縣。亦未可知。到那時。俺便是你們的父母了。

文祥在房偷瞧。只副形容。真是肚腸笑斷。然一轉念。或此人與馬賊。竟有些關係。意欲設法使他宿下。做我的暗中線索。誰知店主人見他說與馬制臺有親。亦立時改口說曰：我不是敬重你老。是候補大老爺是敬重你老。與制臺大人中表弟兄。僅有一間耳房。你老好在單身請進去安歇罷。次早文祥尚未起身。即聞周國材央及店主人替他借一頂大帽。一套夾袍褂。還要借個茶房做跟班。好去上制臺衙門。見他表弟馬大人求差求缺。

文祥此日。躑步不敢出門。專盼他回寓如何光景。直至林鳥歸山。晚烟四合。始見他慢慢走回。店主人忙迎上一步。問曰：你老總應見着令親馬大人了。國材一面卸下衣帽。一面笑微微的說曰：見雖未曾見面。却令巡捕官分付俺遲幾日兒進見。俺好喜也。既許傳見。沒有不予俺差缺之理。文祥聞言。未免又將信將疑。心念今晚不如設個法兒探探他的口風。遂裝着一個斯文儒士口內。操著江南土音。向耳房門輕扣兩聲。房內問曰：是誰。文祥曰：

同寓客人因天雨無聊特來奉謁。藉資消遣耳。國材忙開門迎出。向文祥拱手曰。俺觀足下亦是斯文中人。敢問尊姓大名。貴籍何處呢。文祥曰。小子文士璋。祖貫山西。因在岳家讀書。入了上元縣學。故即在此寄籍。國材忙致敬曰。原來是一位秀才公。但文兄既在岳家。何以又住只小客寓呢。文祥嘆曰。小子因屬貧寒。內子倚其富。豪往白眼相加。故小子與之反目。情願遷出。甘受淒涼。不願仰他人之鼻息也。國材亦長嘆曰。文兄之志。與弟可謂同病相憐。文祥驚問曰。老先生亦與夫人反目乎。國材搖手曰。非也。非也。俺所恨者。即是舍表弟馬新貽耳。文祥拱手曰。願聞其詳。國材曰。舍表弟家本亦貧。且又早失怙恃。養之教之。無一非周氏之力。原冀其共患難者。亦共富貴。不意在浙江任上。隻字不通。及到直隸。又因洋人教案。調任兩江。俺已去信三次。訴說家況。他總以自有位。置一語聊相慰藉。轉緊俺典衣質物。奔馳來此。今日雖未見面。却令俺遲日再見。不知是得馬還是失馬呢。文祥聞失馬二字。怦然心動。遂以語激之曰。諺云。日近日疎。日遠制臺大人。雖受尊府教養之恩。然既位任封疆。豈能常將前事記憶。老先生若不常去親近。恐貴人多忘事。亦遂淡然置之矣。國材點首稱是。忽又喟然曰。文兄不知寒士苦衷。無論衣履不給。難以向人頻頻借用。即使可借。而上一。次轅門如門包等使用。極少亦須五六星紋銀。令俺從何處措辦呢。文祥遂於袖內取出碎銀一包。約重四兩餘。奉上曰。此小子每月所得薪火。權濟老先生之急。何如。國材忙起立曰。那有此理。只恐不能。文祥大笑曰。小子雖寒。尚非鄙俗。一流願老先生勿却。國材亦笑曰。如此愧領矣。俟將來得着好差缺。當以優席相待。文祥忙致謝曰。倘蒙青眼。敢不効勞。言訖辭出。國材

殷懃備至。直送文祥至住房始別。

(未完)

滑稽
牛皮王

箸 超

裕浪……裕浪……我的心好依傍我的口好唯黃我的面好風光我的步好堂皇百尺樓臺六月霜大家叫我牛皮王。

列位我也不曉得這牛皮王是什麼一個人。那一天在一枝香晚餐的時候。祇聽見間壁檯上霹靂似的拍拍兩聲。

說道不錯……是呀。現在不要臉的後生偷得幾句唐詩讀過幾篇聊齋就混在書局裏喫飯。還有那幾個血腥氣的書販子賺得幾釐幾分錢便着實恭維他諸君不看現在的報上天天的名著出現嗎……請……請……請多喝杯白蘭地。

……像老先生是真難得。只怕這幾位著作家都不在你老眼睛裏呢。

成什麼東西不是我說句誇嘴話。現在年也老了心思也雜亂了手筆也生硬了要做一句却也做不得。若是倒退二三十年不但這幾位著作家不在我眼裏便是曲園樊山湘綺蘇翁諸公也都讓我出風頭呢。我還記得那一年同友人登高有一脚踢翻宋四拳打退唐之句。後來這一天夜裏便夢着少陵放翁兩個代表在我跟前苦哀求說先生不要這樣激烈我們音韻的香火掙來是很可憐的。

碰巧席上有一位先生也是專整方眼的。說道老先生的詩句自然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了。不過打退唐人一舉兩拳也就够了。何必定要四拳。這個倒要請教。

你也太糊塗咯。一舉打初唐一舉打盛唐一舉打中唐一舉打晚唐不是四拳是什麼言已。呵呵。大笑舉座亦大笑。檯上又拍拍兩聲。

菜來……什麼菜……老爺五香鴿子。

噉噉哺哺靜了好一回……今天我肚子餓了。倒還喫個精光。講到這個味兒實在不好。我在家裏吃一隻鴿子大約極少須兩塊多錢。先宰一隻極肥的母雞。將雞湯燒成火腿汁。後來加入扣麻干貝。再後加入自製蝦子醬。搗成淨汁。用炭火將冷汁和鴿子煮兩點鐘。照這樣烹調方纔甘旨可口。現在大菜館的鴿子並無真正香味。不過加些椒末桂皮。瞞騙人頭。那裏有好味兒。嚼出來呢。

老先生的食品比得荀氏饌。經段家食譜將來一定要登堂大嚼一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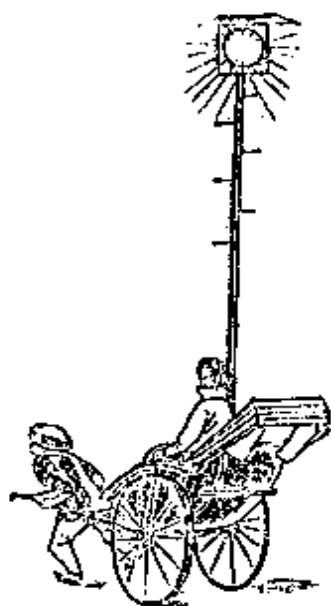
你來來……好……你來。又停好一回……唉。現在的時候做官也太容易。不管他識字不識字。懂理不懂理。只要有門路兒有資本兒。不怕運動不到我聽說現在我們兩位本家在京城裏也。臣門如市呢。貴華宗是什麼官諱。

一個就是益棠。一個就是嘉菊。照家譜排來都是我的姪曾孫呢。現在大總統倒很賞識他。說他有政治經驗。其

實。我。們。姓。王。的。與。大。總。統。本。有。一。脈。從。前。我。們。一。位。先。祖。在。河。南。做。十。年。幕。老。爺。膝。下。一。位。小。姐。原。來。許。與。姓。袁。的。聽。說。這。位。姑。老。爺。還。是。現。在。大。總。統。幼。穉。的。叔。會。祖。若。是。真。個。不。錯。大。總。統。還。須。叫。我。一。聲。太。媽。長。呢。

呵。呵。一。笑。人。靜。聲。微。我。料。所。謂。牛。皮。王。者。一。定。吹。到。別。處。去。側。着。耳。朵。聽。一。回。唧。唧。咕。咕。從。板。壁。中。透。出。我。才。聽。得。兩。句。請。諸。君。猜。一。猜。是。什。麼。說。話。呢。

……孫。文。是。我。老。同。行。……黃。興。是。我。舊。門。生。……



談

林
取

周
浩
題

談叢題詞

超 箸

濁酒三升對月斟。縱談今古拓胸襟。一枝懶筆人
休笑。多半寫來天地心。

琳琅萬卷鄴侯家。多寶船裝豔豔花。最是傷心明
代末。故宮禾黍癩蝦蟆。

寧有盜臣噬伐冰。天堂地獄一層層。瓦霜本不干
儂事。一點丹心秉勸懲。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談叢目錄

京華聞見錄

護園隨筆

呵凍小記

警軒筆記

目錄

飄 瓦
卷 盒
南 村
虛 汝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叢談

京華聞見錄

飄瓦

余幼隨侍京師。誦讀之餘。聞客談京師事。輒傾耳聽之。不忍去。稍長。游於衢。有見必銘諸心。南旋故里。忽忽十稔。追憶往所聞見。多有可記。爰拉雜書之。以當叢談。

光緒初紀。閱文介長戶部。戶部號肥。部人趨之如鶩。而獲利之豐。以庫吏爲最。窟穴其中。因緣爲奸。率家資數十萬。衣輕策肥。聲勢煊赫。王侯不逮也。文介視事後。思剔其弊。朝進署。暮乃出。鈎稽簿籍。虛啓閉。皆以目。吏奸不能盡售。則大恨。某夜。文介將朝。盜入室。竊其紅頂。文介大窘。亟命僕放步奔。假詣某顯者。及抵朝房。即內監已促之者。再退朝返家。甫入門。聞家人大譁。蓋前一日。醇邸有小影。送文介命題。藏之槓中。亦爲竊携去。文介忿甚。時福鎮管步軍統領。文介亟馳其家。詰責甚苦。福爲百計偵邏。不能得。又月餘。晨起。則小影已置几上。而紅頂則終不還矣。文介知竊爲怨者所使。然不肯中餒。稽察部務。較前尤嚴。後因事觸。慈禧怒。出戶部。人皆謂吏賄內監所搆。蓋非無因。父執某居與文介鄰。右事其所述也。

白雲觀者。京師巨刹也。平時遊人罕至。其最熱鬧時。爲每年之正月間。詣朝以往。苟非大雨雪者。則宣南一帶。車馬銜接里許。徒者夾車馬行。皆躑躅不能遽進。肩摩蹙。蓋十九爲遊客云。觀高墻峻宇。京外迥比。而金碧炫耀。歲歲加以裝飾。余寓京十載。歲必一至其地。而墻上粉堊。梁間丹漆。煥然如初。未始有繼屑剝落。其財力之裕。亦

有可概見者。正殿爲屋五楹。前面門窗數十扇。悉以楨木爲之。雕鏤至工細。餘三面壁間。徧刊玻黎燈。燈製狹而修。匡以木。光澤可鑑。其前一方面。篆萬壽無疆四字。字益大。硃書。泥金其緣。數之殆及二三百炷。排列如屏障。乃不見屋壁尺咫。京中人告語。謂皆出自慈禱所賜。云殿前一石砌方池。深丈餘。廣約七八丈。闊少遜之。四周綠以石欄。中互一小橋。遊人至者。必以冬春。池水盡涸。底見砂礫。橋下。跌坐一道士。閉目。合十。不少動。遊人自池邊過。爭以錢擲道士身。求中。中則其人喜。以爲今歲當大吉。否則凶。其人必怏怏。相傳道士自開院。日枯坐橋下。須閉院。方獲升。恒彌月。不得飲食。非有行者。莫能與焉。故羣無知者。咸沾沾一身之禍福。不惜以金錢爲溝壑之填。而道士歲得此數千百緡。爲一年薪炭之資。已無慮其闕乏甚矣。道士之狡而遊人之愚也。

京東康家營。以康姓聚族而居。得名。光緒中葉。有康八康九兄弟。專集族中。無賴茶毒行路人。是地爲往來孔道。年青婦女經過者。稍具姿首。率爲所污。甚或納爲下妾。竟不放還。迨乃意既厭。復嚮諸他方。京控姦佔之案。高將盈尺。當事者恨甚。屢遣官兵往捕。而康兄弟消息極靈。聞官兵將至。已先遁。且身皆矯捷。一日能走三百里。官兵不能追。先後僅獲其族中同黨數人。閉諸囹圄而已。康兄弟聞官兵返。輒回舊巢。爲惡如初。遠近苦之。榮祿管步軍統領事時。探知八至營口。急召趙躑子至。許以重金。令同鏢師往擒。(趙躑一足。賣藝糊口。絕有力。能舉百鈞。)趙故與八識。既至營。給八至某所。令婦人陪飲。及醉。擒之。逮京之日。觀者塞途。爭欲一識其面。八年三十許。面白。帽冠綠金冠。衣黑緞皮長衣。手弄二鐵丸。神色自若。押差以鐵鍊貫其肩骨。牽之而行。入刑部後。訊以前控案。

一一承招不少諱。俱定擬凌遲行刑。日觀者復如前。老僕劉四亦隨衆往。觀畢回寓。爲余言八坐囚車至菜市口。下車綁定。監刑者令行刑人取僞獲八黨四戮於八前。八張目視了無懼意。及刑八刀。三下不稍動。僅斷臂時。眉略蹙。亦強矣哉。康九聞獲八。他逃。官兵火其居。更拘餘黨十餘人。定軍罪禁錮有差。

正陽門甕城甬道西。有關羽廟。廟而南。占地約半畝。殿三楹。高遜中人。居院狹不足容馬。乃置焚香巨鐵鑪於廟門之外。神像絕小。云全身皆純金所爲。逢朔望求籤卜休咎者。蟬集以北里人爲最多。謂神能決若輩半月中營業之何如也。清帝親祭圍丘時。出正陽門。返經廟首。必入內拈香。意以爲是日敬天禮成。亡咎無驚。皆神呵護。力故不憚降尊參謁耳。相傳純宗時有某國人進見。欲圖不利。陡見帝後一人立。長髯赤面。捉刀怒目視。遂大驚。不敢萌異志。逡巡而退。是夕帝夢神告如此。神又謂純宗爲劉先帝轉世。念手足之誼。來相救。純宗詢神居何所。以甕城對。純宗爲換金身。且命世世子孫。經廟首必入拜。著爲令。云其言可爲發噓而一般。士大夫竟有信爲實者。無怪釀成庚子之禍也。

咸同間。僧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質罕其匹。性尤喜接士。登殿之下。凡有挾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販擔負。往還雜沓。不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回子。藍睛高鼻。狀至弗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販者。輦其羊肉獨輪之小車。自府前躑躅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晡。憩焉。門前舊有石狻猊二。高五尺左右。蹲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怪。是日販

夫卽肩此門右狻猊之石以立。立時出其腰中所插之短煙棒。實煙滿其斗。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猊口中接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鏘不已。半晌。願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鯽。今居府中者。凡幾人。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弗答。販夫數數言。門者厭之。走入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起去。而門右之石。狻猊忽易而裏向大怪。睨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己。懼爲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人。反之。顧干邪之聲。達於堂。與而所舉。曾不能以方寸。六七人者。力且索。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奇販夫。正喧聒間。王自外呵導回。見狀。問故。門者囁嚅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卽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白王。王獨身出中門。立面販夫。卽指左右石狻猊謂曰。是而所爲耶。販夫惶恐伏地謝。王曰。無畏。而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起。乃擅其垂破之衣袖。趨而之門右。側身薄狻猊。屈其右足。令身少蹲。徐乃自狻猊腹下。插右臂入。肩以起。旋之。令如舊所向。始稍稍安。諸地畢。則更趨而左。不半晌。左者亦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旣而見販夫車上。紫菜載羊肉。因顯語門者爲市二斤。其時京師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三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撐以二指。伸手以授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端。立如小銅砲。指下上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弗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鞵。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繈夫之曳巨筏。願繈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筏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藍筋條條。兩指益發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拊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翻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遠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

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之將絕。仍縛其腰。悉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牛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齋粉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後十餘年。余隨侍京師。聞父執某言之如此。某曾爲僧邸記室。此事蓋其所目視也。

中國監獄之慘。莫京師刑部若。道光戊戌。先大父通籍後。與同年安徽李文珩（文忠之父）皆分刑部行走。李公仁厚純謹。與先大父雅相得。共處居僑靡子胡同。無日不彼此過從。一日李公至。語次愀然曰。人言官刑部者。必不得善果。吾與子不幸入此。中當思有以自贖。夫任性使氣。令罪人不得盡其辭。悻悻者之所爲。吾與子可不慮此。此外豈無足以益人者乎。先大父曰。吾等之熟矣。部中禁卒虐囚苛酷。乃過地獄人言。藉藉豈無因第事爲提牢所轄。他人不能過問。異時吾二人中有一典是職者。必先除此積弊。庶稍無心過乎。李公稱善。而去。後八年。先大父升山東司郎中。總辦提牢廳。既視事。諭司獄戒飭獄卒。不許例外虐囚。違重懲不貸。又知其不免。陽奉陰違。間數日。必巡視一周。以察實在情形。某日巡至輕犯監。一老人面浮腫。有淚痕。知有異。問所苦。囁嚅不敢即答。固詰之。歔歔曰。犯以債務被控押追。昨入監獄。索重費。無以應。入夜。牽犯至一室。令去上下衣。仰臥板上。以巨縲環手足。腰肩數匝。使身與板合。不能稍移。復推板之一端近壁。始閉門去。少頃。忽聞奇臭。有物蠕蠕集兩腋間。知爲臭蟲。初不爲異。未幾來者愈多。自頰以迄面部。攢聚成團。大肆噉吮。如針鑽刺。痛徹腹心。已而飽者

歸去。餓者又至。憧憧往來。萬足齊踏。徧體奇癢。苦乃更甚於啜吮。犯不禁大號。無應者。向曉。蟲始遁。已身無完膚矣。語竟大哭。淚如斷綫。先大夫旁睨。一獄卒見其垂首。不言。體大震。知爲彼所爲。呼役。卽獄中杖之。自立。遂出。將舉趾行。又一瘠少年呼曰。久受意外辱。無處申訴。今遇明白官。敢以告。先大夫聞呼。止行。令隨僕。更張所挾小皮椅。移坐。少年前。先詢所獲罪。答因奸人妻。縲絏於此者五月。更詢所謂意外辱。少年面陡赤。良久。低聲曰。世居通州。本世家子。以媚所私。故元宵日共車赴京觀燈。下車後。迷失途。婦不知何往。翌日。婦家屬追蹤至。爲所獲。詰婦奚在。以實告。彼指犯爲拐賣。控於中城察院。輾轉至此。初入監。家人懼犯不勝虐。許卒月十金。最前三月。皆如期將金至。眠食尙無苦。今未識何故。兩月金不至。卒謂誑彼。語至此。指一卒曰。自前十日始。彼日日於犯將食前。少頃。先以語至此。聲細不可辨。先大夫命僕前。少年伸頸向僕耳。吶吶然曰。先以婦人穢布塞吾口。僕傳語訖。令畢其說。少年續言曰。且謂汝好婦人。今以婦人要物餉汝。何如。寒後嘔吐必大作。食量乃銳減。今不及半月。瘦已如柴。行就斃耳。詰之。所指卒。堅不承。少年仰首大聲曰。汝無圖賴。原物度尙在汝臥室中。急命僕率役往搜。果得之於坑角。簾下。齒痕猶顯然也。乃命桎是卒。日將暮。呼興返。次日。到署。察明堂官。照穢物。汚人律。加一等治罪。部中爲之肅然。事畢。先大父願謂僕魏福曰。一人之耳目。有限。奸人之技。量無窮。正本清源。苦無善策。吾豈謂如此。遂足盡吾責乎。復述李公語。悵然者久之。余年十五。魏福尙居余家。言之如此。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成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

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牣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炫神迷。舌橋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真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蒂葉皆具。瓜上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云。庚子之役。可憐焦土被燬之後。西城一帶。多有手持園中寶器。沿門求售者。蓋皆居近貧民。冒火所搶得也。某部郎曾見人挾一翡翠桃。大如茶杯。紅活可愛。索值二金。某部郎曾見人挾碧玉筆牀。一水壺。一又漢玉押一。索值五金。以禁中物。懼事平。爲人知。且得禍。皆不敢購。揮令速去。後不知落於何人手。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人共賞之。侈君浮主。不明斯義。乃欲搜羅海內珍奇。私於一人。秘之不令天下人共見。及一旦亂機猝發。即以私於一人之故。聚而殲旃。阿房一炬。而古今希有無價之寶。遂與灰燼。以俱盡。斯可慨已。

張幼樵先生在朝時。直言敢諫。不避權貴。天下仰望風采。顧有時迫於窮困。所彈劾者。不必盡出於公意。試舉一事徵之。光緒癸未。蕭山林恭甫太史（名國柱）由貴州學使任滿回京。宦囊頗裕。張與林同年。且係宿交。乃俟其覆命畢。往假三千金。林吝不與。張悻悻辭出。次日復浼人至林所。傳述己意。謂果不允者。必有以報復。毋貽後悔。林年少氣盛。當來人前。肆口詆張。指爲無賴。來人逡巡去。不二日。林忽得革職。永不叙用之旨。糾者爲吳橋劉。

博泉侍御。(名恩溥。後官至侍郎)實張所使也。初林丁母艱。將服滿不及十日。適爲考舉差期。林急於應考。設法彌補。先考一月報服闋。倉猝入試。試畢竟得差。人無經意者。當林遭母喪時。張曾爲照料諸事。又襄題林母主。故獨知其諱日甚悉。至是以林不允假金故。乃搜羅當時林之哀啓。持以告劉。嗾令據實糾參。劉本薄林之行。遂本此上摺。更撫拾其在貴州時與巡撫林肇元有通譜朋比事。劾爲品行卑鄙。有玷官箴。並未交查。即日革職。距抵京不過一月耳。林得上諭後。知張所爲。往謁之。張拒不見。林逕入廳事。毒誓萬端。良久不去。張窘甚。呼友勸之出。又數日。林始出京云。

護園隨筆 (續第四集)

卷 盒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註謂卽位二年四年。史記說同。宋儒謂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仲壬方幼稚。太甲差長。故立之。余謂此說不能無疑。案尙書伊訓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若湯歿而太甲嗣立。則故君初沒。尙未立廟。安得有祠。又安得有祇見厥祖之事。蔡註引吳氏說謂朝夕致奠。不離殯所。何待於祇見。其說甚通。吾謂湯初卽世。斷無倉卒立廟之禮。況在諒陰。未遑土木。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其明證。外丙仲壬皆湯之子。太甲爲湯之孫。何至舍子而立其孫。故吾斷以太甲嗣仲壬而王。故稱嗣王。伊尹奉之以見於祖廟。其義固顯然也。

古今才人負一時重名。往往不矜細行。然至於殘忍滅倫。則不可爲訓矣。樂丰遊學。其妻斷機以諫。卒以成業。及

攻中山。中山人烹其子而爲之羹。樂羊噉而盡之。雖謂南軍相持。終非得已。然而忍矣。其妻勗。夫子以成名。乃適以殺其子。謂非天倫之變乎。此與吳起殺妻以索將同一不近人情而起。尤殘暴。薄行相傳有母死不奔喪之事。李克謂起貪而好色。以前事觀之。其貪實甚於好色矣。史稱其嘗從曾子遊。聖賢之門。豈容此輩。一朝居乎宜乎。曾子之絕之也。

吾國由專制而躋於共和。有步武湯武之意。此語已爲今日習慣之口頭禪。惟有一事爲不期然而然者。則改用陽曆是也。商正建丑。陽曆之正朔。恰值丑月。誠有不謀而合者。亦可見天時人事之所歸矣。

古人惟重正朔。月數仍不改。此宋蔡氏說也。蔡謂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史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秦用亥正。則臘當爲三月。而仍曰十月者。則仍以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吾謂蔡氏說尙未盡也。古人雖改正朔。亦有不得不勉隨民俗之處。如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仍主夏正之。四六月言之。若以周正建子。推之。周四五月夏正。二月也。安得謂之維夏。徂暑乎。又如周公七月詩。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叔苴等語。皆述夏正之氣候。雖改易正朔。仍不得從民間農時之便。亦論語吾從衆之意云爾。

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史家編年。本於成周。春秋之義。權輿於是。故夏后相被逐。而傳記家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武后臨朝。而帝在均州房州之文。史不絕書。所以存正統而警僭竊也。至於夏后遷商邱。依斟灌。或謂商邱今河南地。斟灌今山東地。兩地相距懸絕。何能相依。致疑古史之不實。不知所謂依者。非必入其國而居。

之也。蓋以商邱密邇。揭泄故徙都於此。以成犄角之勢。藉作聲援。以敵羿耳。

建設國都關係時局者。至鉅。總須因利乘便。有互相維繫之勢。不得拘一時之成見也。成周都鎬。至平王東遷。國勢日以不振。東坡深斥其非。然周之亡。亦未必亡於東遷。蓋積弱使然也。或謂由此而上。爲文武。爲成康。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此宋呂氏說。吾謂由平王而上。爲共和之時期。由平王而下。爲專制之時期。何也。平王時非復周召共和之盛。漸至諸夏用兵。日事攘奪。五伯自尊征伐。已開先例。故秦得兼并六國。擅立苛法。遂成破壞。人之嚙矢。所謂春秋無義戰。已開專制之漸。不行專制。祖龍也。厲王竄虢。周召行共和之政。布在方策。垂五十餘年。平王忽舉國而東。秦襄公以兵送王。僭進爲伯。祀上帝於西時。太史公曰。秦始封爲諸侯。遂作西時。用祀上帝。僭端見矣。君子懼焉。吾謂司馬誠知言哉。

堯曰。多男多懼。富則多事。以堯之聖。而戒慎恐懼如此。此所以爲聖也。封人曰。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授之云者。卽野無遺賢。國無棄民。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謂也。分之云者。卽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謂也。暴秦而後。朝廷與民。日益疎離。堂廉遠隔。君門萬里。小臣不能與朝廷相接。平民不能與君主官長相接。窮通得失。聽齊民之自爲。國家不過問。民亦不知國家爲何物。同一圓頂方趾之種族。而有尊卑苦樂之階級。遂成一離德離心之現狀。於是天下不復可言治矣。

古今書札常用再拜二字。已成一習慣之名詞。近日因除去跪拜禮。於是通常尺素弗用之。此蓋誤解拜字之義。

也。說文拜。從兩手下也。拜以兩手爲禮。非如稽首頓首之頭至地。周官九拜。分別最詳。或謂古人日用起居。均席地而坐。此語爲稍讀書者類能言之。不足爲異。其坐時屈兩足向後。以股著足踵。與今之跪相似。故古禮有跪與坐之別。以示敬恭之意。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至稽首頓首。則頭已至地。視拜爲更隆。頓有停頓之義。稽有稽留之義。拜則僅下其手爲禮。與稽首頓首迥別。雖同一鞠躬。而亦有微示區別者。如吉拜註云。雍容而下其手。肅拜註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旣曰直身。則不必鞠躬。可知。蓋鞠躬以躬爲禮。拜以手爲禮。躬從身。拜從手。觀其造字之義。固已顯然。謂拜與鞠躬同。則可謂與稽首同。則不可。或又謂與空首同。則更誤矣。周官空首註云。下手首不至地。玩一空字自見。又尙書拜手稽首。連文及之。言旣拜手。又稽首也。明是兩事。不容牽混。禮郊特牲云。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分析最爲明確。或又謂古時稽首頓首之禮。親之於子亦行之。此說更誤。儀禮士冠禮。所謂母拜受者。蓋下其手以示親愛之意。亦第鞠躬而已。並無稽首之文。亦斷無親拜其子而叩首至地之禮。蓋誤認拜與頓首爲一事。遂與古禮微有未合。此不可不辨也。

方言與古音通轉。而字之音義。亦由是出。如譁呼瓜切。吾鄉方音讀作光華之華。至於華姓。又讀作去聲。揚子方言譁。渾化也。註謂化聲之轉。此足爲方音通轉之證。以化爲義。聲亦在其中矣。又如說文。水準也。釋名。水準也。準平物也。白虎通水之爲言準也。此皆以準爲水之訓。而不知卽水之音。考工記。鄭註準讀爲水。大約當時有此方音也。閩中呼水爲追。上聲亦準音之轉。足爲鄭註之證。先儒謂準爲水之義。非水之音。並疑鄭註之誤。殆未通曉。

各。地。之。方。言。耳。又。如。踔。丑。敎。切。讀。若。踔。漢。書。文。選。均。主。踔。走。之。義。蜀。中。方。言。亦。謂。踔。躍。爲。踔。與。古。音。義。通。

古。今。之。度。歷。代。不。同。大。約。古。短。而。今。長。班。史。謂。萬。事。起。於。黃。鐘。六。律。起。於。種。黍。一。黍。爲。一。分。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皆。以。一。黍。爲。分。推。之。積。至。十。黍。十。黍。爲。一。寸。所。容。之。寸。亦。無。幾。蓋。短。於。今。尺。遠。甚。史。記。謂。以。身。爲。度。說。文。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尋。常。諸。度。均。以。人。體。爲。法。家。語。亦。有。步。指。知。尺。舒。肱。知。尋。之。文。許。叔。重。引。周。制。與。史。記。合。其。言。人。手。動。脈。則。本。於。醫。學。家。言。醫。家。謂。關。上。爲。寸。口。關。下。爲。尺。澤。尺。澤。推。而。下。之。則。及。肱。矣。此。與。家。語。舒。肱。知。尋。之。義。合。至。於。步。指。而。知。尺。寸。吾。嘗。考。諸。方。書。屈。中。指。而。取。之。由。中。指。節。縫。兩。端。量。之。而。得。一。寸。訪。諸。精。於。醫。者。試。之。良。驗。又。針。灸。之。術。必。布。指。而。求。尺。寸。不。得。以。世。俗。通。用。之。尺。爲。準。蓋。自。古。尺。淪。亡。載。籍。闕。略。僅。可。考。者。岐。黃。之。書。而。已。

司。馬。法。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人。舉。足。而。及。三。尺。足。徵。古。尺。之。短。然。亦。不。能。泥。也。舉。足。三。尺。或。舉。成。數。而。言。說。文。所。謂。指。之。數。多。則。不。過。三。是。也。周。禮。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禮。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今。者。折。漢。而。言。王。制。纂。於。漢。初。博。士。故。以。漢。尺。較。周。尺。周。之。一。尺。僅。及。漢。八。寸。八。乘。之。爲。六。尺。四。寸。蓋。古。時。以。步。定。畝。步。行。田。間。而。度。之。遂。有。步。之。名。所。稱。尺。數。專。爲。田。制。言。之。不。必。人。行。一。步。也。小。爾。雅。云。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此。或。專。就。人。之。行。步。言。矣。

幣。制。之。輕。重。應。如。其。所。鑄。之。輕。重。爲。準。此。錢。法。之。通。制。也。秦。之。半。兩。漢。之。五。銖。皆。重。如。其。文。若。今。幣。之。七。錢。二。分。

亦云重如其文矣。然幣價之漲落不常。卒未能適如其七錢二分之二數。則亦徒有名稱而已。先儒謂唐開元錢。十錢重一兩。然亦僅就唐言之。若以古幣較之。其錢三枚。足當古之一兩。宋則以開元錢十枚爲一兩。吾以開元錢三枚一兩推之。則宋之十錢。當古三兩有奇。足見後世幣制日益重矣。

呵凍小記

南村

日冷風寒。手僵欲裂。把筆作字。木木如非我有。其苦特甚。故近日中隱兀坐。不敢有爲。而管城公之不共把握。亦爲別寢久矣。重以予兄來申就醫。時借游動。掣余以天倫樂。故余益不獲他暇。而陸氏之負郭田。遂更穢蕪。而不治。然酗酒之夫。好飲敗賄之士。珍金性之所嗜。往往不克自止也。於是趁小暇。乘餘光。婆娑案頭。輒溫余之筆。墨。誌余之聞見。拉雜瑣屑。誠不足博君子之一粲。然際茲滄海橫流之世。百憂蝟集之身。豈可無清涼一劑。作林肯之保命丹耶。癖痲有人。晤我楮外。

予兄能爲詩。且性靈絕佳。惜投筆后無多暇事吟詠。故積稿極寥寥。又好滑稽。出言輒傾座。意境尤清。每譚碧水丹山。令人如置身畫裏。近者嘗共話鄉居。藉消長夜。秋風言意。動我尊鱸之思。濡筆留痕。誌此家園之夢。

予之鄉居。已誌其景況於贅譚中矣。茲不復冗。第就兄所言者紀之。云冬日居鄉。夜來忽大雪。然以農事隙。故晨興頗晏。比十時矣。主人乃起。揭帳而視。牕紙皚然。清寒剪剪。砭肌爲粟。自廬簾外窺。如荷葉飛絮。隨風飛揚。呼童問曰。夜來雨雪乎。曰。雨雪矣。且甚。大深深沒馬蹄矣。今尙未止也。於是披裘而出。坐於匡房。房中有地爐。一作正

方。形。沿。周。可。坐。客。五。六。燒。巨。木。之。幹。蟠。根。槎。枿。如。牛。首。如。龍。如。鸞。棋。撐。爐。幾。滿。火。光。熊。熊。高。過。於。頂。氣。候。溫。煦。似。三。月。卽。檢。蒲。團。坐。於。爐。隅。自。意。遠。窺。瓊。林。玉。宇。世。界。清。涼。如。立。身。琉。璃。界。中。心。目。爲。之。爽。然。而。花。落。花。開。蝶。來。蝶。去。尙。紛。紛。然。未。止。也。下。瞰。全。村。銀。海。茫。然。煙。火。都。消。四。山。亦。靜。穆。如。夢。去。側。耳。無。希。聲。舉。目。皓。已。白。誠。妙。寫。矣。唱。紅。泥。綠。蠟。之。詩。盡。然。思。飲。乃。置。小。瓦。壺。盛。村。釀。煨。諸。火。次。佐。以。時。蔬。蔬。亦。就。爐。中。烹。之。瓶。笙。鑼。鼓。天。籟。悠。然。右。箸。左。杯。自。斟。自。酌。徐。徐。作。桑。麻。話。而。微。風。偶。過。凍。葉。琤。然。如。鳴。玉。佩。六。出。花。片。時。自。窗。檐。入。拂。幃。積。袂。狀。至。可。樂。仰。視。竹。樓。櫺。次。如。簾。堆。紅。糧。玉。粟。爛。然。映。目。半。年。梁。一。家。之。煨。飽。有。恃。矣。而。瓜。瓠。橫。陳。青。黃。間。耀。更。飾。此。樸。麗。之。妙。景。縱。橫。顧。盼。心。神。曠。怡。凍。鳥。啾。啾。如。深。山。鐘。磬。撩。人。之。清。機。不。少。也。躊。躇。未。已。中。而。犬。吠。聲。大。起。

既而履聲琮琤。有客翻然入。戴竹笠。笠上積素盈寸。入門后。乃脫而拂拭之。并掃衣袂。問答極歡。蓋族兄子青也。攜牛脯斤餘餉我。佐酒者。於是呼之入座。就火取溫。命杯分飲。烹牛脯。相以新蒜。逸馨馥郁。益促羌渴。情話纏綿。共極歡笑。覺一部漢書未易方此也。不覺醺然。主人醉矣。時則暮色蒼蒼。中客亦自去。

辛亥之冬。予以事客武陵。寓老友菰荻家。家去城十餘里。通水陸道。然水道較陸道爲捷。且雅逸。故舟行者多。而鄉之人尤然也。其地名卸甲洲。居後湖之中。居人可四五十戶。皆業農。湖田千頃。浩淼無涯。誠魚米之富地。惜近年來洞庭下淤。沅流上匯。五六月交。輒汎濫橫溢。決堤破障。蕩廬濯稻。造爲飢荒。以故舊之中人。戶今且替而爲丐。而舊之下戶。則填溝壑也久矣。間有存者。亦無所爲。業徒漁畝。以贍朝夕。家家網罟。戶戶艇筏。居然水國之民。

矣。沿堤多柳。每夕陽西照。時躡屐徐行。嫋嫋西風。歎乃漁唱。頗動人遠思也。

武陵爲西楚商業萃點。市衢繁鬧。人民殷繁。臨河而望。軸轆十里。橋楫如林。入夜后。萬點星燈。四圍水色。豁人倦眼。聽瓜皮艇。上沽酒市。糕者終夜。唱聲不絕。別有佳趣。

諺有云。中國宰牛之區。有三把半刀。而武陵爲就中之一。得刀半把。蓋所謂刀者。狀宰牛多少之程數也。故其地牛肉頗廉。而又美。回教徒極夥。殺牛市肉者。均彼中人也。若齊民爲之。則罪爲私宰。官吏將科以罰也。教民肉食。以牛羊爲宗。故調治絕美。翻新門巧。式樣百生。嘗見彼中款客。殺饌數十味。色各殊。而其質則均牛也。是則可知其術之精到。而有老饕之癖者。欲思如洗花叟之痛快淋漓。固不可不一造此鄉。而十日醉平原也。

伴牛肉之蔬蘆。在秋爲南瓜。在冬爲菘芹。而蘿蔔其尤美者也。蘿蔔一名土酥。見農書。杜詩所謂霜城土酥淨如練者是也。此物生熟俱可食。有五色。而紅皮者爲最多。陰乾之微漬。以巴鹽入口。爽鬆有聲。味甘厚。佐白酒最美。武陵後湖亦產此物。鄉人倚之爲冬田出產之一宗。種之者甚夥。其間每歲必產一極大者。鄉人呼之爲王。其大加尋常蘿蔔之三四倍。凡王之所在。則其地主卽備香花驪馬。昇賽一方。一方之人亦出資佐會。祈來年羅田之豐稔也。賽罷則舉此蘿蔔。王埋之地中。其禮遂畢。不敢啖劑也。

武陵物美市繁。衣食都便。惟有缺點一。蓋肆中初無佳釀也。尋常出售者。名目概具。而可飲者實寥寥。非苦則烈。令人不堪。而堆花其尤者也。堆花俗名之曰棒頭燒。本玉粟燒品。以飲后則頭暈脹如搗。故人皆被以棒頭之名。

屏之不敢問。差可者。則金波是也。鄉中通行者爲水酒。味甚薄。且微苦。然古之酒人。飲醜仰醋。且大有人。況其尙爲酒類乎。故予之客友家。止吾渴者水酒而已。久之。竟少飲。輒醉。并水而不敵。則予之酒量銳減也。可知。予友亦然。回首當年。露肘高呼。醉眠綠野。一盡十升之概。今固何存。歲月不居。能無衰老困窮之感。慨乎。

予嗜飲。予友亦嗜飲。予友之父若叔。又莫不嗜飲。且知予之有飲癖也。遂無餐不進。以酒予。乃因之日在醉鄉矣。沉酣以往。輒發浩歌。友善弄參差。嗚嗚而和。其樂乃無極。又或圍爐高談。雞碑雀錄。鬼史茶經。拉雜作消寒語。爐中燕巨薪。饒上騰炙。面爲赤頰。頰然如蘋果。坐中熙熙如登春臺。友又好談紅樓。讀之至熟。視之至尊。愛護之至切。於世之咕噪老儒之無下士。苟把卷一讀。輒以鼻嗤之。以爲佞父。烏足知紅樓者。惟予所言尙能中其意。嘗抵掌高言。謂十二金釵中。倘繡闌以拜舍探春。將無與歸矣。然評人論事。又豈可執一己而軌天下。但愚者見愚智者。見智要不妨各以所得而自享。獨尊也。

一夕天陰。沉無星。月朔風颯然。振林木。有聲。修竹淅瀝。凍鳴如雨。予偕吾友。方自郊堤歸。夜且三鼓。月光透寒。道依稀可辨。行敗葉中。清響遠發。村犬吠客。乃狺狺不已。抵家后。手僵欲墮。面凝冷如冰。卽趨爐取煖。時友之叔尙未安寢。坐待吾儕歸。炙酒於瓶。以爲驅寒劑。予等坐定。遂舉盞殺寒威。身手因而溫軟。暢譚極歡。雞數唱。乃散。至今思之。猶醺然有餘興也。

今年冬。友之書來。又招予往。而其叔乃於伏中已捐館去。願余之漁郎再返。雖洞府依然。而人事之變遷。已大足

使余零涕。嗟夫。人生斯世。如浪萍風花。東西上下。了不能自主。且不能自知。唯隨時事爲轉移。雖明哲之士。號能計遠慮。深其實。不過囑事機之且成者耳。而百年鹿鹿。憂樂重重。人乃以一身盡試之。紅顏既去。白髮亦無存。須臾之時。光有萬千之變化。桑田滄海。亦不過螻蛄之朝夕。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人卽抱一及時爲歡之心。惜分勤業之志。而駟馬已不克追。此歡樂事業。使有待也。則呱呱墮地。挾畢生之憂患。以俱來。又豈無故者哉。余亦好讀紅樓。願余鈍不能有所得。依樣葫蘆。納之吾心而已。一日偶思紅樓之主幹。厥爲三人。一黛玉。一寶玉。一寶釵而已。而三人中。又唯寶玉爲之主。寶玉既爲之主。則我姑就而察之。黛玉之玉。寶玉之玉也。寶釵之寶。寶玉之寶也。釵也。黛也。各取寶玉之一字以成名。分之成三。合而爲一。則其生平。嗚呢兒女。心附命依。固無怪已。及終也。釵留黛亡。亦所必然。蓋得寶玉之一者。二人而釵乃得其主也。然吾聞之著者曰。寶玉氏賈。假寶玉也。夫寶玉既假。則林薛又何從而真。推而至於十二姊妹。十二侍鬟。更何從而不假。則著書者固已明白自號其子虛。而後之考據。迂士乃必齷齪焉。附會穿鑿。引王證李。以實其事。是真何苦來哉。

警軒筆記

(未完)

虛汝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深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詡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爲畫苑一書。共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爲補益。

之首梁武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僞託。總之歷代評畫推謝赫爲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爲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畫法者。固不可不知此已。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媵。名稱尤奇。朱謀瑋周易象通。別造河圖。妄矣。郭相奎續衣生易解。論遯卦。謂懷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遯。故獻俘金廟。論震卦。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誕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且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且箕中。又定表記爲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且名其巾曰玉臺巾。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況其他乎。最可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古今事跡有略相同者。三鱉爲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過江。三魚塞其舟漏故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在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蠶餘。其餘若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龍宣乘宋司馬光陸放翁均有布被銘云。

海外東經。毛民之國。爲人身生毛。郭注。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輕。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

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按此卽今臺灣傀儡大山一帶。生番特當時道途阻隔。見聞未及。遂以毛民目之。又如劉恂表錄異所云。狗國。夜叉國。卽今息力大山等處野番。其云流虬。卽今琉球也。

太素脈能察知人貴賤休咎。其法昉於醫和。至宋時有僧智緣工其術。與王珪王安石同時。其說遂大行於世。言傳自崆峒樵者非也。

彈碁一事。今已弗傳。其說見於漢。盛於唐。漢書梁冀善彈碁。格五。三國志注。魏文善彈碁。能用手巾角。蓋其局以石爲之。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唐賢有碁譜一卷。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子美存歿口號。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李義山白樂天俱生於唐。故於彈碁言之甚晰。特不知此事之替於何時也。昭陽李復堂大令鐔善畫。得錫山蔣氏之傳。題畫之句。無不風雅。自題畫雞云。畫雞欲畫雞兒叫。喚起人間爲善心。風趣而兼諷諭。然風雨雞鳴。今何人哉。

有以蒙正夾袋。王勃腹稿。命題課士者。某詠王勃腹稿云。搜羅掌故。成雞檄。滿足精神。送馬當。詠蒙正夾袋云。照面堅辭千里鏡。掄才如獲五明囊。誰謂詠物之句。不足以見人之才思耶。

晞髮集。宋道民謝皋羽著。余見有馮御史執之唐運使文載合刊之本。此本係海陵儲靜夫所抄輯。集首並有

靜夫所作之引計原書十卷。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天地間集一卷。冬青引注一卷。登西臺慟哭記一卷。舊云二十八卷。想散失過半矣。即靜夫所見之原本亦非全本也。

五祖演云。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宋參政王伯大以其意作兩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盧同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籜龍正稱寬。莫殺入汝口。叮嚀付汝。汝活籜。龍否。筍呼籜。龍本此。

漢魏六朝人評書者最夥。如蔡中郎有隸書勢。索靖有草書勢。劉卽有飛白書勢。王珉有行書狀。鮑明遠有飛白書勢。銘。庾肩吾有書品論。袁昂慈有書評。梁武帝有答陶隱居論書。唐張懷瓘有大小篆八分籀文隸書章草行書飛白等贊。李約有飛白蕭字贊。李嗣真有書品贊。此外尚有楊泉草書賦。王僧虔書賦。近世競相祖述者。惟孫過庭書譜。然古峭繇密。形容盡妙。仍常推此數種。

論

雙

繫
泉

詞題藪諧

超 箸

彩筆揮時酒半酣。諸君任我逞奇談。眼前那個挪
揄得。煙子燭孫最不堪。

談笑聲中沒是非。士人以重而能威。黃龍不見佳
兒婦。贏得采聲四座飛。

山滿猿熊路滿豺。書生也與物情乖。冤枉學得東
方朔。勝似消閒鬥雀牌。

諧藪目錄

吃洋烟賦

責鼠文

誠色文集四子書句

烟草送鴉片文

竹槓先生傳仿五柳先生傳

青奴傳

孔方兄傳

討蟻檄

黎文秀脫籍仿八股體

洋烟談判會

蔽廬非詩話(續第四集)

目錄

覺余

儀鄉

崑

老黑

中

虛汝

崑

儀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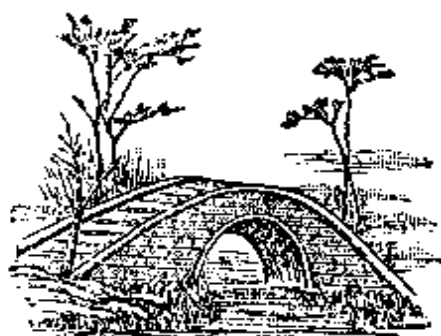
昂孫

大同

箸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諧 藪

吃洋烟賦

覺 余

一燈騰燄。雙枕排當。平鋪藤簟。側臥胡床。開出象牙小盒。提起玳瑁長槍。手剔烏膏。薰到十分圓亮。口含玉嚼。吹來一段幽香。莫疑引病入盲。見之若畏。須知助人壯氣。吃也何妨。蓋其種自洋番。運來華夏。包包輕重。皆勻。月低昂。變價買尋商賈。烏土差勝。白皮煮待婢奴。水滯仍宜。火化淘乾。沙脚煎熬。到此刻。須工架過。平頭程色。比往時上。罷觀者貪嘗。幾口意不敢言。主人渴飲。數筒情何能舍。當夫朝饔夕飧。之後手疲足軟。之時心魂欲斷。眼淚俱垂。並坐之親鄰。不管緊要之事務。休題捧着煙缸。精神頓起。飽其烟量。舉動咸宜。倘與豪勢交遊。無此物言皆厭聽。卽遇生疎。面目有這件話。亦投機。况復盛饌當筵。高朋滿座。飲罷醇醪。嚼殘嘉菓。請登煙榻。有誰主而誰賓。慣使烟籤。亦可右而可左。歎息一團和氣。自古到今。評論四海。知交惟我。與爾一往一復。叮嚀快燂。茶湯三起。三眠吩咐。再添燈火。別有飄流蕩子。年少嬌郎。或嬉游於娼舍。或流滯於花航。歸郎帳中。同居翡翠。合歡被上。並宿鴛鴦。勿謂此輩無情。苦勸煙癮。節減遙指上天。有日誓將煙器銷亡。不知是假是真。暗流暗以相視。試聽幾更幾點。快撤火以商量。更有搗紉扇之書生。穿蒲鞋之弟子。食煙則大雅自居。戒烟則正人見鄙。自北自南。且行且止。跟入烟館。口稱擺設。殊佳。愧乏烟費。願把衣衫作抵。况思數遍。未卜師長何如。逸興難忘。再約明天到此。甚則家業傾蕩。婦子顛連。奇形莫狀。醜態難傳。而似青銅高浮。癯骨齒如黑漆。橫簪吟肩。問彼何來。侈說

從前富貴回身無地。實欲向此。資緣乞得半掬烟渣。甜言買笑。聞着幾分烟氣。側目垂涎。可知烟友往來。原無貴賤。祇怪煙圍亂打。獨吝銅錢。總之有癮者。自爾關心。繫戀就使無癮者。亦且樂意纏綿。當醉態之婆娑。吃此而酒醒。能解極愁懷之牢結。飲此而鬱病都捐。看柳巷花街。無過燈邊福地。這高臺舞榭。何如炕上神仙。

賣鼠文

儀鄉

治國莫患乎社鼠。嘗讀晏子之言矣。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嗚呼。社何地也。而鼠憑之。其爲害有如斯哉。以觀今日。社鼠何多。稽之爾雅。鼠之名不一。名雖殊也。種類則同。自夫有社。可憑若輩。遂呼其儔。引其侶。羣相盤踞穴處。其中遂致薰之不可灌。之不能鼠乎。鼠乎。何狡黠也。晝伏夜動。鼠之性也。今日之鼠。無晝無夜。擾害生人。何物么魔。一至於此。蓋其所憑依者固也。莊子有言。鷓得腐。鷓鷀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之社鼠。豈第嚇人而已哉。京房易有云。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今鼠舞於社。占以京房之易。不知其繇辭云何也。嚶嚶擾擾。患將奚堪。驅之無術。文以責之。

守夜而司閘者。獸之良。山居而野處者。獸之常。鼠何物乎。眇小若斯。責爾以司閘。爾無其技。責爾以守夜。爾無其長。爾何不深山之伏處。爾何不曠野之潛藏。乃敢壞人之壁。穴人之堂。率其種類。憑依神社。擾擾焉。學小醜之跳梁。爾之在物。最爲可賤。寢爾之皮。不足以益體。溫爾之肉。不足以供烹膳。解爾之骨。不適於用。剔爾之毛。不飾於器。以故淮南輕舉雞犬。皆仙。爾獨以質陋而被譴。爾之爲狀。憎嫉阻肝。睚離賤賜。爾豈何劣。如麥穗之半垂。爾

眼何小如豆粒之中。劈爾耳何銳如槐葉之初。生爾尾何穢如杯酒之除。漉噫嘻形醜如斯。何爾之詭計。乃狡展而莫匹。偶遺薶澤。爾獨微聞。固附深藏。爾能巧覓。或尋繩而下。縋或自卑而跳擲。綠兒登床。盪扉動壁。聲聲中宵。轟轟竟夕。嗚呼。以黑夜之無人。爾遂乘時而得。祿居依社樹之神。俸竊太倉之粟。塲登禾黍。爾不念農夫之勞。而侵蝕之。爾何其黷。機中織素。爾不念季女之苦。而橫齧之。爾何其酷。量爾之身一尺不足。豈其飲長河之水。猶未足以滿爾之腹。鼠乎鼠乎。欲何逐逐。判以張湯之辭。爾之罪當遭顯戮。倘遇臧洪之掘。爾之罪定當赤族。爾猶恃其兩端穴中潛伏。恢恢天網。爾或櫻之。恐百身其莫贖。

誠色文集四子書句

崑

食色性也。好色人之所欲。遇諸塗。睨而視之。無責已耳。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目之於色也。有同視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聖人與人同耳。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親迎則得妻。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亦宜乎。齊人有一妻一妾。或曰。是非君子之道。侍妾數百人。孟子曰。我得志。弗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鑽穴隙相窺。是皆穿窬之類也。搏執之不辱其身。難矣。

有賤丈夫焉。驅騁田獵。一朝而獲十禽。弗爲也。曰。昔者太王好色。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無傷也。仰而思之。則慕少艾。其蔽也蕩。

於南河之南。宮室之美。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從者數百人。唯女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誦其詩。讀其書。學而不厭。不易得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可謂好學也已。

彼哉彼哉。小人聞而知之。請見入門。左右望升堂矣。見而知之。某在斯。某在斯。觀其色赧赧然。其心好之不亦樂乎。欲常常見之。故源源而來。乃若其情相悅。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由君子觀之。喟然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速出令大戒於國。其不可者拒之。閉門而不納。知其不可。然且至斯辱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非禮勿視。戒之在色。

煙草送鴉片序

老 黑

黯然而銷魂者。別而已矣。鴉片先生將歸。無何有之鄉。貽書於予。懇懇相告。殆有飄然遠引。銷聲匿跡之意。且深慨種族之凌夷。而不勝其感喟焉。嗟乎鴉片。世事茫茫。夫亦何常之有哉。當其盛也。其言語不必足以驚人。其行誼不必足以動衆。即青燈高臥。短榻橫陳。亦一招而四應。一呼而百諾。無論智愚賢不肖。爭得以一識面爲榮。偶假以詞色。卽出而告人曰。某待我厚。真不愧感恩知己也。而人之見之者。亦莫不欽之羨之。咸相趨附焉。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者。其信然矣。故庸庸者無論矣。卽極惡窮凶。神奸鉅盜。方其得志於是。則世人靡不趨附之。而不知其貽禍之大。將累及己身。而無從擺脫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世之比匪亡身。而自貽伊戚者。何可勝道。乃貽累終身。至死而不悟。則大可哀矣。嗟乎鴉片。君與予。自傳燈受鉢。同懷魔術。以陷人。固亦無庸相諱者。第予

之魔術雖大無男無女無貴無賤既與予相接卽日耗金錢而不悔若不能須臾離者然究不若君之魔術尤大而別具神通也予見世之與君相接者一日不與君處卽病莫能與雖賣田廬鬻妻子日趨下流至於盜竊亦悉以予君而不悔至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面深於累骨瘦於柴與死相近仍不自覺是君之魔術既大斯人之受毒益深也嗟乎鴉片民智日開衛生之學日益明予以魔術陷人且懼不免漸歸於淘汰是則無何有之鄉予遲早亦將與子偕隱耳今於君之將行也爲文以道其哀

竹杠先生傳仿五柳先生傳

中

竹杠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以其慣敲竹杠因以爲號焉握管提剪滅義圖利遇肥戶耽耽虎視自鳴得意乃橫敲側擊性貪婪鈔票不厭多被敲者知其如此當暮夜而獻之胡同輒受虛時評社論贊揚謾罵恒視多寡爲率報事濛然暗無天日譏評刺說滿布簞幅紛如也近又總握筆政益合其志輿論得失相與終始贊曰吳儂有言像煞有介事味其言茲若人之倚歟賊民蠹國大玷輿論無恥氏之民歟逆天氏之民歟

青奴傳

虛 汝

奴本姓竹氏祖竹簡佐蒼頡革結繩之治以功封渭川侯簡之後竹劍竹書又歷有功於國增封會稽汲郡二侯天下有武備文事者莫不資於竹氏而竹氏子孫林立三郡不能容遂各挾其長以遊四方因散處焉奴之父居青州中池因以青氏奴生而穎秀娟潔嬈娜君子見之恒愛奴鄰有關中女翠袖者與奴爲關中友翠以良人別

有所眷。意甚戚。奴解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下事。俱不過一時耳。姊何必以代謝爲怨哉。拍其肩曰。天已寒矣。袖薄如此。速歸。休翠歎曰。小妮子。未知親熱意。故易言之。他日恐占人臥榻。不復記今日言矣。言次。木客驟至。提奴行。奴捨地叩頭。面粉盡落。卒曳之去。衣服經石。艘上葉葉碎。下奴知不可免。適罵曰。有術死我。何曳我爲。木客怒極。力推之崖下。大水中。載沈載浮。遇負販。備見奴色。美拯起之。欲以爲妻。不從。百計屈抑之。奴曰。我不慣與俗人伍。得如王子。獻一流者。雖妾媵。不辭。曷嚮我。備遂轉嚮諸調水公子。公子得奴。大喜。嫡亦雅愛奴。嘗撫摩之。曰。冰肌玉骨。我見猶憐。況痴郎。固熱中人耶。然奴雖蒙肌膚之愛。帳烟簾水。寵擅專房。而生於山野。蕭灑性成。終日閉置帷中。意終不適。又念四時代謝。樂極生悲。與其待人冷。我何如我先冷人。乃於七夕之夜。謂公子曰。秋風團扇。昔媛所悲。妾何人。斯能無捐棄。今願舉材。以代從容。自退。留餘情於無窮。免蓄怨於斑淚。金氏錫奴。陶家湯媪。齒雖較長。而敦厚有餘。溫和可取。妾願抱節。獨處以閑。散終公子。欲近與言。而蕉雨斷聲。閒庭如水。傍奴側。卽有一種嚴冷之氣。蕭若秋霜。公子知其志存順時。不可復強。遂築竹院。使居其中。以卒餘歲。後公子因緣關節。爲奴復原姓。請夫人封信符。雖下。而物議究謂非宜。故今日不傳。竹夫人傳。青奴焉。

孔方兄傳

崑

孔方兄者。姓孔。字方兄。小字阿堵。性圓通。與人無所忤。而持己則剛。方自厲。謹飾廉隅。易所謂外圓而內方者。方兄有焉。其遠祖出於銅山。本爲錢氏。在唐虞夏商之世。錢氏世爲顯宦。官居三品。至周時。周公作九府圖法。錢氏

尤得重用。有曰刀曰泉曰布者。其名之最著者也。自是錢氏子孫蕃衍。散布遍於海內。善營商業。凡商界中稱爲大資本家者。皆錢氏也。端木賜結駟連騎。陶朱公三致千金。與夫司馬遷所傳貨殖傳中人物。皆得錢氏之力。至漢時。漢文帝以銅山賜鄧通。銅山者錢氏之祖家也。因此而錢氏之產業幾盡爲鄧氏所奪。幸至景帝時。通以罪廢。而錢氏之業始復。初周景王時。錢氏有名肉好者。能勸農而贍不足。百姓蒙其利。至於漢。則有名四銖五銖赤仄者。慨然有利澤天下之心。乃克繩其祖武焉。自是而後。歷朝君主。以其有功於民也。每改元必賜以年號。而表彰之。歷代相傳。以至於晉。而方兄之名始出現於世。改姓孔氏。以別傳一支派。父曰黃金。母曰白銀。方兄生長豪富家。幾不知人間有貧苦事。一日寢於庫中。夢至一宮禁。見羣妖燦爛。有如錦繡芬芳撲鼻。而身則化爲粉蝶。栩栩然飛舞上下。甚自得也。或遇宮人以羅巾相撲。則故與爲戲。未幾見一帝者。令宮監張網空中。身陷不得脫。遂大驚而悟。曰嗟乎。生貴有益於世耳。豈可醉生而夢死哉。由是濟人之困。救人之急。被騙而不以爲欺。被竊而不以爲貪。被劫而不以爲暴。故所到之處。婦孺歡迎。上至帝王。下及流氓。無不樂與方兄相結納。而方兄既得人喜。悅尤善爲人排難解紛。常有相持不下。爭論不休者。見孔方兄至。則怨憤怒詈之氣。爲之頓釋。何若是之神也。有阮孚者。與方兄最相友善。相借以出入。謂如此乃可免羞澀。其見重於人若是。至若有藉以買官。藉以封寃。藉以倚勢陵人者。皆人之過。非方兄之咎也。昔晉魯褒嘗爲之著論。而名益彰云。

討蟻檄

儀 鄒

諧 藪

七

狡哉此蟻。何賦形之眇小。而擾攘不休。賤如蝥蛄。穢似蝘蝓。往來交錯。階下紛羅。行不聞聲。驚不驚塵。爾之蹤跡。抑何狡詭。曰蠶曰蠶。曰蠶曰蠶。或名蠶子。又名蠶子。淫淫衍衍。蕃育子孫。爾之種類。一何擾雜。乘人不覺。緣席登牀。穢我肴核。汚我文茵。何物之麼。可憎若是。榜爾罪狀。爾其聽之。俗差奔競。人賤鑽求。爾乃穿墉穴隙。嚙柱毀楹。壞戶作穴。運土成邱。有孔皆入。無堅不攻。爾之鑽營。一何其巧。爾罪一。腥聞在地。人皆掩鼻。爾率醜類。捷足爭先。倏焉羣集。運之而趨。舜有羶行人。則慕之。爾之慕羶。不過逐臭。爾罪二。橫江之鯨。大澤之龍。噓沫成雨。吐氣爲雲。一朝失水。人皆憐之。爾不之惜。羣焉嗜食。慘甚剝膚。自謂得計。遂令神奇之品。志不得伸。爾之狂噬。一至於此。爾罪三千丈之隄。以資防衛。中流作障。百川爲東。爾踞此隄。營爲窟宅。穿漏成孔。潰決一朝。遂令潮流奔馳。水失其歸。江湖滿地。魚鼈沸騰。滔滔皆是。誰尸其咎。爾罪四。大樹婆娑。接葉交柯。其根蟠曲。其高參天。萬人爭趨。此焉託苙。爾居何等。乃惡其陰。爾力幾何。思撼貞柯。爾不自量。貞柯何傷。爾罪五。五罪既集。法網難逃。爾不自咎。猶復擾人。迅雷震而不駭。颶風起而不動。注之以矢。不惕。揮之以劍。不懾。爾軀則微。爾情則狡。剖爾之肉。不足以登俎。爾爲醬。不足以供饌。爾如不悛。不知斂迹。我將沃之以沸湯。燎之以烈火。必殲汝族。類爲止。爾無悔焉。

黎文秀脫籍仿八股體

昂 孫

脫籍而天下知。非黎氏莫屬也。夫世之脫籍者多矣。何異乎文秀。文秀之貴。貴以夫也。然則舍黎氏而又將誰屬。歟。世嘗謂平康之賸也。卒無超升之一日。此老大之悲。所由鄰其檀板也。乃小女子。實命不猶。飽受風塵之苦。而

大。都。督。心。花。怒。放。突。來。月。旦。之。詐。鵝。龜。之。身。價。已。償。卽。皮。肉。之。生。涯。永。訣。誰。謂。火。坑。之。中。必。無。青。蓮。耶。』原。夫。文。秀。者。』桃。葉。渡。頭。常。尋。流。水。本。爲。沽。酒。之。女。兒。胡。天。阨。我。以。鸞。女。之。遭。燈。影。凄。其。未。果。乃。翁。之。碩。腹。從。此。枇。杷。巷。裏。遂。證。因。果。於。三。生。』荔。枝。江。上。遍。訊。陽。春。風。負。爛。污。之。盛。舉。蓋。天。付。我。以。媚。人。之。骨。桃。花。色。相。堪。撐。偷。漢。之。門。楣。而。今。楊。柳。樓。前。常。賣。妖。淫。於。一。笑。』此。文。秀。之。所。以。爲。妓。也。獨。是。其。貌。不。醜。其。頭。右。偏。面。目。可。憎。語。言。無。趣。歡。未。博。夫。公。子。挑。燈。枉。數。金。錢。怒。時。觸。夫。鵝。兒。罰。跪。猶。批。玉。頰。十。二。萬。之。售。價。痴。想。克。琴。振。貝。子。之。恩。情。寧。無。翠。喜。獨。文。秀。則。三。吊。錢。儘。可。一。夜。走。販。柳。揄。半。文。兒。且。待。數。天。姊。妹。非。笑。薄。命。之。嗟。奚。必。盡。爲。紅。顏。耶。然。而。瓦。有。翻。身。之。日。天。無。絕。人。之。路。菲。奴。媚。子。買。取。春。草。之。名。壓。寨。夫。人。本。是。桃。花。之。相。蓋。自。有。大。都。督。之。青。眼。而。文。秀。遂。爲。西。子。矣。而。三。千。金。之。豔。事。乃。出。現。於。共。和。世。界。矣。』老。夫。閱。人。多。矣。妙。人。兒。無。過。卿。卿。不。辜。兩。字。芳。名。果。然。文。秀。我。爲。汝。神。魂。顛。倒。徵。尋。雨。意。於。巫。峯。然。而。竊。玉。青。樓。每。懷。鬼。膽。聽。門。環。一。振。疑。有。人。來。於。是。裸。體。競。競。藏。匿。於。牙。牀。之。下。』賤。妾。竇。笑。久。矣。買。笑。者。殊。形。落。落。何。幸。半。生。豔。福。修。到。元。洪。彼。與。我。媚。態。橫。生。播。種。風。流。於。鄂。洛。爾。乃。藏。嬌。金。屋。大。慰。儂。心。向。牀。第。雙。飛。歡。呼。郎。罷。從。此。人。言。藉。藉。沸。揚。於。報。紙。之。間。』所。求。諒。者。半。箱。羅。帕。噉。未。殘。妾。本。人。盡。夫。也。此。時。園。李。任。禁。莫。謂。孽。由。自。作。』所。不。逞。者。一。柄。屠。刀。牛。全。不。解。君。其。猶。有。兒。乎。他。日。騰。炎。輿。謗。尙。其。稍。蓋。吾。愆。』嗟。乎。聽。鼓。鼙。之。聲。風。流。夢。繞。捐。鬚。眉。之。氣。兒。女。情。殷。吾。爲。妓。女。幸。吾。更。爲。都。督。惜。矣。

洋烟談判會

大同

諧 藪

九

紙烟與鴉片遇。二人皆以不容於世。故相見之下。始相憐。繼相嘲。終且相詆。

鴉片曰。我爲法律所不容。然各州縣皆有私設之烟館。是尙爲社會所歡迎也。且只聞有以畫貼通衢。罵吃紙烟者。未聞有罵吸鴉片烟者。汝何得比我。

紙烟曰。不然。今雖有貼畫罵吃我者。然苟含莖過市。必無巡警之干涉。試問汝能公然吸於市上乎。

鴉片曰。我能療人疾病。長人精神。是有功於人類也。若汝則遊戲品而已。

紙烟曰。吸汝則黃瘦。未聞吃我而黃瘦者。是汝有害於人類也。何功之有。西人有言。政府萬能。政府禁汝。汝無遺類矣。

鴉片曰。不然。民國之主權在百姓。汝既見棄於社會。則汝跡之絕於中國。必先我。

紙烟曰。不然。今之中國。外人蹂躪之中國也。故外權爲重。汝不聞英人亦贊成中國之禁烟乎。汝不聞以禁紙烟之故。而外人質問都督乎。是汝爲外人所排斥。我爲外人所保護。我安得亡。汝安得不亡。

鴉片曰。不然。語云。小很不要臉。大很不要命。汝不聞漢口某某不肯戒烟。情願槍斃乎。汝不聞蘇孽僧不肯戒烟。而自盡乎。是中國人方出死力以保護我也。我安得亡。

二人囁囁不止。適呂宋至。二人訴之。呂宋曰。汝輩一爲法律所不許。一爲社會所不容。皆末路也。何得尙爭論不休乎。若我則既爲商界所歡迎。又爲官界所權迎。又爲外人所權迎。汝輩何敢向予嘵舌耶。二人聞之。無言而去。

蔽廬非詩話 (續第四集)

著 超

紅樓十二金釵中。獨王熙鳳不能詩。然雪中聯吟第一句。隨口胡謔。便成佳句。所謂詩人貴自然也。余料寶釵等起之。斷無如此。堂堂少陵詩聖也。曾語人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至理名言。千古不易。蔽廬女僕見余繕稿時。屢喋喋向余曰。先生早也。寫晚也。寫了幾十個。正天難道。還寫不完嗎。余因有句云。頭銜不借嘉禾貴。心血只爲墨草枯。中秋之夕。內子坐小缸畔。謂余曰。一缸水。竟是月色了。余因有句云。尖風刺骨黃千里。圓月澄輝白一缸。皆得意之句也。

劉東苑云。富於萬篇。窘於一字。余當時頗不之信。繼而友人以近作索和。內有一朋字。造句三五日。卒不得一佳者。方悟劉言具有甘苦意味。非三折肱者。固不能知也。後來勉強和之。豪俠隨時縱酒。食貧窮無處覓親朋。陳腐已極。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昔袁子才送弟香亭詩。有句云。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一時和者甚衆。惟衰字一韻。殆無佳句。其妹夫胡書巢句云。江南政績新。遺愛海外文。章舊起衰子。才作書深美之。書巢答書中。有爲押衰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云云。說者謂書巢押衰字。工夫猶荀子言眸而得之。工夫也。其說甚是。余愧無眸而得之之工夫。故一遇和作。卽退而却走。而尤爲難者。則莫若改詩。嘗有重余之人。以未是草就。正於余。余之苦。殆吃黃連之。不若非全易其意。則不易一字。作者恒怪余之不惜。非不惜也。自作自討好。爲世人之通弊。而詩人染之尤深。余初意

亦願點竄數字作冠冕之擔塞無如甫易一字則其格上原本彷彿栩栩欲活一字掘不穩只得全數勾去卽此一端已足見余之毫無工夫必如荀子所言睥而得之恐於改作和作亦有鞭長莫及之憂矣長兄枝先云工詩者不善改詩不喜和詩此言當是近理

新齊諧載有海昌陳秀才借其表弟李姓至廣西通判署中署內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秀才力主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旬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秀才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秀才悸急趨臥內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內室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尙此種筆畫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媧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李之家僮見之急白李李責秀才云汝染邪氣耶陳大悟亟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將入浙江老翁謂曰吾與汝緣盡矣言已猝不見秀才既歸具以告其家人駭曰此妖也汝何得近之不送命亦幸事耳余謂有鬼能詩惜余不得而遇之世之所謂人者有幾個錦其心有幾個繃其口必曰尙論古人靜待來者與求鬼又何異也

隨園有句云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余讀之輒興感不止余鄉有俞姓者名族也年年科甲世世簪纓家資饒巨萬至十世不替眼前名紳某前清道員也生五女皆能章句學而仲女尤其翹楚某年仲逸去紳故

秘不發。然路人爭道其事。謂仲許字某紳族。迎娶有日矣。前數年仲與薙髮匠某甚暱。至是遂從之。完其所好也。又曰仲貌奇美。而薙髮匠某則黑麻而肥。不知何以愛之。若此豈亦前生宿孽耶。余戚周某。館於俞家者四五年。從學生手得仲詩。有試問郎君要命無之句。余已斷爲不貞女。頗心疑。周固不料所謂郎君者乃薙髮匠也。此事與隨園所說之溧陽官家女相類。而玷辱門戶則尤過之。女子無才是德一言實此輩尤之耳。隨園多澆薄處。而他生願作司香尉十萬金。鈴護落花兩句實關心風教仁厚之言也。

梁秋潭先生垂釣云。香餌自香魚不食。釣竿只好立。蜻蜓題采芝園云。自採自餐。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禱祥。未杏洲先生詠槐花云。寄語世間諸舉子。不應才到此時忙。周西穆先生湖上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夫。施竹田先生湖心亭云。六時但有蘋風至。五月來看梅雨晴。皆冲淡有高致。按四人皆錢塘人。乾隆時有屢徵不就者。說者謂杭州多高士。實山川鍾毓之。余謂近時之杭人多富貴利祿思想。而西子湖上之風光則依然如昨也。以是徵之鍾毓之說殆不足信。

春秋本是爛朝報。不到千秋無定論。人說項王弑義帝便宜。劉季亦奇冤。此了僧詩也。其說本諸齊東不足爲信。吾曾見某筆記中。載有漢高弑義帝一節。其言云。乾隆時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家人詢其故。盧曰。余前身即九江王英布也。弑義帝乃高祖賄布。並非項羽所使。高祖陰弑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弑義帝者。羽認於上帝。須布對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弑。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家人又問事在二千餘年之前。何以至

今始行定讞。盧曰：羽以坑咸陽卒故，受無量罪。今始釋出，有伸訴樓云云。語有之。英雄多陰謀，安知義帝之死，不爲高祖所使乎？韓信、彭越、英布皆項王舊臣，而高祖一氣殺之，其中亦是一疑竇。莫謂了僧無隻眼也。

余幼時作家居雜詩，中有飯花落地須當拾，便是安心第一方。兩句，先君子閱之，點頭不已。用硃筆打許多圈，且曰：果能這樣做去，汝小子便富有心地。姻丈胡枚，臣孝廉沈伯純廣文，亦贊賞之。繼閱隨園子不語，中有才子述陸梯霞語云：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數語與余詩意頗相賅合，而語氣尤醇厚有味。長者之言，誠當書諸紳。

一日余夢夢何事，請爲閱者諸君言之。路遇一少年，身狐裘，年二十許人也。謂余曰：拱宸門內九畝地，有一千花學堂，其生活尙不及新舞臺。余力駁之。戲館何得與學堂並提？少年者曰：戲館之案目，天天迎余入，送余出，曰老爺要天天來才好。學堂之學生，則余天天送他去，迎他出，亦曰先生要天天會，才趕得上某先生。你試嚼一嚼，我語的味兒，還是戲館程度高乎？還是學堂程度高乎？余曰：自然是戲館高。少年者曰：既然自戲館程度高，你休得開口力推。余方醒而數之，則九畝地固無所謂千花學堂也。然其言却大有意味。余因成一絕云：三春桃李九秋瓜，夢裏少年豔事誇。只爲幾竿君子竹，愛河墮落萬千花。

徐伯孫先烈遊學東洋時，寄內數絕，中有句云：莫逼女兒裹小脚，苦刑後主可除名。尾有注語：李後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妃窈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裹小脚，以致量小，婆怒其媳。

夫惜其婦。男女相沿。恣爲淫蕩。不但小兒女受無量苦楚。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梁服毒者。然而後主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其受苦不知如何。如欲發慈悲之心。救茲倒國之鬼。非除去纏足陋習不可。詩故云云。此亦因果設教之苦心也。余幼時亦有句戲謔脚女子云。尖尖玉筍。競誇贊。忽遇四川張獻忠。世傳張獻忠破四川時。截女子小足。雁爲一山。以至小者爲山尖。出乖露醜。至於此極。尤物之禍人。孰是以尤物而禍己也。

(未完)



頻 羅 館 書 話

叢 書

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筆。要。軟。軟。則。道。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歲

年

天瑞題



瀛聞題詞

超 箸

萬里乘風氣自舒。異方物品紀。鸚鵡甘陳偉業。今
何在。愧我未抽丈二。爰
不羨桃源避世人。歐強美盛在艱辛。中原未必干
天怒。異域無妨一視仁。
能自得師不厭多。男兒志氣莫蹉跎。鑄金共把祖
生事。休向旁人倒太阿。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瀛聞目錄

磨麵人

女傑

弗利得利軼史

外史鱗爪

逸 梅
逸 梅
梅 原
布 雷

目 錄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瀛聞

磨麵人

逸梅

磨麵者。英吉利人性貪吝。錙銖與人較。設小磨廠於太姆士河濱。意未云足。聞覽報紙。見載實業界上之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電信大王。以及各公司之資本家。儲積金動輒以數千萬計。心焉羨之。一日暇居無俚。正瞑目作非非想。忽聞隔鄰某甲。夢神三次。掘地獲金。磨麵者自維晝夜辛勤。所入祇供一飽。若得如某甲。則足矣。適懷其業。專思得夢。豈料慾念深摯。竟償其願。神示以藏金處。在磨廠頑石下。於是喜出望外。秘不宣揚。如是每夜必夢一而再。再而三。一覺醒來。天將曙矣。急持斧赴其夢境中。藏金處而掘焉。果得一頑石。磨麵者作得意狀。曰。夢驗矣。夢驗矣。然力不能動此石。歸告其妻以助之。愈掘愈深。地穹空。屋漸欹。側不之顧。而磨廠遂久滋。敵金未獲。垣墉磨機先傾頹矣。

女傑

逸梅

喬痕埃克者。一法蘭西之女子也。生於一千四百十二年。家居勞靈省之桃姆村。父業農。炎夏助父耕作。赤烏灼膚。辛苦備嘗。隆冬司紡織縫紉事。朔風若剪手足。皆僵不輟。時鄉村僻壤間。少學校。村人甚固陋。女亦不知讀書。然秉性與庸人異。沈靜寡言。語無雜慾。與人交際。則藹然可親。村人皆重之。時英法開釁。法之亞倫司城被圍。巴黎及法屬北部。旦夕且下。法皇出奔。太子嗣立。舉國人民。惶恐莫知所措。喬痕埃克自忖一弱女子。決不能挽回。

危局既而轉一念曰同爲國民豈忍坐視祖國之淪亡而不救設萬一不幸竟葬身於鎗林彈雨中則爲國家犧牲爲同胞犧牲雖死有價值何憚而不爲於是毅然決然請命於皇太子太子許之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誓師出戰適風雨交加喬痕埃克穿金甲跨白戰馬執繡百合花之白旗冒雨率師戰奮不顧身大敗英軍不料勝敗不常一蹶被虜卒爲英軍焚死時年僅十九歲云

弗利得利軼史

悔原

栢林某王家庭園爲名王弗利得利第一之眷幸地園饒風趣每晨八時王輒至謳歌其中未嘗虛夕有磨機廠者與園爲鄰其麵粉非不甘美可口苟非磨聲嘒嘒爐烟薰薰噴雜塵濁惱人幾死則慈惠清閒之王當與高采烈之際必不憶及其間之有是鄰也顧機音憂憂無時或間塵飛工語駢查而至而王之長思沉慮餘興雅懷爲其打消者太半在廠主之鳩工作業殊未暇爲鄰居計且願慮其鄰之竟爲王也一日王召廠主而告之曰君知之乎磨輪爐灰擾人太甚吾與汝不得比鄰居矣當有一行者君將何以處吾園廠主曰王也鄰也爲王計當售園王索價幾何王曰異哉子也余園豈汝之財力所能購哉敢問廠值廠主曰英明慈賢之王王譁矣予廠值亦非王能措辦也王縱有鉅積終不能自余手賄得此磨廠一辯一駁舌戰許久王雖估計至再至三而廠主堅執己見不肯遷就且決絕其詞曰廠非金錢所得易王欲貨之於我手勢必不能夫廠吾之生產地也吾必死於是焉吾父之遺留物也吾必以傳之吾子焉且吾歿之後子子孫孫必繼繼承承罔或有替不易其業不遷其居焉

王聞之而意困而色變。遂厲聲以示之曰：「穎悟如子，亦知我善魯士之王也。夫當有力以制汝，出一紙書，硬抵厥價，而汝機碎，汝輪廢，汝廠毀矣。奚事今日之喋喋爲哉？即徑行沒收，勒逼遷居，亦惟吾意。汝將奈我何？」廠主聞之，益不動聲色，毫無懼意。莞爾而笑曰：「善哉言乎！王誠賢者，宜出此。若然，必栢林城中無法廳，而後可。彼蓋預知法廳之執法不撓，普王之賢明愛人，決不能逢君欺民，自敗法憲也。故強項乃爾。然王亦達人，深自悔，惜急改顏易色，與廠主盡賓主之禮，聯鄰居之誼，歡舞而散，終其身不事侵犯，故廠園至今日猶比鄰焉。」

弗利得利之生涯極其簡樸。至以侯王之尊，向左右僕從不過數人。日者王寢寤而不寐，捫鈴以呼其僕。僕本近屏隔壁，乃寂無應者。重按之，仍無效。王遂振衣起，步入前室。前室者某侍之臥所也。王登門，即見侍方倒臥榻上，鼾聲如雷。欲趨而覺之，未行，忽瞥侍之風衣囊中有物，夾附其端。末已立見，心竊訝之。王好奇人也，俾取而讀之。蓋函牘也。函內何事，何人遣與，則侍之母所貽於其子者也。文如下：約云：余獲汝助，感甚。汝之孝敬，非由薪俸中節儉而來者乎？余固知汝手頭不甚闊綽也。夫孝能格天帝，將福汝。雖然，吾冀汝禮天如事王，竭誠無僞，庶福有淵源。凡世間吉利事，上帝悉舉以畀汝。汝其識之。王閱已，心嘉其孝，謂此實天地間好男兒也。乃退入居室，取紙幣一束，附函內，仍安置原處。時某侍猶在夢寐，未之或知。王歸，復振聆聲益激。於是某侍醒矣。王曰：「汝安乎？」侍聞王言，怔忡以答，惶恐作謝，不意倉忙急遽，聞仙手於囊，有物相觸，出而視之，紙幣也。侍色立變，直以目視王，不稍移，且含淚於睫。語吃吃不能出諸口者半晌。餘王叩之曰：「何爲也？」侍即趨跪王前，泣聲訴曰：「嗟夫！陛下囊中不義。」

物不知何自來。予受人誣陷矣。王曰：都俞天錫之祿，惟恐人知。每在暗昧中，此蓋彼蒼以貽汝母者也。汝母老，戀汝其愛之敬之余，亦爲汝代乃母憂，爲乃母祝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狐兔之微，無不知惜其類。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弗利得，利者可以風矣。

外史鱗爪

布 雷

英皇威廉第一（卽世所稱爲威廉得勝者）旣崩，羣臣謀葬之於諾曼第某教堂之附近，殯儀悉具，且下葬矣。突有一人出而阻止，謂此一坏土實爲彼祖所遺，威廉以強力奪諸其父，有累帝王之盛德，非先付地價，不能聽其安葬。云羣臣卒如其言，與妥議地價，按數付給，而後行葬禮焉。夫以蕩棄之尊，於其死也，至不能有寸土尺地，以安窆窆，歐人之尊重物權，上下不相侵犯，有如此者。

相傳英相湯麥司裴巧之父奇爾裴氏，嘗從十字軍東征，爲西亞某國所虜，國王之女一見傾心，與訂白首之約。已而奇氏得間脫歸，王女獨居無侶，乃徒步萬里以訪之。中途備嘗艱苦，而志不稍挫，女不解歐陸語，僅記「奇爾裴」倫敦一兩語，逢人便詢，卒達奇氏所，重續舊好。云此事彼土至今猶絕稱之。憶吾國舊小說，亦有萬里尋夫之故事，精誠所注，無求不遂，理或然歟。

據西班牙傳史所紀，謂英皇愛德華一世爲太子時，亦與十字軍之役，臨戰時奮勇爭先，致爲敵軍毒劍所傷，創口潰腫，命如懸絲。王后愛麗娜時適隨侍戰地，爲親吮毒液，盡出之，皇以獲全，而后亦無恙。故后之死也，皇哀悼。

追思不能自已。命國中遍築碑亭以爲紀念。至今猶有存者。

英皇顯利第一奢侈暴厲。治理無狀。加以饑饉薦臻。民不堪言。議會於是應多數之要求。集會於惠司德明司德。討論其事。並請顯利蒞會焉。顯利來時。方及門。見到會貴族。皆懷甲戴冑。刀戟森然。乃戰兢恐懼。逡巡而不敢入。曰。豈卿等今日將欲不利於朕乎。某伯爵起而答曰。非也。某等所求者。特改革耳。此武器乃請顯之保障也。帝乃入。嗚呼。此以視吾參衆議院。屢請將軍總統到會。而未見一降臨者。何如也。

英法百年戰爭時。黑太子從父出征。轉戰無前。頗著勞績。一日爲敵軍所迫。勢甚危殆。某公爵恐其軍力單弱。不能支。爲遣使告急於父皇愛德華三世。愛德華詢來使曰。若來報吾子陣亡之信乎。曰。非也。然則受傷乎。曰。非也。然則落敵軍之陷。非乎。曰。皆非也。特其所處地位甚爲危殆。願得再遣一旅之師以爲援耳。帝乃從容答曰。如此而已乎。若然則願天福吾兒。俾終顯其神勇之技。以收戰勝之效。而爲祖國光。卒不發援兵。而黑太子竟力戰脫敵難。知子莫若父。愛德華有焉。

顯利三世好大喜功。臨沒遺命羣臣百歲之後。如鑄我像。必以純銀爲頭。既崩。羣臣從其言。爲植木像於其陵寢之巔。而以純銀爲之首焉。日光照映。燿然耀人耳目。過其地者。莫不歎爲巨觀。乃不數日。而此銀樣鎗頭竟不翼飛去。蓋偷兒歛此重金。昏夜負之而逃矣。朝臣惶恐。議易以他頭而不果。於是此巍巍巨像。乃僅存木製之身。段長作無頭之鬼。以九五之尊。殿并頭顱之不保。可慨也夫。

英國規定皇室經費乃最近史上之事實。其在十三、四、紀時尙無此定制而議會權力日張實握處理財政之權。故國王每以不能恣所欲爲爲恨而斂財之術乃愈變而愈奇如查利二世之盜庫其最著者也而愛德華四世斂錢之法則尤妙蓋帝在位正值薔薇戰爭未息之際國庫匱乏民生顛困故帝亦屈其玉食萬方之尊操沿門托鉢之業。廡所得亦頗不貲。此由帝姿容俊美每變從過處貴室命婦皆以一見爲快爭獻金錢惟恐或後擬以擲果長安不是過焉。偶或帝稍假辭色寵以接吻之禮則歡騰作舞所奉必倍輸將彌復踴躍故帝一生賴是無財用缺乏之虞亦不苛斂平民云。

查利一世既批准權利請願事後頗追悔之欲一反前言乃再行權利專許之制一般平民怨聲復起愛麗阿德者民黨中之鋒鋒者也。在議會中直斥查利行爲之不法并擬宣讀反對書一通以聲其罪。議長某氏素以委蛇兩可聞懼以此開罪查利乃禁其宣讀未終事而急欲閉會。議員大譁諫愛氏則令其黨員數人以強力迫議長使坐於是或牽其衣裾或制其手足挪移之使不得稍動而愛氏卒宣讀其議案全體皆表同意以查利爲犯法議長惶恐萬狀汗流浹背而無如何也。

長期議會開會之際民黨議員批摩漢伯登等五人爲最強項其反對查利亦最烈故查利恨之亦最深思欲得之而甘心乃下令下院命交出懲辦而下院竟不爲答且暗遣五人他適焉查利於是親臨議會詢議長以五人者之所在議長降席前致辭曰陛下恕之微臣叨膺院長之任職守所經耳目口舌雖欲爲陛下効款款之忠而

不能。誠不得。議員多數之同意。則臣之耳目。豈宜他有所瞻。矚臣之口舌。豈宜他有所傳宣。蓋非是。卽爲違法也。臣卽欲竭犬馬之忠。忠陛下。亦何樂而有此。違法之臣乎。帝語塞。廢然而返。此一席談。可謂言語妙天下矣。

讀歐洲史者。罔不知顯利第八。爲多妻制度之實行者。在位三十餘年間。王后之前後。被出者。至五人之多。且皆不得善終。蓋帝性好妬。而情好不久。一有嫌疑。卽立處死刑不少。假借第二妻安。海。答。第三妻。芹。綏。皆宮中之女侍。以絕色見幸者。而並遭慘戮。第六妻。醜。魯。無文反獲倖免。不可解也。第四妻。愛。痕。籍。隸。日耳曼。不能操英語。故聞韓之內終日。晤對不交。一言婚媾。至此亦可云天下之至奇矣。帝狀豐偉。絕似元世祖。忽必烈氏。內治有政。聲而小節多可議者。然以實行多妻制度之故。卒造英倫宗教獨立之因。故英民至今不忘其惠云。

喬治一世生長德國。以中年踐英國皇帝位。凡英倫政教習俗。茫乎不知。亦不能操英語。其卽位宣誓。至以破碎不全之羅句語代之。於治理方策。旣全無所曉。乃一委其政於大臣。華浦爾氏。己則終歲不視朝。日惟豐饌美酒。飲啖爲樂。餘時則鬪牌吸烟。或瀏覽滑稽畫館。以取笑樂。而國內殊治平。帝益得不問政治。世界君主智愚賢不肖。其爲類不一。要其清閒優暇。則喬治之清福無與匹也。至喬治二世三世四世。雖躬執政柄。而輿論皆不滿之。英國名史家某氏。曾作(四喬治)一書。備敘詆毀。今喬治五世在位矣。不知其將來政績。復何如耳。

英倫當一八三〇年之頃。始有警察。而一般人民。皆以此種新政爲不便。由初辦時。制服爲藍色。故有(藍衣人)之目。市井輕薄少年。多喜作惡劇。以戲弄之。其法乘警兵站崗之際。將其崗位之警廂推倒。警兵猝不及備。往

往爲其所覆。至有摧腰折骨者。而此輩少年則遠在數百步外。觀其負重掙扎蠕蠕而動之狀。以爲笑樂。比欲縱跡之。則若輩已不知去向矣。此足徵十九世紀初英民仇視新政之一斑。

普魯士承弗列得力大帝之遺旨。提倡軍國民制度。不遺餘力。顧其初不過聽民自由入伍而已。迨後軍官四出招募徵兵。則每人皆有定額。而當時民間習俗猶多不樂從軍。百計勸募。終難足額。某軍官忽發異想。一日命其部下召一匠人來。令製一木箱。高須與其人（匠人）身長相等。既成。則命匠人以身入之。以視其果相等否。乃匠人既入軍官。卽命闔蓋加釘。運之而去。比抵大營。啓視之。則匠人已倦伏不能動。推之死矣。此亦徵兵史上一段佳話也。

愛理沙伯后。丰容盛鬋。有名於史。而雅喜修飾。老而彌甚。願晚歲容少。退不受鉛華。后攬鏡自照。未嘗不歸咎於女侍。動呵斥之。女侍輩惡之甚。某日晨起。乃相約以紅粉滿塗其鼻。而面部則僅爲薄施脂粉。后固不知也。臨朝視事。一如常時。朝臣情不能禁。皆匿笑不止。后詰以何故。某侍衛從容答曰。臣等惟陛下聖壽日高。而容光映麗。倍於少日。知慈躬健好不勝犬馬懼怖之情。是以相視而笑耳。此亦朝儀上之趣史也。（未完）

劇趣

心者起

詞題趣劇

超 著

玉律金聲。辨。劫。灰。眼。前。歌。舞。有。餘。哀。風。流。絕。代。歸。
消。歇。不。見。伶。官。土。一。坏。

簫。管。樓。頭。秋。色。淒。一。聲。檀。板。五。更。雞。梨。花。偏。幻。三。
生。影。贏。得。王。孫。醉。眼。迷。

別。開。方。面。隔。塵。凡。誨。盜。誨。淫。一。例。監。不。寫。丹。青。寫。
粉。墨。豔。陽。天。氣。鬥。青。衫。

劇趣目錄

梨香室劇話(續第四集)

我也談談

塵 因
昂 孫

集 五 第 素 權 氏

目
錄



劇趣

梨香社劇話 (續第四集)

塵因

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輩出。京調已蒸蒸日上。而附和者、有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小素、松喜、許小香、慶奎、官常子和等。然於其間露頭角者、莫如程、張、余三伶。爰是有程派、奎派、余派之稱。再於此三人中、取其卓犖者、又當推程長庚。其音韻宏亮、格調雄厚、氣長而圓、字清而潤、且白、科、沉、雋、做工、穩、練、更擅長於武戲。非奎、余兩派之所及。程長庚、皖人也。其唱京調、吐字每用南韻、而行腔則以北音。尤覺清穎。所謂唱京調、須南字、北音、卽是之故。雖然如程長庚者、固不多見。而奎派之磅礴、余派之瀟灑、亦足以沁人心脾。更若鬚生之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雉尾生之松喜、許小香、青衣之小素、常子和、黑頭之慶奎、官常、皆可以鼓人興味。較之近年一般之趨時名角、又奚足與言。

清季同光時、宗程派而享大名於南北者、惟大頭(汪桂芬)、叫天(譚鑫培)客串之老鄉親(孫菊仙)三人。其三人雖同法於程、中道皆各有變格、自成專家。如大頭格調之趨雋、純以鼻音、腦音見長。每歌一曲、襟激雲霄、真有仙樂飄處、虞聞之概。而叫天則又見長於幽韻、行腔雖亦時用鼻音、第扣音吐字之間、處處圓潤、皆從清逸中托出。凡人聆之、如涼水灌頂、烟火氣頓覺消磨。所謂仙露明珠、松風水月、洵可喻也。菊仙則又不同。其音節蒼古、珠璣瑤瑤、黃鐘大呂、而用音純從丹田中透出。字字見真、不纖毫使巧。鐵骨梅花、足以寫菊仙之小影矣。

括言三伶之專長。大頭則以音勝。叫天則以味勝。菊仙則以氣勝。三伶之中。孰爲程派之正宗。叫天偏重於幽韻。菊仙偏重於雄厚。得長庚之衣鉢。獨厚者。唯大頭一人。其練音練字。抑揚頓挫之間。非腦力豐富。中氣充實。不能窺其門徑。惜不永年。今得其真者。僅王鳳卿爲魯殿靈光。然而相去遠矣。

叫天利時之器也。匪獨唱工見長。即做工白科。概足炫人耳目。如問樵之拋鞋。不用手扶。可以自墜於頂。碰碑之丟盔。亦不用手扶。而盔落時。高髮數寸。又若招賢鎮之稽標。翠屏山之石秀盜魂。鈴之八戒。皆其特長。非今日醉心譚派者。所可望其肩背。更若八大鐘連營。寨等白科。尤入化境。無怪稱羨者。嘖嘖也。當聯軍入京時。都人士之好事者。至有冠帶不知亡國恨。滿城猶說叫天兒之句。於茲可以見其魔力矣。接譚派之薪火者。爲賈洪林、張毓庭、王又宸、貴俊卿、王雨亭五人。五人之中。尤以洪爲最。十五年前。燕京人士。有呼爲賈叫天者。後爲阿芙蓉所累。以至倒屣身價。一落千丈。然其做派白科。仍饒有趣味。次則以唱工論。當推張毓庭。今毓庭物化矣。其足以言譚派者。僅王又宸、貴俊卿、王雨亭三人。雨亭唱戲。有時并有超過叫天處。如李陵碑。大郎兒替宋主。六字之類。惜不多得而已。又宸頗以味勝。然其失在過學雍容儒雅六字。以致不能自然。聳座客之觀聽。俊卿做白。較深於又宸。然喚音乾燥。無甚可聽。以目前衡之。似遜於又宸一等。

菊仙則曲高和寡。何以故。大約市人之嗜戲者。多趨於流利方面。所謂孫派者。多嫌其落音處短促。不耐人咀嚼。轉折處迷離。不便人仿倣。要知其短促之處。正其藏鋒之技能。轉折迷離。亦其吞吐中運氣之奧妙。氣厚味濃。如

摹魏晉碑版。秦漢文章。鞞格磔。其味深長。蘇玉局云。食江瑤柱。愈咀嚼。愈有味。吾於菊仙亦云。蓋行腔之道。如（鼻）（喉）（舌）（齒）等音。皆可藏拙。皆可利用。惟丹田音。全是裏氣。爲力品居上。上乘喻之。書法取中鋒筆。筆不能草率。逍遙津一段。二黃快三眼。菊仙唱之。一片蒼涼。真有石破天驚之趣。即易以大頭叫天。亦未必動聽。若是又若浣紗計。梅香節。硃砂痣。敲骨斷金等。亦非他派所可與衡。繼其後者。時慧寶爲最。雙處次之。至若福處。龍處。門菊生。白文奎。林樹勛輩。有腔無趣。不過東竊一鱗。西竊一爪而已。

程派之相傳。如汪譚孫三人。究其真神。已失。什之六七。再者奎派余派。後起無人。世所罕睹矣。予再言武生行中。足以稱派者。老俞（即俞毛豹。亦名俞菊笙）楊月樓黃月山等。皆可各樹一幟。老俞則工架穩練。手法純熟。腔調宏亮。氣宇軒昂。處處從大刀闊斧中着手。有時串武二花戲。尤長於靠子。水瀟洞。青石山。鐵板橋。子龍救主。高冲挑車。鐵龍山。冀州城。金錢豹等戲。皆其特長。活虎生龍。爲一時之冠。且工於描畫。戲情灼灼。英姿使人一睹其神。卽如身歷其境。雖金鼓喧闐。不厭其亂。此老俞之技也。楊小樓俞振廷。沈華軒。李菊笙（即筱菊笙）四伶。皆其衣鉢真傳。振廷乃其子。承父之技。以梟勇見長。而靜穆處。則遜於小樓一等。然小樓非純宗俞派。其去短裝武生。時間或。以乃父月樓爲法。其他沈華軒。李菊笙二伶。循細守墨。亦足觀也。

楊月樓與老俞略異。去靠把生。兼去鬚生。尤精於武丑。吐屬大雅。身段靈活。工架手法。純以活潑乾淨爲美。其演褚標。邱成。李五等角。白髮鬚。威風凜凜。爲空前絕後之技。若去泗洲城。鬧天宮。盜魂鈴。花果山。十字坡。三叉口。

等劇。身輕如燕。形滑如猴。故一時有楊猴子之稱。襲其武生派者。近時罕觀。惟其子小樓。去惡虎村天竈之夜行。
(風吹樹梢英雄夜走荒郊)一段。及從簪上躍下時云。(俺就是忘恩負義的黃天霸)一段。皆宗月樓手法。
武丑曩時推賽活猴。摹之最工。近時如畢永霞范寶亭二伶。美則美矣。以云步武月樓。則他豈敢。

黃月山之短裝武生。可與老俞月樓稱鼎足。丰姿英挺。骨格秀勁。且於激昂悲壯等戲。情尤有心得。獨木關之薛
禮。翠屏山之石秀。酸棗嶺之賂鴻勳。銅網陣之白玉堂。盜御馬。惡虎村落馬湖之黃天霸諸戲。爲其傑作。近時最
工於黃派者。推李吉瑞一人。唱工做法。俱得薪傳。其他如高福安。薛鳳池。高月秋。田雨儂輩。不過摹仿其武工而
已。再若馬德成。瑞德寶。小達子。李燕甫諸伶。間演獨木關。銅網陣。酸棗嶺。落馬湖等戲。亦宗於黃。終不及吉瑞得
之最厚。

與以上三伶先後而享大名者。曰李春來。身段活潑。頭角崢嶸。其演白水灘。通天犀。伐子都。武松打店。鴛鴦樓。獅
子樓。三叉口。花蝴蝶等戲。矯若遊龍。與黃則異樣。亦不與俞楊同道。崛起稱秀。其技亦有專長。其獨到之處。純以
敏捷而氣魄。終不及俞楊。黃三伶之磅礴。後之襲其法者。爲蓋叫天。(即張英浦)張德俊。常春恒。應寶蓮輩。碌
碌餘子。無足稱道。後生可畏者。則蓋叫天是也。

老旦一行。在三十年間。足以哄動南北者。大頭也。大頭固是鬚生。亦時串老旦。因其調高而亮。音潤而脆。且工於
腦鼻二音。其翻喉音也。較易唱滑。油山。鄧都城。釣金龜諸戲。冠絕一時。然大頭之老旦名。畢竟不敵其鬚生名。蓋

非專科之故也。今呂月樵串斷后、訓子、救母等。喜摹大頭。實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後汪數年而崛起者。羊長喜是也。其去老旦戲。怪腔怪調。別開生面。唱工專從抑處求揚。字字張口。則從抑音中託出。落板之音極宏亮。亦不用腦音鼻音。純以丹田音取勝。尤奇者。用反音法。懸崖峭壁。字字不落於平。其偏重於微調。以搖板爲尤佳。喉轉一廻。高入霄漢。有鶴唳猿啼之意味。其派雖未廣行。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彼一人亦可自居爲奇貨矣。與楊長壽同時。楊則精於做工。腔調落於平庸。不足爲法。近時龔處（即龔雲甫）其藝又超於汪。羊以上。龔處形若老嫗。生就一副老婆子面孔。一舉一動。靡弗刻畫入神。音節雖高而柔。亦以腦鼻二音爲法。其折轉抑揚之間。恒以四五十周折。不爲吃力。反覆變化。雖流麗而不滑。亦不落尋常窠臼。寓麗於嚴。蓄神而練。皆其氣魄爲之也。卽其同道中亦云。龔雲甫天生一副好喉嚨。非人力之所能及。於斯可見一斑。其最工者。徐母罵操。行路哭靈。望兒樓釣金龜。救母六殿。斷后等戲。字字提高。如泣如訴。如癡婦之泣。孤舟如子規之啼。夜月非余謬獎。聆其藝者。卽知余言之不謬矣。致慕龔派之老旦。以李冠卿最得其神。同時有謝寶廷。幼年則勝於龔。今老矣。幾不成聲。似不及龔。至若文榮壽、慈瑞堂、陳文啓輩。惟聞有可聽處而已。再若富仙舫。仗着一副直喉嚨。無字無腔。信口唱去。真與李長勝唱大花面相同一味。的莫明其妙。

文小生中原有（雉尾）（扇子）之區別。雉尾卽燕京之所謂冒子是也。自松喜許小香而後。五十年來。寥若晨星。本來雉尾可兼串扇子戲。松喜許小香皆稱爲雙絕。迨後北之王楞仙。南之邱鳳翔。皆專工於扇子。然係文班。

中之俊而非京班中之特色也。如近時之朱濤（卽朱素雲）其神采奕奕有大家風。且素精於文學。並工丹青。胸中之邱壑。自不可與尋常者伍。儒雅宕跌。出乎自然。雉尾生尤稱拿手。其表情也不露色象。酷似其人。蓋其胸中早有其在矣。凡人不可不讀書。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於朱素雲之串戲爲之益信。致小生之白科唱工。尤忌與青衣含混。朱則於此界限中區別最嚴。咬音吐字。雖同一秀麗。卽尋常人聞之。判然與青衣迥異。立辨雄雌。蓋其英氣勃勃。早寓於腔調之間。一則麗於賦。一則麗於英。一則麗於柔。一則麗於秀。自昭昭可辨矣。其唱射戲。戲貂叫關。托兆。孝感天。白門樓。八大鎚。三國志。岳家莊。忠孝全等戲。尤有心得。而且朱之笑態。哭態。皆有真偽之別。音中並蓄有金聲。聞之若銅鈴之繚繞於喉間。亦非尋常人所可夢見。然爲黑籍所累。笑音之佳。遜於從前遠矣。其足與抗衡者。僅德珺如一人。德亦宦家子（清季光緒時江寧布政使繼昌之子）故氣魄亦多瀟灑。處相提並論。德之天資似強於朱。而工夫則遠遜之。南北人士。凡迷於以上諸戲者。評論短長。見解不一。或抑朱而揚德。或抑德而揚朱。然素雲實爐火純青時也。遜朱之意味。而足以誇世者。唯毛韻珂。毛之本音。唱花旦似嫌剛。唱小生則恰合其度。神采亦以扮小生爲美。觀其白門樓。奪小沛。黃鶴樓。八大鎚諸戲。亦多有出色處。名之曰南方素雲。未爲不可最發矍者。蓋俊卿視不自諒。亦想效顰。一舉一動。皆不脫娉娜氣。一字一句。皆含有妖嬈音。所足以炫人耳目者。不過幾件行頭。而上海兒竟有迷之者。余故曰。上海兒看戲之門外漢也。

主中有足以言派。終未能償其素志者。則汪笑儂是也。笑儂學優而仕。人人知之。不待予贅述。性怪誕。不合時

宜棄官而後致力戲曲。其唱工之根蒂亦出自大頭。第中道又變。純以清遠雋雅勝人。每於清麗之中。寓悲歌慷慨之氣。既不似菊仙之雄厚。又不似叫天之幽韻。如撫玉版十三行。所謂其秀在神。其勁在骨也。最工於（拖鞋生）及（青衣生）等戲。若烏盆計、罵閻羅、黑水國、羣臣宴、問樵鬧府、買臣休妻、瀟灑淋漓。可稱獨步。手編瓜果園、黨人碑、軒轅鏡、刑律改良、受禪臺、縷金箱等新劇。名著一時。為空前絕後之作。予前曾言其空城計中之新詞。內有二句欠妥。然小瑕不足掩大瑜。且評戲之道。擇善而揚。亦不能因其一事之失。而抹煞之。惜乎當清季專制之下。其脚本遂不能廣行於世。雖伶界之程度所限。亦當道之所鉗制也。其隸上海天仙茶園。名噪一時。後為阿芙蓉所累。音啞幾不成聲。笑儂原以戲為戲。至困於烟酒。而不自振惜哉。今隸濟南。仍鬱鬱不得志。苟振刷精神。而注重改良戲曲。又何至（改良殺子報）（和尚打茶園）（父子同嫖院）（夜遊大馬路）種種齷齪無味之長本戲。飛騰於通都大邑間哉。以上專指舊戲中改良長本戲劇而略之。如純粹新劇。另詳於新劇芻議中。

我也談談

昂 孫

余於三月一號離鄉北上。二號晚到滬。三號晚赴家兄筭超約。觀新舞臺戲。甫入座。便是田雨儂之挑華車。余本鄉下人。凡斯斯文。扭扭捏捏之戲。一入余目。不是呵欠。便是瞌睡。今夕何幸。見此熱鬧之戲。誠余客滬第一次之大幸事。乃整神觀之。

武生最難者。在手脚乾淨四字。去年在杭時。第一臺聘一鼎鼎大名初次由申到杭之名角來。叫做張桂軒。打泡

戲上亦有挑華車一齣。賣盡氣力。毫無出色。余竊竊議之。滬上名角。不過如是如是。田雨儂一邊脾角色。而技藝乃超過桂軒萬萬。東山泰岱信然。

討令一場。英姿勃勃。雖中氣稍弱。曰口未能字字圓滿。然武生能此。儘可不弱。上山一場。矯健如飛。上半身向地一掃。尤見工夫。舞戟兩場。亦無力極聲嘶之處。大戰金兵時。猛厲無前。活現一副少年虎將之態。挑車一場。應有盡有。不甚拖延。處正其體貼細情處。有營其草率了事者。門外漢語也。時下武生演此劇者。不割去上半截。定割去下半截。間或演全本者。亦不過拖延時刻而已。欲求全劇精采。到底不懈。非有真實本領。斷不辦此。

王又宸爲著名譚派。火氣殆將脫盡。雖以嗓音過低。未能聳俗耳之聽。然輕圓流利四字。當其定評。是夕演烏盆計。不帶公堂。似嫌躲懶。反二簧一段。句句清脆可聽。余聞評戲者言。海上看客習氣惡劣。已極。每遇名伶登臺。不待其做到好處。唱到好處。便狗嗅似的。喝起采來。以至唱戲之人。揣摩看客心理。轉音上必多折幾個灣。直音上必多延一二分時刻。以是之故。無論何種角色。一到上海。便是一副油腔滑調。不成正響。然是夕又宸唱奇冤報時。樓上下鴉雀無聲。而又宸亦步武正軌。不肯隨便討好。與予所聞實相左。滬人之進步歟。亦又宸之價值也。楊四立飾張別古。幾處滾白。自是能手。惟兩隻手總是害瘋者然。嘗是一個脂裏疾。唱古字裝腔做勢。博個全彩。四立足以自豪矣。然而何苦。

潘月樵趙君玉之梅龍鎮。可稱合璧好戲。潘之做工。周到之至。君玉落抹布時。不用拉場人費手。隨手拋下。自成。

直線此特色也。惟玩弄龍袍一場。月樵節去頭上也是龍等七句唱句。良以嗓子太壞。不够行使之故。余謂此戲須讓大舞臺一步。如泉唱做。逼似月樵。而中氣則過之。碧雲飾小家碧玉。最為相宜。嫋嫋娜娜。自有一段風趣。不若君玉之專以唱做勝者也。

洛陽橋一劇。本是胡鬧之戲。佈景惟下得海入海一場。尙稱特色。至橋落成時之水景。不過平平。龍宮佈景。更為陳腐。串戲最胡鬧者。為王又宸樓四立之榮歸。王則不唱一句。楊則飾且角。而用其音。如是反串。真正何苦。串廣東戲。夏月潤飾懷仁。唱也唱得好。白也白得好。做更做得好。王九齡飾情夫。亦好。夏月珊飾懷德。只有神情而無廣東白。不像湯雙鳳成什麼東西。討厭。

舞臺建築。愈益寬廠。余去年來海上時。驟入大舞臺。驚為自古未有。今以新舞臺之廣闊較之。直一半而已。不知數年而後。猶有寬於新舞臺者否。此亦建築上之一疑問也。

評鬚生戲者。不曰譚派。必曰汪派。孫派。評武生劇者。不曰楊派。必曰俞派。黃派。其角色愈佳者。則愈不離其宗。一若躍上舞臺之人物。非竊得一派字。便不能受人歡迎者。余乃為之大惑。潘月樵以神情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李春來以身段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劉永春以丹田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馮子和以啼哭勝。試問有派乎。否。曰無也。就以上四伶觀之。名譽不可謂不隆。一空倚傍。自成一家。豈不甚善。余幼時初學文時。幾個頑固先生。必瑣瑣謂余曰。路潤生先生。小題正鵠。不可不讀。裁上。截下。偏全。全偏。長篇。大頁。說個不了。是猶評戲者。拘

劇 趣

拘於宗派之說也抑何可笑之甚。

劉鴻聲爲譚派健將。然有青出於藍處。譚行腔以柔勝。劉行腔以剛勝。是也。貴俊卿學叫天。處眼前已只有做工一塊美蓉。有害人正不淺。無論奇冤報李陵碑等劇。已成劇目上之餽羊。卽空城計亦截去斬馬謖一段。唱來有何趣味。恐數年而後城頭一段二六亦將敬謝不敏矣。再不然坐在城樓時。琴書酒劍之外。外加一枝烟鎗。或者還可使得。

劉鴻聲唱工既非全宗。叫天俊卿斲削太甚。亦不足以模範後輩。將來傳叫天薪火者。斷在王又宸一人。宜乎叫天之選爲東床也。

名伶登臺。重在配角。諺云。獨角戲。斷然做不好。此語着實有理。俊卿第一臺。有劉壽峯。有郎德山。紅花綠葉。大家靠傍。一排空城計。洪羊洞。便爾彩聲四起。此又宸之不幸也。又宸赫中舞臺時。前有劉永春。郎德山。後有劉永奎。楊春芳。復有江夢花等。聲價遂以日起。今隸新舞臺。支配之角兒。以聲音破鑼似的曹甫臣。最算出色。凡排一戲。非處處自己賣力不可。此其所以難也。然該臺後臺經理。至強邱治雲爲二面。以取妍。又宸用心亦良苦矣。王益芳。後演後田雨。儼頗蝕一着手。月華雖會開幾句口。究竟招架不住。交戰時格格之處甚多。

新舞臺開演後。生意頗不惡。或有謂滬人多喜新厭故者。其實眼前各舞臺。自然還是新舞臺。可以看得不過上清下濁。支配難勻。決非持久之理。試觀其後可也。

王又宸不會武工。人人知之。然李陵碑連營寨瓊林宴諸劇一交。挺尺跌。即蓋叫天亦難與敵。此所謂能易而工難也。大約戲欲其工。必須有技。靠把無論矣。文戲中如李陵碑之甲解脫。既不見痕跡。尤須緊合鼓板。瓊林宴一劇中自問。樵起至出箱。止花樣繁多。不可縷述。九更天之刀。時間促而準。貴妃醉酒之爵。啣而折腰。採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乎戲法。遺翠花丫。盤之辯。隨細步而轉。不能錯亂。語如此類。非夙能者。不可倖致也。

以油滑享盛名者。上海劇界中有兩人。一呂月樵。一楊四立也。月樵戲迷傳四本。可謂名副其實。然究竟博而不專。但看客中竟有謂其殊勝於孫菊仙。四郎探母勝於劉鴻聲。洪羊洞勝於王又宸者。亦不解是何理。以余評。月樵則四不像。三字而已。楊四立。究有專長。如果去武丑。斷非畢永霞輩所可幾及。雖然武丑吃力不討好者也。你看戲單上。譚永奎。劉坤華。輩字。不過米大四立。不會唱幾句滑稽。那裏享的如許大名。此言誠是。

新劇界諸子。自然多識幾個字。其實不然。去年余來滬時。有一友人邀余入民興社觀果報錄後本。飾劉通政者。余忘其名字。當乳母探盤回來時。與劉夫人交頭接耳。曉曉不休。劉通政頓足曰。你們鬼鬼祟祟。幹什麼事。尙怕乳娘與他夫人不聽見。又很很的說了兩三遍。你想想。鬼鬼祟祟四字。並且不曉得這種新劇界。可羞不可羞。遊戲雜誌第四期。上了四個滑頭銅板。名曰吊膀子醜態。人人謂以爲奇。余曰。何奇之有。只要天天化幾角錢。上戲館裏瞧瞧去。只怕千態萬態也醜不了。謂予不信。請準一準看客的眼線。哈哈。

上海竹枝詞

劇 越

實業由來說浦東楊家祀典亦隆崇如何多少青
年子專讓東洋出手工
邪妻蕩女滑公耶第一妖魔五劍光尺尺單單算
啥數志心朝禮夜來忙
不管有錢沒有錢青灰花緞鑲絲邊可憐一幅春
江畫總是男人吃眼前

作者箸超

碎

玉

綺雲

詞題玉碎

超 著

心。慵。懶。把。去。纏。紗。手。搗。天。香。粒。包。一。撲。鼎。鑪。無。

甚。味。中。渡。馬。跡。大。官。看。

隨。得。紫。皇。玉。在。紫。荷。裏。裏。氣。氣。魚。閒。來。巧。試。無。

聊。筆。勝。讀。索。邱。與。典。墳。

生。公。說。法。鬼。神。聽。一。半。昌。陽。半。茯苓。世。醉。不。堪。回。

首。問。利。名。關。上。掣。銅。鈴。

碎玉目錄

和尚休妻

五色人心

頭

敢問

我想……祇好

醉餘隨筆

蔽廬談屑(續第四集)

目錄

摩 昂 昂 志 可 慘 箸
門 孫 孫 涓 人 佛 超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目
錄



碎玉

和尚休妻

摩門

北京十刹海。近忽發見和尚清明娶妻休妻一案。一時都下盛傳。以為趣談。清明亦佛門中一段風流。趣史也。

主十刹之住持。傳靈山之衣鉢。一時交際盡屬名流。若語僧宗。都推廣化。奈何戒律雖嚴。鹿心未淨。遂使逃佛歸儒。緇衣拋却。青衿換來。清明有背清修。義福居然。飽福誰知。牀頭夜叉。屢占反目。致使塵間菩薩。儘許低眉。以茲色戒。種斯孽緣。今而知歡喜之禪。固未易參也。

或者謂佛門廣大。何所不容。外崇戒律。內玷清規。色相未必能空。薰脩豈皆有素。今日僧徒大抵如斯。彼佛教會少見多怪。欲以戒律施之。清明抑亦冤矣。然而還我塵緣。脫離佛法。後此娶妻休妻。儘堪自由。與以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區區方丈。棄如敝屣。耳於清明。胡不利焉。

蒲留仙作聊齋誌。金和尚一則。謂為獨闢法門。二宗未有。六祖無傳。意清明或傳其心法者歟。竊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為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為和樣。鞋占楚地。笠重吳天。是為和撞。鼓鐘鐃聒。笙管放曹。是為和唱。狗苟鑽絲。蠅營淫賂。是為和障。今清明則不僧不俗。非佛非儒。偶參歡喜之緣。旋作薄倖之棄。遂使劉香之女。不得皈依。而梵王宮殿待月。西廂空嗟元微之。始亂終棄也。孽障哉。

碎玉

碎玉

五色人心

昂孫

急公愛國見義勇爲熱溢於胸電激於腦犧牲個人之權利經營公其之事業若而人者其心必赤
狗苟蠅營惟利是視目光如豆銅臭埋身破人家產而後快腹民脂膏而不惜若而人者其心必黑
虺蜴爲心豺狼成性口蜜腹劍射影含沙言笑爲禍孽之媒肺腑實刀劍之窟若而人者其心必青
初脫黑籍又入醉鄉迷戀花叢沉淪竹戲除酒色外無天地除歌笑外無日月若而人者其心必黃
高尚其志廉潔其身探首陽薇裁先生柳一介之取與必慎萬鐘之禮義必辨若而人者其心必白
昂孫曰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去半數之女子男子僅二萬萬耳之二萬萬之男子赤心者不過十之一而心地
坦白者且并十之一而不足焉處五色國旗之下而有此五色人心多寡之不同國之不亡將以何待

頭

昂孫

蠅營狗苟巧於鑽謀昏暮求乞門戶可叩是之謂尖頭
胸無定算心無把握不計利害邊問禍福是之謂大頭
氣俠風霜心堅鐵石忠而忘身鼎鑊斧鑕是之謂黑頭
相機善變不與世忤明哲見幾微吾誰與是之謂掉頭
屈而不伸藏而不見秦亂不祥桃源世厭是之謂埋頭

嗟予老翁。一世爲奴。齠髫白髮。行隨幼主。是之謂蒼頭。
一瓶一鉢。無我無人。幾生修到。斬斷情根。是之謂禿頭。
有德不彰。有氣不揚。英雄末路。哭到斷腸。是之爲垂頭。
是誰氏子。鶴立鷄羣。出類拔萃。直上青雲。是之謂鰲頭。
人可亦可。人否亦否。映東帶北。送夏迎秋。是之謂山頭。
惟我無貪。遇足而止。不求大道。但知微利。是之謂蠅頭。
曹操可檄。鱷魚可祭。董狐秉直。麟經之系。是之謂筆頭。

敢問

斷。壘。澗。粥。硯。田。筆。耜。我。不。知。牖。下。書。生。去。年。一。歲。之。中。進。步。若。何。敢。問。
耕。手。賦。足。春。耕。夏。耘。我。不。知。畎。畝。農。圃。去。年。一。歲。之。中。收。穫。若。何。敢。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不。知。商。場。工。藝。去。年。一。歲。之。中。改。良。若。何。敢。問。
持。籌。握。算。抱。布。貿。絲。我。不。知。市。井。經。濟。去。年。一。歲。之。中。利。益。若。何。敢。問。
大。借。外。債。損。失。主。權。我。不。知。萬。惡。政。府。去。年。一。歲。之。中。建。設。若。何。敢。問。
民。權。剝。奪。剷。除。共。和。我。不。知。中。華。民。國。去。年。一。歲。之。中。榮。辱。若。何。敢。問。

碎 玉

哀鴻遍野。盜賊盪起。我不知改良社會。去年一歲之中。受損若何。敢問。仰事俯畜。依人作嫁。我不知因人成事。去年一歲之中。境地若何。敢問。

我想……祇好

可 人

我想謀事幹。既無辦事才能。又乏金錢運動。祇好在自家裏混。混。我想鑽狗洞。偏生肥頭胖臉。鑽又鑽不進去。祇好把人家腦壳借。借。我想當教員。不會巴結。學生怕鬧起衝突。來祇好找鄉間蒙館教。教。我想學英文。開口咬皮西的。實在有些咬牙。祇好拿天地古今讀。讀。我想穿西裝。許多絆絆扯扯。真個囉嚙得很。祇好買老布袍子穿。穿。我想看新聞。天天向別人借。又怕他說閒話。祇好往報館門口瞧。瞧。我想去投稿。做一篇好文章。做又做不出來。祇好編幾句頑話笑。笑。

醉餘隨筆

慘 佛

自古大英雄。其心境所造。必獨往獨來。不爲他物膠。膠。曹孟德云。曹操作事。從來不悔。此卽告子勿得於事。勿求於氣。勿得於氣。勿求諸心之說也。

日本坊間有短書。題曰除煩惱之第一法。余購而閱之。其法曰。欲除煩惱。勿追維已往。勿逆臆未來。只是用心做。

眼前應做之事。此言似淺實深。

日人曰。有得於禪學者。舟行遇大風浪。必不患昏眩。慘佛曰。果有得於禪學。泰山崩。猛獸起。亦可以勿。齟。舟行。勿。眩。何足言。

吾處一小樓上。樓下車馬聲。日夕不絕。其初徹夜不能寐。一月後。則熟寢。遂且不以爲苦也。可以坐禪。可以閱經。竟不知松關竹庵中。有何靜境。

人之價值。不在其事業範圍之大小。而在其所作之事。真實與否。真實者。雖小而有益於世。不真實者。範圍愈大。失敗愈易。

人皆可以爲堯舜。只就性理而言。非就天賦之能而言。堯舜能爲皇帝宰相。謂人人能爲皇帝宰相。則天下豈有此理。

今日公團有意氣。而無道德。

有一分學問。得一分聲譽。有一分事業。享一分利益。社會之待個人。原自有公理存焉。人只是自誤耳。少時了了。大未必佳。此言罵孔北海。則差然實。少年人之針砭。

無論新學舊學。但肯好學。心身便有所着。否則一味向世途中。混不墮下流。便壞心術。思之可怕。

寄禪累於詩。慘佛累於酒。此兩人皆不能成佛。何妻鬻肉。正復同病相憐。

某生以佛像贈妓。且賤以詩。有曰。卿卿我所憐。明慧數尤物。爲語老病苦。點頭疾於石。知子有夙根。一語抵千百。末劫宗風衰。遠邦最勝特。願爲韋提希。信心毋自奪。勿嫌脂粉污。心淨卽解脫。對像成圓觀。福勝十萬塔。程朱陸王皆我佛之產兒。程朱得於義門者多。陸王得於禪門者多。

楊仁山曰。八寒地獄。應在兩極。八熱及無間獄。應在地球之內。慘佛曰。此仍是情識。卜度於佛說。毫無交涉。陳君正有學於仁山。好言佛。慘佛贈以句云。孔思周情皆法執。歐風美雨亦狂華。正有曰。奈何。慘佛曰。知奈何他不得。

何以謂色卽空。曰。瞎子看告示。何以謂空卽色。曰。叫化子想小姐。

只要此心看得破。山河天地頓現華嚴。只要此心管得住。酒肆淫坊何非淨土。

作詩自貴用意不俗。此意當本之於自己性情。竊取他人亦復何味。近日詩家其體格詞采摹擬宋人而用意多。拾諸晉人世說。看似邁往不屑。實則無復風骨。

有人斯有境。人境相遇而情生焉。我爲何如人。今日爲何如境。落筆應有何如情。此間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忘却我去作詩。作得極好。只是代他人作。

天嬰言唐人習用字。爲近人所唾棄而不屑道。別有一種冷僻家。伙用自粧點。慘佛曰。美者自美。不在羅綺。然裸體美人亦不耐觀。

詩自詩。禪自禪。謂詩通於禪。何。不。使。寒。山。拾。得。奪。李。杜。之。席。

王。玉。秋。詩。五。律。最。佳。七。律。不。存。一。首。古。體。欠。純。任。自。然。終。不。落。凡。近。如。此。老。者。方。免。斗。方。名。士。七。律。詩。翁。之。請。張。文。襄。廣。雅。堂。詩。集。自。是。雅。音。草。頭。名。士。好。嘜。殘。羹。冷。炙。自。謂。別。有。雋。味。不。知。世。間。自。有。大。官。饌。也。

王。猛。打。虱。與。乞。兒。向。陽。氣。概。自。是。不。同。孟。光。椎。髻。與。村。婦。簪。花。風。致。亦。復。大。異。所。爭。者。胸。中。有。一。段。道。理。在。韓。退。之。云。歡。愉。之。文。難。工。悲。苦。之。辭。易。好。而。王。介。甫。則。云。年。少。不。須。多。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二。說。不。同。悲。慨。文。字。當。如。廣。武。興。歎。不。當。如。柴。桑。行。乞。

黃。老。之。學。流。為。申。韓。此。語。不。錯。即。以。禪。家。論。之。或。謂。臨。濟。大。師。不。做。和。尙。便。能。作。曹。操。孫。權。吾。亦。信。之。王。陽。明。殺。賊。之。功。經。權。互。用。不。一。動。其。心。只。是。深。於。禪。學。看。得。破。自。放。得。開。後。來。何。心。隱。叢。極。講。求。作。用。故。能。以。匹。夫。之。力。竟。去。嚴。嵩。人。謂。禪。學。無。用。只。是。外。行。語。清。雅。正。帝。深。於。禪。學。你。看。他。是。何。等。作。用。

儒。家。之。病。只。在。兩。面。照。顧。藏。藏。掩。掩。不。肯。犯。手。做。事。人。家。要。他。做。事。却。說。皇。帝。不。正。心。誠。意。天。下。無。事。可。做。大。家。想。想。千。古。皇。帝。有。想。冷。豬。頭。肉。吃。的。人。麼。

殺。頭。不。痛。討。飯。不。窮。二。語。可。以。代。表。寧。波。人。之。特。立。性。質。若。以。禪。家。眼。光。觀。之。果。有。挾。此。根。器。若。方。可。與。言。一。空。一。切。空。之。理。否。則。拖。泥。帶。水。成。得。何。事。

西。人。言。世。界。英。雄。多。為。初。生。子。然。如。我。國。之。漢。高。唐。太。皆。有。兄。也。此。又。何。說。

酒徒多生愚兒。此衛生家之恒言。吾在日本時。講師曾言陶淵明詩云。雖有五男兒。不好弄紙筆。未嘗非淵明嗜酒之遺毒。其他詩有云。兒之不才。亦已矣哉。可謂不知自責者矣。此語似煞風景。而頗有新意。詩人李杜皆酒徒也。而杜少陵二子宗文宗武。皆無聞於世。秋興中所謂劉向傳經心事。遠是也。太白無子。惟有二女。未聞其有林下風也。

名人而得醜妻者。如孔明之娶黃承彥之女。梁鴻之偶孟光是也。貌不揚。而以賢傳。較之花貌棘心者。爲勝多矣。至登徒子悅其醜妻。使有五子。則宋玉寓言耳。

散文自散文。駢文自駢文。詩自詩。詞曲自詞曲。小說自小說。源無不同。派無可雜。近日文人只是亂道。

趙陘北之詩。拾典於水滸。姚梅伯之駢文。伐材於聊齋。至於今日草頭名士。竟以龍圖公案爲詩料矣。甚矣其儼也。然通俗文字。又當別論。

天然之美。有二種。一壯麗之美。一美麗之美。佛有三十二種好相。蓮座之旁。時現獅象。一往清曠。恐近纖靡。制龍伏虎。乃曰大雄。要之。我佛爲美的思想之最圓滿者。三藏十二部。無一寒乞語。

王壬秋與郭筠仙侍郎箋曰。當今知洋務者。以公爲先覺先知。雖然。青出於藍。後生可畏。人定勝天之說。隱然有包舉六合之量。如以英俄爲三代之治。則非事實。蓋壬秋書生。故其言如此。以進化之理推之。所謂三代者。吾不知其治耶。否耶。意者儒家之理想說耳。

又與郭箋曰。故篋得舊點墨子。墨之色可以勝皜皜之日。遂補注數千言。並爲叙其意。鈔稿呈覽。墨學誠佳。王先
生注之。欲以勝皜皜之日。此願未知何日償耳。

又與郭箋曰。被人掣肘。卽是材力不足。任極艱危。無有轉動不得之事。此數語。寫得出豪傑本領。非復名士大言
矣。

郭筠仙使英。王壬秋與之書曰。夫好異喜新者。人之情也。利馬資之學。在中土則新。在彼國則舊。公之學。在中土
則舊。在彼國則新。誠爲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務貨之無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馬頭利分爭而不利。混一鐵
路。日行萬里。何如閉戶之安。舟車日獲萬金。不過滿腹而飽。此則迂遠而闕於事情之言。使筠仙用其說。方且使
外人視中國公使爲傳教徒矣。

曾文正人格。一時推爲聖相。而壬秋先生時致一不滿之意。所作湘軍志。陰含規刺。故黨曾氏者。目爲謗書。以余
觀之。其着語。殊有分寸。深得史公遺意。他人爲之。則一味歌功誦德而已。

王氏之論左文襄李文忠也。亦見於與郭侍郎箋中。曰。左之識學。不踰明人。劣及宋而止矣。李公者。學又不如左
遠。甚。張文襄贈壬秋詩曰。十年假臥衡山裏。侯王徒。赫。嶢。嶢。起。已知馬。槩。勝。文。章。猶。倚。儒。冠。侮。兵。子。豈。不。信。哉。
壬秋嘗與李文忠箋曰。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國之氣。鐵甲火輪。遊歷海島。既不
用戰。而可習兵。皆機器同文。卽較招商船政規模。亦遠此宰相之事也。壬秋此言。使文忠早行之。則今日僑民。或

不至如今日之困苦耶。

十

又嘗與張莖秋箋曰。翰林求賢。起自曾潘叔平。慕之。遂成怪癖。由無真識。而好似龍者也。張謇文廷式。無故成名。南海小夫。敢闕臺鼎。徒以危言激論。聳動當時。媚視媚行。取容權貴。觀其措意。不離招搖撞騙之爲。嗚呼。卽此數言。可作辨奸論讀矣。

拿破崙曰。不能二字。惟恐人所用字典有之。然拿翁末路。竟有不能之一日。蓋事事必慮其終。則又無一事可辦。英雄恃氣。君子信心。

一書不能讀完。易一書而讀之。亦未必能完。一事不能做了。易一事而爲之。亦未必能了。晉人見謝玄處置履屐。閑事便決。其能破賊。而陳仲弓不能洒掃一室。終爲宦官所殺。蓋神思之疏密。卽終身之成敗耳。欲爲大刀闊斧之事業。必先有細針密縷之功。夫其本在用心於內。非逐物而求之也。

禪學者。教義之液也。不知禪學。則三藏十二部大類。莊子寓言齊諧。誌怪。

吾昨夕觀劇。見女優演轅門射戟。爲溫侯者。綽有英風。此事見於正史。溫侯生平。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耳。其言曰。布平生不喜人鬪。喜爲人解鬪。不失爲英雄語。

鄧伯道名攸。晉史有傳。棄子存姪。竟以無後。優人所演桑園寄子。卽此事也。然演至攸之弟婦挾攸子而歸。則非當日事實矣。蓋尤西堂反根賦之意也。

(未完)

蔽廬談屑

著 超

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朝。秦。而。暮。楚。非。所。謂。貞。也。

四。海。雖。廣。膏。仰。盛。治。民。生。雖。衆。僉。曰。來。蘇。今。者。哀。哀。遍。地。上。無。日。矣。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長。五。霸。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中。夏。是。故。國。難。者。定。國。之。寶。也。

社。稷。瀕。危。必。有。以。扶。之。黔。黎。將。絕。必。有。以。續。之。政。府。諸。公。何。以。答。此。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民。心。之。不。靖。列。強。之。懷。疑。其。咎。豈。無。專。屬。哉。

諷。歌。者。無。不。吟。咏。微。愾。獄。訟。者。無。不。思。慕。聖。德。野。謗。之。興。寧。無。自。歟。

一。角。之。獸。可。以。著。明。連。理。之。木。將。以。昭。德。月。暈。則。風。礎。潤。則。雨。理。無。或。爽。也。

不。謀。而。同。可。以。測。其。心。不。期。而。會。可。以。卜。其。時。所。謂。薰。蕕。之。器。風。雲。之。會。也。

舜。禹。之。情。至。公。爲。貴。巢。由。之。節。抗。矯。不。尊。濟。世。救。民。重。捨。身。耳。

當。大。任。者。不。修。小。行。居。重。位。者。不。在。克。讓。以。保。身。爲。明。哲。者。炫。世。之。良。法。也。

生。繁。華。於。枯。羨。育。豐。肌。於。朽。骨。以。國。事。爲。不。可。爲。者。自。棄。之。尤。也。

謬。之。一。毫。則。國。事。以。僨。曠。之。決。辰。則。萬。機。以。亂。晨。昏。防。盜。是。道。得。矣。

往。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既。覆。來。軫。之。懸。滿。清。稅。政。鑿。鑿。可。指。民。國。政。府。寧。忘。所。藥。乎。夫。是。之。爲。昏。

日月之明必無所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於朽。瘁惟寸恩之不施。則生民其不蘇。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悲。家庭之苦。毒由來已久矣。

嗜好者。陷身之阱。般樂者。纓身之絳。席豐履厚。昏志惰氣。一定之理也。荷裳蕙帶。非可禦寒。豆粥麥飯。可以充饑。是故崇實行者。以畫餅爲鹽。春蠶吐絲。作繭自縛。遼豕輕獻。渡河始慚。自厚其身。自盈其氣者。必敗。行生飛躍。原於化工。修齊治平。本於格致。由一而萬。理之常也。

芝蓋或姿於塵土。稂莠或生於沃野。非分之事。寧無所值歟。

夷吾之才。囚於堂阜。展禽之賢。蔽於臧孫。無困嫉之遭者。非賢士也。

西子蒙垢。則人皆掩鼻。惡人沐浴。則可祀上帝。修身之義。顧不大歟。

崇岡千仞。不謝覆篑之力。澄波萬頃。不辭藏垢之名。於物無棄。與世無爭也。

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鑿針。力之所積。金石亦剝也。

竹頭木屑。與弓矢並儲。牛溲馬勃。與參苓等重。物無貴賤。各適所用也。

物始於萌。失養則不長。器安於靜。屢遷則易敝。天良汨沒。習尙害之。

桑土綱繆。不遭陰雨。鴻飛杳冥。不慮弋人。故作事不可不準備。

尺蠖以屈而能伸。正鵠當引而未發。得時則與中的而射也。

無致死之士。則可脅以兵。無清介之臣。則可誘以利。國難之劇。若霰貫戶之。

不驚。羨機巧。則其技莫施。不豔慕新奇。則其詐莫入。開關時代。對付萬難矣。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嚴霜夜寒。艾蘭共盡。巢之已覆。焉有完卵乎。

聖賢不求長生。術士必矜吐納。所處之地不同。故所用亦大異。

爲山九仞。非一篑能竟。樹木百年。非一溉能長。功以漸積。物以養生也。

精金出礦。必資陶鑄。良玉韞積。不免疵瑕。攻錯之功。可以潤物也。

薰蕕同器。十年漬其臭味。涇渭合流。二色分其濁清。一善一惡。不可紊也。

飛鳥不以山爲高。而增巢於其巔。游魚不以淵爲深。而潛穴於其底。不半途以自盡。不一得以自足也。

世家之子。多豪邁氣象。微賤之子。多刻苦工夫。此天造者也。

豪邁之中。無驕盈態度。刻苦之餘。少寒酸氣味。此人造者也。

今則華族盡是驕子。寒士等於乞兒。此世道之所以日下也。

可富貴而不可貧賤。其品格固卑。有經濟而未有文章。其勳名亦陋。吾雖不能得此宗工夫。然心竊好之。

吾喜衡人之言語。於酒醉時。以其少虛假之氣也。

吾喜觀人之舉止於富貴時以其能頓改常度也。吾喜觀人之節操於失意時以其有卑而無亢也。

子建以詞賦獲盛名然輒自鄙爲小道莫謂矜才者無讓德也予並非作手而有時亦視爲小道非讓也。養氣之工夫能者有幾求之俗世抑又遠矣。

能從得意時防著失意事能從失意時血求得意事雖非養氣真工夫相去亦已不遠。太和之氣非無形可以養成必使人人如願以償則怨咨不聞焉。

雖然有雨露不能無冰霜有禮樂不能無兵刑天可補地可維人人之願不可償吾爲之一哭。有一農人謂予曰北兵之來鄉間無安業者予曰語不云乎寧爲太平狗莫作亂世民。

農人曰非但亂世民連鷄犬也不得安靜吾爲之一哭。落地喊一聲好醜命生成一落地便要喊就是做人的難處。

百折不撓者男兒之毅力也事無成敗常常奉以爲師。英雄事業成者其偶然敗者其當然遇失敗而持悲觀者非英雄也。

欲收他山之益不當於與我者求之而當於毀我者之指摘皆我之藥石也。幸仇人之禍者常人耳亦淺人耳禍福兩字爲人類之公共品禍人者安知不禍我也。

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讒謗之興。斯不負道矣。

天下惟英雄深識英雄。亦惟英雄深忌英雄。此國事所以日壞也。

天下之人。能得毀譽之真者。殊不多見。大抵因一時之意氣。以爲隨口之毀譽者。吾無所容意於其間也。貧諂富驕。人所難免。吾謂貧不自諂。諂富者耳。富不自驕。驕貧者耳。

吾人思以一言爲天下。則不當因偶來之物。或以挫吾百折不撓之心。

欲知新官之賢否。只須調查銀行之存款。欲知風俗之華實。只須調查洋貨之銷路。欲知百姓之安否。只須調查政府之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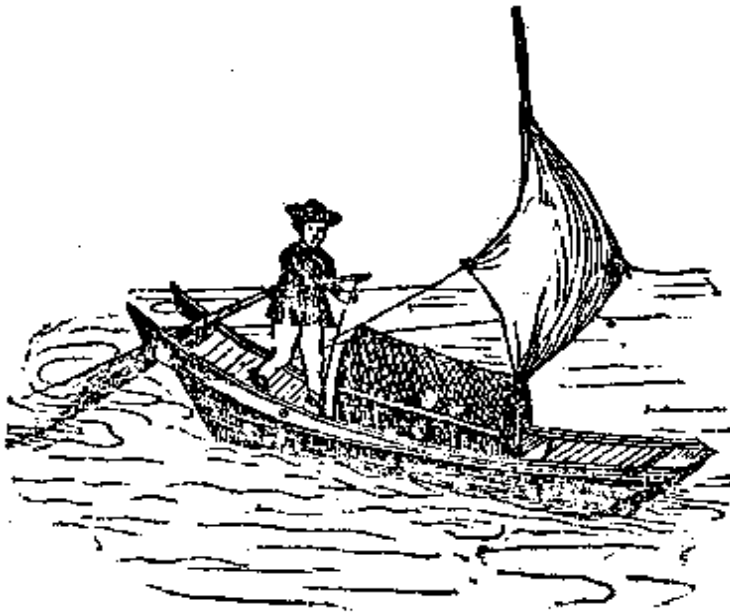
欲知人之真見。識當於品花評月時。欲知人之真面目。當於得意失意時。欲知人之真性情。當於酒肉徵逐時。自鳴之鐘。自鳴之琴。器雖各殊。功則一致。以其有自然之心也。

聖極於仁。佛極於慈。心性無殊。形迹無異。人以爲捨佛求聖。吾以爲卽聖卽佛。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痛定思痛。計慮以密。入林不俟。鷗潛淵不俟。獺理也。

盡世態。皆喪心病狂。人我願變作猛虎。噬個痛。痛快快。

盡目中。皆廢脂削骨。人我願變作妓女。騙個歡。歡喜喜。盡天下。皆狼毒暴戾。人我願變作神仙。換個乾。乾坤坤。

民 權 素 第 五 集



碎 玉

盡。國。中。皆。醉。生。夢。死。人。我。願。變。作。警。鐘。喚。個。惺。惺。忪。忪。

(未完)